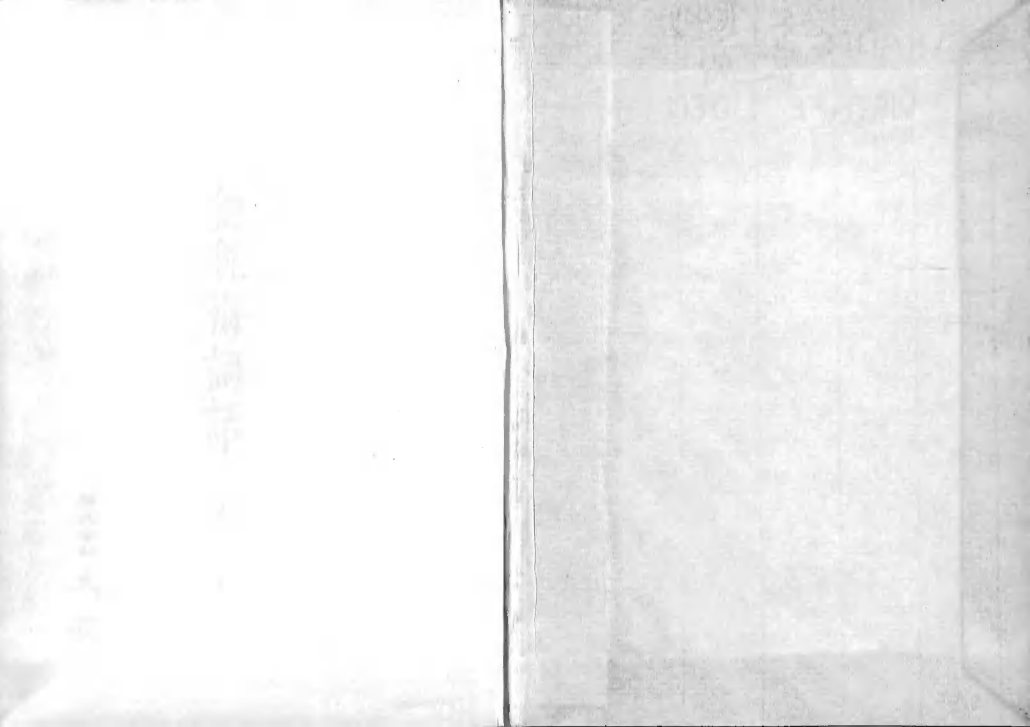




金瓶梅詞話

笑笑生作　明萬曆本

第四卷

株式会社 大安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七

第六十一回

韓道國筵請西門慶　李瓶兒苦痛宴重陽

去年九日愁何限　重上心來益斷腸
秋色夕陽俱淡薄　淚痕離思共淒涼
征鴻有陣全無信　黃菊無情却有香
自覺近來消瘦了　頻將鸞鏡照容光

話說。一日韓道國。晚夕鋪中散了。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他商議。你我被他照顧。此遭挣了恁些錢。就不擺席酒兒。請他來坐坐兒。休說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也請他坐半日。他能吃多少。彼此好看些。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就

到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日是初五日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叫了廚子。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坐。我晚夕便往鋪子里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姨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兒的。打扮又風流。又會唱時興的小曲兒。倒請將他來唱。等晚夕酒闌上來。老爹若進這屋里來。打發他過去就是了。韓道國道。你說的是。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這韓道國走到鋪子里。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走到對門宅內親見西門慶。聲喏畢。說道。老爹明日沒事。小人家里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貴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

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那韓道國作辭。出門來到鋪子做買賣。拏銀子叫後生胡秀。拏籃子往街。買雞蹄鵝鴨鮮魚嗄飯菜蔬。一面叫廚子在家。整理割切。使小廝早拏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丫鬟伺候下好茶好水。客座內打掃收拾卓椅乾淨。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至迎入內。見畢禮數。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來酒。正面獨獨安放一張校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六兒打扮出來。頭上銀絲鬏髻。翠藍綢紗羊皮金滾邊的箍兒。週圍揷碎金草蟲啄針兒。白杭絹對衿兒。玉色水緯羅

比甲兒。鴉黃挑線裙子。腳上老鴉青光素段子高底鞋兒。羊皮金緝的雲頭兒。耳邊金丁香兒。打扮的十分精緻。與西門慶揷燭也似磕了四個頭兒。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紅漆描金託子。拿了兩盞八寶青荳木樨泡茶。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高。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旁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蒙老爹看顧。王經又蒙擡舉。叫在宅中答應。感恩不淺。今日與媳婦兒商議。無甚孝順。治了一杯水酒兒。請老爹過來坐坐。前日因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弔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解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教你兩口兒費心。

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旁邊小杌兒坐下。因向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曾。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心裡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爹。恐怕老爹計較。又不敢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姓申名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里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教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聽。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聽。他也常在各人家走。若叫他預先兩日定下他。他並不敢悞了。西門慶道。既是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看。不一時。韓道國教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卓席。胡秀拿果菜案酒上來。無非是鴨臘蝦米海味燒

侑觴之類。當下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上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他。高髻雲鬟。插着幾枝稀稀花翠。淡淡釵梳。綠衫紅裙。顯一對金蓮趫趫。楤臙粉臉。抽兩道細細春山。青石墜子耳邊垂。糯米銀牙噙口內。望上花枝招颭。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你記得多少小唱。申二姐道。小的大小也記百十套曲子。西門慶令韓道國旁邊安下個坐兒與他。坐那申二姐向前行畢禮。方纔坐下。先拏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付。把箏拏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聽罷。那申二姐一逕要施逞他

能彈。接唱。一面輕搖羅袖。款跨鮫綃。頓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個四不應山坡羊。

一向來不曾和寃家面會。腼腆情難稍難寄。我的心誠想着你。你為我。懸心掛意。咱兩個相交。不分個彼此。山盟海誓。心中牢記。你比鶯鶯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蒲東寺。不由人一見了。眼角留情來呵。玉貌生春。你花容無比。聽了聲嬌姿。好教人目斷東墻。把西樓倦倚。

意中人。兩下裡。懸心掛意。意兒里不得和你兩個眉來眼去。去了時。强挨孤枕。枕兒寒。衾兒剩。瑤琴獨對。病體如柴瘦損了腰肢。知道你夫人行應難離。倒等的我寸心如醉。最關心伴着這一盞寒燈來呵。又被風弄竹聲。只道多情到矣。急忙作

忭出離了書幃不想是花影輕搖月明如水

唱了兩個山坡羊叫了斟酒那韓道國教渾家篩酒上來滿斟一盞遞與西門慶因說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兩個兒與老爹聽那申二姐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鬖鬖兩朶烏雲紅馥馥一點朱唇臉賽夭桃如嫩笋若生在畫閣蘭堂端的也有個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願席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半霎歡娛權且將悶減愁消

西門慶聽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一節事來心中甚喜又見他叫了個賞賜王六兒在旁滿滿的又斟上一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慢兒的消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兒他還記得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閑了拏轎子接了唱與他娘每聽又說宅中那位唱姐兒西門慶道那個是常在我家走的郁大姐這好些年代了王六兒道管情申二姐到宅裡比他唱的高爹到明日呼喚他早些兒來對我說我使孩子早拏轎子去接他送到宅內去西門慶因說申二姐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話但呼喚小的怎敢違阻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心中大喜不一時交杯換盞之間

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教他唱了幾套悄悄向韓道國說
教小廝招弟兒送過他那邊樂三嫂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
慶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賞賜與他買紮那申二姐連
忙花枝招颭向西門慶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日使人
請你去那王六兒道爹只教王經來對我說等這里教小廝送
他去那申二姐拜辭了韓道國夫婦招弟領着往隔壁去了那
韓道國打發申二姐去了與老婆說知就往鋪子里睡去了只
落下老婆在席上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看吃
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往後邊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
個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拿出來在前半間內和玳安琴童
兒三個做一處飲酒那後生胡秀不知道多咱時分在後邊廚

下偷吃多幾碗酒打發廚子去了走在王六娘隔壁半間供養
佛祖先堂兒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覺起來原
來與那邊臥房止隔着一層板壁兒忽聽婦人房裡聲喚起來
這胡秀只見板壁縫兒透過燈亮兒來只道西門慶去了韓道
國在房中宿歇悄悄用頭上簪子取下來刺破透板縫中糊的
紙打一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燈燭不想西門
慶和老婆在屋里兩個正幹得好伶伶俐俐看見把老婆兩隻
腿却是用腳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綾襖兒下
身赤露就在床沿上兩個一來一往一動一靜搧打的連身响
喨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淫聲艷語通做成一塊良
久只聽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塊只

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顧的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嗔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個頭八個膽他敢嗔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西門慶道你既是一心在我身上到明日等賣下銀子這遭打發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立庄做個買手家中已有丼夥計發賣那里只是缺少個買手看着置貨老婆道等走過兩遭兒回來却教他去省的閒着在家做甚麼他說道倒在外邊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他江湖從小兒走過甚麼買賣客貨中事兒不知道你若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個我也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安揷在那里就是了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我見你快休賭誓

這裡兩個一動一靜都被這胡秀聽了個不亦樂乎那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鋪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鋪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里得來只見王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這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不一時韓道國點燈尋到佛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睡用腳踢醒罵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鋪子裡睡去你原來在這里挺的好覺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揉了揉眼瞇瞇睜睜跟道國往鋪子里去了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毴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教丫鬟打發舀水淨了手重篩煖

酒。再上佳肴。情話攀盤。又吃了幾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中。巳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他吃的醉醉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慶悉把韓道國家請我。見我丟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家叫了個女先生。申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拏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聽。就與你解解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丫頭火上替我煎着藥哩。你往別人屋里睡去罷。你看着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邊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里捨不的你。只要和你睡。如之

奈何。李瓶兒膘了他一眼。笑了笑兒。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又道。亦發等我好好兒。你再進來和我睡。也是不遲。那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罷。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着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里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怔忪兒來我這屋裡纏。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那李瓶兒微笑道。我哄你哩。你去麽。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這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拏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那盞藥。正是。心中無限傷心事。付與黃鸝叫幾聲。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里。金蓮纔教春梅罩了燈。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

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倖。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里來。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没了孩子。一者與我釋悶。二者。照顧了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坐。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却照顧了他老婆了。西門慶道。夥計家。那里有這道理。婦人道。夥計家。有這個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你還搗鬼哄俺娒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時。賊淫婦。他没在這里。你悄悄把李瓶兒壽字簪子。黃貓黑尾。偷與他。却教他戴了來這里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子。那個没看見。乞我相問着他。那臉兒上紅了。他没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里去了。賊没廉耻的貨。你家外頭還少哩。也不知怎的。一個大摔瓜長淫婦。喬眉喬

樣。搐的那水鬢長長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人家那血毴甚麼好老婆。一個大紫膛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歡他那些兒。嗔道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却一早一晚。教他好往回傳話兒。那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单管只胡說。那里有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没出來。婦人道。你拏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撰你的錢使。你這傻行貨子。是好四十里聽銃響罷了。見西門慶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把褲子扯開。摸見那話。軟叮噹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到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強道和那淫婦怎麼弄聳聳到這咱

晚纔來家。弄的恁軟如鼻涕。濃如醬的。嘴頭兒還强哩。你賭幾個誓。我教春梅舀一瓶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筭你好膽子。論起來。盐也是這般醎。醋也是這般酸。秃子包綱巾。饒這一抿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兒。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没羞的貨。一個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屬皮匠的。逢着的就上。幾句說的西門慶睜睜的上的床來。教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咽下去。仰卧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品。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一徑做喬張智。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窩窠子里。鑽了來。教我替你咂。可不愛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

此勾當。你揞着肉身子。賭個誓麽。亂了一回。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裡。掏出通花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裹沒。嗚咂半晌。登時咂弄的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麈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兜其股。蹲踞而擺之。肆行搧打。連聲响亮。燈光之下。窺翫其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湊者久之。西門慶興猶不愜。將婦人仰卧朝上。那話上使了粉紅藥兒。頂入去。執其雙口。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一二三百度。婦人禁受不的。瞑目顫聲。沒口子叫。達達。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他也罷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不敢。婦人道。我的達達。罷麽。你將就我些兒。我再不敢了。達達慢慢提

看提撒了我的頭髮。兩個顛鸞倒鳳。又狂了半夜。方纔軃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家前日請我。席上唱的一個申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琵琶箏都會。我使小厮接他去。等接了他來。留他兩日。教他唱與你每聽。于是分付廚下。收拾酒菓肴饌。在花園大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卓席。放下簾來。合家宅眷。在那里飲酒。慶賞重陽佳節。不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入到後邊。與月娘衆人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倒會不多。若題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教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設下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栽了菊花。請了

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申二姐。先拏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請了來。恰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强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好生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教申二姐唱個曲兒你聽。玉樓道。你說與他。教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那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里坐。我就來。王經道。常二叔教人拏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了些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

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里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吩申二姐。你好歹唱個好曲兒。與他六娘聽。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個甚麼曲兒。教申二姐唱個你聽。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此來為你吩將他來。你又不言語的。于是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個紫陌紅徑俺每聽罷。那申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于是取過箏來。排開鴈柱。調定冰絃。頓開喉音。唱折腰一枝花。

紫陌紅徑。丹青妙手難畫成。觸目繁華。如鋪錦料應是春負我。非是辜負了春。為着我心上人。對景越添愁悶。

東甌令花零亂。柳成陰。蝶困蜂迷鶯倦吟。方纔眼睜。心兒裡忘了想。啾啾唧唧。呢喃燕。重將舊恨舊恨又題醒。撲簌簌淚珠兒暗傾。

滿園春悄悄庭院深。默默的情掛心。涼亭水閣。果是堪宜宴飲。不見我情人。和誰兩個問樽。把絲絃再理。將琵琶自撥。是奴欲歇悶情。怎如倦聽。

東甌令榴如火。簇紅錦。有焰無烟燒碎我心。懷着向前。欲待要摘一朵。觸觸拈拈不堪。怕奴家花貌。不似舊時人。伶伶仃仃。怎宜樣簪。

梧桐樹梧桐葉兒飄。金風動。漸漸害相思。落入深深井。一旦夜長難捱孤枕。懶上危樓。望我情人。未必薄情。與奴心相應。他在那里。那里貪歡戀飲。

東甌令菊花綻。桂花零。如今露冷風寒。秋意漸深。暮聽的窗

兒外幾聲。幾聲孤鴈。悲悲切切。如人訴。最嫌花下砌畔小蛩
吟。咭咭咶咶。惱碎奴心。
浣溪沙 風漸急。寒威凜。害想思。最恐伯黃昏。沒情沒緒。對着
一盞孤燈。窓兒眼數教還再輪。畫角悠悠聲透耳。一聲聲哽
咽難聽。愁來別酒強重斟。酒入悶懷珠淚傾。
東甌令 長吁氣。兩三聲。斜倚定幃屏兒思量那個人。一心指
望夢兒里畧畧重相見。撲撲簌簌雪兒下。風吹簷馬。把奴夢
兒驚。叮叮噹噹。攪碎了奴心。
尾聲 爲多情。牽掛心。朝思暮想淚珠傾。恨殺多才不見影。
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你好甜酒兒。吃上一鍾兒。那李瓶兒又
不敢違阻了月娘。拏起鍾兒來。咽了一口兒。又放下了。強打着

精神兒。與衆人坐的。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熱的來。又往屋里
去了。不說這里內發。單表西門慶到于小捲棚翡翠軒。只見應
伯爵。與常時節。在松墻下。正看菊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
盆。都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
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鵞毛菊。鴛鴦花之類。
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時節即喚跟來人把盒兒擡進
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麽。伯爵道。常二哥。蒙你厚情。成了
房子。無甚麽酬荅。教他娘子製造了這螃蠏鮮。并兩隻爐燒鴨
兒。邀我來同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你又費這個心做甚
麽。你令正病纔好些。你又禁害他。伯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
別的東西兒來。恐怕哥不稀罕。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

四十個大螃[illegible]。都是剔剝淨了的。裏邊釀着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煠。醬油醋造過。香噴噴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搬進去。分付拏五十文錢。賞拏盒人。因向常時節謝畢。琴童在旁。掀簾請入翡翠坐的。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慶道。是管磚廠劉太監送我這二十盆。伯爵道。連這盆。西門慶道。就連這盆都送與我了。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窑雙箍鄧漿盆。又吃年袋。又禁水漫。都是用絹羅打。用腳跐過泥。纔燒造這個物兒。與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了一回。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幾時搬過去。伯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那家子已是尋下房子。兩

三日就搬了。昨見好日子。買刮了些雜貨兒。門首把鋪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兒弟。替他在鋪兒里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幾時買些禮來。休要人多了。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擡了去。休費煩常二哥。一些東西兒。叫兩個妓者。咱每替他煖煖房。耍一日。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筭計來不敢請。地方兒窄狹。恐怕哥受屈馳。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他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說。即令琴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門慶笑道。叫你鄭月娘和洪四兒去。洪四兒令打掇鼓兒。唱慢山坡羊兒。伯爵道。哥。你是個人。你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

伯爵道。他怎的前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扭的。也是個肉佞賊小淫婦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幾時再去着。也携帶你走走。你月娘兒。會打的好雙陸。你和他打兩貼雙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小淫婦兒。休要慣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材。不要惡識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聲喏畢。坐下。西門慶道。常二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人隨意出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治停當。教小廝擡了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耍一日何如。謝希大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哥這里來。就是了。還有那幾位。西門慶道。再沒人。只這三四個兒。每人二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裡沒地方兒。正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

慶道。請你大舅這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與西門慶叙禮。坐下。小廝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于後邊月娘房里。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聽唱。聽見小廝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坐着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向袖中。取出十兩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上。纔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門慶因問。倉廒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將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考選軍政在邇。還望姐夫

扶持。大巡上替我說說。西門慶道。太舅之事。都在于我。說畢話。
月娘道。請大舅來前邊坐。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
話說。西門慶道。沒甚麽話。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
下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兒來謝我。節間留
他每坐坐。不想大舅來的正好。于是讓至前邊坐下。月娘連忙
教廚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卓席端正。拿
上小菜果酒上去。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拏去一罈夏提刑家送
的菊花酒來。打開碧靛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攙一瓶京水。以去
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甑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葡萄
酒。教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嘗了。然後伯爵
等。每人都嘗訖。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大碗。嗄飯肴品擺將

上來。堆滿卓上。先拿了兩大盤。玫瑰菓餡蒸糕。蘸着白砂糖。衆
人乘熱一搶着。吃了一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盤燒鴨子
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麽做的。這般有味。酥
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來的。大舅道。我空癡長了
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
嫂子。都嘗了。嘗見不曾。西門慶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
爲我這常嫂。也這般好手段兒。常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
不堪口。教列位哥笑話。吃畢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
鴻和書童兩個在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聽大捲棚
內彈箏歌唱之聲。便問道哥。今日有李桂姐在這里。不然。如何
這等音樂之聲。西門慶道。你再聽着。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

是就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单會只瞎謅。倒是個女先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姓申二姐。年小里。好個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眞個這等好。哥怎的不揮出來。俺毎瞧瞧。又唱個兒俺毎聽。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材耳朶內聽的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叫。我也聽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朶似竹簽兒也似。愁聽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歹叫他出來。俺毎見見兒。俺毎不打緊。教他只當唱個兒與老舅聽。也罷了。休要就古執了。西門慶乞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聽。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了頭。起來。旁邊安放校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個。伯爵道。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箏琵琶唱小詞兒罷。省的劳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你唱與大舅聽。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跨鮫綃。微開檀口。唱羅江怨道。

懨懨病轉濃。甚日消融。春思夏想秋又冬。滿懷愁悶訴與天公也。天有知呵。怎不把恩情送。恩多也是個空。情多也是個空。都做了南柯夢。

伊西我在東。何日再逢。花箋慢寫封又封。叮嚀囑付與鱗鴻也。他也不忠。不把我這音書送。思量他也是空。埋怨他也是空。都做了巫山夢。

恩情逐聽風。心意懶慵。伊家做作無始終。山盟海誓。一似耳邊風也。不記當時。多少恩情重。虧心也是空。痴心也是空。都做了蝴蝶夢。

惺惺似懞懂。落伊套中。無言暗把珠淚湧。口心誰想不相同也。一片真心。將我厮調弄。得便宜也是空。失便宜也是空。都做了陽臺夢。

不說前邊彈唱飲酒。且說李瓶兒歸到房中。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的。向前一頭搶倒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攙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子攙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使綉春連忙快對大娘說去。那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衆

娘在房中暈倒了。這月娘撇了酒席。與衆姊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攙扶着他。坐在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好的進屋里。端的怎麼來就不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此是他剛纔只怕吃了酒。刬起的他這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蓮。都說。他幾曾大好生吃酒來。一面煎燈心薑湯灌他。半晌甦着過來。纔說出話兒來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道。我不怎的。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面前黑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由不的身子就倒了。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教他請任醫官來看你。那李瓶兒又嗔教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攪了他吃酒。月娘分付迎春。打鋪教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

分付收拾了家火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衆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臘查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泣。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楇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黑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待甚麼就顧不的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丫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丫頭都在根前。和奶子攙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得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日還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看。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睡了一夜。次日早辰歿往衙門里去。旋使琴童騎頭口請任醫官去了。直到晌

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廳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里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胗畢脉。走出外邊廳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些。七情感傷。肝肺火太盛。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復使大官兒後邊問去。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鮮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為矣。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讀。你我厚間。又是明川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乘熱而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又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熱入血室。亦

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月娘見前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打發他坐轎子去了。花子由自從開張那日。吃了酒去。聽見李瓶兒不好。至是使了花大嫂買了兩物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懨懨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指下明白。極看得好。前歲小姪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老爹這里差人。請他來看看六娘。管情就好。西門慶於是就使玳安同王經兩個。疊騎着頭口。往門外請趙太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在廂房坐的。和他商議第六個房下。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一向着了憂慼。把病來又犯了。昨日重陽。我說接了申二姐節。間你每打夥兒散悶須要。他又沒大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不好。暈起來。一交跌倒在地。把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脉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越發血盛了。伯爵道。哥。你請胡太醫來看。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冲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厮騎頭口請去了。一回。把我焦愁的了不得。生生爲這孩子不好。是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着他。又不依你。教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親家爹來了。西門慶一面讓進廳上坐。敘禮已畢。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

家母。有些不安。昨日舍甥到家。請。房下便來奉看。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他着了憂感。身上原有些不調。又感發起來了。蒙親家掛心。喬大戶道。也曾請人來看不曾。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街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行醫何老人。大小方脉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親家何不請他來看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等小价請了趙龍崗來。看了脉息。看怎的說。再請他來不遲。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見。如今請了何老人來。看了親家母脉息。講說停當。安在廂房內坐的。待盛价門外。請將趙龍崗來。看他脉了脉。怎麽說。教他兩個細講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

有個不效之理。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拏我拜帖兒。和喬通去。請縣門前行醫何老人來。玳安等應諾去了。西門慶請伯爵到廳上。與喬大戶相見。同坐一處吃茶。那消片晌之間。何老人到來。進門與西門慶喬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西門慶舉手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閑。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還這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痴長八十一歲。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挽着香雲。阻隔三焦。形容瘦的十分狠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體似銀條看看減褪丰標漸漸消磨精彩胸中氣急連朝水米怕沾唇五臟膨脝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响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東岳判官催命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弔客巳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

那何老人看了脉息出來外邊廳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細思當初起將病之由看是也不是西門慶道你老人家如何治療正相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門外請了趙先生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出來你老人家和他兩個相講一講好下藥不一時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畢然後與衆人

相見何二老居中讓他在左應伯爵在右西門慶主位相陪茶安兒拿上茶來吃了收下盞託去此人便問二位尊長貴姓喬大戶道俺二人一位姓何一位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敢問先生高姓尊寓何處治何生理其人答道不敢在下小子家居東門外頭條巷二郎廟三轉橋四眼井住的有名趙搗鬼便是平生以醫爲業家祖見爲太醫院院判家父見充汝府良醫祖傳三輩習學醫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聽子藥性賦黃帝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無書不看藥用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機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芤石之脉理莫

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腮。不能細陳。聊有幾句。道其梗槩。便道。

我做太醫姓趙　門前常有人叫　只會賣杖搖鈴
那有真材實料　行醫不按良方　看脉全憑嘴調
撮藥治病無能　下手取積兒妙　頭疼須用繩箍
害眼全憑艾醮　心疼定敢刀剜　耳聾宜將針套
得錢一味胡醫　圖利不圖見効　尋我的少吉多凶
到人家有哭無笑

正是

半積陰功半養身　古來醫道通仙道

衆人聽了。都呵呵笑了。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門外出身。趙太醫道。門裡出身。怎的說。門外出身。怎的說。何老人道。你門裡出身。有父待子按脉理之良法。若是門外出身。只可問病下藥。面

已。趙太醫道。老先生。你就不知道。古人云。望聞問切。神聖功巧。學生三輩門裡出身。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同子平兼五星。還要覩手相貌。纔看得准。庶乎不差。何老人道。旣是如此。請先生進看去。西門慶即令琴童後邊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㩳扶起來。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醫先胗其左手。次胗右手。便教老夫人抬起頭來。看看氣色。那李瓶兒眞個把頭兒揚起來。趙太醫教西門慶。老爹你問聲老夫人。我是誰。西門慶便問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擡頭看了一眼。便低聲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死不成。還認的人哩。西門慶笑道。趙先生你用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

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胗其脉息。非傷寒則爲雜症。不是産後。定然胎前。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胗一胗。先生道。敢是飽悶傷食飲饌多了。西門慶道。他連日飯食。通不十分進。趙先生又道。莫不是黄病。西門慶道。不是。趙先生道。不是。如何面色這等黄。又道。多管是脾虚泄瀉。西門慶道。也不是泄疾。趙先生道。不泄瀉。郤是甚麽。怎生的害個病。也教人摸不着頭腦。坐想了半日。說道。我想起來了。不是便毒魚口。定然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女婦人。那里便毒魚口來。你說這經事不調。倒有些近理。趙先生道。南無佛耶。小人可怎的。也猜着一座兒了。西門慶問如何經事不調。趙先生道。不是乾血癆。就是血山崩。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

此這般。下邊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你有甚急方。合些好藥與他吃。我重重謝你。趙先生道。不打緊處。小人有藥。等我到前邊寫出個方來。好配藥去。西門慶一面同他來到前廳。喬大戶。何老人。還未去。問他甚麽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聽我說。

甘草甘遂與硇砂。藜蘆巴豆與芫花。人言調着生半夏。用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兒齊加。葱蜜和丸只一撚。清辰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聽了。便道。這等藥吃了。不藥殺人了。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于病。若早得摔手伶俐。强如只顧牽經。西門慶道。這

厮俱是胡說。教小厮與我扠出去。喬大戶道。夥計既舉保來一場。醫家休要空了他。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前邊舖子裡稱二錢銀子。打發他去罷。那趙太醫得了二錢銀子。往家。一心忙似箭。兩家走如飛。西門慶見打發趙太醫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道。老拙適纔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貼藥來。遇緣看。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飲食再不進。就難爲矣。說畢起身。西門慶這里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拏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其分毫動靜。吳月娘道。你也省可里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顧

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筭他二十七歲。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廿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教替他打筭筭。這祿馬數上。看如何。只怕犯着甚麼星辰。替他禳保禳保。西門慶這里。旋差人拏帖兒。往周守備府裡問去。那裡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筭命。眞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數。一數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去。一生別後事。都如眼見。西門慶隨即使陳經濟。拏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眞武廟門首。抄尋有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經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說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女

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壬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廿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門五鬼災殺作抄。夫計都者。乃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而無頭。變異無常。人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暗傷財物。小口凶殃。小人所筭。口舌是非。主失財物。若是陰人。大爲不利。斷云。

計都流年臨照　命逢陸地行舟　必然家主皺眉頭
静裡躊躇無奈　閒中悲慟無休　女人犯此問根由
必似亂絲不久　切記胎前產後　其數曰。
莫道成家在晚時　止緣父母早先離
芳姿嬌媚年來美　百計俱全更有忌
傳揚伉儷當龍至　榮合屠羊看虎威
可憐情熟恩情失　命入鷄宮葉落裏

抄畢數。封付與經濟。拏來家。西門慶正和應伯爵溫秀才坐的。見經濟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與月娘聽。命中多凶少吉。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眉頭搭上三黃鎖。腹內包藏萬斛愁。正是

高貴青春遭大喪　伶俐醒然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定載　筭來由命不由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解禳祭燈法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行藏虛實自家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閒中點檢平生事　靜裡思量日所為
常把一心行正道　自然天理不相虧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百般醫治無効。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閘閘着。梳頭洗臉。還自巳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朵朵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着的炕了。只在裀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着下些香

在房中。西門慶見他肐膊兒瘦的銀條兒相似。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便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悮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虧。若得止住不流了。再把口粟放開。吃下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住你在房中守着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又道。我要對你說。也沒與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影綽綽。有人在我跟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他。恰似好時的。拏刀弄杖。和我廝嚷。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那里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聽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

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了。下邊流的你這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邪魔魍魎家親外祟。我明日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這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話中間。走到前邊。即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迎見應伯爵和謝希大下頭口。因問。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又問。你往那里去。玳安道。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諕了一跳。敬來問安。西門慶道。這兩日較好些。告訴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孩子死了。隨他罷了。成夜只是哭。生生憂慮出病兒來了。勸着又不依你。教我有甚法兒處。伯爵道。哥。你又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房中無人害

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問吳道官那里討兩道符來貼在房中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魍魎來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請他來看看嫂子房裡有甚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柰何你就領小厮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伯爵和希大吃了茶起身自勾當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剛纔和兩個人來拏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休信邪

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邪祟教他遣遣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請他早早來那厮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來拏我哩你快些使人請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厮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悞了他家里勾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兒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與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歹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伯爵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了俱不在話下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跨

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攙扶起來坐的。王姑子道了問訊。李瓶兒道。請他坐下。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兒。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通不知你不好。昨日他大娘使了大官兒到庵里。我纔曉得的。又說印經來。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赶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家。打了一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為他氣的我不好了。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受生

的經都悞了。王姑子道。我的菩薩哩。我雖不好。敢悞了他的經。在家整誦了一個月。受生。昨日纔圓滿了。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粳米。和些十香瓜。幾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教小玉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與李瓶兒看了。說道。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那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屋裡吃了茶。煎些粥米。我看着你吃些粥兒。不一時。迎春安放卓兒。擺了四樣茶食。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霜乳餅。兩盞粳米粥。一雙小

牙快迎春拏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拏着匙兒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兒不吃了教拏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為命恁煎的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的下去是怎的迎春便把吃茶的卓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身上肌軆都瘦的沒了唬了一跳說道我的奶奶我去時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得恁樣的了如意兒道可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着了驚諕不好娘晝夜憂慼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着了那哭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里就是鐵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犯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

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理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妳子道王爺你不知道誰氣着他因使綉春外邊瞧瞧看関着門不曾路上說話草里有人不備俺娘都因為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邊猫撾了哥兒手生生的諕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猫來摔殺了他還不承認拏俺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称快俺娘這屋裡分明聽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無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反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

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他娘些兒。可是說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他不道是。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邊潘姥姥來一遭。遇着爹在那邊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面衣服銀子。甚麽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李瓶兒聽見。便嗔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爺。誰知道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麽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

幾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我這罪業。還不知墮多少罪業哩。王姑子道。我的菩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天可憐見。到明日假若好了。是的。你好心人。龍天自有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内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走走去。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王姑子道。我的奶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油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纔曉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裡去了。花子油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俺過世公公老爺。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

藥曾吃來不曾。不拘婦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
去即止。大姐他手裡有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
吃過了。昨日本府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得了個方
兒。棕灰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
常更多了。花子油道。這倒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
兒。預備他罷。明日教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
不住。作辭去了。妳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墊草紙在身底下。只
見馮媽媽來到。向前道了萬福。如意兒道。馮媽媽。貴人。怎的不
來看看娘。昨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來。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
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辰出去了。是
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倘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

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裡
那李瓶兒聽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媽子。单管只撒風。如
意兒道。馮媽媽。叫着你還不來。娘這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
内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
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馮媽媽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
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
兒也罷了。又問坐榪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
娘還閒閒。俺每攙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
日回兩三遍。如意兒道。本等沒吃甚麼大食力。怎禁的這等流
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
邊瞧瞧。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醜

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兒與他吃。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莊子上起菜。撥兩三畦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老馮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薰熱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裡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辰吃了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剛纔應二哥小廝。門外請那潘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騎頭口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根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管情請了他替你把這邪祟遣遣。再服他些藥

兒。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這個拙病。那裡好甚麼。若好。只除非再與兩世人是的。奴今日無人處。和你說些話兒。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抛閃了你去了。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咽再哭不出聲來。那西門慶亦悲慟不勝。哭道。我的姐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屋裡哭。忽見琴童兒進來。說。答應的稟爹。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畫公座。大發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我帖兒。回你夏老爹。自家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悞了你公事要緊。

我知道幾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他花大舅和我說。教我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如刀剜肝膽。劍挫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姐。你說的是那裡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菠進來。說道。李大姐。他大娘子那裡。送蘋菠兒來與你吃。因令迎春你洗净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娘子

掛心。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甌兒盛貯。西門慶與月娘在旁看着。拈喫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來外邊商議。月娘便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不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來。預備着他。直到那臨時到節。熟亂。又亂不出甚麼好板來。馬捉老鼠一般。不是那幹營生的道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畧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擡副熟板兒罷。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請潘道士來看了他。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的形也脫了。關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來。還妄想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

的他若好了把棺材就捨與人也不値甚麽西門慶道既是恁
說同月娘到後邊使小厮叫將賁四來在廳上問他誰家有好
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户
家新到了幾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經濟你後邊
問你娘要四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
錠元寶出來同賁地傳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西門慶問怎
的這咱纔來他二人回說到陳千户家看了幾副板都中等又
價錢不合回來到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
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
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墻磕底蓋堵
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

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
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幾兩銀子便也還
捨不得賣這副板還看咱這裡要別人家定要三百五十兩西
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兊三百二十兩擡了來罷休要
只顧搖鈴打鼓的了陳經濟道他那裡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
找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雪花
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許多閑漢用大紅氊條褁
着擡板進門放在前廳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
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
寸長與伯爵觀看滿心歡喜向伯爵道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
口不住只顧喝采不巳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人還有

一主姨子嫁哥一場。今日賠受這副材板勾了。分付匠人。你用心。只要做的好。你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一面在前廳。七手八腳。連夜攢造棺槨不題。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同他一荅兒來。不可遲滯。說畢。陪西門慶。晚夕在前廳。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纔家去了。西門慶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出門去了。却說。老馮與王姑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里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齷齪齪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西門慶。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中去了。李瓶兒教迎春。把角門關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燈。打開箱子。取出幾

件衣服銀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他了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紬子。等我死後。你好歹請幾位師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忒多慮了。天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我與你銀子。只說我與了你這疋紬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理會了。于是把銀子和紬子接過來了。又喚過馮媽媽來。向枕頭邊。也拏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本兒。你放心。那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馮媽媽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

拜哭的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那裡歸着。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撅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也不打發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物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這般病的不得命。好歹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

出去投奔那里。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旁邊。只顧揩眼淚。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那大丫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着。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這個門。李瓶兒道。你看。傻丫頭。我死了。你在這屋裡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

靈李瓶兒道就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飾一面哭的言語說不出來正是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從昨日就檯了板來在前邊做材哩且冲你冲你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往後不過日子哩西門慶道沒多只給了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放着那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只見吳月娘和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

姐你心裡覺怎樣的李瓶兒揝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裡你和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說奴與娘做姊妹這幾年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守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人收拘那大丫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丫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的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又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着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十月已滿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

身上說凶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
他伏侍二娘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
出去。教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頭奔。咱家
那裡占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
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旁便道。李大姐。你休
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
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教奶子
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磕頭。那月娘由不得眼淚出。不一時。
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
仁義之言。不必細記。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眾人都出去
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說道。娘。到

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
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看官聽說。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
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着
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惟有感恩并積恨。千年萬載不成塵。
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
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伺候淨茶淨
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眾婦女。都藏在那邊床屋裡聽覷。不
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觀。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綵絲縧。背上
横紋古銅劒。兩隻脚穿雙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扇。八字眉。
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鬍。威儀凜凜。相貌堂堂。若非

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只見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恰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呵叱之狀。爾語數四。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而立。運雙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視。仗劒手內。掐指步罡。念念有辭。早知其意。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噀了一口法水去。見一陣狂風所過。一黃巾力士現于面前。但見。

黃羅抹額。紫綉羅袍。獅蠻帶緊束狼腰。豹皮裩牢拴虎體。常遊雲路。每歷罡風洞天福地片時過。岳瀆酆都撚指到。業龍作孽。向海底以擒來。妖魅爲殃。劈山穴而提出。玉皇殿上稱爲符使之名。非極卓前。立有天丁之號。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胸懸雷部赤銅牌。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位神將。拱立堦前。大言。召吾神。那廂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言訖。其神不見。須臾潘道士。瞑目變神。端坐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久久乃止。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便說。此位娘子。惜乎爲宿世冤愆。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債主。須得本人。可捨則捨之。雖陰官亦不能強。因見西門慶。禮貌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燈何如。西門慶問幾時祭。用

何香燭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五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燈壇。以黃絹圍之。鎮以生辰壇斗。祭以五穀棗湯。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燈二十七盞。上浮以華蓋之儀。餘無他物。壇內俯伏行禮。貧道祭之。鷄犬皆關去。不可入來打攪。可齋戒青衣在內。這西門慶都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入。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那日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周列十二宮辰。下首纔是本命燈。共合二十七盞。先宣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堦下。左右盡皆屏去。再無一人在左右。燈燭熒煌。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念有詞。望天罡取真

炁。布步訣。躡瑆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星明朗燦。忽然一陣地黑天昏。捲棚四下皆埀着簾幙。須臾起一陣怪風。所過。正是。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摧花落葉。推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鷗鷺驚群尋樹杪。嫦娥急把蟾宮閉。列子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一陣冷氣來。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盡。惟有一盞復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諕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

巳是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本命燈巳滅豈可復救乎只在旦夕之間而巳了那西門慶聽了低首無語滿眼落淚哭泣哀告萬望法師搭救則個潘道士道定數難逃難以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欵留等天明早行罷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復强之因令左右捧出布一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行囑付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西門慶歸到捲棚內看着收拾燈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坐的不覺眼淚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稟的壽數到此地位强求不得

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說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廝拿燈籠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燈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哀慟口裡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戒我休往房里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廝守着和他說句話兒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聽見西門慶進來翻過身來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那道士點的燈怎麽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燈上不妨事李瓶兒道我的哥哥你還哄我哩剛纔那廝領着兩個人又來在我根前鬧了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巳告准在陰司决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拏我也西門慶聽了兩淚交流放聲大

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來放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
伴幾日。誰知你又抛閃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倒
也沒這等割肚牽腸。那李瓶兒雙手摟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嗚
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聲。說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並頭相
守。誰知奴家今日死去也。趂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幾句話兒。你
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兒。大娘
等你也少要虧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個根絆
兒。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也少要往那裡去吃
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
死了。誰肯只顧的苦口說你。西門慶聽了。如刀剜心肝相似。哭
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我西門慶那世裡

絕緣短倖。今世裡與你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也。李瓶
兒又說。迎春綉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明日我死。把迎
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他。房內無人。便教伏
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
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
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兒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姐。你
不要管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
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
裡守你守兒。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惡薰的你慌。他
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丫頭。仔細看守你娘。往
後邊上房裡。對月娘說。悉把祭燈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

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了。也不見得。月娘道。腮睚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麽。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恁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得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畧倒倒兒。因問道。天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雞還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搊他朝裡。盖被停當睡了。衆人都熬了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邊屋裡鎖着。迎春與綉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鋪。那裡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我去也。忽然驚醒。見卓上燈尚未滅。向床上視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可惜一個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塲春夢。正是。閻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迎春慌忙推醒衆人。點燈來照。果然見沒了氣兒。身底下流血一窪。慌了手脚。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脫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胸兒。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麽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着他香腮親着。口口聲聲只叫。我的沒救的姐姐。有仁義好性兒的姐姐。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

活着做甚麽。在房裡離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吳月娘
亦搵淚哭涕不止。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
小丫鬟養娘。都擡起房子來也一般。哀聲動地哭起來。月娘向
李嬌兒。孟玉樓道。不知晚夕多咱死了。恰好衣服兒也不曾得
穿一件在身上。玉樓道。娘。我摸他身上還温温兒的。也纔去了
不多回兒。咱不趁熱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麽。月娘因
見西門慶搕伏在他身上。撾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
慶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過。都是我坑陷
了你了。月娘聽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説道你看韶刀。哭兩
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没個忌諱。就臉撾着臉兒
哭。倘忽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没過好日子。誰過好日子來。

人死如燈滅。半晌時不借留的住。他倒好。各人壽數到了。誰人
不打這條路兒來。因令李嬌兒。孟玉樓。你兩個拏鑰匙。那邊屋
裡尋他裝防的衣服出來。咱與他眼看着。與他穿上。叫。六姐。咱
兩個把這頭來整理整理。西門慶又向月娘説。多尋出兩套他
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
裁的大紅段遍地錦襖兒。柳黃遍地金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
那套丁香色雲紬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
紬子裙出來罷。當下迎春拏着燈。孟玉樓拏鑰匙。開了床屋裡
門。白步床上第二個描金箱子裡。都是新做的衣服。揭開箱蓋。
玉樓李嬌兒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件鄉襯身紫
綾小襖兒。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白綾女襪兒。粧花

滕庫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燈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綰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勒停當。李嬌兒因問。尋雙甚麼顏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姐他心裡只愛穿那雙大紅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綾高底鞋兒。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那雙鞋出來。與他穿了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上陰司裡。好教他跳火坑。你把前日門外。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尋出來。與他裝綁了去罷。這李嬌兒聽了。走來向他盛鞋的四個小描金箱兒。約百十雙鞋。翻遍了都沒有。迎春說。俺娘穿了來。只放在這裡。怎的沒有。走來廚下問綉春。綉春道。我看見娘包放在箱坐廚里。扯開坐廚子尋。還有一大包。都是新鞋。尋

出來了。眾人七手八脚。都裝綁停當。西門慶率領眾小廝。在大廳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擡出。停于正寢。下鋪錦褥。上覆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炷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出裝綁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只留炕壁裡。交付與丫頭養娘。那馮媽媽見沒了主兒。哭的三個鼻頭兩個眼淚。王姑子且口裡喃喃吶吶。替李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西門慶在前廳。手拍着胸膛。由不的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不要比及亂着鷄就叫了。玳安請了徐先生

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奶沒了。在于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分沒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幾位奶奶。西門慶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個拙病。淹淹纏纏。也這些時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廳上揭開紙被觀看。手掐丑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徹。還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這徐先生向燈下打開青囊。取出萬年曆通書來觀看。問了姓氏并生時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日。重喪之日。煞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歲煞沖迎斬之局。避本家。忌哭聲。

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雞蛇四生人。外親人不避。吳月娘使出玳安來。教徐先生看看黑書上。往那方去了。這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前生曾在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爲女人屬羊。稟性柔婉。自幼陰謀之事。父母雙亡。六親無靠。先與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氣。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氣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封府袁指揮家爲女。艱難不能度日。後躭閣至二十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中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終。看畢黑書。衆婦女聽了皆各嘆息。西門慶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

爹停放幾時。西門慶哭道。熱突突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
五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裡沒有安塟日期。倒是四七裡宜擇
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時安塟。合家六位
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再沒那移了。
徐先生當寫殃榜。盖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道。十九日辰時大
殮。一應之物。老爹這里俻下。于是剛打發徐先生出了門。天已
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
家下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中給假。在家整理喪事。
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瀼紗漂白。二十桶生眼布來。教
趙裁顧了許多裁縫。在西廂房先顧人造幃幕帳子卓圍。并入
殮衣衾纏帶。各房裡女人衫裙。外邊小厮伴當。每人都是白唐

巾。一件白直裰。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賁四往門外店裡攅了
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黃絲孝絹。一面又教搭匠在大天井
內搭五間大棚。西門慶因想起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兒來。心
中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寫真好畫
師。尋一個傳神。我就把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
屏的韓先兒。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
西門慶道。他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這來保應諾去了。西門慶
熬了一夜。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
思恍亂。只是沒好氣。罵丫頭。踢小厮。守着李瓶兒屍首。由不的
放聲哭叫。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吳月娘。正和李
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夥兒分散各房裡丫頭并家

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只顧哭起來。把喉音也叫啞了。問他與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哭兩聲丟開手罷了。只顧扯長絆兒哭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還沒洗。亂了恁五更。黃湯辣水還沒嚐着。就是鐵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些甚麽。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一時摔倒了。却怎樣兒的。玉樓道。他原來還沒梳頭洗臉哩。月娘道。洗了臉倒好。我頭裡使小廝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廝踢進來。誰再問他來。金蓮接過來道。你還沒見頭裡進他屋裡尋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說他。都相恁一個死了。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麽兒。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攮的淫婦。管你甚麽事。

我如今鎮日不教狗攮的。却教誰攮哩。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月娘道。熱突突死了。怎麽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心裡。那裡就這般顯出來。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氣。就口撾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麽張致。吃我說了兩句。他可可兒來。三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孟玉樓道。娘不是這等說。李大姐倒也罷了。沒甚麽。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金蓮道。他得過好日子。那個偏受用着甚麽哩。都是一個跳板兒上人。正說着。只見陳經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爹說教娘每剪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月娘收了絹。便道。姐夫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待晌午。他茶水還沒嚐着哩。經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飯。差些沒一

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月娘道。你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叫過玳安來。說道。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拿上飯去。趁温先生在。陪他吃些兒。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時。娘這裡使人拿飯上去。消不的他幾句言語兒。管情爹就吃了飯。月娘道。硶說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就知道他兩個來纔吃飯。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的着了惱。只他到。略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義的嫂子。被金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

囚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回禮。兩個又哭了。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温秀才叙禮坐下。先是伯爵問道。嫂子甚時候沒了。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陰騭。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就做了一夢。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我急急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玉簪兒。與我瞧。說一根折了。教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俺兩個正膳着。我就醒了。教我說此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咂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顧跌

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前夜也做了恁個夢。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家那裡寄送了六根簪兒。內有一根磕折了。我說可惜兒的。教我夜裡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撇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霎想起來。你教我怎不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也。先是一個孩兒也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子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雖有錢過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夫妻。熱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爭奈你惹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這一家大小。太山也似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聰明。

你伶俐。何消兒弟每說。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過越不過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幾卷經。大發送葬埋在墳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當時被伯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臾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你應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道。自後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饑損。孝經上不說的。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主。正是。數語撥開君子路。片言題醒夢中人。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親朋祭奠開筵宴　西門慶觀戲感李瓶

十二瑤臺七寶欄　瓊花落後再開難
龍鬚煮藥醫無效　熊胆爲丸晒未乾
蓉帳夜愁紅燭冷　紙窓秋暮翠衾寒
應憐失伴孤飛雁　霜落風高一影單

話說。當日應伯爵勸解了西門慶一回。拭淚而止。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畢禮。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飯了。金蓮道。你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

邊替他做牽頭。有個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
子。不知心腹。月娘問道。那幾個在廂房子裡坐着。陪他吃飯。玳
安道。大舅二舅劉纔來。和溫師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
共爹。八位人哩。月娘道。請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也擠在上頭。
玳安道。姐夫坐下了。月娘分付。你和小廝往厨房裡拿飯去。你
另拿甌兒拿粥與他吃。清早辰不吃飯。玳安道。再有誰。止我在
家。都使出報喪燒帋。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爹那裡借
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他拿去是的。怕打了他紗絹
展腳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
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跟賁四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
六錢一疋的絹破孝。月娘道。論起來。五錢銀子的也罷。又巴巴

兒換去。又道。你叫下畫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
磨甚麼。玳安于是和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
卓席。眾人正吃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衙門中夏老爹。
差寫字的進了三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討回帖。西門慶看了放
下。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寫期服生雙回帖兒。回你夏老爹。多
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火。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
西門慶與他行畢禮。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兒。那韓先生
道。小人理會得了。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倒只怕面容改了。韓
先生道。也不妨。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
外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陪花子油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數。
與眾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

伶俐俐說話兒剛睡下。丫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抹筆顏色來。花子油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的留了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兒。一面分付後邊堂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根前。這韓先生用手揭起千秋旛。用五輪寶鼓着兩點神水。打一觀。看見李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懨懨的。嘴唇兒紅潤可愛。那西門慶由不的掩淚而哭。當下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便道。先生此是病容。平昔好時。比此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麗。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不敢就問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

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見一面。可是否。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半身。靈前供養。我送先生一疋段子。上盖十兩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衆人瞧。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到後邊。與你娘每瞧瞧去。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這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交娘每瞧瞧。六姐這影。看畫的如何。那些兒不像。說出去。教韓先生好改。月娘道。成精鼓搗。人也不如死到那裡去了。又描起影來了。畫的那些兒像。潘金蓮接過來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來。好替他磕頭禮拜。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下六個影纔好。孟

玉樓和李嬌兒拿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看。李大姐這影倒像似好時那等模樣。打扮的鮮鮮兒。只是嘴唇畧匾了些兒。月娘道。這左邊額頭畧低了些兒。他的眉角比這眉角兒還灣些。虧這漢子揭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快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分付韓先生道。這裡邊說來。嘴唇畧匾了些。左額角稍低。眉還畧放灣着些兒。韓先生道。這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正了。呈與喬爹瞧。喬大户道。親家母這幅尊像。是畫得通。只是少了口氣兒。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拿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

出半身來。就要掛。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珠翠圍髮冠。大紅通袖五彩遍地金袍兒。百花裙。衢花綫襪象牙軸頭。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户與衆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仵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户吃畢茶。就告辭起身去了。不一時仵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着陳經濟做孝子。與他抿了目。西門慶旋尋出一顆胡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放端正。放下帳子。合家大小哭了一場。來興又早冥衣鋪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侍奉的捧盆巾盥櫛毛女兒。都是珠子纓絡兒。銀廂隆兒。似真的。色綫衣服。

一邊兩座擺下。靈前供養彝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卓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銀爵盞。正在廂房中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賁四與來興兒專管大小買辦。兼管外廚房。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夥計。四人輪番陪侍往來吊客。崔本專管付孝帳。來保管外庫房。王經管酒房。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候。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又是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門簿。值念經日期。打傘相搭。挽旛幢無事。把門。都派委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只見皇庄上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一百條麻繩。拿帖兒與西

門慶瞧。連忙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朞服坐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着些。留兩個門走。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廳房內。還搭三間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請報恩寺十二衆僧人。先念倒頭經。每日兩個茶酒。在茶坊內伺候茶水。外廚房兩名廚役。答應各項飯食。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起孝帖兒。要開刊去。令寫荊婦奄逝。悄悄拿與應伯爵看。伯爵道。這個理上說不通。見有如今吳家嫂子在正室。如何使得這一個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不自在。等我慢慢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去。就在李瓶兒靈傍邊。裝起一張涼牀。拿圍屏圍着。鋪陳停當。獨自宿歇。有春鴻書童

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裁縫做白唐巾孝冠孝衣白絨襪白履鞋絰帶隨身第二日清辰夏提刑就來探喪弔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生在此答應查有不到的排軍呈來衙門內懲治說畢騎馬往衙門中去了西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做齋誦經早來赴會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挂佛像不必細說那日院中吳銀兒打聽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引去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姐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

實不知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還挂牵着你留了件東西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銀姐兒看那小玉走到裡間取出包袱內包着一套段子衣服兩根金頭簪兒一件金花兒把吳銀兒哭的淚人也相似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兩日兒說着一面拜謝了月娘月月待茶與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到三日和尚打起磬子揚旛道場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陳經濟穿重孝絰巾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官長來弔問上紙祭奠者不計其數陰陽徐先生早來伺候大殮祭告已畢擡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裝在棺內四角安放了四錠小銀子兒依着花子油說姐夫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

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居西門慶不肯安放如故放下一七星板閣上紫蓋仵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門慶亦哭的呆了口口聲聲哭叫我的年小的姐姐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去了酒花米貼神燈安真四個大字在靈前親朋夥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温秀才舉薦北邊杜中書來題名旌名子春號雲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閑在家西門慶備金幣請來在捲棚內備菓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温秀才相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慶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說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碍講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

室人温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饌拜辭而去那日喬大户吳大舅花大舅門外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喬大户娘子并吳大妗子二妗子花大妗子坐轎子來弔喪祭祀哭泣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禮舉哀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重孝直身道袍兒餘者都是輕孝那日院中李桂姐打聽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幾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來原來只顧你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沒了早知是也來看看兒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過了看看到首七正是

報恩寺十六衆上僧，黄僧官為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親朋夥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弔孝，攬二七經。西門慶留在捲棚內，衆人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illegible]冠，雙鳳珠子挑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馥臉兒，儼然如生時一般。西門慶見了，滿心歡喜，懸挂材頭上。衆人無不誇奬，只少口氣兒。一面讓捲棚吃齋，囑付：大影比長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那邊來上祭，猪羊祭品，吃看卓面，高頂簇盤，五老錠勝，方糖樹果，金碟湯飯，五牲看碗，金銀山段帛綵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擡，地弔高撬，鑼鼓細樂吹打，纓絡打挑，喧闐而至。官堂客約許多人，陰

陽生讀祝。西門慶與陳經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禮。應伯爵、謝希大、與溫秀才、甘夥計等，迎待賓客。那日喬大戶邀了尚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跪聽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眷生

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溫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閫之秀，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効聘鸞凰，撫字子性，以義以方，効犂大德，以柔以良，施懿範於家室，愜和粹於娣嫜，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期諧琴瑟於有永，享彌壽於無疆，胡為一疾，夢斷黃粱，善人之

殁。兢不京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嬌。不期中道。天不從願。鸞伴
失行。恨隔幽冥。莫覩行藏。悠悠情誼。寓此一觴。靈其有知。來
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禮畢。讓捲棚內。自有卓席管待。不在話下。然後喬
大戶娘子。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家
女眷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鼓將响樂。吳月娘陪着
哭畢。請去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西門慶正在
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听前邊打的雲板响。荅應的慌慌張張。進
來禀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在門首下轎子。慌的西門慶連忙
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溫秀才衣巾素服。出迎前廳伺候換衣
裳。左右先捧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繞進來。許多官吏

關隨。扶衣攙帶。奔走不暇。于是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高高的。
上了香。展拜兩禮。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勞動。連忙下
來回了禮。詞府尹道。弔遲。弔遲。令夫人幾時沒了。學生昨日纔
知。西門慶道。不想粗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枉弔。溫秀才在
傍作揖畢。與西門慶兩邊列坐。待茶一杯。胡府尹起身。溫秀才
送出大門。上轎而去。上祭人吃至後晌時分方散。到第二日。院
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下了轎子。穿着白雲絹對衿襖
兒。藍羅裙子。頭上勒着珠子箍兒。白挑線汗巾子。進至靈前。燒
了紙。月娘見他擡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奠。連忙討了一
疋整絹孝裙與他。吳銀兒。與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告西門慶
說。西門慶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頭鬚。繫腰。後邊房

兒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伴宿吽了一起海鹽子
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鄭春都在這裡答應晚夕西門慶
在大棚內放十五張卓席為首的就是喬大户吳大舅吳二舅
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倪秀才溫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
爵謝希大祝日念孫寡嘴白來創常時節傅日新韓道國甘出
身賁地傳吳舜臣兩個外甥還有街坊六七位人都是十菜五
菓鬧卓兒點起十數枝高檠大燭來廳上垂下簾堂客便在靈
前圍着圍屏放卓席往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西門慶與經
濟同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皐玉簫
女兩世姻緣玉環記西門慶分付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盤琴
童棋童畫童來安四個單管下菓兒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個

小優兒席上斟酒不一時弔場生扮韋皐唱了一回下去貼旦
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廚房裡廚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
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
老親家老舅席上遞杯酒兒他到是會看戲又倒便益了他西
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户道這個
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吽他遞起酒來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
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閑着他快與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
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玳安進去半
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
了兩步又回坐下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
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罵兩句出了我氣我纔去落

後又使了玳安請了一遍那三個纔慢條條出來都一色穿着
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向席上不端不正拜了拜兒笑嘻嘻
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
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號設一席坐着下邊
鼓樂响動關目上來生扮韋皐淨扮包知木同到构欄裡玉簫
家來那媽兒出來迎接包知木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
官人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的一個請字兒
你如何說叫他出來那李桂姐向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
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的蹇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
趣你家媽兒喜歡我桂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且
看戲罷且說甚麼再言語罰一大杯酒那伯爵纔不言語了那

戲子又做了一回並下這裡廳內左邊弔簾子看戲的大妗子
二妗子楊姑娘潘媽媽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
大姐并本家月娘眾姊妹右邊弔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蘭
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邊菓仁泡
茶從簾下頭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道那邊大
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聽見下邊扮戲
的旦兒名子也叫玉簫便把玉簫拉着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
子來了鴇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出去使力往下一推直推出
簾子外春梅手裡拿着茶推濺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
張致都頑的這等把人的茶都推濺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西
門慶聽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梅坐在椅上道

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面見了漢子。這等浪想。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數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往屋裡瞧瞧去。都在這裡。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這裡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在這裡看看。就恁惹是招非的。春梅見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個只像有風出來往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哈。也不顧人看見。那月娘數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時喬大户與倪秀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們倒是朋友。不敢散。一個親家都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韓姨夫與任大人。花大舅。都在門裡。這咱纔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的甚

麼。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西門慶又令小厮提四罈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此四罈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人舉罰。于是衆人又復坐下了。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弔關目上來。分付揀省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西門慶。請問小的寄真容的。那一摺唱罷。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一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忽想起李瓶兒病時模樣。不覺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指與月娘瞧。說道。大娘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

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鞍思馬。纔落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打啖的弔眼淚。替古人耽憂。這個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纔筭他好戲子。月娘道。六姐。悄悄兒。咱每聽罷。玉樓因向大娘子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有五更時分。衆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欵留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火。留下戲廂。明日有劉公公薛公公來祭奠。白日坐。還做一日。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個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將曉。就歸後邊歇息去了。正是。待多少。紅日映窓寒色淺。淡烟籠竹曙光微。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央潘金蓮　合衛官祭富室娘

着人情思覺初闌　先把鮫綃仔細看
到老春蠶絲乃盡　成灰蠟燭淚初乾
鸞交鳳友鸞鳳散　軟玉嬌香興世間
西子風流蕩未了　鷄鳴殘月五更寒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鷄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幾碟下飯。在前邊鋪子裡。還和傅夥計陳經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不樂坐。搭下鋪。倒在炕上就睡了。因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兩個吃罷。陳姐夫想是也不來了。這玳安櫃上點着夜燭。呼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

都吃了。把家火收過一邊。平安便去門房裡去睡了。玳安一面
關上舖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通厮脚兒睡下。傅夥計閑中
因話題話。問起玳安說道。你六娘沒了。這等樣棺槨。祭祀念經。
發送。也勾他了。玳安道。一來他是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
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瞞不過你老人
家是知道。該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把銀子休
說。只光金珠。玩好。玉帶。縧環。䯼髻。值錢寶石。還不知有多少。為
甚俺爹心裡疼。不是疼人。是疼錢。是便是。說起俺這過世的六
娘。性格兒。這一家子都不如他。又有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
一面兒笑。俺每下人。自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
每一句奴才。要的誓也沒賭一個。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

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稱。俺每好使。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
你不畱落。畱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都那個不借
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不進去的。還也罷。不還也罷。俺大
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些。他當家。俺每
就遭瘟來。會把腿磨細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
鬼一錢銀子。拿出來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每莫不賠出
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做俺大娘好。毛司
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親親噠噠說話兒。你只休惱狠着他。
不論誰。他也罵你幾句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根
前替俺們說方便兒。誰問天來大事。受不的人央。俺們央他央
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只是五娘快戳無路兒。行動就說。你看

我對你爹說。把這打只題在口裡。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出在他一屋裡。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裡也好幾年了。祇安道。你老人家是知道他。想的起那咱來哩。他一個親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像的哭了家去。如今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那個管打掃花園。又說地不乾淨。一清早辰吃他罵的狗血噴了頭。兩個說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枕上齁齁就睡着了。祇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辰玉簫出來收疊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蓬着頭要便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鬪。半日纔進後邊去。不想今日西門慶歸後邊上房歇去。這玉簫赶人沒起來。暗暗走出來。與書

童遞了眼色。兩個走在花園書房裡幹營生去了。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廳上。只見靈前燈兒也沒了。大棚裡丟的卓椅橫三竪四。沒一個人兒。只見畫童兒正在那裡掃地。金蓮道。賊囚根。乾淨只你在這裡掃地。都往那裡去了。畫童道。他每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笤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姥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大哥晉孝帳。娘問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裡瞧了瞧。說道。纔在這裡來。敢往花園書房裡梳頭去了。金蓮道。你自在這裡掃完了地。等我自家問這囚

根子要去。于是輕移蓮步。欵蹙湘裙。走到花園書房內。偶然聽見裡面有人笑聲。推開門。只見他和玉簫在床上。正幹得好哩。便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在此幹得好事。諕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姥家去。那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逕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囚。你和我實說。這奴才從前已往偷了幾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恕你。你要依我三件事。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幾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一件。你娘房裡。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說。我打聽出定不饒你。第二件。我但問你要甚

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如今他怎生便有了。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這潘金蓮一一聽記在心。纔不對西門慶說了。那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了。知此事有幾分不諧。向書房廚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自己也儹勾十來兩銀子。又到前邊櫃上。誆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籍家去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不想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早辰差了人。擡三牲卓面來。祭奠燒紙。又每人送了一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裡要和西門慶坐坐。

緊等着要打發他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一地裡尋不着。傳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銀子。買孝絹去了。只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買去哩。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使人往門外絹舖找尋他。那裡得來。月娘便向西門慶說。我猜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碴兒。拐了幾兩銀子走了。你那書房子裡。開了門還大瞧瞧。沒脚蟹的營生。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裡。都瞧了。見庫房裡鑰匙。挂在墻上。大櫥櫃裡。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禮銀子。揹牙紐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的管役來。分付各處。三瓦兩巷。與我訪緝。那裡得來。正是不獨懷家歸興急。五湖烟水正茫茫。那時薛内相。從晌午時。就坐轎來

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麼病兒歿了。西門慶道。不幸患崩漏之疾。看治不好歿了。又多謝老公公費心。薛内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着影。說道。好個標致娘子。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强。薛内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衣巾穿着素服。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裡的。溫秀才躬身道。學生不才。備名府庠。薛内相道。我瞧瞧娘子的棺木兒。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内相進去觀看了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的來了。應

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裡地道甚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此板。不是建昌。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单薄短小。怎麼看的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此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寸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要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裡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纔享用了這板。俺每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每外官。焉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爺。加封王爵。子孫皆

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此位會說話的兄。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哥。見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就是此位娘子的令兄麼。西門慶道。不是。乃賤側之兄。薛內相復於吳大舅聲喏。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面安放一把校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迎去。青衣人跪下稟道。公公起身時。差小的邀劉公公去。劉公公轎已伺候下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每得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老公公。學生這裡

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聽。薛内相問是那裡戲子。西門慶道。是一班海鹽戲子。薛内相道。那蠻聲哈剌。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那酸子。每在寒窓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個琴劍書箱。來京應舉。怎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你我一個光身漢老内相。要他做甚麼。温秀才在傍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厦。豈無一動其心哉。這薛内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温先兒在這裡。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温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株。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内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

靈前作了揖。叙禮已畢。薛内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内相道。北邊徐同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逓上茶去。因問答應的。祭奠卓面兒都擺上了。下邊人說。都排停當了。劉内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里已是見過禮了。劉内相道。此來為何。還當親祭祭。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内相上了香。逓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老公請起。于是拜了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内坐下。然後收拾安席。逓酒上坐。兩位内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温秀才。應伯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逓上關目揭帖。兩位内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吽上唱道情去。唱個

道情兒耍耍到好。于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只見廚役上來磕頭。兩位內相都有賞賜。西門慶預備酒肉。賞賜跟隨人等。不用細說。薛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席上說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注。雷電把內裡凝神殿上鴟尾袠碎了。諕死了許多宮人。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屠十日。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老賊。就要許他。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史譚稹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軫。早晨直着打埽。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

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拏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裡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因與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卓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停當。留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和陳經濟。復坐。呼上子弟來。分付。還找着昨日玉環記上來。因向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

南戲滋味。早知他不聽。我今日不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喜藍關記。搗喇小子胡歌野調。那裡曉的大關目。悲歡離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摺數。一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伯爵與西門慶同卓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裡住了有兩三日。西門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當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次日周守備。荊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豬羊。吃卓祭奠。有禮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向午。只聽鼓響。祭禮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衆官員下馬。在前廳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經濟伺候還禮。禮生喝禮三獻畢。跪在傍邊讀祝。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五日甲申。寅待生周秀。荊忠。夏延令。張關。文臣。范勳。吳鎧。徐鳳翔。潘磯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儀。致奠于

故錦衣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維靈秀毓閨閫。善淑女紅。金玉其德。蘭蕙其姿。相內政而有道。主中饋而無闕。重積學而和睦內眷。尊所天而舉案齊眉。大願耆艾。天聯絕奇。正宜同諧

鸞琴。何乃壽後而促其期。噫。修短有數也。天厭善類。珠沉璧碎。雲慘風悲。扣玄扃而莫救。歎薤露而易晞。秀等忝居僚佐。情重交誼。崇餚於俎。酌酒於巵。庶乎來享。鑒此哀辭。嗚呼。尚饗。

祭畢。西門慶下來。謝禮已畢。吳大舅等讓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茶。小優彈唱起來。安席上坐。手下跟隨之人。自有管待齊整。厨役上來三道五割。酒餚比前兩日更豐盛照席。還磕了頭。西門慶與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下席相陪。觥籌交錯。慇懃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象板。朝上彈唱。外邊自有夥計主管。將跟隨祭來各項人役盒担錢。都照例打發銀子停當。衆官坐[illegible]到後晌時分。就要起身。西門慶不肯。與吳大舅伯爵等。拿

大杯欵留。教李銘等彈樂器。唱小曲兒。歡飲直到日暮時分。方散。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　手内多時莫論財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吳道官迎殯頒真容　宋御史結豪請六黃

齊眉相見喜柔和　誰料參商發結歌
殘月雲邊懸破鏡　流光機上擲飛梭
愁隨草色春深謝　苦入連心夜幾何
試問流乾多少淚　楓林秋色一般多

話說。到九月二十八日。李瓶兒死了二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請了十六個道衆。在家中揚旛修建請去救苦二七齋壇。早修之時。有官安郎中來下書。西門慶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擡了三牲祭器。湯飯盤餅饊素食。金銀錠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爲奠儀。道衆遶棺傳咒。吳道官靈前展拜。西門慶與

經濟回禮。謝道。師父多有破費。何以克當。吳道官道。小道甚是惶愧。本當該助一經。追薦夫人。曾奈力薄。粗茶飯奠表意而已。望乞大人笑納。西門慶祭畢。即收了。打發擡盒人回去。那日三朝轉經。演生神章。破九幽獄。對靈攝召。拜進救苦朱表。領告諸眞符命。整做法事。俱不必細說。第二日。先是門外韓姨夫家來上祭。那時孟玉樓兄弟。外邊做買賣去了。五六年沒來家。昨至是來家。見他姐姐嫁了。西門慶這邊有喪事。跟隨韓姨夫那邊來上祭。討了一分孝去。送了許多人事。見西門慶敘禮。進入玉樓房中。拜見至是堂客約有十數位人。西門慶這邊亦設席管待。俱不在言表。那日午間。又是本縣知縣李拱極。縣丞錢斯成。主簿任良貴。典史夏恭基。又有陽谷縣知縣狄斯朽。共五員官。

都鬭了分。穿孝服來上紙帛弔問。西門慶俻席。在捲棚內管待。請了吳大舅。與溫秀才。相陪。三個小優兒彈唱。馬上人俱有攢盤領下去。自有坐處吃。正飲酒到熱鬧處。當時。沒巧不成話。忽報管磚廠工部黃老爹來弔孝。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溫秀才又早迎接至大門外。讓至前廳。換了衣裳。跟從進來。家下人手捧香燭紙疋金段到靈前。用 紅漆丹盤捧過香來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西門慶同經濟下來還禮。黃主事道。學生不知尊閫沒了。弔遲。恕罪恕罪。西門慶道。學生一向欠恭。今又承老先生枉弔。兼厚厚儀。不勝感激。敘畢禮。讓至棚內。上面坐下。西門慶與溫秀才下邊相陪。左右捧茶上來。吃了茶。黃主事道。昨日宋松原多致意先生。他也聞知令夫人作過。也

要來爭問。爭柰有許多事情羈絆。他如今在濟州住劄。先生還不知。朝廷如今營建艮嶽。勅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運船陸續打河道中來。頭一運將次到淮上。又欽差殿前六黄太尉來。迎取卿雲萬態奇峯。長二丈。濶數尺。都用黄毡蓋覆。張打黄旗。費數号船隻。由山東河道而來。况河中沒水。起八郡民夫牽挽。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宋道長督率州縣。事事皆親身經歷。案牘如山。晝夜勞苦。通不得閒。况黄大尉不久自京而至。宋道長必須率三司官員。要接他一接。想此間無可相熟者。委托學生來。敬煩尊府作一東。要請六黄太尉一飯。未審尊意可允否。因喚左右。叫你宋老爹承差上來。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毡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白蠟。一分綿紙。此

乃宋公致賻之儀。那兩封是兩司八府官員辦酒分資。兩司官十二員。每員三兩。府官八員。每員五兩。討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兩。交與西門慶。有勞盛使一備之何如。西門慶再三辭道。學生有服在家。柰何柰何。因問。迎接在於何時。黄主事道。還早哩。也得到出月半頭。黄太監京中還未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十月十二日纔發引。既是宋公祖老先生分付。敢不領命。又兼謝盛儀賻禮。此領下分資。決不敢收。該多少卓席。只顧分付學生無不畢具。黄主事道。四泉此意差矣。松原委托學生來煩瀆。此乃山東一省各官公禮。又非松原之已出。何得見却。如其不納。學生即回松原。再不敢煩瀆矣。西門慶聽了此言。說道。學生權且領下。因令玳安。王經接下去。問備多少卓席。黄主事道。六黄備

一張吃看大卓面。宋公與兩司都是平頭卓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承應樂人。自有差撥伺候府上不必再叫。說畢。茶湯兩換。作辭起身。西門慶欵留。黃主事道。學生還到尚柳塘老先生那裡拜拜。他昔年曾在學生敝處作縣令。然後轉成都府推官。如今他令郎兩泉。又與學生鄉試同年。西門慶道。學生不知老先生與尚兩泉相厚。兩泉亦與學生相交。黃主事起身。西門慶煩老先生多致意宋公祖。至期寒舍拱候矣。黃主事道。臨期松原還差人來邀報先生。亦不可太奢。西門慶道。學生知道。送出大門。上馬而去。那縣中官員。聽見黃主事帶領延按上司人來。說的都躲在山子下。小捲棚內飲酒。分付手下把轎馬藏過一邊。當時西門慶回到捲棚。與衆官相見。具說宋巡按率兩司八府

來。央煩出月迎請六黃太尉之事。衆官悉言。正是州縣不勝憂苦。這件事欽差若來。凡一應秪迎廩餼。公宴器用人夫。無不出於州縣。必取之于民。公私困極。莫此爲甚。我輩還望四泉朱上司處美言提拔。足見厚愛之至。言訖。都不久坐。告辭起身。上馬而去。話休饒舌。到李瓶兒三七。有門外永福寺道堅長老。領十六衆上堂僧來念經。穿雲錦袈裟。戴毘盧帽。大鈸大鼓。早辰取水。轉五方。請三寶。浴佛。午間加持召亡。破獄。禮拜梁皇懺。談孔雀。甚是齊整。晚夕喬大戶娘子。與衆夥計娘子。與月娘等伴宿。在靈前看偶戲。西門慶與應伯爵。吳大舅。溫秀才。在棚內東首另設圍屏飲酒。十月初八日。是四七。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衆來念番經。結壇。跳沙。灑花米。行香。口誦眞言。齋供都

用牛乳茶酪之類。懸挂都是九醜天魔變相。身披纓絡瑠璃。項挂髑髏。口咬嬰兒。坐跨妖魅。腰纏蛇螭。或四頭八臂。或手執戈戟。朱髮藍面。醜惡莫比。午齋已後。就動葷酒。西門慶那日不在家。同陰陽徐先生。往門外墳上破土開壙去了。後晌方回。晚夕打發喇嘛散了。次日推運山頭酒米卓面肴品。一應所用之物。又委付主管夥計。庄上前後搭棚。四五處酒房厨坊。墳內穴邊又起三間罩棚。先請附近地隣來坐席面。大酒大肉管待。臨散皆肩背項負而歸。俱不必細說。十一日白日。先是歌郎并鑼鼓地弔來靈前參靈。弔五鬼鬧判。張天師着鬼迷。鍾馗戲小鬼。老子過函關。六賊鬧彌勒。雪裡梅。莊周夢蝴蝶。天王降地水火風。洞賓飛劍斬黃龍。趙太祖千里送荊娘。各樣百戲弔罷。堂客都

在簾內觀看。參罷靈去了。內眷親戚都來辭靈燒紙。大哭一場。到次日發引。先絕早擡出名旌。各項旛亭紙劄。僧道鼓手。細樂人役都來伺候。西門慶預先問帥府周守備。討了五十名巡捕軍士。都帶弓馬。全裝結束。留十名在家看守。四十名跟殯在材前擺馬。道分兩翼而行。衙門裡又是二十名排軍打路。照管冥器。墳頭又是二十名把門。管收祭祀。那日官員士夫親隣朋友。來送殯者。車馬喧呼。塡街塞巷。本家并親眷堂客。轎子也有百十餘頂。三院鴇子粉頭。小轎也有數十。徐陰陽擇定辰時起棺。西門慶留下孫雪娥并二女僧看家。平安兒同兩名排軍把前門。那女婿陳經濟跪在柩前。摔盆。六十四人上扛。有仵作一員官。立于增架上。敲响板。指撥擡材人上肩。先是請了報恩寺朗

僧官來起棺。㪍轉過大街口望南走。那兩邊觀看的人山人海。那日正值晴明天氣。果然好殯。但見。

和風開綺陌。細雨潤芳塵。東方曉日初升。北陸殘烟乍斂。鼕鼕嚨嚨。花喪鼓不住聲喧。叮叮噹噹。地吊鑼連宵振作。名旌招颭。大書九尺紅羅。起火軒天。中散半空黃霧。猙猙獰獰。開路鬼斜担金斧。忽忽洋洋。險道神端秉銀戈。逍逍遙遙。八洞仙龜鶴遶定。窈窈窕窕。四毛女虎鹿相隨。地吊鬼晃一片鑼篩。烟火架。迸千枝花炮。熱熱鬧鬧。採蓮船撒科打諢。長長大大高蹺漢貫甲頂盔。清清秀秀。小道童十六眾。眾都是霞衣道髻。擎坤庭之金。奏八琅之璈。動一派之仙音。肥肥胖胖。大和尚二十四個。個個都是雲錦袈裟。排大鈸。敲大鼓。轉五

方之法事。一十二座大絹亭。亭亭皆綠舞紅飛。一十四座小絹亭。座座盡珠圍翠繞。左勢下。天倉與地庫相連。右勢下。金山與銀山作隊。掌醞厨列八珍之礶。香燭亭供三獻之儀。六座百花亭。現千團錦綉。一乘引魂轎。扎百結黃絲。這邊把花與雪柳爭輝。那邊寶蓋與銀幢作隊。金字旛。銀字旛。緊護棺輿。白絹繖。綠絹繖。桐圍增架。斧符雲氣。一邊三把。皆彩畫鮮明。執礶捧巾。兩下侍妾盡梳粧如活。功布招颭。孝眷聲哀。簇捧定五出頭。六歌郎。仰覆運須彌座。六十四名。青衣白帽。穩穩擡定五老雲鶴。攀盖頂。四垂頭。流蘇帶。大紅銷金寶象花棺舁。裡面安着巍巍不動錦綉棺輿。只見那兩邊打路排軍。個個都頭戴孝巾。身穿青衲襖。腰繫孝帶。腳鞁腿綳翰鞋。手

執欖杆前呼後擁。兩邊走解的。頭戴芝麻羅萬字頭巾。撲匾金環飛於腦後。穿的是兩三領紵絲衲襖。腰繫紫纏帶。足穿鷹爪四縫乾黃靴。襯着五彩翻身搶水獸納紗襪口。責鮮猶如鷹鷂。走馬好似猿猴。跷着一桿明鎗。頭硃紅桿令字藍旗。竪肩椿打斤斗。隔肚穿錢。金鷄獨立仙人打過橋。鐙裡藏身。人人喝釆。個個爭誇。扶肩擠背。紛紛不辨賢愚。挨覩並觀。攘攘那分貴賤。張三蠢胖。只把氣吁。李四矮矬。頻將脚躧。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拄髭鬚。綠鬢佳人。也帶兒童來看殯。正是。

鑼鼓鼕鼕鬧路塵　花攢錦簇萬人瞻
哀聲隱隱棺輿過　此殯誠然壓帝京

吳月娘坐大轎在頭里。後面李嬌兒等。本家轎子十余頂。一字

兒緊跟材後走。西門慶總冠孝衣。同衆親朋。在材後里。陳經濟紮扶棺輿。走出東街口。西門慶具禮。請玉皇廟吳道官來懸真。身穿大紅五彩雲霞二十四鶴鶴氅。頭戴九陽玉環雷巾。脚登丹舄。手執牙笏。坐在四人肩輿上。迎殯而來。將李瓶兒大影捧于手内。陳經濟跪在面前。那殯停住了。衆人聽他在上高聲宣念。

兎走烏飛西復東　百年光景似風燈
時人不悟無生理　到此方知色是空

恭惟

故錦衣西門恭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元命辛未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時

分身故。伏以尊靈。名家秀質。綺閣嬌妹。稟花月之儀容。蘊蕙蘭之佳氣。鬱德柔婉。賦性温和。配我西君。克諧伉儷。處閨門而賢淑。資琴瑟以好和。曾種藍田。尋嗟楚畹。正宜享福百年。可惜春光三九。嗚呼。明月易缺。好物難全。善類無常。修短有數。今則棺輿載道。丹旐迎風。良夫躃踊於柩前。孝眷哀矜於巷陌。離別情深而難已。音容日遠以日忘。某等謬忝冠簪。愧領玄教。愧無新坦平之神術。恪遵玄元始之遺風。徒展崔徽鏡裡之容。難返莊周夢中之蝶。漱甘露而沃瓊漿。超仙識登於紫府。披百寶而面七真。引淨魄出於冥途。一心無掛。四大皆空。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一靈真性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眾所末後一句。咦。精爽不知歸何處。真容留與後人

傳。

吳道官念畢。端坐轎上。那轎捲坐退下去了。這裡鼓樂喧天。哀聲動地。殯纔起身。迤邐出南門。眾親朋陪西門慶走至門上方乘馬。陳經濟扶柩到于山頭。五里原。原來坐營張團練。帶領二百名軍。同劉薛二內相。又早在墳前高阜處搭帳房。吹响器。打銅鑼銅鼓。迎接殯到。看着紮燒冥器紙劄。烟焰漲天。墳內有十數家收頭祭祀。皆兩院妓女擺列。堂客內眷。自有幃幕。棺輿到。落下扛。徐先生率領仵作。依羅經吊向。巳時祭告后土方隅。後纔下葬掩土。西門慶易服。備一對尺頭禮。請帥府周守備點主。衛中官員至眾親朋夥計。皆爭拉西門慶祭畢遞酒。鼓樂喧天。烟火匝地。收祭祀者自有所管人役。一毋無淆亂。那日待人齋堂。

也有四五處堂客在後捲棚内坐。各有泒定人數。熱鬧豐盛。不必細說。吃畢。各有邀占庄院。設席請西門慶收頭飲酒。賞賜亦費許多。後晌回靈。吳月娘坐魂轎。抱神主魂旛。陳經濟扶靈牀。都是玄色丁絲靈衣。玉色銷金走水。四角垂流蘇。帀挂大影亭。大絹亭。小絹亭。香燭亭。鼓手細樂十六衆。小道童兩邊吹打。吳大舅并喬大户。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衆主管夥計。都陪着西門慶進城。堂客轎子壓後。到家門首。燎火而入。李瓶兒房中安靈已畢。徐先生前廳祭神洒埽。各門户皆貼辟非黄符。管待徐先生。儐一疋尺頭。五兩銀子。相謝出門。各項人役。打發散了。拿出二十五吊錢來。五吊賞廵捕軍人。五吊與衙中排軍。十吊賞營裡人馬。拿帖兒回謝周守備。

張團練。夏提刑。俱不在話下。西門慶還令左右放卓。留喬大戶。吳大舅衆人坐。衆人都不肯。作辭起身。來保回說。搭棚在外伺候。明日來拆棚。西門慶道。棚且不消拆。亦發過了你宋老爹擺酒日子來拆罷。打發搭綵匠去了。後邊花大娘子與喬大戶娘子。衆堂客還等着安畢靈。哭了一場。方纔去了。西門慶不恐遽捨。晚夕還來李瓶兒房中。要伴靈宿歇。見靈牀安在正面。大影挂在傍邊。靈牀内安着半身。裡面小錦被褥。牀几衣服粧奩之類。無不畢具。下邊放着他的一對小小金蓮。卓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般供養。西門慶大哭不止。令迎春就在對面炕上搭鋪。到夜半。對着孤燈。半窗斜月。翻復無寐。長吁短嘆。思想佳人。有詩爲証。

短嘆長吁對彼窗　舞鸞孤影寸心傷
蘭枯楚畹三秋雨　楓落吳江一夜霜
夙世已逢連理願　此生難滅返魂香
九泉果有精靈在　地下人間兩斷腸

白日間。供養茶飯。西門慶在房中親看着。丫鬟擺下。他便對面桌兒和他同吃。舉起筯兒來。你請些飯兒。行如在之禮。丫鬟養娘。都忍不住掩淚而哭。奶子如意兒。無人處常在根前遞茶遞水。挨挨搶搶。掐掐捏捏。揷話兒應答。那消三夜兩夜。西門慶因陪人吃得醉了。進來。迎春打發歇下。到夜間要茶吃。叫迎春不應。如意兒起來遞茶。因見被拖下炕來。接過茶盞。用手扶起被。西門慶一時興動。摟過脖子就親了個嘴。遞舌頭在他口內。老

婆就咂起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令脫去衣服上炕。兩個摟接在被窩內。不勝歡娛。雲雨一處。老婆說。既是爹擡舉。娘也沒了。小媳婦情愿不出爹家門。隨爹收用便了。西門慶便叫我兒。你只用心伏侍我。愁養活不過你來。當下這老婆枕席之間。無不奉承。顛鸞倒鳳。隨手而轉。把西門慶歡喜要不的。次日老婆早辰起來。與西門慶拿鞋腳。疊被褥。就不靠迎春。極盡慇懃。無所不至。西門慶開門。尋出李瓶兒四根簪兒來。賞他老婆。磕頭謝了。迎春亦知收用了他。兩個打成一路。老婆自恃得寵。腳跟已牢。無復求告於人。自從西門慶請了許多官客堂客。并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三個唱的。李銘。吳惠。鄭奉。鄭春。四名小優兒。墳上暖墓回家。這如意兒就不同往日。打扮喬眉喬樣。在

丫鬟夥兒內。說也有。笑也有。早被潘金蓮看到眼裡。早辰西門慶正陪應伯爵坐的。忽報宋御史老爹差人來送。賀黃太尉一卓金銀酒器。兩把金壺。兩副金臺盞。十副小銀鍾。兩副銀折盂。四副銀賞鍾。兩疋大紅彩蟒。兩疋金段。十罈酒。兩牽羊。傳報。太尉船隻。已到東昌地方。煩老爹這裡早先預備酒席。准在十八日迎請。西門慶收入明白。與了來人一兩銀子。打東打發回去。隨即兌銀與賁四。來興兒定卓面粘菓品。買辦整理。不必細說。因向應伯爵說。自從他不好起。到而今。我再沒一日兒心閒。剛剛打發喪事兒出去了。又鑽出這等勾當來。教我手忙脚亂。伯爵道。這個哥不消抱怨。你又不曾掉攬他。他上門兒來央煩你。雖然你這席酒。替他賠幾兩銀子。到明日休說朝廷一位欽

差殿前大太尉來咱家坐一坐。自這山東一省官員。并巡撫巡按人馬散級。也與咱門戶添許多光輝。壓好些仗氣。西門慶道。不是此說。我承望他到二十已外也罷。不想十八日就迎接。或促急促忙。這十六日又是他五七。我前日已與了吳道官寫法銀子去了。如何又改不然。雙頭火杖。都擠在一處。忽亂得過來。應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筭來嫂子是九月十七日沒了。此月二十一日。正是五七。你十八日擺了酒。二十日與嫂子念經也不遲。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了。我如今就使小廝回吳道官。改日子去。伯爵道。哥我又一件。如今趁着東京黃真人在廟裡住。朝廷差他來泰安州。進金鈴弔挂御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趁他未起身。倒好教吳道官請他。那日來做高功。領行法事。咱請他

這個名聲也好看。西門慶道。自說這黃眞人有利益。少不的那日全堂添二十四衆道士。做一晝夜齋事。爭奈吳道官齋日受他祭禮。出殯又起動他懸眞道童送殯。沒的酬謝他。教他念這個經兒表意而已。今又請黃眞人主行。都不難爲他。伯爵道。齋一般還是他受。只教他請黃眞人做高功就是了。哥只是多費幾兩銀子。爲嫂子。沒曾爲了別人。西門慶一面教陳經濟。寫帖子。又多封了五兩銀子。寫法教他早請黃眞人。改在二十日念經。二十四衆道士。水火鍊度一晝夜。即令玳安騎頭口回去了。西門慶打發伯爵去訖。進入後邊。只見吳月娘說賁四嫂買了兩個盒兒。他女兒長姐。定與人家。來磕頭。西門慶便問。誰家。賁四銀子。穿着藍紬襖兒。白絹裙子。青段披襖。他女兒穿着大紅

段襖兒。黃紬裙子。戴着花翠。插燭似西門慶磕了四個頭。月娘在傍說。咱也不知道。原來這孩子與了夏大人房裡擡舉。昨日纔相定下。這二十四日就娶過門。只得了他三十兩銀子。論起來這孩子。倒也好身量。不枉十五歲。倒有十六七歲的。多少時不見。就長的成成的。西門慶道。他前日在酒席上和我說。要抬舉兩個孩子學彈唱。不知你家孩子與了他。于是教月娘讓在房內。擺茶留坐。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都來見禮陪坐。臨走。西門慶月娘與了一套重絹衣服。一兩銀子。李嬌兒衆人。都有與花翠汗巾脂粉之類。晚上玳安回話。吳道官收了銀子。知道了。黃眞人還在廟裡住。過二十頭纔回東京去。十九日早來。鋪設壇場。西門慶次日家中。廚役落作治辦酒席。

務要齊整。大門上扎七級彩山。廳前五級彩山。十七日。宋御史差委兩員縣官來。觀看筵席。廳正面屏開孔雀。地匝氍毹。都是錦繡桌幃。妝花椅甸。黃太尉便是肘件大飯簇盤定勝。方糖五老錦豐堆高頂。吃看大揷桌觀席。兩張小揷桌。是巡撫巡按陪坐。兩邊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坐。其餘八府官。都在廳外棚內。兩邊只是五菓五菜平頭桌席。看畢。西門慶待茶。起身回話去了。到次日。撫按率領多官人馬。早迎到船上。張打黃旗。欽差二字。捧着勅書在頭裡走。地方統制。守禦。都監。團練。各衛掌印武官。皆戎服甲冑。各領所部人馬。圍隨。藍旗纓鎗。叉槊儀仗。擺數里之遠。黃太尉穿大紅五彩雙挂繡蟒。坐八擡八簇銀頂暖轎。張打茶褐傘。後邊名下執事人役。跟隨無數。皆駿騎咆哮。如萬花

之燦錦。隨路鼓吹而行。黃土墊道。雞犬不聞。樵採遁迹。人馬過東平府。進清河縣。縣官里壓壓跪於道傍迎接。左右喝叱起去。隨路傳報。直到西門慶家中大門首。教坊鼓樂。聲震雲霄。兩邊執事人役。皆青衣排伏。雁翅而列。西門慶青衣冠冕。望塵拱伺。良久人馬過盡。太尉落下轎進來。後面撫按率領大小官員。一擁而入。到於廳上。廳上又是箏蓁方響。雲璈龍笛鳳管。細樂响動。為首就是山東巡撫都御史侯濛。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參見太尉。還依禮答之。其次就是山東左布政龔共。左參政何其高。右布政陳四箴。右參政季侃。左參議馮廷鵠。右參議汪伯彥。廉訪使趙訥。採訪使韓文光。提學副使陳正彙。兵備副使雷啓元等。兩司官參見太尉。稍加優禮。及至東昌府徐崧。東平府胡

師文兗州府凌雲翼徐州府韓邦奇濟南府張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黃甲萊州府葉遷等八府官行廳參之禮太尉答以長揖而已至於統制制置守禦都監團練等官太尉則端坐各官聽其發放各人外邊伺候然後西門慶與夏提刑上來拜見獻茶侯巡撫宋巡按向前把盞下邊動鼓樂來與太尉簪金花捧玉斝彼此酬飲遞酒已畢太尉正席坐下撫按下邊主席其餘官員并西門慶等各依次第坐了教坊伶官遞上手本奏樂一應呈應彈唱隊舞四數各有節次極盡聲容之盛當筵搬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廚役割献燒鹿花猪百寶攢湯大飯燒賣又有四員伶官箏纂琵琶箜篌上來清彈小唱唱了一套南呂一枝花

官居八輔臣祿享千鍾近功存漢室百世名播萬年春拯溺亨迍惟治國安邦論調和鼎鼐持義節率忠貞都則待報主施恩乘賢烈秉正直也則是清慾化民

唱畢湯未兩陳樂已三奏下邊跟從執事官身人等宋御史委差兩員州官在西門慶捲棚內自有卓席管待守禦都監等官西門慶都安在前邊客位自有坐處黃太尉令左右拿十兩銀子來賞賜各項人役隨即看轎就要起身衆官再三款留不住都送出大門鼓樂笙簧迭奏兩街儀衛喧闐清蹕傳道人馬森列多官俱上馬遠送太尉悉令免之舉手上轎而去宋御史侯巡撫分付都監以下軍衛有司直護送至皇船上來回話卓面器皿答賀羊酒具手本差東平府知府胡師文與守禦周

秀。親送到船所交割明白。回至廳上。拜謝西門慶說。今日不當負累取擾華府。深感深感。分資有所不足。容當奉補。西門慶慌躬身施禮道。學生屢承教愛。累辱盛儀。日昨又蒙賻禮。些些小微物。何足挂齒。蝸居卑陋。猶恐有不到處。萬望公祖諒宥幸甚。朱御史謝畢。即令左右看轎與侯巡撫一同起身。兩司八府官員。皆拜辭而去。各項人役。一閧而散。西門慶回至廳上。將伶官樂人賞以酒食俱令散了。止留下四名官身小優兒伺候。廳內外各官桌面。自有本官手下人領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尚早。收拾家火停當。攢下四張桌席。使人請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傳自新甘出身韓道國賁四崔本及女婿陳經濟。從五更起來。各項照管辛苦。坐飲三杯。不一時衆人來到。吳大

舅與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居上坐。西門慶關席。衆夥計兩邊列坐。左右擺上酒來飲酒。伯爵道。哥今日落忙。黃太尉坐了多大一回。喜歡不喜歡。韓道國道。今日六黃老公公。見咱家酒席齊整。無箇不喜歡的。巡撫巡按兩位。甚是知感不盡。謝了又謝。伯爵道。若是第二家擺這席酒。也成不的。也沒咱家恁大地方。也沒府上這些人手。今日少說也有上千人進來。都要管待出去。哥就賠了幾兩銀子。咱山東一省也響出名去了。溫秀才道。學生宗主提學陳老先生也在這裡預席。西門慶問其故。溫秀才道。名陳正彙者。乃諫垣陳了翁先生乃郎。本貫河南鄄城縣人。十八歲科舉。中壬辰進士。今任本處提學副使。極有學問。西門慶道。他今年纔二十四歲。正說着。湯飯上來。衆人吃畢。西門

慶叫上四個小優兒。問道。你四人叫甚名字。答道。小的叫周采。梁鐸。馬真。韓畢。伯爵道。你不是韓金釧兒。一面韓畢跪下。說金釧兒玉釧兒都是小的妹子。西門慶問。你們吃了酒飯不曾。周采道。小的劉繞都吃個酒飯了。西門慶因一回想起李瓶兒來。今日擺酒。就不見他。分付小優兒。你每拿樂器過來。會唱洛陽花梁園月。不會。唱一個我聽。韓畢跪下。小的與周采記的。一面搊箏撥阮。板排紅牙。唱道。普天樂。

洛陽花。梁園月。好花須買。皓月須賒。花倚欄杆看爛熳開。月曾把酒問團圓夜。月有盈虧。花有開謝。想人生最苦離別。花謝了三春近也。月缺了中秋到也。人去了何日來也。

唱罷。應伯爵見西門慶眼兒酸酸的。便道。哥。別人不知你心。自

我畧知一二。哥教唱此詞。關係心間之事。莫非想起過世嫂子來。就如同連理枝。比目魚。今分爲兩下。心中甚不想念。西門慶看見後邊上來菓碟兒。叫應二哥。你只嗔我說。有他在。就是他經手整定。從他沒了。隨着丫鬟掇弄。你看都相甚模樣。好應口菜也沒一根我吃。溫秀才道。這等盛設。老先生中饋也不謂無人。足可以勾了。伯爵道。哥休說此話。你心間疼不過。便是這等說。恐一時冷淡了別的嫂子們心。這裡酒席上說話。不想潘金蓮在軟壁後聽唱。聽見西門慶說此話。走到後邊。一五一十告訴月娘。月娘道。隨他說去就是了。你如今却怎樣的。前日是不是他在時。卽許下把繡春教伏侍他。倒睜着眼和我叫。死了許多時兒。就分散他房裡丫頭。教我就一聲兒再沒言語。這兩日

你看他那媳婦子。和兩個丫頭。往的有些樣兒。我但開口。就說咱每擠撮他。金蓮道。娘。我也見這老婆。這兩日有些別改模樣的。怕這賊沒廉耻貨。鎮日在那屋裡纏了這老婆也不止的。我聽見說。前日與了他兩對簪子。老婆戴在頭上。拿與這個瞧。拿與那個瞧。月娘道。荳芽菜兒。有甚綑兒。衆人背地里都不做喜歡。正是。遺踪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牡丹。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地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照粉墻頭

畢竟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翟管家寄書致賻　黃真人煉度薦亡

八面明窓次第開　佇看環珮下瑤臺
閨門春色連新柳　山嶺寒梅帶早崖
影動梅梢明月上　風敲竹徑故人來
佳人留下鴛鴦錦　都付東君仔細裁

話說。西門慶。那日陪吳大舅。應伯爵。等。飲酒中間。因問韓道國。客夥中標船幾時起身。咱好收拾打包。韓道國道。昨日有人來會。也只在二十四日開船。西門慶道。過了二十念經打包便了。伯爵問。這遭起身那兩位去。西門慶道。三個人都去。明年先打發崔大哥。押一船杭州貨來。他與來保還往松江下五處置買

些些布貨來發賣。家中段貨紬綿都還有哩。伯爵道。哥主張極妙。
常言道。要的般般有。纔是買賣。說畢。巳至起更時分。吳大舅起
身說。姐夫你連日辛苦。俺每酒巳勾了。告回。你可歇息歇息。西
門慶不肯。還要留住。令小優兒奉酒唱曲。每人吃三鍾纔放出
門。西門慶賞了小優四人六錢銀子。再三不敢接。說宋爺出票
叫小的每來官身。如何敢受老爺重賞。西門慶道。雖然官差。此
是我賞你。怕怎的。四人方磕頭領去。不在話下。西門慶便歸後
邊歇去了。次日早起。往衙門中去。早有玉皇廟吳道官。差了一
個徒弟。兩名鋪排。來在大廳上。鋪設壇場。上安三清四御。中安
太乙救苦天尊。兩邊東嶽酆都。下列十王九幽。冥曹幽壤。監壇
神虎二大元帥。桓劉吳魯四大天君。太陰神后。七真玉女。倒真

懸司。提魂攝魄。一十七員神將。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
花燈燭。擺列的燦燦輝輝。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弔挂。
經筵羅列。幕走銷金。法鼓高張。朵彩雲鶴旋繞。西門慶來家看
見。心中大喜。打發徒弟鋪排齋食吃了。回廟中去了。隨即令溫
秀才寫帖兒。請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孟二舅。
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吳舜臣。許多親眷。并堂客。明日念經。家
中厨役落作。治辦齋供不題。次日五更。道衆皆挨門進城。到於
西門慶家。叫開門。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響樂。
諷誦諸經。敷演生神玉章。鋪排大門首挂起長旛。懸弔榜文。兩
邊黃紙門對一聯。大書東極垂慈仙識。乘晨而超登紫府。南丹
赦罪。淨魄受煉而逕上朱陵。榜上寫着。

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某坊居住。奉
道追修。孝夫信官西門慶。合家孝眷人等。即日皈誠。上干慈
造。意者伏爲室人李氏之靈。存日陽年二十七歲。先命辛未
相。正月十五日午時受生。大限於政和七年。九月十七日。丑
時分身故。伏以。伉儷情深。嘆鳳鸞之先別。閨門月冷。嗟琴瑟
以斷鳴。徒追悼以何堪。憶音容而緬想。光陰易逝。五七俄臨。
欲拔幽魂。敬陳丹悃。謹以今月二十日。伏延官道。爰就孝居。
建盟眞煉度齋壇。肅頒玉簡。演九轉生神寶範。奏啟瑯函。迓
獅馭以垂光。金燈破暗。降龍章而滅罪。鐵柱停酸。爰至深宵。
度綵橋而鳴玉珮。頻飡沆瀣。登碧落而謁金眞。伏願玉陛垂
慈。青宮降鑒。廣尊惻隱之仁。大賜提撕之力。亡魂早超逍遙

之境。滯爽咸登極樂之天。存歿眷屬。均沐休祥。愿親人等。同
登道岸。凡預薦修。悉希元化。故榜。　政和年。月。日榜。
上清大洞經籙。九天金闕大夫。神霄玉府上筆判。雷霆諸司
府院事。清微弘道。體玄養素。崇教高士。領太乙宮提點。皇壇
知磬。兼管天下道教事。高功黃元白奉行。
大廳經壇懸挂齋題二十字。大書。青玄救苦頒符告簡。五七轉
經水火煉度薦揚齋壇。即日黃眞人穿大紅。坐牙轎。繫金帶。左
右圍隨。儀從喧喝。日高方到。吳道官率衆接至壇所。行畢禮。
然後西門慶着素衣絰巾拜見。遞茶畢。洞案傍邊。安設經筵法
席。大紅銷金卓幃。粧花椅褥。二道童侍立左右。其人儀偉容
貌。戴玉冠。韜以烏紗。穿大紅斗牛衣服。靸烏[illegible]履。登文書之時。西

門慶偹金段一疋。金字登壇之時。換了九陽雷巾。大紅金雲白鶴法氅。與袖飛鬢。脚下白綾軟襪。朱紅登雲朝舄。朝外建天地亭。張兩把金傘蓋。金童揚旛。玉女散花。執幢捧節。監壇神將。三界符使。四直功曹。城隍社令。土地祇迎。無不畢陳。高功香案上列五式天皇號令。召雷皂纛。天蓬玉尺。七星寶劍。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齋意。齋官沐手上香。詞儀。二人飄手爐。向外三信禮。召請。然後高功繫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將。關發一應文書符命。啟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打動音樂。化財行香。西門慶與陳經濟。執手炉跟隨。排軍喝路。前後四把銷金傘。三對纓絡挑搭。孝眷列於大門首。孤魂棚建於街上。塲飯淨供委付四名排軍看守。行香回來。安請監齋壇已畢。在捲棚擺齋。那日

各親友街隣夥計。遞茶者絡繹不絕。西門慶悉令玳安王經收記。打發回盒人銀錢。早辰開啟。請三寶證盟。頒告符簡。破獄召亡。又動音樂。往李瓶兒靈前攝召引魂。朝參玉陛。傍設几筵。聞經悟道。高功搭高座。演九天生神經。焚燒太乙。東嶽。酆都。十王。冠帔雲馭。午朝高功冠裳。步罡踏斗。拜進朱表。逕達東極青宮。遣差神將。飛下羅酆。原來黃真人年約三旬。儀表非常。粧束起來。午朝拜表。儼然就是個活神仙。端的生成模樣。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如太華喬松。踏罡朱履步丹霄。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皓齒明眸。佩籙掌五雷之令。三島十洲。存性到洞天福地。出神游。高滄沉瀣。靜裡朝元。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

雲鶴背高。就是都仙太史臨凡世。廣惠眞人降下方。拜了表文。吳道官當壇頒生天寶籙神虎玉劄。行畢午齋。回來捲棚內擺齋。黃眞人前大棹面定勝。吳道官等。稍加差小。其餘散衆俱平頭卓席。黃眞人。吳道官。皆襯段尺頭。四位披花。四疋絲紬。散衆各布一疋。卓面俱令人擡送廟中。散衆各有手下徒弟收入箱中。不必細說。吃畢午齋。謝了西門慶。都往花園各亭臺洞內遊玩散食去了。一面收下家火。從新擺上下卓齋饌上來。請吳大舅等。衆親朋夥計來吃。正吃之間。忽報東京翟爺那里差人來下書。西門慶即出到廳上。請來人進入。只見是府前承差幹辦。青衣窄褖。萬字頭巾。乾黃靴。全付弓箭。向前施禮。西門慶答還下禮。那人向身邊取出書來。遞上書。內封折賻儀銀

十兩。問來人上姓。那人道。小人姓王名玉。蒙翟爺差遣送此書來。不知老爹這邊有喪事。要老爹書到京纔知道。西門慶問道。你安老爹書幾時到來。那人說。安老爹書十月纔到京。因催皇木一年已滿。陞都水司郎中。如今又奉勅修理河道。直到工完回京。西門慶問了一遍。即令來保廂房中管待齋飯。分付明日來討回書。那人問韓老爹在那里住。宅內稍信在此。小的見了還要赶往東平府下書去。西門慶即喚出韓道國來見那人。陪吃齋。食畢。同往家中去了。西門慶拆看書中之意。於是乘着喜歡。將書拿到捲棚內。教溫秀才看。說你照此修一封回書答他。就稍寄十方綢紗汗巾。十方綾汗巾。十副揀金挑牙。十個烏金酒杯。作回奉之禮。他明日就來取回書。溫秀才接過書來觀看。

其書曰。

寓京都眷生翟謙頓首書奉

即擢大錦堂西門四泉親家大人門下。自京邸執手話別之後。未得從容相敘。心甚歉然。其領教之意。生已與家老爺前悉陳之矣。迩者因安鳳山書到。方知矣。親家有鼓盆之嘆。但不能一弔爲悵。柰何柰何。伏望以禮節哀可也。外具賻儀。少表微忱。希笑納。又久仰貴任榮修德政。舉民有五袴之歌。境有三留之譽。今歲考績必有甄陞。昨日神運都功。兩次工上。生已對　老爺說了。安上親家名字。工完題奏必有恩典。親家必有掌刑之喜。夏大人年終類本。必轉京堂指揮列銜矣。謹此預報。伏惟高照。不宣。附云。此書可自省覽。不可使

聞之。於渠謹密。謹密。又云。楊老爺前月二十九日。卒於獄。

下書冬上澣具

却說溫秀才看畢。纔待袖。被應伯爵取過來觀看了一遍。還付與溫秀才收了。說道。老先生把回書千萬如意做好些。翟公府中人才極多。休要教他笑話。溫秀才道。貂不足。狗尾續學生匪才。焉能在班門中弄大斧。不過乎塞責而已。西門慶道。老先生他自有個主意。你這狗才曉的甚麼。須臾吃罷午齋。西門慶分付來典兒打發齋饌。送各親眷街隣家不題。秖安回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韓釧兒。洪四兒。齊香兒。六家香儀人情禮去。每家還答一疋大布。一兩銀子。後晌就叫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來伺候。良久。道衆陞壇發擂。上朝拜懺。觀燈解壇。

送聖。天色漸晚。及比設了醮。就有起更天氣。門外花大舅。被西
慶留下。已不去了。喬大戶。沈姨夫。孟二舅。告辭兒回家。止有吳
大舅。二舅。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常時節。并衆夥計在此晚夕
觀看水火煉度。就在大廳棚內搭高座。扎綵橋。安設水池火沼。
放擺斛食。李瓶兒靈位另有几筵幃幕。供獻齊整。傍邊一首魂
旛。一首紅旛。一首黃旛。上書制魔保舉。受煉南宮。先是道衆音
樂兩邊列坐。持節捧盂劍。四個道童侍立法座兩邊。黃眞人頭
戴黃金降魔冠。身披絳綃雲霞衣。登高座。口中念念有詞。音樂
止。二人執手炉宣偈云。

太乙慈尊降駕臨　夜壑幽關次第開
童子雙雙前引導　死魂受煉步雲階

黃眞人薰沐焚香。念曰。伏以。玄皇闡教。廣開度於冥途。正一垂
科。俾煉形而昇舉。恩沾幽爽。澤被飢噓。謹運眞香。志誠上請。東
極宮中大慈仁者。尋聲赴感太乙救苦天尊青玄九陽上帝。十
方救苦諸大眞人。天仙地仙。三界官屬。五岳。十五水府羅酆聖
衆。伏此眞香。來臨法會。伏望。獅座浮空。龍旂耀日。空青枝洒頻
除熱惱。甘露食味。廣濟孤噓。今則暫供几。告須符命。九幽滅罪。
能對停毆。切以。人處塵凡。日縈俗務。不知有死。惟欲貪生。鮮能
種於善根。多隨入於惡趣。昏迷弗省。恣慾貪嗔。將謂自己長存。
豈信無常易到。一朝傾逝。萬事皆空。業障纏身。冥司受苦。今奉
道伏爲亡過室人李氏靈魂。一棄塵緣。久淪長夜。若非薦援。於
愆辜。必致難逃於苦報。恭惟天尊號降億劫。氣應九陽。東好生

之仁政。尋聲之苦。洒甘露而普滋群類。放瑞光而遍燭昏衢。命
三官寬考較之條。詔十殿閻推研之筆。開囚釋禁。宥過解寃。各
隨符使盡出幽關。咸令登火池之沼。悉蕩滌黃華之形。庇得更
生俱歸道岸。高功念五厨經。變食神呪。散法食。聞天浮九炁。九
炁出乎太空之先。地凝九幽。九幽鬱於重陰之壘。九炁列正萬
物並受生成。所以爲天地之根。各受生於胞胎。賴三光而育養。
人之有死壞者。皆所以不能受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離
其本眞耳。若得還生。須得濯形於太陰。煉質於太陽。復受九炁
凝合。三元結成胞。乃可成形。匪仗太上之金科。玄元之秘旨。豈
可開度幽魂。全形復体。駕景朝元。制魔保舉。靈寶煉形眞符。謹
當宣奏。

太微廻黃旗　　無英命靈旛
攝召長夜府　　開度受生魂

道衆先將魂旛安於水池内焚。結靈符。換紅旛。次授火沼内焚
鬱儀符。換黃旛。高功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交煉。乃成眞
形。煉度畢。請神王冠帔。歩金橋。朝參玉陛。皈依三寶。朝玉清衆。
舉五供養。

道中尊。玉清王。溟涬無光包梵炁。萬象森羅一黍珠。死魂受
煉。受煉超仙界。　朝上清五供養
經中尊。上清王。赤明開圖推運極。元綱流演洞渺溟。死魂受
煉。受煉超仙界。　朝太淸五供養
師中尊。太淸王。道包天地。玄元始。歷刧度。出迷魂。死魂受煉。

超仙界。

高功日。既受三皈當宣九戒。

第一戒者。敬讓。孝養父母。第二戒者。克勤。忠於君王。

第三戒者。不殺。慈救衆生。第四戒者。不淫。正身處物。

第五戒者。不盜。推義損己。第六戒者。不嗔。兇怒凌人。

第七戒者。不詐。諂賊害善。第八戒者。不驕。傲忽至真。

第九戒者。不二。奉戒專一。汝當諦聽。戒之戒之。

九戒畢。

道衆舉音樂。宣念符命。并十類孤魂挂金索。

大慈仁者。救苦青玄帝。獅座浮空。妙化成神力。清淨斛食。不現焦面鬼。法界孤魂。來受甘露味。

北戰南征。貫甲披袍士。捨死忘生。報效於國家。砲响一聲。身臥沙場裡。陣亡孤魂。來受甘露味。

好兒好女。與人為奴婢。暮打朝喝。衣不遮身體。逐趕出門。纏臥長街內。餓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坐賈行商。僧道雲遊士。動歲經年。在外尋衣食。病疾臨身。旅店無依倚。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鬪惡爭強。枷鎖囹圄閉。斬絞凌遲。身喪長街裡。律有明條。犯了王法罪。刑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宿世冤仇。今世來相會。暗計陰謀。毒藥攝腸胃。九竅生烟。喪了身和體。藥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乳哺三年。父母恩難極。十月懷胎。坐草臨盆際。性命懸絲。子

毋歸陰世。產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急難顛危。受恐難迴避。私債官錢。逐日來催逼。自刎懸梁。斷
了三寸氣。屈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久病淹纏。氣蠱癱痨類。疥癩痰瘡。遍體膿腥氣。救水無親。醫
藥無調治。病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巨浪風濤。洪水滔天至。纜斷舟沉。身喪長江裡。回首家鄉。無
人稍書寄。溺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回祿風烟。一時難迴避。猛火無情。燒燬身和體。爛額焦頭。死
作烟薰鬼。焚死孤魂。來受甘露味。
附木精邪。無主魍魎輩。鱗介飛潛。莫不同生意。太上慈悲。廣
垂方便澤。十類孤魂。來受甘露味。

煉度已罷。黃真人下高座。道衆音樂。送至門外。化財焚燒箱庫。
回來。齋功圓滿。道衆都換了冠服。鋪排收捲道像。西門慶又早
大廳上。畫燭齊明。酒筵羅列。三個小優彈唱。衆親友都在堂前。
西門慶先與黃真人把盞。左右捧着一疋天青雲鶴金段。一疋
色段。十兩白銀。叩首回拜道。亡室今日已賴我師。經功救拔。得
遂超生。均感不淺。微禮聊表寸心。黃真人道。小道謬忝冠裳。濫
膺玄教。有何德以達人天。皆賴大人一誠感格。而尊夫人已駕
景朝元矣。此禮若受。實爲赧顔。西門慶道。此禮甚薄。有褻真人。
伏乞笑納。黃真人方令小童收了。西門慶遞了真人酒。又與吳
道官把盞。乃一疋金段。伍兩白銀。又是十兩經資。吳道官只受
了經資。餘者不肯受。說小道自愧效勞。誦經追拔夫人往生仙

界。以盡其心。受此經資。尚為不可。又豈當此盛禮乎。西門慶道。師父差矣。眞人掌壇。其一應文檢法事。皆乃師父費心。此禮當與師父酧勞。何為不可。吳道官不得巳。方領下。再三致謝。西門慶與道衆。遞酒巳畢。然後吳大舅應伯爵等上來。與西門慶散福遞酒。吳大舅把盞。伯爵執壺。謝希大捧菓。一齊跪下。伯爵道。兄為嫂子。今日做此好事。請得眞人在此。又是吳師父費心。方纔化財。見嫂子頭戴鳳冠。身穿素衣。手執羽扇。騎着白鶴。望空騰雲而去。此賴眞人追薦之力。哥的虔心。嫂子的造化。連我好不快活。于是滿斟一盃。送與西門慶。西門慶道。多蒙列位。連日勞神。言謝不盡。何敢當此盛意。說畢。一飲而盡。伯爵又斟一盞。說。哥吃酒。吃個雙盃。不要吃单盃。希大慌作遞一筯菜來吃了。

西門慶回敬衆人畢。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廚役上來割道。當夜在席前。猜拳行令。品竹彈絲。直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巳帶半酣。衆人方作辭起身而去。西門慶進來。賞小優兒三錢銀子。徃後邊去了。正是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有詩為証。

百年方誓日　一夕竟為雲
飛鳳金鈿落　翔鸞寶鏡分
趍生空自喜　長恨不勝情
盃物頻頻飲　愁懷且慙清

畢竟不知後項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西門慶書房賞雪　李瓶兒夢訴幽情

終日思卿不見卿　數聲寒角未堪聞
匣中破鏡收殘月　篋裡餘衣歛斷雲
寒雀疎枝栖不定　征鴻斷字嘆離群
玉釵敲斷心難碎　想豫傷心記未真

話說。西門慶歸後邊。辛苦的人。直睡至次日日色高。還未起來。有來興兒進來。說搭綵匠外邊伺候。請問拆棚。西門慶罵了來興兒幾句。說拆棚教他拆就是了。只顧問怎的。搭綵匠一面外邊七手八脚。卸下蓆繩松條。拆了。送到對門房子裡堆放。不題。玉簫進房。說天氣好不陰的重。西門慶令他向煖炕上取衣裳

穿。要起來。有吳月娘便說。你昨日辛苦了一夜。天陰。大曬回見
起來。慌的老早就扒起去做甚麼。就是今日不往衙門裡去。也
罷了。西門慶道。我不往衙門裡去。只怕翟親家那人來討書。好
打發回書與他。月娘道。既是恁說。你起去。我叫丫頭熬下粥等
你來吃。這西門慶也不梳頭洗臉。鬔頭披着絨衣。戴着毡巾。逕
走到花園裡藏春閣書房中。原來自從書童去了。西門慶就委
王經管花園。兩邊書房門鑰匙。春鴻便收拾打掃大廳前書房。
冬月間西門慶只在藏春閣書房中坐。那裡燒下的地炉煖炕。
地平上又安放着黃銅火盆。放下梅䅽月油单絹煖簾來。明間
內擺着夾枝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蘭。裡面筆硯瓶梅。
琴書消洒。床炕上茜紅毡條。銀花錦褥。枕橫鸂鶒。帳挂鮫綃。西

門慶摊在牀上。王經連忙向卓上象牙盒內。炷爇龍涎於流金
小篆內。西門慶使王經。你去叫來安兒。請你應二爹去。那王經
出來。分付來安兒請去了。只見平安走來。對王經說。小周兒在
外邊伺候。那王經走入書房。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叫進小周
兒來。磕了頭。說道。你來得好。且與我篦篦頭。捏捏身上。因說。你
怎一向不來。小周兒道。小的見六娘沒了。忙。沒曾來。西門慶於
是坐在一張醉翁椅上。打開頭髮。教他整理梳篦。只見來安兒
請的應伯爵來了。頭戴毡帽。身穿綠絨襖子。脚穿一雙舊皂靴。
棕套。掀簾子進來。唱喏。西門慶正篦頭。說道。不消聲喏。請坐。伯
爵拉過一張椅子來。就着火盆坐下了。西門慶道。你今日如何
這般打扮。伯爵道。你不知外邊飄雪花兒哩。好不寒冷。昨日家

去晚了。鷄也叫了。你還使出大官兒來拉俺。每就徒不的了。我見天陰上來。還付了個燈籠和他大舅一路家去了。今日扒不起來。不是來安兒去叫。我還睡哩。哥你好漢。還起的早。若着我成不的。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我怎得個心閒。自從發送他出去了。又亂着接黃太尉。念經。直到如今。心上是那樣不遂。今早房下說。你辛苦了。大睡回起去。我又記挂着。只怕翟親家人來討回書。又看着拆棚。二十四日又打發韓夥計。和小价起身。打包寫書帳。喪事費勞了人家。親朋罷了。士夫官員。你不上門謝謝孝。禮也過不去。伯爵道。正是我愁着哥謝孝。這一節。少不的也謝。只摘撥謝幾家要緊的。胡亂也罷了。其餘相厚若會見告過就是了。誰不知你府上事多。彼此心照罷。正說着。只見王

經撒簾子。畫童兒用彩漆方盒。銀廂雕漆茶鍾。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伯爵取過一盞。拿在手內。見白瀲瀲鵝脂一般。酥油飄浮乃盞內。說道。好東西。滚熱。呷在口裡。香甜美味。那消費力。幾口就呵沒了。西門慶直待篦了頭。又教小周兒替他取耳。把奶子放在卓上。只顧不吃。伯爵道。哥且吃些。不是。可惜放冷了。相你清辰吃恁一盞兒。倒也滋補身子。西門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會我吃粥罷。那伯爵得不的一聲。拿在手中。一吸而盡。畫童收下鍾去。西門慶取畢耳。又叫小周兒拿木滚子滚身上。行按摩導引之術。伯爵問道。哥滚着身子也通泰自在些麼。西門慶道。不瞞你說。相我晚夕身上常時發酸起來。腰背疼痛。不着這般按捏。通了不得。伯爵道。你這胖大身子。日逐吃

了這等厚味。豈無痰火。西門慶道。昨日任後溪常說。老先生雖
故身體魁偉。而虛之太極。送了我一罐兒百補延齡丹。說是林
眞人合與聖上吃的。教我用人乳。常清辰服。我這兩日心上亂
的。也還不曾吃。你每只說我身邊人多。終日有此事。自從他死
了。誰有甚麼心緒。理論此事。正說着。只見韓道國進來。作揖坐
下。說。剛纔各家多來會了。船已顧下。准在二十四日起身。西門
慶分付甘夥計。攢下帳目。兌了銀子。明日打包。因問。兩邊鋪子
裡賣下多少銀兩。韓道國說。共湊六千餘兩。西門慶道。兌二千
兩一包。着崔本往湖州買紬子去。那四千兩。你與來保往松江
販布。過年赶頭本船來。你每人先拿五兩銀子。家中收拾行李
去。韓道國。又一件。小人身從鄆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納官錢。如

何處置。西門慶道。怎的不納官錢。相來保一般。也是鄆王差事。
他每月只納三錢銀子。韓道國道。保官兒那個。虧了太師老爺
那邊文書上註過去。便不敢纏擾。小人此是祖役。還要勾當餘
丁。西門慶道。既是如此。你寫個揭帖。我央任後溪到府中。替你
和王奉承說。把你官字註銷。常遠納官錢罷。你每月只委付家
下一個的當人打米就是了。那韓夥計作揖謝了。伯爵道。哥你
這一替他處了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少頃。小周滚畢身上。西
門慶往後邊梳頭去了。分付打發小周兒吃了點心。良久西門
慶出來。頭戴白絨忠靖冠。身披絨氅。賞了小周三錢銀子。又使
王經。請你溫師父來。不一時溫秀才峩冠博帶而至。敘禮已畢。
左右放卓兒。拿粥上來。四碟小菜。一碗頓爛蹄子。一碗黃芽韭

炒驢肉。一碗鮓炒𩞄飩鷄。一碗頓爛鴿子雛兒。四甌軟稻粳米粥兒。安放四雙牙筯。伯爵與温秀才上坐。西門慶覿席。韓道國打横。西門慶分付來安兒。再取一盞粥。一雙快兒。請你姐夫來吃粥。不一時。陳經濟來到。頭戴孝巾。身穿白紬道袍。葱白段褩衣。蒲鞋絨襪。與伯爵等作揖。打横坐下。須臾吃了粥。收下家火去。韓道國起身去了。只有伯爵。温秀才在書房坐的。西門慶因問温秀才。書可寫了不曾。温秀才道。學生已寫稿在此。與老先生看過。方可謄眞。一面袖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看。其書曰。

寓清河眷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台下。自從京即邂逅。數語之後。不覺違越光儀。倏忽半載。生以不幸。閨人不禄。特蒙親家遠致賻儀。兼領誨教。足

見爲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踈陋之處。企仰門牆。有負薦拔耳。又頼在老翁鈞前。當爲錫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恋。伏惟炤亮。不宣。外具揚州綢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

西門慶看畢。即令陳經濟書房內取出人事來。同温秀才封了。將書謄付錦箋。彌封停當。御了圖書。另外又封五兩白銀。與下書人王玉。不在話下。一回見雪下的大了。西門慶留下温秀才在書房中賞雪。搽抹桌兒。拿上案酒來。只見有人在煖簾外探頭兒。西門慶問誰。王經說。鄭春在這裡。西門慶叫他進來。那鄭

春手內拿着兩個盒兒舉的高高的跪在當面上頭又閣着個小描金方盒兒西門慶問是甚麼鄭春道小的姐姐月姐知道昨日爹與六娘念經辛苦了沒甚麼送這兩盒兒茶食兒來與爹賞人揭開一盒菓餡頂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兒鄭春道此是月姐親手自家揀的知道爹好吃此物敬來孝順爹西門慶道昨日又多謝你家送茶今日你月姐費心又送這個來伯爵道好呀拿過來我正要嘗嘗死了我一個女兒會揀泡螺兒如今又是一個女兒會揀了先揑了一個放在口內又拈了一個遞與溫秀才說道老先兒你也嘗嘗吃了牙老重生抽胎換骨眼見稀奇物勝活十年人溫秀才呷在口內入口而化說道此物出于西域非人間可有沃肺融心實上方之佳味西門慶又問

那小盒兒內是什麼鄭春悄悄跪在西門慶根前揭開盒兒說此是月姐稍與爹的物事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搶過去打開是一方廻紋錦雙攔子細撮古碌錢同心方勝結穗挑紅綾汗巾兒裡面裹着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饞癆饞痞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勾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材或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不一時杯盤羅列篩上酒來纔吃了一廵酒玳安兒來說李智黃四關了

銀子。遞銀子來了。西門慶問。多少。玳安道。他說一千兩。餘者再一限遞來。伯爵道。你看這兩個天殺的。他連我也瞞了。不對我說。嗔道他昨日你這裡念經。他也不來。原來往東平府關銀子去了。你今收了。也少要發銀子出去了。這兩個光棍。他攬的人家債也多了。只怕往後。後手不接。昨日北邊徐內相。發恨要親往東平府自家抬銀子去。只怕他老牛箝嘴。箝了去。却不難爲哥的本錢了。西門慶道。我不怕他。我不管甚麽徐內相李內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廝提留在監裡坐着。不怕他不與我銀子。一面教陳經濟。你拿天平出去。收兑了他的。上了合同就是了。我不出去罷。良久陳經濟走來回話。說。銀子巳兑足一千兩。交入後邊大娘收了。黃四說。還要請爹出去說句話兒。西門慶道。你

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左右他只要搗合同的話。教他過了二十四日來罷。經濟道。不是。他有庄事兒要央煩爹。請爹出去親自對爹說。西門慶道。甚麽事。等我出去。一面走到廳上。那黃四磕頭起來。說。銀子一千兩。姐夫收了。餘者下単找還與老爹。有小人一庄事兒。今央煩老爹。說着磕在地下哭了。西門慶拉起來。端的有甚麽事。你說來。黃四道。小的外父孫淸。搭了個夥計馮二。在東昌府販綿花。不想馮二有個兒子馮淮。不守本分。要便鎖了門。出去宿娼。那日把綿花不見了兩大包。被小人丈人說了兩句。馮二將他兒子打了兩下。他兒子就和俺小舅子孫文相。廝打攘起來。把孫文相牙打落了一個。他亦把頭磕傷。被客夥中解勸開了。不想他兒子到家遲了半月。破傷風身死。他

丈人。是河西有名土豪白五。綽號白千金。專一與強盜作窩主。
教唆馮二具狀在巡按衙門。朦朧告下來。批雷兵備老爹問。雷
老爹又伺候皇船。不得閑。轉委本府童推官問。白家在童推官
處使了錢。教隣勸人供狀。說小人丈人在傍唱聲來。如今童推
官行牌來提俺丈人。望乞老爹千萬垂憐。討封書。對雷老爹說。
寧可監幾日。擡上文書去。還見雷老爹問。就有生路了。他兩人
厮打。委的不管小人丈人事。又係歇後身死。出于保辜限外。先
是他父馮二打來。何必獨賴在孫文相一人身上。西門慶看了
說帖。寫着東昌府。見監犯人孫清。孫文相。乞青目。因說雷兵備
前日在我這裡吃酒。我只會了一面。又不甚相熟。我怎好寫書
與他。那黃四就跪下。哭哭啼啼哀告。說。老爹若不可憐見。小的

丈人子父兩個就多是死數了。如今隨孫文相頭去罷了。只是
分豁小人外父出來。就是老爹莫大之恩。小人外父。今年六十
歲。家下無人。冬寒時月。再放在監裡就死罷了。西門慶沉吟良
久。說罷。我轉央鈔關錢老爹和他說說去。與他是同年。多是壬
辰進士。那黃四又磕下頭去。向袖中又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兒。
遞與西門慶。腰裡就解兩封銀子來。西門慶不接。說。我那裡要
你這行錢。黃四道。老爹不稀罕。謝錢老爹也是一般。西門慶道。
不打緊。事成我買禮謝他。正說着。只見應伯爵從角門首出來。
說。哥休替黃四哥說人情。他鬧時不燒香。忙時走來抱佛腿。昨
日哥這裡念經。連茶兒也不送。也不來走走兒。今日還來說人
情。那黃四便與伯爵唱喏。說道。好二叔。你老人家殺人哩。我因

這件事。整走了這半月。誰得閒來。昨日又去府裡與老爹領這銀子。今日李三哥起早打卯去了。我竟來老爹這裡交銀子。就央說此事。救俺丈人。老爹再三不肯收這禮物。還是不下顧小人。伯爵看見是一百兩雪花官銀。放在面前。因問。哥。你替他去說不說。西門慶道。我與雷兵備不熟。如今又轉央鈔關錢主政替他說去。到明日我買分禮謝老錢就是了。又收他禮做甚麼。伯爵道。哥。你這等就不是了。難說他來說人情。哥你賭出禮去謝人。也無此道理。你不收。恰是你嫌少的一般。倒難為他了。你依我收下他這個禮。雖你不稀罕。明日謝錢公又是一個樣兒。黃四哥在這裡聽着。看你外父和你小舅子造化。這一回求了書去。難得兩個多沒事出來。你老爹他恒是不稀罕你錢。你老

院裡老實大大擺一席酒。請俺每要一日就是了。黃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費心。小人擺酒不消說。還教俺丈人買禮來磕頭。酬謝你老人家。不瞞你。我為他爺見兩個這一場事。晝夜上下替他走跳。還尋不出個門路來。老爺再不可憐怎了。伯爵道。儍瓜你擄着他女兒。你不替他上緊。誰上緊。黃四道。房下在家只是哭。俺丈人便躲了。家中連送飯人也沒一個兒。當下西門慶被伯爵說着。把禮帖收了。禮物還令他拿回去。黃四道。你老人家沒見好大事。這般多計較。就往外走。伯爵道。你過來。我和你說。你書幾時要。黃四道。如今緊等着救命。老爹今日下顧有了書。差下人。明早我使小兒同去走遭。于是央了又央。差那位大官兒去。我會他會。西門慶道。我就替你寫書。因叫過玳安來。分付。

你明日就同黄大官一路去。那黄四見了玳安。辭西門慶出門。走到門首。問玳安要盛銀子搭連。玳安進入後邊月娘房裡。正與玉簫小玉裁衣裳。見玳安站着等要搭連。玉簫道。使着手。不得閒。賸教他明日來與他就是了。玳安道。黄四緊等着明日早起身東昌府去。不得來了。你賸賸與他罷。月娘便說。你拿與他就是了。只教人家等着。玉簫道。銀子還在牀地平上。掠着不是。走到裡間。把銀子往牀上只一倒。掠出搭連來。說。拿去了。怪囚根子。那個吃了他這條搭連。只顧立盯螞蝗的要。玳安道。人家不要。那好來後邊取來。于是拿出。走到儀門首。還抖出三兩一塊蔴姑頭銀子來。原來紙包破了。怎禁玉簫使性那一倒。漏下一塊在搭連底內。玳安道。且喜得我拾個白財。于是褪入袖中。

到前邊。遞與黄四搭連。約會下明早起身。且說西門慶回到書房中。即時教温秀才修了書。付與玳安不題。一面覷那門外雪紛紛揚揚。猶如風飄柳絮。亂舞梨花相似。西門慶另打開一罈雙料麻姑酒。教春鴻用布甑篩上來。鄭春在傍彈箏低唱。西門慶令他唱一套柳底風微。正唱着。只見琴童進來說。韓大叔教小的拿了這個帖兒與爹瞧。西門慶看了。分付你就拿往門外任醫官家。替他說說去。教他明日到府中。承奉處替他說說。註銷差事。琴童道。今日晚了。小的明早去罷。西門慶道。是了。不一時。來安兒用方盒拿了八碗下飯。一碗黄熬山藥鷄。一碗臊子韮。一碗山藥肉圓子。一碗頓爛羊頭。一碗燒猪肉。一碗肚肺羹。一碗血臟湯。一碗牛肚兒。一碗爆炒猪腰子。又是兩大盤玫瑰

鷄油盪麵蒸餅兒。連陳經濟共四人吃了。西門慶教王經拿盤兒拿兩碗下飯。一盤點心。與鄭春吃。又賞了他兩大鍾酒。鄭春跪禀。小的吃不的。伯爵道。傻孩兒。冷呵呵的。你爹賞你不吃。你哥他怎的吃來。鄭春道。小的哥吃的。小的本吃不的。伯爵道。你吃一鍾罷。那一鍾教王經替你吃。王經道。二爹。小的也吃不的。伯爵道。你這孩兒。你就替他吃些兒也罷。休說一個大分上。自古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一面站起來。說我好歹教你吃這一杯。那王經捏着鼻子。一吸而飲。西門慶道。怪狗材。小行貨子。他吃不的。只恁奈何他吃。還剩下半盞。教春鴻替他吃了。令他上來。排手唱南曲。西門慶道。咱每和溫老先兒行個令。飲酒之時。教他唱。便有趣。于是教王經取過骰盆兒。就是溫老先兒先起。溫

秀才道。學生豈敢僭。還從應老翁來。因問。老翁尊號。伯爵道。在下號南坡。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掃子掇出屎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縣倉墻底下。那裡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溫秀才笑道。此坡字不同。那潑字乃是點水邊之發。這坡字却是土字傍邊着個皮字。西門慶道。老先兒倒猜的着。他娘子鎮日着皮子纏着哩。溫秀才笑道。豈有此說。伯爵道。葵軒你不知道。他自來有些快傷叔人家。溫秀才道。自古言不褻不笑。伯爵道。老先兒悞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傷人。你就在手不勞謙遜。溫秀才道。擲出幾點。不拘詩詞歌賦。要個雪字上。就照依點數兒上。說過來。飲一小杯。說不過來。吃一大盞。當夜溫秀才擲

了個么點。說道學生有了雪殘鸂鶒亦多時。推過去。該應伯爵
行。擲出個五點來。伯爵想了半日。想不起來。說遍我老人家命
也。良久說道。可怎的也有了。說道雪裡梅花雪裡開。好不好。溫
秀才道。老翁說差了。犯了兩個雪字。頭上多了一個雪字。伯爵
道。頭上只小雪。後來下大雪來了。西門慶道。這狗材。单管胡說。
教王經斟上大鍾。春鴻拍手唱南曲駐馬廳。
寒夜無茶。走向前村覓店家。這雪輕飄僧舍。客酒歌樓。遙阻
歸槎。江邊乘興探梅花。庭中歡賞燒銀蠟。一望無涯。一望無
涯。有似灞橋柳絮。滿天飛下。
伯爵纔待拿起酒來吃。只見來安兒後邊拿了幾碟菓食。一碟
菓餡餅。一碟頂皮酥。一碟炒栗子。一碟晒乾棗。一碟榛仁。一碟

瓜仁。一碟雪梨。一碟蘋波。一碟風菱。一碟荸薺。一碟酥油泡螺。
一碟黑的團兒。用橘葉裹着。伯爵拈將起來。聞着噴鼻香。吃
之到口。猶如飴蜜。細甜美味。不知甚物。西門慶道。你猜。伯爵道。
莫非是糖肥皂。西門慶笑道。糖肥皂那有這等好吃。伯爵道。待
要說是梅稜丸。裡面又有胡兒。西門慶道。狗材過來。我說與你
罷。你做夢也夢不着。是昨日小价杭州船上稍來。名喚做衣梅。
都是各樣藥料。用蜜煉製過。滚在楊梅上。外用薄荷橘葉包裹。
纔有這般美味。每日清晨呷一枚在口內。生津補肺。去惡味。煞
痰火。解酒尅食。比梅蘇丸甚妙。伯爵道。你不說。我怎的曉的。因
說。溫老先兒。咱再吃個兒。教王經。拿張紙兒來。我包兩丸兒。到
家稍與你二娘吃。又拿起泡螺兒來。問鄭春。這泡螺果然是你

家月姐親手揀的。那鄭春跪下。說。二爹。莫不小的敢說謊。不知
月姐費了多少心。揀了這幾個兒來供孝順爹。伯爵道。可也虧
他。上頭紋溜就相螺螄兒一般。粉紅純白兩樣兒。西門慶道。我
兒此物。不免有使傷我心。惟有死了的六娘。他會揀。他沒了。如
今家中誰會弄他。伯爵道。我頭裡不說的。我愁甚麼。死了一個
女兒。會揀泡螺兒孝順我。如今又鑽出個女兒會揀了。偏你也
會尋。尋的多是妙人兒。西門慶笑的兩眼沒縫兒。赶着伯爵打。
說。你這狗材。单管只胡說。溫秀才道。二位老先生。可謂厚之至
極。伯爵道。老先兒。你不知。他是你小姪人家。西門慶道。我是他
家二十年舊孤老兒了。陳經濟見二人犯言。就起身走了。那溫
秀才只是掩口而笑。須臾伯爵飲過大鍾。次該西門慶擲骰兒。

于是擲出個七點來。想了半日。說。我打香羅帶一句。叫。東君去
意切。梨花似雪。伯爵道。你說差了。此在第八個字上了。且吃一
大鍾。于是流沿兒斟了一銀衢花鍾。放在西門慶面前。教春鴻
唱。說道。我的兒。你肚子裡。秦胡觧板兒能有幾句兒。春鴻又拍
手唱前腔。

四野彤霞。回首江山自占涯。這雪輕如柳絮。細似鵝毛。白勝
梅花。山前曲徑更添滑。村中魯酒偏增價。疊墜天花。疊墜天
花。濠平滿滿。令人驚訝。

看看飲酒至昏。掌燭上來。西門慶飲過。伯爵道。姐夫不在。溫老
先生。你還該完令。這溫秀才拿起骰兒。擲出個幺點。想了想。見
書房墻挂着一幅吊屏。泥金書一聯。風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

梅小院春。說了末後一句。伯爵道。不筭。不筭。不是你心上發出
來的。該吃一大鍾。春鴻斟上。那温秀才不勝酒力。坐在椅上。只
顧打盹起來。告辭。伯爵只顧留他不住。西門慶道。罷罷。老先兒
他斯文人。吃不的。令畫童兒。你好好送你温師父那邊歇去。温
秀才得不的一聲。作別去了。伯爵道。今日葵軒不濟。吃了多少
酒兒就醉了。于是又飲勾多時。伯爵起身。說地下黑。我也酒勾
了。因說。哥。明日你早教玳安替他下書去。西門慶道。你不見。我
交與他書。明日早去了。伯爵掀開簾兒。見天陰。地下滑。旋要了
個燈籠。和鄭春一路去。西門慶又與了鄭春五錢銀子。盒內回
了一碟衣梅。稍與他姐姐鄭月兒吃。臨出門。西門慶因戲伯爵。
你哥兒兩個好好去。伯爵道。你多說話。父子上山。各人努力。好

不好。我如今就和鄭月兒。那小淫婦兒答話去。說着。琴童送出
門去了。西門慶看收了家火。扶着來安兒。打燈籠入角門。從潘
金蓮門首所過。見角門關着。悄悄就往李瓶兒房門首彈了彈
門。有綉春開了門。來安就出去了。西門慶進入明間。見李瓶兒
影。問供養了羮飯不曾。如意兒就出來應道。剛纔我和姐供養
了。西門慶入房中。椅上坐了。迎春茶來吃了。西門慶令他解衣
帶。如意兒就知他在這房裡歇。連忙收拾伸鋪。用湯婆熨的被
窩暖洞洞的。打發他歇下。綉春把角門閂了。都在明間地平上
支着板櫈。打鋪睡下。西門慶要茶吃。兩個已知科範。連忙攛掇
奶子進去和他睡。老婆脫了衣服。鑽入被窩內。西門慶乘酒興
服了藥。那話上使了托子。老婆仰臥炕上。架起腿來。極力鼓搗。

沒高低搧磞搧磞的老婆舌尖氷冷淫水溢下口中呼達達不絕夜靜時分其聲遠聆數室西門慶見老婆身上如綿瓜子相似用一雙胳膊摟着他令他蹲下身子在被窩內咂髭老婆無不曲体承奉西門慶說我兒你原來身體皮肉也和你娘一般白淨我摟着你就如同和他睡一般你須用心伏侍我我看顧你老婆道爹沒的說將天比地折殺奴婢拿甚麼比娘奴婢男子漢已沒了早晚爹不嫌醜陋只看奴婢一眼兒就勾了西門慶便問你年紀多少老婆道我今年属兎的三十一歲了西門慶道你原來小我一歲見他會說話兒枕上又好風月早辰起來老婆先起來伏侍拿鞋襪打發梳洗極盡慇懃把迎春綉春打靠後又問西門慶討慈白紬子做披袄兒與娘穿孝西門

慶一一許他教小厮舖子裡拿三疋慈白紬來你每一家裁一件以此見他兩三次打動了心瞞着月娘背地銀錢衣服首飾甚麼不與他次日潘金蓮就打聽得知西門慶在李瓶兒房內和奶子老婆睡了一夜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大姐姐你不說他幾句賊沒廉耻貨昨日悄悄鑽到那邊房裡與老婆歇了一夜餓眼見瓜皮甚麼行貨子好的歹的攬搭下不明不暗到明日弄出個孩子來算誰的又相來旺兒媳婦子往後教他上頭上臉甚麼張致月娘道你每只要栽派教我說他要了死了的媳婦子你每背地多做好人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我如今又做傻子哩你每說只顧和他說我是不管你這閑帳金蓮見月娘這般說一聲兒不言語走回房去了西門慶起早見天晴

了。打發玳安往錢主事處下書去了。往衙門回來。平安兒來稟。翟爹人來討回書。西門慶打發去訖。因問那人。你怎的昨日不來取。那人說。小的又往巡撫侯爺那裡下書來。擔閣了兩日。說畢。領書出門。西門慶吃了飯。就過對門房子裡。看着兌銀。打包。寫書帳。二十四日燒帋。打發夥計。崔本。來保。并後生榮海。胡秀。五人起身往南邊去。寫了一封書。稍與苗小湖。就寫他重禮。看看過了二十五六。西門慶謝畢孝。一日早辰在上房吃了飯坐的。月娘便說。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後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送了。西門慶道。怎的不進。于是分付來興。買兩隻燒鵝。一副豕蹄。四隻鮮鷄。兩隻燻鴨。一盤壽麵。一套緋花段子衣服。兩方銷

金汗巾。一盒花翠。寫帖兒教王經送去。這西門慶分付畢。就往前邊花園藏春閣書房中坐的。只見玳安下了書回來回話。說錢老爹見了爹帖子。隨即寫書。差了一吏。同小的和黃四兒子。到東昌府兵備道下與雷老爹。老爹旋行牌問童推官催文書。連犯人提上去。從新問理。連他家兒子孫文相都開出來。只追了十兩燒理錢。問了個不應罪名。杖七十。罰贖。復又到鈔關上回了錢老爹話。討了回帖。纔來了。西門慶見玳安中用。心中大喜。拆開回帖觀看。原來雷兵備回錢主事帖子。多在裡面。上寫道。

來諭悉已處分。但馮二已曾責子在先。何况與孫文相忿毆。彼此俱傷。歇後身死。又在保辜限外。問之抵命。難以平允。量

追燒埋錢十兩。給與馮二。相應發落。謹此回覆。下書年侍生
雷起元再拜。
西門慶看了歡喜。因問。黃四舅子在那裡。玳安道。他出來。都往
家去了。明日同黃四來與爹磕頭。黃四丈人與了小的一兩銀
子。西門慶分付。買鞋脚穿。玳安磕頭而出。西門慶就摊在牀炕
上眠着了。王經在卓上小篆内炷了香。悄悄出來了。良久忽聽
有人掀的簾兒响。只見李瓶兒驀地進來。身穿糝紫衫。白絹裙。
亂挽烏雲。黃懨懨面容。向牀前叫道。我的哥哥。你在這裡睡哩。
奴來見你一面。我被那厮告了我一狀。把我監在獄中。血水淋
漓。與穢汚在一處。整受了這些時苦。昨日蒙你堂上說了人情。
減了我三等之罪。那厮再三不肯。發恨還要告了來拿你。我待

要不來對你說。誠恐你早晚暗遭他毒手。我今尋安身之處去
也。你須防範來。沒事少要在外吃夜酒。往那去。早早來家。千萬
牢記奴言。休要忘了。說畢。二人抱頭放聲而哭。西門慶便問。姐
姐。你往那去。對我說。李瓶兒頓脫撒手。却是南柯一夢。西門慶
從睡夢中直哭醒來。看見簾影射入書齋。正當卓午。追思起。由
不的心中痛切。正是。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有詩
為証。

殘雪初晴照紙窗　地爐灰燼冷侵牀
個中邂逅相思夢　風撲梅花斗帳香

不想早辰送了喬親家禮。喬大戶娘子。使了喬通來送請帖兒。
請月娘衆姊妹。小厮說。爹在書房中睡哩。都不敢來問。月娘在

後邊晉待喬通。潘金蓮說。拿帖兒等我問他去。于是驀地進書房。上穿黑青廻紋錦對衿衫兒。泥金眉子。一溜摟五道金。三川鈕扣兒。下着紗裙。內襯潞紬裙。羊皮金滾邊。面前垂一雙合歡鮫綃鷺鷥帶。下邊尖尖趫趫錦紅膝褲。下顯一對金蓮。頭上寶髻雲鬟。打扮如粉粧玉琢。耳邊帶着青寶石墜子。推開書房門。見西門慶拯着。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說我的兒。獨自個自言自語。在這裡做甚麼。嗔道不見你。原在這裡好睡也。一面說話。口中磕瓜子兒。因問西門慶。眼怎生揉的恁紅紅的。西門慶道。我控着頭睡來。婦人道。倒只相哭的一般。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平白怎的哭。金蓮道。只怕你一時想起甚心上人兒來是的。西門慶道。沒的胡說。有甚心上人。心下人。金蓮道。李瓶兒是心上

的。奶子是心下的。俺每是心外的人。入不上數。西門慶道。誰小淫婦兒。又六說白道起來。因問。我和你說正話。前日李大姐裝椁。你每替他穿了甚麼衣服在身底下來。金蓮道。你問怎的。西門慶道。不怎的。我問聲兒。金蓮道。你問必有個緣故。上面他穿兩套遍地金段子衣服。底下是白綾襖。黃紬裙。貼身是紫綾小襖。白絹裙。大紅段小衣。西門慶點了點頭兒。金蓮道。你做獸醫二十年。猜不着驢肚裡病。你不想他。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纔方夢見他來。金蓮道。夢是心頭想。嚔噴鼻子癢。饒他死了。你還這等念他。相俺多是可不着你心的人。到明日死了。苦惱。也沒那人想念。此是想的你這心裡胡油油的。西門慶向前一手摟過他脖子來。就親了個嘴。說怪小油嘴。你有這些賊嘴賊舌的。

金蓮道。我的兒老娘猜不着你那黃貓黑尾的心兒。一面把磕了的瓜子仁兒滿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咂了一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身邊蘭麝襲人。西門慶。于是淫心輙起。摟他在牀上坐。他便仰靠梳背。露出那話來。教婦人品簫。婦人真個低垂粉項。吞吐裹沒。往來鳴咂有聲。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着翠梅花鈿兒。後鬢上珠翹錯落。與不可遏。正做到美處。忽聽來安兒隔簾說。應二爹來了。西門慶道。請進來。慌的婦人沒口子叫。來安兒賊。且不要叫他進來。等我出去着。來安兒道。進來了。在小院內。婦人道。還不去教他躲躲兒。那來安兒走去說。二爹且閃閃兒。有人在屋裡。這伯爵便走松墻傍邊。看雪培竹子。王經掀着軟簾。只聽裙子响。金蓮一溜

烟後邊走了。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伯爵進來。見西門慶唱喏坐下。西門慶道。你連日怎的不來。伯爵道。哥。惱的我要不的。在這裡。西門慶問道。又怎的惱你。我告說。伯爵道。不告你說。緊自家中沒錢。昨日俺房下。那個平白又桶出個孩兒來。但是人家白日裡還好撾撓。半夜三更房下又七痛八病。少不得扒起來。收拾草紙被褥。陸續看他叫老娘去。打緊應寶又不在家。俺家兒使了他往庄子上馱草去了。百忙撾不着個人。我自家打着燈籠叫了巷口兒上鄧老娘來。及至進門。養下來了。西門慶問。養個甚麼。伯爵道。養了個小廝。西門慶罵道。傻狗材。生了兒子。倒不好。如何反惱。是春花兒那奴才生的。伯爵笑道。是你春姨人家。西門慶道。那賊狗攮腿的奴才。誰教你

要他來。叫叫老娘還抱怨。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時月。比不的你每有錢的人家。家道又有錢。又有若大前程官職。生個兒子上來。錦上添花。便喜歡。俺如今自家還多着個影兒哩。家中一窩子人口要吃穿盤攪。自這兩日媒。巴劫的魂也沒了。應寶逐日該操。當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裡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發出去了。天理在頭上。多虧了哥。你眼兒的這第二個孩子。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歲。昨日媒人來討帖兒。我說早哩。你且去着。緊自焦的魂也沒了。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那黑天摸地。那裡活變錢去。房下見我抱怨。沒計奈何。把他一根銀揷兒與了老娘。發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滿月拿甚麼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裡且住幾日去

罷。西門慶笑道。你去了。好了。和尚却打發來。好趕熱被窩兒。你這狗才。到底占小便益兒。又笑了一回。那應伯爵故意把嘴谷都着。不做聲。西門慶道。我的兒。不要惱。你用多少銀。一對我說。等我與你處。伯爵道。有甚多少。西門慶道。也勾你攪纏足的。到其間不勾了。又拿衣服當去。伯爵道。哥若肯下顧。二十兩銀子就勾了。我寫個符兒在此。費煩的哥多了。不好開口的。也不敢嗔數兒。隨哥尊意便了。那西門慶也不接他文約。說。沒的扯淡。朋友家什麼符兒。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茶進來。西門慶叫小廝。你放下盞兒。喚王經來。不一時。王經來到。西門慶分付。你往後邊。對你大娘說。我裡間牀背閣上。有前日巡按宋老爹擺比兩封銀子。拿一封來。王經應諾。去不多時。拿銀子來。西門慶就

逓與應伯爵。說這封五十兩。你多拿了使去。省的我又拆開他。原封未動。你打開看看。伯爵道。忒多了。西門慶道。多的你收着。眼下你二令愛不大了。你可也替他做些鞋脚衣裳。到滿月也好看。伯爵道。哥說的是。將銀子拆開。都是兩司各府傾就分資。三兩一定。松紋足色。滿心歡喜。連忙打恭致謝。說道。哥的盛情誰肯。眞個不收符兒。西門慶道。傻孩兒。誰和你一般計較。左右我是你老爺老娘家。不然你但有事來。就來纏我。這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自是咱兩個分養的。寔和你說過了。滿月把春花兒那奴才叫了來。且答應我些時兒。只當利錢不筭發了眼。伯爵道。你春姨這兩日瘦的相你娘那樣哩。不說兩個在書房中說話。伯爵因問。黃四丈人那事怎樣了。西門慶把玳安徃返的

爭告說了一遍。錢龍野書到。雷兵備旋行牌提了犯人上去。從新問理。把孫文相父子兩個都開出來了。只認十兩燒埋錢。打了杖罪沒事了。伯爵道。造化他了。他就點着燈兒。那裡尋這人情去。你不受他的。乾不受他的。雖然你不希罕。留送錢大人也好。別要饒了他。教他好歹擺一席大酒。裡邊請俺每坐一坐。你不說。等我和他說。饒了他小舅一個死罪。當別的小可事兒。這裡說話。且說月娘在上房。拿銀子與王經出來。只見孟玉樓走入房來。說他兄弟孟銳。在韓姨夫那裡。如今不久又起身。徃川廣販雜貨去。今來辭辭他爹。在我屋裡坐着哩。爹在那裡。姐姐使個小厮對他爹說聲兒。月娘道。他在花園書房。和應二坐着哩。又說請他爹哩。頭裡潘六姐倒請的好他爹。喬通送帖兒來。

等着問他爹去。就討他個話兒。到明日咱每好收拾了去。我便
把喬通留下。打發吃茶。長等短等不見來。熬的喬通也去了。半
日只見他從前邊走將來。教我問他。你對他說了不曾。他沒的
話說。噦。我就忘了。和他說一回。應二來了。我就出來了。誰得久
停久住。和他說話來。帖子還袖在袖子裡。交我說。脆幇根兒咬。
早是沒甚緊勾當。教人只顧等着。你原來恁個沒尾八行貨子。
不知在前頭幹甚麼營生。那半日纔進來。恰好還不曾說。乞我
訌了兩句。往前去了。少頃來安進來。月娘使他請西門慶。說孟
二舅來了。西門慶便起身。留伯爵。你休去了。我就來。走到後邊。
月娘先把喬家送帖來請說了。西門慶說。那日只你一人去罷。
熱孝在身。莫不一家子都出來。月娘說。他孟二舅來辭辭你。一

兩日起身往川廣去也。在那邊屋裡坐着哩。又問。頭裡你要那
封銀子與誰。西門慶悉把應二哥房裡春花兒。昨晚生了個兒
子。問我借幾兩銀子使。告我說。他第二個女兒又大。愁的要不
的。借助幾兩銀子使罷了。月娘道。好好他恁大年紀。也纔見這
個兒子。應二嫂不知怎的喜歡哩。到明日。咱也少不的送些粥
米兒與他。西門慶道。這個不消說。到滿月。不要饒花子。奈何他
好歹發帖兒請你們。往他家走走去。就瞧瞧春花兒怎麼模樣。
月娘笑道。左右和你家一般樣兒。也有鼻兒。有眼兒。莫非別些
兒。一面使來安下邊請孟二舅來。不一時。玉樓同他兄弟來拜
見。叙禮已畢。西門慶陪他叙了回話。讓至前邊書房內。與伯爵
相見。分付小廝後邊看菜兒。于是放卓兒餚酒上來。三人飲酒。

西門慶教再取雙鍾筯。對門請温師父。陪你二舅坐。來安不一時回說。温師父不在。望倪師父去了。西門慶說。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來。與二舅見了禮。打横坐下。西門慶問二舅幾時起身。去多少時。孟銳道。出月初二日准起身。定不的年歲。還到荆州買紙。川廣販香蠟。着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來打水路。從峽江荆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伯爵問。二舅貴庚多少。孟銳道。在下虗度二十六歲。伯爵道。虧你年小小的。曉的這許多江湖道路。似俺每虗老了。只在家裡坐着。須臾添換上來。杯盤羅列。孟二舅吃至日西時分。告辭去了。西門慶送了回來。還和伯爵吃了一回。只見買了兩座等庫來。西門慶委付陳經濟裝庫。問月娘尋出

李瓶兩套錦衣。攪金銀錢紙。裝在庫內。因向伯爵說。今日是他六七。不念經。替他燒座庫兒。伯爵道。好快光陰。嫂子又早沒了個半月了。西門慶道。這出月初五日。是他斷七。少不的替他念個經兒。伯爵道。這遭哥念佛經罷了。西門慶道。大房下說。他在時。因生小兒。許了些血盆經懺。許下家中走的兩個女僧。做首座。請幾衆尼僧。替他禮拜幾卷懺兒。說畢。伯爵見天晚。說道。我去罷。只怕你與嫂子燒紙。又深深打恭。說。蒙哥厚情。死生難忘。西門慶道。難忘不難忘。我兒。你休推夢裡睡哩。你衆娘到滿月那日。買禮多要去哩。伯爵道。又買禮做甚。我就頭着地。好歹請衆嫂子。到寒家光降光降。西門慶道。到那日。好歹把春花兒那奴才。收拾起來。牽了來我瞧瞧。伯爵道。你春姨他說來。有了兒

子。不用着你了。西門慶道。別要慌。我見了那奴才。和他答話。伯爵伴長笑的去了。西門慶。令小廝收了家火。走到李瓶兒房裡。陳經濟和玳安已把庫裝封停當。那日玉皇廟。永福寺。報恩寺。多送疏。道家是寶肅昭成眞君像。佛家是冥府第六殿變成大王。門外花大舅家。送了一盒担食。十分冥紙。吳大舅子家。也是如此。西門慶。看着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熱上香燭。使綉春請了後邊吳月娘衆人來。西門慶與李瓶兒燒了帋。擡出庫去。教經濟看着大門首焚化。不在話下。正是。

芳魂料不隨灰死　再結來生未了緣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鄭月兒賣俏透密意　玳安殷懃尋文嫂

雪壓殘紅一夜凋　曉來簾外正飄飄
數枝翠葉空相對　萬片香魂不可招
長樂夢回春寂寂　武陵人去水迢迢
欲將玉笛傳遺恨　若被東風透綺寮

話說。西門慶與李瓶兒燒帋罷。歸潘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先是應伯爵家送喜麵來。落後黃四領他小舅子。孫文相。宰了一口猪。一罈酒。兩隻燒鵝。四隻燒鷄。兩盒菓子。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再三不受。黃四打旋磨兒跪着。說蒙老爹活命之恩。救出孫文相來。舉家感激不淺。今無甚孝順。些微薄禮。與老

爹賞人罷了。如何不受推阻了半日。西門慶。止受猪酒。留下送你錢老爹也是一樣。黃四道。旣是如此。難爲小人。一點窮心。無處所盡。只得把羮菓擡回去。又請問老爹。幾時閑暇。小人問了應二叔。裡邊請老爹坐坐。西門慶道。你休聽他哄你哩。又費煩你。不如不年下了。那黃四和他小舅子。千恩萬謝出門。這裡西門慶賞拾盒錢。打發去訖。到十一月初一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回來。又往李知縣衙內吃酒去。月娘獨自一人。素粧打扮。坐轎子。往喬大户家。與長姐做生日。都不在家。到後𢈔有庵裡薛姑子聽見月娘許下他到初五日李瓶兒斷七。教他請八衆尼僧。來家念經。拜血盆懺。于是悄悄瞞着王姑子。買了兩盒禮物來見月娘。月娘不在家。李嬌兒孟玉樓。留下他陪他吃茶。說大姐

姐不在家。往喬親家與長姐做生日去了。你須等他來見他。他還和你說話。好與你寫法銀子。那薛姑子就坐住了。潘金蓮因想着玉簫告他說。月娘吃了他的符水藥。纔坐了胎氣。自從李瓶兒死了。又見西門慶在他屋裡。把奶子也要了。恐怕一時奶子養出孩子來。攙奪了他寵愛。于是把薛姑子。讓到前邊他房裡無人處。悄悄央薛姑子。與他一兩銀子。替他配坐胎氣符藥吃。尋頭男衣胞。不在話下。到晚夕等的月娘來家。留他住了一夜。次日問西門慶討了五兩銀子。經錢寫法與他。這薛姑子就瞞着王姑子。大師父。不和他說。到初五日。早請了八衆女僧。在花園捲棚內。建立道場。各門上貼歡門吊子。諷誦華嚴金剛經咒。禮拜血盆寶懺。洒花米。轉念三十五佛明經。晚夕設放焰口。

施食。那日請了吳大妗子。花大嫂。官客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吃齋。尼僧也不打動法事。只是敲木魚。擊手磬。念經而已。那日伯爵領了黃四家人具帖。初七日在院中。和愛月兒家置酒。請西門慶。西門慶見帖兒笑了說。我初七日不得閒。張西村家吃生日酒。倒是明日空閒。問還有誰。伯爵道。再沒人。只請了我李三哥相陪。又費事叫了四個女兒唱西廂記。西門慶分付與黃四家人齋吃了。打發回去。伯爵便問黃四。那日買了分甚麼禮來謝你。西門慶。如此這般。我不受他的。再三磕頭禮拜。我只受了猪酒。添了兩疋白鵰紵絲。兩疋京段。五十兩銀子。謝了龍野錢先生。伯爵道。哥你不接錢。儘勾了。這個是你落得的。少說四疋尺頭。值三十兩銀子。那二十兩。那裡尋這分上去。便益了他救

了他父子二人性命。當日坐至晚夕方散。西門慶向伯爵說。你明日還到這邊。伯爵說。我知道。作別去了。八衆尼僧。直亂到一更一時分。方纔道場圓滿。焚燒箱庫散了。至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且說王姑子。打聽得知。大清早晨。走來西門慶家。說薛姑子攬了經去。要經錢。月娘怪他。你怎的昨日不來。他說你往王皇親家做生日去了。王姑子道。這個就是薛家老淫婦的鬼。他對着我說。咱家挪了日子。到初六念經。經錢他多拿的去了。一些兒不留下。月娘道。這咱[illegible]未曾念經。經錢寫法。都找完了與他了。早是我還與你留下一疋襯錢布在此。教小玉連忙擺了些昨日剩下的齋食。與他吃了。把與他一疋藍布。這王姑子。口裡喃喃吶吶。罵道。我教這老淫婦獨吃。他印造經。轉了

六娘許多銀子。原說。這個經兒。咱兩個使。你又獨自掉攬的去了。月娘道。老薛說你接了六娘血盆經五兩銀子。你怎的不替他念。王姑子道。他老人家五七時。我在家請了四位師父念了半個月哩。月娘道。你念了。怎的挂口兒不對我題。你就對我說。我還送些襯施兒與你。那王姑子便一聲兒不言語。訕訕的坐了一回。往薛姑子家攘去了。看官聽說。似這樣緇流之輩。最不該招惹他。臉雖是尼姑臉。心同淫婦心。只是他六根未淨。本性欠明。戒行全無。廉恥已喪。假以慈悲爲主。一味利慾是貪。不管墮業輪廻。一味眲下快樂。哄了些小門閨怨女。念了些大戶動情妻。前門接施主檀那。後門丟胎卵濕化。姻緣成好事。到此會佳期。有詩爲証。

佛會僧尼是一家。法輪常轉度龍華。
此物只好圖生育。枉使金刀剪落花。

却說。西門慶從衙門中回來。吃了飯。應伯爵又早到了。盔的新叚帽。沉香色襪褶。粉底皂靴。向西門慶聲喏。說這天也有晌午。咱也好去了。他那裡使人邀了好幾遍了。休要難爲人家。西門慶道。咱今邀葵軒走走。使王經往對過請你溫師父來。王經去不多時。回說。溫師父不在家。望朋友去了。畫童兒請去了。伯爵便說。咱等不的。他秀才家。赤道有要沒緊。望朋友。多咱來。倒沒的悞了勾當。西門慶分付琴童。備黃馬與應二爹騎。伯爵道。我不騎。你依我。省的搖鈴打鼓。我先走一步兒。你坐轎子慢慢來就是了。西門慶道。你說的是。你先行罷。那伯爵舉手。先走了。西

門慶分付玳安琴童四個排軍收拾下暖轎跟隨纔待出門忽平安兒慌慌張張從外拿着雙帖兒來報說工部安老爹來拜。先差了個吏送帖兒後邊走着便來也慌的西門慶分付家中厨下看飯使來興兒買攢盤點心伺候良久安郎中來跟從許多人西門慶冠冕出來迎接安郎中穿着粧花雲鶴補子員領起花萌金帶進門拜畢分賓主坐定左右拿茶上來茶罷敘其間濶之情西門慶道老先生榮擢失賀心甚缺然前日蒙賜華扎厚儀生正值喪事匆匆未及奉候起居為歉安郎中道學生有失吊問罪罪生到京也曾道達雲峯未知可有禮到否西門慶道正是又承翟親家遠勞致賻安郎中道四泉已定今歲恭喜在即西門慶道在下才微任小豈敢過于非望又說老先生

此今榮擢美差足展雄才大畧河治之功天下所仰安郎中道蒙四泉過譽一介寒儒叨承科甲處在下僚若非蔡老先生擡舉備員冬曹謬典水利奔來湖湘之間一年以來王事匆匆不暇安跡今又承命修理河道況此民窮財盡之時前者皇船載運花石毀閘折壩所過倒懸公私困弊之極而今瓜州南旺沽頭魚臺徐沛呂梁安陵濟寧宿遷臨清新河一帶皆毀壞廢圮南河南徙淤沙無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賊盜梗阻財用匱乏大覃神輸鬼沒之才亦無如之何矣西門慶道老先生自有才猷展布不日就緒必大陞擢矣因問老先生勑書上有期限否安郎中道三年欽限河工完畢聖上還要差官來祭謝河神說話中間西門慶令放卓兒安郎中道學生實告還要往

黄泰宇那裡拜拜去。西門慶道。既如此。少坐片時。教跟從者吃些點心。不一時。放了卓。就是春盛案酒。一色十六碗。多是頓爛下飯。鷄蹄鵝鴨。鮮魚羊頭。肚肺血臟。鮮湯之類。純白上新軟稻粳飯。用銀厢甌兒盛着。裡面沙糖榛松瓜仁拌着飯。又小金鍾。暖斟來釀下人。俱有攢盤點心酒肉。安郎中席間。只吃了三鍾。就告辭起身。說學生容日再來請教。西門慶款留不住。送至大門首。上轎而去。回到廳上。解去了冠帶。換了巾幘。止穿紫絨獅補直身。使人問溫師父來了不曾。玳安回說。温師父未回家哩。有鄭春和黄四叔家來定兒來邀。在這裡半日了。西門慶即出門上轎。左右跟隨。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來。比及進院門。架兒門頭都躲過一邊。只該日俳長兩邊站立。不敢跪接。鄭春與來

定兒先通報去了。應伯爵正和李三打雙陸。聽見西門慶來。連忙收拾不及。鄭愛月兒。愛香兒。戴着海獺臥兎兒。一窩來杭州攢翠重梅鈿兒。油頭粉面。打扮的花仙也似的。都出來門首。迎接。西門慶下了轎。進入客位內。西門慶分付。不消吹打。止住鼓樂。先是李三黄四兒。畢禮數。然後鄭家鴇子出來拜見了。纔是愛月兒姊妹兩個。揷燭也似磕了頭。正面安設兩張交椅。西門慶與應伯爵坐下。李智黄四與鄭家姊妹兩個打橫。玳安在傍禀問。轎子在這裡。回了家去。西門慶令。排軍和轎子多回去。分付琴童到家。看你溫師父家裡來了。拿黄馬接了來。琴童應喏去了。伯爵因問。哥怎的這半日纔來。西門慶悉把工部安郎中來拜。留飯之事。說了一遍。須臾。鄭春拿茶上來。愛香兒拿了一

盞遞與伯爵。愛月兒便遞西門慶。那伯爵連忙用手去接。說我[illegible]接。只說你遞與我來。愛月兒道。我遞與你。沒修這樣福來。伯爵道。你看這小淫婦兒。原來只認的他家漢子。倒把客人不着在意裡。愛月兒笑道。今日輪不着你做客人。還有客人來。吃畢茶。收下盞托去。須臾四個唱西廂妓女。多花枝招颭。綉帶飄飄。出來。與西門慶磕頭。一一多問了名姓。西門慶對黃四說。等住回上來唱。只打鼓兒。不吹打罷。黃四道。小人知道。只見搗子上來說。只怕老爹害冷。教鄭春放下暖簾來。火盆獸炭頻加。蘭麝香靄。只見幾個青衣圓社。聽見西門慶老爹進來。在鄭家吃酒。走來門首伺候。探頭舒腦。不敢進去。有認的玳安兒。向玳安打恭。央及作成作成。玳安悄悄進來。替他稟問。被西門慶喝了一

聲。諕的衆人一溜烟走了。不一時收拾菓品案酒上來。正面放兩張卓席。西門慶獨自一席。伯爵與溫秀才一席。留空着溫秀才坐位在左首。傍邊一席。李三和黃四。右邊是他姊妹二人。端的盤堆異品。花插金瓶。鄭奉鄭春。在傍彈唱。遞酒安席坐下。只見溫秀才到了。頭戴過橋巾。身穿綠雲袄。脚穿雲履。絨襪。進門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來遲也。留席久矣。溫秀才道。學生有罪。不知老先生呼喚。適往敝同窓處會書。來遲了一步。慌的黃四一面安放鍾筯。與伯爵一處坐下。不一時湯飯上來。黃芽韭燒賣。八寶攢湯。薑醋碟兒。兩個小優兒彈唱一回下去。端的酒斟綠蟻。詞歌金縷。四個妓女[illegible]上來。唱了一套游藝中原。只見玳安來說。後邊銀姨那裡使了吳會和蠟梅送茶來了。原來吳

銀兒。就在鄭家後邊住。止隔一條巷。聽見西門慶在這裡吃酒。故使送茶。西門慶喚入裡面。吳惠蠟梅先磕了頭。說。銀姐使我送茶來與爹吃。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瓜仁栗絲鹽筍芝蔴玫瑰香茶。西門慶問。銀兒在家做甚麼哩。臘梅道。姐兒今日在家。沒出門。西門慶吃了茶。賞了他兩個三錢銀子。即令玳安同吳惠。你快請銀姨去。鄭愛月兒急俐便。就教鄭春。你也跟了去。好歹纏了銀姨來。他若不來。你就說我到明日。就不和他做夥計了。應伯爵道。我倒好笑。你兩個原來是販毴的夥計。溫秀才道。南老好不近人情。自古。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同他做夥計一般了。愛月兒道。應花子。你與鄭春他們多是夥計。當差供唱。都在一處。伯爵道。傻孩子。我

是老王八。那咱和你媽相交。你還在肚子裡。說笑中間。廚下割獻豕蹄一頓。又是四碗下飯。羊蹄黃芽臊子韭肚肺羹。血臟之類。妓女上來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西門慶吽上唱鶯鶯的韓家女兒近前。問你是韓家的。愛香兒說。爹。你不認的。他是韓金釧姪女兒。小名消愁兒。今年纔十三歲。西門慶道。這孩子到明日成個好婦人兒。舉止伶俐。又唱的好。因令他上席遞酒。黃四下湯下飯。極盡慇懃。不一時。吳銀兒來到。頭上戴着白縐紗鬏髻。珠子箍兒。翠雲鈿兒。周圍撇一溜小簪兒。耳邊戴着金丁香兒。上穿白綾對衿襖兒。粧花眉子。下着紗綠潞紬裙。羊皮金滾邊。腳上墨青素段雲頭鞋兒。笑嘻嘻進門。向西門慶磕了頭。後與溫秀才等。各位多道了萬福。伯爵道。我倒好笑了。來到就教我

惹氣。俺每是後娘養的。只認的你爹。與他磕頭。望着俺每揣一拜。原來你這麗春院小娘兒。這等欺客。我若有五棍兒。衙門。定不饒你。愛月兒叫。應花子。好沒羞的孩兒。那裡哥兒你行頭不仔麼。光一味好撇。一面安座兒。讓銀姐坐。就在西門慶卓邊坐下。連忙放鍾筯。西門慶見了。戴着白鬏髻。問你戴的誰人孝。吳銀兒道。爹故意又問個兒。與娘戴孝一向了。西門慶一聞與李瓶兒戴孝。不覺滿心歡喜。與他側席而坐。兩個說話。須臾湯飯上來。愛月兒下來與他遞酒。吳銀兒下席。說我還沒見鄭媽哩。一面走到搗子房內。見了禮出來。搗子叫月娘讓銀姐坐。只怕冷。教丫頭燒個火籠兒。與銀姐烤手兒。隨即添換熱菜。打發上來。吳銀兒在傍。只吃了半個點心。呵了兩口湯。放下筯兒。和西

門慶攀話。因拿起鍾兒來。說爹這酒寒些。從新折了。另換上暖酒。鄭春上來把伯爵衆人等酒。都斟上行過一巡。吳銀兒便問。娘前日斷七念經來。西門慶道。五七多謝你每茶。吳銀姐道好說。俺每送了些粗茶。倒教爹又把人情回了。又多謝重禮。教媽惶恐要不的。昨日娘斷七。我會下月娘和桂姐。也要送茶來。又不知宅內念經不念。西門慶道。斷七那日。胡亂請了幾衆女僧。在家拜了拜懺。親眷一個都沒請。恐怕費煩。飲酒說話之間。吳銀兒又問。家中大娘衆娘每多好。西門慶道。都好。吳銀兒道。爹乍沒了娘。到房裡孤孤兒的。心中也想。西門道想是不消說。前日在書房中。白日要見他哭的我要不的。吳銀兒道。熱突突沒了。可知想哩。伯爵道。你每說的只情說。把俺每這裡只顧旱着。

不說來遞鍾酒。也唱個兒與俺聽。俺每起身去罷。慌的李三黃四。連忙攛掇他姐兒兩個上來遞酒。安下樂器。吳銀兒也上來。三個粉頭一般兒坐在席傍。躧着火盆。合着聲音。啟朱唇。露皓齒。詞出佳人口。唱了一套中呂粉蝶兒三弄梅花。端的有裂石流雲之響。唱畢。西門慶向伯爵說。你落索他姐兒三個唱。你也下來酧他一杯兒。伯爵道。不打緊。死不了人。等我打發他。仰靠着。直舒着。側卧着。金鷄獨立。隨我受用。又一件。野馬跰塲。野狐抽絲。猿猴獻菓。黃狗溺尿。仙人指路。靠背將軍柱。夜對木伴哥。隨他揀着要。愛香道。我不好罵出來的。汗邪了你。這賊花子。胡說亂道的。這應伯爵用酒碟安三個鍾兒說。我兒。你們在我手裡吃兩鍾。不吃。望身上只一潑。愛香道。我今日忌酒。愛月兒道。你

跪着月姨兒教我打個嘴巴兒。我纔吃。伯爵道。銀姐。你怎的說。吳銀兒道。二爹我今日心內不自在。吃半盞兒罷。那愛月兒道。花子。你不跪。我一百年也不吃。黃四道。二爺。你不跪。顯的不是趣人。也罷。跪着不打罷。愛月兒道。不。他只教我打兩個嘴巴兒。我方吃這鍾酒兒。伯爵道。溫老先兒在這裡看着。怪小淫婦兒。只顧起盡殺絶。于是柰何不過。眞個直撅兒跪在地下。那愛月兒輕揎彩袖。欵露春纖。罵道。賊花子。再敢無禮傷犯月姨兒。再不敢高聲兒答應。你不答應。我也不吃。那伯爵無法可處。只得應聲道。再不敢傷犯月姨了。這愛月兒一連打了兩個嘴巴。方纔吃那杯酒。伯爵起來道。好個沒仁義的小淫婦兒。你也剩一口兒我吃。把一鍾酒都吃的淨淨兒的。愛月兒道。你跪下。等我

賞你一鍾酒。于是滿滿斟上一杯。笑望伯爵口裡只一灌。伯爵道。怪小淫婦兒。使促挾灌撒了我一身酒。我老道。只這件衣服。新穿了纔頭一日兒。就污濁了我的。我問你家漢子要。亂了一回。各歸席上坐定。看看天色掌燭上來。下飯添換。都已上完。下邊玳安。琴童。畫童。應寶。都在捲子房裡放卓兒。有湯飯點心酒餚管待。須臾拿上各樣菓碟兒來。那伯爵推讓溫秀才。只顧不任手拈放在口裡。一壁又往袖中褪。西門慶分付個骰盆兒來。先讓溫秀才。秀才道。豈有此理。還從老先兒那邊來。于是西門慶與吳銀兒用十二個骰兒搶紅。下邊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吆呀酒。飲過一巡。吳銀兒却轉過來。與溫秀才。伯爵搶紅。愛香兒却來。西門慶席上遞酒猜枚。須臾過去。愛月兒近前與西門

慶搶紅。吳銀兒却往下席遞李三黃四酒。原來愛月兒旋往房中。新粧打扮出來。上着烟裡火廻紋錦對衿袄兒。鵝黃杭絹點翠縷金裙。粧花膝褲。大紅鳳嘴鞋兒。燈下海獺臥兎兒。越顯的粉濃濃雪白的臉兒。猶賽美人兒一般。但見。

芳姿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鳳目半彎藏琥珀　朱唇一點點櫻桃
露來玉笋纖纖細　行步金蓮步步嬌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寔難消

這西門慶一見。如何不愛。吃了幾鍾酒。半酣上來。因想着李瓶兒夢中之言。少貪在外夜飲。一面起身。後邊淨手。慌的捲子連忙叫了鬟點燈。引到後邊。解手出來。愛月隨即也跟來伺候。盆

中淨手畢。拉着他手兒同到房中。房中又早月窓半啟。銀燭高燒。氣暖如春。蘭麝馥郁。牀畔則斗帳雲横。鮫綃霧設。于是脫了上盖。底下白綾道袍。兩個在牀上。腿壓腿兒。做一處。先是愛月兒問。爹。今日不家去罷了。西門慶道。我還去。今日一者。銀兒在這裡。不好意思。二者。我居着官。今年考察在迩。恐惹是非。只是白日來和你坐坐罷了。又說。前日多謝你泡螺兒。你送了去。倒惹的我心酸了半日。當初有過世六娘。他會揀。他死了。家中再有誰會揀他。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着禁節兒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磕的。汗巾兒是我閑着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子。說應花子倒搗了好些吃了。西門慶道。𠊱問那訕臉花

子頭。我見他早時兩把搗去。喃了好些。只剩下没多我吃了。愛月兒道。倒便益了賊花子。恰好只孝順了他。又說。多謝爹的衣梅。媽看見吃了一個兒。喜歡的要不的。他要便痰火發了。晚夕咳嗽。半夜把人𠯋死了。常時口乾。得恁一個在口內噙着。他倒生好些津液。我和俺姐姐吃了。没多幾個兒。連罐兒他老人家都收了在房內。早晚吃。誰敢動他。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日使小厮再送一罐來你吃。又問。爹連日會桂姐來没有。西門慶道。自從孝堂裡到如今。誰見他來。愛月兒道。六娘五七他也送茶去來。西門慶道。他家使李銘送去來。愛月道。我有句話兒。只放在爹心裡。西門慶問。甚麼話。那愛月又想了想。說。我不說罷。若說了。顯得姊妹們恰似我背地說他一般。不好意思的。西門慶

一面摟着他脖子。說。怪小油嘴兒。甚麼話。說與我。不顯出你來就是了。兩個正說得入港。猛然應伯爵走入來。大叫一聲。你兩個好人兒。撇了俺每。走在這裡說梯巳話兒。愛月兒道。噦。好個不得人意。怪訕臉花子。猛可走來。諕了人恁一跳。西門慶罵。怪狗才。前邊去罷。丟的葵軒和銀姐在那裡。都往後頭來了。這伯爵。一屁股坐在牀上。說你拿肐膊來。我且咬口兒。我纔去。你兩個在這裡儘着合搗。于是不由分說。向愛月兒袖口邊。勒出那賽鵝脂雪白的手腕兒來。帶着銀鐲子。猶若美玉。尖溜溜十指春葱手。上籠着金戒指兒。誇道。我兒。你這兩隻手兒。天生下就是發髩長的肥一般。愛月兒道。怪刀攮的。我不好罵出來的。被伯爵拉過來。咬了一口走了。咬的老婆怪叫。罵。怪花子。平白進

來鬼混人死了。便叫。搥花兒。你看他出去了。把籠道子門關。一面關上門。愛月便把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兒子女一節。說與西門慶。怎的有孫寡嘴。祝麻子。小張閑。架兒于是孫錫鉞踢行頭白回子。沙三。日逐摽着在他家行走。如今丟開齊香兒。又和王家王芝兒打熱。兩下裡使錢。使沒了。包了皮襖。當了三十兩銀子。拿着他娘子兒一副金鐲子。放在李桂姐家。筭了一個月歇錢。西門慶聽了。口中罵道。恁小淫婦兒。我分付。休和這小廝纏。他不聽。還對着我賭身發咒。恰好只哄我。愛月兒道。爹也別要惱。我說與爹個門路兒。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氣。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用白綾袖子。兜着他粉項。揾着他香腮。他便一手拿着銅絲火籠兒。內燒着沉速香餅兒。將袖口籠着

燻襲身上。便道我說與爹。休教一人知道。就是應花子也休望
他題。只怕走了風。西門慶問。我的兒你告我說。我傻了肯教人
知道。端的甚門路兒。鄭愛月悉把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
四十歲。生的好不喬樣。描眉畫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兒子鎮日
在院裡。他專在家。只送外賣假托在個姑姑庵兒打齋。但去就
他說媒的文嫂兒家落腳。文嫂兒單管與他做牽兒。只說好風
月。我說與爹。到明日。遇他遇兒也不難。又一個巧宗兒王三官
兒娘子兒。今纔十九歲。是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上畫般標致。
雙陸棋子都會。三官常不在家。他如同守寡一般。好不氣生氣
死。為他也上了兩三遭吊。救下來了。爹難得先刮剌上了他娘。
不愁媳婦兒不是你的。當下被他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邪意

亂。摟着粉頭說我的親親。我又問你。怎的曉的就裡。這愛月兒
就不說。常在他家唱。只說我一個熟人兒。如此這般。和他娘在
其處會過一遍。也是文嫂兒說合。西門慶問。那人是誰。莫不是
大街坊張大户姪兒張二官兒。愛月兒道。那張懋德兒好合的
貨。麻着七八個臉彈子。密縫兩個眼。可不砢硶殺我罷了。只好
樊家百家奴兒接他。一向董金兒也與他丁八了。西門慶道。我
猜不着。端的是誰。愛月兒道。教爹得知了罷。是原梳籠我的那
個南人。他一年來此做買賣兩遭。正經他在裡邊歇不的一兩
夜。倒只在外邊常和人家偷猫遞狗。幹此勾當。這西門慶聽了。
見粉頭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發歡喜。說我兒。你既貼戀我心。
每日我送三十兩銀子與你媽盤纏。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閒就

來。愛月兒道。爹你有我心時。甚麼三二十兩。二十兩。兩日間掠幾兩銀子與媽。我自恁懶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罷了。西門慶道。甚麼話。我決然送三十兩銀子來。說畢。兩個上牀交歡。牀上鋪的被褥。約一尺高。愛月道。爹脫衣裳不脫。西門慶道。咱連衣耍耍罷。只怕他們前邊等咱。一面扯過夏枕來。粉頭解去下衣。仰卧枕畔。裡面穿着紅潞紬底衣。褪下一隻膝褲腿來。這西門慶把他兩隻小小金蓮。扛在肩頭上。觧開藍綾褲子。那話使上托子。但見花心輕折。柳腰款擺。正是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花心猶未足。脉脉情無那。低低喚粉郎。春宵樂未央。那當下兩個至精欲洩之際。西門慶鼾的氣喘吁吁。粉頭嬌聲不絕。鬓雲拖枕。滿口只教道。親達達。慢着些兒。良久。樂極情濃。一泄如注。雲收

雨散。各整衣衫。于燈下照鏡理容。西門慶在牀前盆中淨手。着上衣服。兩個携手。來到席上。吳銀兒便守着鄭愛香兒與溫葵軒。正擲色猜枚。觥籌交錯。要在熱鬧處。衆人見西門慶進入。多立起身來。讓坐。伯爵道。你也下般的把俺每丢在這。你纔出來。拿酒兒且扶扶頭着。西門慶道。俺每說句話兒有甚這閑勾當。伯爵道。好話。你兩個原來說梯己話兒。當下伯爵拿大鍾斟上暖酒。衆人陪西門慶吃。四個妓女拿樂器彈唱。玳安在傍掩口說道。轎子來了。西門慶努了個嘴兒與他。那玳安連忙分付排軍。打起燈籠。外邊伺候。這西門慶也不坐。陪衆人執杯立飲。分付四個妓女。你再唱個一見嬌羞我聽。那韓消愁兒俺每會唱。于是拿起琵琶來。款放嬌聲。拿腔唱道。

一見嬌羞雨意雲情我見他千嬌百媚萬種妖嬈一捻温柔通書先把話兒勾傳情暗裡秋波溜記在心頭心頭未審何時成就

唱了一個詞兒吳銀兒遞西門慶酒鄭香兒便遞伯爵愛兒奉温秀才李智黄四都斟上又唱道

問尔丫鬟欲鑄黄金拜將壇莫遍明曉寄與書生雲雨巫山重門今夜未曾拴深閉特把情郎盼夜静更闌更闌偷花妙手今番難拔

吃畢西門慶令再斟上鄭香兒上來遞西門慶吳銀兒遞温秀才愛月兒遞伯爵鄭春在傍捧着菓菜兒又唱道

夢入高堂相會風流窈窕娘我與他同携素手共入羅幃冰

結鸞鳳靈犀一點透膏肓鮫綃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令宵一刻人間天上

唱畢又呼呀酒愛月兒却轉過捧西門慶酒吳銀兒遞伯爵愛香兒遞温秀才并李三黄四從新斟酒又唱第四個

春暖芙蓉髻亂釵横寶髻鬆我為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美情濃腰肢無力眼朦朧深情自把眉兒縱兩意相同相同百年恩愛和偕鸞鳳

唱畢都飲過西門慶起身一面令玳安向書袋內取出大小十一包賞賜來四個妓女每人三錢叫上厨役賞了五錢吳惠鄭奉鄭春每人三錢攛掇打茶的每人二錢了頭桃花兒也與了他三錢俱磕頭謝了黄四再三不肯放道遮應二叔你老人家

說聲。天還早哩。老爹大坐坐。也盡小人之情。如何就要起身。我的月姨兒。你也留留兒。愛月兒道。我留他。他自不肯坐。西門慶道。你每不知。我明日還有事。一面向黃四。李三作揖。道。生受打攪。黃四道。惶恐。沒的請老爹來受餓。又不肯久坐。還是小人沒敬心。說着。三個唱的都磕頭。說道。爹到家。多頂上大娘和衆娘們。俺每閑了。會了銀姐。往宅內看看大娘去。西門慶道。你每閒了去坐上一日來。一面掌起燈籠。西門慶下臺磯。鄭家搗子迎着。道萬福。說道。老爹大坐回兒。慌的就起身。嫌俺家東西不美口。還有一道米飯兒未曾上哩。西門慶道。勾了。我不是還坐回兒。許多事在身上。明日還要起早。衙門中有勾當。教應二哥他沒事。教他大坐回兒罷。那伯爵就要跟着起來。被黃四死力攔

住。說道。我的二爺。你若去了。就沒趣死了。伯爵道。不是。你休攔我。你把溫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筭你好漢。那溫秀才奪門就走。被黃家小厮來安兒攔腰抱住。西門慶到了大門首。因問琴童兒。溫師父有頭口在這裡沒有。琴童道。備了驢子在此書童兒看着哩。西門慶向溫秀才道。既有頭口也罷。老先兒你陪應二哥再坐坐。我先去罷。于是多送出門來。那鄭月兒拉着西門手兒。悄悄捏了一把。臉上轉。一徑揚聲。說道。我頭裡說的話。爹你在心些。知道了。法不待六耳。西門慶道。知道了。又道。鄭春。你送老爹到家。多上覆娘們。那吳銀兒也說。多上覆大娘。伯爵道。我不好說的。賊小淫婦兒們。都攙行奪市的稍上覆。倫我就沒個人兒上覆。愛月道。你這花子。過一邊兒。那吳銀兒就在門

首作辭了。衆人并鄭家姐兒兩個。吳惠。打着燈。回家去了。鄭月兒便叫。銀姐。見了那個流人兒。好歹休要說。吳銀兒道。我知道衆人回至席上。重添獸炭。再泛流霞。歌舞吹彈。歡娛樂飲。直要了三更方散。黃四擺了這席酒。也與了他十兩銀子。西門慶賞賜了三四兩。俱不在話下。當日西門慶坐轎子。兩個排軍打着燈。逕出院門。打發鄭春回家。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夏提刑差答應的來請。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審問賊情等事。直問到晌午。吃了飯。早是沈姨夫。差大官沈定。拿帖兒送了個後生來。在段子鋪。飯火頭。名喚劉包。西門慶留下了。正在書房中拿帖兒與沈定回家去了。只見玳安在傍邊站立。西門慶便問道。溫師父昨日多咱來了。玳安道。小的鋪子裡睡了好一回。只聽見書童

兒打對過門。那咱有三更時分。纔來了。我今早辰問。溫師父倒沒酒。應二爹醉了。吐了一地。月姨恐怕夜深了。使鄭春送了他家去了。西門慶听了。呵呵笑了。因叫過玳安近前。說道。舊時與你姐夫說媒的文嫂兒。在那裡住。你尋了他來。對門房子裡見我。我和他說話。玳安道。小的不認的文嫂兒家。等我問了姐夫去。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問了他快去。玳安到後邊吃了飯。走到鋪子裡。問陳經濟。經濟道。尋他做甚麼。玳安道。誰知他做甚麼。猛可教我找尋他去。經濟道。出了東大街。一直往南去。過了同仁橋牌坊。轉過往東。打王家巷進去。半中腰裡。有個發放巡捕的廳兒。對門有個石橋兒。轉過石橋兒。緊靠着個姑姑庵兒傍邊有個小衚衕兒。進小衚衕。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鋪隔壁上坡

兒。有雙扇紅封門兒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嫂。他就出來答應你。這玳安聽了。說道。再沒了。小爐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你再說一遍我聽。只怕我忘了。那廝經濟。又說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兒。等我騎了馬去。一面牽出大白馬來。搭上替子。兜上嚼環。躧着馬臺。望上一騙。打了一鞭。那馬跑蹄躍。一直去了。出了東大街。逕往南過同仁橋牌坊。由王家巷進去。果然中間有個巡捕廳兒。對門就是座破石橋兒。裡首半截紅墻。是大悲庵兒。往西是小衚衕。北上坡挑着個荳腐牌兒。門首只見一個媽媽曬馬糞。玳安在馬上便問。老媽媽。這裡有個說媒的文嫂兒。那媽媽道。這隔壁封門兒就是。玳安到他門首。果然是兩扇紅封門兒。連忙跳下馬來。拿鞭兒敲着門兒叫道。文嫂在家

不在。只見他兒子文纏兒開了門。便問道。是那裡來的。玳安道。我是縣門外提刑西門老爹來請教文媽快去哩。文纏聽見是提刑西門大官府家來的。便讓家裡坐。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着利市紙。有幾個人在那裡會中伺詎罷。進香筭帳哩。半日拿了鍾茶出來。說道。俺媽不在了。來家說了。明日早去罷。玳安道。驢子見在家裡。如何推不在。側身逕往後走。不料文嫂和他媳婦兒陪着幾個道媽媽子正吃茶。躲不及。被他看見了。說道。這個不是文媽。剛纔說回我不在家了。教我怎的回俺爹話。惹的不怪我。文嫂笑哈哈。與玳安道了個萬福。說道。累哥哥。你到家回聲兒。我今日家裡會茶。不知老爹呼喚我做甚麼。我明日早往宅內去罷。玳安道。只分付我來

尋你。誰知他做甚麼。原來不知你在這嗒涵搭剌兒里住。教我抓尋了個不發心。文嫂兒道。他老人家。這幾年宅內買使女。說媒。用花兒。自有老馮。和薛嫂兒。王媽媽子。走跳。希罕俺每。今日忽剌八又冷鍋中荳兒爆。我猜見你六娘沒了。已定教我去替他打聽親事。要補你六娘的窩兒。玳安道。我不知道。你到那裡見了俺爹。他自有話和你說。文嫂兒道。哥哥。你畧坐坐兒。等我打發會茶人去了。同你去。玳安道。原來等你會茶。馬在外邊沒人看。俺爹在家緊等的火裡火發。分付了又分付。教你快去哩和你說了話。如今還要往府裡羅同知老爹吃酒去哩。文嫂道也罷。等我拿點心吃了。同你去。玳安道。不吃罷。因問。你大姐生了孩兒沒有。玳安道。還不曾見哩。這文嫂一面打發玳安吃了

點心。穿上衣裳。說道。你騎馬先行一步兒。我慢慢走。玳安道。你老人家放着驢子。怎不備上騎。文嫂兒道。我那討個驢子來。那驢子是隔壁荳腐鋪裡驢子。借俺院兒裡喂喂兒。你就當我的驢子。玳安道。我記得你老人家。騎着匹驢兒來往。那去了。文嫂兒道。這咱哩。那一年吊死人家丫頭。打官司。為了塲事。把舊房兒也賣了。且說驢子哩。玳安道。房子到不打緊處。且留着那驢子。和你早晚做件兒也罷了。別的罷了。我見他常時落下來。好個大鞭子。那文嫂哈哈笑道。怪猴兒短壽命。老娘還只當好話兒側着耳躲聽。你什麼好物件兒幾年不見。你也學的恁油嘴滑舌。到明日還教我尋親事哩。玳安道。我的馬走得快。你步行。赤道挨磨到多咱晚。惹的爹說。你上馬咱兩個疊騎着罷。文

嫂兒道。怪小短命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街上人看着。惟剌剌的。玳安道。再不。你備荳腐舖子裡驢子騎了去。到那裡等我打發他錢就是了。文嫂兒道。這等還許說。一面教文繼將驢子備了。帶上眼紗。騎上。玳安與他同行。逕往西門慶宅中來。正是。欲向深閨求艷質。全憑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証。

誰信桃源有路通　桃花含露笑春風
桃源只在山溪裡　今許漁郎去問津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文嫂通情林太太　王三官中詐求奸

信手烹魚覓素音　神仙有路足登臨
埽堦偶得任卿葉　彈月輕移司馬琴
桑下肯期秋有意　懷中可犯柳無心
黃昏悞入銷金帳　且把羞兒獨自斟

話說。文嫂兒到家。平安說。爹在對門房子裡。進去禀報。西門慶正在書房中。和溫秀才坐的。見玳安隨即出來。小客位內坐下。玳安悉把尋文嫂兒。小的叫了來。在外邊伺候着。西門慶。即令叫他進來。那文嫂悄悄掀開暖簾。進入裡面。向西門慶磕頭。西門慶道。文嫂兒許久不見你。文嫂道。小媳婦有。西門慶道。你如

令搬在那裡住了。文嫂道。小媳婦因不幸。爲了場官司。把舊時那房兒棄了。如今搬在大南首王家巷住哩。西門慶分付道。起來說話。那文嫂一面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令左右多出去。那平安和畫童都躱在角門外伺候。只玳安兒影在簾兒外邊聽說話兒。西門慶因問。你常在那幾家。大人家走跐。文嫂道。就是大街皇親家。守備府周爺家。喬皇親。張二老爹。夏老爹家。多相熟。西門慶道。你認的王招宣府裡不認的。文嫂道。小媳婦定門主顧。太太和三娘常照顧小的花翠。西門慶道。你既相熟。我有庄事兒央煩你。休要阻了我。向袖中取出五兩一定銀子與他。悄悄和他說。如此這般。你却怎的尋個路兒。把他太太吊在你那裡。我會他會兒。我還謝你。那文嫂聽了。哈哈笑道。是誰對爹說來。你老人家怎的曉得來。西門慶道。常言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我怎不得知道。文嫂道。若說起我這太太來。今年屬猪。三十五歲。端的上等婦人。百伶百俐。只好二十歲的。他雖是幹這營生。好不幹的最密。就是往那裡上去。王大轉伴當跟着。喝有路走。逕路兒來。逕路兒去。三老爹在外爲人做人。他原在人家落脚。這個人說的訖了。到只是他家裡深宅大院。一時三老爹不在。藏掖個兒去。人不知鬼不覺。倒還許說。若是小媳婦那裡。窄門窄户。敢招惹這個事。就在頭上。就是爹賞的這銀子。小媳婦也不敢領去。寧可領了爹言語。對太太說就是了。西門慶道。你不收。還自推托。我就惱了。事成。我還另外賞幾個[illegible]段你穿。你不收。阻了我。文嫂道。愁你老人家沒也怎的。上人着眼覷。就是福星

臨。磕了個頭。把銀子接了。說道。待小媳婦。悄悄對太太話來。回你老人家。西門慶道。你當件事幹。我這裡等着你。來時只在這裡來。就是了。我不使小厮去了。文嫂道。我知道。不在明日。只在後日。隨早隨晚。討了示下就來了。一面走出來。玳安道。文嫂隨你罷了。我只要一兩銀子。也是我叫你一場。你休要獨吃。文嫂道。猴孫兒。隔墻掠篩箕。還不知仰着。合着哩。于是出門。騎上驢子。他兒子籠着。一直去了。西門慶和溫秀才。坐了一回。良久夏提刑來。就到家待了茶。冠冕着。同往府裡。羅同知。名喚羅萬象。那裡吃酒去了。直到掌燈已後纔來家。且說。文嫂兒。拿着西門慶與他五兩銀子。到家歡喜無盡。打發會茶人散了。至後晌時分。走到王宣府宅裡。見了林太太。道了萬福。林氏便道。你怎的

這兩日不來走走看看我。文嫂便把家中倘報會茶。赶臘月要往頂上進香一節。告訴林氏。林氏道。你兒子去。你不去罷了。文嫂兒道。我如何得去。只教文繼兒帶進香去便了。林氏道。等臨期我送些盤纏與你。文嫂便道。多謝太太布施。說畢。林氏叫他近前烤火。丫鬟拿茶來吃了。這文嫂一面吃了茶。問道。三爹不在家了。林氏道。他有兩夜沒回家。只在裡邊歇哩。逐日搭着這夥喬人。只眠花臥柳。把花枝般媳婦兒丟在房裡通不顧。如何如何。又問。三娘怎的不見。林氏道。他還在房裡未出來哩。這文嫂見無人。便說道。不打緊。太太寬心。小媳婦有個門路兒。管就打散了這干人。三爹收心。也再不進院去了。太太容。小媳婦便敢說。不容定不敢說。林氏道。你說的話兒。那遭兒我不依你來。

你有話只顧說不妨。這文嫂方說道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
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段子
鋪。生藥鋪。紬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楊州興販塩引。
東平府上納香蠟。夥計主管約有數十。東京蔡太師是他乾爺。
朱太尉是他舊主。翟管家是他親家。巡撫巡按多與他相交。知
府知縣是不消說。家中田連阡陌。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
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身邊除了大娘子。乃是清河左衛吳千
户之女。填房與他為繼室。只成房頭穿袍兒的也有五六個。以
下歌兒舞女。得寵侍妾。不下[illegible]數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今
老爹不上三十四五年紀。正是當年漢子。大身材。一表人物。也
曾吃藥養龜。慣調風情。雙陸象棋。無所不通。蹴踘打毬。無所不

曉。諸子百家。折白道字。眼見就會。端的擊玉敲金。百伶百俐。聞
知咱家。乃世代簪纓人家。根基非淺。又三爹在武學肄業。也要
來相交。只是不曾會過。不好來的。昨日聞知太太貴旦在邇。又
四海納賢。也一心要來與太太拜壽。小媳婦便道。初會怎好驟
然請見的。待小的達知老太太。討個示下來。請老爹相見。今老
爹不但結識他。來往相交。只央浼他把這干人斷開了。使那行
人打攪。道須玷辱不了咱家門户。看官聽說。水性下流。最是女
婦人。當日林氏被文嫂這篇話說的心中迷留摸亂。情竇已開。
便笑向文嫂兒較計道。人生面不熟。怎生好遽然相見的。文嫂
道。不打緊。等我對老爹說。只說太太先央浼老爹。要在提刑院
遞狀。告那起引誘三爹這起人。預先私請老爹來。私下先會一

會。此計有何不可。說得林氏心中大喜。約定後日晚夕等候。這文嫂討了婦人示下。歸家。到次日飯時前後。走來西門慶宅內。那日西門慶從衙門回來。家中無事。正在對門房子裡書院內坐的。忽有玳安來報。文嫂來了。西門慶聽了。即出小客位內坐。令左右放下簾兒。良久文嫂進入裡面。磕了頭。玳安知局。就走出來了。教二人自在說話。這文嫂便把怎的說念林氏。誇獎老爹人品家道怎樣行特結識官府。又怎的仗義疎財。風流博浪。說得他千肯萬肯。約定明日晚間。三爹不在家。家中設席等候。假以說人情爲由。暗中相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令玳安拿了兩疋紬段賞他。文嫂道。爹明日要去。休要早了。直到掌燈已後。街上人靜了時。打他後門首。扁食巷中。他後門傍。有個住

房的段媽媽。我在他家等着爹。只使大官兒彈門。我就出來引爹入港。休令左近人知道。西門慶道。我知道。你明日先去。不可離寸地。我也依期而至。說畢。文嫂拜辭而去。又回林氏話去了。西門慶那日歸李嬌兒房中宿歇。一宿無話。巴不到次日培養着精神。午間戴着白忠靖巾。便同應伯爵。騎馬往謝希大家吃生日酒席。布兩個唱的。西門慶吃了幾杯酒。約掌燈上來。就逃席走出來了。騎上馬。玳安琴童兩個小廝跟隨。那時約十九日。月色朦朧。帶着眼紗。由大街抹過。逕穿到扁食巷。王招宣府後門來。那時纔燈以後。街上人初靜之後。西門慶離他後門半舍遠。把馬勒住。令玳安先彈段媽媽家門。原來這媽媽就住着王招宣府家後房。也是文嫂舉薦。早晚看守後門。開門閉戶。但有

入港在他家落脚做眼。文嫂在他屋裡聽見外邊彈門。連忙開了門。見西門慶來了。一面在後門裡等的西門慶下了馬。帶着眼紗兒引進來。分付琴童牽了馬。往對門人家西首房簷下。那裡等候。玳安便在段媽媽屋裡存身。這文嫂一面請西門慶入來。便把後門閞了。上了拴。由夾道内進内。轉過一層群房。就是太太住的五間正房。傍邊一座便門閉着。這文嫂輕輕敲了門環兒。原來有個听頭兒。少頃見一丫鬟出來開了雙扉。文嫂導引西門慶到後堂。掀開簾櫳而入。只見裡面燈燭熒煌。正面供養着他祖爺太原節度。邠陽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圖。穿着大紅團就蟒衣玉帶。虎皮校椅。坐着觀看兵書。有若關王之像。只是髯鬚短些。傍邊列着鎗刀弓矢。迎門硃紅匾上。寫節義堂三字。兩

壁書畫丹青。琴書消洒。左右泥金隸書一聯。傳家節操同松竹。報國勳功並斗山。西門慶正觀看之間。只聽得門簾上鈴兒响。文嫂從裡拿出一盞茶來。與西門慶吃。西門慶便道。請老太太出來拜見。文嫂道。請老爺且吃過茶着。剛纔禀過太太知道了。不想林氏悄悄從房門簾裡望外觀看西門慶。身材凜凜。語話非俗。一表人物。軒昂出衆。頭戴白段忠靖冠。貂鼠暖耳。身穿紫羊絨鶴氅。脚下粉底皂靴。上面綠剪絨獅坐馬。一溜五道金鈕子。就是個富而多詐奸邪輩。壓善欺良酒色徒。一見滿心歡喜。因悄悄叫過文嫂來。問他戴的孝是誰的。文嫂道是他第六個娘子的孝。新近九月間沒了。不多些時。饒少殺家中如今還有一巴掌殺兒。他老人家你看不出來。出籠兒的鵪鶉。也是個快

鬧的。這婆娘聽了越發歡喜無盡。文嫂催逼他出去。見他一見
見婦人道。我羞答答怎好出去。請他進來見罷。文嫂一面走出
來。向西門慶說。太太請老爹房內拜見哩。于是忙掀門簾。西門
慶進入房中。但見簾幙垂紅。地屏上毡毯匝地。麝蘭香靄。氣暖
如春。綉榻則斗帳雲橫。錦屏則軒轅月映。婦人頭上戴着金絲
翠葉冠兒。身穿白綾寬紬袄兒。沉香色遍地金粧花段子鶴氅。
大紅宮錦寬襴裙子。老鴉白綾高底扣花鞋兒。就是個綺閣中
好色的嬌娘。深閨內合毬的菩薩。有詩為証。

面膩雲濃眉又弯　蓮步輕移實匪凡
醉後情深歸帳內　始知太太不尋常

這西門慶。一見躬身施禮。說道。請太太轉上。學生拜見。林氏道。

大人免禮罷。西門慶不肯。就側身磕下頭去。拜兩拜。婦人亦叙
禮相還。拜畢。西門慶正面椅子上坐了。林氏就在下邊梳背炕
沿斜僉相陪坐的。文嫂又早把前邊儀門閉上了。再無一個僕
人在後邊。三公子那邊角門也關了。一個小丫鬟名喚芙蓉。紅
漆丹盤拏茶上來。林氏陪西門慶吃了茶。丫鬟接下盞托去。文
嫂就在傍開言。說道。太太久聞老爹在衙門中。執掌刑名。敢使
小媳婦請老爹來。央煩庄事兒。未知老爹可依允不依。西門慶
道。不知老太太有甚事分付。林氏道。不瞞大人說。寒家雖世代
做了這招宣。夫主去世年久。家中無甚積蓄。小兒年幼優養。未
曾考襲。如今雖入武學肄業。年幼失學。家中有幾個奸詐不級
的人。日逐引誘他。在外飄酒。把家事都失了。幾次欲待要往公

門訴狀。爭奈妾身未曾出閨門。誠恐拋頭露面。有失先夫名節。今日敢請大人。至寒家訴其裏曲。就如同遞狀一般。望乞大人千萬留情。把這干人怎生處斷開了。使小兒改過自新。專習功名。以承先業。寔出大人再造之恩。妾身感激不淺。自當重謝。西門慶道。老太太怎生這般說。言謝之一字。尊家乃世代簪纓。先朝將相。何等人家。令郎兩入武學。正當努力功名。承其祖武。不意聽信遊食所哄。留連花酒。寔出少年所爲。太太旣分付。學生到衙門裡。卽時把這干人處分懲治。令郎分毫亦可戒諭令郎。再不可蹈此故轍。庶可杜絶將來。這婦人聽了。連忙起身。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容日妾身致謝大人。西門慶道。你我一家。何出此言。說話之間。彼此言來語去。眉目顧盼留情。不一時。文

嫂放卓兒。擺上酒來。西門慶故意辭道。學生初來進謁。倒不曾具禮來。如何反承老太太盛情留坐。林氏道。不知大人下降。沒作準備。寒天聊具一杯水酒。表意而已。丫鬟篩上酒來。端的金壺斟美釀。玉盞泛羊羔。林氏起身捧酒。西門慶亦下席說道。我當先奉老太太一杯。文嫂兒在傍插口說道。老爹你且不消遞太太酒。這十一月十五日。是太太生日。那日送禮來。與太太祝壽就是了。西門慶道。阿呀。早時你說。今日初九日。差六日。我在下已定來與太太登堂拜壽。林氏笑道。豈敢動勞大人厚意。須臾。大盤大碗。就是十六碗熱騰騰美味佳餚。熬爛下飯。煎熖鷄魚。烹炮鵝鴨。細巧菜蔬。新奇菓品。傍邊絳燭高燒。下邊金爐添火。交杯換盞。行令猜枚。笑雨嘲雲。酒爲色胆。看看飲至蓮漏巳

沉。窓月倒影之際。一雙竹葉穿心。兩個芳情已動。文嫂已過一邉。連次呼酒不至。西門慶見左右無人。漸漸促席而坐。言頗涉邪。把手揑腕之際。挨肩擦膀之間。初時戲摟粉項。婦人則笑而不言。次後欵啟朱唇。西門慶則舌吐其口。嗚咂有聲。笑語密切。婦人于是自掩房門。鮮衣鬆珮。微開錦帳。綉衾鴛枕。横牀鳳香薫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原來西門慶知婦人好風月。家中帶了淫器包在身邉。又服了胡僧藥。婦人摸見他陽物甚大。西門慶亦摸其牝户。彼此歡慾。情興如火。婦人在牀傍伺候鮫綃軟帕。西門慶被底預備麈柄猙獰。當下展猿臂。不覺蝶浪蜂狂。蹺玉腿。那個羞雲怯雨。正是縱横慣使風流陣。那管牀頭墜玉釵。有詩爲証。

蘭房幾曲深悄悄。香勝寶鴨晴烟裊。夢回夜月淡溶溶。展轉牙牀春色少。無心今遇少年郎。但知敲打須富商。娣情欲共嬌無力。須教宋玉赴高唐。打開重門無鎖鑰。露浸一枝紅芍

這西門慶。當下竭平生本事。將婦人盡力盤桓了一宿。纏至更半天氣。方纔精泄。婦人則髮亂釵横。花憔柳困。鸎聲嚥喘。依稀耳中。比及個並頭交股。摟抱片時。起來穿衣之際。婦人下牀。欵剔銀燈。開了房門。照鏡整容。呼丫鬟捧水淨手。復飲香醪。再勸美酌。三杯之後。西門慶告辭起身。婦人挽留不已。叮嚀頻囑。西門慶躬身領諾。謝擾不盡。相別出門。婦人送到角門首。回去了。文嫂先開後門。呼喚玳安琴童。牽馬過來。騎上回家。街上已喝

號提鈴。更深夜靜。但見一天霜氣。萬籟無聲。西門慶回家。一宿
無話。到次日。西門慶到衙門中發放已畢。在後廳吽過該地方
節級緝捕。分付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王招宣府裡三公子。看有
甚麼人勾引他院中在何人家行走。便與我查訪出名字來。报
我知道。因向夏提刑說。王三公子。甚不學好。昨日他母親再三
央人來對我說。倒不關他這兒子事。只被這干光棍勾引他。今
若不痛加懲治。將來引誘壞了人家子弟。夏提刑道。長官所見
不錯。必須該取他節級緝捕。領了西門慶鈞語。到當日果然查
訪出各人名姓來。打了事件。到後晌時分。來西門慶宅內呈遞
揭帖。西門慶見上面有孫寡嘴。祝日念。張小閑。聶鉞兒。向三。于
寬。白回子。樂婦是李桂姐。秦玉芝兒。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

姐。秦玉芝兒。并老孫。祝日念。名字多抹了。分付只動這小張閑
等。五個光棍。即與我拿了。明日早帶到衙門裡來。衆公人應諾
下去。至晚打聽王三官衆人。都在李桂姐家吃酒。踢行頭。多埋
伏在後門首。深更時分。剛散出來。衆公人把小張閑。聶鉞。于寬。
白回子。向三。五人都拿了。孫寡嘴與祝日念。扒李桂姐後房去
了。王三官兒藏在李桂姐床身下。不敢出來。桂姐一家諕的捏
兩把汗。更不知是那裡動人。白央人打聽寔信。王三官躲了一
夜。不敢出來。李家鴇子。又恐怕東京做公的下來拿人。到五更
時分攛掇李銘。換了衣服。送王三官來家。節級緝捕把小張閑等。
拿在聽事房。吊了一夜。到次日早辰。西門慶進衙門與夏提刑
陞廳。兩邊刑杖羅列。帶人上去。每人一夾。二十大棍。打得皮開

肉綻。鮮血迸流。响聲震天。哀號慟地。西門慶囑付道。我把你這起光棍。專一引誘人家子弟。在院飄風。不守本分。本當重處。今姑從輕責你這幾下兒。再若犯在我手裡。定然枷號在院門首示衆。喝令左右扠下去。衆人望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兩位官府發放事畢。正在退廳吃茶。夏提刑因說起。昨日京中舍親崔中書那裡書來。衙中考察本上去了。還未下來哩。今日會了長官。咱倒好差人往懷慶府同僚。林蒼峰。他那裡臨風近。打聽打聽消息去。西門慶道。長官至見甚明。即喚走差答應的上來跪下分付。與你五錢銀子盤纏。即去南河拿俺兩個拜帖懷慶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裡。打聽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經歷司行下照會來不曾。務要打聽的定來回報。那人領了銀子拜帖。又

到司房。戴上范陽毡笠。繫來行裝。討了疋馬。長行去了。兩位官府。起身回家。却說。小張閑等。從提刑院打出來。走在路上。各人省恐。更不曾今日受這場虧。那裡藥線。互相埋怨。小張閑道。莫不還是東京六黄太尉那裡下來的消息。白回子道。不是。若是那裡消息。怎肯輕饒素放。常言說得好。乖不過唱的。賊不過銀匠。能不過架兒。聶鉞兒一口就說道。你每多不知道。只我猜得着。此巳定是西門官府。和三官兒上氣。嗔請他表子。故拿俺每煞氣。正是。龍鬭虎傷。苦了小張。小張閑道。列位到罷了。只是苦了我在下了。孫寡嘴。祝麻子。都跟着。只把俺每頂缸了。于寬道你怎的說渾話。他兩個是他的朋友。若拿來跪在地下。他在上面坐着。怎生相處。小張閑道。怎的不拿老婆。聶鉞道。兩個老婆。

都是他心上人。李家桂姐。是他的表子。他肯拿來。也休推人。是俺每的晦氣。偏撞在這網裡。纔夏老爹怎生不言語。只是他說話。這個就見出情弊顯然來了。如今往李桂姐兒家。尋王三官去。白為他打了這一屁股瘡來的。腿爛爛的便罷了。問他要幾兩銀子盤纏。也不吃家中老婆笑話。于是來來去去。轉弯抹角。逕入拘攔李桂姐家。見門關的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叫了半日。丫頭隔門問是誰。小張閒道。是俺每尋三官兒說話。丫頭回說。他從那日半夜就往家去了。不在這裡。無人在家中。不敢開門。這衆人只得回來。到王招宣府宅內。逕入他客位裡坐下。王三官聽見衆人來尋他。諕得躲在房裡。不敢出來。半日使出小廝永定來。說俺爹不在家了。衆人道。好自在性兒。不在

家了。往那裡去了。叫不將來。于寬道。寔和你說了罷。你推睡裡夢裡。剛纔提刑院。打了俺每。押將出來。如今還要他正身見官去哩。摟起腿來。與永定瞧。教他進裡面去說此事。為你打的俺每有甚要緊。一個個都倘在板凳上。聲疼叫喊。那王三官兒越發不敢出來。只叫。娘怎麼樣兒。却如何救我則可。林氏道。我女婦人家。如何尋人情去救得。求了半日。見外邊衆人等的急了。要請老太太說話。那林氏又不出去。只隔着屏風說道。你每畧等他等。委的在庄上。不在家了。我這裡使小廝叫他去。小張閒道。老太太。快使人請他來。不然這個癤子。也要出膿。只顧膿着不是事。俺每為他連累。打了這一頓。剛纔老爹分付。押出俺每來要他。他若不出來。大家都不得清淨。就弄的不好了。林氏聽

言。連忙使小廝。拿出茶來。與衆人吃。王三官。諕的鬼也似。逼他
娘尋人情。到至急之處。林氏方纔說道。文嫂他只認的提刑西
門官府家。昔年曾與他女兒說媒來。在他宅中走的熟。王三官
道。就認的提刑也罷。快使小廝請他來。林氏道。他自從你前番
說了他。使性兒一向不來走動。怎好又請他。肯來。王三官道。好
娘。如今事在至急。請他來。等我與他陪個禮兒便了。林氏便使
永定兒。悄悄打後門出去。請了文嫂來。王三官再三央及他。一
口聲只叫文媽。你認的提刑。西門大官府。好歹說個人情救我。
這文嫂故意做出許多喬張致來。說道。舊時雖故與他宅內。大
姑娘說媒。這幾年誰往他門上走。大人家。深宅大院。不去纏他。
王三官連忙跪下。說道。文媽。你救我。[illegible]有重報。不敢有忘。那幾

個人在前邊。只要出官。我怎去得。那文嫂只把眼看他娘。他娘
道。也罷。你替他說說罷了。文嫂道。我獨自個去不得。三叔。你衣
巾着。等我領你。親自到西門老爹宅上。你自拜見他。央浼他。等
我在傍再說。管情一天事就了了。王三官道。見今他衆人在前
邊催逼甚急。只怕一時被他看見怎了。文嫂道。有甚難處勾當。
等我出去。安撫他。再安排些酒肉點心茶水。哄他吃着。我悄悄
領你從後門出去。幹事回來。他令放也不知道。這文嫂。一面走
出前廳。向衆人拜了兩拜。說道。太太教我出來。多上覆列位哥
們。本等三叔。往庄上去了。不在家。使人請去了。便來也。你每略
坐坐兒。吃打受罵。連累了列位。誰人不吃鹽米。等三叔來。教他
知遇你們。你們千差萬差。來人不差。恒屬大家。只要圖了事。上

司差派。不由自已。有了。二叔出來。一天大事都了了。當時衆人一齊道。還是文媽見的多。你老人家早出來說句話。恁有南北的話兒。俺每也不恁急的要不的。款殺法兒。只回不在家。莫不為俺每自做出來的事也罷。你倒帶累俺每吃官棒。上司要你。假推不在家。吃酒吃肉。教人替你不成。文媽。你自䁪道理的。你出來。俺每還透個路兒與你。破些東西兒。尋個分上兒說說。大家了事。你不出來見俺每。這事情也要銷徼一個緝捕問刑衙門。平不答的就罷了。文嫂兒道。哥每說的是。你每略坐坐兒。我對太太說。安排些酒飯兒。管待你每。你每來了這半日也餓了。衆都道。還是我的文媽知人甘苦。不瞞文媽說。俺每從衙門裡打出來。黃湯兒也還沒曾嘗着哩。這文嫂走到後邊。一力攛

掇打了二錢銀子酒。買了一錢銀子點心。猪羊牛肉。各切幾大盤。拿將出去。一壁哄他衆人在前廳。大酒大肉吃着。這王三官。儒巾青衣。寫了揭帖。文嫂領着。帶上眼紗。悄悄從後門出來。步行逕往西門慶家來。到了大門首。平安兒認的文嫂。說道。爹纔在廳上進去了。文媽有甚說話。文嫂遞與他拜帖。說道。哥哥。累你。替他稟稟去。連忙問王三官。要了二錢銀子遞與他。那平安兒方進去。替他稟知西門慶。西門慶見了手本拜帖。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一面先叫進文嫂問了回話。然後纔開大廳槅子門。使小廝請王三官進去。大廳上左右忙掀暖簾。兒西門慶頭戴忠靖冠。便衣出來迎接。見王三衣巾進來。故意說道。文嫂怎不早說。我褻衣在此。便令左右取我衣服來。慌的王三

官向前攔住。呀。尊伯尊便。小姪敢來拜渭。豈敢動勞。至廳內。王三官務請西門慶轉上行禮。西門慶笑道。此是舍下。再三不肯。西門慶居先拜下去。王三官說道。小姪有罪在身。久仰欠拜。西門慶道。彼此少禮。王三官因請西門慶受禮。說道。小姪人家。老伯當得受禮。以恕拜遲之罪。務讓起來。讓了兩禮。然後挪座兒斜僉坐的。少頃吃了茶。王三官見西門慶廳上錦屏羅列。四壁挂四軸金碧山水。座上鋪着綠錦段廂嵌貂鼠椅座。地下氍毹匝地。正中間黃銅四方水磨的耀目爭輝。上面牌扁。下書承恩二字。係米元章妙筆。觀覽之餘。似有卻清而寧之貌。向西門慶說道。小姪前有一事。不敢奉瀆尊嚴。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隨即離席跪下。被西門慶一手拉住。說道。賢契有甚話但說何

害。這王三官就說。小姪不才。誠爲得罪。望乞老伯念先父武弁一般之臣。寬恕小姪。無知之罪。完其廉耻。免令出官。則小姪垂死之日。寔有再生之幸也。當結圖報。惶恐惶恐。西門慶展開揭帖。上面有小張閑等。五人名字。說道。這起光棍。我今日衙門裡已各重責發落。饒恕了他。怎的又央你去。王三官道。還是要小姪。如此這般。他說老伯衙門中責罰。押出他來。還要小姪見官。在家百般稱罵喧嚷。索要銀兩。不得安生。無處控訴。前來老伯這裡請罪。又把禮帖遞上。西門慶一見便道。豈有是理。因說道。這起光棍可惡。我倒饒了他。如何倒往那裡去攪擾。把禮帖與王三官收了。賢契請回。我也且不留你坐。如今即時就差人拿這起光棍去。容日奉招。王三官道。豈敢蒙老伯不棄。小姪容當

踵門叩謝。千恩萬謝出門。西門慶送至二門首。說我襲服不好迸的。那王三官自出門。還帶上䩞鞦。小厮跟隨去了。文嫂還討了西門慶話。西門慶分付。休要驚動他。我這裡差人拿去。這文嫂同王三官暗暗到家。不想西門慶隨即差了一名節級四個排軍。走到王招宣宅內。那起人正在那裡飲酒喧鬧。被公人進去。不由分說。都拿了。帶上鐲子。諕得衆人一面如土色。說道。王三官。幹得好事。把俺每穩在你家。倒把鋤頭反弄俺每來了。那個排軍節級。罵道。你這厮還胡說。當了甚麼名人。到老爹根前哀告。討你那命正經。小張閑道。大爺教導的是。不一時都拿到西門慶宅門首。門上排軍并平安。都張着手兒要錢。纔去替他禀。衆人不免脫下褶。并拿頭上簪圈下來。打發停當。方纔說進去。

半日西門慶出來。坐廳。節級帶進去。跪在廳下。西門慶罵道。我把你這起光棍。我倒將就了。如何指称我這衙門。往他家嚇詐去。實說詐了多少錢。不說令左右。拿拶子與我着實拶起來。當下只說了聲。那左右排軍。登時取了五六把新拶子來伺候。小張閑等。只顧在下叩頭哀告。道。小的並沒嚇詐分文財物。只說衙門中打出小的每來。對他說聲。他家拿出些酒食來管待小的。小的並沒需索他的。西門慶道。你也不該往他家去。你這起光棍。設騙良家子弟。白手要錢。深爲可惡。既不肯定供。都與我帶了衙門裡收監。明日嚴審。取供。枷號示衆。衆人一齊哀告。哭道。天官爺。超生小的每罷。小的再不敢上他門纏擾了。休說枷號。這一送到監裡去。冬寒時月。小的每都是死數。西門慶道。我

把你這光棍。我道饒出你去。都要洗心改過。務要生理。不許你挟坊莽院。引誘人家子弟。詐騙財物。再拿到我衙門裡來。都活打死了。喝令出去罷。衆人得了個性命。往外飛跑走。正是敲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西門慶發了衆人去。回至後房。月娘問道。這個是王三官兒。西門慶道。此是王招宣府中三公子。前日李桂兒爲他那場事。就是他。今日賊小淫婦兒不改。又和他纏。每月三十兩銀子。教他包着。嗔道一向只哄着我。不想有個底脚里人兒。又告我說。教我昨日差幹事的。拿了這干人到衙門裡去。都夾打了。不想這干人。又到他家裡嚷賴。指望要詐他幾兩銀子的情。只恐衙門中要他。他從來沒曾見官。慌了央文嫂兒。拿五十兩禮帖來。求我說人情。我倒纔把那起人。又

拿了來。詐發了一頓。替他杜絕了。再不纏他去了。人家倒運。偏生出這樣不肖子弟出來。你家父祖何等根基。又做招宣。你又見入武學。放着那名兒不幹。家中丟着花枝般媳婦兒。自東京六黃太尉姪女兒。不去理論。白日黑夜。只跟着這夥光棍在院裡嫖弄。把他娘子頭面都拿出來使了。今年不上二十歲。年小小兒的。通不成器。月娘道。你不曾溺胞尿。看看自家。乳兒老鴉笑話猪兒足。原來燈臺不照自。你自道成器的。你也吃這井裡水。無所不爲。清潔了些甚麼兒。還要禁的人。幾句說的西門慶不言語了。正擺上飯來吃。小厮來安來報。應二爹來了。西門慶分付。請書房裡坐。我就來。王經連忙開了廳上書房門。伯爵進裡面暖爐炕傍椅上坐了。良久西門慶出來。聲喏畢。就坐在炕

上。兩個說話。伯爵道。哥你前日在謝二哥那裡。怎的老早就起身。西門慶道。第二日我還要早起。衙門中連日有勾當。又考察在迩。差人東京打聽消息。我比你每閑人兒。伯爵又問。哥連日衙門中有事沒有。西門慶道。事那日沒有。又道。王三官兒說。哥衙門中動了。把小張閑他每五個。初八日晚夕。在李桂姐屋裡。都拿的去了。只走了老孫。祝麻子。兩個。今早解到衙門裡。都打出來了。衆人都往招宣府纏王三官去了。怎的還瞞着我不說。西門慶道。傻狗材。誰對你說來。你敢錯聽了。敢不是我衙門裡。敢是周守備府裡。伯爵道。守備府中。那裡這管閑事。西門慶道。只怕是縣中提人。伯爵道。也不是。今早李銘對我說。那日把他一家子諕的魂也沒了。李桂兒至今諕的這兩日睡倒了。還沒

曾起。炕兒裡坐。怕又是東京下來拿人。今早打聽。方知是提刑院動人。西門慶道。我連日不進衙門。並沒知道。李桂兒既賭個誓不接他。隨他拿亂去。又害怕睡倒怎的。伯爵見西門慶迸着臉兒待笑說道。哥你是個人。連我也瞞着起來。不告我說。今日他告我說。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孫走了。一個緝事衙門。有個走脫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綿羊。駒驢戰。使李桂兒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門去。彼此絕了情意。多沒趣了。事情許一不許二。如今就是老孫。祝麻子見哥也有幾分慚愧。此是哥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計策。休怪我說。哥這一着做的絕了。這一個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了。逞了臉。就不是乖人見了。還是哥智謀大。見的多。幾句說的

西門慶撲吃的笑了。說道。我有甚麼大智謀。伯爵道。我猜已定還有底脚裡人兒對哥說。怎得知道這等端切的。有鬼神不測之機。西門慶道。傻狗材。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伯爵道。哥衙門中如今不要王三官兒罷了。西門慶道。誰要他做甚麼。當初幹事的。打上事件。我就把王三官。祝麻子。老孫。并李桂兒秦玉芝。名字多抹了。只來打拿幾個光棍。伯爵道。他如今怎的還纏西門慶道。我實和你說罷。他指稱嚇詐他幾兩銀子。不想剛纔親上門來拜見。與我磕了頭。陪了不是。我還差人把那幾個光棍拿了。要枷號。他衆人再三哀告。說再不敢上門纏他了。王三官。一口一聲。稱呼我是老伯。拿了五十兩禮帖兒。我不受他的。他到明日。還要請我家中知謝我去。伯爵失驚道。真個他來哥陪不是來了。西門慶道。我莫不哄你。因喚王經。拿王三官拜帖兒。與應二爹瞧。那王經向房子裡取出拜帖。上面寫着晚生王寀頓首百拜。伯爵見了。口中只是極口稱贊哥的所算神妙不測。西門慶分付伯爵。你若看見他每。只說我不知道。伯爵道。我曉得。機不可泄。我怎肯和他說。坐了一回。吃了茶。伯爵道。哥我去罷。只怕一時老孫和祝麻子摸將來。只說我沒到這裡。西門慶道。他就來。我也不出來見他。只答應不在家。一面吽將門上人來。都分付了。但是他二人。只答應不在。西門慶從此不與李桂姐上門走動。家中擺酒。也不吽李銘唱曲。就疎淡了。正是

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爲何人。有詩爲証。

誰道天台訪玉真　三山不見海沉沉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侯門一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第七十回

西門慶工完陞級　羣寮庭叅朱太尉

昨夜西風鼓角喧　曉來隂凍怯寒氈
茫茫一片渾無地　浩浩四方俱是天
綺壁淒涼宜未守　霸陵豪傑且停鞭
陽春有腳恩如海　願借餘温到客邊

話說西門慶自此與李桂姐斷絕不題。却說走差人到懷慶府。林千户處。打聽消息。林千户將陞官邸報封付與來人。又賞了五錢銀子。連夜來逓與提刑兩位官府。當廳夏提刑拆開同西門慶先觀本衛行來考察官員照會。其畧曰。

兵部一本尊明旨。嚴考覈。以昭勸懲。以光聖治事。先該金吾

衛提督官校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朱題前事考察禁衛官員除堂上官自陳外其餘兩廂詔獄緝捕捉察機察觀察典牧皇畿內外提刑所指揮千百户鎮撫等官各按冊籍祖職世襲轉陞功陞蔭陞納級等項各挨次格從公舉劾甄別賢否具題上請當下該部詳議黜陟陞調降革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科抄行到部看得太尉朱題前事遵奉舊例委的本官殫力致忠公于考覈委所同并內外屬官各據冊籍博協與論甄別賢否皆出聞見之實而無偏執之私足見本官仰扳天顔之咫尺而存體國之忠謀也分別等第獎勵淑慝井井有條是以勵人心而孚公議無容臣等再喙但恩威賞罰出自朝廷合候命下之日一体照例

施行等因庶考覈明而人心服冒濫革而官箴肅矣奉欽此
欽依擬行
內開山東提刑所正千户夏延齡資望既久才練老成昔視典牧而坊隅安靜今理齊刑而綽有政聲宜加獎勵以冀甄陞可備鹵簿之選者也貼刑副千户西門慶才幹有為英偉素著家称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臺工有績翌神運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果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懷慶提刑千户所正千户林承勳年清優學占籍武科繼祖等抱負不凡提刑獄詳明有法幹濟有法綦嚴亡度可加薦獎勵簡任者也副千户謝恩年齒既殘昔在行猶有可觀今任理刑懼軟尤甚可宜罷黜革任者也

西門慶看了。他轉正千户掌刑。心中大悅。夏提刑見他陞指揮管鹵簿。大半日無言。面容失色。于是又展開工部工完的本。觀看上面寫道。

工部一本。神運屆京。天人胥慶。懇乞天恩俯加偓典。以蘇民困。以廣聖澤事。奉

聖旨。這神運奉迎大内奠安銀嶽。以承天眷。朕心加悅。你每既效有勤勞。副朕事玄至意。所經過地方。委的小民困苦。着行撫按衙門。查勘明白。行蠲免今歲田租之半。所毁壊閘。你部裡差官會同巡按御史。即行修理。完日還差内侍孟昌齡前去致祭。蔡京。李邦彥。王煒。鄭居中。高俅。輔弼朕躬。直贊内庭。勳勞茂著。京加太師。邦彥加柱國。太子太師。王煒太傅。鄭居

中。高俅。太保。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裡。蔡攸還廕一子爲殿中監。國師林靈素。胡知朕叩宣佑國宣化。遠致神運。北伐虜謀。實與天通。加封忠孝伯。食祿一千石。賜坐龍衣一襲。肩輿入内。賜號玉眞教主。加淵澄玄妙廣德眞人。金門羽客。眞達靈玄妙先生。朱勔。黄經臣。督理神運。忠勤可加。勔加太傅兼太子太傅。經臣加殿前都太尉。提督御前人船。各廕一子爲金吾衛。正千户。内侍李彥。孟昌齡。賈祥。何沂。藍從熈。着直延福五位宮近侍。各賜蟒衣玉帶。仍廕弟姪一人爲副千户。俱見任管事。禮部尚書張邦昌。左侍郎兼學士蔡攸。右侍郎白時中。兵部尚書余深。工部尚書林攄。俱加太子太保。各賞銀四十兩。彩段二表裡。巡撫兩浙僉都御史張閣。陞工部右侍

郎。巡撫山東都御史侯蒙陞太常正卿。巡撫兩浙山東監察
御史尹大諒宋喬年都水司郎中安忱伍訓各陞俸一級賞
銀二十兩。祗巡神運千戶魏承勳徐相楊廷珮司鳳儀趙友
蘭扶天澤西門慶田九臯等各陞一級內侍宋推等管將王
佑等。尚各賞銀十兩所官薛顯忠等各賞五兩校尉昌玉等。
絹二疋。該衙門知道。

夏提刑與西門慶看畢。各散衙回家。後晌時分有王三官差永
定同文嫂拿着請書盒兒來。內安泥金帖初十日請西門慶往
他府中赴席。少盡謝私之意。西門慶收下。不勝歡喜。以為妻指
日在于掌握。不期到初十日晚夕。東京本衛經歷司。差人行照
會到。曉諭各省提刑官員知悉。火速赴京。趕冬至令節見朝引

奏謝恩。毋得違悞取罪不便。西門慶看了。到次日衙門中會了
夏提刑。回手本打發來人回去。不在話下。各人到家。收拾行裝。
備辦贄見禮物。不日約令起程。西門慶使玳安叫了文嫂兒教
他回王三官。十一日不得來赴席。如此這般上京見朝謝恩去
也。王三官道。既是老伯有事。待容回來。潔誠具請。西門慶一面
吽將責四。分付教他跟了去。與他五兩銀子。家中盤纏。留下春
鴻看家。帶了玳安王經。跟隨答應。又問周守備。討了四名巡捕
軍人。四疋小馬。打點馱裝。暖轎馬。排軍擡扛。夏提刑那邊夏壽
跟隨。兩家有二十餘人跟從。十二日起身。離了清河縣。冬天易
晚。晝夜趲行。到了懷西懷慶府。會林千戶。千戶已上東京去了。
一路天寒坐轎。天暖乘馬。朝登紫陌。紅塵夜宿郵亭旅邸。正是。

意急款搖青毡幔。心忙牽碎紫絲韁。評話捷說。到了東京。進得萬壽門來。依着西門慶分別。他主意要往相國寺下。夏提刑不肯。堅執要請往他令親崔中書家投下。西門慶不免先具拜帖拜見。正值崔中書在家。即出迎接。至廳叙禮相見。道及寒暄契濶之情。拂去塵土。坐下茶湯已畢。拱手問西門慶尊號。西門慶道。賤號四泉。因問老先生尊號。崔中書道。學生性最愚朴。名閑林下。賤名守愚。拙號遜齋。因說道。舍親龍溪。久稱盛德。全仗扶持。同心恊恭。莫此爲厚。西門慶道。不敢。在下常領教誨。今又爲堂尊。受益恒多。可幸可幸。夏提刑道。長官如何這等稱呼。雖有鎡基。不如待時。崔中書道。四泉說的也。名分使然。不得不早言畢。彼此笑了。不一時收拾了行李。天晚了。崔中書分付童僕。放

卓擺飯。無非是菓酌餚饌之類。不必細說。當日二人在崔中書宿歇。不題。到次日各備禮物拜帖。家人跟隨。早往蔡太師府中叩見。那日太師在內閣還未出來。府前官吏人等。如蜂屯蟻聚。通擠匝不開。西門慶與夏提刑。與了門上官吏兩包銀子。拿揭帖稟進去。翟管家見了。即出來相見。讓他到外邊私宅。先是夏提刑相見畢。然後西門慶叙禮。彼此道及往還酬答之意。各分賓位坐下。夏提刑先逓上禮帖。兩疋雲鶴金段。兩疋色段。翟管家的。是十兩銀子。西門慶禮帖上。是一疋大紅絨綵蟒。一疋玄色粧花斗牛補子員領。兩疋京段。另外梯已送翟管家。一疋黑綠雲絨。三十兩銀子。翟謙分付左右。把老爺禮都交收進府中去。上簿籍。他只受了西門慶那疋雲絨。將三十兩銀子。連那夏

提刑的十兩銀子。都不受。說道。豈有此理。若如此。不見至交親情。一面令左右放卓兒擺飯。說道。今日　聖上奉銀嶽。新盖上清寶籙宮。奉安牌扁。該老爺主祭。直到午後纔散。到家同李爺又往鄭皇親家吃酒。只怕親家和龍溪等不的。悞了你每勾當。遇老爺閒。等我替二位稟。就是一般。西門慶道。蒙親家費心。若是這等。又好了。因問。親家那裡住。西門慶就把夏龍溪令親家下歇說了。不一時。安放卓席端正。就是大盤大碗。湯飯點心。一齊拿上來。都是光祿烹炮美味。極品無加。每人金爵飲酒三杯。就要告辭起身。翟謙于是款留。令左右再篩上一杯。西門慶因問。親家。俺每幾時見朝。翟謙道。親家。你同不得夏大人。夏大人如今京堂官。不在此例。你與本衛新陞的副千戶。何太監姪兒。何

永壽。他便貼刑。你便掌刑。與他作同僚了。他先謝了恩。只等着你見朝引奏畢。一同好領劄付。你凡事只會他去。夏提刑聽了。一聲兒不言語。西門慶道。請問親家。你曉的我還等冬至郊天畢回來。見朝如何。翟謙道。親家。你等不的冬至　聖上郊天回來。那日天下官員上表朝賀畢。還要排[illegible]慶成宴。你每原等的。不如你今日先鴻臚寺報了名。明日早朝。謝了恩。直到那日堂上官引奏畢。領劄付起身就是了。西門慶謝道。蒙親家指教。何以克當。臨起身。翟謙又拉西門慶到側淨處說話。甚是埋怨西門慶說。親家前日我的書去。那等寫了。大凡事謹密。不可使同僚每知道。親家如何對夏大人說了。教他央了林真人帖子來。立逼着朱太尉。太尉來對老爺說。要將他情愿不官鹵簿。仍以指

揮職啣在任所掌刑三年情況何太監又在內廷轉央朝廷所寵安妃劉娘娘的分上便也傳旨出來親對太爺和朱太尉說了要安他姪兒何永壽在山東理刑兩下人情阻住了教老爺好不作難不是我再三在老爺根前維持回倒了林眞人把親家不撐下去了慌的西門慶連忙打躬說道多承親家盛情我並不曾對一人說此公何以知之翟謙道自古機事不密則害成今後親家凡事謹愼些便了這西門慶千恩萬謝與夏提刑作辭出門來到崔中書家一面差賁四鴻臚寺報了名次日見朝青衣冠帶同夏提刑進內不想只在午門前謝了恩出來劉轉過西闕門來只見一個青衣人走向前問道那位是山東提刑西門慶老爹賁四問道你是那裡的那人道我是內府匠作

監何公公來請老爹說話言未畢只見一個太監身穿大紅蟒衣頭戴三山帽腳下粉底皂靴縱御街定聲叫道西門大人請了西門慶遂與夏大人分別被這太監用手一把拉在傍邉一所直房內都是明窗亮槅裡面籠的火暖烘烘的卓上陳設的許多卓盒一面相見作了揖慌的西門慶倒身還禮不迭說道太人你不認的我在下是內府匠作太監何沂見在延寧第四宮端妃馬娘娘位下近侍昨日內工完了蒙萬歲爺爺恩典將姪男何永壽陞授金吾衛左所副千戶見在貴處提刑所理刑管事與老大人作同僚西門慶道原來是何老太監學生不知恕罪恕罪一面又作揖說道此禁地不敢行禮容日到老太監外宅進拜于是叙禮畢讓坐家人捧茶金漆硃紅盤托盞遞上

茶去吃了。茶畢。就揭卓盒蓋兒。卓上許多湯飯餚品。拿盞筯兒來安下。何太監道。不消小杯了。我曉的大人朝下來。天氣寒冷。拿個小盞來。沒甚麼餚饌。褻瀆大人。且吃個頭腦兒罷。西門慶道。不敢當擾。何太監于是滿斟上一大杯。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道。老太監承賜。學生領下。只是出去還要見官拜部。若吃得面紅。不成道理。何太監道。吃兩盞兒盪寒。何害。因說道。舍姪兒年幼。不知刑名。望乞大人看我面上。同僚之間。凡事教導他教道。西門慶道。豈敢。老太監勿得太謙。令姪長官。雖是年幼。居氣養體。自然福至心靈。何太監道。大人好道。常言學到老。不會到老。天下事如牛毛。孔夫子也識得一腿。恐有不知到處。大人好歹說與他。西門慶道。學生謹領。因問。老太監外宅在何處。學生好去奉

拜長官。何太監道。舍下在天漢橋東。文華坊。雙獅馬台。就是。亦問大人下處在那裡。我教做官的先去叩拜。西門慶道。學生暫借崔中書家下。彼此問了住處。西門慶吃了一大杯就起身。何太監送出門。拱着手說道。適間所言。大人凡事看顧看顧。他還等着你會同一答兒引奏。當堂上作主進了禮。好領劄付。西門慶道。老太監不消分付。學生知道。于是出朝門。又到兵部。又遇見了夏提刑。同拜了部官來。比及到本衛叅見朱太尉。遞履歷手本。繳劄付。又拜經歷司。并本所官員。巳是申刻時分。夏提刑改換指揮服色。另具手本。叅見了朱太尉。免行跪禮。擇日南衙到任。劄出衙門。西門慶還等着。遂不敢與他同行。讓他先上馬。夏延齡那裡肯。定要同行。西門慶趕着他呼堂尊。夏指揮道。四

臬。你我同僚在先。爲何如此稱呼。西門慶道。名分已定。自然之
道。何故太謙。因問。堂尊高陞美任。不還山東去了。寶眷幾時搬
取。夏延齡道。欲待搬來。那邊房舍無人看守。如今且在舍親這
邊權住。直待過年。差人取家小罷了。日逐望長官早晚家中看
顧一二。房子若有人要。就央長官替我打發。自當感謝。西門慶
道。學生謹領。請問府上那房價值若干。夏延齡道。舍下此房。原
是一千三百兩買的。徐内相房子。後邊又蓋了一層。收拾使了
二百兩。如今賣原價也罷了。西門慶道。堂尊說與我。有人問我
好回答。應不悮了。夏延齡道。只是有累長官費心。二人歸到崔
宅。王經向前禀說。新陞何老爹來拜。下馬到廳。小的回部中還
未來家。何老爹說。多拜上。還與夏老爹。崔老爹。都投下帖。午間

差人送了兩疋金段來。就紅帖兒。拿與西門慶看。上寫着。謹具
段帕二端。奉引贄敬。寅侍教生何永壽頓首拜。西門慶看了。連
忙差王經。封了兩疋南京五彩獅補員領。寫了禮帖。吃了飯。連
忙往何家回拜去。到于廳上。何千戶忙整衣迎接出來。穿着五
彩耕花玄色雲絨獅補員領。烏紗皂履。腰繫玳瑁蒙金帶。年紀
不上二十歲。生的面如傅粉。眉目清秀。唇若塗朱。趨下堦來。揖
讓退遜。謙恭特甚。西門慶陞堦。左右忙去掀簾。呼喚一聲。奔走
後先應喏。二人到廳上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捐開段盒。捧上賀
見之禮。拜下去。說道。適承光顧。兼領厚儀。所失迎迓。今早又蒙
老公公直房賜饌。感德不盡。何千戶忙頂頭還禮說。小弟叨受
微職。忝與長官同列。早晚得領教益。爲三生有幸。適間進拜不

遇。又承垂愛。蓬蓽光生。令左右收下去。一面扯公座椅兒都是塵皮坐褥。分賓主坐下。左右捧上茶來。何千戶躬身捧茶。遞與西門慶。西門慶亦離席交換。吃茶之間。彼此問號。西門慶道。學生賤號四泉。何千戶道。學生賤號天泉。又問長官今日拜畢部堂了。西門慶道。從內裡蒙公公賜酒出來。拜畢部。又到本衙門見堂。繳了劄付。拜了所司。出來見長官尊帖下顧。失迎。不勝惶恐。何千戶道。不知長官到。學生拜遲。因問長官今日與夏公都見朝來。西門慶道。龍溪今已陞了指揮直駕。今日都見朝謝恩。在一處。只到衙門見堂之時。他另具手本參見。問畢。何千戶道。今日與長官計議了。咱每幾時與本主老爹見禮。領劄付。西門慶道。依着舍親說。咱每先在衛主宅中進了禮。然後大朝引奏。還

在本衙門到堂同衆領劄付。何千戶道。既是長官如此說。咱每明日早備禮進了罷。于是都會下各人禮數。何千戶是兩疋蟒衣。一束玉帶。西門慶是一疋大紅麒麟金段。一疋青絨蟒衣。一柄金廂玉絲環。各金華酒四罈。明早在朱太尉宅前取齊。約會已定。茶湯兩換。西門慶告辭而回。並不與夏延齡題此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到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是預備飯食頭腦小席。大盤大碗。齊齊整整。連手下人飽飡一頓。然後同往太尉宅門前來。賁四同何家人。又早押着禮物伺候已久。那時正值朱尉新加太保。徽宗天子。又差遣往南壇視牲未回。各家饋送賀禮伺候。叅見官吏人等。黑壓壓在門首。等的鐵桶相似。何千戶下了馬。在左近一相識家坐的。差人打聽老爺道午晌。就來

通報。一等等到午後時分。忽見一人飛馬而來傳報道。老爺親牲回來。進南薰門了。分付閒雜人打開。不一時。騎報回來。傳。老爺過天漢橋了。頭一廚役跟隨茶盒攢盒到了。半日纔遠遠牌兒馬到了。衆官都頭帶勇字鎖鐵盔。身穿摟漆紫花甲。青紵絲團花窄袖衲襖。紅綃裹肚。綠麂皮挑線海獸戰裙。腳下四縫着腿黑靴。弓彎雀畫。箭插雕翎。金袋肩上横担銷金令字藍旗。端的人如猛虎。馬賽飛龍。須臾一對藍旗過來。夾着一對青衣節級上。一個個長長大大。搊搊搜搜。頭帶黑青巾。身穿皂直裰。腳上乾黃皮底靴。腰間懸繫虎頭牌。騎在馬上。端的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須臾三隊牌兒馬過畢。只聞一片喝聲傳來。那傳道者都是金吾衛士。直場排軍。身長七尺。腰濶三停。人人青巾桶帽。

個個腿纏黑靴。左手執着藤棍。右手潑步撩衣。長聲道子一聲喝道而來。下路端的諕魄消魂。陡然市衢澄靜。頭道過畢。又是二道摔手。摔手過後。兩邊雁翎排列。二十名青衣緝捕。皆身腰長大。都是寬腰大肚之輩。金眼黃鬚之徒。個個貪殘類虎。人人那有慈悲。十對青衣後面。轎是八擡八簇肩輿明轎。轎上坐着朱太尉。頭戴烏紗。身穿猩紅斗牛絨袍。腰横四指荊山白玉玲瓏帶。腳靸皂靴。腰懸太保牙牌。黃金魚鑰。頭帶貂蟬。腳登虎皮。路擡那轎的。離地約有三尺高。前面一邊一個相抱角帶身穿青紵絲。家人跟着。轎後又是一斑兒六面牌兒馬。六面令字旗。緊緊圍護。以聽號令。後約有數十人。都騎着寶鞍駿馬。玉勒金鐙。都是官家親隨掌案書辦書吏人等。都出于禕養時謁騎自

巳好色貪財。那曉王章國法。登時一隊隊都到宅門首。一字兒擺下。喝的人靜迴避無一人聲嗽。那來見的官吏人等。黑壓壓一羣。跪在街前。良久太尉轎到根前。左右喝聲起來。伺候那衆人。一齊應諾。誠然聲震雲霄。只聽東邊鼕鼕鼓樂響動。原來本尉八員太尉堂官見太尉新加光祿大夫太保。又蔭一子爲千戶。都各備大禮在此治具酒筵。來此慶賀。故此有許多教坊伶官在此動樂。太尉纔下轎。樂就止了。各項官吏人等預備進見。忽然一聲道子响。一青衣承差手拿兩個紅拜帖。飛走而來。遞與門上人。說禮部張爺與學士蔡大爺來拜。連忙禀報進去。須臾轎在門首。尚書張邦昌與侍郎蔡攸。都是紅吉服孔雀補子。一個犀帶。一個金帶。進去拜畢。待茶畢。送出來。又是吏部尚書

王祖道與左侍郎韓侶。右侍郎尹京。也來拜朱太尉。都待茶送了。又是皇親喜國公。樞密使鄭居中。駙馬掌宗人府王晉卿。都是紫花玉帶來拜。惟鄭居中坐轎。這兩個都騎馬。送出去。方是本衙堂上六員太尉到了。呵殿宣儀。行仗羅列。頭一位是提督管兩廂捉察使孫榮。第二位管機察梁應龍。第三管內外觀察典牧皇畿童太尉姪兒童天胤。第四提督京城十三門巡察使。第五管京營衛緝察皇城使竇監。第六督管京城內外巡捕使陳宗善。都穿大紅頭帶貂蟬。惟孫榮是太子太保玉帶。餘者都是金帶。下馬進去。各家都有金幣尺頭禮物。少頃裡面樂聲响動。衆太尉插金花。拿玉帶。與朱太尉把盞遞酒。堦下一派簫韶盈耳。兩行絲竹和鳴。端的食前方丈。花簇錦筵。怎見得太尉的

富貴。但見。
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晝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戟枝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芬芬馥馥。獺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貪擁半床翡翠枕歌入寶珊瑚。時聞浪珮玉叮咚。特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硯礌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遊。盡是侯門戚里。雪兒歌發。驚聞麗曲三千。雲毋屏開。忽見金釵十二。鋪荷芰遊魚沼內不驚人。高挂籠嬌鳥簾前能對語。那裡解調和燮理。一味趨諂逢迎。端的笑談起干戈。吹噓驚海岳。假言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辭使九重天子點頭。督擇花石。江南淮北盡災殃。進獻黃楊。國庫民財皆罷竭。當朝無不心寒。列土為之屏息。正是。輦下權豪第一。
人間富貴無雙。
須臾遞畢。安席坐下。一班兒五個俳優。朝上箏篥琵琶方响箜篌。紅牙象板。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端的餘音遶梁。聲清韻美。
唱道。
享富貴。受皇恩。起寒賤。居高位。秉權衡威振京畿。惟君恃寵把君王媚。全不想存仁義。
滾綉毬　起官夫造水池。與兒孫買田基。富求謀多只為一身之計。縱奸貪那裡管越瘦吳肥。趨附的身即榮。觸忤的命必危。妬賢才喜親小輩。只想着復私仇。公道全虧。你將九重天子深瞞昧。致四海生民總亂離。更不道天網恢恢。

倘秀才　巧言詞取君王一時笑喜。那裡肯效忠良使萬國雍熙。你只待顛倒豪傑把世迯。隔靴空痒㨶。久症却行醫。滅絕了天理。

滾綉毬　你有秦趙事指鹿心。屠岸賈縱犬機。待學漢王莽不臣之意。欺君的董卓燃臍。但行動絃管隨。出門時兵仗圍。入朝中百官悚畏。仗一人假虎張威。望塵有客趨奸黨。借劒無人斬㑃賊。一任的忒狂為。

尾聲　金甌底下無名姓。青史編中有是非。你那知燮理陰陽調兒氣。那知盜賣江山結外夷。枉辱了玉帶金魚挂蟒衣。受祿無功愧寢食。權方在手人皆懼。禍到臨頭悔後遲。南山竹罄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遺。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當時酒進三巡。歌吟一套。六員太尉起身。朱太尉親送出來。回到廳。樂聲暫止。管家稟事。各處官員進見。朱太尉令左右擡公案。放在當廳。一張虎皮校椅上坐下。分付出來。先令各勳戚中貴仕宦家人吏書人等。送禮的進去。須臾打發出來。纔是本衛紀事。南北衙兩廂五所七司。提察。譏察。觀察。巡察。典牧。直駕。提牢。指揮。千百戶等官。各有首領。具手本呈遞。然後纔傳出來。叫兩淮。兩浙。山東。山西。關東。關西。河東。河北。福建。廣南。四川十三省提刑官。挨次進見。西門慶與何千戶在第五起上。擡進禮物去。管家又早將何太監拜帖。鋪在書案上。二人立在堦下。等上邊叫名字。這西門慶擡頭。見正面五間皆廠廳。歌山轉角滴水重簷。珠簾高捲。上週圍都是綠欄杆。上面朱紅牌扁。懸着徽宗

皇帝御筆。欽賜執金吾堂。斗大小四個金字。乃是官家耳目牙爪所家緝訪寄之所。常人到此者處斬。兩邊六間廂房。皆堦寬廣。院宇深沉。朱太尉身着大紅。在上面坐着。須臾叫到根前。二人應諾陞堦。到滴水簷前。躬身叅謁。四拜一跪。聽發放。朱太尉道。那兩員千戶。怎的又叫你家太監送禮來。令左右收了。分付。在地方謹慎做官。我這裡自有公道。伺候大朝引奏畢。來衙門中領劄赴任。二人齊聲應諾。左右喝起去。由左角門出來。剛出大門來。尋見賁四等。擡担出來。正要走。忽聽一人飛馬報來。拿宛紅拜帖。來報說道。王爺高爺來了。西門慶與何千戶閃在人家門裡觀看。須臾軍牢喝道。人馬圍遶。塡街塞巷。只見總督京營八十萬禁軍。隴西公王燁同提督神策御林軍總兵官。太尉

高俅。俱大紅玉帶。坐轎而至。那各省叅見官員。都一湧出來。又不得見了。西門慶與何千戶良久等了賁四盒担出來。到于僻處。呼跟隨人拉過馬來。二人方纔騎上馬同寓。正是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看官聽說。妾婦索家。小人亂國。自然之道。識者以為將來數賊必覆天下。果到宣和三年。徽欽北狩。高宗南遷而天下為虜有。可深痛哉。史官意不盡。有詩為証。

權姦誤國禍機深　開國承家戒小人
六賊深誅何足道　柰何二聖遠蒙塵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八

第七十一回

李瓶兒何千戶家托夢　提刑官引奏朝儀

整時罷鼓膝間琴　閒把遊符閱古今
常嘆賢君務勤儉　深悲庸主事荒臣
治平端日親賢格　稔亂無龍近佞臣
說破興亡多少事　高山流水有知音

話說。西門慶同何千戶回來。走到大街。何千戶先差人去回何太監話去了。一面邀請西門慶到家一飯。西門慶再三固辭。何千戶手下把馬嚼拉住說道。學生還有一事與長官商議。于是並馬相行。到宅前下馬。責四同擡盒逕往崔中書家去了。原來

何千戶盛陳酒筵。在家等候。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獸炭焚燒。金爐香靄。正中獨獨設一席。下邊一席相陪。傍邊東首。又設一席。皆盤堆異菓。花揷金瓶。卓椅鮮明。幃屏齊整。西門慶問道。長官今日筵何客。何千戶道。家公公今日下班。敢與長官叙一中飯。西門慶道。長官這等費心。盛設待學生。就不是同僚之情。何千戶笑道。倒是家公公主意。治此粗酌。屈尊請教。一面看茶吃了。西門慶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便出來。不一時。何太監從後邊出來。穿着綠絨蟒衣。冠帽皂靴。寶石縧環。西門慶展拜四拜。請公公受禮。何太監不肯。說道。使不的。西門慶道。學生與天泉同寅。晚輩。老公公齒德俱尊。又係中貴。自然該受禮。講了半日。何太監受了半禮。讓西門慶上面。他主

席相陪。何千戶傍坐。西門慶道。老公公。這個斷然使不的。同僚之間。豈可傍坐。老公公叔姪便罷了。學生使不的。何太監大喜。道。大人甚是知禮。罷罷。我閣老位兒傍坐罷。教做官的陪大人主席就是了。西門慶道。這等學生坐的也安。于是各叙禮坐下。何太監道。小的兒們。再燒好炭來。今日天氣寒冷些。須臾左右火池火叉。拿上一包暖閣水磨細炭。向中間四方黃銅火盆內只一倒。厅前放下油紙暖簾來。日光掩映。十分明亮。何老太監道。大人請寬了盛服罷。西門慶道。學生裡邊沒穿甚麼衣服。使小价下處取來。何太監道。不消取去。令左右接了衣服。拿我穿的飛魚綠絨蟒衣來。與大人披上。西門慶道。老公公職事之服。學生何以穿得。何太監道。大人只顧穿。怕怎的。昨日萬歲賜

了。我蟒衣。我也不穿他了。就送了大人遮衣服兒罷。不一時。左右取上來。西門慶揑了帶。令玳安接去貝領。披上氅衣。作揖謝了。又請何千戶也寬去上盖陪坐。又拿上一道茶來吃了。何太監道。吗小厮們來。原來家中教了十二名吹打的小厮。兩個師範領着上來磕頭。何太監分付擡出銅鑼銅鼓。放在廳前。一面吹打動起樂來。端的聲震雲霄。韻驚魚鳥。然後左右伺候酒筵上坐。何太監親自把盞。西門慶慌道。老公公請尊便。有長官代勞。只安放鍾筯兒就是一般。何太監道。我與大人遞一鍾兒。我家做官的。初入芦葦。不知深淺。望乞大人。凡事扶持一二。就是情了。西門慶道。老公公說那裡話。常言同僚三世親。學生亦托賴老公公餘光。豈不同力相助。何太監道。好說好說。共同王事。

彼此扶持。西門慶也沒等他遞酒。只接了杯兒。領到席上。隨即回奉一杯。安在何千戶并何太監席上。彼此告揖過坐下。吹打畢。三個小厮連師範在筵前。銀箏象板。三絃琵琶。唱了一套。正宮端正好。

水晶宮。鮫綃帳。光射水晶宮。冷透鮫綃帳。夜深沉。睡不穩。龍牀。離金門。私出天街上。正風雪空中降。

滚綉毬　似紛紛蝶翅飛。如漫漫柳絮狂。舞水花旋風兒飄蕩。踐玷脚步兒匆忙。將白襴兩袖遮。把烏紗小帽蕩。猛回頭鳳樓凝望。全不見碧琉璃瓦甃鴛鴦。一霎時九重殿如銀砌。半合兒萬里乾坤似玉粧。恰便是粉甸滿封疆。

倘秀才　我只見鐵桶般重門閉。我將這銅獸面雙環扣響。敲

門的我是萬歲山前趙大郎。堂中無客伴。燈下看文章。特來聽講。

呆骨朵 衝寒風冒凍雪來相望。有些箇機密事要商量。朕怎麼了事公人。免禮咱招賢宰相。這的鼎鼐三公府。那裡也剃頭髮唐三藏。這坐席間聽講書。你休來耳邊廂叫點湯。

倘秀才 朕不學漢高皇身居未央。朕不學唐天子停眠在晉陽。常則是翠被生寒金鳳凰。有心傳說無夢到高唐。道的是爲君的勾當。

滾繡毬 雖然與四海爲一人。必索要正三綱謹五常。朕的年廣學鎗棒。恨則恨未曾到孔子門墻。尚書是幾篇。毛詩共幾章。講禮記始知謙讓。論春秋可鑑興亡。朕待學禹湯文武宗

堯舜。卿可及房杜蕭曹立漢唐。則要你燮理陰陽

倘秀才 卿道是用論語治朝廷有方。却原來這半部運山河在掌。聖道如天不可量。談經臨絳帳索強如開宴出紅妝。聽說罷神清氣爽。

滾繡毬 銀臺上華燭明。金爐內寶篆香。不當煩教老兄自斟佳釀。又何須嫂嫂親捧着霞觴。卿道是糟糠妻不下堂。朕須想貧賤交不可忘。常言道表壯不如裡壯。妻若賢夫免災殃。朕將卿如太甲逢伊尹。卿得嫂壯呵恰便是梁鴻配孟光。則願你福壽綿長。

倘秀才 但歇息呵論前王後王。恰合眼慮興邦喪邦。因此上曉夜無眠想萬方。雖不是歡娛嫌夜短。遭難道寂寞恨更長。

憂愁事幾庄。

滾綉毬　憂則憂當站的身無挂體。憂則憂家無隔宿糧。憂則憂甘貧的晝眠深巷。憂則憂讀書的夜寐寒窓。憂則憂嚎寒妻怨夫啼。憂則憂駕車的恁時分萬里行商。憂則憂行船的一江風浪。憂則憂饑子呼娘。憂則憂是布衣賢士無活計。憂則憂鐵甲忙披守戰塲。題將來感嘆悲傷。

倘秀才　憂的是百姓苦。向御榻心勞意攘害的是不小。可教寡人眠思夢想。太原府劉素拒北方。我只待暫離丹鳳闕。親擁碧油幢。先取那河東的上黨。

滾綉毬　卿道是錢王共李王。劉張與孟泉。他每多無仁政着萬民失望。行霸道百姓遭殃。差何人鎮守西命何人定兩廣。

取吳越必須名將。下江南直用忠良。要定奪展江山白玉擎天柱。索用恁極宇宙黃金駕海梁。仔細端詳。

脫布衫　取金陵飛渡長江。到錢塘平定他鄉。西川休辭棧惡。南蠻地莫愁烟瘴。

醉太平　陣衝開虎狼。身肩着風霜。用六韜三畧定邊疆。把元戎印掌。則要你人披鐵甲添雄壯。馬搖玉勒難遮當。鞭敲金鐙响叮噹。早班師汴梁。

一煞　有那等順天心達天理去邪歸正。有踈放有那等霸王業抗王師揚威盡滅亡。休擄掠民財。休傷殘民命。休淫污民妻休燒毀民房。恤軍馬施仁立法。實錢粮定賞罰。保城他討逆招安。沿路上安民挂榜。從賑濟任開倉。

尾聲　朕專待正衣冠拏相貌就凌烟圖畫你那功臣像。卿鼐
宜並金石銘鍾鼎。向青史標題姓字香。能用兵善爲將。有心
機有膽量。仰瞻天文筭星象。俯察山川變形狀。決戰方將九
地量。畫戟須將旗幟張。夜戰須將火鼓揚。步戰屯雲護軍帳。
水戰隨風使帆槳。奇正相生兵最強。仁勇之行勇怎當。耳聽
將軍定這廂。坐擬元戎取那廂。飛奏邊庭進表章。齊賀昇平
回帝鄉。比及你列土分茅拜卿相。先將你各部下的軍卒重
重的賞。

唱了一套下去。酒過數巡。食割兩道。看看天晚。秉上燈來。西門
慶喚玳安。拿賞賜與厨役。并吹打各色人役。就要起身。回說學
生不當厚擾一日了。就此告回。那公公那裡肯放。說道。我今日

正是下班。要與大人請教。有甚大酒席。只是清坐而已。教大人
受饑。西門慶道。承老公公賜這等太美饌。如何反言受饑。學生
回去。歇息歇息。明早還與天泉參謁參謁兵科。好領劄付挂號。
何太監道。既是如此。大人何必又回下處。就在我這裡歇了罷。
明日好與我家做官的幹事。敢問如今下處在那裡。西門慶道。
學生就暫借敝同僚夏龍溪令親崔中書宅中權寓。行李都在
那邊。何太監道。這等也不難。大人何不令人把行李搬過來。我
家任兩日。何如。我這後園兒裡有幾間小房兒甚是僻淨。就早
晚和做官的理會些〻公事兒也方便些〻兒。強如在人家。這個就
是一家。西門慶道。在這裡也罷了。只是使夏公見怪的。學生疏
他一般。何太監道。沒的說。如今時年早辰不做官。晚夕不唱喏。

衙門是恁偶戲衙門。雖故當初與他同僚。今日前官已去。後官接管承行。與他就無干。怎生這等說。他就是個不知道理的人了。今日我定然要和大人坐一夜。不放大人去。喚左右。下邊房裡快放卓兒。管待你西老爹大官兒飯酒。我家差幾個人跟他郎璿把行李都搬來了。分付打發後花園西院乾淨。預備鋪陳炕中籠下炭火。堂上一呼。堦下百諾。答應下去了。西門慶道。老公公盛情。只是學生得罪了。何太監道。沒的扯淡哩。他既出了衙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管他那裡鑾駕庫的事。管不的咱提刑所的事了。難怪于你。不由分說。就打發玳安并馬上人吃了酒飯。差了幾名軍牢。各拿繩扛。逕往崔中書家。搬取行李去了。何太監道。又一件相煩大人。我家做官的若是到任所。還望

大人那裡替他看所宅舍兒。然後好搬取家小。今先教他同大人去。待尋下宅子。然後打發家小起身。也不多。連幾房家人也有二三十口。西門慶道。天泉去了。老公公這宅子誰人看守。何太監道。我兩個名下官兒第二個姪兒何永福見在庄子上叫他來住了罷。西門慶道。老公公分付要看多少銀子宅舍。何太監道。也得千金出外銀子的房兒纔勾住。西門慶道。敝同僚夏龍溪。他京任。不去了。他一所房子。倒要打發。老公公何不要了。與天泉住。一舉兩得其便。甚好。門面七間。到底五層。儀門進去大廳。兩邊廂房。鹿角頂。後邊住房。花亭。周圍群房。也有許多街道。又寬濶。只好天泉住。何太監道。他要許多價值兒。西門慶道。他對我說來。原是一千三百兩。又後邊添蓋了一層半房。收拾

了一處花亭。老公公若要。隨公公與他多少罷了。何太監道。我乃托大人。隨大人主張就是了。趂今日我在家。差個人和他說去。討他那原文書我瞧瞧。難得尋下這房舍兒。我家做官的去到那里。就有個歸着了。不一時。只見玳安同衆人搬了行李來回話。西門慶問賁四黃經來了不曾。玳安道。黃經同押了衣箱行李先來了。還有轎子。又叫賁四在那裡看守着。西門慶因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分付拿我帖兒上覆夏老爹。借過那裡房子的原契來。與何公公要瞧瞧。就同賁四一答兒來。這玳安應的去了。不一時。賁四青衣小帽。同玳安前來。拿文書回西門慶說。夏老爹多上覆。既是何公公要。怎好說價錢。原文書都拿的來了。又收拾添蓋。使費了許多。隨爹主張了罷。西門慶把

原契遞與何太監。親看了一遍。見上面寫着。一千二百兩。說道。這房兒想必也住了幾年。裡面未免有些糟爛。也別要說收拾。大人面上。我家做官的既治產業。還與他原價。那賁四連忙跪下說。何爺說的。自古使的憨錢治的莊田。千年房舍換百主。一番拆洗一番新。把這何太監聽了。喜歡的要不的。便道。你是那裡的。此人倒會說話兒。常言成大者。不惜小費。其實說的是。他叫甚麼名字。西門慶道。此是舍下夥計。名喚賁四。何太監道。也罷。沒個中人。你就做個中人兒。替我討了文契來。今日是個上官好日期。就把銀子兌與他罷。西門慶道。如今晚了。待的明日也罷了。何太監道。到五更我早進去。明日大朝。今日不如先交與他銀子。就了事而已。西門慶問道。明日甚時駕出。何太監道。

午時駕出到壇。三更鼓祭了。寅正一刻。就回到宮裡擺了膳。就出來設朝陞大殿。又朝賀天下諸司都上表拜冬。次日文武百官吃慶成宴。你每是外任官。大朝引奏過。就沒你每事了。說畢。何太監分付何千戶進後邊。連忙打點出二十四定大元寶來。用食盒擡着。差了兩個家人同賁四玳安押送到崔中書家交割。夏公見擡了銀子來。滿心歡喜。隨即親手寫了文契。付與賁四等。拿來遞與何太監。不勝歡喜。賞了賁四十兩銀子。玳安王經。每人三兩。西門慶道。小孩子家不當與他。何太監道。胡亂與他買嘴兒吃。三人磕了頭謝了。何太監分付。管待酒飯。又向西門慶唱了兩個喏。全仗大人餘光。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還是看老公公金面。何太監道。還望大人對他說說。早把房兒騰出來。

這裡好打發家小起身。西門慶道。學生已定與他說。教他早騰。何長官這一去。且在衙門公廨中權住幾日。待他家小搬取京收拾了。這裡長官家小起是不遲。何太監道。收拾直待過年罷了。先打發家小去幾好。十分在衙門中也不方便。說話之間。已有二更天氣。說道。老公公請安置罷。學生亦不勝酒力了。何太監方作辭。歸後邊暖房內請歇去了。何千戶教家樂彈唱。還與西門慶投壺吃了一回。方纔起身。歸至後園。正北三間書院。四面都是粉墻臺榭湖山。盆景花木。房內絳燭高燒。登席牀帳。錦幔倭金屏護。琴書几席清[illegible]。翠簾低挂。鋪陳整齊。爐上茶煮寶瓶。篆內香焚麝餅。何千戶又陪西門慶敘話。良久小童看茶吃了。方道安置。起身歸後邊去了。西門慶向了回火。方纔摘去冠

幘。解衣就寢。黃經玳安打發脫了靴襪。合了燈燭。自往下邊暖炕被窩歇去了。這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都是綾錦被褥。貂鼠綉帳。火箱泥金暖閣牀。在被窩裡。見滿窓月色。番來覆去。睡不着。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寂寂。寒風吹得那窓紙有聲。况離家已久。欲待要呼王經進來陪他睡。忽然聽得窓外有婦人語聲甚低。即披衣下牀。靸着鞋襪。悄悄啟戶視之。只見李瓶兒。霧髩雲鬟。淡粧麗雅。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輕移蓮步。立于月下。西門慶一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說道。冤家。你如何在這裡。李瓶兒道。奴尋訪至此。對你說。我已尋了房兒了。今特來見你一面。早晚便搬取也。西門慶忙問道。你房兒在于何處。李瓶兒道。咫尺不遠。出此大街迤東造釜巷中間

便是言訖。西門慶共他相偎相抱。上牀雲雨。不勝美快之極。已而整衣扶髩。徘徊不捨。李瓶兒叮嚀囑付西門慶。我的哥哥。切記休貪夜飲。早早回家。那廝不時伺害于你。千萬勿忘言。是必記于心者。言訖。撒手而別。挽西門慶相送到家。走出大街。見月色如晝。果然徃東轉過牌坊。到一小巷。旋踵見一座雙扇白板門。指道此奴之家也。言畢。頓袖而入。西門慶急向前拉之。恍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但見月影横窓。花枝倒影矣。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悼莫及。悲不自勝。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有詩爲証

玉宇微茫霜滿襟　疎窓淡月夢魂驚
凄涼睡到無聊處　恨殺寒鷄不肯鳴

西門慶番來覆去盻鷄叫。巴不得天亮。比及天亮。又睡着了。次日清辰。何千戶家童僕起來。伺候拿洗面湯手巾。王經玳安打發西門慶梳洗畢。何千戶又早出來陪侍。吃了姜茶。放卓兒請吃粥。西門慶問老公公怎的不見。何千戶道。家公公從五更鼓進內去了。須臾拿上粥。圍着火盆。四碟齊整小菜。四大碗熬爛下飯。吃了粥。又拿上一盞肉員子。餛飩鷄蛋頭腦湯。金匙銀廂雕漆茶鍾。一面吃着。分付出來伺候備馬。何千戶與西門慶冠冕。僕從跟隨。早進內參見兵科出來。何千戶便分路來家。西門慶又到相國寺拜智雲長老。長老又留擺齋。西門慶只吃了一個點心。餘者收下來。與手下人吃了。玳安氊包內拿着金段。從東街穿過來。要往崔中書家拜夏龍溪去。因從造府巷所過。中

間果見有雙扇白板門。與夢中所見一般。悄悄使玳安問隔壁賣豆腐老姬。此家姓甚名誰。老姬答道。乃袁指揮家也。西門慶于是不勝嘆異。到了崔中書家。夏公纔出馬拜人去。見西門慶到。令左右把馬牵過。邀西門慶至廳上。拜揖叙禮。西門慶令玳安拿上賀禮。青織金綾紵一端。色段一端。夏公道。學生還不曾拜賀長官到承長官先事。昨者小房又煩費心。感謝不盡。西門慶道。何太監央學生看房一節。我因堂尊分付。就說此房來。何公到好就估着要。學生無不作成。討了房契去看了。一口就還了原價。是內臣性兒。立馬盖橋就成了。還是堂尊大福。說畢。呵呵笑了。夏公道。何天泉我也還未回拜他。因問他此去與長官同行罷了。西門慶道。他已會定同學生一路去。家小還且待後。

昨日他老公公多致意。煩堂尊早些把房兒騰出來。搬取家眷。他如今且權在衙門裡住幾日罷了。夏公道。學生也不肯久稽。待這裡尋了房兒。就使人搬取家小。也只待出月罷了。說畢。西門慶起身。又留了個拜帖與崔中書。夏公便道。要留長官坐坐。爭柰在于客中。彼此情諒。送出上馬。歸至何千戶家。何千戶又早伺候午飯等候。西門慶悉把拜夏公之事。說了一遍。騰房已在出月。搬取家小。何千戶大喜。謝道。足見長官盛情。吃畢飯。二人正在廳上着棋。忽左右來報。府裡翟爹。那裡差人送下程來了。抓尋到崔老爹那裡。崔老爹使他來這裡來了。于是拿帖來。宛紅帖兒上。寫着。謹具金段一端。雲紵一端。鮮猪一口。北羊一腔。內酒二罈。點心二盒。眷生翟謙頓首拜。西門慶見來人。說道。

又蒙翟大爹費心。一面收了禮物。寫回帖。賞來人二兩銀子。擡盒人五錢。說道。客中不便。有褻管家。那人連忙接了。說道。小的不敢領。西門慶道。將就買杯酒吃便了。那人方纔磕頭收了。王經在傍挿口。悄悄說。小的姐姐說。教我府裡去看看愛姐。有物事稍與他。西門慶問甚物事。王經道。是家中做的兩雙鞋脚手。西門慶道。單单兒怎好拿去。分付玳安。我皮箱內有稍帶的玫瑰花餅。取兩礶兒。用小描盒兒盛着。就把回帖付與王經。穿上青衣。教他同跟了。往府裡看愛姐。不題。這西門慶寫了帖兒。送了一腔羊。一罈酒。謝了崔中書。把那一口猪。一罈酒。兩盒點心。擡到後邊。孝順老公公。在此多有打擾。慌的何千戶。就來拜謝。說道。長官。你我一家。如何這等計較。且說。王經到府內。請出韓

愛姐外廳拜見了。打扮如瓊林玉樹一般。比在家出落自是不同。長大了好些。管待了酒飯。因見王經身上穿的單薄。與了一件天青紵絲。貂鼠鼈衣兒。又與了五兩銀子。拿來回覆西門慶話。西門慶大喜。正與何千戶下棋。忽聞綽道之聲。門上人來報。夏老爹來拜。拿了兩個拜帖兒。忙的兩個整衣冠。迎接到廳敘禮。何千戶又謝昨日房子之事。夏提刑具了兩分段帕酒禮。奉賀二公。西門慶與何千戶。再三致謝。令左右收了。又賞了眘四玳安王經十兩銀子。一面分賓主坐下。茶罷。共叙寒温。夏公道。請老公公拜見。何千戶道。家公公進內去了。夏公又留下了一個雙紅拜帖兒。說道。多頂上老公公。拜遲恕罪。言畢。辭。起身去了。何千戶隨即也具一分賀禮。一疋金段。差人送去。不在言表。

到晚夕。何千戶又在花園暖閣中擺酒。與西門慶共酌。夜飲。家樂歌唱。到二更方寢。西門慶因其夜裡夢遺之事。晚夕令王經拿鋪盖來。書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牀。脫的精赤條。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與鶯鶯會。且把紅娘去解饞。一晚題過。到次日起五更。與何千戶一行人跟隨進朝。先到待漏院候時。等的開了東華門進入。但見。

星斗依稀禁漏殘　禁中環珮响珊珊
花迎劍戟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瑞靄光中瞻萬歲　祥烟影裡擁千官
欲知今日天顏喜　遥覩蓬萊紫氣蟠

少頃只聽。九重門啟。鳴噦噦之鸞聲。閶闔天開。覩巍巍之衮

重熈累洽之日。致履端嘉慶之時。當時天子祀畢南郊回來。文武百官聚集于宮省等候設朝。須臾鍾响罷。天子駕出宮。陞崇政大殿。受百官朝賀。須臾香毬撥轉。簾捲扇開。怎見的當日朝儀整肅。但見。

皇風清穆。温温靄靄氣氤氳。麗日當空。郁郁蒸蒸雲靉靆。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靄靄霏霏。拂拂珠宮寶殿。映萬縷朝霞。大慶殿。崇慶殿。文德殿。集賢殿。燦燦爛爛。金碧交輝。乾明宮。神寧宮。昭陽宮。合璧宮。清寧宮。光光彩彩。丹青炳爗。蒼蒼凉凉。日影着玉砌雕欄。裊裊娜娜。霧鎖着金禄畫棟。紫扉黄閣。寶鼎内。縹縹緲緲。沉檀香爇。丹堦墀。玉砌臺。明明朗朗。畫燭高焚。龍龍蔘蔘。報天皷擂疊三通。鑑鑑鍧鍧。長樂鐘撞一百八下。枝枝楂楂。刀手互相磕撞。挨挨曳曳。龍虎旂來往盤旋。錦衣花帽擎着的是圓盖傘。方盖傘。上上下下開展。帥龍蟠。駕着的是金輅輦。玉輅輦。左左右右相陣。又見那。立金瓜。臥金瓜。三三兩兩。雙龍扇。單龍扇。疊疊重重。群群隊隊。金鞍馬。玉轡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象。猛力猙獰。鎮殿將軍。一個個長長大大天神。甲披金葉。侍朝勲衛一人人齊齊整整。如地煞。刀繫綉春。嚴嚴肅肅。殿門内擺列着糾儀御史。人人豸冠森聳。秉簡當胸。端端正正。羗擦邊立站定衆官員。個個錦衣炳煥。宣聽旨。金殿參參差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款款。高捲珠簾。文樓上。嘐嘐噦噦。報時鷄人三唱。玉堦前。剌剌刮刮。肅靜鞭响三聲。齊齊整整刻簪纓。有五

等之尊。巍巍蕩蕩。坐龍牀。倚綉褥。膺萬乘之尊。遠遠望見頭
戴十二旒平頂冠。穿赭黃袞龍袍。腰繫藍田玉帶。脚靸烏油
舄履。手執金廂白玉圭。背靠九雷龍鳳扆。正是

晴日明開青鎖闥　天風吹下御爐香
千條瑞靄浮金闕　一朶紅雲捧玉皇

這帝皇果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若說這個官家。才俊過人。
口工詩韻。目覽群羊。善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
曉九流之典。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盃。彷彿
如金陵陳後王。從十八歲登基耶位。二十五年。倒改了五遭
年號。先改建中靖國。後改崇建。改大觀。改正和。
當下駕坐寶位。靜鞭響罷。文武百官。九卿四相。秉簡當胸。向丹

墀五拜三叩頭禮。進上表章。已有殿頭官。身穿紫窄衫。腰繫金
廂帶。步着金堦。口傳聖勅。道。朕今即位。二十禩于茲矣。享嶽告
成。上天降瑞。今值履端之慶。與卿共之。言未畢。斑首中閃過一
員大臣來。朝靴踏地响。袍袖列風生。官不知多大。玉帶顯功名。
視之乃左丞相。崇政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太師。魯國公。蔡京
也。幞頭象簡。俯伏金堦。叩首口稱萬歲萬歲萬萬歲。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恭惟皇上御極二十禩以來。海宇清寧。天下豐
稔。上天降鑒。禎祥疊見。日重輪。星重輝。海重潤。聖上握乾符。永
享萬年之正統。天保定。地保寧。人保安。皇圖膺寶曆。益增永壽
之無疆。三邊永息于兵戈。萬國來朝于天闕。銀岳排空。玉京挺
秀。寶籙膺頒于昊闕。絳霄深聳于乾宮。臣等何幸。欣逢盛世。交

際明良永效華封之祝常沾日月之光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獻頌以聞良久聖旨下來賢卿献頌益見忠誠朕心加悅詔改明年爲宣和元年正月元日受定命寶肆赦覃賞有差蔡太師承旨下來殿頭官口傳聖旨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言未畢見一人出離班部倒笏躬身緋袍象簡玉帶金魚跪在金階口稱光祿大夫掌金吾衛事太尉太保兼太子太保臣朱引天下提刑官員事後面跪的兩淮兩浙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關東關西福建廣南四川等處刑獄千戶章隆等二十六員例該考察已更歷補繳換劄付合當引奏未敢擅便請旨定奪聖旨傳下來照例給領朱太尉承旨下來天子袍一展群臣皆散駕即回宮百官皆從端門兩分而出那十二象不待

牽而先走鎮將長隨紛紛而散只聽甲响又刀力士團子紅軍盡盡而出惟見戈明朝門外車馬縱橫侍仗羅列人喧呼海沸波翻馬嘶喊山崩地裂衆提刑官皆出朝上馬都來本衙門伺候鐵桶相似良久只見知印駒來拿了印牌來傳道老爺不進衙門了轎兒已在西華門裡安放如今要往蔡爺李爺宅內拜冬去了以此衆官都散了西門慶與何千戶回到家中又過了一夕到次日衙門中領了劄付同衆科中掛了號打點殘裝收拾行李與何千戶一同起身何太監晚夕置酒餞行囑付何千戶凡事請教西門大人休要自專差了禮數從十一月十一日東京起身兩家也有二十人跟隨竟往山東大道而來已是數九嚴寒之際點水滴凍之時一路上見了些荒郊野路枯木寒

鴉疎林淡日影斜暉暮雪凍雲迷晚渡一山未盡一山來後村
戶過前村望瓦及到過黄河到水關八角鎮驟然撞遇天起一
陣大風但見
非干虎嘯豈是龍吟卒律律寒飇撲面急颼颼冷氣侵人既
不能卸柳暗藏着水妖山怪初時節無踪無影次後來捲霧
收雲驚得那緑楊堤鷗鳥雙飛紅蓼岸鷺鷥並起則見那入
紗窓撲銀燈穿畫閣透羅裳亂舞飄吹花擺柳昏慘慘走石
揚砂白茫茫刮得那大樹連聲吼刷刷驚得那孤雁落深
濠須臾砅石打地塵土遮天砂石打地猶如滿天驟雨卽府
來塵土遮天好相似百萬貔貅捲土至趕趨得村落漁翁罷
鈎捲鈎綸疾走回家山中樵子魂驚拔奔栖杜諕得那山中

虎豹縮着頭隱着足潛藏深壑刮得那海底蛟拳着爪蟠着
尾顚顯狰獰刮多時只見那房上瓦飛似燕吹良久山中走
石如飛瓦飛似燕打得客旅迷踪失道石走怒干諕得那商
船緊纜收帆大樹連根拔起小樹有條無稍這風大不大眞
個是吹拆地獄門前刮起酆都頂上塵嫦娥急把蟾宮閉列
子空中叫救人險些兒玉皇住不的崑崙頂只刮的大地乾
坤上下摇
西門慶與何千戶坐着兩頂氈幃煖轎被風刮得寸步難行又
見天色漸晚恐深林中撞出小人來對西門慶說投奔前村安
歇一夜明日風住再行抓尋了半日遠遠望見路傍一座古剎
數株疎柳半堵横墻但見

石砌碑橫夢草遮　迴廊古殿半欹斜
夜深宿客無燈火　月落安禪更可嗟

西門慶與何千戶入寺中投宿。見題着黃龍寺。見方丈內幾個僧人在那裡坐禪。又無燈火。房舍都毀壞。半用籬遮。長老出來問訊。旋炊火煮茶。伐草根喂馬。煮出來。西門慶行囊中。帶得乾雞臘肉。菓餅棋子之類。晚夕與何千戶。胡亂食得一頓。長老爨一鍋豆粥吃了。過得一宿。次日風止天氣始晴。與了老和尚一兩銀子相謝。作辭起身。往山東來。正是。

王事驅馳豈憚勞　關山迢遞赶京朝
夜投古寺無烟火　觧使行人心內焦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王三官拜西門為義父　應伯爵替李銘釋寃

寒暑相推春復秋　他鄉故國兩悠悠
清清行李風霜苦　蹇蹇王臣涕淚流
風波浪裡任浮沉　逢花遇酒且寬愁
蝸名蝇利何時盡　幾向青童笑白頭

話說。西門慶與何千戶在路不題。單表吳月娘在家。因前者西門慶上東京。在金蓮房飲酒。被奶子如意兒看見。西門慶來家。反受其殃。架了月娘一篇是非。合了那氣。以此這遭西門慶不在。月娘通不招應。就是他哥嫂來看也不留。即就打發分付平安。無事關好大門。後邊儀門夜夜上鎖。姊妹每都不出了。各自

在房做針指。若經濟要往後樓上尋衣裳。月娘必使春紅或來安兒跟出跟入。常時查門户。凡事多嚴緊了。這潘金蓮因此不得和經濟勾搭。只賴奶子如意兒備了舌在月娘處。逐日只和如意兒合氣。一日月娘打點出西門慶許多衣服汗衫小衣。教如意兒做。又教他同韓嫂兒槳洗。就在李瓶兒那邊洒浪。不想金蓮這邊。春梅也洗衣裳。搥裙子。問他借棒搥。這如意兒正與迎春搥衣。不與他。說道。前日你拿了。把个棒搥使秋菊使着罷了。又來要。趂韓嫂在這裡。替爹搥褲子和汗衫兒哩。那秋菊使性子。決烈的走來對春梅說。平白教我借。他又不與。迎春倒說拿去。如意兒攔住了。不肯。春梅便道。耶嚛耶嚛。這怎的這等生分。大白日里借不出個乾燈盞來。娘不肯。還要教我洗褁脚。我

槳了這黃絹裙子。問人家借棒槌使使兒。還不肯與將來。替娘洗了。拿什麼槌。教秋菊。你往後邊問他每借來使使罷。這潘金蓮正在房中炕上褁脚。忽然聽見。便問。怎麼的。這春梅便把借棒槌。如意兒不與來一節說了。只這婦人因懷着舊時仇恨。尋不着這個由頭兒。便罵道。賊淫婦。怎的不與他。是丫頭。你自家問他要去。不與。罵那淫婦。不妨事。這春梅還是年壯一冲性子。不由的激犯。一陣風走來李瓶兒那邊。說道。那個是世人也怎的。要棒槌兒使使。不與他。如今這屋裡又鑽出個當家人來了。如意兒道。耶嚛耶嚛。這里放着棒槌。拿去使不是。誰在這里把住。就怒說起來。大娘分付。趂韓媽在這里替爹槳出這汗衫子。和綿紬褲子來。等着又搥出來要槌。秋菊來要。我說。待我把

你爹這衣服搥兩下兒作拿上使去。就架上許多誑說。不與來。早是迎春姐這里聽着。不想潘金蓮隨即就跟了來。便罵道。你這個老婆。不要說嘴。死了你家主子。如今這屋裡就是你。你爹身上衣服。不着你恁個人兒拴束。誰應的上他那心。俺這些老婆死絕了。教兒替他漿洗衣服。你死拿這個法兒降伏俺每。我好耐驚耐怕兒。如意兒道。五娘怎的這說話。大娘不分付。俺每好意掉攬替爹整理也怎的。金蓮道。賊搥刺骨。雌漢的淫婦。還漒說什麼嘴。半夜替爹遞茶兒。扶被兒。是誰來。討披袄兒穿。是誰來。你背地幹的那繭兒。你說我不知道。偷就偷出肚子來。我也不怕。如意道。正景有孩子還死了哩。俺每到的那些兒。這金蓮不聽便罷。聽了。心頭火起。粉面通紅。走向前一把手。把老婆

頭髮扯住。只用手摳他腹。這金蓮就被韓嫂兒向前勸開了。罵道。沒廉耻的淫婦。嘲漢的淫婦。俺每這里還閙的聲兒。你來雌漢子。合你在這屋里是什麼人兒。你就是來旺兒媳婦子。從新又出世來了。我也不怕你。那如意兒。一壁哭着。一壁挽頭髮。說道。俺每後來也不知什麼來旺兒媳婦子。只知在爹家做奶子。金蓮道。你做奶子。行你那奶子的事。怎的在屋裡狐假虎威起精兒來。老娘成年拿雁。教你弄鬼兒去了。正罵着。只見孟玉樓後後慢慢的走將來。說道。六姐。我請你後邊下棋。你怎的不去。却在這里亂些什麼。一把手拉進到他房中坐下。說道。你告我說。因爲什麼起來。這金蓮消了回氣。春梅遞上茶來。呵了些茶。便道。你看教這賊淫婦氣的我手也冷了。茶也拿不起來。說道。

我在屋裡正播鞋。你使小鸞來請我。我說。且倘倘兒去。握在牀
上。還未睡去着也見這小肉兒。百忙且搥裙子。我說你就帶着
把我的裹腳搥搥出來。半日只聽的亂起來。教秋菊問他要棒
搥使使。他不與。把棒搥匹手奪下了。說道。前日拿了個去。不見
了。又來要。如今緊等着與爹搥衣服。後有教我心裡就惱起來。
使了春梅你去罵那賊淫婦。從幾時就這等大膽降伏人。俺每
手裡教你降伏。你是這屋裡什麼兒。押折橋竿兒要你來。你比
來旺兒媳婦子差些兒。我就隨跟了去。他還嘴裡砍裡剌剌的。
教我一頓捲罵。不是韓嫂兒死氣白賴在中間拉着我。我把賊
沒廉恥雌漢的淫婦。口裡肉也搊出他的來。要俺每在這屋裡
點韮買葱。教這淫婦在俺每手裡弄鬼兒。也沒鬼大姐姐那些

兒不是。他想着把死的來旺兒賊奴才淫婦慣的有些摺兒。教
我和他爲冤結仇。落後一染膿帶。還垛有我身上。說是我弄出
那奴才去了。如今這個老婆。又是這般慣他。慣的恁沒張倒置
的。你做奶子。行奶子的事。許你在跟前花黎胡哨。俺每眼裡是
放的下砂子底人。有那沒廉恥的貨人也不知死的那里去了。
還在那屋裡纏。但往那里回來。就望着他那影作個揖。口裡一
似嚼蛆的。不知說的什麼。到晚夕要吃茶。淫婦就起來連忙替
他洗茶。又忙忽兒替他蓋被兒。兩個就弄將起來。就是了久慣
的淫婦。他說了頭逝茶。許你去撑頭獲腦去雌漢子。是什麼問
他要披袄兒。沒廉恥。他便連忙鋪子拿了細段來。替他裁披袄
兒。你還沒見哩。斷七那日。學他爹爹就進屋裡燒帋去。見了頭

老婆正在炕上坐看搗子兒他進來收不及反說道姐兒你每要要供養的匾盒和酒也不要收到後邊去你每吃了罷這等縱容着他謝的什麼這滛婦請說爹來不來俺每不等你了不想我兩步二步就扠進去說的他眼張失道于是就不言語了行貨子什麼好老婆一個賊活人妻滛婦這等你餓眼見瓜皮不管了好歹的你收攬答下原來是一個眼裡火爛桃行貨子想有些什麼好正條兒那滛婦的漢子說死了前日漢子抱着孩子沒在門首打探兒還是瞞着人搗鬼張眼兒溜睛的你看一向在人眼前花哨星那樣花哨就別摸兒改樣的你看又是個李瓶兒出世了那大姐姐成日在後邊只推聾兒裝啞的人但開口就說不是了那玉樓聽了只是笑金蓮道南京沈萬三

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怎麼不餙的雪裡消死屍自然消他出來玉樓道原說這老婆沒漢子如何又鑽出漢子來了金蓮道天不着風兒晴不的人不着說兒成不的他不整擬瞞着你家肯要他想着一來時餓答的個臉黃皮兒寡瘦的乞乞縮縮那等腔兒看你賊滛婦吃了這二年飽飯就生事兒起漢子來了你如今不禁下他來到明日又教他上頭腦上臉的一時裲出個孩子當誰的玉樓笑道你這六丫頭倒且是有權屬說畢坐了一回兩個往後邊下棋去了正是三光有影遺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有詩爲証

一擲陽和動物華　深紅淺綠總萌芽
野梅亦足供清玩　何必辛夷樹上花

話休饒舌。有日後晌時分。西門慶來到清河縣。分付賁四王經跟行李先往家去。他便送何千户到衙門中。看着收拾打歸公廨乾淨。轄下。他便騎馬來家。進入後廳。吳月娘接着。拂去塵土。舀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卓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下告許願心。月娘便問。你爲什麼許願心。西門慶道。且休說我性命來家。往回路上之事。告說一遍。昨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剛過黃河。行到沂水縣公用鎮上。遭遇大風。那風那等兇惡。沙石迷目。通不放前進。天色又晚。百里不見人。衆人多慌了。况一個荒駅梁又多。誠恐鑽出個賊怎了。前行投到古寺中。和尚又窮。夜晚連灯火沒個兒。各人隨身帶着些乾粮麵食。借了灯火來。熬了些豆粥。人各吃一頓。砍了些柴薪草根。喂了馬。我便與何千

户在一個禪炕上抵足一宿。次日風住了。方纔起身。這場苦。比前日還更苦十分。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冷天氣又耽許多惧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了。我頭行路上許了些願心。到臘月初一日。宰猪羊祭賽天地。月娘又問。你頭裡怎不來家。卻往衙門裡做甚麼。西門慶道。夏龍溪已陞做指揮直駕。不得來了。新陞將作監何太監姪兒何千户。名永壽。貼刑。不上二十歲。揑出水兒來的一個小後生。任事兒不知道。他太監再三央及我。凡事看顧教道他。我不送到衙門裡安頓他個住處。他知道什麼。他如今一千二百兩銀子。也是我依成他。要了夏龍溪那房子。如今且教他在衙門裡住着。待夏大官搬取了家小。他的家眷纔搬來。昨日夏大人甚是不顧

意在京不知什麽人走了風。報到俺每去京中。他又早使了錢。知多少銀子。尋了當朝林眞人分上。對堂上朱大尉說。情愿以指揮職銜耳要提刑三年。朱大尉來對老爺說。把老爺難的要不的。若不是翟親家在中間竭力維持。把我撑在空地裡去了。去時親家好不怪我。說我幹事不謹密。不知他什麽人對他說來。月娘道。不信我說。你做事有些三慌子火燎腿樣。有不的些事兒。告不實的告這個說一湯那個說一湯。恰似逞強賣富的。正是有心筭無心。不備怎隄備。頭兒你幹人家曉的不耐煩了。人家悄悄幹的事兒。停停脫脫。你還不知道哩。西門慶又說。夏大人臨來。再三央我早晚看顧看顧他家裡。容日你買分禮兒走走去。月娘道。他娘子出月初二日生日。就一事兒喜歡說你

今後把這狂樣來改了。常言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老婆還有個裡外心兒。休說世人。正說。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問爹要往夏大人家。說着。去不去。西門慶道。你教他吃了飯去。玳安道。他說不吃罷。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大姐。多來參見道萬福。問話兒。陪坐的。西門慶又想起前番往東京回家。還有李瓶兒在。今日卻沒他了。一面走到他前邊房內。與他靈牀作揖。因落了幾點眼淚。如意兒迎春。綉春。多來向前磕頭。月娘隨即使小玉請在後邊擺飯吃了。一面分付討出四兩銀子。賞跟隨小馬兒上的人。拿帖兒回謝周守備了去。又教來興兒。宰了半口猪。半腔羊。四十斤白面。一包白米。一壜酒。兩腿火燻。兩隻鵝。十隻鷄。柴炭兒。又并許多油鹽醋之類。與何千户送

下程。又吽了一名厨役在。那里合應。正在廳上打點。差玳安送去。忽琴童兒進來。說道。温師父和應二爹來望。西門慶連忙道。有請。温秀才穿着綠段道袍。伯爵是紫絨袄子。從前進來。叅見西門慶。連連作揖。道。其風霜辛苦。西門慶亦道。蒙二公早晚看家。伯爵道。我又看家裡。我早起來時。忽聽房上喜鵲喳喳的吽。俺房下就先說。只怕大官人來家了。你還不走的瞧瞧去。我便說。哥從十二日起身。到今還得上半月期。怎的來得快。我三日一遍。在那里問。還沒見來的信息。房下說。來不來。你看看去。教我穿衣裳。到宅裡。不想說哥來家了。走到對過會温老先兒。不想温老師也纔穿衣裳。說。我就同老翁一合兒過去罷。因問了今東京路上的人。又見許多下飯酒米裝在廳檯上。出來擺放。

便問道。誰家的。西門慶道。新同僚何大人。如此同來。家小還未到。且在衙門中權住。送分下程與他。又發柬明日請他來家坐了。吃接風酒。再沒人請二位與大哥奉陪。伯爵道。又一件。吳大舅與哥是官。温老先戴着方巾。我一個小帽兒。怎陪得他坐。不知把我當甚麼人兒看我。惹他不笑話。西門慶笑道。這等把我買的段子忠靖巾。借與你戴着。等他問你。只說道我的大兒子。好不好。說畢。衆人笑了。伯爵道。說正景話。我頭八寸三。又戴不的你的。温秀才道。學生也是八寸二分。倒將學生方巾與老翁戴戴何如。西門慶道。老先生不要借與他。他到明日說慣了。往禮部當官身去。又來纏你。温秀才笑道。好說。老先生兒好說。連我扯下水去了。家拿上茶來吃了。温秀才問。夏公已是京任。不

來了。西門慶道。他已做了堂尊了。直掌鹵簿大鳴穿麟服。使藤棍。如此華任。又來做什麼。須臾看寫了帖子兒。擡下程出門。教玳安送去了。西門慶拉溫秀才伯爵。廂房內暖炕上籠了火。那里坐。又使琴童先往院里叫吳惠鄭春邵奉左順。四名小優兒。明日早來伺候。不一時。放桌兒陪二人吃酒。來安兒拿上案來擺下。西門慶分付。再取雙鍾筯兒。請你姐夫來坐坐。良久。陳經濟走來作揖。打橫坐下。四人圍爐共坐。把酒來斟。因說回東京一路上的話。伯爵道。哥。你的心。一福能壓百禍。就有小人。一時自然多消散了。溫秀才道。善人為那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你道老先生為王事驅馳。上天也不肯有傷善類。西門慶因問。家中沒甚事。經濟道。家中爹去後。倒也無事。只是工部安老爹那

里。差人來問了兩遭。昨日還來問我。回說還沒來家裡。正說着。只見來安兒拿了大盤子。黃芽韮猪肉盒兒上來。西門慶陪着。纔吃了一個兒。忽有平安走來報。衙門里房令史和衆節級來稟事。西門慶即到廳上站立。令他進見。二人跪下。請問老爹幾時上任。官司公用銀兩。動支多少。西門慶道。你們只照舊時整理就是了。令史道。去年只老爹一位到任。如今老爹轉正。何老爹新到任。兩事並舉。比尋常不同。西門慶道。既是如此。添十兩銀子。三十兩買辦就是了。二人應喏下去。西門慶又叫回來。分付。上任的日期。你還問何老爹擇幾時。二人道。何老爹纔定准在二十八日上任。西門慶道。既如此。你每伺候就是了。二人到衙門。領了銀子出來。定桌席買辦去了。落後喬大戶又來拜望。

道喜。西門慶留坐。不坐。吃茶起身去了。當下西門慶陪二人至掌燈壯方散。西門慶往月娘房裡歇了。一宿題過。到次日家中置酒與何千户接風。文嫂又早打聽得西門慶來家。對王三官說了。具個柬帖兒來看請。西門慶道里買了二付豕蹄。兩尾鮮魚。兩隻燒鴨。一罈南酒。差玳安送去。與太太補生日之禮。他那里賞了玳安三錢銀子。這不在話下。正廳上設下酒。錦屏耀目。卓椅鮮明。地鋪錦毯。壁挂名人山水。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多來的早。西門慶陪坐吃茶。使人邀請何千户。不一時。小優兒上來磕頭。應伯爵便問。哥今日怎的不叫李銘。西門慶道。他不來我家來。我沒的請他去。這伯爵便道。你惱他。每不言語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平安慌忙拿帖兒稟說。帥府周爺來拜。下馬了。吳

大舅。溫秀才。應伯爵。都躲在西廂房內。西門慶冠帶出來。迎至廳上。叙禮。道及轉陞恭喜之事。西門慶又謝他人馬。于是分賓主坐着。周守備問京中見朝之事。西門慶一一說了。周守備道。龍溪不來。已定差人來取家小上京去。西門慶道。就取也待出月。如今何長官且在衙門權住着哩。夏公的房子。與了他住。也是我替他主張的。守備道。這等更妙。因見堂中擺設卓席。問道。今日所延甚客。西門慶道。聊具一酌。與何大人接風。同僚之間。不好意思。二人吃了茶。周守備起身說道。容日合衙列位。與二公奉賀。西門慶道。豈敢動勞。多承先施。作揖出門。上馬而去。西門慶回來。脫了衣服。又陪三人坐的。在書房中擺飯。何千户到午後方來。吳大舅等各相見叙禮畢。各叙寒溫。茶湯換罷。各寬

衣服。何千戶見西門慶家道相稱。酒筵齊整。四个小優。銀箏象板。玉阮琵琶。延酒上坐。堂中金爐焚獸炭。玉盞泛羊羔。放下簾子。合席春風。滿堂和氣。正是得多少。金樽浮醁醑。玉燭剪春聲。歡酒至起更時分。何千戶方起身。往衙門中去了。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各辭回去了。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分付收了家火。往前邊金蓮房中來。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復整新粧。薰香澡牝。正將西門慶進他房來。滿面笑容。向前替他脫衣解帶。連忙教春梅點茶與他吃了。打發上牀歇宿。端的暖衾綉被。錦帳生春。麝香藹藹。被窩中相挨素体。枕席上緊貼酥胸。口吐丁香。舌含珠。婦人雲雨之際。百媚俱生。西門慶抽搜之後。靈犀已透。睡不着。枕上把離言深講。交接後。淫情未足。定從下品鶯簫。這

婦人的說。無非只是要拴西門慶之心。又況拋離了半月。在家久曠幽懷。淫情似火。得到身。恨不得鑽入他腹中。那話把來品弄了一夜。再不離口。西門慶要下牀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裡。替你嚥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你又下去凍着。倒值了多的。這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于是真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着。慢慢一口多嚥了。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吃。金蓮道。略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在我白綾襖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牀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掏了幾個。放在口內總罷。

待臣不及相如渴　特賜金莖露一盃

看官聽說。大抵妾婦之道。故惑其夫。無所不至。雖屈身忍辱。殆

不爲恥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豈肯爲此是夜西門慶與婦人儘盤桓無度次日早往衙門中何千户上任吃公宴酒兩院樂工動樂承應午後纔回家排軍廳郎抬來卓席來王三官那里又差人早來邀請西門慶使玳安叚舖中要了一套衣服包在毡包内纔收拾出來左右來報工部安老爺來拜慌的西門慶整衣不迭出來迎接安郎中食經正等丞的俸繫金廂帶穿白鷴補子跟着許多官吏滿面笑容相携到廳敘禮彼此道及公恭賀之分賓主坐下安郎中道學生差人來問幾次說四泉還未回西門慶道正是京中要等見朝引奏纔起身回須臾茶湯吃罷安郎中方說學生敬來有一事不當奉瀆今有九江大尹蔡少塘乃是蔡老先生第九公子來上京朝覲前日有書來

有早晚便到學生與宋松泉錢雲野黃泰宇四人作東借府上設席請他未知允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尊命豈敢有違約定幾時安郎中道在二十七日明日學生送分子過來煩盛使一辦足見厚愛矣說畢又上了一道茶作辭起身上馬唱道而去西門慶即出門前往王招宣府中來赴席到門首先投了拜帖王三官聽的西門慶到了連忙出來迎接至廳上敘禮原來五間大廳毬門盖造五脊五獸重簷滴水多是菱花槅扇正面欽賜牌額金字題曰世忠堂兩邊門對寫着啟呆元勳第山河礪礪家廳内設着虎皮公座地下鋪着栽毛絨毯王三官與西門慶行畢禮尊西門慶上坐他便傍設一椅相陪須臾紅漆丹盤拿上茶來交手遞了茶左右收了去彼此扳了些說話然後安排

酒筵遞酒。原來王三官叫了兩名小優兒彈唱。西門慶道。請出老太太拜見拜見。慌的王三官。令左右後邊說。少頃出來說道。請老爹後邊見罷。王三官讓西門慶進內。西門慶道。賢契你先導引。于是逕入中堂。林氏又早戴着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腰繫金鑲碧玉帶。下着玄錦百花裙。搽抹的如銀人也一般。梳着縱鬢。點着朱唇。耳帶一雙胡珠環子。裙拖垂兩挂玉佩叮咚。西門慶一面將身施禮。請太太轉上。林氏道。大人是客。請轉上了。半日兩個人平磕頭。林氏道。小兒不識好反。前日冲瀆大人。蒙大人寬宥。又處斷了那些人。知感不盡。今日備了一杯水酒。請大人過來。老身磕個頭兒。謝謝。如何又蒙大人見賜將禮來。使我老身卻之不恭。受之有愧。西門慶道。豈敢。學生因為

公事往東京去了。悞了與老太太拜壽。些須薄禮。胡亂送與老太太賞人便了。因見文嫂兒在傍。便道。老文。你取付臺兒來。等我與太太送杯壽酒。連忙呼玳安上來。原來西門慶毡包內預備着一套遍地金時樣衣服。紫丁香色通袖段袄。翠藍拖泥裙。放在盤內。獻上林氏。一見金彩奪目。先是有五七分歡喜。文嫂隨即捧上金盞銀臺。王三官便叫兩個小優拿樂器進來。彈唱。林氏道。你看叫出來做什麼。在外答應罷了。一面攛出來。當下西門慶把盞畢。林氏也回奉了一盞與西門慶。謝了。然後王三官與西門慶遞酒。西門慶繞待送下禮去。林氏便道。大人請起。受他一禮兒。西門慶道。不敢。豈有此禮。林氏道。好大人。怎生這般說。你恁大職級。做不起他個父親。小兒自幼失學。不曾跟

着那奸人。若不是大人垂愛。凡事也指教爲個好人。今日我跟前。教他拜大人做了義父。但看不是處。一任大人教訓。老身並不護短。西門慶道。老太太雖故說得是。但令郎賢契賦性也聰明。如今年少。爲小事行道之端。往後自然心地開闊。改過遷善。老太太倒不必介意。當下教西門慶轉上。王三官把盞遞了三鍾酒。受其四拜之禮。遞畢。西門慶亦轉下與林氏作揖謝禮。林氏笑吟吟。深深還了萬福。自以此後。王三官見着西門慶以父稱之。有這等事。正是常將壓善欺良意。權作尤雲殢雨心。詩人看到此。必甚不平。故作詩以嘆之。詩曰。

從來男女不通酬　賣俏營奸真可羞
三官不解其中意　饒貼親娘還磕頭

又詩。大家閨閣要嚴防　牝雞司晨家不良
不但学得家声丧　有傀當時節義堂

遞畢酒。林氏分付王三官。請大人前邊坐。寬衣服。玳安拿忠靖巾來換了。不一時。安席坐下。小優彈唱起來。厨役上來割道。玳安拿賞賜伺候。當時席前唱了一套新水令。

翠簾深小房櫳。滴玉鈎控馳茸斗。蜆龜背錦屏風。春意溶溶。梅稍上暗香動。

水。

喬牌兒　瑣窗横倒挂緑毛鳳。梨雲一片羅浮夢。夜深沉

甜水令　瓊樹生花。玉龍胺凍。瑞雪舞迴鳳。碧落塵淡白

窺舟雲接。皐門珠玄

折桂令　錦排場賞玩春正二八仙鬟十六歌童花底藏門尊前暗令席上投隻嬌滴滴爭妍競寵幸孜孜倚翠偎紅走斝飛觥换的移玄妙清謳併撥輕籠

水仙子　麝媒香靄綉美帶業鳳臘光搖金蝶象牀春暖花胡的脂粉香珠翠叢彩雲深罗驟龍涎細金爐獸租暖溶溶和氣春風

雁兒落得勝令　銀箏秋雁横玉管鶯弄花明翡翠翹酒滿玻璃寺彩袖捧金尊羅帕香葱橙嫩霜剖茶香帶雪烹歡濃醉後情從重筵終更深樂未窮

沽美酒　轉秋波一笑中透羞兩情道燈下端祥可重種似嫦娥出月玄知女下巫峰

太平令　欹髩嚲金釵飛鳳舞裙搖翠縷蟠龍粉汗湿鉛華嬌容舌尖吐丁香微送臂釧封守原是一對兒雏鸞嬌鳳

川撥棹　喜相逢相逢可意種㭊囡花慵玉暖酥融那一回風流受用巍巍寶髻鬆囡藤秋水横曲彎彎眉黛濃

七弟兄　醉烘玉窮暈微紅龍花蝶玉歡情縱有身在醉魂中蓝珠玄里遊仙夢梅花酒冷便似雲雨蹤没亂殺見慣司空禁故簾籠馬棟隣鷄唱終玉漏滴咽雖龍艮倚燼落螢沙寶到曉光籠碧天邊日那融融

收江南　呀倒聽的轆轤聲在粉墻東草鴉啼金井下梧桐春嬌滿眼未惺越將一段幽歡寄寵等閒驚覺忽忽

當下食割五道歌吟二套秉燭上來西門慶起身更衣告辭王三官再三欵留又邀到他那邊書院中獨獨的一所書院三間小軒裡面花木掩映文物消洒金粉箋扁曰三泉詩舫四壁挂四軸古畫軒轅問道伏生墳典丙吉問生宋京觀史西門慶便問三泉是何人王三官只顧隱避不敢回答半日纔說是兒子的賤號西門慶便一聲兒沒言語拾過高壺來只顧投壺飲酒四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林氏後邊和丫鬟養娘只顧打發添換菜蔬菓碟兒上來飲酒吃到二更時分西門慶巳帶半酣作辭起身賞小優兒三錢銀子親送到大門看他上轎兩個排軍打着灯火西門慶頭戴暖耳身披貂裘作辭回家到家想着金蓮白日裡話逕往他房中原來婦人還沒睡哩縧摘去鬏兒挽着

雲髻淡粧濃抹正在房内倚靠着梳檯脚登着爐臺兒口中磕瓜子兒等待火邊茶烹玉蕊卓上香裊金兒見西門慶進來慌的輕移蓮步欵蹙湘裙向前接衣裳安放西門慶坐在床上春梅拿淨甌兒婦人從新用纖手抹盞邉水漬點了一盞濃濃艷艷芝蔴鹽笋栗系瓜仁核桃仁夾春不老海青拿天鵝木樨玫瑰潑滷六安雀舌芽茶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欣喜然後令春梅脫靴解帶打發在牀婦人在燈下摘去首飾換了睡鞋兩個被翻紅浪枕欹彩鴛並頭交股而寢春梅向卓上罩合銀荷雙掩鳳檣歸那邊房中去了西門慶將一隻胳膊支婦人枕着精赤條摟在懷中猶如軟玉溫香一般兩個酥胸相貼玉股交橫臉兒厮揾鳴咂其舌婦人一把扣了瓜子穰兒用

碟兒盛着。安在枕頭邊。將口兒噙着。舌支密哺。送下口中。不一時。甜唾融心。靈犀春透。婦人不住手下邊捏弄他那話。打開淫器包兒。把銀托子。西門慶因問道。我的兒。我不在家。你想我不曾。婦人道。你去了這半個來月。奴那刻兒放下心來。晚間夜又長。獨自一個。又睡不着。隨問怎的暖床暖鋪。只是害冷。伸着腿兒觸冷。伸不開。手中丫的酸了。數着日子兒。白盼不到。枕邊眼淚。不知流勾多少。落後春梅小肉兒。他見我短嘆長吁。晚間閑着我下棋。坐到起更時分。俺娘兒兩個一炕兒通厮脚兒睡。我的哥哥。奴心便是如此。不知你的心兒如何。西門慶道。怪油嘴。這一家雖是有他們。誰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婦人道。罷麼。你還哄我哩。你那吃着碗裏。看着鍋裡的心兒。你說我不知道。想

着你和來旺兒媳婦子蜜調油也似的。把我來就不理了。落後李嬌兒生了孩子。見我如同烏眼鷄一般。今日多往那去了。的奴老實的還在。你就是那風裡揚花。滚上滚下。如今又興起那如意兒賊搓刺骨來了。他隨問怎的。只是奶子。見放着他漢子。是個活人妻。不爭你要了他。到明日又教漢子好在門首放羊兒好刺。你為官為官。傳出去。什麼好聽。你看這賊淫婦。前日你去了。因春梅兩個為一個棒槌。和你兩個大嚷大鬧。通不讓我一句兒哩。西門慶道。罷麼。我的兒。他隨問甚怎的。只是個手下人。他那里有七個頭八個膽。敢頂撞你。你高高手兒。他過去了。低低手兒。他過不去。婦人道。樂。說高高手兒。他過不去了的話。沒了李瓶兒。他就頂了窩兒。學你對他說。你若伏侍的好。我

把娘這分家當就與你罷。你真個有這個話來。西門慶道。你休胡猜疑。我那里有些些話。你寬恕他我。教他明日與你磕頭陪不是罷。婦人道。我也不要他陪不是。我也不致你到那屋裡睡。西門慶道。我在那邊睡。也非為別的。因越了不過李大姐情。一兩夜不在那邊歇了。他守靈兒誰和他有私鹽私醋。婦人道。我不信你這摭溜子。人也死了一百日來。還守什麼靈。在那屋裡也不是守靈屬米倉的。上半夜搖鈴。下半夜丫頭似的。聽好梆聲。幾句說的西門慶急了。摟個脖子來。親了個嘴。說道。怪小淫婦兒。有這些些張致的。于是令他吊過身子去。隔山构火。那話自後插入牝中。把守在被窩內。接抱其股。竭力搧磞的連聲响喨。一面令婦呼叫。大東大西。問道。你怕我不怕。再敢管着。婦人道。怪

奴才。不管着你。待好上天也。我曉的也丟不開這淫婦。到明日問了我。方許你那邊去。他若問你要東西。對我說。也不許你悄悄偷與他。若不依我。打聽出來。看我嚷的塵鄧鄧的不讓。我就揭了這淫婦。也不差什麼兒。又想李瓶兒來頭。教你哄了。險些些不把打到揣字號去了。你這波答子爛桃行貨子。豆芽菜有甚正條綑兒也怎的。老娘如今也賊了些些兒了。西門慶笑道。你這小淫婦兒原來就是六禮約。當下兩個殢雨尤雲。纏到三更方歇。正是有窓有鳥貴有機。卿得春來枝上說。有詩可証。

帶雨籠烟世所稀　妖嬈身勢似難支
終宵故把芳心訴　留在東風不放歸

兩個並頭交股。睡到天明。婦人淫情未足。便不住只往西門慶

手里捏弄那話。登時把麈柄捏弄起來。叫道。親達達。我一心要你身上睡睡。一面扒伏在西門慶身上。倒澆蠟。挨着他脖子。只顫揉搓。教西門慶兩手扳住他腰。扳的緊緊的。他便在上極力抽提。一面扒伏在他身上揉。一回那話漸沒至根。餘者被托子所阻。不能入。婦人便道。我的達達。等我白日里替你縫一条白綾帶子。你把和尚與你那末子藥。裝些在裡面。我再墜上兩根長帶兒。等睡睡時。你扎他在根子上。却拿這兩根帶扎拴後邊腰里拴的兒緊緊的。又顯火。又得全放進。強如這根托子。稍澆着格的人疼。又不得盡美。西門慶道。我的兒。你做下。藥在車上磁盒兒內。你自家祟上就是了。婦人道。你黑夜好歹來。咱晚夕拿與他試試看。好不好。于是兩個頑耍一番。只見玳安拿帖兒進

來。問春梅。爹起身不曾。安老爹差人送分資來了。又擡了兩罈金華酒。四盆花樹進來。春梅道。爹還沒起身。教他等等兒。玳安道。他好小近路兒。還要趕新河口閘上回說話哩。不想西門慶在房中聽見。隔窓叫玳安問了話。拿帖兒進。折開看看。上寫道。

奉去分資四封。共八兩。惟少塘桌席。餘者酌而已。仰冀從者留神足見厚愛之至。外具時花二盆。清玩。浙酒二樽。少助待客之需。希莞納。幸甚。

西門慶看了。一面起身。且不梳頭。戴着毡巾。穿着絨襖衣。走出到廳上。令安老爹人進見。遞上分資。西門慶見四盆花草。一盆紅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兩罈南酒。滿心歡喜。連忙收了。發了回帖。賞了來人五錢銀子。因問老爹們明日多咱時

分來用戲子不用來人道多得早來戲子用海鹽的不要這里
的一面打發了西門慶分付左右把花草檯放藏春塢書房中
擺放叫泥水匠隔山掏火打了兩座暖炕恐怕煤烟薰觸害
委春鴻來安澆灌本水有悞西門慶使玳安叫戲子去一面兌
銀子與來安兒買辦那日又是孟玉樓上壽院中叫小優兒晚
夕彈唱按下一頭卻說應伯爵在家拿了五個箋帖教應寶揣
着盒兒往西門慶對過房子內央溫秀才寫請書要請西門慶
五位夫人二十八日家中做滿月剛出門轉了街口只見後邊
一人高叫道二爺請回來伯爵紐頭回看是李銘立住了腳李
銘走到跟前問道二爺往那里去伯爵道我到溫師父那里有
些〻事兒去李銘道到家中小的還有句話兒說只見後邊一个

閒漢擡着盒兒這伯爵不免又到家堂屋內李銘連忙磕了個
頭起來把盒兒掇進來放下揭開卻是燒鴨二隻老酒二瓶說
道小人沒甚這些〻微物兒孝順二爹賞人小的有句話還來央
及二爹一面跪在地下不起來伯爵一把手拉起說道傻孩兒
你有話只管和我說怎的買禮來與我李銘道小的從小兒在
爹宅內答應這幾年如今爹到看顧別人不用小的了就是桂
姐那邊的事各門各户小的一家兒是不知道不爭爹因着那
邊惱我難爲小的了這負屈啣冤沒處聲訴還來告二爹二爹
倘到宅內見了爹替小的加句美語兒說說就是桂姐有些〻一
差半錯不干小的事爹動意惱小的不打緊同行中人越發欺
負小的了伯爵道你原來這些〻時也沒往宅內答應去李銘道

小的沒曾去。伯爵道。嗔道昨日你爹從東京來。在家擺酒。與何
老爹接風。請了我。何大舅。溫師父。同坐。叫了吳惠。鄭春。邵春。左
順。在那里答應。我說怎的不見你。我問你爹。你爹說。他沒來。我
沒的請他去。傻孩兒。你還不走跪着些兒。還好。你與誰賭鱉氣
哩。李銘道。爹宅內不呼喚。小的怎的好去。前日他每四個。在那
里答應。今日三娘上壽。安官兒早辰在裡邊。又叫了兩名小的
兒去了。明日老爹擺酒。又是他每四個。倒沒小的。小的心裡怎
麼有個不急的。只望二爹替小的一說。明日小的還來與二爹
磕頭。伯爵道。我沒有個不替你說的。我從前已往。不知替人完
美了多少勾當。你央及我這些事兒。我不替你說。你係着我。把
這禮兒你還拿回去。你自那里錢兒。我受你的。你如今親跟了

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說。李銘道。二爹不收此禮。小的也不敢
去了。雖然二爹不稀罕。也盡小的一點窮心。罷了。千恩萬謝。再
三央告。伯爵把禮收了。討出三十文錢。打發拿盒人回去。說道。
盒子且放在二爹這里。等小的到宅內回來取罷。于是與伯爵
同出門。轉灣抹角。來到西門慶對門房子裡。到書院門首。搖的
門環兒响。說道。葵軒老先生在家麼。這溫秀才。正在書窓下寫
帖兒。忙應道。請里面坐。書童開門。伯爵在明間內坐的。正面列
四張東坡椅兒。挂着一軸莊子惜寸陰圖。兩邊貼着墨刻。左右
一聯。書着。瓶梅香筆硯。窓雪冷琴書。 間挂着布門簾。溫秀才
聽見他來。一面即出來相見。敘禮讓坐。說道。老翁起來的早。徃
那里去來。伯爵道。敢來煩瀆大筆。寫几個請書兒。如此這般。二

十八日。小兒滿月。請宅内他娘們坐坐。温秀才道。帖在那里。將來。學生寫。伯爵即令應寶。取出五個帖兒。遞過去。這温秀才拿到房内。研起墨來。纔來寫得兩個。只見棋童慌慌張張。走來。說道。温師父。再寫兩個帖兒。大娘的名字。如今請東頭喬親家娘。和大妗子去。頭里琴童來取了。門外韓大姨。和孟二妗子。那兩個帖兒打發去了不曾。温秀才道。你姐夫看着打發去這半日了。棋童道。温師父寫了這兩個。還再寫上三個。請黄四嫂。什大娘。韓大嬸。和甘夥計娘子的。我使來安兒來取。不一時。打發去了。只見來安來取這四個帖兒。伯爵問。你爹在家里衙門中去了。來安道。爹今日没往衙門里去。在廳上看着收禮。喬親家那邊送禮來了。二爹請過那邊坐的。伯爵道。我寫了這帖兒就去。

温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來蚤了。伯爵問起。那王宅。温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良久來安等了帖兒去。方纔與伯爵寫得完備。李銘過這邊來。西門慶髮着頭。只在廳上收禮。打發回帖。傍邊排擺卓面。見伯爵來。唱喏畢。讓坐廳上生着一盆炭火。伯爵謝前日厚情。因問。哥定這卓席做什麽。西門慶把安郎中來。央浼作東。請蔡九府之事。告與他說了一遍。伯爵問道。明日是戲子。小優。西門慶道。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我這里又預備下四名小優兒答應。伯爵道。哥那四個。西門慶道。吳惠。邵奉。鄭春。左順。伯爵道。哥怎的不用李銘。西門慶道。他已有了高枝兒。又稀罕我這里做什麽。伯爵道。哥怎的說這個話。你嗔他。他纔來也不知道你一向惱他。但是各人勾當。不干他事。

三嬸那邊幹事。他怎得曉的。你到休要屈了他。他今早到我那里。哭哭啼啼。告訴我。休說小的姐姐在爹宅內。只小的答應該幾年。今日有了別人。倒沒小的。他再三賭神發咒。並不知他三嬸在那邊一字兒。你若惱他。卻不難爲他了。他小人。有什麼大湯水兒。你若動動意兒。他怎的禁得。便教李銘。你過來。親自告訴你爹。你只顧躲着怎的。自古。醜媳婦怕見公婆。那李銘便過來。站在槅子邊。低頭斂足。只見僻廳鬼兒一般。看着二人說話再不敢言語。聽得伯爵叫他。一面走進去。直着腿兒。跪着地下。只顧磕頭。說道。爹再訪那邊事。小的但有一字知道。小的車碾馬踏。遭官刑揌死。爹從前已往。天高地厚之恩。小的一家。粉身碎骨。也報不過來。不爭今日惱小的。惹的同行人恥笑。他也欺

負小的。小的再向那里是個王兒。說畢。號啕痛哭。跪在地下。只顧不起身。伯爵在傍道。罷罷。哥是看他一塲。大人不見小人之過。你說沒他不是。就是他不是處。他既如此。你也將就可恕他罷。你過來。自古穿黑衣。抱黑柱。你爹既說開。就不惱你了。李銘道。二爹說的是。知過必改。往後知道了。伯爵道。打面面口袋。你這回纔到過醮來了。西門慶。沉吟半晌。便道。既你二爹再三說我不惱你了。起來答應罷。伯爵道。你還不快磕頭哩。那李銘連忙磕個頭。立在傍邊。伯爵方纔令應寶取出五個請帖兒來。遞與西門慶。說道。二十八日。小兒彌月。請列位嫂子。過舍光降。光降。西門慶展開觀看。上面寫着。

二十八日。小兒彌月之辰。寒舍薄具豆觴。奉酹厚貺。于希魚

軒責臨。不勝幸荷。下書應門杜氏斂衽拜。
西門慶看畢。合來安兒連盒兒送與大娘瞧去。管情後日去不成。寔和你說。明日是你三娘生日。家中又是安郎中擺酒。二十八日他又要徃看夏大人娘子去。如何去的成。伯爵道。哥殺人。嫂子不去。滿園中菓子兒。再靠着誰哩。我就親自進屋裡請去。少須。只見來安拿出空盒子來了。大娘說。多知覆知道了。伯爵把盒兒遞與應寶接了。笑了道。哥剛纔你就哄我起來。若是嫂子不去。我就把頭磕爛了。也好反請嫂子走走去。于是西門慶教伯爵。你且休去。在書房中坐坐。等我梳了頭兒。咱每吃飯。說畢。入後邊去了。這伯爵便向李銘道。如何。剛纔不是我這般說着。他甚是惱你。他有錢的性兒。隨他說幾句罷了。常言嗔拳不笑面。如今時年。向個奉承的。拿着大本錢做買賣。還放三分和疑。你若撑硬船兒。誰理你。休說你每隨機應變。全要四水兒活。纔得轉出錢來。你若撞東墻。別人吃飯飽了。你還忍餓。你答應他幾年。還不知他性兒。明日交你桂姐赶熱脚兒來。兩當一兒。就與三娘做生日。就與他陪了禮來兒。一天事多了了。李銘道。二爹說得是。小的到家過去就對三媽說。說着。只見來安兒放卓兒。說道。應二爹。請坐。爹就出來。不一時。西門慶梳洗出來。陪伯爵坐的。問他你連日不見老孫。祝大化。伯爵道。我令他來。他知道哥惱他。我便說。還是哥十分情分。看上顧下。那日蝸聚螞蚱一個撲了去。你敢樣的他每發下誓。再不和王家小廝走。說哥昨日在他家吃酒來。他每也不知道。西門慶道。昨日他如此

這般置了一席大酒。請了我。拜認我做乾老子。吃到二更來了。他每怎樣的事。不和來往。只不干碍着我的事。隨他去。我管他怎的。我不眞個是他老子。我管他不成。伯爵道。哥這話說絶了。他兩個一二日也要來與你服個禮兒。解釋解釋。西門慶道。你教他只顧來。平白服甚禮。一面來安兒拿上飯來。無非是炮烹美口餚饌。西門慶吃粥。伯爵用飯。吃畢。西門慶問。那兩個小優兒來了不曾。來安道。來了這一日了。西門慶吽他了和李銘一答兒吃飯。一個韓佐。一個邵鎌。向前來磕了頭。下邊吃飯去了。良久。伯爵起身說道。我去罷。家里不知怎樣等着我哩。小人家兒幹事最苦。先從爐臺底下。直買起到堂屋門首。那些兒不要錢。西門慶道。你去幹了事。晚間來坐坐。與你三娘上壽。磕個頭

兒。也是你的孝順。伯爵道。這個已定來。還教房下送人情來。說畢。一直去了。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證。

順情說好話　幹直惹人嫌
世事淡方好　人情耐久看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潘金蓮不憤憶吹簫　郁大姐夜唱鬧五更

巧厭多乖拙厭閒　善言懦弱惡嫌頑
富遭嫉妬貧遭辱　勤又貪圖儉又慳
觸目不分皆笑拙　見机而作又疑奸
思量那件合人意　為人難做做人難

話說。應伯爵回家去了。西門慶正在花園藏春塢坐着。看泥水匠打地爐炕。墻外燒火。裡邊地暖如春。安放花草。庶不至煤烟熏觸。忽見平安拿進帖來。稟說。帥府周爺那里差人送分資來了。盒內封着五封分資。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每人五十星。粗帕二方。奉引賀敬。西門慶令左右收入後邊。拿回

帖打發來人去了。且說。那日楊姑娘與吳大妗子。潘姥姥。坐轎子先來了。然後薛姑子。大師父。王姑子。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并郁大姐。多買了盒兒來。與玉樓做生日。吳月娘在上房擺茶。衆姊妹都在一處陪侍。須臾吃了茶。各人都取便坐了。潘金蓮想着。要與西門慶做白綾帶兒。不知走到房裡拿過針線匣。揀一條白綾兒。用扣針兒。親手縫龍帶兒。用纖手向减粧磁盒兒內傾了些顫聲嬌藥末兒。裝在裡面周圍。又進房來。用倒口針兒撩縫兒。甚是細法。預備晚夕要與西門慶雲雨之歡。不想薛姑子驀地進房來。送那安胎氣的衣胞符藥。這婦人連忙收過。一連陪他坐的。這薛姑子見左右無人。悄悄遞與他。向他說。多整理完備了。你揀了壬子日。空心服。到晚夕與官人在一處。

管情一度就成胎氣。你看後邊大菩薩。也是貧僧替他安的胎。今也有了半肚子了。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做了錦香囊。我贖道朱砂雄黃符兒。安放在裡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這婦人聽了。滿心歡喜。一面接了符藥。藏放在廂中。拿過曆日來看。二十九日是壬子日。于是就稱了三錢銀子。送與他。說。這個不當什麼。拿到家買根菜兒吃。等坐胎之時。你明日稍了硃砂符兒來着。我尋疋絹與你做鍾袖。薛姑子道。菩薩。快休計較。我不相王和尚那樣利心重。前者因過世那位菩薩念經。他說我攙了他的主顧。好不和你兩個嚷鬧。到處拿言語喪我。我的爺。隨他墮業。我不與他爭執。我只替人家行好。救人苦難。婦人道。薛爺。你只行的事。各人心地不同。我這里勾當。你也休

和他說。薛姑子道法不傳六耳。我背和他說。去年爲後邊大菩薩喜事。他還說我背地得了多少錢。擗了一半與他纔罷了。一個僧家。戒行也不知。利心又重。得了十方施主錢粮。不修功果。到明日死沒。披毛戴角還不起。說了回話。婦人教春梅看茶與薛爺吃。那姑子吃了茶。又同他到李瓶兒那邊。參了參靈。方歸後邊來。約後晌時分。月娘兩個放桌兒炕壁上請坐。諸堂客明間內坐的齊整。錦帳圍屏。放八仙卓。鋪着火盆。菜的菜酒。晚夕孟玉樓與西門慶遞酒。穿着何太監與他那五彩飛魚氅衣。白綾袄子。同月娘居上。其餘四位都兩邊列坐。不一時堂中畫燭高燒。壺內羊羔滿泛。邵鎌韓佐。兩個優兒。銀箏象板。月面琵琶。席前彈唱。紛紛瑞靄飄。朵朵祥雲墜。玉樓打扮粉粧玉琢蓮臉

生春。與西門慶遞酒。花枝招颭。綉帶飄飄。磕了四個頭。然後方與月娘衆姊妹俱見了禮。安席坐下。只見陳經濟向前。大姐執壺。先遞了西門慶。月娘。後與玉樓上壽。行畢禮。傍邊坐下。厨下壽麵點心添換。一齊拿上來。只見來安拿進盒兒來。說應寶送人情來了。西門慶教月娘收了。教來安送應二娘帖兒去請你應二爹。和大舅來坐坐。我曉的他娘子兒明日也是不來。請二哥來坐坐罷。改日回人情與他就是了。來安拿帖兒同應寶去了。西門慶坐在上面。不覺想起。去年玉樓上壽。還有李大姐。今日子母五個。只少了他。由不得心中痛。眼中落淚。不一時李銘斟上酒。下邊吃湯飯上來了。兩個小優兒也來了。月娘分付。你會唱比翼成連理。不會。韓佐道。小的有。纔待拿起樂器來彈唱。

被西門慶叫近前來。分付。你唱一套。憶吹簫我聽罷。兩個小優連忙改調唱集賢賓。

憶吹簫玉人何處也。今夜病較添些。白露冷秋蓮香粉墻低皓月偏斜。止不過暫時間鐃破釵分。倒勝似數十弟信絕音絕。對西風倚樓空自嗟。望不斷叢樹重疊。俏的是流光去馬。雁陳擺蛇。

逍遙樂　歡娛前夜喜根燈能香玉帶結。剛得了和協。誰承望又早離別。常記得相靠相偎笑語襍。畫堂中那日驕奢。受用些樽中綠釵扇底紅牙。枕上蝴蝶。

醋葫蘆　我和他那日相逢臉帶羞。乍交歡心尚怯。半裝醉半裝醒半裝呆。兩情濃到今難棄棄。錦帳裡鴛鴦衾方纔溫熱。把

一枝鳳凰簪兒做了三兩截。

又　我和他挑着燈將好句兒截。背着人惱心說。直等到碧梧窗外影兒斜。惜花心怕將春漏步蒼苔脚尖輕立露珠的常污了踏青靴。

又　我為他朋情上將說話兒丢。他與我毋親個將喬樣兒摘。我為何在家中費盡了巧喉舌。他為我褪湘裙鵑花上血。

原來潘金蓮見唱此詞。盡知西門慶念思李瓶兒之意。唱到此句。在席上故意把手放在臉兒上。這點兒那點兒羞他。說道。孩兒那里猪八戒走在冷鋪中坐着。你怎的醜的沒對兒。一個後婚老婆。又不是女兒。那里討杜鵑花上血來。好乾沒羞的行貨子。西門慶道。怪奴才。我只知道。那里曉的什麼。兩個小優唱道。

又我為他耳輪兒常熱。他為我面皮紅羞把扇兒遮。蝴蝶兒。一個相府內懷春女。一個是君前鬥彈劍客。半路里忽逢者。剗幾個千金夜。忽剌八拋去也我怎肯恁隨邪。又去把墻花亂

後庭花　耍了些虛飄飄枕上蝴蝶。聽了些咭叮噹簷前鐵剗合上溫郎鏡。又早攔回卓氏車。我這里痛傷嗟。鴛帳冷香消蘭麝。困將來剗困些望陽臺道路賒。那愁怎打疊。這相思索害他。看銀河直又斜。對孤燈又滅

青歌兒　呀。風亂灑堦前堦前黃葉。一半遮柳稍柳稍殘月。這離情比前春較陡些害也斜瘦的呷嗹待桑田重變海枯溫還不了風流業浪里來煞這愁剗還在眼角　又來到

眉上惹。恨不的倩三尸肭胰細鑑碣有一日綉幃中肌玉重厮貼。我將他指尖兒輕捏直說到樓頭北斗柄兒斜。

唱畢。那潘金蓮不憤他唱這套。兩個在席上只顧拌嘴起來。月娘就有些看不上。便道。六姐。你也耐煩。兩個只顧且強什麼。楊姑奶奶和他大妗子丟的在屋里冷清清的。沒個人兒陪他。你每着兩個進去陪他坐坐兒。我就來。當下金蓮和李嬌兒往房裡陪楊姑娘。潘姥姥大妗子坐去了。不一時。只見來安向前說應二娘帖兒送到了。二爹來了。大舅便來。西門慶道。你對過請溫師父來坐坐。因對月娘說。你分付厨下拿菜出來。我前邊陪他坐去。又叫李銘。你往前邊唱來罷。李銘即跟着西門慶出來。西廂房內陪伯爵坐的。又謝他人情。明日請令正好歹來看看。

伯爵道。他怕不得來。家下沒人。良久温秀才到。作揖坐下。伯爵
舉手道。早辰多有累老先生。温秀才道。豈敢。吳大舅也到了。
相見讓位畢。一面琴童兒秉燭來。四人圍暖爐坐定。來安拿着
春盛案酒。擺在卓上。伯爵燈下看見西門慶白綾袄子上。罩着
青段五彩飛魚蟒衣。長爪舞牙。頭角崢嶸。揚鬚鼓鬣。金碧掩映。
蟠在身上。諕了一跳。問哥這衣服是那里的。西門慶便向起身
來笑道。你每瞧瞧。猜是那里的。伯爵道。俺每如何猜得着。西門
慶道。此是東京何太監送我的。我在他家吃酒。因害冷。他拿出
這件衣服與我披。這是飛魚。朝廷另賜了他蟒龍玉帶。他不穿
這件。就相送了。此是一個大分上。伯爵方極口誇奬。這花衣服。
少說也值幾個錢兒。此是哥的先到。明日高轉做到都督上愁

玉帶蟒衣。何况飛魚。穿過界兒去了。說着。琴童安放鍾筯。湯點
心酒上來了。李銘在面前彈唱。伯爵道。也該進去與三嫂遞杯
酒兒纔好。如何就吃酒。西門慶道。我兒。你有孝順之心。往後邊
與三嫂磕個頭兒就是了。說他怎的。伯爵道。不打緊。等我磕頭
去着。緊磕不成頭。炕沿兒上見個意思兒出來就是了。被西門
慶向他頭上儘力打了一下。罵道。你這狗材。單嘗恁沒大小。伯
爵道。孩兒們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兩個又犯了回嘴。不一時
拿將壽麵來。西門慶讓吳大舅温秀才伯爵吃。西門慶因在後
邊吃了。遞與李銘吃了。那李銘吃了。又上來彈唱。伯爵教吳大
舅分付曲兒教他唱。大舅道。不要索落他。隨他揀熟的唱去。西
門慶道。大舅好聽瓦盆這一套兒。一面令琴童斟上酒。李銘手

是箏排雁柱。款定冰弦。這唱了一套。教人對景無言。終日減芳容。下邊去了。只見來安上來稟說。廚子家去。請問爹明日叫幾名答應。西門慶分付六名廚役。二名茶酒。明日具酒筵。共五卓。俱要齊備。來安應諾去了。吳大舅便問姐夫明日請甚麼人。西門慶悉把安郎中作東。請蔡九知府說了。吳大舅道。明日大巡在姐夫這里吃酒。又好了。西門慶道。怎的說。吳大舅道。還是我修倉的事。就在大巡手里題本。望姐夫明日說說。教我青白青白。到年終他若滿之時。書他保舉一二。就是姐夫情分。西門慶道。這不打緊。大舅明日寫個履歷揭帖來。等我會便和他說。這大舅連忙下來打恭。伯爵道。老舅。你大人家放心。你是個都根主子。不替你老人家說。再誰說。嘗情消不得吹噓之力。一箭就

上梁。前邊吃酒。到二更時分散了。西門慶打發了李銘等出門。就分付。明日俱早來伺候。李銘等去了。小廝收進家活。上房內擠着一屋里人。聽見前邊散了。多往那房里去了。卻說。金蓮只說往他屋里去。慌的往外走不迭。不想西門慶進儀門來了。他便藏在影壁邊黑影兒裡。看着西門慶進入上房。悄悄走來窗下聽覷。只見玉簫站在堂屋門首。說道。五娘怎的不進去。爹進來屋里來。和三娘多坐着不是。又問姥姥怎的不見。金蓮道。老行貨子。他害身上疼。往房里睡去了。良久只聽月娘便問。你今日怎的叫憑兩個新小王八子。唱又不會唱。只一味會三弄梅花。玉樓道。只你臨了教他唱。鴛鴦浦蓮開。他纔依了你唱這套。好個猾小王八子。又不知叫什麼名字。一日在這里只是頑。西

門慶道。他兩個。叫韓佐。一個叫邵謙。月娘道。誰曉的他叫什麼
謙兒李兒不防金蓮慢慢躡足潛踪。掀開簾兒進去。教他緩炕
兒背後便道。你問他。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他唱。平白胡
枝扯葉的教他唱什麼憶吹簫。李吹簫。支使的一飄個小王八
子。亂騰騰的不知依那個的是。這玉樓扭回看見是金蓮。便道。
是這一個六丫頭。你在那里來。猛可說出句話。倒諕我一跳。單
愛行鬼路兒。你從多咱路在我背後。怎的沒看見你進來。脚步
兒响。小玉道。五娘在三娘背後好小一回兒。金蓮點着頭兒。向
西門慶道。哥兒。你濃着些兒罷了。你的小見識兒。只說人不知
道。他是甚相府中懷春女。他和我多是一般後婚老婆。什麼他
為你裩湘裙杜鵑花上血。三個官唱兩個喏。誰見來。孫小官兒

問朱吉。別的多罷了。這個我不敢許。可是你對人說的。自從他
死了。好應心的菜也沒一碟子兒。沒了王屠。連毛吃猪。空有這
些老婆睜着。你日逐只咏屎哩。兒有大姐在上。俺每便不是上
數的。可不着你那心的了。一個大姐。怎當家理紀。也扶持不過
你來。可可兒只是他好來。他死死你怎的不拉掣住他。當初沒他
來時。你也過來。如今就是諸般兒稱不上你的心了。題起他來
就疼的。你這心里格地地的。拿別人當他。借汁兒下麵。也喜歡
的你要不的。只他那屋里水好吃麼。月娘道。好六姐。常言不說
的。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自古鏇的不圓。砍的圓。你我本等
是醜貨。應不上他的心。隨他說去罷了。金蓮道。不是咱不說他。
他說出來的話灰人的。只說人憤不過他。那西門慶只是笑罵

道。怪小淫婦兒。胡說了。你。我在那里說道這個話來。金蓮道。還是請黃內官那日。你沒對着應二和溫蠻子說。從他死了。好菜也拿沒出一碟子來。恠不的你老婆多死絕了。就是當初有他在。也不什麼的。到明日再扶一個起來。和他做對兒麽。賊沒廉耻撒根基的貨。說的西門慶急了。跐起來。趕着拿靴脚踢他。那婦人奪門一溜烟跑了。這西門慶趕出去不見他。只見春梅站在上房門首。就一手搭伏着春梅肩背。往前邊來。月娘見他醉了。巴不的打發他前邊去睡。要聽三個姑子晚夕宣卷。于是教小玉打個燈籠。送他前邊去。金蓮和玉簫站在穿廊下黑影中。西門慶沒看見他。玉簫向金蓮道。我猜爹管情向娘屋里去了。金蓮道。他醉了快發訕。由他先睡。等我慢慢進去。這玉簫便道。

娘你等等。我取些菓子兒稍與姥姥吃去。于是走到牀房內。袖出兩個柑子。兩個蘋波。一包蜜餞。三個石榴。與婦人。婦人接的袖了。一直走到他前邊。只見小玉送了西門慶回來。說道。五娘端的在那邊。爹好不尋五娘。這金蓮到房門首不進去。悄悄何窓眼里望裡張覷。看見西門慶坐在牀上。正摟着春梅做一處頑耍。恐怕攪擾他。連忙走到那邊屋里。把秋菊將菓子交付與了他。因問。姥姥睡沒有。秋菊道。睡了一大回了。囑付他菓子好生收在揀粧內。原復徃後邊來。只見月娘。李嬌兒。孟玉樓。西門大姐。大妗子。楊姑娘。并三個姑子。帶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坐了一屋里人。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薛姑子在當中。放着一張炕卓兒。炷了香。衆人多圍着他。聽他說佛法。只見金蓮

笑掀簾子進來。月娘道。你惹下禍來。往他屋里尋你去了。你不打發他睡。如何又來了。他到屋里打你。金蓮笑道。你問他敢打我不敢。月娘道。他不打你嫌。我見你頭里話出來的忒緊了。常言漢子臉上有狗毛。老婆臉上有鳳毛。他有酒的人。我怕一時激犯他起來。激的惱了。不打你狗不成。俺每倒替你捏兩把汗。原來你到這等潑皮。金蓮道。他就惱。我也不怕他。看不上那三等兒九假的。正景姐姐分付的曲兒不教唱。且東溝黎。西溝𩍐。支使的個小王八子亂烘烘的。不知依那個的是。就是今日孟三姐好的日子。不該唱憶吹簫這套離別之詞。人也不知死那里去了。偏有那些佯慈悲假孝順。我和剌不上。大妗子道。你姐兒每亂了這一回。我還不知因為什麼來。姑夫好好的進來坐

着。怎的又出他去了。月娘道。大妗子你還不知道。那一個因想起李大姐來。說年時孟三姐生日。還有他。今年就沒他了。落了幾點眼淚。教小優兒唱了一套憶吹簫。玉人兒何處也。這一個就不憤他唱這詞。剛纔搶白了爹幾句。搶白的那個急了。趕着踢打。這賊就走了。楊姑娘道。我的姐姐。你隨官人分付教他唱罷了。又搶白他怎的。想必每常見姐姐每多全全兒的。今日只不見了李家姐姐。漢家的心。怎麼不慘切个兒。玉樓道。好奶奶。這半日你還歌唱。誰嗔他唱。俺這六姐姐平昔曉的曲子里滋味。那個誇死了的李大姐比古人。那個不如他。又尚的怎的。兩個交的情厚。又怎麼沒山盟海誓。你為我。我為你。無比賽的好。這個牢成的又不顧慣。只顧拿言語白他。和他整厮亂了這半

日。楊姑娘道。我的姐姐。原來這等聰明。月娘道。他什麼曲兒不知道。但題起頭兒。就知尾兒。相我若叫唱老婆和小優兒來。俺每只曉的唱出來就罷了。偏他又說那一段兒唱的不是了。那一句兒唱的差了。又那一節兒稍了。但是他爹說出來個曲兒。就和爹熱亂。兩個白搽白的。必須搽惱了纔罷。俺每使不去管他。孟玉樓在傍戲道。姑奶奶。你不知。我三四胎兒只存了這個丫頭子。這丫頭子。這般精靈兒古怪的。如今他大了。成了人兒。就不依我管教了。金蓮便向他打了一下。笑道。你又做我的來打上輩我的娘起來了。玉樓道。你看恁慣的少條兒失教的。又來打上輩。楊姑娘道。姐姐。你今後讓他官人一句兒罷。常言。一夜夫妻百夜恩。相隨百步。也有個徘徊之意。一個熱突突人

兒。指頭兒似的少了一個。如何不想。不疼。不題念的。金蓮道。想的不想。也有個常時兒。一般都是你的老婆。做什麼擡一個。滅一個。俺每多是劉湛兒鬼兒。不出村的。大姐在後邊。他也不知道。你還沒見哩。每日他從那里吃了酒來。就先到他房里。望着他影深深唱惹。口里恰似嚼蛆一般。供着個羹飯兒着。犇筋兒只像活的一般兒讓他。不知什麼張致。又嗔俺每不替他戴孝。俺每便不說他。又不是婆婆。胡亂帶過斷斷罷了。只顧帶幾時。又與俺每亂了幾場。楊姑娘道。姐姐們見一半不見一半兒罷。楊姑娘道。好快。斷斷過了。這一向。又早百日來。姑娘問。幾時是百日。月娘道。早哩。到臘月二十六日。王姑子道。少不的念個經兒。月娘道。挨年近節。忙忙的。且念什麼經。他爹只怕過年念罷

了。說着只見小玉拿上一道土荳泡茶來。每人一盞。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先念揭日。

禪家法教豈非凡　佛祖家傳在世間
落葉風飄着地易　等閒復上故枝難

此四句詩。單說着這為僧的。戒行最難。言人生就如同鐵樹一般。落得容易。全枝復節甚難。墮業容易。成佛作祖難。卻說當初治平年間。浙江寧海軍。錢塘門南山淨慈古孝剎。有兩個得道的真僧。一個喚作五戒禪師。如何謂之五戒。第一不殺生命。第二不偷財物。第三不染淫聲美色。第四不飲酒茹葷。第五不妄言綺語。如何謂之明悟。言其明心見性。覺悟我真。這五戒禪師在家年方三十一歲。身不滿三尺。形容古怪。自伊師明悟。少其一目。俗名金禪。字佛教。如法了得。他與明悟是師兄師弟。一日同來寺中。訪大行禪師。禪師觀五戒佛法曉得。留在寺中做個首座。不數年大行圓覺。衆僧立他做了長老。每日打坐。那第二個明悟年二十九歲。生得頭圓耳大。面闊口方。身體長大。皃數羅漢。俗姓王。兩個如同一母所生。但遇說法。同外法應。忽一日冬盡春初時節。天道嚴寒。作雪下了兩日。雪霽天晴。這五戒禪師早辰坐在禪椅上。耳邊連連只聞得小兒啼哭。便叫一個身邊知心腹的清一道人。你往山門前看有甚事來報我知道。這道人開了山門。見松樹下雪地上一塊破[illegible]席放着一個小孩兒。道是什麼人家丟在此處。向前看是五六個月的女孩兒。破衣包裹。懷內片紙寫着他生時八字。清一道人。救人一命。勝造七級

浮屠。蓮忙到方丈禀知長老。長老道善哉。難得你善心。卽抱回房中好生喂養。救他性命。這是好事。到了周歲。長老起了個名字。喚做紅蓮。日往月來。養在寺中。無人知覺。一向長老也忘也。不覺紅蓮長成十六歲。清一道人每日出鎖入鎖。如親生女一般。女子衣服鞋襪。如沙彌打扮。且是生得清俊。無事在房做針線。只指望招尋個女壻。養老送終。一日六月熱天。這五戒禪師。忽想起十年前之事。逕來千佛閣後。清一道人房中來。清一道。長老希行。來此何幹。五戒因問。紅蓮女子在于何處。清一不敢隱諱。請長老進房。一見就差了念頭。邪心輒起。分付清一。你今早送他到我房中。不可有悞。你若依我。後日擡舉你。切不可泄漏與人。清一不敢不依。暗思今夜必壞了這女身。長老見他應

得不爽利。喚入方丈。與了他十兩白金。又度牒清一。只得收了銀子。至晚送紅蓮到方丈。長老遂破了他身。每日藏鎖他在牀後紙帳房內。把些飯食與他吃。卻說他師弟明悟禪師。在禪牀上入定回來。已知五戒差了念頭。犯了色戒。淫垢了紅蓮女子。把多年德行。一旦抛棄了。我去勸醒。再不可如此。次日寺門前荷蓮花開。明悟令行者採一朶白蓮花來。挿在膽瓶內。令請五戒來賞蓮花。吟詩談笑。不一時。五戒至。兩個禪師坐下。明悟道。師兄我今日見此花甚盛。竟請吾兄賞玩。吟詩一首。行者拿茶吃了。預備文房四寶。五戒道。將那荷根爲題。明悟道。便將蓮花爲題。五戒捉起筆來。寫詩四句。

一枝菡萏瓣兒張　相伴蜀葵花正芳

紅留似火開如錦　不如翠蓋芰荷香

明悟道。師兄有詩。小弟豈得無詩。于是拈筆寫四句。

春來桃杏柳舒張　千花萬蕋鬭芬芳
夏賞芰荷如爍錦　紅蓮爭似白蓮香

寫畢呵呵大笑。五戒聽了此言。心中一悟。面有愧色。轉身辭回方丈。命行者快燒湯。洗浴罷。換了一身新衣。取紙筆忙寫八句頌曰。

吾年四十七　萬法本歸一
只為念頭差　今朝去得急
傳語悟和尚　何勞苦相逼
幻身如閃電　依舊蒼天碧

寫畢放在佛前。歸到禪牀上就坐化了。行者忙去報與明悟。明悟聽得大驚。走來佛前。看見辭世頌。遂說你好卻好了。只可惜差了這一着。你如今雖得個男身。去我不信佛法三寶。必然滅佛謗僧。後世落苦輪。不得歸依正道。深可痛哉。你道你去得。我趕你不着。當下歸房。令行者燒湯洗浴。坐在禪牀上。吾今趕五戒和尚去也。汝可將兩個人神子盛了。放三日。一時焚化。說畢。六圓寂坐化。衆僧皆驚。有如此異事。傳得四方知道。本寺連日坐化了兩僧。燒香禮拜。施者人山人海。擡去寺前焚化。這清一道人。遂收紅蓮改嫁。不養老不日。後五戒托生在西川眉州。與蘇老泉居士做兒子。名喚蘇軾。字子瞻。號東坡。明悟托生與本州姓謝道法為子。為端卿。後出家為僧。取名佛印。他兩個還在

一處作對。相交契厚。正是。

自到川中數十年　曾在毘盧頂上眠
參透趙州關捩子　好姻緣做惡姻緣
挽紅拂綠還依舊　石邊流水響潺潺
今影指引菩提路　再休錯意戀紅蓮

薛姑子說罷。只見玉樓房中蘭香拿了兩方盒細巧素菜菓碟茶食點心。收了香爐。擺在卓上。又是一壺茶。與衆人陪三個師父吃了。然後又拿葷下飯來。打開一罈麻姑酒。衆人圍爐吃酒。月娘便與大妗子擲色兒搶紅。金蓮便與李嬌兒猜枚。玉簫便傍邊斟酒。又替金蓮打卓底下轉子兒。須臾把李嬌兒贏了數杯。王樓道。等我和你猜。你只顧贏他罷。這玉樓道。金蓮。露出手

來。不許他褪在袖口邊。玉簫不許他近前。當夜一連反贏了金蓮幾鍾酒。又教郁大姐彈唱。月娘道。你唱了鬧五更毋聽。郁大姐便調絃高聲唱玉交枝道。

〔形雲密布〕剪鵝毛花飄舞。〔朔風凛冽〕穿窗户。你心毒。奴更受苦。爹娘罵得奴心忒狠毒。你說來的話全不顧。把更兒從頭細數。

〔金字經〕夜迢迢孤另另。〔冷清清〕更靜初。不寄平安一紙書。聽邊流淚珠。不把佳期顧。一更里無限的苦。

〔玉交枝〕一更纔至。冷清清撇奴在帳里。〔番來覆去〕如何睡。二更里淚珠垂。

〔又〕二更難過。討一覺頻頻的睡着。今宵今宵夢兒里來托我

思他。他思我。去時節海棠花兒開了半朶到如今樹葉兒黃零落。枉教奴痴心兒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可合少離多。咱命薄命薄。孤另孤另怎生奈何。好着教難存坐。三更里睡夢兒多。

（玉交枝）三更月上。好難挨今宵夜長。燒殘蠟燭。銀臺上。淚珠流三兩行。紅綾的被兒閒了半牀。新梅的手帕兒在誰行放。瘦損了腰肢腰肢沈郎。

（金字經）沈郎的腰肢瘦。每日家愁斷了腸。盼望情人淚兩行兩行。對菱花懶去粧。瘦損了嬌模樣。四更里偏夜長。

（玉交枝）四更如晝。枕邊想不覺的淚流。靈神廟里曾發呪剪青絲兩下里收。說來的話兒不應口。到如今閃的我似章臺

柳。柳教奴痴心等守。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休。望盼情人空倚樓倚樓。想情人一筆勾。不由把眉雙皺。五更里淚珠流。

（玉交枝）五更雞唱。看看兒天色漸曉。放聲欲待放聲。又恐怕傍人笑。全家心內焦。燒香告禱神前笅卦。心的自有天知道。枉教奴痴心等着。

（金字經）我痴心終日家等待你。何日是了。簷外叮噹鐵馬兒敲兒敲。攪的奴睡不着。一壁廂寒鴉叫。凄凄凉凉直到曉。

（玉交枝）曉來梳洗。傍粧臺懶上畫眉。房簷上喜鵲兒喳喳的。小梅香來報喜。報道是有情郎眞個歸。奴奴向入羅幃里。向前來奴家問你。

後庭花我問你個負心賊你盡知一去了半年來怎生無個信息我道你應舉求官去誰想你戀烟花家貪酒杯我為你受孤恓在那里偎紅倚翠我為你病懨懨減了飲食瘦伶仃消了玉體挨清晨怕夕晚一更里聽天邊孤雁飛二更里想情人魂夢里五更里醒來時不見你

柳葉兒呀空閒了鴛鴦錦被寂寞了蒸約蒸約鶯斯海神廟見放着傍州例不由我心中氣你盡知負心的自有個天知道

尾聲流蘇錦帳同歡會錦被里鴛鴦成對永遠團圓直到底

當下金蓮與玉樓猜枚被玉樓贏了一二十鍾酒坐不住往前邊去了到前邊叫了半日角門纔開只見秋菊揉眼婦人罵道賊奴才你睡來秋菊道我沒睡婦人道見睡起來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說往後來接我要兒去因問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這一日了婦人走到炕房里摟起裙子來就坐在炕上烤火婦人要茶吃秋菊連忙傾了一盞茶來婦人道賊奴才好乾淨手兒你倒茶我吃我不吃這陳茶熬的怪泛湯氣你叫春梅來教他另拿小銚兒頓些好甜水茶兒多着些茶葉頓的苦艷艷我吃秋菊道他在那邊牀屋里睡哩等我叫他迭來婦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罷這秋菊不依走在那邊屋里見春梅搖在西門慶腳頭睡得正好被他搖推醒了道娘來了要吃茶你還不起來哩這春梅噷他一口罵道見鬼的奴才娘來了罷了平白諕人刺刺的一面起來慢條斯禮撒腰拉褲走來見婦人只

顧倘着眼兒揉眼。婦人反罵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兒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頭上汗巾子跳上去了。還不往下扯扯哩。又問。你耳躲上墜子。怎的只帶着一隻。往那里去了。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隻金玲瓏墜子。便點燈往那邊牀上尋去。尋不見。良久。不想落在牀脚踏板上。拾起來。婦人問。在那里來。春梅道。都是他失驚打怪叫我起來。乞帳鈎子抓下來了。纔在踏板上拾起來。婦人道。我那等說着。他還只叫起你來。春梅道。他說娘要吃茶來。婦人道我要吃口茶兒。嫌他那手不乾淨。這春梅連忙舀了一小銚了水。坐在火上。使他撾了些炭在火內。須臾就是茶湯。滌蓋兒乾淨。濃濃的點上去。遞與婦人。婦人問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發睡了這一日了。問娘

來。我說娘在後邊。還未來哩。這婦人吃了茶。因問春梅。我頭裡袖了幾個菓子。和蜜餞是玉簫與你姥姥吃的。交付這奴才接進來你收了。春梅道。我沒見他。赤道放在那里。這婦人一面叫秋菊。問他菓子在那里。秋菊道。有。我放在揀粧內哩。走去取來。婦人數了一數。只是少了一個柑子。問他。那里去了。秋菊道。娘遞與拿進來。就放在揀粧內。那個害饞癆爛了口吃他不成。婦人道。賊奴才。還漲灤嘴。你不偷。往那去了。我親手數了。交與你的。賊奴才。你看省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這些兒。乾淨吃了一半。原來只孝順了你。教春梅。你與我把那奴才。一邊臉上打與他十個嘴入。春梅道。那臢臉彈子。倒沒的齷齪了我這手。婦人道。你與我拉他。雙手推顙到婦人跟前。婦人用手搏着他

腮頰。罵道。賊奴才。這個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卽實實說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馬鞭子來。我這一旋剝。就打了不數。我難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徑裡溼混我。因問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淨。那討酒來。娘信他。不是他吃了。娘不信。搯他袖子。怕不的還有柑子皮兒在袖子裡不止的。婦人于是扯過他袖子來。用手搯他袖子。用手撇着。不教搯。春梅一面拉起手來。果然搯出些柑子皮兒來。被婦人儘力臉上擰了兩把。打了兩個手八便罵道。賊奴才。瘸不長俊奴才。你諸般兒不一。相這說舌偷嘴吃偷會。剛纔搯出皮來。吃了。眞賍實犯拿住你。還賴那個。我如今要打你。你爹睡在這里。我茶前酒後。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清淨白省。和你筭帳。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與他行行恕

恕的。好生旋剝了。教一個人把他實辣辣打與他幾十板子。教他恐疼。他也惧怕些。甚麽鬬猴兒似。湯那幾棍兒。他纔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婦人擰的臉脹腫的。谷都着嘴徃廚下去了。婦人把那一個柑子。平白兩半。又拿了個蘋婆。石榴。遞與春梅。說道。這個與你吃。把那個留與姥姥吃。這春梅也不瞧。接過來。似有如無。掠在抽屜內。婦人把蜜蒸也要分開。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懶待吃這甜行貨子。留與姥姥吃罷。以此婦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題。婦人走到桶子上小解了。教春梅掇進坐桶來。澡了牝。又問春梅。這咱天有多少時分。春梅道。月兒大倒西。也有三更天氣。婦人摘了頭面。走來那邊牀房里。見卓上銀燈巳殘。從新剔了剔。向牀上看。西門慶正打軒𪖙。于是解鬆羅帶。卸褪湘裙。坐

換睡鞋。脫了裩褲。上牀鑽在被窩裡。與西門慶並枕而卧。睡下不多時。向他腰間摸他那話。弄了一回。白不起。原來西門慶與春梅纔行房不久。那話綿軟。急切捏弄不起來。這婦人酒在腹中。慾情如火。蹲身在被底。把那話用口吮咂。挑弄蛙口。吞裹龜頭。只顧往來不絕。西門慶猛然醒了。見他在被窩裡。便道。怪小淫婦兒。如何這咱纔來。婦人道。俺每在後邊吃酒。孟三兒。又安排了兩大方盒酒菜兒。郁大姐唱着。俺每陪大妗子。楊姑娘猜枚擲骰兒。又頑了這一日。被我把李嬌兒先贏醉了。落後孟三兒和我兩個五子三猜。俺兩個到輸了好幾鍾酒。你到是便益。睡起一覺兒來好熬我。你看我依你不依。西門慶道。你整治那帶子了。婦人道。在褥子底下不是。一面探手取出來。與西門慶

看了。扎在塵柄根下。繫在腰間。拴的緊緊的。又問。你吃了不曾。西門慶道。我吃了。須臾那話乞婦人一壁廂弄起來。只見奢稜跳腦。挺身直舒。比尋常更舒七寸有余。婦人扒在身上。龜頭昂大。兩手搧着牝户。往裡放。須臾突入牝中。婦人兩手摟定西門慶脖項。令西門慶亦扳抱其腰。在上只顧揉搓。那話漸沒至根。婦人叫西門慶達達。你取我的袵腰子。墊在你腰底下。這西門慶便向牀頭取過他大紅綾抹胸兒。四摺疊起。墊着腰。這婦人在他身上馬伏着。那消幾揉。那話盡入。婦人道。達達你把手摸摸。多全放進去了。撐的裡頭滿滿兒的。你自在不自在。多揉進去。西門慶用手摸摸。見盡沒至根。間不容髮。止剩二卵在外。心中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道。好急的慌。只是偏冷。咱不得

拿燈兒照着幹。趕不上夏天好。這冬月間。只是冷的慌。因問西門慶說道。這帶子。比那銀托子。識好不好。強如格的陰門生疼的。這個顯的該多大。又長出許多來。你不信。摸摸我小肚子。七八頂到奴心。又道。你摟着我等我今日一發在你身上睡一覺。西門慶道。我的兒你睡。達達摟着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着。一面朦朧星眼。欵抱香肩。睡不多時。怎禁那慾火燒身。芳心撩亂。于是兩手按着他肩膊。一舉一坐。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叫親心肝罷了。六兒的心了。往來抽拽。又三百回。比及精洩。婦人口中只叫。我的親達達。把腰扳緊了。一面把奶頭教西門慶咂。不覺一陣昏迷。溜水溢下。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實實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于是洩出

來。猶餘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麽的。西門慶等睡起一覺來再耍罷。婦人道。我也挨不的。身子已軟癱熱化的。當下雲收雨散。兩個並肩交股。枕籍于牀上。寢不覺東方之既白。正是。等閒試把銀缸照。一對天生連理人。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宋御史索求八仙鼎　吳月娘聽宣王氏卷

昔年南去得娛賓　頗遜瑤前共好春
蠟泛羽觴蠻酒膩　鳳啣瑤句蜀箋新
花憐遊騎紅隨伎　草戀征車碧繞輪
別後清清鄭南路　不知風月屬何人

話說西門慶摟抱潘金蓮一覺睡到次日天明。婦人見他那話。還直竪一條棍相似。便道。達達你將就饒了我罷。我來不得了。待我替你咂咂罷。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不若咂咂的過了。是你造化。這婦人眞個蹲向他腰間。按着他一隻腿。用口替他吮弄那話的。吮勾一個時分精還不過。這西門慶用手按着粉項。

往來只顧沒稜露腦搖撼那話在口裡吞吐不絕抽拽的婦人口邊白沫橫流殘脂在莖精欲洩之際婦人一面問西門慶二十八日應二爹送了請帖來請俺每去不去西門慶道怎的不去都收拾了去婦人道我有庄事兒央你依不依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你有甚事說不是婦人道把李大姐那皮襖拿出來與我穿了罷明日吃了酒回來他們都穿着皮襖只奴沒件兒穿西門慶道有年時玉招宣府中當的皮襖你穿就是了婦人道當的我不穿他你與了李嬌兒去把李嬌兒那皮襖卻與雪娥穿我穿李大姐這皮襖你今日拿出來與了我我搽上兩個大紅遍地金鶴袖襯着白綾襖兒穿也是我與你做老婆一塲沒曾與了別人西門慶道賊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他那

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油般大黑蜂毛兒你穿在身上是會搖擺婦人道怪奴才你是與了張三李四的老婆穿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裝門面的沒的有這些聲兒氣兒的好不好我就不依了西門慶道你又來人又做硬兒婦人道怪碜貨我是你房里丫頭在你跟前服軟一面說着把那話放在粉臉上只顧偎提良久又吞在口裡挑弄蛙口一回又用舌尖底其琴絃攪其龜稜然後將朱唇裹着只顧動動的西門慶靈犀灌頂滿腔春意透腦良久精來連聲呼小淫婦兒好生裹緊着我待過也言未絕其精邈了婦人一口一面口口接着多咽了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慇勤愛把紫[illegible]吹當日卻是安郎中擺酒西門慶起來梳頭淨面出門婦人還睡在被裡便說道你趂閒尋尋

兒出來罷。等一回你又不得閒了。這西門慶。于是走到李瓶兒房中。奶子丫頭。又早起來收拾乾淨。安頓下茶水伺候。見西門慶進來坐下。問養娘如意兒。這咱供養多時了。西門慶見如意兒穿着玉色對衿袄兒。白布裙子。葱白段子紗綠高底鞋兒。薄施朱粉。長畫蛾眉。油胭脂搽的嘴唇鮮紅的。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手上帶着李瓶兒與他四個烏金戒指兒。笑嘻嘻遞了茶。在旁邊說話兒。西門慶一面使迎春往後邊。討牀房裡鑰匙去。那如意兒便問。爹討來做什麼。西門慶道。我要尋皮袄與你五娘穿。如意道。是娘的那貂鼠皮袄。西門慶道。就是。他要穿穿。拿與他罷。迎春去了。把老婆就摟在懷裡。兩手就舒在胸前。摸他奶頭。說道。我兒。你雖然生養了孩子。奶頭兒到還恁緊。就兩

個臉對臉兒親嘴。且咂舌頭做一處。如意兒道。我見爹常在五娘身邊。沒見爹往別的房里去。他老人家別的罷了。只是心多。容不的人。前日爹不在。爲了棒槌。好不和我大嚷了一塲。多虧韓嫂兒和三娘來勸開了。落後爹來家。也沒敢和爹說。不知什麼多嘴的人對爹說。又說爹要了我。他也告爹來不曾。西門慶道。他也告我來。你到明日。替他陪個禮兒便了。他是恁行貨子。受不的人個甜棗兒。就喜歡的。嘴頭子雖利害。到也沒什麼心。前日我和嚷了。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多讓我幾分。你凡事只有個不瞞我。我放着河水不洗船。好做惡人。西門慶道。既是如此。大家取和些。又許下老婆。你每晚夕。等我來這房裡睏。如意道。爹真個來。休哄

俺每着。西門慶道。誰哄你來。正說着。只見迎春取鑰匙來了。西門慶教開了牀房門。又開橱櫃。拿出那皮襖來抖了抖。還用包袱包了。教迎春拿到那邊房裡去。如意兒悄悄向西門慶說。我沒件好皮襖兒。你趁着手兒再尋出來與了我罷。有娘小衣裳兒。再與我一件兒。西門慶連忙就教他開箱子。尋出一套翠藍段子襖兒。黃綿紬裙子。又是一件藍潞紬綿褲兒。又是一雙粧花膝褲腿兒。與了他。老婆磕頭謝了。西門慶鎖上門去了。就使送皮襖與金蓮房裡來。金蓮纔起來在牀上裹脚。只見春梅說。如意兒送皮襖來了。婦人便知其意。說道。你教他進來。問道。爹使你來。如意道。是爹教我送來與娘穿。金蓮道。也與了你些什麼兒沒有。如意道。爹賞了我兩件紬絹衣裳年下穿。教我來與

娘磕頭。于是向前磕了四個頭。婦人道。姐姐們。這般却不好。你主子既愛你。常言。船多不礙港。車多不礙路。那好做惡人。你只不犯着我。我管你怎的。我這裡還多着個影兒哩。如意兒道。俺娘已是沒了。雖是後邊大娘承攬娘在前邊還是主兒。早晚望娘擡舉。小媳婦敢欺心。那裡是葉落歸根之處。婦人道。你這衣服。少不得還對你大娘說聲是的。如意道。小的前者也問大娘討來。大娘說。等爹開時。拿兩件與你。婦人道。既說知罷了。這如意就出來。還到那邊房裡。西門慶是往前廳去了。如意便問迎春。你頭裡取鑰匙去。大娘怎的說。迎春說。大娘問。你爹要鑰匙做什麼。我也沒說拿皮襖與五娘。只說我不知道。大娘沒言語。却說西門慶走到廳上。看着設席。擺列。海鹽子弟。張美。徐順。荀

子孝。生旦都挑戲箱到了。李銘等四名小優兒。又早來伺候。都磕頭見了。西門慶分付打發飯與衆人吃。分付李銘三個在前邊唱。左順後邊答應堂客。那日韓道國娘子。王六兒沒來。打發申二姐買了兩盒禮物。坐轎子。他家進財兒跟着。也來與玉樓做生日。王經送到後邊。打發轎子出去了。那日門前韓大妗。孟大妗子都到了。又是傅夥計。甘夥計娘子。崔本媳婦兒。段大姐。并賁四娘子。西門慶正在廳上看見夾道內。玳安領着那個五短身子。穿綠段袄兒紅裙子。勒着藍金鈿箍兒。不搽胭粉。兩個密縫眼兒。一似鄭愛香模樣。便問是誰。玳安道是賁四嫂。西門慶就沒言語。往後見了月娘。月娘擺茶。西門慶進來吃粥。遞與月娘鑰匙。月娘道。你開門做什麼。西門慶道。六兒他說明日往

應二哥家吃酒。沒皮袄。要李大姐那皮袄穿。被月娘聽了一眼說道。你自家把不住自家嘴頭子。他死了嗔人分散房裡丫頭。相你這等。就沒的話兒說了。他見放皮袄不穿。巴巴兒只要這皮袄穿。早時他死了。你只望這皮袄。他不死。你只要好看一眼兒罷了。幾句話得西門慶閉口無言。忽報李學官來還銀子。西門慶出去。陪坐在廳上說話。只見玳安拿進帖兒。說王招宣府送禮來了。西門慶問是什麼禮。玳安道是賀禮。一疋尺頭。一罈南酒。四樣下飯。西門慶看帖兒上寫着眷晚生王寀頓首拜。西門慶即便叫王經拿眷生回帖兒謝了。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打發出了門。只見李桂姐門首下轎。保兒挑四方盒禮物。慌的玳安替他抱毡包。說道。桂姨打夾道內進去罷。廳上有劉學官坐

着哩。那桂姨卽向夾道內進裡邊去。來安兒把盒子挑進月娘房裡去。月娘道。爹看見來不曾。玳安道。爹陪着客。還不見哩。月娘便說道。連盒放在明間內。一回客去了。西門慶進來吃飯。月娘道。李桂姐送禮在這裡。西門慶道。我不知道。月娘令小玉揭開盒兒。見一盒果餡壽糕。一盒玫瑰八仙糕。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只見桂姐從房內出來。滿頭珠翠。勒着白挽線汗巾。大紅對衿袄兒。藍段裙子。望着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罷了。又買這禮來做什麼。月娘道。剛纔月姐對我說。怕你惱他。不干他事。說起來。都是他媽的不是。那日桂姐害頭疼。來只見這王三官領着一行人。往秦玉枝兒家。請秦玉枝兒。打門首過。進來吃茶。就被人進來驚散了。桂姐也沒出來見他。西門慶道。那一遭是沒出來見他。這一遭又是沒出來見他。自家也說不過。論起來我也難管你。這麗春院拿燒餅砌着門不成。到處幾錢兒。都是一樣。我也不惱。那桂姐跪在地下。只顧不起來。說道。爹惱的是。我若和他沾沾身子。就爛化了。一個毛孔兒裡。生個天疱瘡。都是俺媽。空老了一片皮幹的營生。沒個主意。好的也招惹。歹的也招惹。來家。平白教爹惹惱。月娘道。你旣來了。說開就是了。又惱怎的。西門慶道。你起來。我不惱你便了。那桂姐故作嬌張致。說道。爹笑一笑兒。我纔起來。你不笑。我就跪一年。也不起來。不妨。潘金蓮在傍揷口道。桂姐你起來。只顧跪着他。求告他。黃米頭兒。敎他張致。如今在這裡。你便跪着他。明日到你家。他卻跪着你。你那時別要理他。把西門慶月娘多笑了。桂姐纔起了

來。只見玳安慌慌張張來報。宋老爹和安老爹來了。這西門慶
便教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去了。桂姐向月娘說道。爹嘿嘿從
今後我也不要爹了。只與娘做女兒罷。月娘道。你虛頭愿心說
過道過罷了。前日兩遭往裡頭去。沒在那里。桂姐道。天麼天麼。
可是殺人。爹沒往我家里。若是到我家。見爹一面。沾沾身子兒
就促死了我。渾身生天泡瘡。娘。你錯打聽了。敢不是我那裡。多
往鄭月兒家走走。兩遭請了他家小粉頭子了。我道篇是非。就
是他氣不憤架的。不然爹如何惱我。金蓮道。各人衣飯。他平白
怎麼架你是非。桂姐道。五娘。你不知俺每這里邊人。一個氣不
憤一個。好不生月娘接過來道。你每裡邊與外邊怎的打偏別。
也是一般。一個不憤一個。那一個有些時道兒就要躧下去。月

娘擺茶與他吃。不在話下。卻說。西門慶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
廳上敘禮。每人一疋段子。一部書。奉賀西門慶。見了卓席齊整。
甚是稱謝不盡。一面分賓主坐下。叫上戲子來參見。分付等蔡
老爹到。用心扮演。不一時。吃了茶。宋御史道。學生有一事奉瀆
四泉。今有巡撫侯石泉老先生。新陞太常卿。學生同兩司作東。
二十九日借尊府置杯酒奉餞。初二日就起行上京去了。未審
四泉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敢不從命。但未知多少卓
席。宋御史道。學生有分資在此。即喚吏上來。氈包內取出布按
兩司連他共十二封分資來。每人一兩。共十二兩銀子。要一張
大插卓。餘者六卓都是散卓。叫一起戲子。西門慶答應收了。宋
御史又下席作揖致謝。少頃請去捲棚聚景堂那里坐的。不一

時。鈔關錢主事也到了。三員官會在一處。换了茶。擺棋子下棋。宋御史見西門慶堂廡寬廣。院中幽深。書畫文物。極一時之盛。又見挂着一幅陽捧日。横批古畫。正面琛鈿屏風。屏風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巧。見炉內焚着沉檀香。烟從龜鶴鹿口中吐出。只顧近前觀看。誇奬不已。問西門慶。這付爐鼎造得好。因向二官說。我學生寫書與淮安劉年兄那里替我稍帶這一付來。送蔡老先生。還不見到。四泉不知是那里得來的。西門慶道。也是淮上一個人送學生的。說畢下棋。西門慶分付下邊看了兩個卓盒。細巧菜蔬菓餡點心上來。一面叫生旦在上唱南曲。宋御史道。客尚未到。主人先吃得面紅。說不通。安郎中道。天寒飲一杯無得。原來宋御史已差公人。船

上邀蔡知府去了。近午時分。來人回報。邀請了。在磚廠黃老爹那里下棋。便來也。宋御史令。起去伺候。一面下棋飲酒。安郎中喚戲子。你每唱個宜春令奉酒。于是貼旦唱道。

第一來爲壓驚。第二來因謝誠。殺羊茶飯。來時早已安排定。斷行人。不會親僯。請先生和俺鶯娘匹娉。我只見他歡天喜地。道謹依來命。

五供養　來回顧影。文魔秀士欠酸丁。下工夫將頭顱來整。遅和疾擦倒蒼蠅。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牙根冷。天生這個後生。天生這個俊英。

玉降鶯　今宵歡慶。我鶯娘何曾慣經。你須索要欵欵輕輕。燈兒下共交鴛頸。端徉可憎。誰無志誠。恁兩人今夜親折証。謝

芳卿。感紅娘錯愛。成就了這姻親。

解三醒　玳筵開香焚寶鼎。繡簾外風掃閑庭。落紅滿地臙脂冷。碧玉欄杆花弄影。准備鴛鴦夜月銷金帳。孔雀春風軟玉屏。合歡令。更有那鳳簫象板。錦瑟鸞笙。生唱可憐我書劍飄零無厚聘。感不盡姻親事有成。新婚燕爾安排定。除非是折桂手報答前程。我如今愽得個跨鳳乘鸞客。到晚來臥看牽牛織女星。非僥倖。受用的珠圍翠繞。結果了黃卷青燈。

尾聲　老夫人專意等。生唱常言道。恭敬不如從命。紅唱休使紅娘再來請。

唱畢。忽吏進報。蔡老爹。和黃老爹來了。宋御史忙令收了卓席。各整衣冠。出來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帶。跟着許多吏。先令人。投一侍生蔡修拜帖與西門慶。進廳上。安郎中道。此是主人西門大人。見在處處作千兵。也是京中老先生門下。那蔡知府又作揖。稱道。久仰久仰。西門慶亦道。容當奉拜。叙禮畢。各寬衣服坐下。左右上了茶。各人扳話。良久。就上坐。西門慶令小優兒在傍彈唱。蔡九知府居上。主位四坐。廚役割道湯飯。戲子呈遞手本。蔡九知府揀了雙忠記。演了兩摺。酒過數巡。宋御史令生旦上來遞酒。小優兒席前唱這套新水令玉驄轎馬出皇都。蔡知府笑道。拙原直得多少。可謂御史青驄馬。三公乃劉郎舊棻鬚。安郎中道。今日更不道江州司馬青衫濕。言罷衆人都笑了。西門慶又令春鴻。唱了一套。金門獻罷平胡表。把宋御史喜歡的要不的。因向西門慶道。此子可愛。西門慶道。此是小价。原是

揚州人。宋御史携着他手兒。教他遞酒。賞了他三錢銀子。磕頭謝了。正是。

窓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坐間移
一杯未盡笙歌送　堦下申牌又報時

不覺日色沉西。蔡九知府見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辭。衆位款留不住。俱送出大門而去。隨即差了兩名吏典。把卓席羊酒尺頭。擡送到新河口下處去訖。不題。宋御史于是亦作辭西門慶。因說道。今日且不謝。後日還要取擾。各上轎而去。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了戲子。分付。後日原是你們來再唱一日。叫幾個會唱的來。宋老爹請巡撫侯爺哩。戲子道。小的知道了。西門慶令攢上酒卓。使玳安去請溫相公來坐坐。再教來安兒去請

應二爹去。不一時次第而至。各行禮坐下。三個小優兒在傍彈唱。把酒來斟。說。鄭金左順在後邊堂客席前。西門慶又問伯爵。你娘們明日都去。你叫唱的。是雜耍的。伯爵道。哥到說得好。小人家那里擡放。將就叫了兩個唱女兒唱罷了。明日早些請衆娘嫂子下降。這里前廳吃酒。唱了一日。孟大姨與孟二妗子。先起身去了。落後楊姑娘也要去。月娘道。姑奶奶。你再住一日兒家去不是。薛姑子使他徒弟取了卷來。咱晚夕教他宣卷咱們聽。楊姑娘道。老身實和姐姐說。要不是。我也住。明日俺們外弟二個侄兒定親事。使孩子來請我。我要瞧瞧去。于是作辭而去。只有傅夥計。甘夥計娘子。與賁四娘子。段大姐。月娘還留在上房陪大妗子。潘姥姥。李大姐。申二姐。郁大姐在傍。一遞一套彈

唱。兩個小優兒都打發在前邊來了。又吃至掌燈巳後。三位夥計娘子。都作辭去了。止段大姐沒去。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潘姥姥徃金蓮房內去了。只有大妗子。李桂姐。申二姐。和三個姑子。郁大姐。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月娘房內坐的。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小厮收進家活來。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徃前走了。到前邊黑影兒裡。悄悄立在角門首。只見西門慶扶着來安兒。打着燈。趔着脚兒就徃李瓶兒那邊走。看見金蓮在門首立着。拉了手進入房來。那來安兒便徃上房教鍾筋。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把申二姐。李大姐。郁大姐。都打發徃李嬌兒房內去了。問來安道。你爹來沒有。在前邊做什麼來。安道。爹在五娘房里去了的。不耐煩了。月娘聽了。心內就有些惱。因向玉樓道。

你向恁沒來頭的行貨子。我說他今日進來徃你房裡去。如何三不知。又摸到他那屋裡去了。這兩日又浪風發起來。只在他前邊纏。玉樓道。姐姐。隨他纏去。恰似咱每把這件事放在頭里。爭他的一般。于是大師父說笑話兒的來頭。左右這六房裡由他串到他爹心中所欲。你我管的他。月娘道。乾淨他有了話。剛纔聽見前頭散了。就慌的奔命的徃前走了。因問小玉。灶上沒人了。與我把儀門拴上了。罷。後邊請三位師父來。咱每且聽他宣一回卷着。又把李大姐。申二姐。段大姐。郁大姐。都請了來。月娘同大妗子道。我頭裡旋叫他使小沙彌請了。黃氏女卷來宣。今日可可兒楊姑娘巳去了。分付玉簫。頓下好茶。玉樓對李嬌兒說。咱兩家子輪替管茶。休要只顧累了大姐姐。這屋裡。于是

各往房裡分付。預備茶去。不一時。放下炕卓兒。三個姑子來到。盤膝坐在炕上。衆人俱各坐了。擠了一屋裡人。聽他宣卷。月娘洗手炷了香。這薛姑子。展開黄氏女卷。高聲演說道。

蓋聞。法初不滅。故歸空。道本無生。每因生而不用。由法身以垂八相。由八相以顯法身。朗朗惠燈。通開世戶。明明佛鏡。照破昏衢。百年景賴。刹那間。四大幻身。如泡影。每日塵勞碌碌。終朝業試忙忙。豈知一性圓明。徒逞六根貪慾。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我好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坛場。救大宅之烝熬。發空門之扃鑰。偈曰

富貴貧窮各有由。只緣分定不須求。
未曾下的春時種。空手荒田望有秋。

衆菩薩。每聽我貧僧演

說佛法。道四句偈子。乃是老祖留下。如何是富貴貧窮。各有由。相如今你道衆菩薩。嫁得官人。高官厚祿。在這深宅大院。呼奴使俾。挿金帶銀。在綾錦窩中長大。綺羅堆裡生成。思衣而綾錦千箱。思食而珍羞百味。享榮華。受富貴。盡皆是你前世因由根基上有你的。一般大緣分。不待求而自得。就是貧僧在此宣經念佛。也是吃着這美口茶飯。受着發心布施。老大緣分。非同小可。都是龍華一會上的人。皆是前生修下的功果。你不修下時。就如春天不種下。場到了秋成時候。一片荒田。那成熟結子。從那里來。正是

淨場靈臺好下工。得意歡喜不放鬆。
五濁六根爭洗淨。叅透玄門見家風。

又

百歲光陰瞬息回。此身必定化飛灰。
誰人肯向生前悟。悟御無生歸去

來。又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墜西山寶山歷盡空回首。一失人身萬劫難想這富貴榮華如湯潑雪仔細算來。一件無多做了虛花驚夢我今得個人身心中煩惱悲切。死後四大化作塵土又不知這點靈魂往何處受苦去也惧怕生死輪廻往前再叅一步。唱一封書生和死兩不相饒浮生終日忙男和女滿堂到無常秪自當人如春夢終須短命若風燈不久常自思量可悲傷題起教人欲斷腸開卷日應身長救苦并本無去亦無來彌陀教主大願弘深四十八願度衆生。使人人悟本性彌陀今惟心淨主渡苦海苦海洪波證菩提之妙果持念者罪滅河沙稱揚者福增無量書寫讀誦者當生華藏之天見聞受持臨命終時定往西方淨土凡念佛者。

斷有功無量慈愍故慈愍故大慈愍故皈命一切佛法僧信禮常住三寶法輪常轉度衆生。偈曰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眞實意。黃氏寶卷纔展開諸佛菩薩降臨來爐香遍滿虛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昔日漢王治世雨順風調國泰民安感得一位善心娘子出世家住曹州南華縣黃員外所生一女端嚴美色年方七歲吃齋把素念金剛經報答父母深恩每日不缺感得觀世音菩薩半空中化現父母見他終日念經苦切不從一日尋媒吉日良時把他嫁與一個婿姓趙名方屠宰爲生爲夫婦一十二載生下一男二女一日黃氏告其夫曰我與你爲夫妻一十二載生下嬌兒嬌女但貪戀恩愛永墮沉淪妾有小詞勸

喻丈夫聽取。詞曰。宿緣夫婦得成雙。雖有男和女。誰會抵無常。伏望我夫主。定念與雙同共修行。終年富貴也須草草貪名與利。隨分度時光。這趙郎見詞不能依隨。一日作別起身。往山東買猪去。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剛經。

今方當下山東去。　四個兒女在中堂。　黃氏女在西房

香湯沐浴。換衣裳　卸簪珥。淺淡梳粧。　每日家向西方

燒香禮拜。　面念顏并寶卷　持念金剛。

看經文猶未了　香烟冲散。　念佛音聲朗朗

貫徹穹蒼。　地獄門天堂界　豪光發現。

閻羅王一見了　喜悅龍顏。　莫不是陽世間

生下佛祖。　急宣召二鬼判　審問端詳。

有鬼判告吾王　聆音察理。　曹州府南華縣

有一善員。　看經文黃氏女　持齋把素

行善心功行大　驚動天堂。　唱金剛經

閻羅王聞言心內忙。急點無常鬼一雙。一雙急奔趙家庄。黃氏正看經卷。忽見仙童在面前。念

善人便是童子請　惡人須遣夜叉郎　黃氏看經忙來問

誰家童子到奴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善心娘子你莫慌

不是凡間親眷屬　我是陰間童子郎　今因爲你看經卷

閻王請你善心娘　黃氏見說心煩惱　小心一一告無常

同姓同名勾一個　如何勾我見閻王　千死萬死甘心死

怎捨嬌娃女一雙　大姐嬌姑方九歲　伴嬌六歲怎拋娘
長壽嬌兒年三歲　常抱懷中心怎忘　苦放奴家魂一命
多將功德與你行　仙童答告娘子道　何人似你念經劉
善惡二童子。被黃氏女哀告。再三不肯赴幽。留戀一二個孩
兒。難拋難捨。仙童催促。說道。善心娘子。陰間取你三更死。定
不容情到四更。不比你陽間好轉限。陰司取你。若違了限。我
得罪。更不輕說短長。黃氏此時心意想。便喚女使去燒湯。香
湯沐浴方纔了。將身便乃入佛堂。盤膝坐定不言語。一靈真
性見閻王　唱
楚江秋　人生夢一場。光陰不久常。臨危個個是風燈樣。看看
回步見閻王。急辦行粧。鄉臺上把家鄉望。見啼女哭好恓惶。

排鈸打䥫作道場。披麻帶孝安塋塟。白
不說令方恓惶事　且言黃氏赴陰靈　看看來到柰何拼
一道金橋接路行　借問此橋作何用　单等看經念佛人
柰何兩邊血浪水　河中多少罪淹魂　悲聲哭泣紛紛鬧
四面毒虵咬露筋　前到破錢山一座　黃氏向前問原因
是你陽間人化紙　殘燒未了便拋焚　因此捲翻多破碎
積聚號作破錢山　又打枉死城下過　多少孤魂未托生
黃氏見說心慈愍　舉口便誦金剛經　河裡罪人多開眼
尸山爐剔樹鸞林　鑊湯火池蓮花現　無間地徹瑞雲籠
當下仙童忙不住　急忙便去奏閻君　唱
山坡羊　黃氏到了那森[illegible]寶殿。有童子先奏說。請了看經人

來見閻羅王便傳召請。黃氏拜在金堦下。不由的跪在面前。
有閻君問你。從幾年把金剛經念起 何年月日感得觀世音
出現。這黃女叉手訴說前情來詞。自從七歲吃齋供養聖賢。
望上聖聽言。從嫁了兒夫看經心不減。

閻君當下忙傳旨　善心娘子你聽因　你念金剛多少字
几多點化接陰陰　甚字起頭甚字落　是何兩字在中間
你若念經無差錯　放你還魂回世間　黃氏當時堦下立
願王聽奴念金剛　字有五千四十九　八萬四千點畫行
如字起頭行字住　荷擔兩字在中央　黃氏說經尤未了
閻王殿前放毫光　舉手龍顏真喜悅　放你還魂看世間
黃氏聞知忙便告　願王俯就聽奴言　第一不往屠家去
第二不要染衣行　只願作個善門子　看經念佛過時光
閻王取筆忙判斷　曹州張家轉為男　他家積有家財廣
缺少墳前拜孝郎　員外夫妻俱修善　姓名四海廣傳揚
吃罷迷魂湯一盞　張家娘子腹懷躭　十月滿足生一子
左肋紅字有兩行　此是看經黃氏女　曾嫁覩水趙令方
此是看經多因果　得為男子壽延長　張家員外親看見
愛如珎寶喜開顏

皂羅袍　黃氏在張家托化。轉男身相湊無差。員外見了喜添花。三年就養成人大。年方七歲聰明秀發。攻書習字。取名俊達。十八歲科舉登黃甲。

卻說。張俊達。十八歲登科應舉。陞授曹州南華縣知縣。忽然

思憶。是他本鄉。到縣中赴任之後。先去王糧國稅。然後理論公廳差兩個公差。即去請趙郎令方。我和他說話。兩個公差不敢怠慢。即到趙家來請令方。白。

趙令方在家中　看經念佛。兩公人　忙喝喏聽說來因。
即時間　忙打扮　來到縣裡。
公廳上忙施禮　且說家門。　張知縣起躬身
便令坐。　叙寒温分賓主　捧出茶湯。
你是我親夫主　令方姓趙。　我是你前妻子
黃氏之身。　你不信到靜臺　脫衣親見。
左肋下硃砂記　字寫原因。　我大女嬌姑兒
嫁人去了。　第二女伴姐姐　嫁了曹眞。

長壽兒我擡牽　守我墳塋。　咱兩個同騎馬
前到先塋。

知縣同令方兒女五人。到黃氏墳前開棺見屍。容顏不動。回來做道場七日。令方看金剛經。瑞雪紛紛。男女五人。總駕祥雲昇天去了。臨江仙一首爲証。

黃氏看經成正果。同日登極樂。五口盡昇天道。善人傳觀音。菩薩未度我。

寶卷已終。佛聖已知。法界有情。同生勝會。南無一乘宇無量乂眞空諸佛。海會悉遙普使河沙同淨土。伏願經聲佛號。上徹天堂。下透地府。念佛者。出離苦海。作惡者。永墮沉淪。得悟者。諸佛引路。放光明照徹十方。東西下。迴光返照。南北處親

到家鄉。登無生。漂舟到岸。小孩兒得見親娘。入母胎。三實不怕。八十部。永返安康。偈曰。

衆等所造諸惡業　自始無始至如今
靈山失散迷眞性　一點靈光串四生
一報天地盖載恩　二報日月照臨恩
三報皇王水土恩　四報爹娘養育恩
五報祖師親傳法　六報十類孤魂早超身
摩訶般若波羅密

薛姑子宣畢卷。已有二更天氣。先是李嬌兒房內。元宵兒拿了一道茶了。衆人吃了。後孟樓玉房中蘭香。拿了幾樣精製果菜。一坐壺酒來。又頓了一大壺好茶。與大妗子段大姐桂姐衆人

吃。月娘又教玉簫出。四盒兒細茶食餅糖之類。與三位師父點茶。李桂姐道。三位師父。宣了這一回卷。也該我唱個曲兒孝順。月娘道。桂姐。又起動你唱。郁大姐道。等我先唱。月娘道。也罷。郁大姐先唱。申二姐道。等姐姐唱了。等我也唱個兒與娘們聽。問月娘。要聽什麼。月娘道。你唱更深夜深靜悄。當下桂姐送衆人酒。取過琵琶來。輕舒玉笋。款跨鮫綃。啟朱唇。露皓齒。唱道。

更深靜悄。把被兒薰了。看看等到月上花梢。全靜悄悄全無消耗。敲殘了更鼓。你便纔來到。見我這臉兒不瞧來。號在奴身邊告。我做意兒瞧。他偷眼兒瞧。甫能咬定牙。其實恐不住笑。又

勸兒推磨。好似飛蛾援火。他將我做啞謎兒包籠。我手裡登時猜破。近新來把不住船兒舵。特故里搬弄心腸軟。一

似酥蜜果者麽、是誰。休道是我。便做鐵打人。其實難不過。又

踈狂或薄情無奈。衠三夜不見你回來。同着他便撇頑不保。

不由人轉尋思權寧耐。他笑吟吟將被兒錦鬧半[illegible]過香羅。

待。我推綉鞋不去保你若是惱的人慌。只教氣得我害。又花

街柳市。你戀着蜂蝶採使。我這里玉潔氷清。你那里瓜甜蜜

柿。恰回來無酒半裝醉。只顧里打艸驚蛇。到尋我些風流罪。

我欲待過了你面皮。又恐傷了就里。待要隨順了他。其實受

不的你氣。

桂姐唱畢。郁大姐就纔要接琵琶。被申二姐要過去了。挂在胳

膊上。先說道。我唱個十二月兒掛真兒。與大妗子和娘每聽罷。

于是唱道，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一套

唱畢。月娘笑道。慢慢兒的說。左右夜長儘着你說。那時大妗子

害夜深困的慌。也沒等的郁大姐唱。吃了茶多散歸各房內睡

去了。桂姐便歸李嬌兒房內。段大姐便往孟玉樓房中。三位師

父便往孫雪娥後邊房裡睡。郁大姐申二姐與玉簫小玉在那

邊炕屋裡睡。月娘同大妗子在上房內睡。俱不在話下。正是參

横斗轉三更後。一鈎斜月到紗窗。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

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春梅毀罵申二姐　玉簫愬言潘金蓮

萬里新墳盡十年　修行莫待鬓毛斑
死生事大宜須覺　地獄時常非等閒
道業未成何所賴　人身一失幾時還
前程暗黑路途險　十二時中自着研

此八句。單道這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如影隨形。如谷應聲。你道打坐參禪。皆成正果。相這愚夫愚婦。在家修行的。豈無成道禮佛者。取佛之德。念佛者。感佛之恩。看經者。明佛之理。坐禪者。踏佛之境。得悟者。正佛之道。非同容易。有多少先作後修。先修後作。有如吳月娘者。雖有此報。平日好善看經。禮佛布施。不應今

此身懷六甲。而聽此經法。人生貧富壽夭賢愚。雖蒙父母受氣成胎中來。還要懷姙之時。有所應召。古人姙娠懷孕。不倒坐。不偃臥。不聽淫聲。不視邪色。常玩弄詩書金玉異物。常令瞽者誦古詞。後日生子女。必端正俊美。長大聰慧。此文王胎教之法也。今吳月娘懷孕。不宜令僧尼宣卷。聽其生死輪廻之說。後來感得一尊古佛出世。投胎奪舍。日後被其顯化而去。不得承受家緣。蓋可惜哉。正是前程黑暗路途險。十二時中自着研。此係後事。表過不題。當下後邊聽宣畢黃氏寶卷。各房宿歇。单表潘金蓮在角門邊久站立。忽見西門慶過來相携到房中。見西門慶只顧坐在牀上。便問。你怎的不脫衣裳。那西門慶摟定婦人。笑嘻嘻說道。我特來對你說聲。我要過那邊歇一夜兒去。你拿那

淫器包兒來與我。婦人罵道。賊牢。你在老婦手裡使巧兒。拿些面子話兒來哄我。我劉纔不在角門首站着。你過去的不耐煩了。又肯來問我。這個是你早辰和那搓剌骨兩個嘀定了腔兒。好去和他個合窩去。一徑拿我扎筏子。嗔道頭里不使丫頭使他來送皮襖兒。又與我磕了頭兒來。小賊搓剌骨。把我當甚麼人兒。在我手內弄判子。我還是李瓶兒時。教你活埋。雀兒不在那窩兒裡。我不醋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此勾當。他不來與你磕個頭兒。你又說他的那不是。婦人沉吟良久。說道。我放你去便去。不許你拿了這包子去。和那搓剌骨弄答的齷齪齪的。到明日還要來和我睡。好乾淨兒。西門慶道。你不與我使慣了。却怎樣的。纏了半日。婦人把銀托子掠與他。說道。你要。拿了

這個行貨子去。西門慶道。與我這個也罷。一面接的袖了。趔趄
着脚兒就往外走。婦人道。你過來。我問你。莫非你與他停眠整
宿在一舖兒長遠睡。惹的那兩個丫頭也羞耻。無故只是睡那
一回兒。還教他另睡去。西門慶道。誰和他長遠睡。說畢就走。婦
人又叫回來。說道。你過來。我分付你。慌走怎的。西門慶道。又說
甚麼。婦人道。我許你和他睡便睡。不許你和他說甚閑話。教他
在俺每跟前欺心大膽的。我到明日打聽出來。你就休要進我
這屋裡來。我就把你下截咬下來。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瑣碎
死了。一直走過那邊去了。春梅便向婦人道。由他去。你管他怎
的。婆婆口案。媳婦耳頑。倒沒的教人與你爲仇結仇。悮了咱娘
兒兩個下棋。一面叫秋菊關上角門。放卓兒擺下棋子。婦人問。

你姥姥睡了。春梅道。這咱哩。後邊散了。來到屋裡就睡了。這徑
房中春梅與婦人下棋。不題。且說。西門慶走過李瓶兒房內。掀
開一簾子。如意兒正與迎春綉春炕上吃飯。見了西門慶。慌的
爬起身來。西門慶道。你每吃飯。吃飯。于是走出明間李瓶兒影
跟前一張交椅上坐下。不一時。只見如意兒笑嘻嘻走出來。說
道。爹。這裡冷。你往屋裡坐去罷。這西門慶一把手摸到懷裡。摟
過來就親了個嘴。一面走到房中牀正面坐了。火爐上頓着茶。
迎春連忙點茶來吃了。如意兒在炕邊烤着火兒站立。問道。爹。
你今日沒酒。外邊散的早。西門慶道。我明日還要早船上拜拜
蔡知府去。不是也還坐一回。如意兒道。爹。你還吃酒。篩酒與爹
吃。還有頭里後邊送來與娘供養的一卓菜兒。一素兒金華酒。

湯飯俺每吃了。酒菜還沒敢動。留有預備。只把爹用。西門慶道。你每吃了罷了。分付下飯不要別的。好細巧拿幾碟兒來。我不吃金華酒。一面教綉春你打了燈籠。往花園藏春軒書房內。還有一罈葡萄酒。你問王經要了來。斟那個酒我吃。那綉春應喏。打着燈籠去了。迎春連忙放卓兒。拿菜兒。如意兒道。姐。你揭開盒子。等我揀兩樣兒子爹下酒。于是燈下揀了一碟鴨子肉。一碟鴿子雛兒。一碟銀絲鮓。一碟掐的銀苗豆芽菜。一碟黃芽韭和的海蜇。一碟燒臟肉釀腸兒。一碟黃炒的銀魚。一碟春不老炒冬笋。兩眼春橘。不一時擺在卓上。抹得鍾筯乾淨。放在西門慶面前。良久綉春前邊取了酒來。打開篩熱了。如意兒斟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嘗了嘗。無比美酒。紅紅的顏色。當下如意兒跡

揀近在卓上邊站立。侍奉斟酒。又親剝炒栗子兒與他下酒。那迎春知局。往後邊厨房內與綉春坐去了。這西門慶見無人在跟前。教老婆坐在他膝蓋兒上摟着與他一遞一口兒吃酒。老婆剝菓仁兒。放在他口裏。西門慶一面觧開他穿的玉色紬子對衿袄兒。鈕扣兒并抹胸兒。露出他白馥馥酥胸。用手揣摸着他妳頭。跨道。我的兒。你達達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道好白淨皮肉兒。與你娘的一般樣兒。我摟着你就如同摟着他一般。如意兒笑道。爹沒的說。還是娘的身上白。我見五娘雖好。模樣兒也中中兒的。紅白肉色兒不如後邊大娘三娘倒白淨肉色兒。三娘只是多幾個麻兒。倒是他雪姑娘生的清秀。又白淨。五短身子兒。又道。我有句說話兒對爹說。迎春姐有件正面戴的仙子

兒要與我他要問爹討娘家常戴的金赤虎正月里戴爹與他了罷西門慶道你沒正面戴的等我叫銀匠拿金子另打一件與你你娘的頭面廂兒你大娘都拿的後邊去了怎好問他要的老婆道也罷你還另打一件赤虎與我罷一面走下來磕頭謝了兩個吃了半日酒如意兒道爹你叫姐來與他一杯酒吃惹的他不惱麼這西門慶便叫迎春不應老婆親走到廚房內說道姐爹叫你哩迎春一面到跟前西門慶令如意兒斟了一甌酒兒與他又揀了兩筋菜兒放在酒托兒上那迎春站在傍邊一面吃了老婆道你叫綉春姐來吃些兒那迎春去了回來說道他不吃哩走去良久迎春向炕上抱他鋪蓋後邊睡去迎春道我不往後邊在明間板凳上賣貝又姜我與綉春廚房炕

上睡去茶在火上等爹吃你自家倒倒罷如意兒道姐你去帶上後邊門等我插去那迎春抱了被褥一直後邊去了這老婆陪西門慶吃了一回酒收拾家火點茶與西門慶吃了插上後門原來另預備着一牀兒鋪蓋與西門慶睡都是綾絹被褥扣花枕頭在炕上薰的煖烘烘的老婆便問爹你在炕上睡牀上睡西門慶道我在牀上睡罷如意兒便抱鋪蓋抱在牀上鋪下打發西門慶上牀解衣替他脫了靴襪他便打了水拿出明間內漂洗了牝掩上房門將燈臺拿在牀邊一張小卓兒上擱放然後他方脫了衣褲上牀鑽入被窩裡與西門慶相摟相抱並枕而臥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話兒上邊束着托子猙獰跳腦又喜又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西門慶見他仰臥在被窩

內。脫的精赤條條。恐怕凍着他。取過他的袜胸兒替他蓋着胸膛上。兩手執其兩足。極力抽提。老婆氣喘吁吁。被他肏得面如火熱。又道。這衵腰子。還是娘在時與我的。西門慶道。我的心肝。不打緊處。到明日舖子里拿半個紅段子。與你做小衣兒穿。再做雙紅段子睡鞋兒。穿在脚上。好伏侍我。老婆道。可知好哩。爹與了我。等我閒着做。西門慶道。我只要忘了。你今年多少年紀。你姓甚麽。排行幾姐。我只記你男子漢姓熊。老婆道。他便姓熊。叫熊旺兒。我娘家姓章。排行第四。今年三十二歲。西門慶道。我原來還大你一歲。一壁幹着。一面口中呼叫他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伏侍我。等明日你大娘生了孩兒。你好生看妳着。你若有造化。也生長一男半女。我就扶你起來。與我做一房小。就頂

你娘的窩兒。你心下如何。老婆道。奴男子漢已是沒了。娘家又沒人。奴情愿一心只伏侍爹。再有甚麽二心。就死了不出爹這門。若爹可憐見。可知好哩。這西門慶見他言語兒投着機會。心中越發喜歡。摺着他雪白的兩隻腿兒。穿着一雙綠羅扣花鞋兒。只顧沒稜露腦。兩個搧幹抽提。抽提的老婆在下無般不叫出來。嬌聲怯怯。星眼濛濛。良久却令他馬伏在下。且舒雙足。西門慶披着紅綾被。騎在他身上。投那話入牝中。燈光下兩手扳着他雪白的屁股。只顧搧打。口中叫章四兒。你好生叫着親達達。休要住了。我丟與你罷。那婦人在下舉股相就。眞個口中顫聲柔語。呼叫不絕。足頑了一個時辰。西門慶方纔精泄。良久拽出塵柄來。老婆取帕兒替他搽拭。摟着睡到五更雞叫時分散。

老婆又替吮咂。西門慶告他說。你五娘怎的替我咂半夜。怕我害冷。連尿也不教我下來溺。都替我嚥了。老婆道。不打緊等我也替爹吃了。就是了。這西門慶真個把胞膈尿都溺在老婆口內。當下兩個婍妮溫存。萬千囉唣。合搗了一夜。次日老婆先起來。開了門。預備盆中。打發西門慶穿衣梳洗出門。到前邊分付玳安。早教兩名排軍。把捲棚正面放的流金八仙鼎。寫帖兒擡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內。交付明白。討回帖來。又教陳經濟封了一疋金段。一疋色段。教琴童包內拿着。預備下馬。要早往清河口拜蔡知府去。正在月娘房內吃粥。月娘問他。應二哥那裡。俺每莫不都去。也留一個兒在家裡看家。留下他姐在家陪大妗子做伴兒罷。西門慶道。我已預備下五分人情。你的是一

方兜肚。一個金墜兒。五錢銀子。他四個每人都是二錢銀子。一方手帕。都去走走罷。左右有大姐在家陪大妗子就是一般。我已許下應二。都往他家去來。月娘聽了。一聲兒沒言語。李桂姐便拜辭說道。娘我今日家去罷。月娘道。慌去怎的。再住一日兒不是。桂姐道。不瞞娘說。俺媽心裡不自在。俺姐不在家中沒人。改日正月間來住兩日兒罷。拜辭了西門慶。月娘裝了兩個茶食盒子。與桂姐一兩銀子。吃了茶。打發出門。西門慶纔穿上衣服。往前邊去。忽有平安兒來報。荊都監老爹來拜。西門慶即出迎接至廳上敘禮。荊都監穿着補服員領。戴着暖耳。腰繫金帶。叩拜堂上。道久違欠恭。高轉失賀之意。西門慶道。多承厚貺。尚未奉賀。敘畢契濶之情。分賓主坐下。左右獻上茶湯。荊都監便

道。良騎侯候何往。西門慶道。京中太師老爺第九公子。九江蔡
知府。昨日巡按宋公祖。與工部安鳳山。錢雲野。黃泰宇。都借學
生這裡作東。請他一飯。蒙他昨日具拜帖與我。我豈可不回拜
他拜去。誠恐他一時起身去了。荆都監道。正是小弟一事來奉
瀆兄。巡按宋公過年正月間差滿。只怕年終舉劾地方官員。望
乞四泉借重。與他一說。聞知昨日在宅上吃酒。故此斗胆恃愛。
倘得寸進。不敢有忘。西門慶道。此是好事。你我相厚。敢不領命。
你寫個說帖來。幸得他後日還有一席酒在我這裡。等我抵回
和他說。又好些。這荆都監連忙下坐位來。又與西門慶打一躬。
多承盛情。啣結難忘。便道。小弟已具了履歷手本在此。一面喚
掾房寫字的取出。荆都監親手遞上與西門慶觀看。上面寫着。

山東等處兵馬都監。清河左衛指揮僉事荆忠。年三十二歲。係
山後檀州人。由祖後軍功累陞本衛左所正千户。從某年由武
舉中式。歷陞今職。管理濟州兵馬。歷年。餘文一一開載明白。西
門慶看畢。荆都監又向袖中取出禮物來遞上。說道。薄儀望乞
笑留。西門慶見上面寫着白米二百石。說道。豈有此理。這個學
生斷不敢領。以此視人。相交何在。荆都監道。不然。總然四泉不
受。轉送宋公也是一般。何見拒之深耶。倘不納。小弟亦不敢奉
瀆。推阻再三。西門慶只得收了。說道。學生暫且收下。一面接了。
說道。學生明日與他說了。就差人回報。茶湯兩碗。荆都監拜謝
起身去了。西門慶分付平安。我不在。有甚人來拜望。帖兒接下。
休往那去了。派下四名排軍把門。說畢就上馬。琴童跟隨。拜蔡

知府去了。御說。玉簫早辰打發西門慶出門。走到金蓮房中。說。
五娘。昨日怎的不往後邊去坐。晚夕衆人聽薛姑子宣黃氏女
卷。坐到那咱晚。落後二娘管茶。三娘房裡又手將酒菜來。都聽
桂姐申二姐賽唱曲兒。到有三更時分。俺每纔睡。俺娘好不說
五娘哩。五娘聽見爹前邊散了。往屋裡走不迭。昨日三娘生日。
就不放往他屋裡走。兒把攔的爹恁緊。三娘道。沒的羞人子剌
剌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金蓮道。我待說
就沒好口。谷瞎了他的眼來。昨日你道他在我屋裡睡來麼。玉
簫道。前邊老大。這娘屋裡。六娘又死了。爹。御往誰屋裡去。金蓮
道。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死了一個。還有一個頂窩兒的。這
玉簫又說。俺娘怎的惱五娘。問爹討皮襖不對他說。落後爹送

鑰匙。到房裡。娘說了。爹幾句。好的。李大姐死了。嗔俺分散他的
丫頭。多少時兒。相你把他心愛的皮襖拿了與人穿。就沒話兒
說了。爹說。他見沒皮襖。娘說。他怎的沒皮襖。放着皮襖他不
穿。坐名兒只要他這件皮襖。早時死了。便指望他的。他不死。你
敢指望他的。金蓮道。沒的那扯毬淡。有了一個漢子。故主兒罷
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我把攔他。我拿繩子拴着他腿兒不
成。把攔他一面兒罷了。偏有那些毬聲浪氣的。玉簫道。我來對
娘說。娘只放在心裡。休要說出我來。今日桂姐也家去。俺娘收
拾戴頭面哩。今日要留下雪娥在家。與大妗子做伴兒。俺爹不
肯。都封下人情。五個人都教去哩。娘也快些收拾了罷。說畢。玉
簫後邊去了。這金蓮向鏡臺前。搽胭抹粉。插花戴翠。又使春梅

後邊問玉樓。今日穿甚顏色衣裳。玉樓道你爹嗔換孝。都教穿淺淡色衣服。這五個婦人會定了。都是白䯼髻珠子箍兒。用翠藍綃金綾汗巾兒搭着。頭上珠翠堆滿。銀紅織金段子對衿袄兒。藍段子裙兒。惟吳月娘戴着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臥兔兒。珠子箍兒。胡珠環子。上穿着沉香色遍地粧花補子袄兒。紗綠遍地金裙。一頂大轎。四頂小轎。排軍喝路。轎內安放銅火踏。王經棋童來安三個跟隨。拜辭了吳大妗子。三位師父。潘姥姥。逕往應伯爵家吃滿月酒去了。不題。卻說。前邊如意兒和迎春有西門慶晚夕吃酒的卻一卓菜。安排停當。還有一壺金華酒。向罈內又打出一壺葡萄酒來。午間請了潘姥姥。春梅。郁大姐。彈唱着。在房內四五個做一處。吃到中間。也是合當有事。春梅道。

只說申二姐會唱的好挂真兒。沒個人往後邊去。便叫他來到。好歹教他唱個挂真兒咱每聽。迎春纔待使綉春叫去。只是春鴻走來伺着火。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原來今日沒跟了轎子去。春鴻道。爹派下教王經去了。留我在家裡看家。春梅道。賊小蠻囚兒。你不是凍的。還不尋到這屋裡來烘火。因叫迎春。你釃半甌子酒與他吃。分付你吃了。替我後邊叫將申二姐來。你就說我要他唱個兒與姥姥聽。那春鴻連忙把酒吃了。一直走到後邊。不想申二姐伴着大妗子。大姐。三個姑子。玉簫。都在上房裡坐的。正吃芫荽芝麻茶哩。忽見春鴻掀簾子進來。叫道。申二姐。你來。俺大姑娘前邊叫你唱個兒與他聽去哩。這申二姐道。你大姑在這裡。又有個大姑娘出來了。春鴻道。是俺前邊春梅

姑娘這裡叫你。申二姐道。你春梅姑娘他稀罕怎的。也來叫的我。有郁大姐在那里。也是一般。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子道。也罷。申二姐你去走走再來。那申二姐坐住了。不動身。春鴻一直走到前邊。對春梅說。我叫他。他不來哩。都在上房坐着哩。春梅道。你說我叫他。他就來了。春鴻道。我說你叫他來。前邊大姑娘叫你。他意思不動。說道。大姑娘在這裡。那裡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我說是春梅姑娘。他說你春梅姑娘。他從幾時來。也來叫我。我不得閒。在這裡唱與大妗奶奶聽哩。大妗奶奶到說你去走走再來。他不肯來哩。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三尸神暴跳。五臟氣冲天。一點紅從耳畔起。須臾紫遍了雙腮。衆人攔阻不住。一陣風走到上房裡。指着申二姐一頓大罵道。你怎麼

對着小廝說我。那里又鑽出個大姑娘來了。稀罕他也敢來叫我。你是甚麼總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每在那毛裡夾着來。是你擡舉起來。如今從新鑽出來了。你無非只是個走千家門。萬家戶。賊狗攮的瞎淫婦。你來俺家纔走了多少時兒。就敢恁量視人家。你會曉的甚麼好成樣的套數唱。左右是那幾句東溝籬。西溝壩。油嘴狗舌。不上紙筆的那胡歌錦詞。就拏班做勢起來。眞個就來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見過多少。稀罕你這個兒。韓道國那淫婦家興你。俺這里不興你。你就學那淫婦。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兒去。賈媽媽與我離門離戶。那大妗子攔阻。說道。快休要舒口。把這申二姐罵的睜睜的。敢怒而不敢言。說道。爺嚛嚛。這位大姐怎的恁般粗魯性兒。就是剛纔

對着大官兒。我也沒曾說甚歹。這般潑口言語瀉出來。此處不留人。也有留人處。春梅越發惱了。罵道。賊合遍街搗遍巷的瞎淫婦。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氣。不該出來往人家求衣食。唱與人家聽。趂早兒與我走。再也不要來了。申二姐道。我沒的賴在你家。春梅道。賴在我家。教小廝把鬢毛都撏光了你的。大妗子道。你這孩兒。今日怎的甚樣兒的。還不往前邊去罷。那春梅只顧不動身。這申二姐一面哭哭啼啼下炕來。拜辭了大妗子。收拾衣裳包子。也等不的轎子來。央及大妗子。使平安對過叫將畫童兒來。領他往韓道國家去了。春梅罵了一頓。往前邊去了。大妗子看着大姐和玉簫說道。他敢前邊吃了酒進來。不然如何恁冲言冲語的。罵的我也不好看的了。你教他慢

慢收拾了去就是了。立逼着攆他去了。又不叫小廝領他十分水深人不過。卻怎樣兒的。卻不急了人。玉簫道。他們敢在前頭吃酒來。卻說春梅走到前邊。還氣狠狠的。向衆人說道。乞我把賊瞎淫婦一頓罵。立攆了去了。若不是大妗子勸着我。臉上與這賊瞎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哩。叫着他張兒致兒。拿班做勢兒的。迎春道。你砍一枝損百株。忌口些。郁大姐在這里。你卻罵瞎淫婦人。春梅道。不是這等說。像郁大姐在俺家這幾年。先前他還不知怎樣的。大大小小。他惡訕了那個人兒來。教他唱個兒他就唱。那里像這賊瞎淫婦大胆。不道的會那等腔兒。他再記的甚麼成樣的套數。還不知怎的拿班兒左來右去。只是那幾句山坡羊。瑣南枝。油里滑言語。上個甚

麽擡盤兒也怎的。我纔乍聽這個曲兒也怎的。我見他心裡就
要把郁大姐掙下來一般。郁大姐道。可不怎的。昨日晚夕大娘
多教我唱小曲兒。他就連忙把琵琶奪過去。他要唱。大娘說郁
大姐。你教他先唱。你後唱罷。郁大姐道。大姑娘你休惟他。他原
知道咱家深淺。他還不知把你當誰人看成。好容易。春梅道。我
剛纔不罵的你。你覊韓道國老婆那賊淫婦。你就學與他。我也
不怕他。潘姥姥道。我的姐姐。你沒要緊氣的恁樣兒的。如意兒
道。等我傾杯兒酒與大姐姐消消惱。迎春道。我這女兒有惱就
是氣。便道。郁大姐。你揀套好曲兒唱個伏侍他。這郁大姐拿過
琵琶來。說道。等我唱個鶯鶯鬧臥房山坡羊兒。與姥姥和大姑
娘聽罷。如意兒道。你用心唱。等我斟上酒。那迎春拿起杯兒酒

夯。望着春梅道。罷罷。我的姐姐。你着氣就是惱了。胡亂且吃你
媽媽這鍾酒兒罷。那春梅恐不住笑罵迎春。說道。怪小淫婦兒。
你又做起我媽來了。說道。郁大姐。休唱山坡羊。你唱個江兒水
俺每聽罷。這郁大姐在傍彈着琵琶唱。
花家月艷。減盡了花容月艷。重門常是掩。正東風料峭細雨
連纖。落紅千萬點。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瘦損[illegible]兒病
懨懨。俺將這舊恩情重檢點。愁壓損兩眉翠尖。空惹的張郎
憎厭。這些時對鶯花不捲簾。
槐陰庭院。靜悄悄槐陰庭院。芭蕉新乍展。見鶯黃對對。蝶粉
翩翩。情人天樣遠。高柳噪新蟬。清波戲彩鴛。行過[illegible]前。坐近
池邊。則所得是誰家唱採蓮。急攘攘愁懷萬千。拈起柄香羅

紈扇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炎蒸天氣。挨過了炎蒸天氣。祈凉人。紗幃帳燈花相照。月色
相隨。影伶仃訴與誰。征雁向南飛。雁歸人未歸。想像腰圍。做
就寒衣。又不知他在那里貪戀着。並無個真實信息。倩一行
人稍寄。只恐怕路迢遙。衣到遲。
梅花相問。幾遍把梅花相問。新來瘦幾[illegible]沿笑香消容貌。玉減
精神。比花枝先瘦損。翠被懶重溫。爐香夜夜薰。着意溫存。斷
夢勞魂。這些時睡不安眠不穩。枕兒冷。燈兒又昏。獨自個向
誰訴諭。百般的放不下心上的人。
這里彈唱吃酒不題。西門慶從新河口拜了蔡九知府。回來下
馬。平安就稟。今日有衙門里何老爹差答應的來。請爹明日早

進衙門中。拿了一起賊情審問。又本府胡老爹送了一百本新
曆日。荆都監老爹。差了家人送了一口鮮猪。一罈豆酒。又是四
封銀子。姐夫收下了。沒敢與他回帖兒。等爹來打發。晚上他家
人還來見爹說話哩。只胡老爹家與了回帖。賞了來人一錢銀
子。又是喬親家爹送帖兒。明日請爹吃酒。玳安兒又拏宋御史
回帖兒來回話。小的送到察院內。宋老爹說。明日還奉價過來。
賞了小的并擡盒人五錢銀子。一百本曆日。西門慶叫了陳經
濟來。問了四包銀子。已交到後邊去了。西門慶走到廳上。春
鴻連忙報與春梅眾人。說道爹來家了。還吃酒哩。春梅道。怪小
蠻囚兒。爹來家。隨他來去。管俺每腿事。沒娘在家。他也不往俺
這邊來。眾人打夥兒吃酒頑笑。只顧不動身。西門慶到上房。大

妗子三個姥子都往這邊屋裡坐的。玉簫向前與他接了衣裳
坐下。放卓打發他吃飯。教來興兒定卓席。三十日與宋御史接擺
酒。與巡撫侯爺送行。初一日宰猪羊。家中祭祀還願心的。初三
日。請劉薛二內相。帥府周爺眾位吃慶官酒。分付已了。玉簫在
傍。請問爹。你吃酒放卓兒。釃甚麼酒你吃。西門慶道。有菜兒擺
上來。有副鐵荊都監送來的那豆酒取來。打開我嚐嚐。看好不
好吃。只見來安兒來家回話。玉簫連忙便提酒來。打破泥頭傾
在鍾內。遞與西門慶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長。西門慶令
斟來我吃。須臾擺上菜來。西門慶在房中。御說來安同排軍拏
了兩個燈籠。晚夕接了月娘來家。月娘便穿着銀鼠皮披襖金
段襖兒。翠藍裙兒。李嬌兒等。都是貂鼠皮襖。白綾襖兒。紫丁香

色織金裙子。原來月娘見金蓮穿着李瓶兒皮襖。把金蓮舊皮
襖與了孫雪娥穿了。都到上房拜了西門慶。惟雪娥與西門慶
磕頭。起來又與月娘磕頭。都過那邊屋裡去了。拜大妗子三個
姑子。月娘便坐着與西門慶說話。說。應二嫂見俺每都去。好不
喜歡。酒席上有隔壁馬家娘子。和應大嫂。杜三娘。也有十來位
堂客。叫了兩個女兒彈唱。養了好個平頭大臉的小厮兒。原來
他房裡春花兒。比時黑瘦了。好些。只剩下個大驢臉一般的。也
不自在哩。那時節亂的他家裡大小不安。本等沒人手。臨來時
應二哥與俺每磕頭。謝了又謝。多多上復你。多謝重禮。西門慶
道。春花兒那成精奴才。也打扮出來見人。月娘道。他比那個沒
鼻子沒眼兒是鬼兒。出來見不的。西門慶道。那奴才撒把黑豆。

只好教猪拱罷。月娘道。我就聽不上你恁說嘴。自你家的好。拿掇的出來見的人。那王經在傍他立着說道。俺應二爹見娘們去。先頭上不敢出來見躲在下邊房裡打窓戶眼兒望前瞧。被小的看見了。說道。你老人家沒廉耻。平白瞧甚麽。他趕着小的打。西門慶笑的沒眼縫兒。說道。你看這賊花子。等明日他來着。老實抹他一臉粉。王經笑道。小的知道了。月娘喝道。這小厮便要胡說。也幾時瞧來。平白枉口拔舌的。一日誰見他個影兒。只臨來時。纔與俺每磕頭。王經站了一回出來了。月娘起身過這邊屋裡。拜大妗子并三個師父。西門大姐與玉簫衆丫頭媳婦都來磕頭。月娘便問。怎的不見申二姐。衆人都不做聲。玉簫說。申二姐家去了。月娘道。他怎的不等我來。先就家去。大妗子隱

瞞不住。把春梅罵他之事說了一遍。月娘就有幾分惱。說道。他不唱便罷了。這丫頭慣的沒張倒置的。平白罵他怎麽的。怪不的俺家主子。也沒那正主子。奴才也沒個規矩。成甚麽道理。望着金蓮道。你也管他管兒。慣的通沒些摺兒。金蓮在傍笑着。說道。也沒見這個瞎曳麽的風不搖。樹不動。你走千家門。萬家戶。在人家無非只是唱。人叫你唱個兒。也不失了和氣。誰教他掙班兒做勢的。他不罵的他嫌腥。月娘道。你倒且是會說話兒的。合理都像這等。好人歹人都乞他罵了去。也休要管他一管兒了。金蓮道。莫不爲瞎淫婦打他幾棍兒。月娘聽了他這句話。氣的把臉通紅了。說道。慣着他明日把六隣親戚。都教他罵遍了罷。于是起身走過西門慶這邊來。西門慶便問。怎麽的。月娘道。

情知是誰。你家使的好規矩的大姐。如此這般。把申二姐罵的去了。對西門慶說。西門慶笑道。誰教他不唱與他聽來。也不打緊處。到明日使小厮送一兩銀子。補伏他也是一般。玉簫道。申二姐盒子還在這里。沒拿去哩。月娘見西門慶笑。說道。不說叫將他來。嗔唱他兩句。虧你還䠒着嘴兒。不知笑的是甚麼。玉樓李嬌兒見月娘惱起來。都先歸去房裡。西門慶只顧吃酒。良久月娘進裡間內脫衣裳。摘頭。便問玉簫。這廂上四包銀子。是那里的。西門慶說。是荆都監送來幹事的二百兩銀子。明日要央宋廵按。畨幹壓轉。玉簫道。頭里姐夫送進來。我放在箱子上。就忘了對娘說。月娘道。人家的。還不收進櫃裡去哩。玉簫一面安放在厨櫃中。不題。金蓮在那邊屋里。只顧坐的等着西門慶。一

答兒往前邊去。今日曉夕要吃薛姑子符藥。與他交姤。畨壬子日好生子。見西門慶不動身。走來撳着簾兒。叫他說。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西門慶道。我兒。你先走一步兒。我吃了這些酒就來。那金蓮一直往前邊去了。月娘道。我偏不要你去。我還和你說話哩。你兩人合穿着一條褲子也怎的。是強汗世界。巴巴走來我這屋裡。硬來叫他。沒廉耻的貨。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因說西門慶。你這賊皮搭行貨子。怪不的人說你。一視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顯出來便好。就乞他在前邊攔攔住了。從東京來通影邊兒不進後邊歇一夜兒。教人怎麼不惱你。冷竈着一把兒。熱竈着一把兒纔好。通教他把攔住了。我便罷了。不知你一般見識。別人他肯讓的過口

兒內雖故不言語。好殺他心兒裡有幾分惱。今日孟三姐在應二嫂那里逼一日。恁甚麼兒沒吃。不知掉了口冷氣。只害心凄惡心來家。應二嫂逼了兩鍾酒。都吐了。你還不往他屋里瞧他瞧去。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真個他心裡不自在。分付收了家火罷。我不吃酒了。于是走到玉樓房中。只見婦人巳脫了衣裳摘去首飾。渾衣兒歪在炕上。正倒着身子嘔吐。蘭香便熱煤炭在地。西門慶見他呻吟不止。慌問道。我的兒你心裡怎麼的來。對我說明日請人來看你。婦人一聲不言。只顧嘔吐。被西門慶一面扶起他來。與他坐的。見他兩隻手只揉胸前。便問我的心肝你心裡怎麼。你告訴我。婦人道。我害心凄的慌。你問他怎的。你幹你那營生去。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剛纔上房對我說。我纔曉

的。婦人道。可知你曉的。俺每不是你老婆。你疼心愛的去了。西門慶于是摟過粉項來。就親個嘴。說道。怪油嘴。就徯落我起來。便叫蘭香。快頓好苦艷茶兒來。與你娘吃。蘭香道。有茶伺候着哩。一面捧茶上來。西門慶親手拿在他口兒邊吃。婦人道。拏來等我自家吃。會那等烝劬勞。旋蒸熱賣兒的。誰這里爭你哩。今日日頭打西出來。稀罕往俺這屋裡來走一走兒。也有這大娘。平白你說他爭出來。㘎包氣。西門慶道。你不知我這兩日七事八事。心不得個閒。婦人道。可知你心不得閒。可不了一了。心愛的扯落着你哩。把俺每這僻時的貨兒。都打到揣了號聽題。去了。後十年挂在你那心裡。見西門慶嘴揾着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嘗着

來。那里有甚麼神思。且和你兩個纏。西門慶道。你沒吃甚麼兒。叫丫頭拿飯來咱每吃。我也還沒吃飯哩。婦人道。你沒的說。這里疼疼的了不得。且吃飯。你要吃。你自家吃去。西門慶道。你不吃。我敢不吃了。咱兩個收拾睡去罷。明日早使小廝請任醫官來看你。婦人道。由他去。請甚麼任醫官。李醫官。教劉婆子來吃他服藥也好了。西門慶道。你睡下。等我替你心口內撲撒撲撒。管情就好了。你不知道。我專一會揣骨捏病。手到病除。婦人道。我不好罵出來。你會揣甚麼病。西門慶忽然想起。昨日劉學官送了十圓廣東牛黃清心蠟丸。那藥酒兒吃下極好。即使蘭香。問你大娘要。在上房磁罐兒內盛着。就拿素兒帶些酒來。玉樓道。休要酒。俺這屋裡有酒。不一時。蘭香到上房要了兩丸來。

西門慶看見。篩熱了酒。剝去蠟。裏面露出金丸來。看着玉樓吃下去。西門慶因令蘭香。趁着酒。你篩一鍾兒來。我也吃了藥罷。被玉樓瞅了一眼。說道。就休那汗邪。你要吃藥。往別人房裡去吃。你這里且做甚麼哩。御這等胡作做。你見我不死來。攛掇上路兒來了。緊教人疼的鬼兒也沒了。還要那等掇弄人。虧你也下般的。誰耐煩和你兩個只顧涎纏。西門慶笑道。罷罷。我的兒。我不吃藥了。咱兩個睡罷。那婦人一面吃畢藥。與西門慶兩個解衣上牀同寢。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着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婦人道。疼便止了。還有些嘈雜。西門慶道。不打緊。消一回也好了。因說道。你不在家。我今日兌了五十兩銀子。與來興兒。後日

宋御史擺酒。初一日燒紙還願心。到初三日。再破兩日工夫。把人都請了罷。受了人家多少人情禮物。只顧挨着。也又不是事。婦人道。你請也不在我。不請也不在我。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來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他管去。也該教他管管兒。卻是他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雖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着。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幾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玉樓道。我的哥哥。誰養的你恁乖。還說你不護他。這些事兒。就見出你那心裡來了。擺過酒兒交與他。俺每是合死的。像這清早辰得梳了頭。小廝你來我去稱銀子換錢。把氣也掏乾了。饒費了心。那個道個是也怎的。西門慶道。摟着。我的兒。常言道。當家三年。狗也嫌。說着。一面慢慢摟起

這一隻腿兒。跨在肐膊上。摟抱在懷裡。搭着他白生生的小腿兒。穿着大紅綾子的綉鞋兒。說道。我的兒。你達不愛你別。只愛你這兩隻白腿兒。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也沒你這兩隻腿兒柔嫩可愛。婦人道。好個說嘴的貨。誰信那綿花嘴兒。可可兒的就是普天下婦人。選遍了。沒有來愁好的。沒有。也要千取萬。不說俺每皮肉兒粗糙。你拿左話兒來右說着哩。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有句謊。就死了。我。婦人道。怪行貨子。沒要緊。賭什麼誓。這西門慶說着。把那話帶上銀托子。插放入他牝中。婦人道。我說你行行就下道兒來了。便道。且住。賊小肉兒。不知替我拿下了不曾。沒有。遂伸手向牀褥子底下。摸出絹子來。預備着抹搽。因摸見銀托子。說道。從多咱三不知。就帶上這行貨子了。還

不起早除下來哩。那西門慶那里肯依。拖定他一隻腿在懷裡只顧沒稜露腦。淺抽深送。須臾淫水浸出。往來有聲。如狗嗏鎹子一般。婦人一面用絹抹之。隨抹隨出。口裏內不住的作柔顫聲。叫他達達。你省可往裏去。奴這兩日好不腰酸。下邊流白漿子出來。西門慶道。我到明日問任醫官討服暖藥來。你吃就好了。不題兩個在牀上歡娛頑耍。且表。吳月娘在上房。陪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晚夕坐的說話。因說起春梅怎的罵申二姐。罵的哭涕。又不容他坐在轎子去。旋央及大妗子。對門過書童兒送到他往韓道國家去。大妗子道。本等春梅出來的言語粗魯。饒我那等說着。還鎗撒的言語罵出來。他怎的不急了。他平昔不曉的恁[illegible]潑罵人。我只說他吃了酒。小玉道。他每五個在前頭

吃酒兒進來。月娘道。恁不合理的行貨子。生生把個丫頭慣的恁沒大沒小。上頭上臉的還嗔人說哩。到明日不管好歹。大都乞他罵了去罷。要俺每在屋裡做甚麼。一個女兒他走千家門。萬家戶。教他傳出去好聽。敢說西門慶家。那大老婆也不知怎麼的。出來的亂世。不知那個是主子。那個是奴才。不說你們這等慣的沒些規矩。恰似俺每不長俊一般。成個甚麼道理。大妗子道。隨他去罷。他大姑不言語好惹氣。當夜無話。歸到房中。次日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這潘金蓮見月娘攔了西門慶不放了。又悮了壬子日期。心中甚是不悅。次日老早使來安叫了頂轎子。把潘姥姥打發往家去了。吳月娘早辰起來。三個姑子要告辭家去。月娘每個一盒茶食。與了五錢銀子。又許下薛

姑子正月裏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因擺下茶在上房內管待閻大妗子一処吃先請了李嬌兒孟玉樓大姐都坐下問玉樓你吃了那蠟丸心口內不疼了玉樓道今早吐了兩口酸水纔好了吽小玉徃前邊請潘姥姥和五娘來吃點心玉簫道小玉在後邊蒸點心哩我去請罷于是一直走到前邊金蓮房中便問姥姥怎的不見後邊請姥姥和五娘吃茶哩金蓮道他今日早晨我打發他家去了玉簫說怎的不說聲三不知就去了金蓮道任人心淡只顧任着怎的也任了這幾日了他家中丢着孩子也沒人看我教他家去了玉簫道我拿了塊臘肉兒四個甜醬瓜茄子與他老人家誰知他就去了五娘你替他老

人家收着罷于是遞與秋菊放在抽替內這玉簫便向金蓮說道昨日晚夕五娘來了俺娘如此這般對着爹好不說五娘強汗世界與爹兩個合穿着一條褲子沒廉恥怎的把攔着爹在前邊不放後邊來落後把爹打發三娘房裡歇了一夜又對着大妗子三位師父怎的說五娘慣着春梅沒規矩毀罵申二姐爹到明日還要送一兩銀子與申姐姐遮羞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這金蓮聽說在心玉簫先來回月娘說姥姥起早往家去了五娘便來也月娘便望着大妗子說道你看昨日說了他兩句兒今日使性子也不進來說聲兒老早說打發他娘去了我猜姐姐管情又不知心裡安排着要起甚麼木頭兒哩當下月娘自知屋裡說話不防金蓮蹐走到明間簾下聽覷多時了猛

可開言說道。大娘說的我打教了他家去。我好把攔漢子。月娘道。是我說來。你如今怎麼的。我本等一個漢子。從東京來了。成日只把攔在你那前頭。道不來後邊傍個影兒。原來只你是他的老婆。別人不是他的老婆。行動題起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就是昨日李桂姐家去了。大妗子問了聲。李桂姐住了一日兒。如何就家去了。他姑夫因爲甚麼惱他。教我還說。誰知爲甚麼惱他。你便就撞着頭兒說。別人不知道。自我曉的。你成日守着他。怎麼不曉的。金蓮道。他不來往我那屋裡去。我成日莫不拿猪毛繩子套他去不成。那個浪的慌了也怎的。月娘道。你不浪的慌。你昨日怎的。他在屋裡坐好好兒的。你恰似强汗世界一般。掀着簾子。硬來人叫他前邊去。是怎麼說。漢子頂天立地。吃

辛受苦。犯了甚麼罪來。你拿猪毛繩子套他。賤不識高低的貨。俺每倒不言語。只顧趕人不得趕上。一個皮襖兒。你悄悄就問漢子討了。穿在身上。挂口兒也不來後邊題一聲兒。都是這等起來。俺每在這屋裡放小鴨兒。就是孤老院裡也有個甲頭。一個使的丫頭。和他猫鼠同眠慣的有些摺兒。不管好歹就罵人。倒說着你嘴頭子不伏個燒埋。金蓮道。是我的丫頭也怎的。你每打不是。我也在這里還多着個影兒哩。皮襖是我問他要來。莫不只爲我要皮襖開門來。也拿了幾件衣裳與人。那個你怎的就不說來。丫頭便是我慣了他。我也浪了。圖漢子喜歡像這等的。卻是誰浪。吳月娘乞他這兩句。觸在心上。便紫漲了雙腮。說道。這個是我浪了。隨你怎的說。我當初是女兒。填房嫁他。不

是趂來的老婆。那沒廉耻趂漢精便浪。俺每真材實料不浪。被
吳大妗子在跟前攔說。三姑娘你怎的快休舒口饒勸着。那月
娘口裏話紛紛發出來。說道。你害殺了一個。只少我了。孟玉樓
道。耶嚛。耶嚛。大娘你今日怎的這等惱的大發了。連累着俺每。
一棒打着好幾個人。也沒見這六姐。你讓大姐一句兒也罷了。
只顧打起嘴來了。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沒好手。厮罵沒好口。
不爭你姊妹們攘開。俺每親戚在這里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
我去。呌嗔我這里呌轎子來。我家去罷。被李嬌兒一面拉住大
妗子。那潘金蓮見月娘罵他這等言語。坐在地下。就打滾。打臉
上。自家打幾個嘴巴。頭上髮髻都撞落一邊。放聲大哭叫起來。
說道。我死了罷。要這命做什麼。你家漢子說條念款。說將來我

趂將你家來了。彼時恁的也不難的勾當。等他來家。與了我休
書。我去就是了。你趕人不得趕上。月娘道。你看就是了潑脚子
貨。別人一句兒還沒說出來。你看他嘴頭子就相淮洪一般。他
還打滾兒賴人。莫不等的漢子來家。好老婆把我別變了就是
了。你放恁個刁兒。那個怕你麼。那金蓮道。你是真材實料的。誰
敢辨別你。月娘越發大怒。說道。好。不真材實料。我敢在這屋裡
養下漢來。金蓮道。你不養下漢。誰養下漢來。你就拿主兒來與
我。玉樓見兩個拌的越發不好起來。一面拉起金蓮。往前邊去
罷。却說道。你恁的硶剌剌的。大家都省口些罷了。只顧亂起來。
左右是兩句話。教他三位師父笑話。你起來。我送你前邊去罷。
那金蓮只顧不肯起來。被玉樓和玉簫一齊扯起來。送他前邊

邊去了。大妗子便勸住月娘。只說道。姑娘。你身上又不方便。好
惹氣。分明沒要緊。你姊妹們歡歡喜喜。俺每在這里住着有光。
似這等合氣起來。又不依個勸。却怎樣兒的。那三個姑子。見嚷
鬧起來。打發小姑兒吃了點心。包了盒子。告辭月娘衆人起來。
道。問訊月娘道。三位師父。休要笑話。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薩。沒
的說。誰家灶內無煙。心頭一點無明火。些兒觸着便生煙。大家
儘讓些。就罷了。佛法上不說的。好冷心不動一孤舟。淨埽靈臺
正好修。若還繩慢鎖頭鬆。就是萬個金剛也降不住。為人只把
道心猿意馬牢拴住了。成佛作祖都打這上頭起。貧僧去也。多
有打攪菩薩。好好兒的。我回去也。一面打了兩個問訊。月娘連
忙還萬福。說道。空過師父。多多有慢。另日着人送齋襯去。郎叫。

大姐。你和那二娘。送送三位師父出去。看狗。于是打發三個姑
子出門。月娘陪大妗子衆人坐着。說道。你看這回氣的我兩隻
肐膊都軟了。手氷冷的。從早辰吃了口清茶。還汪在心裡。大妗
子道。姑娘。我這等勸你。少攪氣。你不依我。你又是臨月的身子。
有甚要緊。月娘道。嫂子。早是你在這里住看着。又是我和他合
氣。如今犯夜倒拿住巡更的。我到容了人。人到不肯容我。一個
漢子。你就通身把攔住了。和那丫頭通同作弊。在前頭幹的那
無所不為的事。人幹不出來的。你幹出來。女婦人家。通把個廉
耻也不顧。他燈臺不明。自己還張着嘴兒說人。浪想着有那一
個在成日和那一個合氣。對着俺每千也說。那一個的不是。他
就是清淨姑姑兒了。單管兩頭和番。曲心矯肚。人面獸心。行說

的話兒就不承認了賭的那誓詭人子我洗着眼兒看着他到明日還不知怎麽樣兒死哩早時剛纔你每看着擺着茶兒還好意等他娘來吃誰知他三不知的就打發的去了就安排着要嚷的心兒悄悄兒走來這里聽聽怎的那個怕你不成待等那漢子來輕學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小玉道俺每都在屋裡守着爐臺站着不知五娘幾時走來在明間內坐着也不聽見他脚步兒响孫雪娥道他单爲行鬼路兒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聽不見他脚步兒响想着起頭兒一來時該知我今日多少氣背地打㸃兒嚼說我教爹打我那兩頓娘還說我和他便生好鬬的月娘道他活埋慣了人今日還要活埋我哩你剛纔不見他那等撞頭打滚撒潑兒一徑使你爹來家知道嘗就把

我翻倒底下李嬌兒笑道大娘沒的說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他是那九條尾的狐狸精把好的乞他弄死了且稀罕我能有多少骨頭肉兒你在俺家這幾年雖是個院中人不像他久慣牢頭你看他昨日那等氣勢硬來我屋裡叫漢子你不往前邊去我等不你先去恰似只他一個人的漢子一般就占住了不是我心中不惱他從東京來了就不放一夜兒進後邊來一個人的生日也不往他屋裡走走兒去十個指頭都放在你口內也卻罷了大妗子道姑娘你耐煩你又常病兒痛兒的不貪此事隨他去罷不爭你爲衆好與人爲怨忌仇勸了一回玉簫安排上飯來也不吃說道我這回好頭疼心口內有些惡沒沒的上來教玉簫那邊炕上放下枕頭我且倘倘去分付李嬌

兒。你每陪大妗子吃飯。那日郁大姐也要家去。月娘分付裝一盒子點心。與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卻說西門慶衙門中審問賊情。到個午牌時分纔來家。正值荆都監家人討回帖。西門慶道。多謝你老爹重禮。如何這等計較。你還把那禮扛將回去。等我明日說成了。取家來。家人道。家老爹沒分付。教小的怎敢將回去。放在老爹這里也是一般。西門慶道。既恁說。你多上覆。我知道了。拏回帖。又賞家人一兩銀子。因進上房。見月娘睡在炕上。叫了半日。白不答應。問丫鬟都不敢說。走到前邊金蓮房裡。見婦人蓬頭撥腦。拿着個枕頭睡。問着又不言語。更不知怎的。一面封銀子。打發荆都監家人去了。走到孟玉樓房中問。玉樓隱瞞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蓮早辰嚷鬧合氣之事。具說一遍。

這西門慶慌了。走到上房。一把手把月娘拉起來。說道。你甚緊自身上不方便。理那小淫婦兒做什麼。平白和他合甚麼氣。月娘道。你看說話哩。我和他合氣。是我便生好鬬。尋趁他來。他來尋趁將我來。你問眾人不是。早辰好意擺下茶兒。請他娘來吃。他便使性子。把他娘打發去了。走來後邊撑着頭兒和他兩個嚷。自家打滾撞頭。鬏髻踩遍了。皇帝上位的叫。自是沒打在我臉上罷了。若不是眾人拉勸着。是也打成一塊。他平白欺負慣了人。他心裡也要把我降伏下來。行動就說。你家漢子說條念款。念將我來了。打發了我罷。我不在你家了。一句話兒出來。他就是十句。頂不下來。嘴一似淮洪一般。我拿甚麼骨禿肉兒拌的他。一回那潑皮賴肉的氣的我身子軟癱兒熱化。什麼孩子

李子。就是太子也成不的。如今倒弄的不死不活。心口內只是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頭又疼。兩隻胳膊都麻了。劉纔桶子上坐了這一回。又不下來。若下來了。乾淨了。我這身子省的死了。做帶累肚子鬼。到半夜尋一條繩子。等我吊死了。隨你和他過去。往後沒的又像李瓶兒。乞他害死了罷。我曉的你三年不死老婆。也大悔氣。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越聽了越發慌了。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裡。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月娘道。你還不敢罵他。還要拿猪毛繩子套你哩。西門慶道。你教他說惱了我。乞我一頓好腳。因問月娘。你如今心內怎麼的。吃了些什麼兒沒有。月娘道。誰嘗着

些甚麼兒。大清早辰。纔拏起茶等着他娘來。吃他就走來和我嚷起來。如今心內只發脹。肚子往下鱉墜着疼。兩隻胳膊都麻了。你不信。摸我這手。恁半日還沒握過來。西門慶聽了。只顧跌腳。說道。可怎樣兒的。快着小廝去。請了那任醫官來。看了。討藥去。天晚了。他趕不進門來了。月娘道。手不答。請什麼任醫官。隨他去。有命活。沒命教他死。纔趁了人的心。什麼好的。老婆是墻上泥坯。去了一層又一層。我就死了。把他扶了正就是了。恁個聰明的人兒。當不的家。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着他哩。他怎的你。如今不請任后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月娘道。這等。叫劉婆子來瞧瞧。吃他服藥。再不頭上剌兩針。由

他自好了。西門慶道。你沒的說。那劉婆子老淫婦。他會看甚胎產。叫小使騎馬快請任醫官來看。月娘道。你敢去請。你就請了來。我也不出去。那西門慶不依他。走到前邊。即叫琴童。快騎馬往門外請那任老爹。緊等着一答兒就來。琴童應諾。騎上馬。雲飛一般去了。西門慶只在屋裡厮守着月娘。禁張了頭。連忙熬粥兒拿上來。勸他吃粥兒。又不吃。等到後晌時分。琴童空回來了。說任老爹在府裡上班未回來。他家知道咱這里請。明日也不消咱這里人去。任老爹早就來了。月娘見喬大户一替兩替來請。便道。太醫已是明日來了。你往喬親家那里去罷。這日晚了。你不去。惹的喬親家怪。西門慶道。我去了誰看你。月娘笑道。你看謊的那腔兒。你去我不妨事。等我消一回兒。慢慢閘圍着

起來。與大妗子坐的吃飯。你慌的是些甚麼。西門慶令玉簫。快請你大妗子來。和你娘坐的。又問郁大姐在那里。教他唱與娘聽。玉簫道。郁大姐往家去。不耐煩了這咱哩。西門慶道。誰教他去來。留他再住兩日兒也罷了。赶着玉簫踢了兩脚。月娘道。他見你家反宅亂。要去。你管他腿事。玉簫道。正經罵申二姐的倒不踢。那西門慶只做不聽見。一面穿了衣裳。往喬大户家吃酒去了。未到起更時分就來家。到了上房。月娘正和大妗子玉樓李嬌兒四人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忙走後邊去了。西門慶便問月娘道。你這咱好些了麼。月娘道。大妗子陪我吃了兩口粥兒。心口內不大十分脹了。還只有些頭疼腰酸。西門慶道。不打緊。明日任后溪來看。吃他兩服藥。解散散氣。安安胎。就好

了。月娘道。我那等樣教你休叫他。你又叫他。白眉赤眼。教人家漢子來做什麼。你明日看我就出去不出去。因問喬親家。請你做什麼。西門慶道。他說我從東京來了。要與我坐今日他也費心。整治許多菜蔬。叫兩個唱的。請我那里說甚麼話。落後邀過朱臺官來陪我。我熱着你。心裡不自在。吃了幾鍾酒。老早就來了。月娘道。好個說嘴的貨。我聽不上你這巧語花言。可可兒就是熱着我來。我是那活佛出現。也不放在你那心左。相死了終值了個破沙鍋片子。又問。喬親家再沒和你說什麼話。西門慶方告說。喬親家如今要趂着新例。上三十兩銀子。納了義官。銀子也封下了。教我對胡府尹說。我說不打緊。胡府尹昨日送了我一百本曆日。我還不曾回他禮。等我送禮時。稍了帖子與他。

問他討一張義官劄付。來與你就是了。他不肯說。他說納些銀子是正理。如今央這里分上討討兒免上下使用。也省十來兩銀子。月娘道。既是他央及你。替他討討兒罷。你沒拿他銀子來。西門慶道。他銀子明日送過來。還要賣分禮來。我止住他了。到明日咱備一口猪。一罈酒。送胡府尹就是了。說畢。西門慶晚夕就在上房睡了一夜。到次日宋巡按擺酒。後廳筵席治酒。裝定菓品。大清早辰。本府出票。撥了兩院三十名官身樂人。兩員伶官。四名排長。領着來西門慶宅中答應。西門慶分付前廳儀門裡東廂房那里聽候。中廳西廂房與海鹽子弟做戲房。只見任醫官從早辰就騎馬來了。西門慶忙邀到廳上陪坐。道連日濶懷之事。任醫官道。昨日盛使到。學生該班。至晚纔來家見尊票。

今日不候駕而來。敢問何人欠安。西門慶道。大賤內偶然有些失調。請后溪一胗。須臾茶至。吃了茶。任醫官道。昨日聞得明川說老先生恭喜。容當奉賀。西門慶道。菲才備員而已。何賀之有。吃畢茶。琴童收下盞托去。西門慶分付後邊。對你大娘說。任老爹來了。明間內收拾。這琴童應諾到後邊。大妗子李嬌兒孟玉樓都在房內。見琴童來說。任醫官進來。爹分付教收拾明間裡坐。月娘坐着不動身。說道。我說不要請他。平白教將人家漢子睁着活眼。把手捏腕的。不知做甚麼。教劉媽媽子來。吃兩服藥。由他好了。好這等的搖鈴打鼓敢着哩。好與人家漢子喂眼。玉樓道。大娘這已是請人來了。你不出去。卻怎樣的。莫不回了人去不成。大妗子又在傍邊勸着說。姑娘。你教他看看你這脈息。

還知道你這病源。不知你為甚麼氣惱。傷犯了那一經。吃了他藥。替你分理上氣血安安胎氣。你不教他看。依着你。就請了劉婆子來。他曉的甚麼病源脉理。一時躭擱怎了。月娘方動身梳頭兒。戴上冠兒。玉簫拏了鏡子。孟玉樓跐上坑去。替他拏抿子掠後鬢。李嬌兒替他勒鈿兒。孫雪娥預備拏衣裳。六娘頭上止攏着六根金頭簪兒。戴上臥兎兒。也不搽臉。薄施胭粉。淡掃蛾眉。耳邊帶着兩個金丁香兒。正面關着一件金蟾蜍分心。上穿白綾對衿襖兒。揮黃寬襴挹綉裙子。襯着綾波羅襪。尖尖趫趫一副金蓮。裙邊紫錦香囊。黃銅鑰匙。雙垂綉帶。正是

羅浮仙子臨凡世　月殿嬋娟出畫堂

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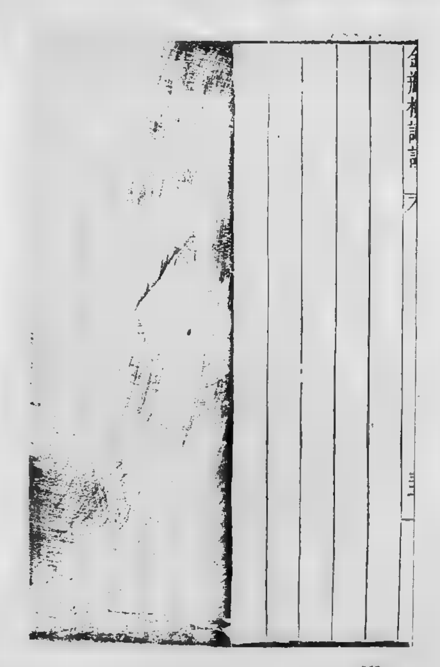
第七十六回

孟玉樓解慍吳月娘　西門慶斥逐溫葵軒

動靜謀爲要三思　莫將煩惱自招之

人生世上風波險　一日風波十二時

話說。西門慶見月娘半日不出去。又親自進來。催促了一遍。見月娘穿衣裳。方纔請進任醫官。到上房明間內坐下。見正面洒金軟壁。兩邊安放春櫈。滕夏琥。地平上鋪着毡毯。安放火盆。少頃月娘從房內出來。五短身材。團面皮兒。黃白淨兒。模樣兒不肥不瘦。身體兒不短不長。兩兩春山月鈎。一雙鳳眼。纖長春筍露雍妃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拜。道了萬福。慌的任醫官躲在傍邊。屈身還禮。月娘就在對面一椅坐下。琴童安放車兒



綿紬。月娘何袖口邊餙玉腕。露青葱。教任醫官胗脉。良久。月娘抽身回房去了。房中小厮拿出茶來。吃畢茶。任醫官說道。老夫人原來禀的氣血弱。尺脉來的又浮澀。雖有胎氣。有些榮衛失調。易生嗔怒。又動了肝火。如今頭目不清。中脘有些阻滯作其煩悶。四肢之內。血少而氣多。月娘使出琴童來說。娘如今只是有些頭疼心脹。胳膊發麻。肚腹往下墜着疼。腰酸。吃飲食無味。任醫官道。我已知道。說得明白了。西門慶道。不瞞后溪說。房下如今見懷臨月身孕。因着氣惱。不能運轉。滯在胸膈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一二。足見厚情。任醫官道。豈勞分付。學生無不用心。此去就奉過藥來。清胎。理氣。和中。養榮。𧖚痛之劑。老夫人服過。要戒氣惱。就厚味也少吃。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把他這

胎氣好生安一安。任醫官道。已定安胎理氣。養其榮衛。不勞分咐。學生自有斟酌。西門慶復說。學生第二房下有些肚冷。望乞有暖宮丸藥見賜來。任醫官道。學生謹領。就封過來。說畢起身走到前廳。院內見許多教坊樂工伺候。因問。老翁今日府上有甚事。西門慶悉言。巡按宋公。連兩司官。請巡撫侯石泉老先生。在舍擺酒。這任醫官聽了。越發心中駭然。尊敬西門慶。在門前揖讓上馬。禮去比尋日不同。倍加敬重。西門慶送他回來。隨即封了一兩銀子。兩方手帕。即使琴童拿盒兒騎馬討藥去。李嬌兒。孟玉樓衆人。都在月娘屋裡裝定菓盒。搽抹銀器。便說。大娘。你頭里還要不出去。怎麼知道你心中如此這般病。月娘道。甚麼好成樣的老婆。由他死便死了罷。不知那淫婦他怎麼的。行

動着俺們你是我婆婆無故只是大小之分罷了我還大他八個月哩漢子疼我你只顧好看我一般兒里他不討了他口裡話他怎麼和我大嚷大鬧若不是你們攛掇我出去我後十年也不出去隨他死教他死去常言道一雞死一雞鳴新來雞兒打鳴不好聽我死了把他立起來也不亂也不嚷纔拔了蘿蔔地皮寬玉樓道大娘耶嚛耶嚛那里有此話俺每就待他賭個大誓這六姐不是我說他要的不知好歹行事兒有些勉強恰似咬羣出尖兒的一般一個大有口沒心的貨子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月娘道他是比你沒心他一團兒心哩他怎的會悄悄聽人兒行動拿話兒說諷着人說話玉樓道娘你是個當家人惡水缸兒不恁大量些些罷了卻怎樣兒的常言一個

君子待了十個小人你手放高些些他敢過去了你若與他一般見識起來他敢過不去月娘道只有了漢子與他做主兒着把那大老婆且打靠後玉樓道哄那個哩如今像大娘心裡恁不好他爹敢往那屋裡去麼月娘道他怎的不去可是他說的他屋里拿豬毛繩子套他不去一個漢子的心如同沒籠頭的馬一般他要喜歡那一個只喜歡那個敢敢攔他攔他又說是浪了玉樓道罷麼大娘你已是說過通把氣兒納納兒等我教他來與娘磕頭賠個不是趂着他大妗子在這里你每兩個笑開了罷你不然教他爹兩下里不作難就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他屋裡去又不怕你惱若不去他又不敢出來今日前邊恁擺酒俺每都在這定菓盒忙的了不得落得他在屋裡是全躲猾

兒悄醋兒。俺每也饒不過他。大妗子。我說的是不是。大妗子道。姑娘。也罷。他二娘也說的是。不爭你兩個話差。只顧不見面。教他姑夫也難。兩下里都不好行走的。那月娘通一聲也不言語。這孟玉樓抽身就往前走。月娘道。孟三娘。不要叫他去。隨他來不來罷。玉樓道。他不敢不來。若不來。我可拿猪毛繩子套了他來。一直走到金蓮房中。見他頭也不梳。把臉黃着。坐在炕上。玉樓說。六姐。你怎的裝憨兒。把頭梳起來。今日前邊擺酒。後邊恁忙亂。你也進去走走兒。怎的只顧使性兒起來。剛纔如此這般俺每對大娘說了。勸了他這一回。你去到後邊。把惡氣兒揣在懷裡。將出好氣兒來。看怎的與他下個禮。賠了不是兒罷。你我既在簷底下。怎敢不低頭。常言。甜言美語三冬暖。惡語傷人六

月寒。你兩個已是見過話。只顧使性兒到幾時。人受一口氣。佛受一爐香。你去與他陪過不是兒。天大事却了。不然你不教他爹兩下里也難。待要往你這邊來。他又惱。金蓮道。耶嚛耶嚛。我拿甚麼比他。可是他說的。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你我都是趂來的露水兒。能有多大湯水兒。比他的脚指頭兒也比不的。玉樓道。你又。他說不是我昨日不說的。一棒打三四個人。那就好。嫁了你的漢子。也不是趂將來的。當初也有個三媒六證。白恁就跟了往你家來。砍一枝損百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就是六姐惱了你。還有沒惱你的。有勢休要使盡。有話休要說盡。凡事看上顧下。留些兒防後纔好。不管蝗虫螞蚱。一例都說着。對着他三位師父。郁大姐。人人有面。樹樹有皮。俺每臉上就沒

些些血兒。一切來往都罷了。你不去卻怎樣兒的。少不的逐日唇
不離腮。還在一處兒。你快些些把頭梳了。咱兩個一答兒後邊去。
那潘金蓮見他這般說。尋思了半日。忍氣吞聲。鏡臺前拿過抿
鏡只抿了頭。戴上鬏髻。穿上衣裳。同玉樓逕到後邊上房內。玉
樓掀開簾兒先進去。說道。大娘。我怎的走了去。就牽了他來。他
不敢不來。便道。我兒。還不過來與你娘磕頭。在傍邊便道。親家。
孩兒年幼。不識好歹。衝撞親家。高擡貴手。將就他罷。饒過這一
遭兒。到明日再無禮。犯到親家手裡。隨親家打。我老身卻不敢
說了。那潘金蓮插燭也似與月娘磕了四個頭。跪起來。趕着玉
樓打。値道漢子邪了你。這麻淫婦你又做我娘來了。連衆人都
笑了。那月娘忍不住也笑了。玉樓道。賊奴才。你見你主子與了

你好臉兒。就抖毛兒打起老娘來了。大妗子道。這個你姊妹們
笑開。恁歡喜歡喜。卻不好。就是俺這姑娘。一時間一言半語咭
聒的。你每人家厮擡厮敬。儘讓一句兒就罷了。常言。牡丹花兒
雖好。還要綠葉兒扶持。月娘道。他不言語。那個好說他。金蓮道。
娘是個天。俺每是個地。娘容了俺每。俺每骨禿扠着心裡。玉樓
也打了他肩背一下。說道。我的兒。你這回兒打你一面口袋了。
便道。休要說嘴。俺每做了這一日活。也該你來助助忙兒。這金
蓮便洗手剔甲。在炕上與玉樓裝定菓盒。不在話下。那孫雪娥
單晉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廚役又在前邊大廚房內。
烹炮蒸煮。燒錦纏羊。割獻花豬。琴童討將藥來。西門慶看了藥
帖。把丸藥送到玉樓房中。煎藥與月娘。月娘便問玉樓。你也討

藥來。玉樓道。還是前日分付那根兒下首里。只是有些惟疼。我教他爹對任醫官說。稍帶兩服丸子藥來我吃。月娘道。你還是前日空心掉了冷氣了。那里晉下寒的。是按下後邊。却說前廳宋御史先到了。看了卓席。西門慶陪他在捲棚內坐。宋御史又深謝其爐鼎之事。學生還當奉價。西門慶道。早知。我正要奉送公祖。猶恐見却。豈敢云價。宋御史道。這等何以克當。一面又作揖致謝。茶罷。因說起地方民情風俗一節。西門慶大畧可否而答之。次問其有司官員。西門慶道。卑職自知其本府胡正君。民望素著。李知縣吏事克勤。其餘不知其詳。不敢妄說。宋御史問道。守備周秀。曾與执事相交。為人却也好不好。西門慶道。周總兵雖歷練老成。還不如濟州荆都監。青年武舉出身。才勇兼備。

公祖倒看他看。宋御史道。莫不是都監荆忠。执事何以相熟。西門慶道。他與我有一面之交。昨日遞了個手本與我。也要乞望公祖情盼一二。宋御史道。我也久聞他是個好將官。又問其次者。西門慶道。卑職還有妻兄吳鎧。見任本衛右所正千戶之職。昨日委管修義倉。例該陞擢指揮。亦望公祖提拔。實卑職之沾恩惠也。宋御史道。既是令親。到明日類本之時。不俾他加陞本等職級。我還保舉他見任管事。這西門慶連忙作揖謝了。因把荆都監并吳大舅履歷手本遞上。宋御史看了。即令書辦吏典收执。分付到明日類本之時。呈行我看。那吏典收下去了。西門慶又令左右悄悄遞了三兩銀子與他。那書吏如同印板刻在心上。不在話下。正說話間。前廳鼓樂响。左右來報。兩個老爹都

到了。慌的西門慶即出迎接。到廳上叙禮。這宋御史慢慢纔走出花園角門。衆官見畢禮數。觀其正中擺設大插卓一張。五老定勝方糖高頂一簇盤。大飲五牲菓品甚是齊整。周圍卓席俱豐勝。心中大悅。都望西門慶謝道。生受容當奉補。宋御史道。分資誠爲不足。四泉看我的分上罷了。諸公也不消補奉。西門慶道。豈有此禮。一面各分次序坐下。左右拿上茶來。衆官都說。候老先生那里。巳各人差官邀去了。還在都府衙未起身哩。兩邊俳長樂工。鼓樂笙笛簫管方响。在二門裡伺候的。鐵桶相似。看看等到午後時分。只見一疋報馬來到。說。候爺來了。這里兩邊鼓樂一齊响起。衆官都出大門前邊接。宋御史在二門裡相候。不一時藍旗馬道過盡。候巡撫穿大紅孔雀。戴貂鼠暖耳。渾金

帶。坐四人大轎。直至門首下轎。衆官迎接進來。宋御史亦換了大紅金云白豸員領。犀角帶。相讓而入。到於大廳上。叙畢禮數。各官廷參畢。然後與西門慶拜見。宋御史道。此是主人西門千兵。見在此間理刑。亦是蔡老先生門下。這候巡撫。即令左右官吏。拿雙紅友生候蒙單拜帖。遞與西門慶。西門慶雙手接了。分付家人捧上去。一面參拜畢。寬衣上坐。衆官兩傍僉坐。宋御史居主位。捧畢茶。堦下動起樂來。宋御史把盞遞酒。簪花捧上尺頭隨即擡下卓席來。裝在盒內。差官吏送到公廳去了。然後上坐。獻湯飯。廚役上來割献花猪。俱不必細說。先是教坊間吊上隊舞回數。都是官司新錦綉衣裝。撮弄百戲。十分齊整。然後纔是海鹽子弟上來磕頭。呈上關目揭帖。候公分付。搬演裴晉公還

帶記。唱了一摺下來。又割錦纏羊。端的花簇錦攢。吹彈歌舞。簫
韶盈耳。金貂滿座。有詩為証。

華堂非霧亦非烟　歌遏行雲酒滿筵
不但紅蛾垂玉珮　果然緑鬓挿金蟬

侯巡撫只坐到日西時分。酒過數巡。歌唱兩摺下來。令左右拿
下來五兩銀子。分賞廚役茶酒樂工脚下人等。就穿衣起身。衆
官俱送出大門。看着上轎而去。回來。宋御史與衆官辭謝西門
慶。亦告辭而歸。西門慶送了回來。打發樂工散了。因見天色尚
早。分付把卓席休動。教廚役上來。攢整菜蔬肴饌。一面使小厮
請吳大舅來。并溫秀才。應伯爵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
來坐聽唱。拿下兩卓酒饌肴品。打發海鹽子弟吃了。等的人來。

教他唱四節記。冬景。韓熙載夜宴。擡出梅花來。放在兩邊卓上。賞
梅飲酒。原來那日賁四。來興兒管廚。陳經濟管酒。傅夥計。甘夥
計。看管家火。聽見西門慶請。都來傍邊坐的。不一時溫秀才過
來作揖坐下。吳大舅。吳二舅。應伯爵。都來了。應伯爵與西門慶
聲喏。前日空過衆位嫂子。又多謝重禮。西門慶笑罵道。賊天殺
的狗材。你打窓户眼兒內偷瞧的你娘們好。伯爵道。你休聽人
胡說。豈有此理。我想來也沒人。指王經道。就是你這賊狗骨秃
兒。乾淨來家就學舌。他到明日把你這小狗骨秃兒肉也咬了。
說畢。吃了茶。吳大舅要到後邊。西門慶陪下來。向吳大舅。如此。
我今對宋大巡替大舅說了。說那個他看了揭帖。交付書辦收
了。我又與了書辦三兩銀子。連荊大人的都放在一處。他親口

說下。到明日類本之時。自有意思。吳大舅聽見滿心歡喜。連忙與西門慶唱喏。多累姐夫費心。西門慶道。我就說是我妻兄。他說既是令親。我已定見過分上。于是同到房中。見了月娘。月娘與他哥道萬福。大舅向大妗子說道。你往家去罷了。家沒人。如何只顧不出去了。大妗子道。三姑娘留下。教我過了初三日。初四日家去罷哩。吳大舅道。既是姑娘留你。到初四日去便了。說畢。月娘留他坐。不坐來到前邊。安排上酒來。飲酒。當下吳大舅。二舅。應伯爵。溫秀才上坐。西門慶主位。傅夥計。甘夥計。賁地傳。陳經濟。兩邊打橫。共五張卓兒。下邊戲子鑼鼓響動。搬演韓熙夜宴。郵亭任遇。正在熱鬧處。忽見玳安來說。喬親家爹那里使了喬通在下邊。請爹說話。這西門慶隨即下席。到東角門首。見

喬親家喬通。喬通道。爹說。昨日空過親家。爹使我送那援例銀子來。一封三十兩。另外又拿着五兩。與吏房使用。西門慶道。我明日早封過與胡大尹。他就與了劄付來。又與吏房銀子。做甚麼。你還拿回去。一面分付玳安。教廚下拿了酒飯點心。在書房內管待喬通。打發去了。嵩休饒舌。當日唱了郵亭兩摺的有一更時分。西門慶前邊人散了。收了家火。進入月娘房來。月娘正與大妗子在炕上坐的。大妗子見西門慶進來。連忙往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因何月娘說。我今日替你哥。如此這般。對宋巡按說。他許下加他除加陞一般。還教他見任管事。就是指揮僉事。我剛纔已對你哥說了。他好不喜歡。只在年終。就題本肯意下來。月娘便道。沒的說。他一個窮衛家官兒。那里有二三百兩

銀子使。西門慶道。誰問他要一百文錢兒。我就對宋御史說是
我妻兒。他親口既許下。無有個不做分上的。月娘道。隨你與他
幹。我不管你。西門慶便問玉簫。替你娘煎了藥。拿來我瞧。打發
你娘吃了罷。月娘道。你去。休管他。等我臨睡自家吃。那西門慶
纔待往外走。被月娘又叫回來。問道。你往那去。是往前頭去。趁
早兒不要去。他頭里與我陪了不是了。只步你與他陪不是去
理。西門慶道。我不往他屋裡去。月娘道。你不往那屋裡去。往誰
屋裡去。那前頭媳婦子跟前。也省可上去惹的。他昨日對着大妗
子好不拿話兒嘔我。說我縱容着你要他。罵你喜歡哩。你又恁
沒廉恥的。西門慶道。你理那小淫婦兒怎的。月娘道。你只依我。
今日偏不要往前邊去。也不要你在我這屋裡。你往下邊李嬌

兒房裡睡去。隨你明日去不去。我就不管你了。這西門慶見恁
說。無法可處。只得往李嬌兒房裡歇了一夜。到次日臘月初一
日。早往衙門中去。同何千户發牌陞廳畫卯。發放公文。一早辰
纔來家。又打點禮物豬酒。并三十兩銀子。差玳安往東平府送
胡府尹去。胡府尹收下禮物。即時討過劄付來。西門慶在家。請
了陰陽徐先生。廳上擺設豬羊酒菓。燒紙還願心畢。打發徐先
生去了。因見玳安到了。看了回帖。已封過劄付來。上面用着許
多印信。塡寫喬洪本府義官名目。一面使玳安送兩盒胙肉與
喬大户家。就請喬大户來吃酒。與他劄付瞧。又分送與吳大舅
溫秀才。應伯爵。謝希大。傳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
人都是一盒。俱不在話下。一面又發帖兒。初三日請周守備。荊

都監。張團練。劉薛二內相。何千户。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王三
官兒。共十位客。叫一起雜耍樂工。四個唱的。那日孟玉樓在月
娘房內攛了帳。遞與西門慶。就交待與金蓮管理。使用銀錢他
不管了。因問月娘道。大娘你昨日吃了藥兒可好些。月娘道。惟
不的人說。惟淚肉乎自教人家漢子揑了揑手。今日好了。頭也
不疼。心口也不發脹了。玉樓笑道。大娘你原來只少他一揑兒。
連大妗子也笑了。西門慶來又問月娘。月娘道。該那個管。你交
與那個就是了。來問我怎的。誰肯讓的誰。這西門慶方纔兌了
三十兩銀子。三十吊錢。交與金蓮管理。不在話下。良久。喬大户
到了。西門慶陪他廳上坐的。如此這般。拿胡府尹義官喬洪名
字挽例上納白米三十石。以濟邊儲。滿心歡喜。連忙向西門慶

打恭致謝。多累親家費心。容當叩謝。因說。明日喬通。好生送到
家去。若親家見招。在下有此冠帶。就敢來陪他也不妨。西門慶
道。初三日親家好歹早些下降。一面吃畢茶。分付琴童。西廂房
書房裡放卓兒。親家請那里坐。還煖些。到書房。地爐內籠着火。
西門慶與喬大戶對面坐下。因告訴說。昨日趂拔兩司請候老
之事。侯老甚喜。明日起身。少不的俺同僚每都送郊外方回。纔
抹卓兒。收拾放菜兒。只見應伯爵到了。斂了幾分人情。叫應寶
用盒兒拿來。交與西門慶。說。此列位奉賀哥的分資。西門慶打
開觀看。裡面頭一位就是吳道官。其次應伯爵。謝希大。祝日念。
孫寡嘴。常時節。白來創。李智。黃四。杜三哥。共十分人情。西門慶
道。我的這邊。還有舍親吳二舅。沈姨夫。門外任醫官。花大哥。并

三個夥計。温葵軒。也有二十多人。就在初四日請罷。一面令左右收進人情。後邊去。使琴童兒拿馬。請你吳大舅來。陪你喬親家爹坐。因問温師父在家不在。來安兒道。温師父不在家。從早辰望朋友去了。不一時。吳大舅來到。連陳經濟五人共坐。把酒來斟。卓上擺列許多熱下飯湯碗。無非是猪蹄。羊頭。燒鴨煎爊。鷄魚鵝鴨。添案之類。飲酒中間。西門慶因向吳大舅說。喬親家恭喜的事。今日已領下義官劄付來了。容日我這裡備禮寫文軸。咱每從府中迎賀迎賀。喬大戶道。惶恐。甚大職役。敢起動列位親家費心。忽有本縣衙差人送曆日來了。共二百五十本。西門慶拿回帖賞賜打發來人去了。應伯爵道。新曆日俺每不曾見哩。西門慶把五十本拆開。與吳大舅。伯爵。温秀才。三人分了。

伯爵看了開年。改了重和元年。該閏正月。不說當日席間猜枚行令。飲酒至晚。喬大戶先告家去。西門慶陪吳大舅。坐到起更時分方散。分付伴當。早伺候備馬。邀你何老爹到我這里。起身同往郊外送侯爺。留下四名排軍。與來安春鴻。兩個跟轎往夏家去。說畢。就歸金蓮房中來。那婦人未及他進房。就先摘了冠兒。亂挽烏雲。花容不整。朱粉懶施。渾衣兒歪在牀上。房內燈兒也不點。靜悄悄的。西門慶進來。便叫春梅不應。只見婦人𦛨在牀內。叫着只不做聲。西門慶便在牀上問道。怪油嘴。你怎的恁個腔兒。也不答應。被西門慶用手拉起來。他說道。你如何悻悻的。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着。止不住紛紛的香腮上滾下淚來。那西門慶就是鐵石人也。把心來軟了。問他一

聲兒。連忙一隻手摟着他脖子。說。怪油嘴。好好兒的。平白你兩個合甚麼氣。那婦人半日方回言。說道。誰和他合氣來。他平白尋起個不是。對着人罵我是攔漢精。趁漢精。趁了你來了。他是真材實料。正經夫妻。誰教你又來我這屋裡做甚麼。你守着他去就是了。省的我把攔着你。說你來家。只在我這屋裡纏。早是肉身聽着。你這幾夜。只在我這屋裡睡來。白眉赤眼兒。你嚼舌根。一件皮袄也說我不問他。擅自就問漢子討了。我是使的奴才丫頭。沒不往你屋裡與你磕頭去。為這小肉兒罵了那賊瞎淫婦。也說不管。偏有那些聲氣的。你是個男子漢。若是有張主的。一拳柱定。那里有這些閑言帳語。怪不的俺每自輕自賤。常言道。賤里買來賤里賣。容易得來容易捨。趁將你家來。與你家

做小婆。不氣長。自古人善得人欺。馬善得人騎。便是如此。你看昨日生怕氣了他。在屋裡守着的是誰。請太醫的是誰。在跟前擴撥侍奉的是誰。苦惱俺每這陰山背後。就死在這屋裡。也沒個人兒來瞅問。這個就見出那人的心來了。還教舍着那眼淚兒走到後邊與他賠個不是。說着。那桃花臉上。止不住又滚下珍珠兒。倒在西門慶懷裡。嗚嗚咽咽哭的。捽鼻涕。彈眼淚。西門慶一面摟抱着。勸道。罷麼。我的兒。我連日心中有事。你兩家各省這一句兒就罷了。你教我說誰的是。昨日要來看你。他說我來與你賠不是。不放我來。我往李嬌兒睡了一夜。雖然我和人睡。一片心只想着你。婦人道。罷麼。我也見出你那心來了。一味在我面上虛情假意。倒老還疼你那正經夫妻。他如今見替你

懐着孩子。俺每一根草兒拿甚麼比他。被西門慶摟過脖子來。親了個嘴。道。怪油嘴。休要胡說。只見秋菊拿進茶來。西門慶便道。賊奴才。好乾淨兒。如何教他拿茶。因問。春梅怎的不見。婦人道。你還問春梅哩。他餓的只有一口遊氣兒。那屋裡倘着不是。帶今日三四日沒吃點湯水兒了。一心只要尋死在那里。說他大娘對着人罵了他奴才。氣生氣死。整哭了三四日了。這西門慶聽了。說道。眞個。婦人道。莫不我哄你不成。你瞧去不是。這西門慶慌過這邊屋裡。只見春梅容粧不整。雲髻斜歪。睡在炕上。西門慶叫道。怪小油嘴。你怎的不起。叫着他。只不做聲。推睡。被西門慶雙關抱將起來。那春梅從酩子里伸腰。一個鯉魚打挺。險些些兒沒把西門慶掃了一交。早是抱的牢。有護炕倚住不倒。春

梅道。達達起來了手。你又來理論俺每這奴才做甚麼。也沾辱了你這兩隻手。西門慶道。小油嘴兒。你大娘說了你兩句兒罷了。只顧使起性兒來了。說你這兩日沒吃飯。春梅道。吃飯不吃飯。你管他怎的。左右是奴才貨兒。死便隨他死了罷。我做奴才來。也沒幹壞了甚麼事。並沒教主子罵我一句兒。欜我一下兒。做甚麼爲這合遍街。搗遍巷的賊瞎婦。教大娘這等罵我。嗔俺娘不管我。莫不爲瞎婦扯倒打我五板兒。等到明日。韓道國老婆不來便罷。若來。你看我指與他一頓好的不罵。原來迯了這瞎淫婦來。就是個禍根。西門慶道。就是迯了他來。也是好意。誰曉的爲他合起氣來了。春梅道。他若肯放和氣些些。我好意罵他。他小量人家。西門慶道。我來這里。你還不倒鍾茶兒我吃。那

奴才手不乾淨。我不吃他倒的茶。春梅道。死了王屠。連毛吃猪。我如今走也走不動。在這里。還教我倒甚麼茶。西門慶道。恠小油嘴兒。誰教你不吃些甚麼兒。因說道。咱每往那邊屋裡去。我也還沒吃飯哩。教秋菊後邊取菜兒。篩酒。烤菓餡餅兒。炊鮮湯。咱每吃。于是不由分訴。拉着春梅手。到婦人房內。分付秋菊。拿盒子。後邊取吃飯的菜兒去。不一時。拿了一方盒菜蔬。一碗燒猪頭。一碗頓爛羊肉。一碗熬鷄。一碗煎煿鮮魚。和白米飯。四碗吃酒的菜蔬。海蜇荳芽菜。肉鮓蝦米之類。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鮓打上幾個鷄豆。加上酸笋韮菜。和上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卓兒。擺下。一面盛飯來。又烤了一盒菓餡餅兒。西門慶和金蓮並肩而坐。春梅在傍邊隨着同吃。三個你一杯我一

杯。吃了一更方散。就睡。到次日。西門慶早起。約會何千戶來到。吃了頭腦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撫去了。吳月娘這里先送了禮去。然後打扮坐大轎。排軍喝道。來安春鴻跟隨。往夏指揮家來吃酒。看他娘子兒。不在話下。玳安王經在家。只見午後時分。有縣前賣茶的王媽媽。領着何九來大門首尋問玳安。老爹在家不在家。玳安道。王奶奶。何老人家。稀罕。今日那陣風兒吹你老人家來這里走走。王婆子道。沒勾當怎好來踅踅。今日不因老九。因爲他兄弟的事。敢來央煩老爹。老身還不來哩。玳安道。老爹今日與侯爺送行去了。俺大娘也不在家。你老人家站站。等我進去。對五娘說聲。進入不多時。出來說道。俺五娘請你老人家進去哩。王婆道。我敢進去。你引我兒。只怕有狗。那玳

安引他進入花園。金蓮房門首。掀開簾子。王婆進去。見婦人家常戴着臥老兒穿着一身錦段衣裳。搽抹的如粉粧玉琢。正在房中炕上。脚登着爐臺兒坐的。磕瓜子兒。房中帳懸錦綉。牀設縷金。玩器爭輝。箱奩耀日。進去不免下禮。慌的婦人答禮說道。老王。免了罷。那婆子見畢禮。坐在炕邊頭。婦人便問。怎的一向不見你。王婆子道。老身有心中想着娘子。只是不敢來親近。問。添了哥哥不曾。婦人道。有到好了。小産過兩遍。白不存。又問。你兒子有了親事。王婆道。還不曾與他尋。他跟客人淮上。來家。這一年多。家中胡亂積賺了些小本經紀。買個驢兒。胡亂磨些麵兒賣來度日。慢慢替他尋一個兒與他。因問。老爹不在家了。婦人道。他爹今日往門外。與撫按官送行去了。他大娘也不在家。

有甚話說。王婆道。老九有椿事。央及老身來對老爹說。他兄弟何九。乞賊攀着。見拿在提刑院老爹手裡問。攀他是窩主。本等與他無干。望乞老爹案下與他分豁分豁。等賊若指攀。只不准他就是了。何十出來。到日買禮來重謝老爹。有個說帖兒在此。一面遞與婦人。婦人看了說道。你留下。等你老爹來家。我與他瞧。婆子道。老九在前邊伺候着哩。明日教他來討話罷。婦人一面吽秋菊看茶來。須臾秋菊拿了一盞茶來。與王婆吃了。那婆子坐着說道。娘子你這般受福勾了。婦人道。甚麼勾了。不惹氣便好。成日歐氣不了。在這里。那婆子道。我的奶奶。你飯來張口。水來溫手。這等挿金帶銀。呼奴使俾。又惹甚麼氣。婦人道。常言道說得好。三窩兩塊。大婦小妻。一個碗內兩張匙。不是湯着就

抹着。如何沒些氣兒。婆子道。好奶奶。你比那個不聰明。赳着老爹這等好時月。你受用。到那里是那里。說道。我明日使他來討話罷。于是拜辭起身。婦人道。老王。你多坐回去不是。那婆子道。難爲老九只顧等我。不坐罷。改日再來看你。那婦人也不留他留兒。就放出他來了。到了門首。又叮嚀玳安。玳安道。你老人家去。我知道。等俺爹來家。我就稟何九道。安哥。我明日早來討話罷。于是和王婆一路去了。至晚西門慶來家。玳安便把此事稟知西門慶。門慶到金蓮房。看了帖子。交付與答應的收着。明日到衙門中禀我。一面又令陳經濟。發初三日請人帖兒。瞞着春梅。又使琴童兒送了一兩銀子。并一盒點心。到韓道國家。對着他說。是與申二姐的。教他休惱。那王六兒笑嘻嘻接了。說他不

敢惱。多上覆爹娘。冲撞他春梅姑娘。俱不在言表。至晚月娘來家。穿着銀鼠皮襖。遍地金襖兒。錦藍裙。坐大轎。打着兩個燈籠。到家先拜見大妗子。衆人然後相見。西門慶正在上房吃酒。道了萬福。當下告訴夏大人娘子。見了我去。好不喜歡。多謝重禮。今日也有許多親隣堂客。原來夏大人有書來了。也有與你的書。明日送來與你。也只在這初六七起身。傾卓搬取家小上京去也。說了又說。好歹教貴四送他家到京。就回來。貴四的那孩子長兒。今日與我磕頭。好不出跳了好個身段兒。嗔道他傍邊捧着茶。把眼只顧偷瞧我。我也忘了他。倒是夏大人娘子。叫他改換了名字。叫做瑞雲。過來與你西門奶奶磕頭。他纔放下茶托兒。與我磕了四個頭。我與了他兩枝金花兒。如今夏大人娘

子。好不喜歡。擡舉他。也不把他當房裡人。只做親兒女一般看他。西門慶道。還是這孩子有福。若是別人家手裡。怎麽容得。不罵奴才。少椒末兒。又肯擡舉他。被月娘瞅了一眼。說道。碎說嘴的貨。是我罵了你心愛的小姐兒。那西門慶笑了。說道。他借了賁四押家小去。我線舖子教誰看。月娘道。關兩日也罷了。西門慶道。關兩日阻了買賣。近年節紬絹絨線正快。如何關閉了舖子。到明日等再處。說畢。月娘進裡間脫衣裳摘頭。走到那邊房內。和大妗子坐的。家中大小。都來叅見磕頭。是日西門慶在後邊雪娥房中歇了一夜。早往衙門中去了。只見何九走來。問玳安討信。與了玳安一兩銀子。玳安如此這般。昨日爹來家。就替你說了。今日到衙門中。就開出你兄弟來放了。你往衙門首伺

候。這何九聽言。滿心歡喜。直走衙門前去了。西門慶到衙門裡坐廳。提出強盜來。每人又是一夾二十順腿。把何十開出來放了。另拿了弘化寺一名和尚頂缺。說強盜曾在他寺內宿了一夜。世上有如此不公事。正是。張公吃酒李公醉。桑樹上脫枝柳樹上報。有詩為証。

宋朝氣運已將終　執掌提刑忒不公
畢竟難逃天地眼　那堪激濁與揚清

那日西門慶家中。叫了四個唱的。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齊香兒。日頭向午就來了。都拿着衣裳包兒。齊到月娘房內。與月娘大妗子衆人磕了頭。月娘在上房擺茶與他們吃了。正彈着樂器唱曲兒。與大妗子月娘衆人聽。忽見西門慶從衙門中來

家。進房來。四個唱的都放了樂器。笑嘻嘻向前。一齊與西門慶挿燭也磕了頭。坐下。月娘便問。你怎的衙門中這咱纔來。西門慶告訴。今日問理好幾樁事情。因望着金蓮說。昨日王媽媽來說。何九那兄弟。今日我已開除來放了。那兩名強盜還攀扯他。教我每人打了二十。夾了一夾。拿了門外寺裡一個和尚頂缺。明日做文書送過東平府去。又是一起奸情事。丈母養女婿的。那女婿年小。不上三十多歲。名喚宋得。原與這家是養老不歸宗女婿。落後親丈母死了。娶了個後丈母周氏。不上一年。把丈人死了。這周氏年小守不得。就與他這女婿常時言笑自若。漸漸在家嚷的人知道。住不牢。一日道他這丈母往鄉里娘家去。周氏便向宋得說。你我本沒事。枉耽其名。今日在此山野空地。

咱兩個成其夫妻罷。這宋得就把周氏姦說一度。以後娘家回還。道通姦不絕。後因為責使女。被使女傳於兩隣。纔首告官。今日取了供招。都一日送過去了。這一到東平府。姦妻之母。係緦麻之親。兩個都是絞罪。潘金蓮道。要着我。把學舌的奴才打的爛糟糟的。問他了死罪也不多。你穿着青衣抱黑柱。一句話就把主子弄了。西門慶道。他吃我把奴才撥了幾撥子好的為你這奴才。一時小節不完。喪了兩個人性命。月娘道。大不正則小不敬。母狗不掉尾。公狗不上身。大凡還是女婦人心邪。若是那正氣的。誰敢犯邊。連四個唱的都笑道。娘說的是。就是俺裡邊唱的。接了孤老的朋友。還使不的。休說外頭人家。說畢。擺飯與西門慶吃了。忽聽前廳鼓樂响。荆都監老爹來了。西門慶連忙

冠帶出迎。接至廳上。叙禮。謝其厚賜。分賓主坐下。茶罷。如此這般。告說宋巡按收了說帖。已向慨許。執事恭喜。必然在邇。荊都監聽了。又轉身下坐。作揖致謝。老翁費心。提携之力。銘刻難忘。西門慶又說起周老總兵。生亦薦言一二。宋公必有主意。談話間。忽報劉薛二內相公公到。鼓樂迎接進來。西門慶降堦相讓入廳。兩個叙禮。二位內相皆穿青縩絨蟒衣。寶石絛環。正中間坐下。次後周守禦到了。一處叙話。荊都監又問周守禦。說四泉厚情。昨日宋公在尊府擺酒。與侯公送行。曾稱頌公之厚情。宋公已留神於中。高轉在即。周守禦亦欠身致謝不盡。落後張團練。何千户。王三官。范千户。吳大舅。喬大户。陸續都到了。喬大户冠帶青衣。四個伴當跟隨。進門見畢諸公。與西門慶大椅上四

拜。衆人問其恭喜之事。西門慶道。舍親家在本府援例。新受恩榮義官之職。周守禦道。四泉令親。吾輩亦當奉賀。喬大户道。蒙列位老爹盛情。豈敢動勞。說畢。各分次序坐下。遍里遞上一道茶來。然後收拾上座。錦屏前玳瑁羅列。畫堂內寶玩爭耀。堦前動一派笙歌。席上堆滿盤異菓。良久遞酒安席畢。各家僮僕上來。接去衣服。歸席坐下。王三官再三不肯下來坐。西門慶道。尋常罷了。今日在舍。權借一日陪諸公上座。王三官必不得已。左邊垂首坐了。須臾上罷湯飯。廚役上來割道。燒鵝獻小割。下邊教坊回數隊舞。呈畢。撮弄雜耍百戲院本之後。四個唱的慢慢纔上來。拜見過了。個個粧扮花兒。人人珠翠仙裳。銀箏玉玩放嬌聲。倚翠偎紅笑語。正是。

舞裙歌板逐時新　散盡黃金只此身
寄與富兒休暴殄　儉如良藥可醫貧

不說當日劉內相坐首席。也賞了許多銀子。飲酒作歡至一更時分方散。西門慶打發樂工賞錢出門。四個唱的都在月娘房內彈唱。月娘留下吳銀兒過夜。打發三個唱的恁臨去見西門慶在廳上拜。拜見西門慶分付鄭愛月兒你明日就拉了李桂姐兩個還來唱一日。那鄭愛月兒就知今日有王三官兒。不叫李桂姐來唱。答道。爹。你兵馬司倒了墻。賊走了。又問。明日請誰吃酒。西門慶道。都是親朋。鄭月兒道。有應二那花子。我不來。我不要見那醜冤家怪物。西門慶道。明日沒有他。愛月兒道。沒有他纔好。若有那怪攮刀子的。俺每不來。說畢。磕了頭。揚長去

了。西門慶看着收了家火。回上李瓶兒那邊。和如意兒睡了。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早往衙門。送問那兩起人犯。過東平府去。回來家中擺酒請吳道官。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任醫官。溫秀才。應伯爵。并會中人李智。黃四。杜三哥。并家中二個夥計。十二張卓兒席間。正是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三個粉頭遞酒。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小優兒彈唱。正遞酒中間。忽平安來報。雲二叔新襲了職。來拜爹。進禮來。西門慶聽言。連忙道。有請。只見雲離守。穿着青紵絲補服員領。冠冕着。腰繫金帶。後邊伴當擡着禮物。先遞上揭帖與西門慶觀看。上寫。新襲職山東清河右衛指揮同知門下生雲離守頓首百拜。謹具土儀。貂鼠十個。海魚一尾。蝦米一包。臘鵝四隻。臘鴨十隻。油紙簾二架。少申

芹敬。西門慶即令左右收了。連忙致謝。雲離守道。在下昨日纔
來家。今日特來拜老爹。于是磕頭。四雙八拜。說道。蒙老爹莫大
之恩。此少土儀。表意而已。然後又與衆人叙禮拜見。西門慶見
他居官。就待他不同。安他與吳二舅一卓坐了。連忙安下鍾筯。
下了湯飯。脚下人俱打發攢盤酒肉。因問起發喪替職之事。這
雲離守一一數言。蒙兵部余爺。憐其家兄在鎮病亡。祖職不動。
還與了個本衛見任僉書。西門慶歡喜道。恭喜恭喜。容日已定
來賀。當日衆人席上每位奉陪一杯。又令三個唱的奉酒。須臾
把雲離守灌的酩了。那應伯爵在席上。如線兒提的一般。起來
坐下。又鬥李桂姐和鄭月兒彼此互相戲罵不絕。這個罵他是
門神。白臉子撒根基的貨。那個罵他是溾兒家。誰物勞。未入流。

坐在冷鋪裡賊。罵道。我把你這兩個女人十撇鴉胡石影子布
兒朶朶雲兒了口惡心。不說當日酒筵笑聲。花攢錦簇。觥籌交
錯。耍頑至二更時分方纔席散。打發三個唱的去了。西門慶歸
上房宿歇。到次日起來遲。止在上房擺粥吃了。穿衣要拜雲離
守。只見玳安來說。賁四在前邊請爹說話。西門慶就知因為夏
龍溪送家小之事。一面出來廳上。只見賁四向袖中取出夏指
揮書來呈上。說道。夏老爹要教小人送送家小往京里去。不久
就回。小人稟問道老爹。去不去。西門慶看了書中言語。無非是
叙其濶別。謝其早晚看顧家下。又借賁四携送家小之事。因說
道。他既央你。你怎的不去。因問。幾時起身。賁四道。今早他大官
府吽了小人去。分付初六日家小准上車起身。小人也得月半

纔回來。說畢。把獅子街鋪內鑰匙。交遞與西門慶。門慶道。你去。我教你吳二舅來。替你開兩間鋪子罷。那賁四方纔拜辭出門。往家中收拾行裝去了。這西門慶就冠冕着出門。僕從跟隨馬。拜雲指揮去了。那日是大妗子家去。叫下轎子門首伺候。也是合當有事。月娘裝了兩盒子茶食點心。下飯。上房管待大妗子。出門首上轎。只見畫童兒小廝。躲在門傍鞍子房兒大哭不止。那平安兒只顧扯他。那小廝子越扯越哭起來。被月娘等聽見。送出大妗子上轎去了。便問平安兒賊囚。你平白拉他怎的惹的他恁恠哭。平安道。溫師父那邊叫他。他白不去。只是罵小的。月娘道。你教他好好去罷。因問道。小廝。你師父那邊叫。去就是了。怎的哭起來。那畫童道。又不管你事。我不去罷了。你扯我怎

的。月娘道。你因何不去。那小廝又不言語。金蓮道。這賊小囚兒就是個肉佞賊。你大娘問你怎的不言語。被平安向前打了一個嘴八。那小廝越發大哭了。月娘道。恠肉根子。你平白打他怎的。你好好教他說怎的不去。正問着。只見玳安騎了馬進來。月娘問道。你爹來了。玳安道。被雲叔留住吃酒哩。使我進衣裳來了。帶毡巾去。看見畫童兒哭。便問小大官兒。怎的號啕痛。刴墻拱。平安道。對過溫師父叫着他不去。反哭罵起我來了。玳安道。我的哥哥。溫師父叫你。你仔細他名的溫屁股。一日沒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仔麼挨他的。今日如何又躲起來了。月娘罵道。恠囚根子。怎麼溫屁股。玳安道。娘自問他就是個。那潘金蓮得不的風兒。就是雨兒。一面叫過畫童兒來。只顧問他。小奴才。你實

說。他呼你做甚麼。你不說着。我教你大娘打你。逼問那小廝急了。說道。他只要哄着小的。把他行貨子放在小的屁股裡。弄的脹脹的疼起來。我說。你還不快拔出來。他又不肯拔。只顧來回動。且教小的拿出來。跑過來。他又來叫小的。月娘聽了便喝道。怪賊小奴才兒。還不與我過一邊去。也有這六姐。只管好審問他。說的硶死了。我不知道。還當好話兒。側着耳朶兒聽。他是個不上蘆帚的行貨子。人家小廝與使。却背地幹這個營生。那金蓮道。大娘。那個上蘆帚的肯幹這營生。冷舖睡的花子。纔這般所爲。孟玉樓道。這蠻子他有老婆。怎生這等沒廉耻。金蓮道。他來了這一向。俺每就沒見他老婆。怎生這等。平安道。怎麼樣兒。娘們合勝看的見他。他但往那里去。每日只出鎖兒。任了。這半

年。我只見他坐轎子往娘家去了一遭。沒到晚就來家了。每常幾時出個門兒來。只好晚夕門首出來。倒楣子走走兒罷了。金蓮道。他那老婆也是個不長俊的行貨子。嫁了他怕不的也沒見個天日兒。敢每日只在屋裡坐天牢裡。說了回。月娘同衆人回後邊去了。西門慶約莫日落時分來家。到上房坐下。月娘問道。雲夥討留你坐來。西門慶道。他在家見我去。甚是無可不可。旋放卓兒留我坐。打開一罈酒。陪我吃。如今衛中荆南崗陞了。他就挨着掌印。明日連我和他喬親家就是兩分賀禮。衆同僚都說了。要與他掛軸子。少不的教溫葵軒做兩篇文章。早些買軸子寫下。月娘道。還纏甚麼溫葵軒。鳥葵軒哩。平白安扎恁樣行貨子。沒廉耻。傳出去教人家知道。把醜來出盡了。西門慶聽

言。諕了一跳。便問。怎麼的。月娘道。你別要來問我。你問你家小
厮去。西門慶道。是那個小厮。金蓮道。情知是誰。畫童賊小奴才。
俺送大妗子去。他正在門首哭。如此這般。溫蠻子弄他來。這西
門慶聽了。還有些三不信。便道。你叫那小奴才來。等我問他。一面
使玳安兒前邊把畫童兒叫到上房跪下。西門慶要拿拶子拶
他。便道。賊奴才。你實說。他叫你做甚麼。畫童兒道。他叫小的。要
灌醉了小的。要幹小營生兒。今日小的害疼。躲出來了。不敢去。
他只顧使平安叫。又打小的。教娘出來看見了。他常時問爹家
中各娘房裡的事。小的不敢說。昨日爹家中擺酒。他又教唆小
的偷銀器兒家火與他。又某日他望俺倪師父去。拿爹的書稿
兒與倪師父瞧。倪師父又與夏老爹瞧。這西門慶不聽便罷。聽

了。便道。畫虎畫龍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把他當個人看。
誰知人皮包狗骨東西。要他何用。一面喝令畫童兒起去。分付
再不消過那邊去了。那畫童磕了頭起來。往前邊去了。西門慶
向月娘。惟道。前日翟親家說。我機事不密到害成。我想來沒人。
原來是他。把我的事透泄與人。我怎得曉的。這樣狗骨禿東西。
平白養在家做甚麼。月娘道。你和誰說。你家又沒孩子上學。平
白招攬個人在家養活。寫禮帖兒。惟不的你。我家有這些三
禮帖書柬寫。饒養活着他。還教他弄乾坤兒。家裡底事。往外打
探。西門慶道。不消說了。明日教他走道兒就是了。一面叫將平
安來了。分付。對過對他說。家老爹要房子堆貨。教溫師父轉尋
房兒便了。等他來見我。你在門首只回我不在家。那平安兒應

諾去了。西門慶告月娘說。今日賁四來辭我。初六日起身與夏龍溪送家小往東京去。我想來線鋪子沒人。倒好教他二舅來。替他開兩日兒。左右與來招一遞三日上宿。飯倒都在一處吃。好不好。月娘道。好不好隨你。吽他去。我不管你。省的人又說招顧了我的兄弟。西門慶不聽。于是使棋童兒請你二舅來。不一時請吳二舅到。在前廳陪他坐的吃酒。把鑰匙交付與他。明日同來招早往獅子街開鋪子去。不在話下。却說溫秀才見畫童兒一夜不過來廝。心中省恐。到次日平安走來。說家老爹多上覆溫師父。早晚要這房子堆貨。教師父別尋房兒罷。這溫秀才聽了。大驚失色。就知畫童兒有甚話說。穿了衣巾。要見西門慶說話。平安兒道。俺爹往衙門中去了。還未來哩。比及來。這溫秀

才又衣巾過來。伺候。具了一篇長柬。遞與琴童兒。琴童又不敢接。說道。俺爹纔從衙門中來家。辛苦。後邊歇去了。俺每不敢稟。這溫秀才就知疎遠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議。還搬移家小往舊處住去了。正是。誰人汲得西江水。難免今朝一面羞。

靡不有初鮮克終　交情似水淡長情
自古人無千日好　果然花無摘下紅



第七十七回

西門慶踏雪訪愛月　賁四嫂倚牖盼佳期

飛彈參差拂早梅　強欺寒色尚低回

風憐落媚留香與　月令深情借艷開

梁殿得非省帝瑞　齊宮應是玉兒媒

不知謝客離腸醒　臨水應添萬恨來

話說。溫秀才求見西門慶不得。自知慚愧。隨携家小搬移原舊家去了。西門慶收拾書院。做了客座。不在話下。一日尚舉人來拜辭。起身上京會試。問西門慶借皮箱毡衫。西門慶陪他坐的待茶。又送贐禮與他。因說起喬大戶。雲離守。兩位舍親。一授義官。一襲祖職。見任管事。欲求兩篇軸文奉賀。不知老翁。可有相

知否。借重一言。學生具幣禮拜求。尚舉人笑道。老翁何用禮爲。學生敝同窓聶兩湖。見在武庫肄業。與小兒爲師。在舍本領雜作極富。學生就與他說。老翁差盛使持軸。送到學生那邊。西門慶連忙致謝。茶畢起身。西門慶這里。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那消兩日光景。寫成軸文。差人送來。西門慶挂在壁上。但見青段錦軸金字輝煌。文不加點。心中大喜。只見應伯爵來問。喬大戶與雲二哥的事。幾時舉行。軸文做了不曾。溫老先兒怎的連日不見。西門慶道。又題甚麼溫老先生兒。通是個狗類之人。如此這般。告訴伯爵一遍。伯爵道。哥我說此人言過其實。虛浮之甚。早時你有後眼。不然教調壞了咱家小兒們了。又問他二公賀軸何人

寫了。西門慶道。昨日尚小塘來拜我。說他朋友聶兩湖。善於詞藻。央求聶兩湖作了。文章已寫了來。你瞧。于是引伯爵到廳上。觀看一遍。喝采不已。說道。人情都全了。哥你早送與人家。預備。西門慶道。明日好日期。備羊酒花紅菓盒。早差人送去。正說着。忽報夏老爹兒子來拜辭。明日初八日早起身去也。小的答應爹不在家。他說教對何老爹那里。明早差人那邊看守去。西門慶觀見六指帖兒。上寫着。寅家晚生夏承恩。頓首拜。謝辭。西門慶道。還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香絹賻儀。分付琴童連忙買了。教你姐夫封了。寫帖子送去。正在書房中。留伯爵吃飯。忽見平安兒慌慌張張拿進三個帖兒來。報參議汪老爹。兵備雷老爹。郎中安老爹來拜。西門慶看帖兒。汪伯彥。雷啟元。安忱。拜。連

忙穿衣裳繫帶。伯爵道。哥你有事。我吃了飯去罷。西門慶道。我明日會你哩。一面整衣出迎。三員官皆相讓而入。一個白鷳。一個雲鷺。一個穿豸補子。手下跟從許多官吏。進入大廳。敘禮。道及向日厚擾之事。少頃茶罷。坐話間。安郎中便道。雷東谷。汪少華。并學生。又來干瀆。有浙江本府趙大尹。新陞大理寺正。學生三人。借尊府奉請。已發柬定初九日趂會。王家共五席。戲子學生那里叫來。未知肯允諾否。西門慶道。老先生分付。學生掃門拱候。安郎中令吏取分資三兩遞上。西門慶令左右收了。相送出門。雷東谷向西門慶道。明日錢龍野書到。說那孫文相乃是舍夥計。學生已并除他開了。曾來相告不曾。西門慶道。正是多承老先生費心。容當叩拜。雷兵備道。你我相愛間。何為多較。言

畢。相揖上轎而去。原來潘金蓮自從當家。管理銀錢。另頂了一把新等子。每日小廝買進菜蔬來。教拏到跟前。與他瞧過。方數錢與他。他又不數。只教春梅數錢。提等子。小廝被春梅罵的狗血噴了頭。背出生入死。行動就說落。教西門慶打。以此衆小廝皆互相抱怨。都說在三娘手裡使錢好。五娘行動沒打不說話。卻說。次日西門慶早往衙門中。散了。對何千戶說。夏龍溪家小已起身去了。長官沒曾委人那里看守鎖門戶去。何千戶道。正是昨日那邊着人來說。學生原差小价去了。西門慶道。今日同長官到那里看看去。于是出衙門並馬兩個到了夏家宅內。家小已是去盡了。伴當在門首伺候。兩位官府下馬。進到廳上。西門慶引着何千戶。前後觀看了。又到他前邊花亭。見一片空地。

無甚花草。西門慶道。長官來到。明日還收拾了耍子所在。栽些花翠。把這座亭子修理修理。何千戶道。這個已定。學生開春從新修整修整。添些磚瓦木石。盖三間捲棚。早晚請長官來消閑散悶。西門慶因問府上寶眷有多少來任。何千戶道。學生這房頭不上數口。還有幾房家人。并伴當。不止十數人而已。西門慶道。似此還住不了。這宅子前後五十余間房。看了一回。分付家人收拾打埽。關閉門戶。不日寫書往東京回老公公話。赶年裡搬取家眷。當日西門慶作別回家。何千戶看了一回。還歸衙門裡去了。次日纔搬行李來住。不在言表。西門慶到家下馬。見見何九買了一疋尺頭。四樣下飯。雞鵝。一罈酒。來謝西門慶。又是劉内相差官送了一食盒。大小純紅挂黃蠟燭。二十張桌圍。

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罈自造内酒。一口鮮猪。西門慶進門。劉公公家人就磕頭說道。家公公多上覆。這些微禮。與老爹賞人。西門慶道。前日空過。老公公。送這厚禮來。便令左右快收了。請管家等等兒。少頃畫童兒拿出一鍾茶來。打發吃了。西門慶封了五錢銀子賞錢。拿回帖打發去了。一面請何九進去。見西門慶在廳上站立。換了冠帽。戴着白毡忠靖冠。見何九。一把手扯在廳上來。何九連忙倒身磕下頭。何蒙老爹天心超生。小人兄弟感恩不淺。請西門慶受禮。西門慶不肯受。磕頭。拉起還說。老九。你我舊人。快休如此。說道。老爹今非昔比。小人微末之人。豈敢僭坐。只站立在傍邊。西門慶上陪着吃了一盞茶。說道。老九。你如何又費心。送禮來。我斷然不受。若有甚麼人欺負

你只顧來說。我親曾你出氣。倘縣中孤你甚差事。我拿帖兒與你李老爹說。何九道。家老爹恩點。小人知道。小人如今也老了。差事已告與小兒何欽頂替着哩。西門慶道。也罷也罷。你清閑些了。說道。既你不肯。我把這酒禮收了。那尺頭你還拿去。我也不留你坐了。那何九于恩萬謝拜辭去。西門慶坐廳上。看着打點禮物。菓盒花紅羊酒軸文等。各人分資。先差玳安送往喬大戶家去。後叫王經送雲離守家去。玳安回來。喬家與了五錢銀子。王經到雲離守家。管待了茶食。與了一疋眞青大布。一雙琴鞋。回門下辱愛生雙帖兒。多上覆老爹。改日奉謝。西門慶滿心歡喜。到後邊月娘房中擺飯吃。因向月娘說。賁四去了。吳二舅在獅子街賣貨。我今日倒閒。往那里看看去。月娘道。你去不是。

若是要酒菜兒。早使小廝來家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分付備馬。就戴着毡忠靖巾。貂鼠煖耳。綠絨補子襖褶。粉底皂靴。琴童玳安跟隨。逕往獅子街來。到房子內。吳二舅與來昭正挂着花栲栲兒發賣紬絹絨線絲綿。擠一鋪子人。做買賣打發不開。西門慶下馬。看了看。走到後邊煖房內坐下。吳二舅走來作揖。回說一日也攢銀錢二十兩。西門慶又分付來昭妻一丈青。二舅茶飯。每日這里依舊打發。休要悞了。來昭妻道。逐日頓美酒飯。都是我自整理。西門慶見天陰晦上。但見彤雲密布。冷氣侵人。作雪的模樣。忽然想起要往院中鄭月兒家去。即令琴童騎馬家中取我的皮袄來。周你大娘有酒菜兒。稍一盒與你二舅吃。琴童應諾到家。不一時取了。西門慶長身貂鼠皮袄。後面排

軍拿了一盒酒菜裏面四碟醃雞下飯煎炒鵪鴿四碟海味案
酒一盤羔兒一錫瓶酒西門慶陪二舅在房中吃了三杯分
付二舅你晚夕在此上宿着在用我家去罷于是帶上眼紗騎
馬玳安琴童跟隨逕進构欄往鄭愛月兒家來轉過東街口只
見天上紛紛揚揚飄下一天瑞雪來正是拳頭大塊空中舞路
上行人只叫苦但見

漠漠嚴寒匝地這雪兒下得正好扯絮撏綿裁織片片大如
栲栳見林間竹筍茅茨爭些被他壓倒富豪俠卻言消災障
猶嫌小圍向那紅爐獸炭穿的是貂裘綉襖手撚梅花唱道
是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商臥有幽人吟詠多詩章

西門慶隨路躧着那亂瓊碎玉貂裘沾濡粉蝶馬蹄蕩滿銀花

進入构欄到於鄭愛月兒家門首下馬只見丫鬟看見飛報進
來說老爹來了鄭媽媽出來迎接至於中堂見禮說道前月多
謝老爹重禮姐兒又在宅內打攪又教他大娘三娘賞他花翠
汗巾西門慶那日空了他來一面坐下西門慶令玳安把馬牵
進來自有院落安放老媽道請爹後邊明間坐罷月姐纔起來
梳頭只說老爹昨日來到伺候了一日今日他心中有些不快
起來的遲些這西門慶一面進入他後邊住房明間內但見綠
窓半啟毡幙低張地平上黃銅大盆生着炭火西門慶坐在正
面椅上先是鄭愛香兒出來相見了遞了茶然後愛月兒纔出
來頭挽一窩絲杭州纘翠梅花鈿兒金釵釵梳海獺臥兔兒打
扮的霧靄雲鬟粉粧粉香花琢上穿白綾襖兒綠遍地錦比甲

下着大幅湘紋裙子。高高顯一對小小金蓮。猶如新月。狀若蛾眉。好似羅浮仙子臨凡境。神女巫山降世間。粉頭出來笑嘻嘻的。向西門慶道了萬福。說道。爹。我那一日來晚了。緊自前邊人散的遲。到後邊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留着吃飯。來家有三更天了。西門慶笑道。小油嘴兒。你倒和李桂姐兩個。把應花子打的好响瓜兒。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恠物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里燈籠送俺每。蔣胖子弔在陰溝裡。缺臭了你了。西門慶道。我昨日聽見洪四兒說。祝麻子又會着王三官兒。大街上請了榮嬌兒。鄭月兒道。只在榮嬌兒家歇了一夜。燒了一炷香。不去了。如今還在秦玉芝兒走着哩。說了一回話。道。爹。只怕你冷。往

房裡的。這西門慶到於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襲人。只見丫鬟來放卓兒。四碟細巧菓蔬。安下三個葷碟兒。須臾拿了三甌兒黃芽韭菜肉包。一寸大的水角兒來。姊妹二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一甌兒。愛月兒道。又撥了上半甌兒添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我勾了。纔在那邊房子線鋪陪你吳二舅吃了兩個點心來了。心裡要來你這里走走。不想天氣落雪。家中使小廝取了皮袄穿上。就來了。愛月兒道。爹前日不會下我。教昨日等了一日。不見爹。不想爹今日來了。西門慶道。昨日家中有兩位士夫來望。亂着就不曾來得。愛月兒道。我要問爹有貂鼠。買個兒與我。我要做了圍脖兒戴。西門慶道。不打緊。消繫昨日舍夥計。打遼東來。送了我十個好貂鼠。你娘們都沒圍脖

見。到明日一總做了。选一個來與你。愛香兒道。爹只認的月姐
就不迸與我一個兒。西門慶道。你姊妹兩個。一家一個。于是愛
香愛月兒連忙起身道了萬福。西門慶分付。休見了桂姐銀姐
說。鄭月兒道。我知道。因說到。明日李桂姐。見吳銀兒在那里過
夜。問我。他幾時來了。我沒瞞他。教我說。昨日請周爺。俺每四個
都在這里唱了一日。爹說有王三官兒在這里。不敢請你的。今
日是親朋會中人吃酒。纔請你來來唱。他一聲兒也沒言語。西
門慶道。你這個回的他好。前日李銘我也不要他唱來。再三央
及你應二爹來說。落後你三娘生日。桂姐買了一分禮來。再三
與我陪不是。你娘們說着。我不理他。昨日我竟留下銀姐。使他
知道。愛月兒道。不知三娘生日。我失悮了人情。西門慶道。等明

日你雲老爹擺酒。我前日你和銀姐那里唱一日。愛月兒道。爹
分付我去。不一時丫鬟收拾飯卓去。粉頭取出個鸂鶒木匣兒。
傾出三十二扇象牙牌來。和西門慶在炕毡條上抹牌頑耍。愛
香兒也坐在傍邊看牌。院內雪如風舞梨花。紛紛只顧下。但見。
恍惚漸迷鴛甍。頃刻拂滿蜂鬚。似玉龍鱗甲遶空飛。白鶴羽
毛搖地落。好若數蠏行沙上。猶賽亂瓊堆砌間。正是盡道豐
年瑞。豐年瑞若何。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當下三人抹了回牌。勝負。須臾擺上酒來。飲酒。卓上盤堆異菓。
肴列珍羞。茶煮龍團。酒斟琥珀。詞歌金縷。笑啟朱唇。愛香與愛
月兒。二邊一個捧酒。不免箏排雁柱。款跨鮫綃。姊妹兩個彈着。
唱了一套青衲襖。

想多嬌。情性兒標。想多嬌。恩意兒妍。想起携手同行共歡笑。吟風咏月將詩句兒嘲。女溫柔男俊俏。正青春年紀小。誰人望將比目魚分開。瓶墜簪折。今日是魚沉雁杳。

罵玉郎　多嬌一去無消耗。想着俺情似漆意如膠。常記的共枕同歡樂。想着他花㨾嬌。柳㨾柔。傾國傾城貌。

大迓鼓　千般丰韻嬌。風流俊俏。體態妖嬈。所為諸般妙。搊箏撥阮歌舞吹簫。總有丹青難畫描。

感皇恩　呀　好教我無緒無聊。意攘心勞。懶將這杜詩溫韓文叙。柳文學。我這里愁懷越焦。這些時容貌添憔。不能勾同歡樂。成配偶。到有分受煎熬。

東歐令　潘郎貌。沈郎腰。可惜相逢無下稍。心腸懊惱傷懷抱。

烈火燒佛廟。滔滔綠水渰藍橋。相思病怎生逃。

採茶歌　相思病怎生逃。離愁人擺的堅牢。鐵石人見了也魂消。愁似南山堆積積。悶如東海水滔滔。

賺　誰想今朝。自古書生多命薄。傷懷抱。痂心惹的傍人笑。對誰隊告。

烏夜啼　想當初偎紅倚翠。踏青鬬草。相逢對景同歡樂。到春來語呢喃燕子尋巢。到夏來。荷蓮香開滿池沼。到秋來菊滿荒郊。到冬來瑞雪飄飄。想當初畫堂歌舞。列着佳肴。今日個孤枕旅館無着落。鬼病侵難醫療。好教我情牽意惹。心痒難撓。

節節高　悶懨懨睡不着。想多嬌。知音解呂明宮調。諸般妍。閑

月羞花貌。言語嬌媚。心聰俏。恰似仙子行來到。金蓮款步鳳頭翹。朱唇皓齒微微笑。

鴈兒 你看他體態輕盈。更那堪衣穿素縞。脂粉施。蛾眉淡埽。看了他萬總妖嬈。難畫描。酒泛羊羔。寶鴨香飄。銀燭高燒。成就了美滿夫妻。穩取同心到老。

尾聲 青雲有路終須到。生前無分也難消。把佳期叮嚀休忘了。

唱一套。姐兒兩個拿上發盃兒來。和西門慶捻紅頑笑。杯來盞去。各添春色。西門慶忽把眼看見鄭愛月兒房中。牀傍側首。錦屏風上。挂着一軸愛月美人圖。題詩一首。

有美人兮迥出群　輕風斜拂石榴裙

花開金谷春三月　月轉花陰夜十分

玉雪精神聯仲琰　瓊林才貌過文君

少年情思應須慕　莫使無心托白雲

下書三泉主人醉筆。

西門慶看了。便問三泉主人是王三官兒的號。慌的鄭愛月兒。連忙摭說道。這還是他舊時寫下的。他如今不號三泉了。號小軒了。他告人說。學爹說。我號四泉。他怎的號三泉。他恐怕爹惱。因此改了號小軒。一面走向前。取筆過來。把那三字就塗抹了。西門慶滿心歡喜。說道。我並不知他改號一節。粉頭道。我聽見他對一個人說來。我纔曉的。他去世的父親號逸軒。他故此改號小軒。說畢。鄭愛香兒往下邊去了。獨有愛月兒陪西門慶在

房內。兩個並肩叠股。擡紅飲酒。因說起林太太來。怎的大量。好風月。我在他家吃酒。那日。王三官請我到後邊拜見。還是他王意。教三官拜認我做義父。教我受他禮。委托我指教他成日。粉頭拍手大笑道。還虧我指與這條路兒。到明日。連三官兒娘子不怕屬了爹。西門慶道。我到明日。我先燒與他一炷香。到正月里。請他和三官娘子。往我家看燈吃酒。看他去不去。粉頭道。爹。你還不知。三官娘子。生的怎樣標致。就是個燈人兒。沒他那一段兒風流妖艷。今年十九歲兒。只在家中守寡。王三官兒通不着家。爹。你看用個工夫兒。不愁不是你的人。兩個說話之間。相挨相湊。只見丫鬟拿上幾樣細菓碟兒來。都是減碟菓仁。風菱鮮柑。螳螂雪梨。蘋婆。蚫螺。冰糖橙丁之類。粉頭親手奉與西門慶下酒。又用舌尖噙鳳香餅兒。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掀起西門慶藕合段襖子。看見他白綾褲子。西門慶一面解開褲帶。露出那話來。教他弄。粉頭見根下束着銀托子。那話猙獰跳腦。紫瀲光鮮。西門慶令他品之。這粉頭真個低垂粉頸。輕啟朱唇。吞半吐。或進或出。嗚咂有聲。品弄了一回。靈犀已透。淫心似火。欲求講歡。粉頭便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出房更衣。見雪越下得甚緊。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挂起錦幔。款設鴛枕。展放鮫綃。薰熱香球。牀上鋪得被褥甚厚。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牀。粉頭澡牝回來。掩上雙扉。共入鴛帳。正是得多少春色嬌還媚。惹蝶芳心軟欲濃。有詩為証。

聚散無憑在夢中　起來殘燭映紗紅

鍾情自古多神念　誰道陽臺路不通

兩個雲雨歡娛。到一更時分。起來。丫鬟掌燈進房。整衣理髮。復驪美酒。重整佳肴。又飲勾幾杯。問玳安有燈籠傘沒有。玳安道。琴童家去取燈籠傘來了。這西門慶方纔作別了。鴇子粉頭。相送出門。看着上馬。鄭月兒揚聲叫道。爹。若叫我。早些些來說。西門慶道。我知道。一面上馬。打着傘。出院門。一路踏雪到家中。對着吳月娘只說在獅子街。和吳二舅飲酒。不在話下。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卻是初八日。打聽何千戶行李都搬過夏家房子內去了。西門慶這邊送了四盒細茶食。五錢折帕。慶房賀儀過去。只見應伯爵驀地走來。西門慶見雪晴。天有風色。甚冷。留他前邊書房中向火。叫小廝放卓兒。拿粥兒留他吃粥。因說起昨日喬親家、雲二哥禮。并折帕都送過去了。你的人情。我這邊已是替你每家封了二錢。出上了。你那里不消與他罷。只等發柬請吃酒。那應伯爵舉手謝了。西門慶道。何大人已搬過去了。今日我送茶。并慶房人情。你不送些些茶兒與他。伯爵道。他請人。又問。昨日安大人三位來做甚麼。那兩位是何人。西門慶道。那兩位一個雷兵備。一個是汪參議。都是浙江人。因在我這里擺酒。明日要請杭州趙霆知府。新陞京堂大理寺丞。是他每本府父母官。如何不敬代一張卓面。餘者散席。戲子。他那里叫來。俺這里少不的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便了。通身只三兩分資。伯爵道。大凡文職好細。三兩銀子勾做甚麼。哥少不得賠些兒。西門慶道。這雷兵備。就是問黃四小舅子孫文相的。昨日沒曾對我題起

開除他罪名來了。伯爵道。你說他不仔細。如今還記着折准。擺這席酒纔罷了。說話之間。伯爵叫應寶。你叫那個人來。見你大爹。西門慶便問。是何人。伯爵道。我那邊左近住一個小後生。倒也是舊人家出身。父母都沒了。自幼在王皇親家宅內答應。好幾年了。也有了媳婦兒了。因在庄子上和一般家人不知出來了。如今閒着做不的甚麼買賣兒。他與應寶是朋友。央及應寶要投尋個人家。做房家人。今早應寶對我說。爹倒好舉薦與大爹宅內答應。又怕大爹少人使。我便說。不知你大爹用不用。因問應寶。叫他甚麼名字。你叫他進來。應寶道。他姓來。叫來友兒。只見那來友兒穿着青布四塊瓦布襪靸鞋。扒在地上。磕了個頭。起來簾外站立。伯爵道。若論這狗狗的。膂力儘有。掇輕服重。

都去的。因問。你多少年紀了。那人道。小的二十歲了。又問。你媳婦沒子女。那人道。只光兩口兒。應寶道。不瞞爹說。他媳婦纔十九歲兒。廚竈針線。大小衣裳。都會做。西門慶見那人低頭並足。為人朴實。便道。既是你應二爹來說。用心在我這里答應。分付揀個好日期。寫紙文書。兩口兒搬進來能那個磕了個頭。西門慶教琴童兒領着後邊見月娘衆人。磕頭去了。對月娘月娘說就把來旺兒原住的那一間房。與他居住。伯爵坐了回家去了。應寶同他寫了一紙投身文書。交與西門慶收了。改名來爵不在話下。卻說賁四娘子。自從他家長兒與了夏家。每日買東買西。只央及平安兒和來安。畫童兒。或是隔壁韓嫂兒的兒子小雨兒。西門慶家中。這些〻大官兒常在他屋裡坐的。打平和兒吃

酒。賁四娘子兒和氣。就定出菜兒來。或要茶水。應手而至。就是賁四一時鋪中歸來。撞見亦不見怪。以此今日他不在家。使着那個不替他動且。玳安兒與平安兒。常在他屋裡坐的多。初九日。西門慶與安郎中汪參議雷兵備。擺酒。請趙知府。那日早辰。來爵兒兩口兒就搬進來。他媳婦兒後邊見月娘眾人磕頭。月娘見他穿着紫紬襖。青布披襖。綠布裙子。生的五短身材。瓜子面皮兒。搽胭抹粉。施朱唇。纏的兩隻腳翹翹的。問起來。諸般針指都會做起。了他個名字。叫做惠元。與惠秀。惠祥。一遞三日上竈。不題。玳安與平安。常在他屋裡坐的多。一日門外楊姑娘沒了。安童兒來報喪。西門慶這邊整治了一張插桌。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四頂轎子。起身都

往北邊。與他燒紙弔孝。琴童兒。棋童兒。來爵兒。來安兒。四個都跟轎子。不在家。西門慶在對過段鋪子。書房內看着毛襖匠。與月娘做貂鼠圍脖。先攢出一個圍脖兒。使玳安送與院中鄭月兒去。封了十兩銀子。與他過節。鄭家管待玳安酒饌。與了他三錢銀子。買瓜子兒嗑。走來回西門慶話。說月兒多上覆多謝了。前日空過了爹來。與了小的三錢銀子。西門慶道。你收了罷。因問。他賁四不在家。你頭里從他屋裡出來做甚麼來。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你這屋裡來看你。看見你心如何。看他怎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

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領了西門慶言語。應諾下去。西門慶使陳經濟看着裁貂鼠。就走到家中來。只見王經向顧銀舖內。取了金赤虎。又是四對金頭銀簪兒。交與西門慶。西門慶留下兩對在書房內。餘者袖進李瓶兒房內坐下。與了如意兒那赤虎。又與他一對簪兒。把那一對簪兒。就與了迎春。二人接了。連忙揷燭也似磕了頭。西門慶令迎春。取飯去。須臾拿了飯來。吃了飯出來。在書房內坐下。只見玳安慢走到跟前。見王經在傍。不言語。西門慶使王經後邊取茶去。那玳安方說小的將爹言語。對他說了。他笑了。約會晚上些。伺候等爹過去坐坐。叫小的拿了這汗巾兒來。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着。一方紅綾織錦廻紋汗巾兒。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只見王經拿茶來。吃

了。又走過對門看着匠人做生活去。忽報花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過來這邊坐。花子油走到書房暖閣兒裡。作揖坐下。致謝。外日多有相擾。敘話間。畫童兒對門拿過茶來吃了。花子油悉把門外客人。有五百包無錫米。凍了河。緊等要賣了回家去。我想着姐夫。倒好買下等價錢。西門慶道。我平白要他做甚麽。凍河還沒人要。到開河船來了。越發價錢跌了。如今家中也沒銀子。即分付玳安收拾放卓兒。家中說看菜兒來。一面使畫童兒。請你應二爹來。陪你花哥。坐了一時。伯爵來到。三人共坐在一處。圍爐飲酒。卓上擺設四盤四碟。都是煎炒雞魚。燒爛下飯。又叫孫雪娥烙了兩炷餅。又是四碗肚肺。乳線湯。良久。只見吳道官徒弟應春。送節禮疏諾來。西門慶請來同坐吃酒。攬李瓶兒

百日經。與他銀子去。吃至日落時分。二人先起身去了。次後甘夥計。收了舖子。又請來坐。與伯爵擲骰猜枚。談話不覺到掌燈已後。吳月娘衆人轎子到了。來安走來回話。伯爵道。嫂子們今日都往那里去了。西門慶道。北邊他楊姑娘沒了。今日三日念經。我這里備了張插卓祭祀。又封了香儀兒。都去弔問弔兒。伯爵道。他老人家也高壽了。西門慶道。敢也有七十五六。男花女花都沒有。只靠他門外侄兒那里養活。材兒也是我這里替他備下的。這幾年了。伯爵道。好好兒老人家。有了黃金入櫃就是一場事了。哥的大陰隲。說畢。酒過數巡。伯爵與甘夥計作辭去了。西門慶道。十一日該姐夫這里上宿。玳安道。那邊舖子里付二叔也家去了。只小的一個在舖子里睡。西門慶道。就起身

走過來。分付後生王顯。仔細火燭。王顯道。小的知道。看着把門關上了。這西門慶見沒人。兩三步就走入賁四家來。只見賁四娘子兒在門首獨自站立已久。見對門關的門响。西門慶從黑影中走至跟前。這婦人連忙把封門一開。西門慶鑽入裡面。婦人還扯上封門。說道。爹請裡邊紙門內坐罷。原來裡間槅扇廂着後半間。紙門內又有個小炕兒。籠着旺旺的火。卓上點着燈。兩邊護炕。從新糊的雪白。挂着四扇弔屏兒。那婦人頭上勒着翠藍銷金箍兒。鬏髻插着四根金簪兒。耳朵上兩個丁香兒。上穿紫紬襖。青綃絲披襖。玉色綃裙子。向前與西門慶道了萬福。連忙遞了一盞茶兒與西門慶吃。因悄悄說。只怕隔壁韓嫂兒知道。西門慶道。不妨事。黑影子他那里曉的。于是不由分說。把

婦人摟到懷中。就親嘴。拉近枕頭來。解衣按在炕沿子上。扛起腿來就聳。那話上已束着托子。剛挿入牝中。就搜了幾搜。婦人下邊淫水直流。把一條藍布褲子都濕了。西門慶拽出那話來。向順袋內取出包兒顫聲嬌來。蘸了些在龜頭上。攮進去。方纔澀住淫津。肆行抽拽。婦人雙手扳着西門慶肩膊。兩相迎湊。在下颭聲顫語。呻吟不絕。這西門慶乘着酒興。架其兩腿在肐膊上。只顧沒稜露腦。銳進長驅。肆行搧磞。何止二三百度。須臾弄的婦人雲髻鬅鬆。舌尖氷冷。口不能言。西門慶則氣喘吁吁。靈龜暢美。一泄如注。良久。洩出那話來。淫水隨出。用帕搽之。兩個整衣繫帶。復理殘粧。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五六兩一包碎銀子。又是兩對金頭簪兒。遞與婦人。節間買花翠帶。婦人拜謝了。悄

悄打發出來。那邊玳安在鋪子里。專心只聽這邊門環兒响。便開大門。放西門慶進來。自知更無一人曉的。後次朝來暮往。也入港一二次。正是若非人不知。除非已莫為。不想被韓嫂兒冷眼瞧見。傳的後邊金蓮知道了。這金蓮亦不識破他。一日臘月十五日。喬大戶家請吃酒。西門慶這里會同應伯爵吳大舅。一齊起身。那日有許多親朋。挫戲飲酒。至二更方散。第一日。每家一張卓面。俱不必細說。單表崔本治了二千兩湖州紬絹貨物。臘月初旬起身。僱船裝載。赶至臨清馬頭。教後生榮海看守貨物。便僱頭口來家。取車稅銀兩。到門首下頭口。琴童道。崔大哥來了。請廳上坐。爹在對門房子里。等我請去。一面走到對門。不見西門慶。因問平安兒。平安兒道。爹敢進後邊去了。這琴童見

走到上房問月娘。月娘道。賊見鬼的。因你爹從早辰出去。再幾時進來。又到各房裡并花園書房都瞧遍了。沒有。琴童在大門首揚聲道。省恐殺人。不知爹徃那里去了。白尋不着。大白里把爹來不見了。崔大哥來了這一日。只顧教他坐着。那玳安分明知道。不做聲言語。不想西門慶從前邊進來。把衆小厮乞了一驚。原來西門慶在賁四屋裡入港。纔出來。那平安打發西門慶進去了。望着琴童兒吐舌頭兒。都替他揑兩把汗。都道。管情崔大哥去了。有幾下子打。不想西門慶走到廳上。崔本見了磕頭畢。交了書帳。說船到馬頭。少車稅銀兩。我從臘月初一日起身。在楊州與他兩個分路。他每徃杭州去了。俺每都到苗親家住了兩日。因說苗青替老爹使了十兩銀子。擡了楊州衛一個千户家女子。十六歲了。名喚楚雲。說不盡生的花如臉。玉如肌。星如眼。月如眉。腰如柳。襪如鈎。兩隻脚兒恰剛三寸。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腹中有三千小曲。八百大曲。端的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態度似紅杏枝頭推曉日。苗青如今還養在家。替他打廂奩。治衣服。待開春。韓夥計保官兒船上帶來。伏侍老爹。消愁解悶。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說道。你船上稍了來也罷。又費煩他治甚。不服打甚粧奩。愁我家沒有。于是恨不的騰雲展翅。飛上楊州。搬取嬌姿。賞心樂事。正是。鹿分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有詩為証。

聞道楊州一楚雲　偶憑出鳥語來真
不知好物都離隔　試把梅花問主人

西門慶陪崔本吃了飯。兌了五十兩銀子。做車稅錢。又寫書與錢主事。令煩青目。言訖。當下作辭。徃喬大戶家回話去了。平安見西門慶不尋琴童兒。都說。我兒你不知有多少造化。爹進來。若不是綁着。鬼有幾下打。琴童笑道。只你知爹性兒。比及起了貨來。獅子街卸下。就是下旬時分。西門慶正在家。打發送節禮。忽見荊都監。差人拿帖兒來問。宋大巡題本巳上京數日。未知旨意下來不曾。伏惟老翁差人。察院衙門一打聽爲妙。這西門慶即差答應節級。拿着五錢銀子。徃巡按公衙書辦打聽。果然昨日東京。邸報下來。寫抄得一紙前報來。與西門慶觀看。上面道寫甚的。

山東巡按監察御史宋喬年一本。循例舉劾地方文武官員。以勵人心。以隆

聖治事。竊惟吏以撫民。武以禦亂。所以保障地方。以司民命者也。苟非其人。則處置乖方。民受其害。國何賴焉。此國家莫急於文武兩途。而激勸之典。不容不亟舉也。臣奉

命。按臨山東等處。親歷省察風俗。至於吏政民瘼。監司守禦。無不留心咨訪。復令安撫大臣。詳加鑒別各官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一一陳之。山東左布政陳四箴。操履忠貞。撫民有方。廉使趙訥。綱紀肅清。士民服習。提學副使陳正彙。操砥礪之行。嚴督率之條。又訪得兵備副使雷啟元。軍民咸服其恩威。僚寀悉推其練達。濟南府知府張叔夜。經濟可望。才堪司牧。東平府知府胡師文。居任清慎。視民如傷。徐州

府知府韓邦彥。志務清修。才堪廊廟。蔡州府知府葉恕。屏海
寇。而道不拾遺。惠民歸。而懇田不滷。此數臣者。皆當薦獎而
優擢者也。又訪得左參議馮廷璧。傴僂之形。桑榆之景。形若
木偶。尚肆貪婪。東昌府知府徐松。縱妻父而通賄。所致騰謗
於公堂。慕羨餘而誅求。詈言聲輒遍於閭閻。此二臣者。所當
亟賜罷斥者也。再訪得左軍院僉書守禦周禦將秀。器宇恢
弘。操持老練。得將帥之體。軍心允服。賊盜潛消。濟州兵馬都
監荊忠。年力精強。才猶練達。冠武科而稱爲儒將。勝算可以
臨戎。號令而極其嚴明。長策卒能禦侮。兗州兵馬都監溫璽。
夙閑韜畧。熟習弓馬。休養騎卒。以備不虞。併力設險。以防不
測。此三臣者。所當亟賜遷擢者也。清河縣千戶吳有德。以練

達之才。得衛守之法。驅兵以擣中堅。靡攻不克。儲食以資糧
餉。無人不飽。推心置腹。人思効命。實一方之保障。爲國家之
屏藩。宜特加超擢。鼓舞臣寮。陛下誠以臣言可採。舉而行之。
庶幾官爵不濫。而人心思奮。守牧得人。而
聖治有賴矣等因。奉
欽依。該部知道。續該吏兵二部題前事。看得御史宋喬所奏內。
劾舉地方文武官員。無非爲國之忠。出于公論。詢訪得實。以
裨
聖治之事。伏乞
聖明。俯賜施行。天下幸甚。生民幸甚。奉欽依。依擬行。
西門慶一見。滿心歡喜。拏着邸報。走到後邊。對月娘說。宋道長

本下來了。巳是保舉你哥陞指揮僉事。見任管屯。周守禦與荊
大人都有奬勵。轉副參統制之任。如今快使小廝。請他來對他
說聲。月娘道。你使人請去。我交丫鬟看下酒菜兒。我愁他這一
上任。也要銀子使。西門慶道。不打緊。我借與他幾兩銀子也罷
了。不一時。請得吳大舅到了。西門慶送那題奏旨意與他瞧。吳
大舅連忙拜謝西門慶。與月娘說道。多累姐夫姐姐扶持。恩當
重報。不敢有忘。西門慶道。大舅。你若上任擺酒。沒銀子使。我這
里兌一千兩銀子。你那里使著。那吳大舅又作揖謝了。于是就
在月娘房中。安排上酒來吃酒。月娘也在旁邊陪坐。西門慶即
令陳經濟。把全抄寫了一本。與大舅拿着。即差玳安拿帖。送邸
報往荊都監。周守禦。兩家報喜去。正是。樹君不賞鏘研石。路上

行人口是碑。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西門慶兩戰林太太　吳月娘玩燈請黃氏

黃鐘應律好風催　陰伏陽生淑氣回
葵影便移長至日　梅花先趁大寒開
八神表日占和歲　六管吹葭動細灰
已有岸傍迎臘柳　參差又欲領春來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大舅飲酒。至晚回家。到次日荊都監早辰騎馬來拜謝。說道。昨日見旨意下來。下官不勝欣喜。足見老翁愛厚費心之至。實爲啣結難忘。范大人便老了。張菊軒指望陞轉他一步兒。照舊也罷了。還虧他些。說畢。茶湯兩換。荊都監起身。因問。雲大人到幾時請俺每吃酒。西門慶道。近節這兩日也

是請不成。直到月開罷了。送至大門。上馬而去。西門慶這里宰了一口鮮猪。兩坛浙江酒。一疋大紅絨金豸員領。一疋黑青粧花紵絲員領。一百菓餡金餅。謝宋御史。就差春鴻拏帖兒。送到察院去。門吏入報進去。宋御史與至後廳火房內。賞茶吃。等寫了回帖。裝於套内封了。又賞了春鴻三錢銀子。來見西門慶。拆開觀看。上寫看。

兩次造擾華府。悚愧殊甚。今又辱承厚貺。何以克當。外。今覲刺子。事已具本矣。想已知悉。連日渴仰于標。容當面悉。使旋謹謝。

下書。侍生宋喬年拜。

大錦衣西門先生大人門下。

宋御史隨即差人。送了一百本曆日。四萬帋。一口猪來回禮。一

日上司行下文書來。吳大舅本衙到任管事。西門慶拜去。就與吳大舅三十兩銀子。四疋京段。交他上下使用。到二十四日。稍閑。封了印。來家。又備羊酒花紅軸文。邀請親朋。從衛中上任回來。迎接到家。擺大酒席。與他作賀。又是何千戶東京家眷到了。西門慶寫月娘名字。送茶過去。到二十六日。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衆。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十回度人。整做法事。大吹大打。僧道行香。各親朋都來送茶。請吃齋供。至晚方散。俱不言表。至廿七日。西門慶打發各家禮畢。又是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付夥計。甘夥計。韓道國。賁地傳。崔本。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兩銀子。院中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每人一套杭州絹衣服。三兩銀子。吳月娘又與菴裏薛姑子打齋。今來

安兒送香油米麵銀錢去。不在言表。看看到年除之日。窗梅痕月。簷雪滾風。竹爆千門萬戶。家家帖春勝。處處掛桃符。西門慶燒紙。又到於李瓶兒房。靈前祭奠。已畢。置酒於後堂。合家大小。月娘等。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并女婿陳經濟。都遞了酒。兩旁列坐。先是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如意兒。五個磕頭。然後小玉。綉春。小鸞兒。元宵兒。中秋兒。秋菊。磕頭。其次者。來招妻一丈青。惠慶。來保妻惠祥。來興妻惠秀。來爵妻惠元。一般兒四個家人媳婦磕頭。然後纔是王經。春鴻。玳安。平安。來安。棋童兒。琴童兒。畫童兒。來招兒子。鐵棍兒。來保兒子。僧寶兒。來與女孩兒年兒。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到次日重和元年。新正月元旦。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

天地上炷了香。燒了紙。吃了點心。備馬就出去拜巡按。賀節去了。月娘與眾婦人。早起來施朱付粉。插花插翠。錦裙綉襖。羅襪弓鞋。粧點妖嬈。打扮可喜。都來後邊月娘房內。厮見行禮。那平安兒與該日節級在門首接拜帖。落後門簿答應。往來官長士夫。玳安與王經穿自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兒。放炮燎。又磕瓜子兒。袖香桶兒。戴鬧蛾兒。眾夥計主管。門下底人。伺候見節者。不計其數。都是陳經濟一人在前邊客位管待。後邊大廳。擺設錦筵卓席。單管待親朋。花園捲棚。放下毡幃煖簾。鋪陳錦裀綉毯。獸炭火盆。放着十卓。都是銷金卓幃。粧花椰甸寶粧菓品。瓶插金花。筵開玳瑁。專一留待士大夫官長。約晌午間。西門慶往府縣拜了人回來。剛下馬。招宣府王三官兒。衣巾。有

四五個人跟隨。就來拜。到廳上拜了西門慶四雙八拜。然後請吳月娘出來見。西門慶請到後邊。與月娘見了。出來前廳留坐。纔拏起酒來。吃了一盞。只見何千戶來拜。西門慶就教陳經濟。管待陪王三官。見他便往捲棚內陪何千戶坐去了。王三官吃了一回。告辭起身。陳經濟送出大門。上馬而去。落後又是荊都監。雲指揮。喬大戶。皆絡繹而至。西門慶待了一日人。已酒帶半酣。至晚打發人去了。歸到上房。歇了一夜。到次日早。又出去賀節。直至晚歸家來。家中韓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花子油。來拜。陳經濟陪侍在廳上坐的。候至已久。西門慶到了。見畢禮。從新擺上酒來。酒菜點心來飲酒。韓姨夫與花子油隔門。先起身去了。只見伯爵希大常時節。坐有如定油兒一般。還不去。又

撞見吳二舅來了。見了禮。又往後邊拜見月娘。出來一處坐的。直吃到掌燈已後方散。西門慶已吃的酩酊大醉。送出伯爵等到門首。衆人去了。西門慶見玳安在旁站立。揑了一把手。玳安就知意。說道。他屋裏没人。這西門慶就撞入他房內。老婆早已在門裏迎接進去。兩個也無閑話。走到裏間內。老婆脫衣解帶。仰掀炕上。西門慶褪下褲子。扛起腿來。那話使有銀托子。就幹起來。原來老婆好並着腿幹。兩隻手搬着。只教西門慶摟他心子。那淫水熱熱一陣流出來。把床褥皆濕。西門慶龜頭蘸了藥。攮進去。兩手扳着腰。只顧兩相揉搓。塵柄盡入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口中只叫親爺。那西門慶問他。你小名叫甚麼。說與我。老婆道。奴娘家姓葉。排行五姐。這西門慶口中。喃喃吶吶。就

叫葉五兒。不知道口裏令合不合。那老婆原來妳子出身。與賁四私通。被拐出來。占為妻子。五短身材。兩個鶻鴒脂眼兒。今年也是屬兎的。三十二歲了。甚麼事兒不知道。口裏如流水連叫親爺不絕。情濃一泄如注。西門慶扯出塵柄要抹。婦人攔住休抹。等淫婦下去替你吮淨了罷。這西門慶滿心歡喜。婦人真個蹲下身子。雙手捧定那話。吮咂的乾乾淨淨。纔繫上褲子。因問西門慶。他怎的去憑些時不來。西門慶道。我這里也盼他哩。只怕京中夏大人留住他使。又與了老婆二三兩銀子盤纏。因說。我待與你一套衣服。恐賁四知道不好意思。不如與你些銀子兒。你自家治買罷。開門送出來。玳安又閑在鋪子里。掩門等候的西門慶進來。方纔關上拴。西門慶便往後邊去了。看官听說。

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子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僕。皆效尤而行。原來賁四這個老婆。不是守本分的。先與玳安有姦。落後又把西門慶勾引上了。這玳安剛打發西門慶進去了。付夥計又沒在鋪子里上宿。他與平安兒打了兩大壺酒。就在賁四老婆屋裏吃到有二更時分。平安在鋪子里歇了。他就和老婆在屋裏輀了一宿。有這等的事。正是。

對人不用穿針線。那得工夫送巧來。有詩為証。

滿眼風流滿眼迷　殘花何事濫如泥
拾琴暫息商陵操　惹得山禽遶樹啼

却說。賁四老婆。晚夕對玳安說。只怕隔壁韓嫂兒傳嚷的後邊知道。也似韓夥計娘子。一時被你娘們說上幾句。羞人答答的。

怎好相見。玳安道。如今家中。除了俺大娘和五娘不言語。別的不打緊。俺大娘倒也罷了。只是五娘快出尖兒。你依我。節間買些甚麽兒進去。孝順俺大娘。別的不稀罕。他平昔好吃蒸酥。你買一錢銀子菓餡蒸酥。一盒好大壯瓜子。送進去。這初九日是俺五娘生日。你再送些禮去。梯已再送一盒瓜子與俺五娘。你到明日進來磕頭。管情就掩住許多口嘴。這賁四老婆。真個依玳安之言。第二日趕西門慶不在家。玳安就替他買了盒子。掇進後邊月娘房中。月娘便道。是那里的。玳安道。是賁四嫂送這盒兒點心瓜子與娘吃。月娘道。男子漢又不在家。那討個錢來。又交他費心。連忙收了。又回出一盒饅頭。一盒菓子。與他說。多上覆。多謝了。那日西門慶拜人回家。早有玉皇廟吳道官來

拜。在廳上留坐吃酒。剛打發吳道官去了。西門慶脫了衣服。使玳安。你騎了馬。問聲文嫂兒去。俺爺今日要來拜拜太太。看他怎的說。玳安道。爺且不消去。頭里小的撞見文嫂兒。騎着驢子。打門首過去了。他明日初四。王三官兒起身往東京。與六黃公公磕頭去了。太太說。交爺初六日過去見節。他那里伺候着哩。西門慶便道。他眞個這等說來。玳安道。莫不小的敢說謊。這西門慶就入後邊去了。剛到上房坐下。忽有來安兒來報。大舅來了。只見吳大舅冠冕着。束着金帶。進入後堂。先拜西門慶說道。一言難盡。我吳鎧多蒙姐夫抬舉看顧。又破費姐夫了。多謝厚禮。日昨姐夫下降。我又不在家。失迎空慢。姐夫來了。今日敬來。與姐夫磕個頭兒。恕我遲慢之罪。說着。磕下頭去。西門慶慌忙

平頭相還下來。說道。大舅恭喜。自然之道理。至親何必計較。吳大舅於是拜畢。西門慶。月娘出來。與他哥磕頭。頭戴翡白縐紗金梁冠兒。海獺卧兎兒。白綾對衿襖兒。沉香色遍地金比甲。玉色綾寬襴裙。耳邊二珠環兒。金鳳釵梳。胸前帶着金三事揲領兒。裙邊紫遍地金。八條穗子的荷包。五色鑰匙線帶兒。紫遍地金扣花白綾高底鞋兒。打扮的鮮鮮兒的。向前花枝招颭。綉帶飄飄。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慌的大舅忙還半禮。說道。姐姐兩禮兒罷。說道。哥哥嫂嫂不識好歹。常來攪害你兩口兒。你哥老了。看顧顧罷。月娘道。一時不到。望哥貌帶便了。吳大舅道。姐姐沒的說。累你兩口兒還少哩。拜畢。西門慶留吳大舅坐。說道。這咱晚了。料大舅也不拜人了。寬了衣裳。咱房裏坐罷。不想孟玉樓

與潘金蓮兩個都在屋裡。聽見嚷吳大舅進來。連忙走出來。與大舅磕頭。都是海獺卧兎兒。白綾襖兒。玉色挑線裙子。一個綠遍地金比甲兒。一個是紫遍地金比甲兒。頭上戴的都是鬏髻。玉樓帶的是環子。金蓮是青寶石墜子。下邊尖尖翹翹。顯露金蓮。與吳大舅磕了頭。逕往各人房裡去了。西門慶讓大舅房內坐的。騎火盆安放卓兒。擺上春盛菓盒。各樣熱碗夏飯。大饅頭點心。八寶攢湯。一齊拿上來。小玉玉簫都來與大舅磕頭。須臾吃了湯飯。月娘用小金廂玳瑁鍾兒斟酒。遞與大舅。西門慶主位相陪。吳大舅讓道。姐姐。你也來坐的。月娘道。我就來。又往裡間房內。拿出數樣配酒的菓菜來。都是冬笋。銀魚。黃鼠。鰷鮓。海蜇。天花菜。蘋婆。蹬鄉鮮柑。石榴。風菱。雪梨之類。飲酒之間。西門

慶便問。大舅的公事都了畢停當了。吳大舅道。蒙姐夫抬舉。年節任便到了。上下人事。倒也都周給的七八。還有屯所裡未曾去到。到任。明日是個好日期。衛中開了印。來家整理了些盒子。須得抬到屯所里到任。行牌拘將那屯頭來參見。分付分付。前官丁大人壞了事情。已是被巡撫侯爺。參劾去了任。如今我接管承行。須得也要振刷在冊花戶。警勵屯頭。務要把這舊管新增。開報明白。到明日秋粮夏稅。纔好下屯衛收。西門慶道。通共約有多少屯田。吳大舅道。這屯田。不瞞姐夫說。太祖舊例。練兵衛因田養兵。省轉輸之勞。纔立下這屯田。後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這夏稅。那時只是上納屯田。秋粮。又不問民地。而今這濟州管內。除了拋荒葦場港隘。通共二萬七千頃屯地。每

頃秋稅夏稅。只徵收一兩八錢。不上五百兩銀子。到年終纔傾濟了。往東平府交納。轉行招商。以備軍粮馬草作用。西門慶又問。還有羨餘之利。吳大舅道。雖故還有些拋零一戶不在冊者。鄉民頑滑。若十分進徵緊了。等秤斛斗重。恐聲口致起公論。西門慶道。若是有些用餘兒也罷。難道說全徵。若徵收些出來。斛斗等秤上也勾咱每上下攪給。吳大舅道。不瞞姐夫說。若會管此屯。見一年也有百十兩銀子尋。到年終。人戶們還有些鷄鵝。豚米。面見相送。那個是各人取覔。不在數内的。只是多賴姐夫力量扶持。西門慶道。得勾你老人家攛給。也盡我一點之心。正說著。月娘也走來。旁邊陪坐。三人飲酒。到掌燈已後。吳大舅纔起身去了。西門慶那日。就在前邊金蓮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

畢。往衙門中[illegible]房印陞廳画卯。發放公事。先是雲離守家發帖兒。初五日請西門慶。并合衙官員吃慶官酒。西門慶次日。何千戶娘子藍氏下帖兒。初六日請月娘姊妹相會。且說那日。西門慶同應伯爵。吳大舅。三人起身。到雲離守家。原來旁邊。又典了人家一所房子。三間客位內擺酒。吽了一起吹打鼓樂迎接。都有桌面。吃至晚夕來家。巳不到次日。月娘往何千戶家。吃酒去了。西門慶打選衣帽齊整。袖着賞賜包兒。騎馬帶眼紗。玳安琴童跟隨。午後時分。逕來王招宣府中拜節。王三官兒不在。留下帖兒。文嫂兒又早在那裡接了帖兒。連忙報與林太太說。出來請老爺後邊坐。轉道大廳。到於後邊。進入儀門。少開住房撇起明簾子。上面供養着先公王景崇影像。陳說兩桌春臺菓酌。朱紅

公座。虎皮校椅。脚下。氍毹匝地。簾幙垂紅。少傾林氏穿着大紅通袖襖兒。珠翠盈頭。粉粧膩臉。與西門慶見畢禮數。留坐待茶。分付大官。把馬牽於後槽喂養。茶沒罷。讓西門慶寬衣。房內坐。說道。小兒從初四日往東京。與他叔父六黃太尉磕頭去了。只過了元宵纔來。這西門慶一面喚玳安。脫去上蓋。裡邊穿着白綾襖子。天青飛魚氅衣。粉底皂靴。十分緯耀。婦人房。安放桌席。黃銅四方獸面火盆。生着炭火。朝陽房屋。日色照窗。房中十分明曉。須臾丫鬟拿酒菜上來。杯盤羅列。肴饌堆盈。酒泛金波。茶烹玉蕋。婦人錦裙綉襖。皓齒明眸。玉手傳盃。秋波送意。猜枚擲骰。笑語烘春。良久意洽情濃。飲多時。目邪心蕩。看看日落黃昏。又早高燒銀燭。玳安琴童。下邊耳房放卓兒。自有文嫂兒主張。

酒饌點心管待。三官見娘子。另在那邊角門內。一所屋裡居住。自有丫鬟養娘伏侍。等閑不過這邊來。婦人又倒扣角門。僮僕誰敢擅入。酒酣之際。兩個共入裡間房內。掀開綉帳。關上窗戶。丫鬟輕剔銀釭。佳人忙掩朱戶。男子則解衣就寢。婦人即洗脚上床。枕設寶花。被翻紅浪。原來西門慶家中磨鎗備劍。帶了淫器包兒來。安心要鏖戰這婆娘。早把胡僧藥用酒吃在腹中。那話上使着雙托子。在被窩中。架起婦人兩股。縱塵柄入牝中。舉腰展力。那一陣掀騰鼓擣。其聲猶若數尺竹泥淖中相似。連聲响喨。婦人在下。没口呌達達如流水。正是照海旌幢秋色裏。擊天鼙鼓月明中。有長詞一篇。道這場交戰。但見。

錦屏前。迷魂陣擺。綉幃下。攝魄旗開。迷魂陣上。閃出一員酒金剛。色魔王。頭戴肉紅盔。錦兜鍪。身穿烏油甲。絳紅袍。纓觔縧。魚皮帶。没縫靴。使一柄黑纓鎗。帶的是虎眼鞭。皮薄蒻。流星趕。没毬箭。跨一疋掩毛凹眼渾紅馬。打一面發兩翻雲大帥旗。攝魂旗下。擁一個粉骷髏花狐狸。頭戴雙鳳翅珠絡索。身穿素羅衫。翠裙腰。白練襠。凌波襪。皎綃帶。鳳頭鞋。使一條隔天邊話絮刀。不得見淚偷垂。容瘦減。粉面搊羅幃傍。騎一疋肩帽千嬌玉面毬。打一柄倒鳳顛鸞遮日傘。須臾這陣上。撲鼕鼕。鼓震春雷。那陣上。鬧挨挨。麝蘭靉靆。這陣上。腹溶溶被翻紅浪。那陣上。刷剌剌。帳控銀鈎。被翻紅浪精神健。帳控銀鈎情意乖。這一個。急展展。二十四解任徘徊。那一個。忽剌剌。一十八滾難掙扎。一個是慣使的紅綿套索鴛鴦扣。一个

是好耍的拐子流星鷄心搥。一個火忿忿桶子鎗。恨不的扎勾三千下。一個顫巍巍肉膀牌。巴不得搠勾五十回。這一個善貫甲披袍戰。那一個能奪精吸髓手。一個戰馬。矶碭碭蹅番歌舞地。一個征人。軟濃濃。塞滿窗林崖。一個醜搊搜剛硬形骸。一個俊嬌娃杏臉桃腮。一個施展他久戰熬塲法。一个賣弄他鶯聲燕語諸。一个閒良久。汗浸浸。釵横髩乱。一个戰多時。喘吁吁。猶歉裍歪。頃刻間。只見這内襠縣。乞砲打成堆。个个皆腫眉䁾眼。霎時下。則望那莎草塲。被鎗扎倒底。人人肉綻皮開。正是愁雲拖上九重天。一派敗兵沿地滚。幾番鏖戰貪婬婦。不是今番這一遭。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

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這婦人一段身心。已是被他拴縛定了。於是滿口應承。都去這西門慶滿心歡喜。起來與他留連痛飲。至二更時分。把馬從後門牽出。作別方回家去。正是。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有詩爲証

盡日思君倚画楼　相逢不捨又頻留
劉郎莫謂桃花老　浪把輕紅逐水流

却說西門慶到家。有平安迎門。稟說今日有薛公公家差人送請帖兒請爺早往門外皇莊看春。又是雲二叔家差人送了五个帖兒。請五位娘吃節酒。帖兒都交進去了。西門慶听了。没言語。進入後邊月娘房來。只見孟玉樓潘金蓮都在房内坐的。月娘從何千戶家赴了席來家。已摘了首飾花翠。止戴着鬏髻。撇

着六根金簪子。勒着珠子箍兒。上着藍綾襖。下着軟黃綿紬裙子。坐着說話。西門慶進來。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就在正面椅上坐下。問道。你今日往那裡。這咱纔來。西門慶無得說。我在應二哥家留坐。到這咱晚。月娘便說起。今日何千戶家酒席上事。原來何千戶娘子。還年小哩。今年纔十八歲。生的燈人兒也似。一表人物。好標致。知今博古。透靈兒還强十分。見我去恰似會了幾遍。好不喜和。嫁了何大人二年光景。房裡倒使着四个丫頭。兩个養娘。兩房家人媳婦。西門慶道。他是內府御前生活所藍太監姪女兒。與他陪嫁了。好少錢兒。又道。小廝對你說來。明日雲夥計家。又請俺每吃節酒。送了五个帖兒。在揀粧上閣着。連薛內相家帖子。都放在一處。因令玉簫。拏過來。與你爹瞧。這

西門慶看了薛內相家帖兒。又看雲離守家帖兒。下書他娘子兒雲門蘇氏歛衽拜請。西門慶說你每明日收拾了。都去走走。月娘道。留雪姐在家罷。只怕大節下。一時有个人客驀將來。他每沒處過撓。西門慶道。也罷。留雪姐在家裡。你每四个去罷。明日我也不往那裡去。薛太監請我門外看春。我也懶待去。這兩日春氣發也怎的。只害這邊腰腿疼。月娘道。你腰腿疼。只怕是痰火。問任官討兩服藥吃。不是。只顧挨着怎的。那西門慶道。不妨事。由他一發過了這兩日吃。心淨些。因和月娘計較。到明日燈節。咱少不的置席酒兒。請請何大人娘子。連周守備娘子。荊南崗娘子。張親家母。喬親家母。雲二哥娘子。連王三官兒母親和大妗子。崔親家母。這幾位都會會。也只在十二三掛起燈

來。還叫王皇親家。那起小廝扮戲耍一日。争耐去年還有賁四在家。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東京去了。只顧不見來了。却交誰人看着扎。那金蓮在旁揷口道。賁四去了。他娘子兒扎也是一般。這西門慶就瞅了金蓮。道。這个小淫婦兒。三句話就說下道兒去了。那月娘玉樓，也不揪顧。就罷了。因說道。那三官兒娘咱每與他没有大會過。人生面不熟的。怎麽好請他。只怕他也不肯來。西門慶道。他既認我做親。咱送个帖兒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月娘又道。我明日不往雲家去罷。懷着个臨月身子。只骨往人家撞來撞去的。交人家唇齒。玉樓道。姐姐没的怕怎麽的。你身子懷的又不顯。怕還不是這个月的孩子。不妨事。大節下自恁散心去走走兒纔好。說畢。西門慶吃了茶。就往後邊

孫雪娥房裡去了。那潘金蓮見他往雪娥房中去。叫了大姐。也就往前邊去了。西門慶到於雪娥房中。晚間交他打腿捏身上。捏了半夜。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早辰。只見應伯爵走來借衣服頭面。對西門慶說。昨日雲二嫂送了个帖兒。今日請房下陪衆嫂子坐。家中舊時有幾件衣服兒。都倒塌了。大正月出門入戶。不穿件好衣服。惹的人家笑話。故來上覆嫂子。有上蓋衣服借的兩套兒。頭面簪環。借的幾件兒。交他穿戴了去。西門慶令王經。你裡邊對你大娘說去。伯爵道。應寶在外邊。拏着毡包并盒哩。哥哥累你拏進去。就包出來罷。那王經接毡包進去。良久抱出來。交與應寶。說道。里面兩套上色段子織金衣服。大小五件頭面。一雙二珠環兒。應寶接的。往家去了。西門慶陪着伯爵

吃茶。說道。昨日房下在何大人家吃酒。來晚了。今日不想雲二哥娘子。送了五个帖兒。又請房下每都會會兒。大房下又有廊月身孕。懶待去。我說。他既來請。大節下。你等走走去罷。我又連日不得閑。只昨日纔把人事拜了。今日咱每在雲二哥家吃了酒來。昨日家又出去。有些小事。來家晚了。今日薛內相。又請我門外看春。怎麼得工夫去。吳親家廟裏。又送帖兒。初九日年例打醮。也是去不成。教小婿去了罷。這兩日不知酒多了。也怎的。只害腰疼。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還是酒之過。濕痰流注在這下部。西門慶道。這節間到人家。誰是肯輕放了你。我的怎麼忌的住。伯爵又問。今日那幾會嫂子去。西門慶。大房下。和第二第三。第五的房下。四人去。我在家且歇息兩日兒罷。正說着。只見玳

安拏進盒兒來。說道。何老爹家差人送請帖兒來。初九日請吃節酒。西門慶道。早是你看着。人家來請。你不去。於是看盒兒內放着三个請書兒。一个寃紅僉兒。寫着。大寅丈四泉翁老先生大人。一个寫。大都閫吳老先生大人。一个寫着。大鄉望應老先生大人。俱是侍生何永壽頓首拜。玳安說。他那里說。不認的。教咱這里轉送送兒罷。伯爵一見。便說。這个却怎樣兒的。我還沒送禮兒去與他。他來請我。怎好去。西門慶道。我這里替你封上分帕禮兒。你差應寶早送去。就是了。一面令王經。你封二錢銀子。一方手帕。寫你應二爹名字。與你應二爹。因說。你把這請帖兒袖了去。省的我又教人送。只把吳大舅的。差來安兒送去了。須臾。王經封了帕禮。遞與伯爵。伯爵打恭。說道。哥。謝容易。

是我後日早來會你。咱一同起身。說畢。作辭去了。午間却表。吳月娘等。打扮停當。一頂大轎。三頂小轎。後面又帶着來爵媳婦兒惠元。收疊衣服。一頂小轎兒。四名排軍喝道。琴童。春鴻。棋童。來安。四个跟隨。往雲指揮家來吃酒。正是。

翠眉雲鬓画中人　嬝娜宮腰迎出塵
天上嫦娥元有種　嬌羞釀出十分春

不說月娘與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都往雲離守家吃酒去了。西門慶分付大門上平安兒。隨問甚麼人。只說我不在。有帖兒接了就是了。那平安徑過一遭。那里再敢離了左右。只在門首坐的。但有人客來望。只回。不在家。西門慶那日。只在李瓶兒房中。圍炉坐的。自從李瓶兒沒了。月娘教如意兒。休勤上炕去。每日只喂奶來與女孩兒城兒。這日西門慶害腿疼。猛然想起任醫官。與他延壽丹。用人乳吃。於是來到房中。教如意兒擠乳。那如意兒。節間頭上戴着黃霜霜簪環。滿頭花翠。勒着翠藍銷金汗巾。藍紬子袄兒。玉色雲段披袄兒。黃綿紬裙子。脚下沙綠潞紬。白綾高底鞋兒。粧點打扮。比昔時不同。手上戴着四个烏銀戒指兒。坐在旁邊。打發吃了藥。又與西門慶斟酒菜兒。迎春打發吃了飯。走過隔壁。和春梅下棊去了。要茶要水。自有綉春在廚下打發。西門慶見丫鬟都不在屋里。在炕上斜靠着背。扯開白綾吊的襖襪子。露出那話來。帶着銀托子。教他用口吮咂。一面傍邊放着菓酌。斟酒自飲。因呼道。章四兒。我的兒。你用心替達達咂。我到明日。尋出件好粧花段子比甲兒來。你正月十

二日穿。老婆道。看爹可憐見。呃弄勾二頓飯時。西門慶道。我兒。我心里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隨爹。你揀着燒炷香兒。西門慶令他閂上房門。把裙子脫了。上炕來。仰卧在枕上。底下穿着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褪下一隻褲腿來。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个燒酒浸的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个坐在他心口內。一个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个安在他毴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着。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着頭看着拽。只顧沒稜露腦。往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婦人感眉齧齒。忍其疼痛。口里顫声柔語。哼成一塊。沒口子叫。達達爹爹。罷了我了。好難忍也。西門慶便叫道。章四兒淫婦。你是誰的老婆。婦人道。我是爹的老婆。西門慶

教與他。你說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那婦人回應道。淫婦原是熊旺的老婆。今日屬了我的親達達了。西門慶又問道。我會合不會。婦人道。達達會合毴。兩个淫声艷語。無般言語不說出來。西門慶那話粗大撐的婦人牝戶滿滿。彼往來出入。帶的花心。紅如鸚鵡舌。黑似蝙蝠翅一般。翻覆可愛。西門慶於是把他兩股。扳抱在懷內。四體交匝。兩相迎湊。那話盡沒至根。不容毫髮。婦人瞪目失声。淫水流下。西門慶情濃樂極。精邈如湧泉。正是不知已透春消息。但覺形骸骨節鎔。有詩爲証。

任君隨意薦霞盃　滿腔春事浩無涯
一身徑耩東君愛　不管床頭墜寶釵

當日西門慶燒了這老婆身上三處香。開門尋了一件玄色段子粧花比甲兒與他。至晚月娘衆人來家。對西門慶說。原來雲二嫂也懷着个大身子。俺兩个今日酒席上。都遇了酒。說過。到明日兩家若分娩了。若是一男一女。兩家結親做親家。若都是男子。同堂攻書。若是女兒。拜做姐妹。一處做針指。來往同親戚兒耍子。應二嫂做保証。西門慶听了話笑。言休饒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蓮上壽。西門慶早起。往衙門中去了。分付小厮舁抬出燈來。收拾揩抹乾淨。大厛捲棚。各處掛燈。擺設錦帳圍屏。叫來與買下鮮菓。叫了小優。晚夕上壽的東西。這潘金蓮早辰打扮出來。花粧粉抹。翠袖朱唇。走來大厛上。看見玳安與琴童站着高櫈在那裡掛燈。那三大盞珠子吊掛燈。咲嘻嘻說道。我道

是誰在這里掛燈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壽。爹分付下俺每掛了燈。明日娘的生日好擺酒。晚夕小的每與娘磕頭。娘已定賞俺每哩。婦人道。要打便有。要賞可没有。琴童道。爺樂。娘怎的没打不說話。行動只把打放在頭里。小的每是娘的兒女。娘看顧看顧兒便好。如何只說打起來。婦人道。賊囚。別要說嘴。你與他好生仔細掛那燈。没的倒兒撦兒的。拏不牢。吊將下來。前日年里。爲崔本來。說你爹大白日里不見了。險了險。赦了一頓打。没曾打。這遭兒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說破話。小的命兒薄薄的。又諕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听這个話兒。娘怎得知。婦人道。宮外有株松。宮內有口鍾。鍾的声兒樹的影兒。我怎麼有个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對你大娘說。去年

有賁四在家。還扎了幾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會扎。乞我說了兩句。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會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說的甚麽話。一个夥計家。那里有此事。婦人道。甚麽話。㨂木靶。有此事真个的。画一道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說。他只怕賁四來家知道。婦人道。瞞那傻王八千來个。我只說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性不的他往東京去的放心。丟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毬閑着。賊囚根子們。别要說嘴。打夥兒替你爹做牽頭。勾引上了道兒。你每好啚驪狗尾兒。說的是也不是。敢說我知道嗔道。賊淫婦買禮來。與我也罷了。又送蒸酥與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兒與我。小買住我的嘴頭子。他是會養漢兒。我就猜没别人。就知道是玳安兒。這

賊囚根子。替他鋪謀定計。玳安道。娘屈殺小的。小的平白管他這勾當怎的。小的等閑也不往他屋裡去。娘也少听韓回子老婆說話。他兩个為孩子好不䙡亂。常言。要好不能勾。要歹登時就。一篇房倒壓不殺人。舌頭倒壓殺人。听者有。不聽者無。論起來賁四娘子。為人和氣。在咱門首住着。家中大小。没曾惡識了一个人。誰人不在他屋裡討茶吃。莫不都養着。倒没放處。金蓮道。我見那水眼淫婦。矮着个靶子。兩是半頭磚兒也是一个兒。把那水濟眼擠着。七八拏的兒自。好个怪淫婦。他便和那韓道國老婆。那長大摔瓜淫婦。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兒。不待見他。正說着。只見小玉走來。說俺娘請五娘。潘姥姥來了。要轎子錢哩。金蓮道。我在這里站着。他從多咱進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夾

道里。我送進去了。一來的。抬轎的。該他六分銀子轎子錢。金蓮
道。我那得銀子來。人家來不帶轎子錢兒走。一面走到後邊。見
了他娘。只顧不與他轎子錢。只說。沒有。月娘道。你與姥姥一錢
銀子寫帳就是了。金蓮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銀子。都有数兒。只
教我買東西。沒教我打發轎子錢。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邊
抬轎子的。催着要去。玉樓見不是事。向袖中拏出一錢銀子來。
打發抬轎的去了。不一時。大妗子。二妗子。大師父來了。月娘擺
茶吃了。潘姥姥歸到前邊他女兒房內來。被金蓮儘力数落了
一頓。說道。你沒轎子錢。誰教你來了。恁出醜劊劊的。教人家小
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沒與我个錢兒與我來。老身那討个錢兒
來。好容易賙辨了這分禮兒來。婦人道。指望問我要錢。我那里

討个錢兒與你。你看着。睜着眼在這里。七个窟壠。到有八个眼
兒。等着在這里。今後你有轎子錢。便來他家來。沒轎子錢。別要
來。料他家也沒少你這个窮親戚。休要倣打嘴的。獻世包。關王
買豆腐。大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毯声頹氣。前日為你去了。
和人家大嚷大鬧的。你知道。你罷了。驢糞毬兒。面前光。却不知
里面受恓惶。幾句說的潘姥姥。嗚嗚咽咽哭起來了。春梅道。娘
今日怎的只顧說起姥姥來了。一面安撫老人家在里邊炕上
的。連忙點了盞茶與他吃。潘姥姥氣的在炕上。睡了一覺。只見
後邊。請陪大妗子吃飯。纔起來往後邊去了。西門慶從衙門中
來家。正在上房擺飯。忽有玳安拏進帖兒來。說。荊老爹陞了東
南統制。來拜爹。西門慶見帖兒上寫。新陞東南統制。兼督漕運。

總兵官。荆忠。頓首拜。慌的西門慶令抬開飯卓。連忙穿衣。冠帶迎接出來。只見荆總制穿着大紅麒麟補服渾金帶。進來。後面跟着許多僚掾軍牢。一面讓至大所上。叙禮畢。分賓主而坐。茶湯上來。待茶畢。荆統制說道。前日陞官勅書纔到。還未上任。遅來拜謝老翁。西門慶道。老總兵榮擢。恭喜。大才必有大用。自然之道。吾輩亦有光矣。容當拜賀。一面請寬尊服少坐一飯。即令左右放卓兒。荆統制再三致謝。道學生奉告老翁。一家尚未拜。還有許多薄冗容日再來請教罷。便徑起身。西門慶那里肯放。隨令左右上來。寬去衣服。登時打抹春臺。收拾酒菓上來。獸炭頓燒。煖簾低放。金壺斟玉液。舉盞貯羊羔。纔斟上酒來。只見鄭春。王相。兩个小優兒來到。扒在面前磕頭。西門慶道。你兩箇如

何這咱纔來。問鄭春那一个叫甚名字。鄭春道。他喚王相。是王柱的兄弟。西門慶即令拏樂器上來彈唱。與他荆爺听。須臾兩个小優安放樂器停當。歌唱了一套霽景融和。左右拿上兩盤攢盒點心嗄飯。兩瓶酒。打發馬上人等。荆統制道。這等就不是了。學生叨拜。下人又蒙賜饌。何以克當。即令上來磕頭。西門慶道。一二日房下還要潔誠。請尊正老夫人一叙。望乞下降。在座者惟老夫人。張親家夫人。同僚何天泉夫人。還有兩位舍親。再無他人。荆統制道。若老夫人尊票到。賤荆已定趨赴。又問起周老總兵怎的不見陞轉。荆統制道。我聞得周菊軒也只在三月間有京營之轉。西門慶道。這也罷了。坐不多時。荆統制告辞起身。西門慶送出大門。看着上馬。喝道而去。晚夕潘金蓮上

壽。後所小優彈唱。遞了酒。西門慶便起身。往金蓮房中去了。月
娘陪着大妗子。潘姥姥。女兒郁大姐。两个姑子。在上房坐的飲
酒。潘金蓮便陪西門慶在他房內。從新又安排上酒來。與西門
慶梯巳遞酒磕頭。落後潘姥姥來了。金蓮打發他李瓶兒這邊
歇臥。他便陪着西門慶自在飲酒作歡。頑耍做一處。却說潘姥
姥到那邊屋里。如意。迎春。讓他熱坑上坐着。先是姥姥看見明
間內灵前。供擺着許多獅仙。五老。定勝。樹菓。柑子。石榴。蘋婆。雪
梨。鮮菓。蒸酥。點心。饊子。麻花。滿炉焚着末子香。蠟點着長明燈。
卓上拴着銷金卓幃。旁邊掛着他影。穿大紅遍地金袍兒。錦裙
綉襖。珠子挑牌。向前道了个問訊。說道。姐姐好處。生天去了。因
坐在炕上。向如意兒。迎春道。你娘勾了。官人這等費心追薦。受

這般大供養勾了。他是有福的。如意兒道。前日娘的百日。請姥
姥怎的不來。門外花大妗子。和大妗子。都在這里來。十二个道
士念經。好不大吹大打。揚播道場。水火煉度。晚上纔去了。潘姥
姥道。那年遇節。丟着个孩子在家。我來家中沒人。所以就不曾
來。今日你楊姑娘怎的不見。如意兒道。姥姥還不知道。楊姑娘
老病死了。從年里俺娘念經就沒來。俺娘們都往北邊與他上
祭去了。潘姥姥道。可傷。他大如我。我還不曉的他老人家沒了。
嗔道今日怎的不見他。說了一回楊姑娘。如意兒道。姥姥有鍾
兒甜酒兒。你老人家用些兒。一面教迎春姐。你放小卓兒在炕
上。篩甜酒與姥姥吃盃。不一時取到。飲酒之間。婆子又題起李
瓶兒來。你娘好人。有仁義的姐姐。熱心腸兒。我但來這里。沒曾

把我老娘當人看成。到就是熬茶熬水與我吃。還只恨我不吃。夜間和我坐着說話兒。我臨家去。好歹包些甚麽兒與我拏了去。替沒曾空了我。不瞞姐姐你每說。我身上穿的這披襖兒還是你娘與我的。正經我那冤家。半个折針兒也迸不出來與我。我老身不打誑語。阿彌陀佛。水米不打牙。他若肯與我一个錢兒。我滴了眼睛在地。你娘與了我些甚麽兒。他還說象小眼薄皮。愛人家的東西。想今日為轎子錢。你大包家拏着銀子。就替老身出幾分。便怎的。咬定牙兒只說他沒有。倒教後邊西房里姐姐拏出一錢銀子來。打發抬轎的去了。歸到屋里。還數落了我一頓。到明日有轎子錢。便教我來。沒轎子錢。休教我上門走。我這去了。不來了。來到這里。沒的受他的氣。隨他去。有天下人

心狠。不似俺這短壽命。姐姐。你每听着我說。老身若死了。他到明日不听人說。還不知怎麽收成結菓哩。想着你從七歲沒了老子。我怎的守你到如今。從小兒交你做針指。往余秀才家上女學去。替你怎麽纏手縛脚兒的。你天生就是這等聰明伶俐。到得這步田地。他把娘唱過來。斷過去。不看一眼兒。如意兒道。原來五娘從小兒上學來。嗔道恁題起來。就會識字深。潘姥姥道。他七歲兒上女學。上了三年。字倣也曾寫過。甚麽詩詞歌賦唱本上字不認的。正說着。只見打的角門子响。如意兒道。是誰叫門。使綉春。二姐。你去瞧瞧去。那綉春走來。說是春梅姐來了。如意兒連忙捏了潘姥姥一把手。就說道。姥姥。悄悄的。春梅來了。潘姥姥道。老身知道。他與我那冤家。一條腿兒。只見春梅進

來。頭上翠花雲髻兒。羊皮金沿的珠子箍兒。藍綾對衿襖兒。黃綿紬裙子。金燈籠墜子。貂鼠圍脖兒。走來見衆人陪着潘姥姥吃酒。說道。姥姥還沒睡哩。我來瞧瞧姥姥來了。如意兒讓他坐。這春梅把裙子摟起。一屁股坐在炕上。迎春便緊挨着他坐。如意坐在右邊炕頭上。潘姥姥坐在當中。因問你爹和你娘睡了不曾。春梅道。剛纔吃了酒。打發他兩个睡下了。我來這邊瞧瞧姥姥。有幾樣菜兒。一壺兒酒。取了來和姥姥坐的。因央及綉春。你那邊教秋菊掇了來。我已是攢下了。那綉春不一時。走過那邊取了來。秋菊放盒內掇着菜兒。綉春提了一錫瓶金華酒。分付秋菊。你往房里看去听着。若叫我。來這里對我說。那秋菊把嘴谷都着了。去了。一面擺酒在炕卓上。都是燒鴨。火腿。薰臘鵝。

細鮮糟魚。菓仁。鹹酸蜜食。海味之類。堆滿春臺。綉春。關上角門。走進在旁邊陪坐。於是篩上酒來。春梅先遞了一鍾與潘姥姥。然後遞一鍾如意兒。一鍾與迎春。綉春在旁邊炕兒上坐的。共五人坐。把酒來斟。春梅護衣碟兒內。每樣揀出。遞與姥姥衆人吃。說道。姥姥。這个都是整菜。你用些兒。那婆子道。我的姐姐。我老身吃。因說道。就是你娘。從來也沒費恁个心兒。管待我管待兒。姐姐你倒有惜孤愛老的心。你到明日管情好一步一步高高。敢是俺那冤家。沒人心。沒人義。幾遍為他心齷齪。我也勸他。他就扛的我。失了色。今早是姐姐你看着我。來你家討冷飯吃。來了。你下老實那等扛我。春梅道。姥姥。罷。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他爭強不伏弱的性兒。比不同的六娘錢自有。

他本等手里沒錢。你只說他不與你。別人不知道。我知道。相俺爹雖是抄的銀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兒也不看他的。若遇着買花兒東西。明公正義問他要。不恁瞞藏背掖的。教人看小了他。他怎麼張着嘴兒說人。他本沒錢。姥姥怪他。就屈了他了。莫不我護他。也要个公道。如意兒道。錯怪了五娘。自古親兒骨肉。五娘有錢。不孝順姥姥。再與誰。常言道。要打着娘面。千朶桃花一樹兒生。到明日你老人家黃金入櫃。五娘他也沒个貼皮貼肉的親戚。就如死了俺娘樣兒。婆子道。我有今年沒明年。知道今死明日死。我也不怪他。春梅見婆子吃了兩鍾酒。韶刀上來了。便叫迎春二姐。你拏骰盆兒來。咱每擲个骰兒搶紅耍子兒罷。不一時。取了四十个骰兒的骰盆兒來。春梅先與如意兒擲。

擲了一回。又與迎春擲。都是賭大鍾子。你一盞我一鍾。須臾竹葉穿心。桃花上臉。把一錫瓶酒吃的罄淨。迎春又拏上半鐔麻姑酒來。也都吃了。約莫到二更時分。那潘姥姥老人家。熬不的。又早前靠後仰。打起盹來。方纔散了。春梅便歸這邊來。推了推角門。開着。進入院內。只見秋菊正在明間板壁縫兒內。倚着春櫈兒。听他兩个在屋里行房。怎的作声喚。口中呼叫甚麼。正听在熱鬧。不防春梅走來。到根前。向他腮頰上儘力打了个耳刮子。罵道。賊小死的囚奴。你平白在這里听甚麼。打的秋菊睜睜的。說道。我這裡打盹。誰听甚麼來。你就來打我。不想房內婦人听見。便問春梅。他和誰說話。春梅道。沒有人。我使他關門。他不動。於是替他摭過了。秋菊揉着眼。關上房門。春梅走到炕上。摘

頭睡了。不在話下。正是鶺鴒有意留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
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潘金蓮生日。有傅夥計。甘夥計。賁四娘子。崔本媳婦。段大姐。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吳二妗子。都在這里。西門慶約會吳大舅。應伯爵。整衣冠。尊瞻視。騎馬喝道。往何千户家赴席。那日也有許多官客。四个唱的。一起雜耍。周守禦同席。飲酒至晚回家。就在前邊和如意兒歇了。到初十日。發帖兒請衆官娘子吃酒。月娘便向西門慶說。趁着十二日看燈酒。把門外他孟大姨。和俺大姐。也帶着請來坐坐。省的教他知道惱。請人不請他。西門慶道。早是你說。分付陳經濟。再寫兩个帖。差琴童兒請去。這潘金蓮在旁听着多心。走到屋里。一面攛掇把潘姥姥就要起身。月娘道。姥姥你慌去怎的。再消住一日兒是的。

金蓮道。姐姐。大正月裏。他家里丢着孩子。没人看。教他去罷。慌的月娘裝了兩个盒子點心茶食。又與了他一錢轎子錢。管待打發去了。因對着李嬌兒說。他明日請他有錢的大姨兒來看燈吃酒。一个老行貨子。觀眉觀眼的。不打發去了。平白教他在屋里做甚麽。待要說是客人。没好衣服穿。待要說是燒火的媽媽子。又不似。倒没的教我惹氣。西門慶使玳安兒送了四个請書兒。往招宣府。一个請林太太。一个請王三官兒娘子黃氏。又使他院中早叫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兒。洪四兒。四个唱的。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不想那日。賁四從東京來家。梳洗頭臉。打選衣帽齊整。來見西門慶磕頭。遞上夏指揮回書。西門慶問他。如何住這些二時不來。賁四具言在京。感冒打寒。一節。直到

正月初二日纔收拾起身回來。夏老爹多上覆老爹。多承看顧。西門慶照舊還把鑰匙教與他管絨線舖。另打一間。教吳二舅開鋪子賣紬絹。到明日松江貨船到。都卸在獅子街房內。同來保發賣。且教賁四叫花兒匠在家。攢造兩架烟火。十二日要放與堂客看。早約下應伯爵。謝希大。吳大舅。常時節。四位。白日在廂房內坐的。晚夕只見應伯爵領了李三見西門慶。先道。當日外承攜之事。坐下吃畢茶。方纔說起李三哥來。今有一宗買賣與你說。你做不做。西門慶道。端的甚麼買賣。你說來。李三道。今有朝庭東京行下文書。天下十三省。每省要萬兩銀子的古器。咱這東平府。坐派着二萬兩。批文在巡按處。還未下來。如今大街上張二官府。破二百兩銀子。幹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萬兩

銀子尋。小人會了二叔敬來對老爹說。老爹若做。張二官府拏出五千兩來。老爹拏出五千兩來。兩家合着做這宗買賣。左右沒人。這邊是二叔和小人與黃四哥。他那邊還有兩个夥計。二八分成使。未知老爹意下何如。西門慶問道。是甚麼古器。李三道。老爹還不知。如今朝庭皇城內新蓋的艮嶽。改為壽岳。上面起蓋許多亭臺殿閣。又建上清寶籙宮。會真堂。璇神殿。又是安妃娘娘梳粧閣。都用着這珍禽奇獸。周彝商鼎。漢篆秦爐。宣王石鼓。歷代銅鞮。仙人掌。承露盤。并希世古董玩器擺設。好不大興工程。好少錢糧。西門慶听了。說道。此是我與人家打夥兒做。我自家做了罷。敢量我拏不出這一二萬銀子來。李三道。得老爹全做又好了。俺每就瞞着他那邊了。左右這邊二叔和俺每

兩个。再沒人伯爵道。哥。家里還添个人兒不添。西門慶道。到根前再添上賁四。替你們走跳就是了。西門慶又問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還在巡按上邊。沒發下來哩。西門慶道。不打緊。我這差人寫封書。封些禮。問宋松原討將來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討去。不可遲滯。自古。兵貴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飯。誠恐遲了。行到府裏。乞別人家幹的去了。西門慶笑道。不怕他。設使就行到府里。我也還教宋松原拏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認的。於是留李三。伯爵。同吃了飯。約會。我如今就寫書。明日差小价去。李三道。又一件。宋老爹。如今按院不在這里了。從前日起身。往兗州府盤查去了。西門慶道。你明日就同小价往兗州府走遭。李三道。不打緊。等我去。來回破五六日罷了。老爹差那位管家。等我

會下。有了書。教他往我那里歇。明日我同他好早起身。西門慶道。別人你宋老爹不認的。他常喜的是春鴻。教春鴻來爵。一時兩个去罷。於是叫他二人到面前。會了李三。晚夕往他家宿歇。伯爵道。這等纔好。事要早幹。多才疾足者得之。於是與李三吃畢飯。告辭而去。西門慶隨即教陳經濟寫了書。又封了十兩葉子黃金在書帕內。與春鴻來爵。二人分付。路上仔細。若討了批文。即便早來。若是行到府里。問你宋老爹討張票。問府里要。來爵道。爹不消分付。小的曾在兗州答應過徐參議。小的知道。於是領了書礼。打在身邊。逕往李三家去了。不說十一日來爵春鴻同李三。早顧了長行頭口。往兗州府去了。卻說十二日。西門慶家中。請各官堂家飲酒。那日在家不出門。約下吳大舅。應伯

爵。謝希大。常時節。四位。晚夕來在捲棚內賞燈飲酒。王皇親家樂小廝。從早辰就挑了廂子來了。在前邊廂房做戲房。堂客到。打銅鑼。銅鼓。迎接。周守禦娘子。有眼疾不得來。差人來回。又是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雲指揮娘子。并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孟大妗。都先到了。只有何千戶娘子。王三官母親林太太。并王三官娘子不見到。西門慶使排軍玳安。琴童兒來回催邀了兩三遍。又使文嫂兒催邀。午間只見林氏一頂大轎。一頂小轎。跟了來見了礼。請西門慶拜見。問怎的三官娘子不來。林氏道。小兒不在家中沒人。拜畢下來。止有何千戶娘子。直到晌午大錯纔來。坐着四人大轎。一个家人媳婦。坐小轎跟隨。排軍擡着衣廂。又是兩位青衣家人。緊扶着轎竿。到二門裏纔下轎。

前邊鼓樂吹打迎接。吳月娘衆姊妹。迎至儀門首。西門慶悄悄在西廂房。放下簾來偷瞧。見這藍氏。年約不上二十歲。生的長挑身材。打扮的如粉粧玉琢。頭上珠翠堆滿。鳳翹雙插。身穿大紅通袖。五彩粧花四獸麒麟袍兒。繫着金廂碧玉帶。下襯着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噹。麝蘭香噴。但見。

儀容嬌媚。體態輕盈。姿性兒百伶百俐。身段兒不短不長。細彎彎兩道蛾眉。直侵入鬢。滴溜溜一雙鳳眼。來往踅人。嬌声兒似囀日流鶯。嫩腰兒似弄風楊柳。端的是綺羅隊裏生來。却厭豪華氣象。珠翠叢中長大。那堪雅淡梳粧。開遍海棠花。也不問夜來多少。飄殘楊柳絮。竟不知春色如何。要知他半點真情。除非是穿窗皓月。能施他一腔心事。却便似翻繡

嵈清風輕移蓮步。有蕋珠仙子之風流。款蹙湘裙。似水月觀音之態度。止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這西門慶不見則已。一見䰟飛天外。魄喪九霄。未曾體交。精魄先失。少頃月娘等迎接。進入後堂相見。叙礼已畢。請西門慶拜見。西門慶得不還一声。連忙整衣冠行礼。恍若瓊林玉樹臨凡。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礼。心搖目蕩。不能禁止。拜見畢。下來先在捲棚内放卓兒擺茶。極盡希奇美饌。然後大廝上坐。陳水陸珎羞。正面設石崇錦帳圍屏。四下鋪玳筵廣席。花燈高挑。綵繩半挽。雕梁錦帶低垂。画燭齊明寶盖。魚龍山戲。恍一片珠璣殿閣楼臺。簇千團翡翠。左邊廂。九姊十妹美人圖画冊青。右首下。九𪪋八洞。神仙粧成金碧。吃的是龍肝鳳髓。熊掌駝峰。歌的是。

錦瑟銀筝。鳳管象管。鼉鼓鼕鼕驚過鳥。歌喉轉轉遏行雲。席上嬌嬈。盡是珠圍翠繞。堦下脚色皆按離合悲歡。正是得多少進酒了鬟雙落渏。獻羨侍妾兩嫦娥。當下林太太上席。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李桂姐。吳銀兒。鄭月兒。洪四兒。四个唱的上去弹唱。吳大妗門外。先起身去了。唱燈詞錦綉花燈半空挑。西門慶在捲棚内。自有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李銘。吳惠。鄭奉。三个小優兒弹唱飲酒。不住下來。大廝格子外。往里觀覷。這各家跟轎子家人伴當。自有酒饌前廝管待。不必用說。次第明月員。容易彩雲散。樂極悲生否極泰來。自然之理。西門慶但知爭名奪利。縱意奢淫。殊不知天道惡盈。鬼錄來追。死限臨頭。到晚夕堂中點起燈來。小優兒弹唱燈詞。

還未到起更時分。西門慶正陪着人坐的。就在席上齁齁的打起睡來。伯爵便行令猜枚鬼混他。說道。哥。你今日沒高興。怎的只打睡。西門慶道。我昨日沒曾睡。不知怎的。今日只是沒精神打睡。只見四个唱的下來。伯爵教兩个唱燈詞。兩个遞了酒。當下洪四兒與鄭月兒兩个弹着箏琵琶唱。吳銀兒與李桂姐遞酒。正要在熱閙處。忽玳安來。報王太太與何老爹娘子。起身了。這西門慶席下來。黑影里走到二門里首。偷看着他上轎。月娘衆人送出來。前邊天井內看放烟火。藍氏穿着大紅遍地金貂鼠皮袄。翠藍遍地金裙。林太太是白綾袄兒貂鼠披。大紅裙。帶着金鐸玉珮。家人打着燈籠。簇擁上轎而去。這西門慶正是餓眼將穿。饞涎空嚥。恨不能就要成雙。見藍氏去了。悄悄從夾道

進來。當時沒巧不成話。姻緣會湊。可霎作怪。不想來爵兒媳婦。見堂客散了。正從後邊歸來。開他房門。不想頂頭撞見西門慶。没處藏躲。原來西門慶見媳婦子生的乔樣。安心已久。雖然不及來旺妻宋氏風流。也頗充得過第二。於是乘着酒興兒。雙関接進他房中親嘴。這老婆當初在王皇親家。因是養个主子。被家人不忿攘閙。打發出來。今日又撞着這个道路。如何不從了。一面就遞舌頭在西門慶口中。兩个解衣褪褲。就按在炕沿子上。掇起腿來。被西門慶就聳了个不亦樂乎。正是。未曾得遇鶯娘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爲証。

燈月交光浸玉壺　分得清光照綠珠
莫道使君終有婦　教人桑下覓羅敷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西門慶貪慾得病　吳月娘墓生產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　閑居慎勿恃無傷
爭先徑路機關惡　近後語言滋味長
夾口物多終做病　快心事過必為殃
與其病後能求藥　不若病前能自防

此八句詩。乃邵堯夫所作。皆言天道福善。鬼神惡盈。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西門慶自知淫人妻子。而不知死之將至。當日在夾道內姦要了來爵老婆。走到捲棚內。陪吳大舅。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飲酒。荆統制娘子。張團練娘子。喬親家母。崔親家母。吳大姨。吳大妗子。段大姐。坐子好一回。上罷元宵圓

子。方纔起身告辭。上轎家去了。大妗子那日同吳舜臣媳婦。都家去了。陳經濟打發王皇親戲子二兩銀子唱錢。酒食管待出門。只見四个唱的并小優還在捲棚內彈唱遞酒。伯爵向西門慶說道。明日花大哥生日。哥你送了礼去不曾。西門慶說道。我早辰送過去了。玳安道。花大哥那里頭里使來定兒。送請帖兒來了。伯爵道。哥。你明日去不去。我好來會你。西門慶道。到明日看。再不。你先去罷。我慢慢兒去。遞盃酒。四个唱的後邊去了。李銘等上來彈唱。那西門慶不住只是在椅子上打盹。吳大舅道。姐夫連日辛苦了。罷罷。咱每告辭罷。於是起身。那西門慶又不肯。只顧攔着留坐。到二更時分纔散。西門慶先發四个唱的轎子去了。拏大鍾賞李銘等三人。每日兩鍾酒。與了六錢唱錢。臨

出門。叫回李銘。分付。我十五日要請你周爺。和你荊爺。何老爹。眾位。你早替叫下四个唱的。休要悞了。李銘跪下。稟問爹。叫那四个。西門慶道。樊百家奴兒。秦玉芝兒。前日何老爹那里唱的一个馮金寶兒。并呂賽兒。好歹叫了來。李銘應諾。小的知道了。磕了頭去了。西門慶歸後邊月娘房里來。月娘告訴。今日林太太在席。與荊大人娘子。好不喜歡。坐到那咱晚纔去了。酒席上謝我老爹扶持。但得好處。不敢有忘。也在出月往淮上催儹粮運去也。又說何大人娘子。今日也吃了好些酒。喜歡六姐。又引到那邊花園山子上瞧了瞧。今日各項也賞唱的許多東西。說畢。西門慶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看見他王太太。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黒夜

就夢見你。李大姐廂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被潘六姐匹手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來奪。他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嚶喝。和他罵嚷。嚷嚷着就醒了。不想都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你從睡夢中。只顧氣罵不止。不打緊。我到明日替你尋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起來頭沉。懶待往衙門中去。梳頭淨面。穿上衣裳。走來前邊書房中。籠上火。那里坐的。只見玉簫早辰來如意兒房中。擠了半甌子奶。逕到廂房。與西門慶吃藥。見西門慶倚靠床上。有王經替他打腿。王經見玉簫來。就出去了。打發他吃了藥。西門慶使他拏了一對金裹頭簪兒。四个烏銀戒指兒。教他送到來爵

媳婦子屋里去。那玉簫听見王子使他幹此營生。又似來昭媳婦子那一本帳。連忙鑽頭覓縫。袖的去了。送到了物事。還走來回西門慶話。說道。收了。改日與爹磕頭。拏回空甌子兒到上房。月娘問他。你爹吃了藥了。在廂房內做甚麼哩。玉簫道。沒言語。月娘道。你替他熬粥下來。約莫等飯時前後。還不見進來。原來王經稍帶了他姐姐王六兒。一包兒物事。遞與西門慶瞧。就請西門慶往他家去。西門慶打開紙包兒。却是老婆剪下一柳黑臻臻光油油的青絲。用五色絨纏就的一个同心結托兒。用兩根錦帶兒拴着。安放在塵柄根下。做的十分細巧工夫。那一件是兩个口的鴛鴦紫遍地金順袋兒。都緝着迴紋錦綉。里邊盛着瓜穰兒。西門慶觀翫良久。滿心歡喜。遂把順袋放在書厨內。

錦托兒褪於袖中。正在疑思之際。忽見吳月娘驀地走來。掀開簾子。見倘在床上。王經扒着。替他打腿。便說道。你怎的只顧在前頭。就還進去了。屋里擺下粥了。你告我說。你心里怎的。只是恁沒精神。西門慶道。不知怎的。心中只是不耐煩。害腿疼。月娘道。想必是春氣起了。你吃了藥也等慢慢來。一面請到房中。打發他吃了粥。因說道。大節下你也打起精神兒來。今日門外花大舅生日。請你往那里走走去。再不。吽將應二哥。他也不在了。與花大舅做生日去了。你整治下酒菜兒。我往燈市鋪子內。和他二舅吃回酒。坐坐罷。月娘道。你備馬去。我教丫鬟整理這西門慶一面分付玳安備馬。王經跟隨。穿上衣裳。逕到獅子街燈市里來。但見燈市中車馬轟雷。燈毬燦爛。遊人如蟻。十分熱鬧。

太平時序好風催　羅綺爭馳鬥錦廻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西門慶看了回燈。到獅子街房子門首下馬。進入里面坐下。慌的吳二舅。賁四。都來声喏。門首買賣甚是興勝。來招妻一丈青。又早書房內籠下火。拿茶吃了。不一時家中吳月娘使琴童兒。來安兒。拿了兩方盒點心上夏飯菜蔬。鋪內有南邊帶來豆酒。打開一壇。擺在樓上。坐看燈火。請吳二舅與賁四輪番吃酒。樓窗外就看見燈市車往來。人烟不斷。諸行貨殖如山。吃至飯後的時分。西門慶使王經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听見西門慶來。家中又整治下春臺果盒酒肴等候。西門慶分付來招。將這一卓酒菜。晚夕留着。與二舅賁四。在此上宿吃。不消拏回家去了。又

教琴童提送一坛酒過王六兒這邊來。西門慶於是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拜燭也似磕了四个頭。說道。迭承你厚禮。怎的兩次請你不去。王六兒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里不好。茶飯兒也懶吃。做事沒入脚處。西門慶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里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怕另有个心上的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里有這个道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請俺每請見了。

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正月十六日。還有一席。可請你每衆夥計娘子走走去。是必到根前。又推故不去着。婦人道。娘若賞个帖兒來。怎敢不去。不是因前日他小大姐罵了申二姐。教他好不抱怨說俺每。他那日要不去來。倒是俺每攛掇了他去了。落後罵了來。好不在這里哭。俺每到沒意思剌剌的。落後又教爹娘費心。送了盒子。并那一兩銀子來。安撫了他。纔罷了。不知原來家中小大姐。這等躁暴性子。就是打狗也看主人面。西門慶道。你不知這小油嘴。他好不兜胆的性。着緊把我也擦扛的眼直直的。也見他教你唱。唱个兒與他听罷了。誰教你不唱。又說他來。婦人道。耶樂樂。他對我說。他几時說他來。走來指着臉子。就罵。他起身。罵的他來在我這里好不[illegible]的。三行鼻涕。兩

行眼淚的哭。我這里留他住了一夜。纔打發他去了。說了一回。丫鬟拿茶吃了。小厮進財兒買了點心鮮魚嗄飯來。老馮婆子。在厨下整理。又走來上邊。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與了他約三四錢一塊銀子。說道。從你娘沒了。就不常往我那里走走去。婦人道。沒他的主兒。那里着落。倒常時來我這邊和我做伴兒。不一時房中收拾乾淨。婦人請西門慶房中坐的。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我早辰家中吃了些粥。剛纔陪你二舅。又吃了兩个點心。且不吃甚麽哩。一面放卓兒。設擺春臺。安排上酒來。卓上無非是節食美饌。佳殽菓菜之類。婦人令王經打開荳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婦人問道。我稍來的那[illegible]件兒。爹看見來。都是奴旋剪下頂中一柳頭髮。親手做的。管情爹

見了愛。西門慶道。多謝你厚情。飲至半酣。見房內無人。西門慶袖中取出來。套在龟身下。兩根錦帶兒。扎在腰間。龟頭又帶着景東人事。用酒服下胡僧藥去。那婦人用手搏弄。弄的那話登時奢稜跳腦。橫筋皆靚。色若紫肝。比銀托子和白綾帶子。又不同。西門慶摟婦人。坐在懷內。那話揷進牝中。在上面兩个一遞一口。飲酒咂舌頭。婦人把菓仁兒用舌尖哺與西門慶吃。直頑笑。吃至掌燈。馮媽媽厨下做了猪肉韮菜餅兒。拿上來。婦人陪西門慶。每人吃了兩个。丫鬟收下去。兩个在里間廂成的煖炕上。撩開錦幔。二人解衣就寢。婦人知道西門慶好點着燈行房。把燈臺移在明間炕邊一張卓上安放。一面將紙門關上。澡牝乾靜。瀍了一雙大紅潞紬白綾平底鞋兒。穿在脚上。脫了褌

兒鑽在被窩里與西門慶做一處相摟相抱睡了一回原來西門慶心中只想着何千戶娘子藍氏慾情如火那話十分堅硬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庭花內極力搧磞了約二三百度搧磞的屁股連声响喨婦人用手在下操着秘心子口中叫達達如流水於是心中還不美意起來披上白綾小袄坐在一隻枕頭上婦人仰臥尋出兩條脚帶把婦人兩隻脚拴在兩邊護炕柱兒上賣了个金龍探爪將那話放入牝中少時没稜露腦淺抽深送次後半出半入纔進長驅恐其婦人害冷亦取紅綾短襦蓋在他身上這西門慶乘其酒興把燈光挪近根前垂首翫其出入之勢抽徹至首復送至根又数百回婦人口中百般柔声顫語都叫將出來西門慶又取粉的膏子藥塗在亀頭

上摟進去婦人陰中麻痒不能當急令深入兩相迎就這西門慶故作逗遛戲將亀頭濡攪其牝口又挑弄其花心不肯深入急的婦人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往來揣的牝戶翻覆可愛燈光影里見他兩隻腿兒穿着大紅鞋兒白生生腿兒蹺在兩邊吊的高高的一往一來一衝一撞其與不可過因口呼道淫婦你想我不想婦人道我怎麼不想達達只要你松栢兒冬夏長青便好休要日遠月疎頑要續了把奴來也不理奴就想死了罷了敢和誰說有誰知道必是俺那王八來家我也不和他說想他恁在外邊做買賣有錢不養老婆的他肯掛念我西門慶道我的兒你若一心在我身上等他來家我爽利替他另要一个你只長遠等着我便了婦人道我達達等他來家好歹替他

耍了一个罷或把我放在外頭或是招我到家去隨你心里遥婦爽利把不值錢的身子拚與達達罷無有个不依你的西門慶道我知道兩个說話之間又幹勾兩頓飯時方纔精拽解卸下婦人脚帶來摟在被窩內並頭交股醉眼朦朧一覺直睡到三更天氣方醒西門慶起來穿衣凈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饌復飲香醪滿斟暖酒又陪西門慶吃了十數盃不覺醉上來纔點茶來漱了口向袖中掏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問甘夥計鋪子里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送出門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籠着馬打發上了馬婦人方纔閉門這西門慶身穿紫羊絨褶子圍着風領騎在馬上那時也有三更時分天氣有些陰雲昏昏慘慘的月色街

市上靜悄悄九衢澄淨鳴拆喝號提鈴打馬正過之次剛走到西首那石橋兒根前忽然見一个黑影子從橋底下鑽出來向西門慶一抬那馬見子只一驚驟西門慶在馬上打了个冷戰醉中把馬加了一鞭那馬搖了搖鬃玳安琴童兩个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般望家奔將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西門慶下馬腿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此這一不來倒好若來正是失脫人家逢五道溟泠餓鬼撞鍾馗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脫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听見來了慌的砧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酩酊大醉也不敢問他這西門慶隻手搭伏着他肩膊上摟在懷里口中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達達今日

醉了。收拾鋪。我睡也。那婦人扶他上炕。打發他歇下。那西門慶丟倒頭在枕頭上。鼾睡如雷。再搖也搖不醒。然後婦人脫了衣裳。鑽在被窩內。慢慢用手。腰里摸他那話。猶如綿軟。再沒些〻硬朗氣兒。更不在誰家來。翻來覆去。怎禁那慾火燒身。淫心蕩意。不住用手。只顧捏弄。蹲下身子。被窩內替他百計品咂。只是不起。急的婦人要不的。因問西門慶。和尚藥在那里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醉子里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你又教達達擺布你。你達今日懶待動旦。藥在我袖中金穿心盒兒內。你拏來吃了。有本事品弄的他起來。是你造化。那婦人便去袖內摸出穿心盒來。打開里面。只剩下三四丸藥兒。這婦人取過燒酒壺來。斟了一鍾酒。自己吃了一丸。還剩下三丸。恐怕力

不效。千不合萬不合。拏燒酒都送到西門慶口內。醉了的人。曉的甚麼。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消一盞熱茶時。藥力發作起來。婦人將白綾帶子。拴在根上。那話躍然而起。但見裂瓜頭凹眼圓睜。落腮鬍挺身直豎。婦人見他只顧睡。於是騎在他身上。又取膏子藥安放馬眼內。頂入牝中。只顧揉搓。那話直抵苞花窩里。覺翕翕然。渾身酥麻。暢美不可言。又兩手據按。舉股一起一坐。那話沒稜露腦。約一二百回。初時澀滯。次後淫水浸出。稍沾滑落。西門慶由着他擺弄。只是不理。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着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麈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三鼓。凡五換巾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西門慶只是不泄。龜頭越

發脹的色若紫肝。橫筋皆現。猶如火熱。一回害箍脹的慌。令婦人把根下帶子去了。還發脹不已。令婦人用口吮之。這婦人扒伏在他身上。用朱唇吞裹其龜頭。只顧往來不已。又勒勾約一頓飯時。那管中之精。猛然一股邈將出來。猶水銀之瀉筒中相似。忙用口接嚥不及。只顧流將起來。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个收救。西門慶已昏迷去。四肢不收。婦人也慌了。急取紅棗與他吃下去。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良久方止。婦人慌做一團。便摟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里覺怎麼的。西門慶甦省了一回。方言。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以。你今日怎的流出恁許多來。更不說他用的藥多了。看官所說。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又日。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西

門慶自知貪淫樂色。更不知油枯燈盡髓竭人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有敗。古人有几句格言。道得好。

花面金剛。玉體魔王。綺羅粧做豺狼。法場斗帳。獄牢牙床。柳眉刀。星眼劍。絳唇鎗。口美舌香。蛇蝎心腸。其他者無不遭殃。纖塵入水。片雪投湯。秦楚強。吳越壯。爲他亡。早知色是傷人劍。殺盡世人人不防。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里教君骨髓枯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清早辰。西門慶起來梳頭。忽然一陣暈起來。望前一頭搶將去。早被春梅雙手扶住。不曾跌着磕傷了頭臉。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纔回過來。慌的金蓮連忙問道。只

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着出去。也不遲。一面使秋菊。後邊取粥來。與你爹吃。那秋菊走到後邊廚下。問雪娥熬的粥怎麼了。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被月娘听見。罵了秋菊。問其端的。秋菊悉把西門慶梳頭。頭暈跌倒之事。告訴一遍。月娘不听便了。听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一面分付雪娥快熬粥。一面走來金蓮房中看視。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纔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時我和春梅在根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和你善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往誰家吃酒。這咱晚纔來。月娘道。他昨日和他二舅在鋪子里吃酒來。不一時雪娥熬了粥。教

秋菊拿着。打發西門慶吃。那西門慶拏起粥來。只吃了半甌兒。懶待吃。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里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待動旦。月娘道。你今日不往衙門中去罷。西門慶道。我不去了。消一回。我往前邊看着姐夫寫了帖兒。發帖兒去。十五日請周菊軒。荊南崗。何大人。他每衆官客吃酒。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取妳來。把那藥你再吃上一服。是你連日張羅的。你有着辛苦勞碌了。一面教春梅問如意兒擠了妳來。用盞兒盛着。教西門慶吃了藥。起身往前邊去。春梅扶着。剛走到花園角門首。覺眼便黑了。身子晃晃蕩蕩。做不的主兒。只要倒。春梅又扶回來了。月娘道。依我且歇兩日兒。請人也罷了。那里在乎這一時上。今日在屋里將息兩日兒。不出去罷。因

說。你心里要吃■麼。我往後邊。教丫鬟做來與你吃。西門慶道。我心里不想吃。月娘到後邊。從新又審問金蓮。他昨日來家不醉。再沒曾吃酒。與你行甚麼事。那金蓮听了。恨不的生出幾個口來。說一千個沒有。姐姐。你沒的說。他那咱晚來了。醉的行禮兒也不顧的。還問我要燒酒吃。教我拏茶當酒與他吃。只說沒了酒。好好打發他睡了。自從姐姐那等說了。誰和他有甚事來。倒沒的羞人子剌剌的。倒只怕外邊別處有了事來。俺每不知道。若說家里。可是沒絲毫事兒。月娘一面和玉樓。都坐在一處。叫了玳安。琴童兩個到根前。審問他。你爹昨日在那里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然有一差二錯。就在你這兩個囚根子身上。那玳安咬定牙。只說獅子街和二舅賁四吃酒。再沒往那里去。落

後叫將吳二舅來問他。二舅道。姐夫只陪俺每吃了沒多大回酒。就起身往別處去了。這吳月娘听了。心中大怒。待二舅去了。把玳安。琴童儘力數罵了一頓。要打他二人。二人慌了。方纔說出。昨日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來。那潘金蓮得不的一聲。就來了。說道。姐姐剛纔就埋怨起俺每來。正是冤殺旁人。笑殺俺每。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說來。莫不俺每成日把這件事放在頭里。又道。姐姐。你再問這兩個囚根子。前日你往何千戶家吃酒。他爹也是那咱時分纔來。不知在誰家來。誰家一個拜年。拜到那咱晚。玳安又生恐琴童說出來。隱瞞不住。遂把私通林太太之事。具說一遍。月娘方纔信乎。說道。嗔道教我拏帖兒請他。我還說人生面不熟。他不肯來。怎知和他有連手。我說

恁大年紀。搽眉画鬓兒的。搽的那臉。倒相膩抹兒抹的一般。乾淨是個老浪貨。玉樓道。姐姐。沒見一個兒子也長恁大大。大兒大婦。還幹這個營生。忍不住嫁了個漢子。金蓮道。那老淫婦有甚麼廉耻。也休要出這個醜。月娘道。我說。只怕他不來。誰想他浪排着來了。金蓮道。這個姐姐纔顯出個皂白來了。相韓道國家這遂個淫婦。姐姐還嗔我罵他罷。乾爭一家子都養漢。是个明王八。把個王八花子也裁派將來。早晚好做勾使鬼。月娘道。王三官兒娘。你還罵他老淫婦。他說你從小兒在他家使喚來。那金蓮不听便罷。听了。把臉掣耳朶帶脖子紅了。便罵道。汗邪了那賊老淫婦。我平白在他家做甚麼。還是我姨娘在他家緊隔壁住。他家有個花園。俺每小時在俺姨娘家住。常道去和他家伴

姑兒耍去。就說我在他家來。我認的他甚麼。是个張眼露睛的老淫婦。月娘道。你看那嘴頭子。人和你說話。你罵他。那金蓮一声兒就不言語了。月娘主張雪娥做了些水角兒。拿了前邊與西門慶吃。正走到儀門首。只見平安兒。逕直往花園中走。被月娘叫住問道。你做甚麼。平安兒道。李銘叫了四個唱的。十五日擺酒用來回話。問擺的成擺不成。我說。還發帖兒哩。他不信。教我進來稟爹。月娘罵道。怪賊奴才。還擺甚麼酒。問甚麼。還不回那王八去哩。還來稟爹娘哩。把平安兒罵的。往娘金命水命。去投無命。月娘走到金蓮房中。看着西門慶。只吃了三四个水角兒。就不吃了。因說道。李銘來回唱的。教我回倒他。酒且擺不成。改了日子了。他去了。西門慶點頭兒。西門慶自知一兩日好些

出來。誰知過了一夜。到次日。不過虛陽腫脹。不便處發出紅暈
來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尿管中猶如刀
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遭。外邊排軍伴當。備下馬伺候。還等
西門慶。往衙門里大發放。不想又添出這樣症候來。月娘道。你
依我。拏帖兒回了何大人。在家調理兩日兒。不去罷。你身子恁
虛弱。趂早使小厮。請了任乙官。教瞧瞧。你吃他兩貼藥過來。休
要只顧挽着。不足事。你恁大的身量。兩日通沒大好吃甚麽兒。
如何禁的。那西門慶只是不肯吐口兒請太醫。只說我不妨事。
過兩日兒好了。我還出去。雖故差人拏帖兒。送假牌往衙門里
去。在床上睡着。只是急躁沒好氣。應伯爵打听得知。走來看他。
西門慶請至金蓮房中坐的。伯爵声喏道。前日打攪哥。不知哥

哥心中不好。嗔道花大舅那里不去。西門慶道。我心中若好時
我去了。不知怎的懶待動旦。伯爵道。哥你如今心內怎樣的。西
門慶道。不怎的。只是有些頭暈。起來身子軟。走不的。伯爵道。我
見你面容發紅色。只怕是火。教人看來不曾。西門慶道。房下說
請任后溪來看我。我說又沒甚大病。怎好請他的。伯爵道。哥。你
這个就差了。還請他來看看。怎的說。吃兩貼藥散開這火。就好
了。春氣起。人都是這等痰火舉發舉發。昨日李銘撞見我。說你
使他叫唱的。今日請人擺酒。說你心中不好。改了日子。把我諕
了一跳。教我今日早來看看哥。西門慶道。我今日連衙門中拜
牌也沒去。送假牌去了。伯爵道。可知去不的。大調理兩个日兒
出門。吃畢茶。道我去罷。再來看哥。李桂姐會了吳銀兒。也要來

看你哩。西門慶道。你吃了飯去。伯爵道。我一些不吃。揚長出去了。西門慶於是使琴童兒。往門外請了任乙官來。進房中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既濟。乃是脫陽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纔好得。封了五星銀子。討將藥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下邊腎囊越發腫痛。溺尿甚難。說畢。作辭起身去了。到後晌時分。李桂姐。吳銀兒。坐轎子來看。每人兩個盒子。一盒菓餡餅兒。一盒玫瑰金餅。一副蹄。兩隻燒鴨。進房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怎的心里不自在。西門慶道。你姐兒兩個自恁來看看便了。如何又費心買禮兒。因說道。我今年不知怎的痰火發的重些。桂姐道。還是爹這節間酒吃的多了。清潔他兩日兒就好了。坐了一回。走去李瓶兒那

邊屋里。與月娘衆人見箇。請到後邊。擺茶畢。又走來前邊。陪西門慶坐的說話兒。只見伯爵。又陪了謝希大常時節。來望。西門慶教玉簫攙扶他起來坐的。留他三人在房內。放桌兒吃酒。謝希大道。哥用了些粥不曾。玉簫把頭扭着不答應。西門慶道。我還沒吃粥。嚥不下去。希大道。拏粥等俺每陪哥吃些粥兒。還好。不一時拿將粥來。玉簫拏盞兒伺候。衆人陪着吃點心下飯。西門慶拿起粥來。只扒了半盞兒。就不吃下去。月娘和李桂姐吳銀兒。都在李瓶兒那邊坐的。管待。伯爵問道。李桂姐與銀姐來了。怎的不見。西門慶道。在那邊坐的。伯爵因令來安兒。你請過來唱一套兒與你爹听。那吳月娘恐怕西門慶不耐煩。攔着。只說吃酒哩。不教過來。衆人吃了一回酒。說道。哥。你陪着俺每坐。

只怕勞碌着你。俺每去了。你自然側側兒罷。西門慶道。起動列位掛心。三人於是作辭去了。應伯爵走出小院門。叫玳安過來。吩付。你對你大娘說。你就說應二爹說來。你爹面上變色。有些滯氣不好。早尋人看他。大街上胡太醫最治的好痰火。何不使人請他看看。休要就遲了。玳安不敢怠慢。走來告訴月娘。月娘慌進房來。對西門慶說。方纔應二哥對小廝說。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你何不請他來看看你。西門慶道。胡太醫前番看李大姐不濟。又請他。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不濟。只怕有緣吃了他的藥兒好了是的。西門慶道。也罷。你請他去。不一時使棋童兒請了胡太醫來。適有吳大舅來看。陪他到房中看了脈。對吳大舅。陳經濟說。老爹是個下部蘊毒。若久而不

治。卒成溺血淋之疾。延是恐便行房。又封了五星藥金。討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溺不出來。月娘慌了。打發桂姐吳銀兒去了。又請何老人兒子。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癃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邊下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濕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封了五錢藥金。討將藥來。越發弄的虛陽舉發。塵柄如鐵。晝夜不倒。潘金蓮晚夕不知好反。還騎在他上邊。倒澆燭掇弄。死而復甦者數次。到次日何千戶要來望。先使人來說。月娘便對西門慶道。何大人要來看你。我扶你往後邊去罷。這邊隔二偏三。不是個待人的。那西門慶點頭兒。於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于金蓮肩搭攙扶着。往離了金蓮房。往後邊上房。鋪下被褥高枕。安頓他在明間炕上坐的。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

不一時何千戶來到。陳經濟請他到於後邊臥房。看見西門慶。坐在病榻上。說道。長官。我不敢作揖。因問。貴恙覺好些。西門慶告訴。上邊火倒退下了。只是下邊腫毒。當不的。何千戶道。此係便毒。我學生有一相識。在東昌府探親。昨日新到。舍下有一封書下。乃是山西泒州人氏。姓劉號橘齋。年半百。極看的好瘡毒。我就使人請他來看看長官貴恙。西門慶道。多承長官費心。我這里就差人請去。何千戶吃畢茶。說道。長官你耐煩保重。衙門中事。我每日委答應的。遞事件與你。不消掛意。西門慶舉手道。只是有勞長官了。作辭出門。西門慶這里。隨即差玳安拏帖兒同何家人請了這劉橘齋來。看了脉。并不便處。連忙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來。西門慶答賀了一疋杭州絹。一兩銀子。吃了他

頭一盞藥。還不見動靜。那日不想鄭愛月兒。送了一盒鴿子雛兒。一盒菓餅頂皮酥。坐轎子來看西門慶。進門。花枝招颭。綉帶飄飄。與西門慶磕着頭。說道。不知道爹不好。桂姐和銀姐。好人兒不對我說声兒。兩個就先來了。看的爹遲了。休怪。西門慶道。不遲。又起動你媽費心。又買禮來。愛月兒㗅道。甚麼大禮。惶恐的。要不的。因說。爹清減的恁樣的。每日飲饌也用些兒。月娘道。用的倒好了。吃不多兒。今日早辰。只吃了些粥湯兒。還沒些吃甚麼兒。劉纔太醫看了去了。愛月兒道。娘。你分付姐。把鴿子雛兒頓爛一個兒來。等我勸爹。進些粥兒。你老人家不吃。恁惹大身量。一家子金山也似靠着你。却怎麼樣兒的。月娘道。他只害心口內攔着。吃不下去。愛月兒道。爹。你依我說。把這飲饌兒還

日就懶待吃。須也強吃些些兒。怕怎的。人無根本。水食為命。終須俱用的有枉撒些些兒。不然越發淘淥的身子空虛了。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粳粟米粥兒。這鄭月兒跳上炕去。用盞兒托着。跪在西門慶身邊。一口口喂他。強打着精神。只吃了上半盞兒。揀了兩筯兒鴿子雛兒在口內。就搖頭兒不吃了。愛月兒道。一來也是藥。二來還虧我勸爹。却怎的也進了些飲饌兒。玉簫道。爹每常也吃。不似今日。月姐來勸着。吃的多些。月娘一面擺茶與愛月兒吃。臨晚管待酒饌。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他家去。愛月兒臨出門。又與西門慶磕頭。說道。爹你耐心兒寞息兩日兒。我再來看你。比及到晚夕。西門慶又吃了劉橋齋第二貼藥。遍身痛。叫喚了一夜。到五更時分。

那不便腎囊腫脹破了。流了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黃水不止。西門慶不覺昏迷過去。月娘眾人慌了。都守着看視。見吃藥不効。一面請了劉婆子。在前邊捲棚內。與西門慶跳人燈。跳神。一面又使小廝往周守備家內。訪問吳神仙在那里。請他來看西門慶。他原相他今年有嘔血流膿之災。骨瘦形衰之病。貢四說。也不消問周老爹宅內去。如今吳神仙見在門外。土地廟前。出着個卦肆兒。又行醫。又賣卦。人請他。不爭利物。就去看治。月娘連忙就使琴童。把這吳神仙請將來。進房看了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體懨懨。勒着手帕。在於卧榻。先胗了脉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竭虛。是太極邪火。聚於慾海。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听。只因他。

醉飽行房戀女娥　精神血脉暗消磨

遺精溺血流白濁　燈盡油乾腎水枯

當時祇恨歡娛少　今日翻為疾病多

玉山自倒非人力　總是盧醫怎奈何

月娘見他治不的了。說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掐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午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見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戊土來尅壬水。歲傷日干。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的。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說道。

命犯災星必主低　身輕煞重有灾危

時日若逢真太歲　就是神仙也縐眉

月娘道。命中既不好。先生你替他演演禽星如何。這吳神仙鋪下禽遁干支。他說道。

心月狐狸角木蛟　縱悻深處不相饒

常在月宮飛玉露　慣從月下奪金標

樂處化為真雞子　死時還想爛甜桃

天罡地煞皆無救　就是玉皇也徒勞

月娘道。禽上不好。請先生替我圓圓夢罷。神仙道。請娘子說來。貧道圓。月娘道。我夢見大厦將頹。紅衣罩體。攧拆碧玉簪。跌破了菱花鏡。神仙道。娘子莫怪我說。大厦將頹。夫君有厄。紅衣罩體。孝服臨身。攧拆了碧玉簪。姊妹一時失散。跌破了菱花鏡。夫

妻指日分離。此夢猶然不好不好。月娘道。問先生有解麽。神仙道。白虎當頭攔路。喪門魁在生災。神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見命中無有救星。於是擎了一疋布。謝了神仙。打發出門。不在話下。正是

卦裡陰陽仔細尋　無端閑事莫閑心
平生作善天加慶　心不欺貧禍不侵

月娘見求神問卜。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掛袍三年。孟玉樓又許下逢七拜斗。獨金蓮。與李嬌兒。不許願心。西門慶自覺身體沉重。要便發昏過去。眼前看見花子虛。武大在他根前站立。問他討債。又不肯告人說。只教人厮守着他。見月

娘不在根前。一手拉着潘金蓮。心中捨不的他。滿眼落淚。說道。我的冤家。我死後。你姊妹們好好守着我的靈。休要失散了。那金蓮亦悲不自勝。說道。我的哥哥。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門慶道。等他來。等我和他說。不一時吳月娘進來。見他二人哭的眼紅紅的。便道。我的哥哥。你有甚話對奴說幾句兒。也是奴和你做夫妻一塲。西門慶听了。不覺哽咽。哭不出聲來。說道。我覺自家好生不濟。有兩句遺言和你說。我死後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待着。一處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話。指着金蓮說。六兒他從前的事。你耽待他罷。說畢。那月娘不覺桃花臉上。滾下珍珠來。放聲大哭。悲慟不止。西門慶道。你休哭。听我囑付你。有駐馬听為証。

賢妻休悲。我有衷情告你知。妻你腹中是男是女。養下來看大成人。守我的家私。三賢九烈要貞心。一妻四妾攜帶着住。彼此光輝光輝。我死在九泉之下。口眼皆閉。

月娘听了。亦回答道。

多謝兒夫遺後良言教道。奴夫我本女流之輩。四德三從。與你那樣夫妻。平生作事不模糊。守貞肯把夫名污。生死同途。同途。一鞍一馬。不須分付。

囑付了吳月娘。又把陳經濟叫到根前。說道。姐夫。我養兒靠兒。無兒靠婿。姐夫就是我的親兒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發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計。幫扶着你娘兒們過日子。休要教人笑話。又分付。我死後。段子鋪是五萬銀子本錢。有你喬親家爹那邊多少本利。都找與他。教傅夥計把貨賣一宗交一宗。休要開了。賁四絨線鋪。本銀六千五百兩。吳二舅紬絨鋪。是五千兩。都賣盡了貨物。收了來家。又李三討了批來。也不消做了。教你應二叔拏了別人家做去罷。李三黃四身上。還欠五百兩本錢。一百五十兩利錢未筭。討來發送我。你只和傅夥計守着家門這兩個鋪子罷。段子鋪占用銀二萬兩。生藥鋪五千兩。韓夥計來保松江船上四千兩。開了河。你早起身往下邊接船去。接了來家。賣了銀子交進來。你娘兒們盤纏。前邊劉學官還少我二百兩。華主簿少我五十兩。門外徐四鋪內。還本利欠我三百四十兩。都有合同見在。上緊使人催去。到日后對門并獅子街兩處房子。都賣了罷。只怕你娘兒們顧攬不過來。說畢。哽哽咽

咽的哭了。陳經濟道。爹囑付。兒子。都知道了。不一時。打夥兒傳夥計。甘夥計。吳二舅。賁四。崔本。都進來看視問安。西門慶。一一都分付了一遍。衆人都道。你老人家寬心。不妨事。見一日來問安看者。也有許多。見西門慶不好的沉重。皆嗟嘆而去。過了兩日。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門慶還好。誰知天數造定。三十三歲而去。到於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捱到早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正是。三寸氣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

為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飢餓死。錢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

原來西門慶一倒頭。棺材尚未曾預備。慌的吳月娘。叫了吳二舅。與賁四。到根前。開了廂子。拏出四定元寶。教他兩個。看材板去。剛打發去了。不防月娘。一陣就害肚里疼。急撲進去。看床上倒下。就昏暈不省人事。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都在那邊屋里。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裝綁穿衣服。忽听見小玉來說。俺娘跌倒在床上。慌的玉樓。李嬌兒。就來問視。月娘手按着。害肚內疼。就知道夾撒了。玉樓。教李嬌兒守着月娘。他便就使小厮。快請蔡老娘去。李嬌兒。又使玉簫前邊教如意兒來了。比及玉樓回到里面屋里。不見李嬌兒。原來李嬌兒。趕月娘昏沉。房

內無人。箱子開着。暗暗拏了五定元寶。往他屋裏去了。手中拏將一搭紙。見了玉樓。只說尋不見草紙。我往房里取草紙去來。那玉樓也不徐顧。且守看月娘。拏杌子伺候。見月娘看看疼的緊了。不一時蔡老娘到了。登時生下一個孩兒來。這屋裏裝[illegible]西門慶停當。口內纔沒了氣兒。合家大小放聲號哭起來。蔡老娘收裹孩兒。剪去臍帶。煎定心湯。與月娘吃了。扶月娘煖炕上坐的。月娘與了蔡老娘三兩銀子。蔡老娘嫌少。說道。養那位哥兒賞了我多少。還與我多少便了。休說這位哥兒。是大娘生養的。月娘道。比不的那時。有當家的老爹在此。如今沒了老爹。將就收了罷。待洗三來。再與你一兩就是了。那蔡老娘。道。還賞我一套衣服兒罷。拜謝去了。月娘甦省過來。看見廂子大開着。便

罵玉簫。賊臭肉。我便昏了。你也昏了。廂子大開着。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鎖兒。玉簫道。我只說娘鎖了廂子。就不曾看見。於是取鎖來鎖。玉樓見月娘多心。就不肯在他屋里。走出對着金蓮說。原來大姐姐恁樣的。死了漢子。頭一日就防範起人來了。姝不知李嬌兒巳偷了五定元寶。往屋里去了。當下吳二舅。賁四。往尚推官家。買了一付棺材板來。教匠人解鋸成椑。衆小厮把西門慶抬出停當在大厛上。請了陰陽徐先生來批書。不一時。吳大舅也來了。吳二舅衆夥計。都在前厛熱亂。收燈捲畫。蓋上紙被。設放香燈。几席。來安兒專一打磬。徐先生看了手。說道。正辰時斷氣。合家都不犯凶煞。請問月娘。三日大殮。擇二月十六日破土。出殯。也有四七多日子。一面管待徐先生去了。差人

各處報喪。交牌印往何千戶家去。家中破孝。搭棚。俱不必細說。到三日。請僧人念倒頭經。說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蔴帶孝。女婿陳經濟斬衰泣杖。灵前還礼。月娘在暗房中出不來。李嬌兒。與玉樓。陪侍堂客。潘金蓮管理庫房。收祭卓。孫雪娥率領家人媳婦。在廚下打發各項人茶飯。傅夥計。吳二舅。管帳。賁四管孝帳。來興管廚。吳大舅。與甘夥計。陪待人客。蔡老娘來洗了三。月娘與了一套紬子衣裳打發去了。就把孩子改名叫孝哥兒。未免送些喜麵。親隣與衆街坊隣舍都說。西門慶大官人正頭娘子。生了一個墓生兒子。就與老頭同日同時。一頭斷氣。一頭生了個兒子。世間少有。蹺蹊古怪事。不說衆人理亂這庄事。

且說。應伯爵聞知西門慶沒了。走來吊孝哭泣。哭了一回。吳大舅。二舅。正在捲棚內看着。與西門慶傳影。伯爵走來。與衆人見礼。說道。可傷。做夢不知哥沒了。要請月娘出來拜見。吳大舅便說。舍妹暗房出不來。如此這般。就是同日添了個娃兒。伯爵愕然道。有這等事也罷。也罷。哥有了個後代。這家當有了主兒了。落後陳經濟穿着一身重孝。走來與伯爵磕頭。伯爵道。姐夫姐夫。煩惱。你爹沒了。你娘兒們是死水兒了。家中凡事。要你仔細。有事不可自專。請問你二位老舅主張。不該我說。你年幼。事體上還不大十分歷練。吳大舅道。二哥你沒的說。我也有公事。不得閑。見有他娘在。伯爵道。好大舅。雖故有嫂子。外邊事怎麼理的。還是老舅主張。自古沒舅不生。沒舅不長。一個親娘舅。比不的別人。你老人家就是個都根主兒。再有誰大。如你老人家

的。因問道。有了發引的日期。吳大舅道。擇在二月十六日破土。二十日出殯。也在四七之外。不一時。徐先生來到。祭告入殮。將西門慶裝入棺材內。用長命丁釘了。安放停當。題了名旌。誥封武畧將軍西門公之柩。那日何千戶來吊孝。靈前拜畢。吳大舅。與伯爵陪侍吃茶。問了發引的日期。何千戶分付手下該班排軍。會答應的。一個也不許動。都在這里伺候。直過發引之後。方回衙門當差。委兩名節級管領。如有違悞。呈來重治。又對吳大舅道。如有外邊人。拖欠銀兩不還者。老舅只顧說來。學生即行追治。吊孝畢。到衙門里。一面行文開缺。申報東京本衛去了。

話分兩頭。却說來爵。春鴻。同李三。一日到兗州察院。投下了書札。宋御史見西門慶書上。要討古器批文一節。說道。你早來一

步便好。昨日已都派下各府買辦去了。尋思間。又見西門慶書中。封着金葉十兩。又不好違阻了的。須得留下春鴻。來爵。李三。在公廨駐劄。隨即差快手拏牌。赶回東平府批文來。封回與春鴻書中。又與了一兩路費。方取路回清河縣。往返十日光景。走進城。就聞得路上人說。西門大官人死了。今日三日。家中念經做齋哩。這李三就心生奸計。路上說念來爵。春鴻。將此批文按下。說宋老爹沒與來。咱每都投到大街張二官府。那里去罷。你二人不去。我與你每人十兩銀子。到家隱住。不拏出來就是了。那來爵。見財物。倒也肯了。只春鴻些不肯。口里含糊應諾。到家。見門首挑着紙錢。僧人做道場。親朋吊喪者。不計其數。這李三就分路回家去了。來爵。春鴻。見吳大舅。陳經濟磕了頭。問討的

批文如何。怎的李三不來。那來爵。還不言語。這春鴻把宋御史書連批。都拏出來。遞與大舅。悉把李三。路上與的十兩銀子。說的言語。如此這般。教他隱下。休拏出來。同他投往張二官家去。小的怎敢忘恩背義。徑奔家來。吳大舅。一面走到後邊。告訴月娘。這個小的兒。就是個有恩的。叵耐李三。這廝短命。見姐夫沒了。先日就這等壞心。因把這件事。對應伯爵說。李智。黃四。借契上本利還欠六百五十兩銀子。趂着剛纔何大人分付。把這件寫紙狀子。呈到衙門裡。教他替俺追追這銀子出來。發送姐夫。他同僚間。自恁要做分上。這些事兒莫肯不依。伯爵慌了。說道。李三。却不該行此事。老舅快休動意。等我和他說罷。於是走到李三家。請了黃四來。一處計較。說道。你不該先把銀子遞與小

廝。倒做了骨手。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他如今恁般恁般。要拏文書提刑所告你每哩。常言道。官官相護。何况又同寮之間。費恁難事。你等原抵鬧的過他。依我。不如此如此這般這般。悄悄送上二十兩銀子與吳大舅。只當兖州府幹了事來了。我聽得說。這宗錢粮。他家已是不做了。把這批文難得掣出來。咱投張二官那里去罷。你每二人。再湊得二百兩。少了也拏不出來。再備辦一張祭卓。一者祭奠大官人。二者交這銀子與他。另立一紙欠結。你往後有了買賣。慢慢還他。就是了。這個一舉而兩得。又不失了人情。有個始終。黃四道。你說的是。李三哥。你幹事忒慌速些了。眞個到晚夕。黃四同伯爵。送了二十兩銀子。到吳大舅家。如此這般。討批文一節。累老舅張主張主。這吳大

舅。已聽他妹子說。不做錢粮。何况又黑眼見了白晃晃銀子。如何不應承。於是收了銀子。到次日。李智黃四。備了一張揷桌。猪首三牲。二百两銀子。來與西門慶祭奠。吳大舅對月娘說了。拏出舊文書。從新另立了四百两一紙欠帖。饒了他五十两。余者教他做上買賣。陸續交還。把批文交付與伯爵手内。同往張二官處合夥。上納錢粮去了。不在話下。正是。金逢火煉方知色。人與財交便見心。有詩為証。

造物於人莫強求　勸君凡事把心收
你今貪得收人業　還有收人在後頭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陳經濟竊玉偷香　李嬌兒盜財歸院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塌客過稀
家貧奴婢懶　官滿吏民欺
水淺魚難住　林疎鳥不棲
世情看冷煖　人面逐高低

此八句詩。单說着這世態炎凉。人心冷煖。可嘆之甚也。西門慶死了。首七光景。玉皇廟吳道官受齋。在家請念二七經。不題。却說。那日報恩寺朗僧官十六衆僧人做水陸。有喬大戶家上祭。這應伯爵約會了齋祀中幾位朋友。頭一個是應伯爵。第二個

謝希大第三個花子油。第四個祝日念。第五個孫天化。第六個常時節。第七個白來創。七人坐在一處。伯爵先開說道。大官人沒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塲。當時也曾吃過他的。也曾用過他的。也曾使過他的。也曾借過他的。也曾嚼過他的。今日他沒了。莫非推不知道。洒土也眯了後人眼睛兒也。他就到五閻王根前。也不饒你我了。你我如今這等計較。每人各出一錢銀子。七人共湊上七錢。使一錢六分。連花兒買上一張桌面。五碗湯飯。五碟菓子。使了二錢。一付三牲。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使了二錢。買一錢軸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錢二分銀子。顧人抬了去。大官人灵前。衆人祭奠了。咱還便益。又討了他值七分銀一條孝絹。拿到家做裙腰

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來。咱還吃他一陣。到明日出殯山頭。饒飽食一頓。每人還得他半張靠山卓面。來家與老婆孩子吃着兩三日。買燒餅錢。這個好不好。衆人都道。哥說的是。當下每人湊出銀子來。交與伯爵。整理備祭物停當。買了軸子。央門外人水秀才做了祭文。這水秀才平昔知道應伯爵這起人。與西門慶乃小人之朋。於是包含着里面。作就一篇祭文。登軸停當。把祭祀抬到西門慶灵前擺下。陳經濟穿孝在旁還礼。伯爵為首。各人上了香。人人都粗俗。那里曉的其中滋味。澆了奠酒。只顧把祝文來宣念。其文畧曰。

維重和元年。歲戊戌。二月戊子朔。越初三日庚寅。侍生應伯爵。謝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孫天化。常時節。白來創。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錦衣西門大官人之灵曰。維灵生前梗直。秉性堅剛。軟的不怕。硬的不降。常濟人以點水。恪人以瀝露。助人精光。囊橐頗厚。氣槩軒昂。逢藥而舉。遇陰伏降。錦襠隊中居住。齊天庫裏收藏。有八角而不用挠摑。逢乱戳而騷痒難當。受恩小子。常在胯下隨幫。也曾在章臺而宿柳。也曾在謝館而猖狂。正宜撐頭活腦。久戰熬場。胡何一疾不起之殃。見今你便長伸着脚子去了。丢下子如班鳩跌彈。倚靠何方。難上他烟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墻。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不得並馬而傍温香。撇的人垂頭跌脚。閃得人囊温郎當。今特奠茲白濁。次獻寸觴。灵其不昧。來格來歆。尚享。

衆人祭畢。陳經濟下來還礼。請去捲棚內三湯五割。管待出門。那日院中李家虔婆聽見西門慶死了。鋪謀定計。備了一張祭卓。使了李桂卿。李桂姐。坐轎子來上紙弔問。月娘不出來。都是李嬌兒。孟玉樓在上房管待。李家桂卿。桂姐悄悄對李嬌兒說。俺媽說。人已是死了。你我院中人守不的這樣貞節。自古千里長棚。沒個不散的筵席。教你手裏有東西。悄悄教李銘稍了家去。防後。你還恁傻。常言道。楊州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不拘多少時。也少不的離他家門。那李嬌兒聽記在心。不想那日韓道國妻王六兒亦備了張祭卓。喬素打扮。坐轎子來。與西門慶燒紙。在灵前擺下祭祀。只顧站着。站了半日。白沒個人兒出來陪待。原來西門慶死了。首七時分。就把王經打發家去不用了。小廝

每見王六兒來。都不敢進去說。那來安兒不知就裡。到月娘房里向月娘說。韓大嬸來。與爹上紙。在前邊跍了一日了。大舅使我來對娘說。這吳月娘。心中還氣忿不過。便喝罵道。怪賊奴才。不與我走。還來甚麼韓大嬸。䖼大嬸。賊狗攮的養漢的淫婦。把人家弄家敗人亡。父南子北。夫逃妻散的。還來上甚麼䖼紙。一頓罵的來安兒。摸門不着。來到灵前。吳大舅問道。對後邊說了不曾。來安兒把嘴谷都着不言語。問了半日。再說。娘稍出四馬兒來了。這吳大舅連忙進去。對月娘說。姐姐。你怎麼這等的。快休要舒口。自古人惡禮不惡。他男子漢領着咱惹多的本錢。你如何這等待人。好名兒難得。快休如此。你就不出去。教二姐姐。三姐姐。好好待他出去。也是一般。做甚麼恁樣的。教人說你不

是。那月娘見他哥這等說。纔不言語了。良久。孟玉樓還了禮。陪他在灵前坐的。只吃一鍾茶。婦人也有些省膛。就坐不住。隨即告辭起身去了。正是。

誰人汲得西江水　難洗今朝一面羞

那李桂卿。桂姐。吳銀兒。都在上房坐着。見月娘罵韓道國老婆。淫婦長。淫婦短。砍一枝。損百枝。兩個就有些坐不住。未到日落。就要家去。月娘再三留他姐兒兩個。晚夕夥計每伴你每看了提偶的。明日去罷。留了半日。只桂姐。銀姐。不去了。只打發他姐姐桂卿家去了。到了晚夕。僧人散了。果然有許多街坊夥計主管。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沈姨夫。花子油。應伯爵。謝希大。常時節。也有二十余人。叫了一起偶戲。在大捲棚內擺設酒席伴宿。

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堂客都在灵旁廝內。圍着幃屏。放下簾來。擺放卓席。朝外觀看。李銘。吳惠。在這里答應。晚夕也不家去了。不一時衆人都到齊了。祭祀已畢。捲棚內點起燭來。安席坐下。打動鼓樂。戲文上開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原來陳經濟。自從西門慶死後。無一日不和潘金蓮兩個嘲戲。或在灵前溜眼。帳子後調笑。王是趁人散一亂。中堂客都往後邊去了。小廝每都收家話。這金蓮趁眼錯。捏了經濟一把。說道。我兒。你娘今日可成就了你罷。趁大姐在後邊。咱要就往你屋里去罷。經濟听了。把不的一聲。先往屋里開門去了。婦人黑影里抽身鑽入他房內。更不答話。解開裙子。仰卧在炕上。雙鳧飛肩。交陳經濟奸耍。正是。色膽如天怕甚事。鴛幃雲雨百霎情。

二載相逢。一朝配偶。數年姻眷。一旦和諧。一個柳腰款擺。一個玉莖忙舒。耳邊訢雨意雲情。枕上說山盟海誓。鶯恣蝶採。嫡妮搏弄百千般。狂雨羞雲。嬌媚施逞千萬態。一個低聲不住叫親親。一個摟抱。未免呼達達。正是。得多少。柳色乍翻新樣綠。花容不減舊時紅。

霎時雲雨了畢。婦人恐怕人來。連忙出房。往後邊去了。到次日這小廝兒。噹着這個甜頭兒。早辰走到金蓮房來。金蓮還在被窩里。未起來。從窗眼里張看見婦人被擁紅雲。粉腮印玉。說道。好管庫房的。這咱還不起來。今日喬親家爹來上祭。大娘分付教把昨日擺的李三。黄四。家那祭卓收進來罷。你快些起來。且

拏鑰匙出來與我婦人連忙教春梅拏鑰匙與經濟經濟先教春梅樓上開門去了婦人便從窗眼里遞出舌頭兩個咂了一回正是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嚥甜唾融心溢肺肝有詞為証

恨杜鵑聲透珠簾心似針簽情似膠粘我則見咲臉腮窩愁粉黛瘦顯春纖寶髻乱雲鬆翠鈿臙顏酡玉減紅添檀口曾沾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内猶甜

良久春梅樓上開了門經濟往前邊看搬祭祀去了不一時喬大戶家祭來擺下喬大戶娘子并喬大戶許多親眷灵前祭畢吳大舅二舅甘夥計陪侍請至捲棚管待李銘吳惠彈唱那日鄭愛月兒家也來上紙弔孝月娘俱令玉樓打發了孝裙束腰後邊與堂客一處坐的鄭愛月兒看見吳銀姐李桂姐都在這

里便嗔他兩個不對他說我若知道爹没了有個不來的你們好人兒就不會我會兒去又見月娘生了孩兒說道娘一喜一憂惜乎只是爹去世太早了些兒你老人家有了主兒也不愁月娘俱打發了孝留坐至晚方散到二月初三日西門慶二七玉皇廟吳道官十六個道衆在家念經做法事那日衙門中何千戶作創約會了劉薛二内相周守禦荊統制張團練雲指揮等數員武官合着上了一壇祭月娘這里請了喬大戶吳大舅應伯爵來陪侍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兒彈唱捲棚管待去了俱不必細說到晚夕念經送亡月娘分付把李瓶兒灵床連影抬出去一把火焚之將箱籠都搬到上房内堆放妳子如意兒并迎春收在後邊答應把綉春與了李嬌兒房内使喚將李瓶兒

那邊房門。一把鎖鎖了。有怜正是。畫棟雕梁猶未乾。堂前不見痴心客。有詩為証。

襄王臺下水悠悠　一種相思兩把愁
月色不知人事改　夜深還到粉墻頭

那時李銘。日日假以孝堂助忙。暗暗教李嬌兒。偷轉東西與他。掖送到家。又來答應。常兩三夜不往家去。只瞞過月娘一人眼目。吳二舅。又和李嬌兒舊有首尾。誰敢道個不字。初九日念了三七經。月娘出了暗房。四七就沒曾念經。十二日陳經濟破了土回來。二十日早發引。也有許多冥器紙劄。送殯之人。終不似李瓶兒那時稠密。臨棺材出門。陳經濟摔盆扶柩。也請了報恩寺朗僧官起棺。坐在轎上。捧的高高的。念了幾句偈文。說西門慶一生始末。道得好。

恭惟

故錦衣武略將軍西門大官人之靈。伏以人生在世。如電光易滅。石火難消。落花無返樹之期。逝水絕歸源之路。你畫堂繡閣。命盡有若風燈。極品高官。祿絕猶如作夢。黃金白玉。空為禍患之資。紅粉輕衣。總是塵勞之費。妻孥無百載之歡。黑暗有千重之苦。一朝枕上。命掩黃泉。空榜揚虛假之名。黃土埋不堅之骨。田園百頃。其中被兒女爭奪。綾錦千箱。死後無寸絲之分。風火散時。無老少。溪山磨盡。幾英雄。苦。苦。苦。氣化清風形歸土。三寸氣斷去。弗迴。改頭換面無遍數。詩曰

人生最苦是無常　個個臨終手腳忙

地水火風相逼迫　　精神寃鬼各飛揚
生前不解尋活路　　死後知他去那廂
一切萬般將不去　　赤條條的見閻王

朗僧官念畢偈文。陳經濟摔破紙盆。棺材起身。合家大小孝眷放聲號哭動天。吳月娘。坐魂轎後面。衆堂客上轎。都圍隨材走。還出南門外。五里原。祖塋安厝。陳經濟備了一疋尺頭。請雲指揮點了神主。陰陽徐先生。下了葬。衆孝眷掩土畢。山頭祭桌。可憐通不上幾家。只是吳大舅。喬大戶。何千戶。沈姨夫。韓姨夫。與衆夥計五六處而已。吳道官。還留下十二衆道童。回靈。安於上房明間正寢。大小安靈。陰陽洒掃已畢。打發衆親戚出門。吳月娘等。不免伴夫靈守孝。一日燒了墓回來。答應班上排軍節級。

各都告辭回衙門去了。西門慶五七。月娘請了薛姑子。王姑子。大師父。十二衆尼僧。在家誦經禮懺。超度夫主生天。吳大妗子。并吳舜臣媳婦。都在家中相伴。原來出殯之時。李桂卿。桂姐。在山頭。悄悄對李嬌兒。如此這般。媽說你沒量。你手中沒甚細軟東西。不消只顧在他家了。你又沒兒女。守甚麽。教你一場嚷亂。登開了罷。昨日應二哥來說。如今大街坊張二官府。要破五百兩金銀。要你做二房娘子。當家理紀。你那里便偪出身。你在這里守到老死。也不仔麽。你我院中人家。棄舊迎新。爲本趨炎附勢爲强。不可錯過了時光。這李嬌兒。听記在心。過了西門慶五七之後。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不想潘金蓮。對孫雪娥。說出殯那日。在墳上看見李嬌兒與吳二舅。在花園小房內。兩個說話來。

春梅。孝堂中。又親眼看見李嬌兒帳子後。遞了一包東西與李銘。摟在腰里。轉了家去。嚷的月娘知道。把吳二舅罵了一頓。赶去鋪子里做買賣。再不許進後邊來。分付門上平安。不許李銘來往。這花娘惱羞變成怒。正尋不着這箇由頭兒哩。一日因月娘在上房。和大妗子吃茶。請孟玉樓。不請他。就惱了。與月娘。两箇大嚷大鬧。拍着西門慶灵床子。哭哭啼啼叫叫嚎嚎。到半夜三更。在房中要行上弔。丫鬟來報與月娘。月娘慌了。與大妗子計議。請將李家虔婆來。要打發他歸院。虔婆生怕留下他衣服頭面。說了幾句言語。我家人在你這里。做小伏低。頂缸受氣。好容易就開交了罷。須得幾十两遮羞錢。吳大舅居着官。又不敢張主。相講了半日。教月娘把他房中衣服首飾。廂籠床帳家活。盡

與他。打發出門。只不與他元宵。綉春。两個丫鬟去。李嬌兒一心。要這两個丫頭。月娘生氣不與他。說道。你倒好買良爲娼。一句慌了鴇子。就不敢開言。變做唉吟吟臉兒。拜辭了月娘。李嬌兒。坐轎子。抬的往家去了。看官听說。院中唱的。以賣俏爲活計。將脂粉作生涯。早辰張風流。晚些李浪子。前門進老子。後門接兒子。棄舊迎新。見錢眼開。自然之理。未到家中。撾打揪撏。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從良。饒君千般貼戀。萬種牢籠。還鎖不住他心猿意馬。不是活時偷食抹嘴。就是死後嚷閙離門。不拘幾時。還吃舊鍋粥去了。正是蛇入筒中曲性在。鳥出籠輕便飛騰。有詩爲証。

堪嘆烟花不久長　洞房夜夜換新郎

兩隻玉腕千人枕　一點朱唇萬客嘗
造就百般嬌艷態　生成一片假心腸
饒君總有牢籠計　難保臨時思故鄉

月娘於是打發李嬌兒出門。大哭了一場。衆人都在旁勸解。潘金蓮道。姐姐罷休煩惱了。常言道。娶淫婦養海青。食水不到想海東。這個都是他當初幹的營生。今日教大姐姐這等惹氣。家中正亂着。忽有平安兒來報。巡塩蔡老爹來了。在廳上坐着哩。我說家老爹沒了。他問沒了幾時了。我回正月二十一日病故。到今過了五七。他問有靈沒靈。我回有靈在後邊供養着哩。他要來靈前拜拜。我來對娘說。月娘分付。教你姐夫出去見他。不一時。陳經濟穿上孝衣。出去拜見了蔡御史。良久。後邊收拾停當。

請蔡御史進來。西門慶靈前參拜了。月娘穿着一身重孝。出來回禮。再不教一言。就讓月娘。夫人請回房。因問經濟說道。我昔時曾在府相擾。今差滿回京去。敬來拜謝。不期作了人故。便問甚麼病來。陳經濟道。是個痰火之疾。蔡御史道。可傷可傷。即喚家人上來。取出兩疋杭州絹。一雙絨襪。四尾白鯗。四確蜜餞。說道。這些微禮。權作奠儀罷。又拏出五十兩一封銀子來。這個是我向日曾貸過老先生些厚惠。今積了些俸資奉償。以全始終之交。分付。大官。交進房去。經濟道。老爹忒多計較了。月娘說。請老爹前廳坐。蔡御史道。也不消坐了。拏茶來。我吃一鍾就是了。左右須臾拿茶上來。蔡御史吃了。揚長起身上轎去了。月娘得了這五十兩銀子。心中又是那懽喜。又是那慘切。想。有他

在時。似這樣官員來到。肯空放去了。又不知吃酒到多咱晚。今日他伸着脚子。空有家私。眼看着就無人陪侍。正是。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有詩爲証。

靜掩重門春日長　爲誰展轉怨流光
更憐無瓜秋波眼　默地懷人淚兩行

話說。李嬌兒到家。應伯爵打听得知。報與張二官兒。就拏着五兩銀子。來請他歇了一夜。原來張二官小西門慶一歲。屬兎的。三十二歲了。李嬌兒三十四歲。虔婆瞞了六歲。只說二十八歲。教伯爵應瞞着。使了三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做了二房娘子。祝日念。孫寡嘴。依舊領着王三官兒。還來李家行走。與桂姐打熱。不在話下。伯爵李三。黄四。借了徐内相五千兩銀子。張二官出

了五千兩。做了東平府古器這批錢粮。逐日寶鞍大馬。在院中揺擺。張二官見西門慶死了。又打點了千兩金銀。上東京尋了樞密院鄭皇親人情。對堂上朱太尉說。要討刑所西門慶這個缺。家中收拾。買花園。盖房子。應伯爵無日不在他那邊趨奉。把西門慶家中大小之事。盡告訴與他。說他家中還有第五個娘子潘金蓮。排行六姐。生的極標致。上画兒般人材。詩詞歌賦。諸子百家。折牌道字。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識字。一筆好寫。彈一手好琵琶。今年不上三十歲。比唱的還喬。說的這張二官心中火動。巴不得就要了他。便問道。莫非是當初的賣炊餅武大郎的妻子麽。伯爵道。就是他。被他占來家中。今也有五六年光景。不知他嫁人不嫁。張二官道。累你打听着。待有嫁人的聲口。

你來對我說。等我娶了罷。伯爵道。我身子里有個人在他家做家人。名來爵兒。等我對他說。若有出嫁聲口。就來報你知道。難得你若娶過。教這個人來家。也強如娶過唱的。當時有西門慶在爲娶他也費了許多心。大抵物各有主。也說不的。這好有福的匹配。你如今有了這般勢耀。不得此女貌。同享榮華。枉自有許多富貴。我只叫來爵兒密密打聽。但有嫁人的風縫兒。憑我甜言美語。打動春心。你却用幾百兩銀子。娶到家中。儘你受用便了。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幫閑子弟。極是勢利小人。見他家豪富。希圖衣食。便竭力承奉。稱功誦德。或肯撒漫使用。說是疎財仗義。慷慨丈夫。脅肩諂笑。獻子出妻。無所不至。一見那門庭冷落。便唇譏腹誹。說他外務。不肯成家立業。祖宗不肖。有此敗兒。

就是平日深恩。視如陌路。當初西門慶待應伯爵。如膠似漆。賽過同胞弟兄。那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幾。骨肉尚熱。便做出許多不義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難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有詩爲証。

昔年意氣似金蘭　百計趨承不等閑
今日西門身死後　紛紛謀妾伴人眠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瓶梅詞話（影印）第四巻

全五巻　定価二〇、〇〇〇円

一九六三年六月発行

発行者　小林實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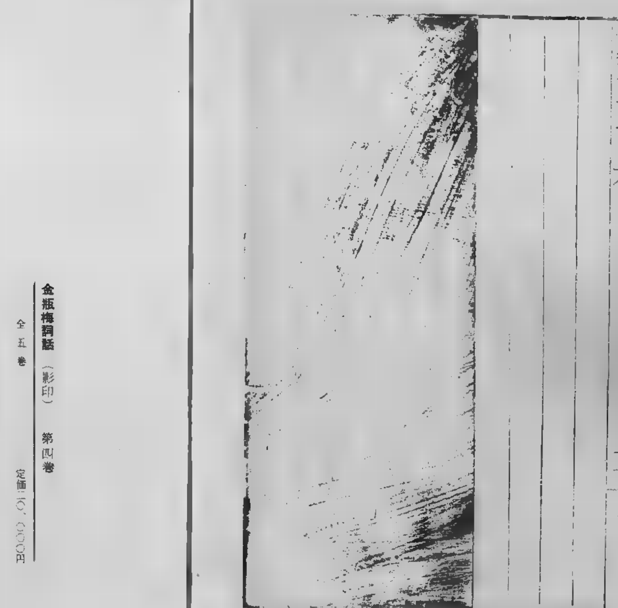
発行所　株式会社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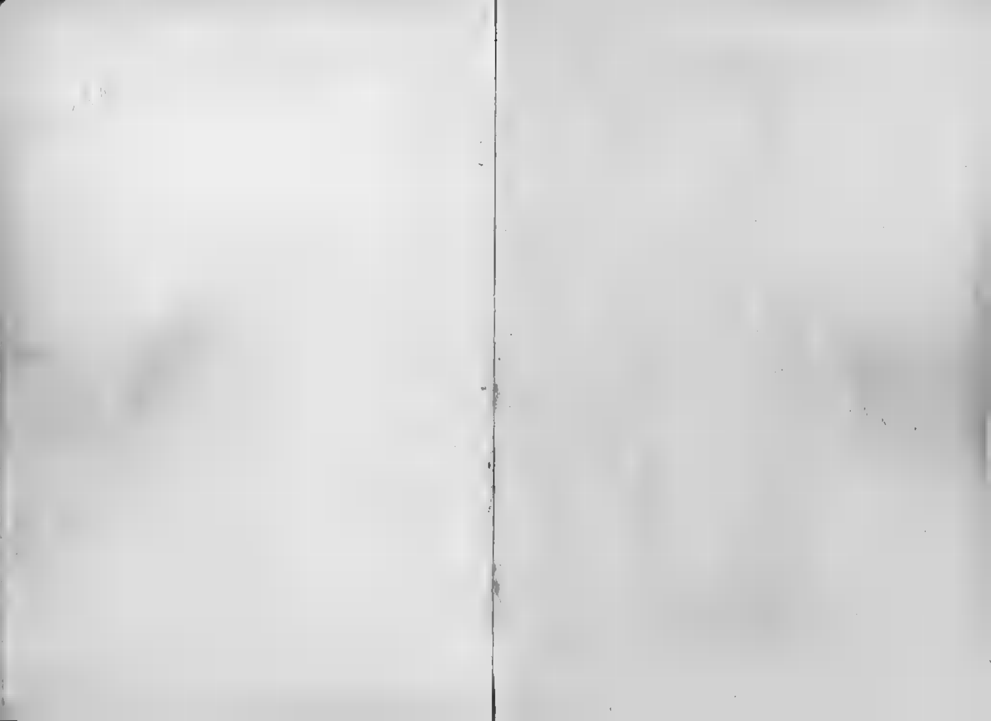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の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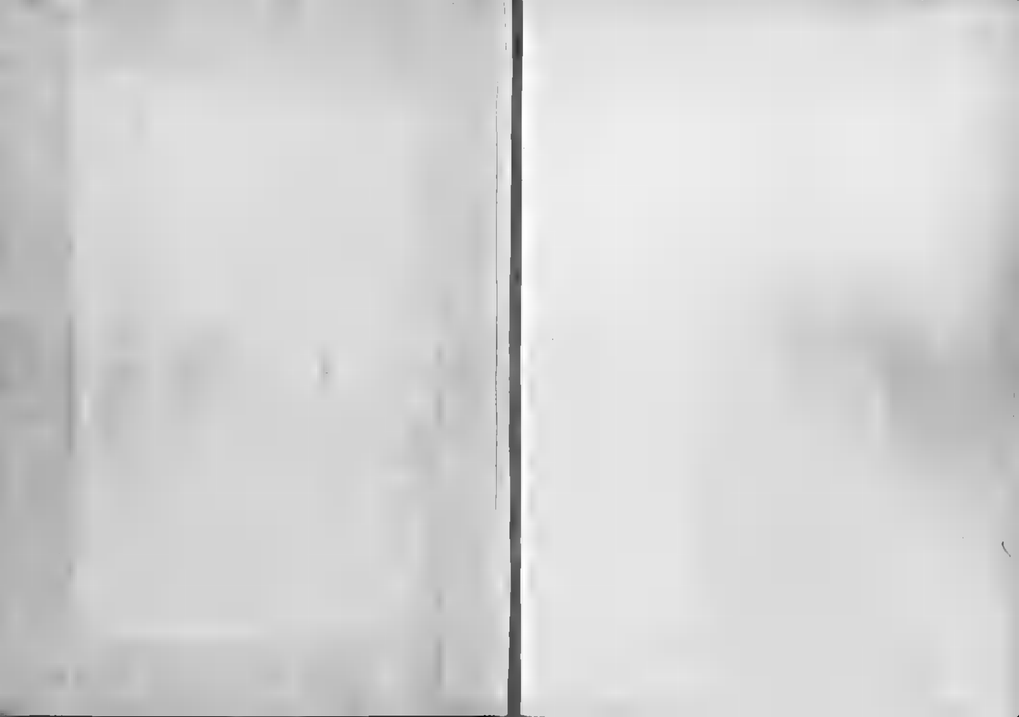
電話(331)二六二一、五六四〇

振替口座東京一九[illegible]

（第四回配本）










UNIVERSITY OF CHICAGO
108 319 056



金瓶梅詞話

笑笑生作　明萬曆本

第五卷

株式会社
大安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九

第八十一回

韓道國拐財倚勢　湯來保欺主背恩

萬事從天莫强尋　天公報應自分明
貪淫縱意奸人婦　背主侵財被不仁
莫道身亡人弄鬼　由來勢敗僕忘恩
堪嘆西門成甚業　贏得奸徒富半生

話說。韓道國。與來保。兩個。自從西門慶將二千兩銀子。打發他在江南等處置買貨物。一路食風宿水。夜住曉行。到于揚州去處。抓尋苗青家內宿歇。苗青見了西門慶手札。想他活命之恩。儘力趍奉他兩個。成日尋花問柳。飲酒取樂。一日初冬天氣寒

雲淡淡。哀雁凄凄。樹木彫零。景物蕭瑟。不勝旅思。于是二人連忙將銀往各處。置了布疋。裝在楊州苗青家安下。待貨物買完起身。先是韓道國。舊日請的表子。楊州舊院王玉枝兒來保。便請了林彩虹。妹子。小紅。日逐請楊州塩客王海峯。和苗青。遊寶應湖。遊了一日。歸到院中。玉枝兒鴇子生日。這韓道國。又邀請衆人擺酒。與鴇子王一媽。做生日。使後生胡秀。置辦酒肴果菜。又使他請客商汪東橋。與錢晴川。兩個。又不見到。想他就同王海峯來了。至日落時分。胡秀纔來。被韓道國帶酒罵了幾句說。這廝不知在那里睞酒。睞得這咱纔來。口裏噴出來酒氣。客人也先來了巳半日。你不知那里來。我到明日定筭你出去。那胡秀。把眼斜睞着他。走到下邊。口裏喃喃吶吶說。你罵我。你家老

婆在家里。仰搧着挓。你在這里合蓬着丢。宅里老爹。包着你家老婆。合的不值了。纔交你領本錢出來做買賣。你在這里快活。你老婆不知怎麼受苦哩。得人不化。白出你來。你落得爲人。對玉枝兒鴇子。只顧說。鴇子。便拉出他院子里說。胡官人。你醉了。你往房里睡去罷。那胡秀大嘐小喝。白不進房來。不料韓道國。正陪衆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着白綾道袍。綠絨襖衣。毡鞋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來。端了兩脚。罵道。賊野囚奴。我有了五分銀子。雇你一日。怕尋不出人來。即時赶他去。那胡秀那里肯出門。在院子內聲叫起來。說道。你如何赶我。我沒壞了管帳事。你倒養老婆。倒撺我。看我到家說不說。被來保。勸住韓道國。手拉他過一邊。說道。你這狗骨頭。原來這等

酒硬。那胡秀道。保叔你老人家。休管他。我吃甚麼酒來。我和他做一做。被來保推他往屋裏挺覺去了。正是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來保打發胡秀房里睡去不題。韓道國恐怕衆客商恥笑。和來保席上。觥籌交錯。遞酒鬪笑。林彩虹小紅姊妹二人并王玉枝兒三個唱的。彈唱歌舞。花攢錦簇。行令猜枚。吃至三更方散。次日韓道國要打胡秀。胡秀說。小的道不曉一字。被來保苗小湖做好做歹。勸住了。話休饒舌。有日貨物置完。打包裝載上船。苗青打點人事禮物。抄寫書帳。打發二人。并胡秀起身。王玉枝。并林彩虹。姊妹。少不的置酒馬頭作別餞行。從正月初十日起身。一路無詞。一月前臨行關上。這韓道國正在船頭上站立。忽見

街坊嚴四郎。從上流坐船而來。往臨江接官去。看見韓道國舉手說。韓西橋。你家老爹。從正月間沒了。說畢。船行得快。就過去了。這韓道國聽了此言。遂安心在懷。瞞着來保。不對他說。不想那時河南山東大旱。赤地千里。田蚕荒蕪不收。棉花布價。一時踊貴。每疋布帛。加三利息。各處鄉販。都打着銀兩遠接。在臨清一帶馬頭。迎着客貨而買。韓道國便與來保商議。船上布貨約四千餘兩。見今加三利息。不如且賣一半。便益鈔關納稅。就到家發賣也。不過如此。遇行市不賣。誠爲可惜。來保道。夥計所言雖是。誠恐賣了。一時到家。惹當家財主見怪。如之奈何。韓道國便說。老爹見怪。都在我身上。來保只得强不過他。在馬頭上。發賣了一千兩布貨。韓道國說。雙橋你和何秀在船上等着納稅

我打旱路同小郎王漢打着這一千兩銀子裝成馱垛先行一步家去報老爹知道來保道你到家好歹討老爹一封書來下與鈔關錢老爹少納稅錢先放船行韓道國應諾同小郎王漢裝成馱垛往清河縣家中來不在言表有日進城在甕城南門裏日色漸落不想路上撞遇西門慶家看墳的張安推着車輛酒米食盒正出南門看見韓道國便叫韓大叔你來家了韓道國看見他帶着孝問其故張安說老爹死了明日三月初九日是斷七大娘交我拏此酒米食盒往墳上去明日墳上與老爹燒帋去也這韓道國聽了說可傷可傷果然路上行人口似碑話不虛傳打頭口逕進城中那時天已漸晚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疎林幾點踈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雙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綠窓朱戶兩兩佳人歸綉幙紛紛仕子捲書幃

這韓道國進城來到十字街上心中筭計且住有心要往西門慶家去況今他已死了天色又晚不如且歸家停宿一宵和渾家商議了明日再去不遲于是和王漢打着頭口逕到獅子街家中二人下了頭口打發趕脚人回去叫開門王漢搬行李馱垛進來有丫鬟看見報與王六兒說爹來家了老婆一面迎接入門拜了佛祖拂去塵土馱垛搭褳放在堂中王六兒替他脫衣坐下丫鬟點茶吃韓道國先告訴往回一路之事我在路上撞遇嚴四哥說老爹死了剛纔來到城外又撞見墳頭張安推

酒米往墳上去。說明日是斷七。果不虛傳。端的好好的。怎的死
了。王六兒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當時禍福。誰人保得無常。韓
道國一面把馱垛打開。裏面是他江南置的衣裳細軟貨物。兩
條搭連內。倒出那一千兩銀子。一封一封。倒在坑上。打開都是
白光光雪花銀兩。對老婆說。此是我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
先來了。又是兩包銻巴銀子一百兩。今日晚了。明日早送與他
家去罷。因問老婆。我去後。家中他先看顧你不曾。王六兒道。他
在時倒也罷了。如今你這銀還送與他家去。韓道國道。正是要
和你商議。咱留下些。把一半與他。如何。老婆道。呸。你這傻才。這
遭再休要傻了。如今他已是死了。這裡無人。咱和他有甚瓜葛。
不爭你送與他一半。交他招認道兒。問你下落。到不如一狠二

很。把他這一千兩。咱顧了頭口。拐了上東京。投奔咱孩兒那裡。
愁咱親家太師爺府中。招放不下你我。韓道國說。丟下這房子。
急切打發不出去。怎了。老婆道。你看沒才料。何不叫將第二個
來。留幾兩銀子與他。就交他看守便了。等西門慶家人來尋你。
只說東京咱孩兒。叫了兩口去了。莫不他七個頭。八個膽。敢往
太師府中。尋咱們去。就尋去。你我也不怕他。韓道國說。爭奈我
受大官人好處。怎好變心的。沒天理了。老婆道。自古有天理到
沒飯吃哩。他占用着老娘。使他這幾兩銀子。不差甚麼。想着他
孝堂。我到好意。備了一張插卓三牲。往他家燒帋。他家大老婆。
那不賢良的淫婦。半日不出來。在屋裏罵的我好。訕的我出又
出不來。坐又坐不住。落後他第三個老婆出來。陪我坐。我不去

坐。坐轎子來家。想着他這個情兒。我也該使他這幾兩銀子。一席話。說得韓道國不言語了。夫妻二人晚夕計議已定。到次日五更。叫將他兄弟韓二來。如此這般。交他看守房子。又把與他一二十兩銀子盤纏。那二搗鬼千肯萬肯。說哥嫂只顧去。等我打發他。這韓道國就把王漢小郎。并兩個丫頭。也跟他帶上東京去。僱了二輛大車。把箱籠細軟之物。都裝在車上。投天明出西門。逕上東京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斷金鎖走蛟龍。

這里韓道國夫妻東京去不題。单表吳月娘。次日帶孝哥兒。同孟玉樓。潘金蓮。西門大姐。奶子如意兒。女婿陳經濟。往墳上與西門慶燒帋。墳頭告訴月娘。把昨日撞見韓大叔來家一節。月

娘道。他來了。怎的不到家里來。只怕他今日來。在墳上剛燒了帋。坐了沒多回。老早就赶了來家。使陳經濟往他家。叫韓夥計去問他船到那里了。衙時叫着。不聞人言。次則韓二出來。說俺姪女兒。東京叫了哥嫂去了。船不知在那里。這陳經濟回月娘。月娘不放心。使經濟騎頭口。往河下尋舟去了。三日到臨清馬頭舡上。尋着來保舡隻。來保問韓夥計。先打了一千兩銀子家去了。經濟道。誰見他來。張安看見他進城。次日墳上來。家大娘使我問他去。他兩口子。奪家連銀子。都拐的上東京去了。如今爹死了。斷七過了。大娘不放心。使我來找尋船隻。這來保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天殺原來連我也瞞了。真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乾淨要起毛心。正是人面咫尺。心隔千里。當下這來

保。見西門慶已死。也安心要和他一路。把經濟小夥兒。引誘在馬頭上。各唱店中。歌樓上飲酒。請表子頑耍。暗暗船上。搬了八百兩貨物。卸在店家房內。封記了。一日鈔關上納了稅。放船過來。在新河口起脚裝車。往清河縣城裡來。家中東廂房卸下。那時自從西門慶死了。獅子街絲綿舖已關了。對門段舖。甘夥計。崔本。賣貨銀兩都交付明白。各辭歸家去了。房子也賣了。止有門首解當。生藥舖。經濟與傅夥計開着。這來保妻惠祥。有個五歲兒子。名僧寶兒。韓道國老婆王六兒有個姪女兒四歲。二人割衿。做了親家。家中月娘。通不知道。這來保交卸了貨物。就一口把事情。都推在韓道國身上。說他先賣了二千兩銀子來家。那月娘再三使他上東京。問韓道國銀子下落。被他一頓話。說。

咱早休去。一個太師老爺府中。誰人敢到。沒的招是惹非。得他不來尋趁。咱家念佛。到沒的招惹虱子頭上撓。月娘道。翟親家也虧咱家替他保親。莫不看些分上兒。來保道。他家女兒見在。他家得時。他敢只護他娘老子。莫不護咱不成。此話只好在家對我說罷了。外人知道傳出去。到不好了。這幾兩銀子罷。更休題了。月娘交他會買頭。發賣布貨。他甫會了主兒。月娘交與經濟兌銀講價錢。主兒都不服。拏銀出去了。來保便說。姐夫你不知買賣甘苦。俺在江湖上走的多。曉的行情。寧可賣了悔。休要悔了賣。這貨來家。得此價錢。就勾了。你十分把弓兒拽滿。迸了主兒顕的不會做生意。我不是托大說話。你年少。不知事體。我莫不胣膊兒往外撇。不如賣弔了。是一場事。那經濟聽了。使性

兒不言了。他不等月娘分付。匹手奪過算盤來。邀回主兒來。把銀子兌了二千餘兩。一件件交付與經濟經手。交進月娘收了。推貨出門。月娘與了陳經濟二三十兩銀子。房中盤纏。他便故意兒昂昂大意不收。說道。你老人家還收了。死了爹。你老人家死水兒。自家盤纏。又與俺們做甚。你收了去。我決不要。一日晚夕外邊吃的醉醉兒。走進月娘房中。搭伏着護炕。說念月娘。你老人家。青春少小。沒了爹。你自家守着這點孩兒子。不害孤另麼。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日東京翟管家。寄書來。知道西門慶死了。聽見韓道國說。他家中。有四個彈唱出色女子。該多少價錢。說了去。兌銀子來。要載到京中。答應老太太。月娘見書。慌了手腳。叫將來保來計議。與他去好。不與他去好。來保進入房中。也

不叫娘。只說。你娘子人家。不知事。不與他去。就惹下禍了。這個都是過世老頭兒惹的。恰似賣富一般。但擺酒請人。就交家樂出去。有個不傳出去的。何况韓夥計女兒。又在府中答應老太太。有個不說的。我前日怎麼說來。今果然有此勾當鑽出來。你不與他。他裁派府縣。差人坐名兒來要。不怕你不雙手兒奉與他。還是遲了。不如今日。難說四個都與他。胡亂打發兩個與他。還做面皮。這月娘沉吟半晌。孟玉樓房中蘭香。與金蓮房中春梅。都不好打發。綉春又要看哥兒。不出門。問他房中玉簫與迎春。情願要去。以此就差來保。僱車輛。裝載兩個女子。出門往東京太師府中來。不料來保這厮在路上。把這兩個女子都姦了。有日到東京。會見韓道國夫婦。把前後事都說了。若不是親家

看顧我在家阻住我雖然不怕他也不敢來東京尋我翟謙看見兩個女子。迎春。玉簫。都生的好模樣兒。一個會箏。一個會絃子。都不上十七八歲進入府中伏侍老太太賞出兩錠元寶來。這來保還尅了一錠到家只拏出一錠元寶來與月娘還將言語恐嚇月娘。若不是我去還不得他這錠元寶拏家來。你還不知韓夥計兩口兒在那府中。好不受用富貴獨自住着一所宅子。呼奴使婢。坐五行三。翟管家以老爺呼之。他家女孩兒韓愛姐日逐上去答應老太太寸步不離要一奉十。揀口兒吃用換套穿衣。如今又會寫。又會算。福至心靈。出落得好長大身林。姿容美貌。前日出來見我打扮的如瓊林玉樹一般百伶百俐。一口一聲呼我保叔。如今咱家這兩個家樂到那里還在他手里

討針線哩。說畢。月娘還甚是知感他不盡打發他酒饌吃了。與他銀子。又不受。拏了一疋段子。與他妻惠祥做衣服穿。不在話下。這來保一日同他妻弟劉倉往臨清馬頭上將封寄店內布貨盡行賣了八百兩銀子。暗買下一所房子。在外邊。就來劉倉右邊門首。開雜貨鋪兒。他便日逐隨倚祀會茶。他老婆惠祥要便對月娘說假推往娘家去。到房子里。從新換了頭面衣服珠子箍兒。插金戴銀往王六兒娘家。王母猪家。扳親家。行人情。坐轎看他家女兒去來。到房子里。依舊換了慘淡衣裳。纔往西門慶家中來。只瞞過月娘一人不知。來保這厮常時吃醉了。來月娘房中。嘲話調戲。兩番三次。不是月娘為人正大。也被他說念的心邪。上了道兒。又有一般家奴院公。在月娘根前。說他媳婦

子。在外與王母猪作親家。捅金戴銀。行三坐五。潘金蓮。他也對月娘說了幾次。月娘不信。惠祥聽見此言。在厨房中。罵大罵小。他便裝胖學蠢。自己誇奬說。衆人。你每只好在家里。說炕頭子上嘴罷了。相我水皮子上顧瞻將家中這許多銀子貨物來家。若不是我都乞韓夥計老牛箝嘴拐了往東京去。只呀的一聲。乾丢在水里也不响。如今還不得俺每一個是。說俺轉了主子的錢了。架俺一篇是非。正是割股也不知。撚香的也不知。自古。信人調。丢了瓢。他媳婦子惠祥。便罵賊嚼舌根的淫婦。說俺兩口子轉的錢大了。在外行三坐五。扳親家。老道出門。問我姊那里借的衣裳幾件子首飾。就說是俺落得主子銀子治的。要擠撮俺兩口子出門。也不打緊。等俺每出去。料莫天也不着餓老

鴉兒吃草。我洗淨着眼兒。看你這些淫婦奴才。在西門慶家里住牢着。月娘見他罵大罵小。尋由頭兒。和人嚷鬧上弔。漢子又兩番三次。無人處在根前無禮。心裡也氣得没入脚處。只得交他兩口子搬離了家門。這來保就大剌剌和他舅子。開起個布鋪來。發賣各色細布。日逐會倚祀。行人情。不在話下。正是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有詩爲証。

我勸世間人　切莫把心欺
欺心即欺天　莫道天不知
天只在頭上　昭然不可欺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潘金蓮月夜偷期　陳經濟畫樓雙美

記得書齋作會時　雲踪雨跡少人知
曉來鸞鳳栖雙枕　剔盡銀燈半吐輝
思往事　夢魂迷　今宵喜得効于飛
顛鸞倒鳳無窮樂　從此雙雙永不離

話說。潘金蓮與陳經濟。自從西門慶孝堂。在廂房裡得手之後。兩箇人嚐着甜頭兒。日逐白日偷寒。黃昏送煖。或倚肩嘲笑。或並坐調情。掐打揪撏。通無忌憚。或有人根前。不得說話。將心事寫成。搓在紙條兒內。丟在地下。你有話傳與我。我有話傳與你。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巳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着一

箇玉色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安息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着些松柏兒。一面挑着松栢長青。一面是人如花面。字封的停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牕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却是汗巾香袋兒。帋上寫一詞。名寄生草。

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栢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荼蘼架。

這經濟見詞上許他在荼蘼架下。等候私會佳期。隨即封了一柄金湘妃竹扇兒。亦寫一詞在上面荅他。袖入花園內。不想月娘正在金蓮房中坐着。這經濟三不知。恰進角門就叫。可意人。

在家不在。這金蓮聽見是他語音。恐怕月娘聽見。決撒了。連忙走出來。掀起簾子。看見是他。佯做擺手兒說。我道是誰來。原來是陳姐夫來尋大姐。大姐剛纔在這裡。和他們往花園亭子上摘花兒去了。這經濟見有月娘在房裡。就把物事暗暗遞與婦人袖了。他就出去了。月娘便問。陳姐夫來做甚麼。金蓮道。他來尋大姐。我回他往花園中去了。以此瞞過月娘。不久月娘起身回後邊去了。金蓮向袖中取出物事。拆開却是湘妃竹。白紗扇兒一把。上畫一種青蒲。半溪流水。有水仙子一首爲証。

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鈒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着。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着。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

婦人一見其詞。到于晚夕月上時。早把春梅秋菊兩箇丫頭打發些酒與他吃。關在那邊炕屋睡。然後他便在房中。綠牕半啓。絳燭高燒。收拾床鋪衾枕。薰香澡牝。獨立木香棚下。專等經濟。今晚來赴佳期。却說西門大姐。那日被月娘請去後邊。聽王姑子宣卷去了。止有元宵兒在屋裡。經濟䠶巳與了他一方手帕。安付他着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叫我去。那元宵兒應諾了。這經濟得手。走來花園中。那花篩月影。參差掩映。走在荼蘼架下。遠遠望着。見婦人摘去冠兒。半挽烏雲。上着藕絲衫。下着翠紋裙。腳襯凌波羅襪。從木香棚下來。這經濟猛然從荼蘼架下突出。雙手把婦人抱住。把婦人諕了一跳。說呸小短命。猛可鑽出來。諕了我一跳。早是我。你

摟便將就罷了。若是別人。你也恁大膽摟起來。經濟吃的半酣兒。笑道。早知摟了你。就錯摟了紅娘。也是沒奈何。兩箇于是相摟相抱。携手進入房中。房中熒煌煌掌着燈燭。卓上設着酒餚。一面頂了角門。並肩而坐飲酒。婦人便問。你來大姐知不知。經濟道。大姐後邊聽宣卷去了。我安付下元宵兒。有事來這裡叫我。只說在這裡下棋哩。說畢。兩箇權笑做一處。飲酒多時。常言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不覺竹葉穿心。桃花上臉。一箇嘴兒相親。一箇腮兒厮搵。罩了燈上床交接。婦人摟抱經濟。經濟亦揣換着婦人。婦人唱六娘子。

入門來將奴摟抱在懷。奴把錦被兒伸開。俏宠家須的十分恠喍。將奴腳兒擡。腳兒擡。操亂了烏雲鬏髻兒歪。

經濟亦占回前詞一首。

兩意相投情掛牽。休要悶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說千遍。殘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兩人雲雨纔畢。只聽得元宵叫門。說大姑娘進房中來了。這經濟慌的穿衣出門去了。正是。狂蜂浪蝶有時見。飛入梨花無處尋。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藥香料。兩箇自此以後。情沾肺腑。意密如膠。無日不相會做一處。一日也是合當有事。潘金蓮早辰梳粧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香。不想陳經濟正拏鑰匙上樓。開庫房間。拏藥材香料。撞遇在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箇摟抱着親嘴咂舌。一箇叫親親五娘。一箇呼心肝性命。說趂無人咱在

這裡幹了罷。一面解退衣褲。就在一張春櫈上。雙鳧飛肩。靈根半入。不勝綢繆。有生藥名。水仙子爲証。

當歸半夏紫紅石。可意檳榔招做女婿。浪蕩根插入蓽麻內。毋丁香左右偎。大麻花一陣昏迷。白水銀撲簇簇下。紅娘子心内喜。快活殺兩片陳皮。

當初沒巧不成話。兩箇正幹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樓來。拿盒子取茶葉。看見兩箇湊手腳不迭。都吃了一驚。春梅恐怕羞了他。連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經濟兜小衣不迭。婦人正穿裙子。婦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來我和你說話。那春梅於是走上樓來。金蓮道。我的好姐姐。你姐夫不是別人。我今教你知道了罷。俺兩箇情孚意合。拆散不開。你千萬休對人說。只

放在你心裡。春梅便說。好娘說那裡話。奴伏侍娘這幾年。豈不知娘心腹。肯對人說。婦人道。你若肯遮盖俺們。趂你姐夫在這裡。你也過來。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憐見俺每了。那春梅把臉羞的一紅一白。只得依他。卸下湘裙。解開裩帶。你在撓上。儘着這小夥兒受用。有這等事。正是。明珠兩顆皆無價。可奈檀郎盡得鑽。有紅繡鞋為証。

假認做女婿親厚。往來和丈母歪偷。人情裡包藏鬼胡油。明講做兒女禮。暗結下燕鶯儔。他兩箇見今有。

當下經濟耍了春梅。拏茶葉出去了。潘金蓮便與春梅打成一家。與這小夥兒暗約偷期。非止一日。只背着秋菊。婦人偏聽春梅說話。衣服首飾。揀心愛者與之。託為心腹。六月初一日。金蓮

娘潘姥姥老病沒了。有人來說。吳月娘買一張插桌。三牲冥紙。教金蓮坐轎子。往門外探喪祭祀去了。到次日却說。六月初三日。金蓮起來的早。在月娘房裡坐着。說了半日話。出來。走在大廳院子裡墻根下。急了溺尿。正撩起裙子。蹲踞溺尿。原來西門慶死了。沒人客來往。等閒大廳儀門。只是關閉不開。經濟在東廂房住。纔起來。忽聽見有人在墻根石榴花樹下。溺的尿刷刷的響。悄悄向窻眼裡張看。却不想是他。便道。是那箇撒野在這裡溺尿。撩起衣服看。濺濕了裙子了。這婦人連忙繫上裙子。走到窻下問道。原來你在屋裡。這咱纔起來。好自在。大姐沒在房裡麼。經濟道。在後邊幾時出來。昨夜三更纔睡。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與他聽坐到那咱晚。險些兒沒把

腰裏癱瘓了。今日白扒不起來。金蓮道。賊牢成的。就休搗謊哄我。昨日我不在家。你幾時在上房內。聽宣卷來。丫鬟說你昨日在孟三兒屋裡吃飯來。經濟道。早是大姐看着。俺們都在上房內。幾時在他屋裡去來。說着。這小夥兒。站在炕上。把那話弄的硬硬的。直竪的一條棍。隔窓眼裡舒過來。婦人一見。笑的要不的。罵道。怪賊牢拉的短命。猛可舒出你老子頭來。諕了我一跳。你趂早好好抽進去。我好不好。拿針刺與你一下子。教你忍痛哩。經濟笑道。你老人家這回兒又不待見他起來。你好歹打發他箇好去處。也是你一點陰隲。婦人罵道。好箇怪牢成久慣的囚根子。一面向腰裡摸出面青銅小鏡兒來。放在窓欞上。假做勻臉照鏡。一面用朱唇吞裹吮咂他那話。吮咂的這小郎君。一

點靈犀灌頂。滿腔春意融心。正是。自有內事迎郎意。殷勤愛把紫簫吹。原來婦人做作如此。若有人看見。只說他照鏡勻臉麼。不顯其事。其淫蠱顯然。通無廉恥。正咂在熱鬧處。忽聽的有人走的腳步兒響。這婦人連忙摘下鏡子。走過一邊。經濟便把那話抽回去。却不想是來安兒小厮。走來說。傳大郎前邊請姐夫吃飯哩。經濟道。教你傳大郎且吃着。我梳頭哩。就來。來安兒回去了。婦人便悄悄向經濟說。晚夕你休往那裡去了。在屋裡。我使春梅叫你。好歹等我。有話和你說。經濟道。謹依來命。婦人說畢。回房去了。經濟梳洗畢。往舖中自做買賣。不題。不一時天色晚來。那日月黑星密。天氣十分炎熱。婦人令春梅燒湯熱水。要在房中洗澡。修剪足甲。床上收拾衾枕。趕了蚊子。放下紗帳子。

小篆內炷了香。春梅便叫。娘不知。今日是頭伏。你不要些些鳳仙花。染指甲。我替你尋些些來。婦人道。你尋去。春梅道。我直往那邊大院子裡纔有。我去掐幾根來。娘教秋菊尋下杵臼。搗下蒜。婦人附耳低言。悄悄分付春梅。你就廂房中請你姐夫。晚夕來。我和他說話。這春梅去了。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也有好一回。只見春梅掐了幾棵鳳仙花來。整叫秋菊搗了半夜。婦人又與了他幾鍾酒吃。打發他廚下先睡了。婦人燈光下。染了十指春葱。令春梅拿櫈子。放在天井內。鋪着涼簟衾枕納涼。約有更闌時分。但見朱戶無聲。玉繩低轉。牽牛織女二星。隔在天河兩岸。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伏枕而待。春梅把角門虛掩。正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

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原來經濟約定搖木槿花樹爲號。就知他來了。婦人見花枝搖影。知是他來。便在院內咳嗽接應。他推開門進來。兩箇並肩而坐。婦人便問。你來。房中有誰。經濟道。大姐今日没出來。我已安付元宵兒在房裡。有事先來叫我。因問。秋菊睡了。婦人道。已睡熟了。說畢。相摟相抱。二人就在院內櫈上。赤身露躰。席枕交歡。不勝繾綣。但見。

情與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揾腮。手捻香乳綿似軟。實奇哉。掀起腳兒脱繡鞋。玉躰着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倒鳳顛鸞雲雨罷。囑多才。明朝千萬早些來。

兩箇雲雨畢。婦人拏出五兩碎銀子來。遞與經濟。說門外你潘姥姥死了。棺材已是你爹在日。與了他。三日入殮時。你大娘教

我去探喪燒帋來了。明日出殯。你大娘不放我去。說你爹熱孝在身。只見出門。這五兩銀子。交與你。明日央你畨去門外發送發送。你潘姥姥。打發擡錢。看着下入土內。你來家。就同我去一般。這經濟一手接了銀子。說這箇不打緊。你分付我幹事。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明日絕早出門。幹畢事來。回你老人家。說畢。恐大姐進房。老早歸廂房中去了。一宿晚景休題。到次日到飯時就來家。金蓮纔起來。在房中梳頭。經濟走來回話。就門外昭化寺裡。拿了兩枝茉莉花兒來婦人戴。婦人問棺材下了葬了。經濟道。我管何事不打發他老人家。黃金入了櫃。我敢來回話。還剩了二兩六七錢銀子。交付與你妹子收了。盤纏度日。千恩萬謝。多多上覆你。婦人聽見他娘入土。落下淚來。便叫春

梅。把花兒浸在盞內。看茶來與你姐夫吃。不一時。兩盒兒蒸酥四碟小菜。打發經濟吃了茶。往前邊去了。由是越發與這小夥兒日親日近。一日七月天氣。婦人早辰約下他。你今日休往那裡去。在房中等着。我往你房裡。和你耍耍。這經濟答應了。不料那日被崔本邀了他。和幾箇朋友。往門外耍子去了一日。吃的大醉來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不知天高地下。黃昏時分。金蓮驀地到他房中。見他挺在床上。行李兒也顧不的。推他推不醒。就知他在那裡吃了酒來。可霎作怪。不想婦人摸他袖子裡。弔去一根金頭蓮瓣簪兒來。上面鈒着兩溜字兒。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迎亮一看。就知是孟玉樓簪子。怎生落在他袖中。想必他也和玉樓有些首尾。不然他的簪子。如何他袖

着。怪道這短命。幾次在我面上無情無緒。我若不留幾箇字兒與他。只說我没來。等我寫四句詩在壁上。使他知道。待我見了。慢慢追問他下落。于是取筆在壁上寫了四句詩曰。

獨步書齋睡未醒　空勞神女下巫雲
襄王自是無情緒　辜負朝朝暮暮情

寫畢。婦人回房中去了。卻說經濟睡起一覺。酒醒過來。房中掌上燈。因想起今日婦人來相會。我卻醉了。回頭見壁上寫了四句詩在上。墨跡猶新。念了一遍。就知他來到。空回去了。打了送上門的風月兒白丢了。心中懊悔不已。這咱的起更將分。大姐。元宵兒都在後邊未出來。我若往他那邊去。角門又關了。走來欋花下搖花枝爲號。不聽見裡面動靜。不免踩着太湖石。扒過

粉墻去。那婦人見他有酒醉了。挺覺大恨歸房。悶悶在心。就渾衣上床摇睡。不料半夜。他扒過墻來。見院内無人。想丫鬟都睡了。悄悄躡足潛蹤。走到房門首。見門虛掩。就挨身進來。總聞月色。照見床上婦人。獨自朝裡摇着。低聲叫。可意人。數聲不應。說道。你休怪我。今日崔大哥衆朋友邀了我往門外五星原庄上射箭要子了一日。來家就醉了。不知你到。有負你之約。恕罪恕罪。那婦人也不理他。這經濟見他不理慌了。一面跪在地下。說了一遍又重復一遍。被婦人反手望臉上撾了一下。罵道。賊牢拉負心短命。還不悄悄的。丫頭聽見。我知道你有箇人。把我不放到心。你今日端的那去來。經濟道。我本被崔大哥拉了。門外射箭去。灌醉了來。就睡着了。失悞你約。你休惱我。我看見你留

詩在壁上。就知惱了你婦人道。怪搗鬼牢拉的。別要說嘴。與我禁聲。你搗的鬼如泥彈兒圓。我手內放不過。你今日便是木本叫了你吃酒。醉了來家。你袖子裡這根簪子。却是那裡的。經濟道。本是那日花園中拾的。今纔兩三日了。婦人道。你還合神搗鬼。是那花園裡拾的。你再拾一根來。我纔筭。這簪子是孟三兒那麻淫婦的。頭上簪子。我認千真萬真。上面還鈒着他名字。你還哄我。嗔道前日我不在。他叫進你房裡吃飯。原來你和他七個八個。我問着你還不成認。你不和他兩個有首尾。他的簪子。緣何到你手裡。原來把我的事。都透露出與他。怪道前日他見了我笑。原來有你的話在裡頭。自今以後。你是你。我是我。綠豆皮兒請退了。于是急的經濟賭神發咒。繼之以哭道。我經濟

若與他有一字絲麻皁線靈的。是東岳城隍。活不到三十歲。生來碗大疔瘡。害三五年黃病。要湯不見。要水不見。那婦人終是不信。說道。你這賊才料說來的牙疼誓。虧你口內不害磣。兩個絮聒了一回。見夜深了。不免解卸衣衫。挨身上床倘下。那婦人把身子扭過。倒背着他。使箇性兒不理他。由着他姐姐長姐姐短。只是反手望臉上摑過去。諕的經濟氣也不敢出一聲兒來。乾霍亂了一夜。就不湊合成毬頭。天明恐怕丫頭起身。依舊越墻而過。往前邊廂房中去了。有醉扶歸詞為証。

我嘴揾着他油鬏髻。他背靠着胷肚皮。早難送香腮左右偎。
只在頂窩兒裡長吁氣。一夜何曾見面皮。只覷着牙梳背。

看官聽說。往後金蓮還把這根簪子。與了經濟。後來孟玉樓嫁

了李衙內。往嚴州府去。經濟還拿着這根簪子做証見。認玉樓是姐。要暗中成事。不想玉樓哄趙。反陷經濟牢獄之災。此事表過不題。正是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只自生。畢竟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秋菊含恨泄幽情　春梅寄柬諧佳會

堪笑西門識未通　惹將桃李笑春風
滿床錦被藏賊睡　三頓珍羞養大蟲
愛物只圖夫婦好　貪財常把丈人坑
更有一件堪觀處　穿房入屋弄乾坤

話說。潘金蓮見陳經濟天明。越墻過去了。心中又後悔。次日却是七月十五日。吳月娘坐轎子出門。往地藏庵薛姑子那里。替西門慶燒盂蘭會箱庫去。金蓮眾人。都送月娘到大門首回來。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都往後邊去了。獨金蓮落後。走到前廳儀門首。撞遇經濟。正在李瓶兒那邊樓上。尋了解當庫衣物

抱出來。金蓮叫住。便向他說。昨日我說了你幾句。你如何使性兒。今早就跳博出來了。莫不真個和我罷了。經濟道。你老人家還說哩。一夜誰睡着來。險些兒一夜沒曾把我麻犯死了。你看把我臉上肉。也摑的去了。婦人罵道賊短命。既不與他有首尾。賊人膽兒虛。你平白走怎的。經濟向袖中取出了紙帖兒來。婦人打開觀看。却是寄生藥一詞說道。

動不動將人罵。一逕把臉兒上摑千般做小伏低下。但言語傾要和咱罷罷字兒說的人心怕。忘恩失義俏冤家。你眉兒淡了教誰畫。

金蓮一見笑了。說道既無此事。你今晚來後邊我慢慢再問你。經濟道乞你麻犯了人。一夜誰合眼兒來。等我白日裏睡一覺

兒去。婦人道得。不去。和你筭帳。說畢。婦人回房去了。經濟拏衣物。往鋪子里來做了。一回買賣。歸到廂房。搥在床上。睡了一覺。盼望天色晚來。要往金蓮那邊去。不想比及到黃昏時分。天氣一陣陰黑來。窗外簌簌下起雨來。正是蕭蕭庭院黃昏雨。點點芭蕉不住聲。這經濟見那雨下得緊。說道。好個不做美的天。他甫能教我對証話去。今日不想又下起雨來。好悶倦人也。于是長等短等。那雨不住。簌簌直下到初更時分。下的房簷上流水。這小郎君等不的雨住。披着一條茜紅毡子卧单在身上。那時吳月娘來家。大姐與元宵兒。都在後邊沒出來。于是鎖了房門。從西角門大雨裡。走入花園。金蓮那邊。推了推角門。婦人知他今日晚必來。早已分付春梅。灌了秋菊幾鍾酒。同他在炕房裡

先睡了。以此把角門虛掩。這經濟推了推角門。見掩着。便挨身而入。進到婦人卧房。見紗窗半啟。銀蠟高燒。桌上酒果已陳。金尊滿泛。兩個並肩疊股而坐。婦人便問你既不曾與孟三兒勾搭。這簪子怎得到你手里。經濟道。本是我昨日在花園荼蘼架下拾的。若哄你。便促死促滅。婦人道。既無此事。還把這根簪子與你開頭。我不要你的。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怕見物事收好着。少了我一件兒。我與你荅話。兩個吃酒下棋。到一更方上床就寢。顛鸞倒鳳。整狂了半夜。婦人把昔日西門慶枕邊風月。一旦盡付與情郎身上。却說秋菊在那邊屋裏。夜聽見這邊房裡恰似有男子聲音說話。更不知是那個了。到天明雞叫時分。秋菊起來溺尿。忽聽那邊房內開的門响。朦朧月色。雨尚未

止打窗眼看見一人。披着紅卧單。從房中出去了。恰似陳姐夫一般。原來夜夜和我娘睡。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乾淨暗裏養着女婿。次日逕走到後邊廚房裡。就如此這般。對小玉說。不想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訴與春梅。你那邊秋菊說你娘養着陳姐夫。昨日在房裡睡了一夜。今早出去了。大姑娘和元宵又沒在前邊睡。這春梅歸房。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娘不打與你這奴才幾不。教他騙口張舌。葬送主子。就是一般教作煎煎粥兒。就把鍋來打破了。你屁股大。吊了心。也怎的。我這幾日。沒曾打你這奴才骨朶痒了。于是拏棍子。向他春背上儘力狠抽了三十下。打的殺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春梅走將來說。娘沒的打他這幾下兒。與他撾痒痒兒哩。旋剝了。叫將小厮來。拏大板子。儘力

砍與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湯他這幾下兒。打水不渾的。只像鬪猴兒一般。他好小胆兒。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裏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這般養出家生哨兒來了。秋菊道。誰說甚麼來。婦人道。還說嘴哩。賊彼家誤五鬼的奴才。還說甚麼。幾聲喝的婦人往厨下去了。正是。蚊蟲遭扇打。只為嘴傷人。一日八月中秋時分。金蓮夜間暗約經濟賞月飲酒。和春梅同下鼈棋兒。晚夕貪睡失曉。至茶時前後還未起來。頗露圭角。不想被秋菊瞧到眼裡。連忙走到後邊上房門首。對月娘說。不想月娘正梳頭。小玉在上房門首。秋菊拉過他一邊告他說。俺姐夫如此這般昨日又在我娘房裡歇了一夜。如今還未起來哩。前日為我告你說。打了我一頓。今日眞實看見。我須不賴他。請奶奶快去瞧

去。小玉罵道。張眼露睛奴才。又來葬送主子。俺奶奶梳頭哩。還不快走哩。月娘便問他說甚麼。小玉不能隱諱。只說五娘使秋菊來請奶奶說話。更不題出別的事。這月娘梳了頭。輕移蓮步。驀然來到前邊金蓮房門首。早被春梅看見。慌的先進來。報與金蓮。金蓮與經濟兩個還在被窩內未起。聽見月娘到。兩個都吃了一驚。慌做手脚不迭。連忙藏經濟在床身子裡。用一床錦被遮盖的。教春梅放小卓兒在床上。拏過珠花來。且穿珠花。不一時。月娘到房中坐下。說六姐。你這咱還不見出門。只道你做甚。原來在屋裡穿珠花哩。一面拏在手中觀看。誇道。且是穿得好。正面芝麻花。兩邊槅子眼方勝兒。周圍蜂赶菊。你看着的珠子。一個挨一個兒。凑的同心結。且是好看。到明日你也替我

穿恁條籠兒戴。婦人見月娘說好話兒。那心頭小鹿兒纔不跳了。一面令春梅倒茶來與大娘吃。少頃月娘吃了茶。坐了回去了。說六姐快梳了頭後邊坐。金蓮道知道。打發月娘出來。連忙攛掇經濟出港。往前邊去了。春梅與婦人整捏兩把汗。婦人說你大娘等閒無事。他不來我這屋裏來。無上事。他今日大清早辰來做甚麽。春梅道左右是咱家這奴才戳的來。不一時。只見小玉走來。如此這般。秋菊後邊說去。說姐夫在這屋裡明睡到夜。夜睡到明日。被我罵唱了他兩聲。他還不動。俺奶奶問我沒的說。只說五娘請奶奶說話。方纔來了。你老人只放在心裡。大人不見小人過。只隄防着這奴才就是了。看官聽說。雖是月娘不信秋菊說話。只恐金蓮少女嫩婦。沒了漢子。日久一時心邪。

着了道兒。恐傳出去。被外人唇耻。西門慶爲人一塲。沒了多時光兒。家中婦人都弄的七顛八倒。恰似我養的這孩子。也來路不明一般。香香噴噴在家里。臭臭烘烘在外頭。又以愛女之故。不教大姐遠出門。把李嬌兒廂房。挪與大姐住。教他兩口兒搬進後邊儀門裏來。遇着傅夥計家去。教經濟輪番在鋪子裡上宿。取衣物藥材。同玳安兒出入。各處門戶。都上了鎖鑰。丫鬟婦女無事不許往外邊去。凡事都嚴禁。這潘金蓮與經濟兩個熱鬧突突恩情都間阻了。正是世間好事多間阻。就裏風光不久長。有詩爲証。

幾向天台訪玉真　三山不見海沉沉

侯門一日深如海　從此蕭郎是路人

潘金蓮自被秋菊泄露之後。月娘雖不見信。晚夕把各處門戶。都上了鎖。西門大姐搬進李嬌兒房中居住。經濟尋取藥材衣物。同玳安或平安眼同出入。二人恩情都間阻了。約一個多月。不曾相會一處。金蓮每日難挨。綉幃孤枕。怎禁畫閣淒凉。未免害些木邊之目。田下之心。脂粉懶勻。茶飯頓減。帶圍寬褪。懨懨瘦損。每日只是思睡。扶頭不起。有春梅向前問道。娘你這兩日。怎的不去後邊坐坐。或是往花園中散心走走。每日短歎長吁。端的爲些甚麽。婦人道。你不知道。我與你姐夫相交。有鴈兒落爲証。

我與他好似並頭蓮一處生。比目魚纏成塊。初相逢熱似粘。乍怎離別難禁耐。好是恠奇哉。這兩日他不進來。大娘又把門上鎖。花園中狗兒乖。難猜。奴婢們聽的怪。傷懷。這相思實難解。

春梅道。娘。你放心。不妨事。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扶着哩。昨日大娘留下兩個姑子。今晚夕宣卷。後邊關的儀門早。晚夕我推往前邊馬坊內取草。裝塡枕頭。等我往前邊舖子裡叫他去。你寫下個柬帖兒。與我拏着。我好歹叫了姐夫和娘會一面。娘心下如何。婦人道。我的好姐姐。你若肯可憐見。叫得他來。我恩有重報。不可有忘。我的病兒好了。替你做雙滿臉花鞋兒。春梅道。娘說的是那裡話。你和我是一個人。爹又沒了。你明日往前後進。我情愿跟娘去。咱兩個還在一處。婦人道。你有此心。可知好哩。婦人于是輕拈象管。款拂花箋。寫就一個柬帖兒。你封停當。

到于晚夕。婦人先在後邊月娘前。假托心中不自在。得了個金蟬脫殼。歸到前邊。房中沒事。月娘後邊儀門。老早關了。丫鬟婦女都放出來。聽尼僧宣卷。金蓮央及春梅。遞與他柬帖。說道。好姐姐。你快些請他去。有河西六娘子爲証。

央及春梅好姐姐。你放寬洪海量些些。俺團圓只在今宵夜。咪。你把脚步兒快走些些。我這里錦被兒重重等待者。

春梅道。等我先把秋菊那奴才。與他幾鍾酒。灌醉了。倒扣他在廚房內。我方拏了筐。推往前邊馬坊中取草來填枕頭。就叫他來。于是篩了兩大碗酒。打發秋菊吃的。扣他在廚房內。拏了婦人柬帖兒出門。有鴈兒落爲証。

我與馬坊中。推取草。到前邊。就把他來叫。歸來把狗兒藏。門上將鎖兒套。尊前酒兒篩。床上灯兒罩。帳幔度准備鳳鸞交。休教人知覺。把秋菊灌醉了。春宵聽着花影動。知他到今宵。管倸兩個成就了。

春梅走到前邊。撮了一筐草。到印子舖門首叫門。正值傅夥計不在舖中。往家去了。獨有經濟在炕上纔摇下。忽見有人叫門。問是那個。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經濟開門。見是他。滿臉笑道。原來是小大姐。沒人。請裡面坐。進入房內。見卓上點着燭。問小厮們在那里。經濟道。玳安和平安在那裡生藥舖中睡。唑。獨我一個在此。受孤恓挨冷淡。就是小生。春梅道。俺娘多上覆你。好人兒。這幾日就門邊兒也不傍。往俺那屋裏走走去。說你另有了對門王顧兒了。不希罕俺娘兒們了。經濟道。那

里話。自從那日因些閑話。見大娘緊門緊戶。所以不耐煩走動。春梅道。俺娘為你這幾日。心中好生不快。逐日無心無緒。茶飯懶吃。做事沒入腳處。今日大娘留他後邊聽宣卷。也沒去。就來了。一心只是牽掛想你。巴巴使我稍寄了一柬帖在此。好歹教你快去哩。這經濟接過柬帖。見封的甚密。拆開觀看。却是寄生草一詞。說道。

將奴這桃花面。只因你憔瘦損。不是因惜花愛月傷春困。則是因今春不減前春恨。常則是淚珠兒滴盡相思症。恨的是綉幃灯照影兒孤。盼的是書房人遠天涯近。

經濟一見了此詞。連忙向春梅躬身深深地唱喏。說道。多有起動起動。我並不知他不好。沒曾去看的。你娘兒們。休怪休怪。你

且先走一步。我收拾了。如今就去。一面開橱門。取出一方白綾汗巾。一副銀三事挑牙兒荅贈。和春梅兩個摟抱。按在炕上。且親嘴咂舌。不勝歡謔。正是無緣得會鶯鶯面。且把紅娘去解饞。有詩為証。

淡畫眉兒斜揷梳　不欣拈弄綉工夫
雲窗霧閣深深許　靜坐芸窗學景書
多艷麗　更清姝　神仙標映世間無
當初只說梅花似　細看梅花却不如

當下兩個相戲了一回。春梅先拏着草歸到房來。一五一十。對婦人說。姐夫我叫了他便來也。他看了你那柬帖兒。好不喜歡。與我深深作揖。與了我一方汗巾。一副銀挑牙兒相謝。婦人便

叫春梅。你去外邊看着。只怕他來。休教狗咬。春梅道。我把狗藏過一邊。原來那時正值中秋八月十六七。月色正明。且說陳經濟。旋那邊生藥鋪叫過平安兒來。這邊歇他。一個獵古調兒。前邊花園門關了。打後邊角門。走入金蓮那邊。搖木槿花爲號。春梅隔墻看見花梢動。且連忙以咳嗽應之。報婦人。經濟推開門。挨身進入到房中。婦人迎門接着笑語。說道。好人兒。就不進來走走兒經濟道。彼此怕是非。躱避兩日兒。不知你老人家不快。有失問候。婦人道。有四換頭詞爲證。

赤緊的因些閒話。把海樣恩情一旦差。你這兩日門兒不抹。

我心兒掛。關情的我兒。你怎生便撇的下。

兩個坐下。春梅關上角門。房中放卓兒。擺上酒肴。婦人和經濟。並肩疊股而坐。春梅打橫。把酒來斟。穿杯換盞。倚翠偎紅。吃了一回。擺下棋子。三人同下鱉棋兒。吃得酒濃上來。婦人嬌眼乜斜。烏雲半軃。取出西門慶淫器包兒。裏面包着相思套。顫聲嬌。銀托子。勉鈴。一弄兒淫器。教經濟便在燈光影下。婦人便赤身露體。仰卧在一張醉翁椅上兒。經濟亦脫的上下沒條絲也。對坐一椅。拏春意二十四解本兒。在燈下照着樣兒行事。婦人便叫春梅。你在後邊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眞個在身後推送。經濟那話。插入婦人牝中。往來抽送。十分暢美。不可盡言。那表秋菊在後邊廚下。睡到半夜裡。起來淨手。見房門倒扣着。推不開。于是伸手出來。撥開了吊兒。大月亮地裡。躡足潛踪。走到前房窗下。打窗眼裡。潤破窗紙。望裡張看。見房中掌

着明晃晃燈燭。三個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兩個對面坐着椅子。春梅便在後邊推車。三人串作一處。但見。

一個不顧夫主名分。一個那曾上下尊卑。一個氣的吁吁。猶如牛吼柳影。一個嬌聲瀝瀝。猶似鶯轉花間。一個椅上逞雨意雲情。一個耳畔説山盟海誓。一個寡婦房內。翻爲快活道場。一個丈母根前。變作行淫世界。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悉送與情娘。正是寫成今世不休書。結下來生歡喜帶。

當時都被秋菊看到眼裏。口中不說。還只在人前撇清。要打我。今日卻真實被我看見了。到明日對大娘說。莫非又說騙張舌。賴他不成。于是瞧了個不亦樂乎。依舊還往厨房中睡去了。三

個整狂到三更時分纔睡。春梅未曾天明先起來。走到厨房。見厨房門開了。便問秋菊。秋菊道。你還說哩。我尿急了。往那里溺。我扳門了弔。出來院子里溺尿來。春梅道。成精奴才。屋裏放着榪子溺不是。秋菊道。我不知榪子在屋裏。兩個後邊聒躁。經濟天明起來。早往前邊去了。正是兩手劈開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門。婦人便問春梅。後邊亂甚麼。這春梅如此這般告說秋菊夜裡開門一節。婦人發恨要打秋菊。這秋菊早辰。又走來後邊報與月娘知道。被月娘喝了一聲。罵道。賊葬弄主子的奴才。前日平空走來。輕事重報。說他主子窩藏陳姐夫在屋裏。明睡到夜。夜睡到明。叫了我去。他主子正在床上。放炕卓兒穿珠花兒。那得陳姐夫來。落後陳姐夫。打前邊來。恁一個弄主子的奴才。

一個大人放在屋裏。端的走糖人兒。木頭兒。不拘那里安放了一個漢子那里發落。付莫越放在眼面前不成。傳出去知道的。是你這奴才們荎送主子。不知道的只說西門慶。平昔要的人强占多了。人死了多少時兒。老婆們一個個都弄的乜七顛八倒恰似我的這孩子。也有些甚根兒不正一般。于是要打秋菊。諕的秋菊往前邊疾走如飛。再不敢來後邊說去了。婦人聽見月娘喝出秋菊。不信其事。心中越發放下胆子來了。于是與經濟作一詞以自快。云紅綉鞋爲証

會雲雨風般疎透。鬧是非屁似休偢。那怕無縫鎖上十字扭

輪鍬的閃了手臁。散楚的叫破咽喉。咱兩個關心的情越有。

西門大姐聽見此言。背地裡輪問陳經濟道。你信那汗邪了的

奴才。我昨日見在舖子上宿。幾時往花園那邊去了。花園門成日又関着。西門大姐罵道。賊囚根子。你別要說嘴。你若有風吹草動。到我耳朵內惹娘說我。你就信信脫脫去了。罵也休想在這屋裏了。經濟道。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怪不的說舌的奴才到明日得了好。大娘眼見不信他。西門大姐道。得你這般說就好了。正是誰料郎心輕似絮。那知妾意亂如絲。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吴月娘大閙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冬夏長青不世情　乾坤妙化屬生成
清標不染塵埃氣　貞操惟持泉石盟
九節通靈無並品　孤霜釀味有餘馨
世人欲問長生術　到底芳姿益壽齡

話說。一日吴月娘請將吴大舅來啗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那時吴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祭品之物。玳安來安兒跟隨顧了頭口騎。月娘便坐一乘暖轎子。分付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西門大姐。好生看家。同妳子如意兒衆丫頭。好生看孝哥兒。後邊儀門無事早早關了。

休要出去外邊。又分付陳經濟休要那去。同傅夥計大門首看顧。我約莫到月盡就來家了。十五日早辰燒紙通信。晚夕辭了西門慶靈。與衆姊妹置酒作別。把房門各庫門房鑰匙交付與小玉拿鑰。前後仔細。次日早五更起身。離了家門。一行人頓了頭口。衆姊妹送出大門而去。那秋深時分。天寒日短。一日行兩程。六七十里之地。未到黄昏。投客店村坊安歇。次早再行。一路上。秋雲淡淡。寒雁嘹嚦。樹木凋落。景物荒凉。不勝悲愴。有詩单道月娘爲夫主遠涉關山。答心願爲証。

平生志節傲氷霜　一點眞心格上蒼
爲夫遠許神州願　千里關山姓字香

話休饒舌。一路無詞。行了數日。到了泰安州。望見泰山。端的是天下第一名山。根盤地脚。頂接天心。居齊魯之邦。有巖巖之氣象。吳大舅見天晚。投在客店歇宿一宵。次日早起上山。望岱岳廟來。那岱岳廟就在山前。乃累朝祀典。歷代封禪。爲第一廟貌也。但見

廟居岱岳。山鎭乾坤。爲山岳之至尊。乃萬福之領袖。山頭倚檻。直望弱水蓬萊。絶頂攀松。都是濃雲薄霧。樓臺森聳。金烏展翅飛來。殿宇稜層。玉兎騰身走到。雕樑畫棟。碧瓦朱簷。鳳扉亮槅映黄紗。龜背綉簾垂錦帶。遥觀聖像。九獵舞舜日堯眉。近觀神顔。袞龍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赭黄袍偏襯藍田帶。左侍下。玉簪朱履。右侍下。紫綬金章。闔殿威儀。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擎王十萬鐵

衣兵萬里山下。判官分七十二司。白騾廟中。土神按二十四氣。管太池鐵面太尉。日日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正是萬民朝拜碧霞宮。四海皈依神聖帝。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岳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廟祝道士在傍宣念了文書。然後兩廊都燒化了錢紙。吃了些齋食。然後統領月娘上頂。登四十九盤。攀藤攬葛上去。娘娘金殿在半空中。雲烟深處。約四十五里。風雲雷雨。都望下觀看。月娘衆人從辰牌時分。岱岳廟起身。登盤上頂。至申時已後。方到娘娘金殿上。名朱 江牌扁。金書碧霞宮三字。進入宮內。瞻禮娘娘金

身。怎生模樣。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蕚。天然眉目映雲鬟。唇似金朱。自在規模端雪體。猶如王母宴瑤池。却似嫦娥離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畫難成。

月娘瞻拜了娘娘仙容。香案邊立着一個廟祝道士。約四十年紀。生的五短身材。三溜髭鬚。明眸皓齒。頭戴簪冠。身披絳服。足穿云履。向前替月娘宣讀了還願文疏。金爐內炷了香。焚化了紙馬金銀。令左右小童收了祭供。原來這廟祝道士。也不是個守本分的。乃是前邊岱岳廟裡金住持的大徒弟。姓石。雙名伯才。極是個貪財好色之輩。趨時攬事之徒。這本地有個殷太歲。

姓殷雙名天錫。乃是本州知州高廉的妻弟。常領許多不務本的人。或張弓挾彈。牵架鷹犬。在這上下二宮。專一睃看四方燒香婦女。人不敢惹他。這道士石伯才。專一藏奸蓄詐。替他賺誘婦女到方丈。任意姦淫。取他喜歡。因見月娘生的姿容非俗。戴着孝冠兒。若非官户娘子。定是豪家閨眷。又是一位蒼白髭鬚老子跟隨。兩個家童。不免向前稽首。收謝神福。請二位施主方丈一茶。吳大舅便道。不勞生受。還要赶下山去。伯才道。就是下山也還早哩。不一時說至方丈裡面。糊的雪白。正面芝麻花坐牀。挂黄錦帳。香几上供養一軸洞賓戲白牡丹圖畫。左右一聯淡濃之筆。大書。捲兩袖清風舞鶴。對一軒明月談經。問吳大舅上姓。大舅道。在下姓吳名鎧。這個就是舍妹吳氏。因爲夫主未

還香愿。不當取擾上官。伯才道。既是令親。俱延上坐。他便主位坐了。便叫徒弟看茶。原來他手下有個徒弟。一個叫郭守清。一個名郭守禮。皆十六歲。生的標致。頭上戴青段道髻。用紅扎任總角。後用兩根飄帶。身穿青絹道服。脚上凉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客至則遞茶遞水。斟酒下菜。到晚來背地來掇箱子。拿他解饞塡餡。明雖爲脚兒徒弟。實爲師父大小老婆。更有一件不可說。脫了褲子。每人小幅裡夾着一條大手巾。看官聽說。但凡人家。好兒好女。切記休要送與寺觀中出家。爲僧作道。女孩兒做女冠姑子。都稱瞎男盗女娼。十個九個都着了道兒。有詩爲証。

琳宮梵刹事因何　道即天尊釋即佛

廣栽花草虛清意　待客迎賓假做作
美衣麗服裝徒弟　浪酒閑茶戲女娥
可惜人家嬌養子　送與師父作老婆

不一時兩個徒弟守清守禮房中安放卓兒就擺齋上來都是美口甜食蒸煠餅饊醎春饌各樣菜蔬擺滿春臺白定磁盞兒銀杏葉匙絕品雀舌甜水好茶吃了茶收下家火去就擺上案酒大盤大碗餚饌都是鷄鵝魚鴨葷菜上來斟琥珀銀鑲盞滿泛金波吳月娘酒來就要起身叫玳安近前用紅漆盤托出一疋大布二兩白金與石道士作致謝之禮吳大舅便說不當打攪上宮這些微禮致謝仙長不勞見賜酒食天色晚來如今還要趕下山去慌的石伯才致謝不已說小道不才娘娘福蔭在本山碧霞宮做個住持仗賴四方錢糧不管待四方財主作何項下使用今聊備粗齋薄饌倒反勞見賜厚禮使小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辭謝再三方令徒弟收下去一面留月娘吳大舅坐好反坐片時略飲三杯盡小道一點薄情而已吳大舅見款留懇切不得已和月娘坐下不一時熱下飯上來石道士分付徒弟這個酒不中吃另打開昨日徐知府老爹送的那一罈與透瓶香荷花酒來與你吳老爹用不一時徒弟取用熱壺篩熱酒上來先滿斟一杯雙手遞與月娘月娘不肯接吳大舅說舍妹他天性不用吃酒伯才道老夫人連路風霜用些些何害好反淺用些些一面倒去半鍾遞上去與月娘接了又斟一杯遞與吳大舅說吳老爹你老人家試嘗此酒其味何如吳大舅飲了一

口。覺香甜絶美其味深長。說道。此酒甚好。伯才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此是青州徐知府老爹。送與小道的酒。他老夫人小姐公子。年年來岱岳廟燒香。建醮。與小道相交極厚。他小姐衙內。又寄名在娘娘位下。見小道立心平淡。慇懃香火。一味志誠。甚是敬愛小道。常年這岱岳廟上下二宫。錢粮有一半征收入庫。近年多虧了我這恩主徐知府老爹。題奏過也不征收。都全放常住用度。侍奉娘娘香火。餘者接待四方香友。這裡說話。下邊玳安平安跟從轎夫。下邊自有坐處。湯飯點心。大盤大碗。酒肉都吃飽了。有官聽說。這石伯才窩藏殷天錫。賺引月娘到方丈。要將中取事。豈不加意奉承。飲了幾杯。吳大舅見天晚要起身。伯才道。日色將落晚了。赶不下山去。倘不棄在小道方丈。權宿一

宵。明早下山從容些。吳大舅道。爭柰有些小行李在店內。誠恐一時小人囉唣。伯才笑道。這個何須挂意。如有絲毫差遲。聽得是我這裡進香的。不拘村坊店道。聞風害怕。好不好把店家拿來本州夾打。就教他尋賊人下落。吳大舅聽坐住。伯才拿大鍾斟上酒。吳大舅見酒利害。遂往後邊閣上觀看隨喜。伯才便教偷酒在懷推醉了。更衣要往。徒弟守清引酒拿鑰匙開門教大舅觀看去了。這月娘覺身子乏困。便要牀上側側兒。這石伯才一面把房門拽上。外邊坐去了。也是合當有事。月娘方纔牀上搓着。忽聽裡面响喨了一聲。牀背後紙門內。跑出一個人來。淡紅面貌。三柳髭鬚。約三十年紀。頭戴滲青巾。身穿紫錦袴衫。雙關抱住月娘。說道。小生姓殷名天錫。乃高太守妻弟。久聞娘子

乃官豪宅眷。天然國色。思慕已久。渴欲一見。無由得會。今既接
英標。乃三生有幸。死生難忘也。一面按着月娘在牀上求歡。月
娘諕的慌做一團。高聲大叫。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沒事把良人
妻室。強擳攔在此做甚。就要奪門而走。被天錫死邉攔擋不放。
便跪下說。娘子禁聲。下顧小生。懇求憐允。那月娘越高聲叫的
聲緊了。口口大叫。救人。來安玳安聽見。是月娘聲音。慌慌張張。
走去後邉閣上。叫大舅說。大舅快去。我娘在方丈和人合口哩。
這吳大舅兩步做一步。奔到方丈。推門那裡推得開。只見月娘
高聲。清平世界。攔燒香婦女在此做甚麼。這吳大舅便叫。姐姐
休慌。我來了。一面拿石頭把門砸開。那殷天錫見有人來。撒開
手。打牀背後一溜烟走了。原來這石道士牀背後。都有出路。吳

大舅砸開方丈門。問月娘道。姐姐。那廝玷汚不曾。月娘道。不曾
玷汚。那廝打牀背後走了。吳大舅尋道士。那石道士躲去一邉。
只教徒弟來支調。被大舅大怒。喝令手下跟隨玳安來安兒。把
道士門窻户壁都打碎了。一面保月娘出離碧霞宫。上了轎子。
便赶下山來。約黄昏時分起身。走了半夜。投天明赶到山下客
店内。如此這般告店小二說。小二叫苦連聲。說不合惹了殷太
歲。他是本州知州相公妻弟。有名殷太歲。你便去了。把俺開店
之家。他遭塌凌辱。怎肯干休。吳大舅便多與他一兩店錢。取了
行李。保定月娘轎子。急急奔走。後面殷天錫氣不捨。率領二三
十閑漢。各執腰刀短棍。赶下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兩程做一程。
約四更時分。赶到一山凹裡。遠遠樹木叢中。有灯光。走到跟前。

却是一座石洞裡面有一老僧秉燭念經吳大舅問老師我等頂上燒香被強人所赶奔下山來天色昏黑迷蹤失路至此敢問老師此處是何地名從那條路回家去老僧道此是岱岳東峯這洞名喚雪澗洞貧僧就叫雪洞禪師法名普靜在此修行二三十年你今遇我實乃有緣休往前去山下狼虫虎豹極多明日早行一直大道就是你清河縣了吳大舅道只怕有人追赶老師把眼一觀說無妨那強人赶至半山已回去了因問月娘姓氏吳大舅道此乃吾妹西門之妻因為夫主來此進香得遇老師搭救恩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在洞内歇了一夜次日五更月娘拿出一疋大布謝老師老師不受說貧僧只化你親生一子作個徒弟你意下何如吳大舅道吾妹止生一子指望承繼家業若有多餘就與老師作徒弟出家月娘道小兒還小今纔不到一周歲兒如何來得老師道你只許下我如今不問你要過十五年纔問你要哩月娘口中不言過十五年再作理會遂許下老師看官聽說不當今日許老師一子出家後來十五年之後天下荒亂月娘携領孝哥孩兒往河南投奔雲離守就皆去路遇老師度化在永福寺落髮為僧此事表過不題次日月娘辭了老師往前所進走了一日前有一山攔路這座山名喚清風山生的十分險惡但見

八面嵯峨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色槎枒老樹挂藤蘿瀑布飛來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聞樵人齊响峯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黨

穿荆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佇去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行來山徑。週廻盡是死屍坑。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強人打刼塲。

原來這山喚做清風山。山上有座清風寨。寨中有三個強寇。一名錦毛虎燕順。一名矮脚虎王英。一個白面郎君鄭天壽。手下聚五百小嘍囉。專一打家刼道。放火殺人。人不敢惹他。當下吳大舅一行人。騎頭口。簇擁着月娘轎子。進入山來。那時日色已落。天色昏黑。不見村坊店道。正在危懼之際。不防地下拋去一條絆馬索子。把吳大舅頭口絆落倒跌落塹坑內。原來山下小嘍囉。見月娘轎子。搶上山來。吳大舅一行人報與三個強寇。閃出一夥小嘍囉。騎着馱垜。逕入山來。吳大舅一行人。都被拿到

寨前。三個強寇在寨上。正陪山東及時雨宋江飲酒。宋江因殺了娼婦閻婆惜。逃躲至此。三人留他寨中住幾日。宋江看見月娘。頭戴孝髻。身穿縞素衣服。舉止端莊。儀容秀麗。斷非常人妻子。定是富家閨眷。因問其姓氏。月娘向前道了萬福。大王妾身吳氏之女。千户西門慶之妻。守節孤孀。因為夫主病重。許下泰山香願。先在山上被殷天錫所赶。走了一日一夜。要回家去。不不想天晚悞從大王山下所過。行李馱垜。都不敢要。只是乞饒性命。還家萬幸矣。宋江因見月娘詞氣哀惋動人。便有幾分慈憐之意。乃使欠身向燕順道。這位娘子。乃是我同僚正官之妻。有一面之識。為夫主到此進香。因被殷天錫所赶。悞到此山所過。有犯賢弟清蹕。也是個烈婦。看我宋江的薄面。放他回去。以

全他名節罷。王英便說。哥哥爭奈小弟沒個妻室。讓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罷。遂令小嘍囉把月娘擄入他後寨去了。宋江向燕順。鄭天壽道。我恁說一場。王英兄弟就不肯教我做個人情。燕順道。這兄弟諸般都好。自吃了有這些毛病。見了婦人女色眼裡火就愛。那宋江也不吃酒。同二人走到後寨。見王英正摟着月娘求歡。宋江走到根前。一把手將王英拉着前邊。便說道賢弟。既做英雄。犯了溜骨髓三字。不為好漢。你要尋妻室。等宋江替你做媒。保一個貿女好的。行茶過水。娶來做個夫人。何必要這再醮做甚麼。王英道。哥哥你且胡亂權讓兄弟這個罷。宋江道。不好。我宋江久後決然替賢弟宅娶一个好的。不爭你今日要個這婦人。惹江湖上好漢恥笑。殷天錫戕那廝。我不上梁山便罷。若上梁山。與替這個婦人報了仇。看官聽說。後宋江到梁山。做了寨主。因為殷天錫奪了柴皇城花園。使黑旋風李逵殺了殷天錫。大鬧了高唐州。此事表過不題。當日燕順見宋江說此話。也不問王英肯不肯。喝令轎夫上來。把月娘擡了去。吳月娘見放了他。向前拜謝宋江道。蒙大王活命之恩。宋江道。阿呀。我不是這山寨大王。我是鄆城縣客人。你是拜這三位大王便了。月娘拜畢。吳大舅保着離了山寨。上了轎子。過了清風山往清河縣大道前來。正是撞碎玉籠飛彩鳳。頓開金鎖走蛟龍。有詩為證。

世上只有人心歹　萬物還教天養人
但交方寸無諸惡　狼虎叢中也立身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夜賣春梅

人家養女甚無聊　倒踏來家更不合
口稱爹媽虛情意　權當爲兒假做作
入户只嫌恩愛少　出門都作怨仇多
若有一些不到處　一日一塲駡老婆

話說。吳大舅領月娘。有日取路來家。不題單表潘金蓮自從月娘不在家。和陳經濟兩個家前院後庭。如雞兒趕彈兒相似。纏做一處無一日不會合。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嚥。叫經濟到房中說。奴有件事告你說。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撲撲跳。茶飯兒怕待吃。

身子好生沉困。有你爹在時。我求薛姑子符藥衣胞。那等安胎。白沒見個踪影。今日他沒了。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內洗換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磕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你休推睡裡夢裡。趁你大娘未來家。那裡討貼墜胎的藥。趁早打落了這胎氣。離了身。奴走一步也伶俐。不然弄出個怪物來。我就尋了無常罷了。再休想擡頭見人。經濟聽了便道。咱家舖中諸樣藥都有。倒不知那幾庄兒墜胎。又沒方修合。你放心不打緊處。大街坊胡太醫。他大小方脉。婦人科。都善治。常在咱家看病。等我問他那裡贖取兩貼。與你吃下胎便了。婦人道。好哥哥。你上緊快去救奴之命。這陳經濟包了三錢銀子。逕到胡太醫家來。胡太醫正在家。出來相見

聲嗟。認的經濟西門大官人女婿。讓坐說。一向稀面。動問到舍有何見教。經濟道。別無干瀆。向袖中取出白金三星。充藥資之禮。敢求下良劑一二貼。足見盛情。胡太醫說道。我家醫道。大方脉。婦人科小兒科內科外科。加減十三方。壽域神方。海上方。諸般雜症方。無不通曉。又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且婦人以血為本。藏于肝。流于臟。上則為乳汁。下則為月水。合精而成胎氣。女子十四而天癸至。任脉通旅。月候按時而行。常以三旬一見則無病。一或血氣不調。則陰陽愆伏。過於陽則輕水前期而來。過於陰。則輕水後期而至。血性得熱而流。寒則凝滯。過於不及。皆致病也。冷則多白。熱則多赤。冷熱不調。則赤白帶。大抵血氣和平。陰陽調順。其精血聚而包胎成。心腎二脉。應手而動。精盛則為

男。血勝則爲女。此自然之理也。胎前必須以安胎爲本。如無他疾。不可妄服藥餌。待十月分娩之時。尤當謹護。不然恐生產後諸疾。愼之愼之。經濟笑道。我不要安胎。我今只用墜胎藥。胡太醫道。天地之間。以好生爲本。人家十個九個只要安胎的藥。你何如倒要墜胎。沒有沒有。經濟見他掣肘。又添了二錢藥資。說。你休管他。各自人有用處。此婦子女生落不順。情願下胎。這胡太醫。接了銀子。說道。不打緊。我與你一服紅花一埽光。吃下去。如人行五里。其胎自落矣。有西江月爲証。

牛膝蟹爪甘遂。定磁大戟芫花。斑毛赭石與硇砂。水銀與芒硝研化。又加桃仁通草。麝香文帶凌花。更燕醋煮好紅花。管取孩兒落下。

經濟於是討了兩貼紅花一埽光。作辭胡太醫。到家遞與婦人。一五一十。說到晚夕。煎紅花湯吃下去。登時滿肚裡生疼。睡在炕上。教春梅按在身。只情揉揣。可要作怪。須臾坐淨桶。把孩子打下來了。只說身上來。令秋菊攪草紙倒將東淨毛司裡。次日掏坑的漢子挑出去。一個白胖的小厮兒。常言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消幾日。家中大小都知金蓮養女婿。偷出私肚子來了。却有吳月娘有日來家。往回泰安州去了半個月光景。來時正值十月天氣。家中大小接着。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告訴孟玉樓。衆姊妹。家中大小。把岱岳廟中及山寨上的。從頭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塲。合家大小都來參見了。月娘見奶子抱孝哥兒。

到根前子毋相會在一處。燒帋置酒。管待吳大舅回家。晚夕衆
姊妹與月娘接風。俱不在話下。到第二日。月娘路上風霜跋涉。
着了辛苦。又乞了驚怕。身上疼痛沉困。整不好了兩三日。那秋
菊在家把金蓮經濟兩人幹的勾當。聽的滿耳滿心。要走上房
告月娘說。二人怎生偷出私胎子來。傾在毛司裡。乞掏坑的掏
出去。何人不看見。又被婦人怎生打罵。含恨正沒發付處。走到
上房門首。又被小玉噦罵在臉上。打耳刮子。打在臉上。罵道賊
說舌的奴才。趂早與我走。俺奶奶遠路來家。身子不快活。還未
起來。趂早與我走。氣了他倒值了多少的。罵的秋菊忍氣吞聲。
喏喏而退。一日也是合有事。經濟進來尋衣裳。婦人和他又在
翫花樓上兩個做得好。被秋菊走到後邊。叫了月娘來看。說道

奴俚兩番三次告大娘說。不信。娘不在。兩個在家。明睡到夜。夜
到明。明偷出私胎子來。與春梅兩個都打成一家。今日兩人又
在樓上幹歹事。不是奴俚說謊。娘快些瞧去。月娘急忙走到前
邊。兩個正幹的好。還未下樓。不想金蓮房簷籠內。馴養得個鸚
哥兒。會說嘴。高聲叫。大娘來了。春梅正在房中。聽見。迎出來。見
是月娘。比及樓上叫婦人。先是經濟拿衣服下樓往外走。被月
娘喝罵了幾句。說。小孩兒沒記性。有要沒緊。進來撞甚麼。經濟
道。鋪子內人等着。沒人尋衣裳。月娘道。我那等分付。教小廝進
來取。如何又進來寡婦房裡。有要沒緊。做甚麼。沒廉恥。幾句罵
得經濟往外。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婦人羞的半日不敢下來。然
後下來。被月娘儘力數說了一頓。說道。六姐。今後再休這般沒

廉恥。你我如今是寡人。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臭烘烘在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朵。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教奴才們背地排說的磣死了。常言道。男兒沒信。寸鐵無鋼。女人無性。爛如麻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你有長俊正條。肯教奴才排說你。在我跟前說了幾遍。我不信。今日親眼看見說不的了。我今日說過。要你自家立志。替漢子爭氣。像我進香去。兩番三次。被強人擄掠逼勒。若是不正氣的。也來不到家了。金蓮吃月娘數說。羞的臉上紅一塊。白一塊。口裡說一千個沒有。只說我在樓上燒香。陳姐夫自去那邊尋衣裳。誰和他說甚話來。當下月娘亂了一回。歸後邊去了。晚夕西門大姐在房內。又罵經濟賊囚根子。敢說又沒真贓實犯。拿住你。你還

那等嘴巴巴的。今日兩個又在樓上做甚麼。說不的了。兩個弄的好碎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子。還在我根前拿話兒拴縛人。毛司裡磚兒。又臭又硬。恰似強伏着那個一般。他便羊角葱靠南墻。老辣已定。你還在這屋裡雌飯吃。經濟罵道。淫婦。你家收着我銀子。我雌你家飯吃。使性往前邊來了。自此已後。經濟只在前邊。無事不敢進入後邊來。取東取西。只是玳安平安兩個往樓上取去。每日飯食晌午還不拿出來。把傅夥計餓的。只拿錢街上盪麪吃。正是。龍鬬虎爭。苦了小獐。合處門戶。日頭半天。老早開了。由是與金蓮兩個恩情又間隔阻了。經濟那邊陳宅房子。一向教他母舅張團練看守居住。張團練革任在家閒住。經濟早晚往那裡吃飯去。月娘亦不追

問。兩個隔别。約一月不得會面。婦人獨在那邊。挨一日似三秋過一宵如半夏。怎禁這空房寂靜。慾火如蒸。要見他一面。難上之難。兩下音信不通。這經濟無門可入。忽一日見薛嫂兒打門首所過。有心要托他寄一紙柬兒。到那邊與金蓮。訴其間阻之事。表此肺腑之情。一日推門外討帳。騎頭口逕到薛嫂家。拴了驟子。掀簾便問。薛媽在家。有他兒子薛紀媳婦兒金大姐。抱孩子在炕上。伴着人家賣的兩個使女。聽見有人叫薛媽。出來問。是誰。經濟道。是我。問薛媽在家不在。金大姐道。姑夫請家來坐。俺媽往人家兌了頭面。討銀子去了。有甚話說。使人叫去。連忙點茶與經濟吃。少坐片時。只見薛嫂兒來了。同經濟道了萬福。說。姑夫那陣風兒吹來我家。叫金大姐倒茶與姑夫吃。金大姐

道。剛纔吃了茶了。經濟道。無事不來。如此這般。與我五娘勾搭日久。今被秋菊丫頭戳舌。把俺兩個姻緣拆散。大娘與大姐甚是踈淡我。我與六姐拆散不開。二人離别日久。音信不通。欲稍寄數字進去與他。無人得到內裡。須央及你。如此這般。通個消息。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來。這些微禮。權與薛媽買茶吃。那薛嫂一聞其言。拍手打掌笑起來。說道。誰家女婿戲丈母。世間那裡有此事。姑夫你實對我說。端的你甚麼得手來。經濟道。薛媽。禁聲。且休取笑。我有這束帖封好在此。好歹明日替我送與他去。薛嫂一手接了。說你大娘從進香回來。我還沒看他去。兩當一節。我去走走。經濟道。我在那裡討你信。薛嫂道。往鋪子裡尋你回話。說畢。經濟騎頭口來家。次日却說薛嫂提着花箱兒先

進西門慶家。上房看月娘。坐了一回。又到孟玉樓房中。然後纔到金蓮這邊。金蓮正放卓兒吃粥。春梅見婦人悶悶不樂。說道。娘你老人家也少要憂心。仙姑人說。日日有夫。是非來入耳。不聽自然無。古昔仙人。還有小人不足之處。休說你我。如今爹也沒了。大娘他養出個墓生兒來。莫不也來路不明。他也難管我你暗地的事。你把心放開。料天塌了。還有撐天大漢哩。人生在世。且風流了一日是一日。于是篩上酒來。遞一鍾與婦人。說娘。且吃一杯兒暖酒。解解愁悶。因見堦下兩隻犬兒。交戀在一處。說道。畜生尚有如此之樂。何況人而反不如此乎。正飲酒。只見薛嫂來到。向前道了萬福。笑道。你娘兒兩個好受用。因觀二犬恋在一處。笑道。你家好祥瑞。你娘兒們看着怎不解許多悶。于

是道。又道個萬福。婦人道。那陣風兒今日刮你來。怎的一向不來走走。一面讓薛嫂坐。薛嫂兒道。我鎮日不知幹的甚麼。只是不得閑。大娘頭上進了香。看看他。剛纔好不怪我。西房三娘也在根前。留了我兩對翠花。一對大翠圍髮。好快性。就秤了八錢銀子與我。只是後邊住的雪娘。從八月裡要了我二對線花兒。該二錢銀子來。一些沒有支用着。白不與我。好慳吝的人。我對你說。怎的不見你老人家。婦人道。我這兩日身子有些不快。不曾出去走動。春梅一面篩了一鍾酒。遞與薛嫂兒。薛嫂連忙道萬福。說。我進門就吃酒。婦人道。你到明日養個好娃娃。薛嫂兒道。我養不的。俺家兒子媳婦兒金大姐。到新添了個娃兒。纔兩個月來。又道。你老人家沒了爹。終久這般冷清清了。婦人道。說

不得。有他在好了。如今弄得俺娘兒們。一折一磨的。不瞞老薛說。如今俺家中人多舌頭多。他大娘自從有了這孩兒。把心腸兒也改變了。姊妹不似那咱親熱了。這兩日一來我心裡不自在。二來因些閒話。沒曾往那邊去。春梅道。都是俺房裡秋菊這奴才。大娘不在。舂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把我也扯在裡面。好不亂哩。薛嫂道。就是房裡使的那大姐。他怎的倒弄主子。白穿青衣。抱黑柱。這個使不的。婦人使春梅。你瞧瞧那奴才。只怕他來覷聽。春梅道。他在廚下揀米哩。這破包簍奴在這屋就是走水的槽。單管屋裡事兒。往外學舌。薛嫂道。這裡沒人。咱娘兒們說話。直道昨日陳姐夫。到我那裡。如此這般告訴我。乾淨是他戳犯你們的事兒了。陳姐夫說他大娘數說了他。各處門戶都

緊了。不許他進來取衣裳。拿藥材。又把大姐搬進東廂房裡住。每日晌午還不拿飯出去與他吃。餓的他只往他母舅張老爹那裡吃去。一個親女婿不托他。倒托小廝。有這個道理。他有好一向沒得見你老人家。巴巴央及我。稍了個柬兒。多多拜上你老人家。少要焦心。左右爹也是沒了。爽利放倒身大做一做。怕怎的。點根香怕出烟兒。放把火倒也罷了。于是取出經濟封的柬帖兒遞與婦人。拆開觀看。別無甚話。上寫紅綉鞋一詞。

袄廟火燒皮肉。藍橋水渰過咽喉。緊按納風聲滿南州。畢了終是染污。成就了倒是風流。不甚麼也是有。

六姐 粧次

下書經濟百拜上

婦人看畢。收了入袖中。薛嫂兒道。他教你回個記色與他。寫幾

個字兒稍了去。方信我送的有個下落。婦人教春梅陪着薛嫂
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子兒。帕兒上
也寫着一詞在上。說道。

我為你躭驚受怕。我為你折挫渾家。我為你脂粉不曾搽。我
為你在人前抛了些見識。我為你奴婢上使了些鍬筏。咱兩
個一雙憔悴殺。

婦人寫了。封得停當。交與薛嫂。便說。你上覆他。教他休要使性
兒。往他母舅張家那裡吃飯。惹他張舅唇齒。說你在丈人家做
買賣。却來我家吃飯。顯得俺們都是沒處活的一般。教他張舅
怪。或是未有飯吃。教他鋪戶裡拿錢買些點心和夥計吃便了。
你使性兒不進來。和誰賭鱉氣哩。却是賊人膽兒虛一般。薛嫂

道。等我對他說。婦人又與薛嫂五錢銀子。作別出門。來到前邊
鋪子裡。尋見經濟。兩個走到僻靜處說話。把封的物事遞與他。
五娘說。教他休使性兒賭鱉氣。教他常進來走走。休往你張舅
家吃飯去。惹人家怪。因拿出五錢銀子與他瞧。此是裡面與我
的。滿眼不藏絲。久後你兩個愁不會在一答裡。對出來。我臉放
在那裡。經濟道。老薛。多有累你。深深與他唱喏。那薛嫂走了兩
步。又回來。說。我險些忘了一件事。剛纔我出來。大娘又使了頭
繡春叫進我去。叫我晚上來領春梅。要打發賣他。說他與你們
做牵頭。和他娘通同養漢。敢就因這件事。經濟道。薛媽。你只個
領在家。我改日到你家見他一面。有話問他。那薛嫂說畢。回家
去了。果然到晚夕月上的時分走到。領春梅。到月娘房中。月娘

問。口說那咱原是你手裡十六兩銀子買的。你如今拿十六兩銀子來就是了。分付小王。你看着到前邊收拾了。教他鋪身兒出去休要他帶出衣裳去了。那薛嫂兒到前邊。向婦人。如此這般。俺大娘教我領春梅姐來了。對我說他與你老人家。通同作弊。偷養漢子。不管長短。只問我要原價。婦人聽見說領賣春梅。就睜了眼。半日說不出話來。不覺滿眼落淚。叫道。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時兒就打發他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放人躧到泥裡。李瓶兒孩子。週半還死了哩。花巴瘡疹未出。赤道天怎麼算計。就心高遮了太陽。薛嫂道。孩兒出了瘡疹了沒曾。婦人道。何曾出來了。還不到一週兒哩。薛嫂道。春梅姐。

說爹在日。曾收用過他。婦人道。收用過二字兒。死鬼把他當心肝肺腸兒一般看待。說一句聽十句。要一奉十。正經成房立紀老婆。且打靠後。他要打那個小廝十棍兒。他爹不敢打五棍兒。薛嫂道。可又來。大娘差了。爹收用的恁個出色姐兒。打發他箱籠兒也不與。又不許帶一件衣服兒。只教他罄身兒出去。鄰舍也不好看的。婦人道。他對你說。休教帶出衣裳去。薛嫂道。大娘分付小玉姐便來。教他看着。休教帶衣裳出去。那春梅在傍聽見打發他。一點眼淚也沒有。見婦人哭。說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兒過。休要思慮壞了。你思慮出病來。沒人知你疼熱的。等奴出去。不與衣裳也罷。自古好男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正說着。只見小玉進來。說道。五娘。你信我奶奶。倒三顛

四的小大姐扶持你老人家一場。瞞上不瞞下。你老人家拿出他箱子來。揀上色的包與他兩套。教薛嫂兒替他拿了去。做個一念兒也是他番身一場。婦人道。好姐姐。你到有點仁義。小玉道。你看。誰人保得常無事。蝦蟇促織兒。都是一鍬土上人。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一面拿出春梅箱子來。是戴的汗巾兒翠簪兒都教他拿去。婦人揀了兩套上色羅段衣服鞋脚。包了一大包。婦人梯已與了他幾件釵梳簪墜戒子。小玉也頭上拔下兩根簪子來。遞與春梅。餘者珠子纓絡銀絲雲髻遍地金妝花裙襖一件兒沒動。都擡到後邊去了。春梅當下拜辭婦人小玉灑淚而別。臨出門。婦人還要他拜辭拜辭月娘衆人。只見小玉搖手兒。這春梅跟定薛嫂頭也不回。揚長决裂出大門去了。小玉和

婦人送出大門回來。小玉到上房回大娘。只說。領身子去了。衣服都留下沒與他。這金蓮歸進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兒兩個相親相熱說知心話兒。今日他去了。丟得屋裡冷冷落落。甚是孤悽。不覺放聲大哭。有詩為證。

耳畔言猶在　于今恩愛分
房中人不見　無語自消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雪娥唆打陳經濟　王婆售利嫁金蓮

人生雖未有十全　處事規模要放寬
好事但看君子語　是非休听小人言
但看世俗如幻戲　也畏人心似隔山
寄與知音女娘道　莫將苦處認為甜

話說潘金蓮自從春梅出去。房中納悶不題。单表陳經濟次日。早飯時出去。假作討帳。騎頭口到於薛嫂兒家。薛嫂兒正在屋裡。一面讓進來坐。經濟拴了頭口。進房坐下。點茶吃了。春梅在裡間屋裡不出来。薛嫂故意問。姐夫来有何話說。經濟道。我往前街討帳。竟到這裡。昨晚小大姐出来了。在你這裡。薛嫂道。是

在我這裡還未上主兒哩經濟道在這裡我要見他和他說句話兒薛嫂故作喬張致說好姐夫昨日你家丈母好不分付我因為你們通同作弊弄出醜事来纔被他打發出門教我防範你們休要與他會面說話你還不趁早去哩只怕他一時使將小厮来看見到家學了又是一塲兒倒役的弄的我也上不的門那經濟便笑嘻嘻袖中拏出一兩銀子来權作一茶你且收了改日還謝你那薛嫂見錢眼開說道好姐夫自恁没錢使將来謝我只是我去年臘月你鋪子當了人家兩付扣花枕頂將有一年来本利該八錢銀子你討與我罷經濟道這个不打緊明日就尋與你這薛嫂兒一面請經濟裡間房裡去與春梅厮見一面叫他媳婦金大姐定菓兒我去買茶食點心又打了一

壺酒并肉鮓之類教他二人吃這春梅看見經濟說道姐夫你好人兒就是个弄人的劊子手把俺娘兒兩个弄的上不上下不下出醜惹人嫌到這步田地經濟道我的姐姐你既出了他家門我在他家也不久了妻兒趙迎春各自尋投奔你教薛媽替你尋个好人家去罷我醃韮巳是入不的畦了我往東京俺父親那裡去計較了回来把他家女兒休了只要我家寄放的箱子說畢不一時薛嫂買將茶食酒菜來放炕卓兒擺了兩个做一處飲酒叙話薛嫂也陪他吃了兩盞一遞一句說了回月娘心狠宅裏恁个出色姐兒出来這不與一件兒衣服簪環就是往人家上主兒去装門面也不好看還要舊時原價就是清水這碗裏傾倒那碗内也抛撒些兒原来這等夾腦風臨時出

門。倒虧了小玉丫頭做了個分上。教他娘拏了兩件衣服與他。不是。往人家相去。拏甚麽做上蓋。比及吃得酒濃時。薛嫂教他媳婦金大姐。抱孩子躲去人家坐的。教他兩個在裏間自在坐个房兒。正是。

雲淡淡天邊鸞鳳　水沉沉波底鴛鴦
寫成今世不休書　結下來生懽喜帶

兩个斡訖一度作別。比時難割難捨。薛嫂恐怕月娘使人來瞧。連忙攛掇經濟出港。騎上頭口來家。遲不上兩日。經濟又稍了兩方銷金汗巾。兩雙膝褲與春梅。又尋枕頂出來與薛嫂兒。拏銀子打酒。在薛嫂兒房內。正和春梅吃酒。不想月娘使了來安小厮來。來催薛嫂兒。怎的還不上主兒。看見頭口拴在門首。來

安兒到家學了舌。說姐夫也在那裏來。這月娘听了。心中大怒。使人一替兩替。叫了薛嫂兒去。儘力數說了一頓。[illegible]領了奴才去。今日推明日。明日推後日。只顧不上緊替我打發。好窩藏着養漢。挣錢兒與你家使。若是你不打發。把丫頭還與我領了來。我另教馮媽媽子賣。你再休上我門來。這薛嫂兒听了。到底還是媒人的嘴。恨不的生出七八个口來。說道。天麽天麽。你老人家恠我差了。我赶着增福神着棍打。你老人家照顧我。怎不打發。昨日也領着走了兩三個主兒。都出不上。你老人家要六十兩原價。俺媒人家。那裏有這些銀子陪上。月娘又道。小厮說。陳家種子。今日在你家和丫頭吃酒來。薛嫂慌道。耶嚛耶嚛。又是一場兒。還是去年臘月。當了人家兩付枕頂。在咱家獅子鋪內。

銀子收了。今日姐夫造枕頭與我。我讓他吃茶。他不吃。忙忙就上頭口來了。幾時進屋裏吃酒來。原來咱家這大官兒。恁快搗謊駕舌。月娘吃他一篇。說的不言語了。說道。我只怕一時被那穩子。設念隨邪。差了念頭。薛嫂道。我是三歲小孩兒。豈可恁些些事兒不知道。你那等分付了我。我長吃好。短吃好。他在那裏也沒得久停久坐。與了我枕頭茶也沒吃。就來了。幾曾見咱家小大姐面兒來。萬物也要個真實。你老人家就上落我起來。既是如此。如今守備周爺府中。要他圖生長。只出十二兩銀子。看他若添到十三兩上。我兌了銀子來罷。[illegible]起來守備老爺。前者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見過小大姐來。因他會這幾套唱。好模樣兒。纔出這幾兩銀子。又不是女兒。其餘別人。出不上。出不上。這薛

嫂當下和月娘砍死了價錢。次日早把春梅收拾打扮。粧點起來。戴着圍髮雲髻兒。滿頭珠翠。穿上紅段袄兒。下着藍段裙子。脚上雙彎尖趫趫。一頂轎子。送到守備府中。周守備見了春梅。生的模樣兒比舊時越又紅又白。身段兒不短不長。一對小脚兒。滿心歡喜。就兌出五十兩一錠元寶來。這薛嫂兒拏來家。鑿下十三兩銀子。往西門慶家交與月娘。另外又拏出一兩來。說。是周爺賞我的喜錢。你老人家這邊不與我此此兒。那吳月娘只得免不過。又秤出五錢銀子與他。恰好他還禁了三十七兩五錢銀子。十個九個媒人。都是如此轉錢養家。却表陳經濟見賣了春梅。又不得往金蓮那邊去。見月娘凡事不理他。門戶都嚴緊。到晚夕親自出來。打燈籠前後照看了。方纔關後邊儀門。夜

裏上鎖方纔聽去。因此弄不得手脚。十分急了。先和西門大姐嚷了兩場。淫婦前淫婦後罵大姐。我在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雖飯吃吃傷了。你家都收了我許多金銀箱籠。你是我老婆。不顧贍我。反說我雖你家飯吃。我白吃你家飯來。罵的大姐。只是哭涕。十一月廿七日。孟玉樓生日。玉樓安排了幾碟酒菜點心。好意教春鴻拿出前邊鋪子。教經濟陪付夥計吃。月娘便攔說。他不是才料。休要理他。要與付夥計。自與付夥計自家吃就是了。不消叫他。玉樓不肯。春鴻拿出來。擺在水櫃上。一大壺酒。都吃不勾。又使來安兒後邊要去。付夥計便說。姐夫。不消要酒去了。這酒勾了。我也不吃了。經濟不肯。定教來安要去。等了半晌來安兒出來。回說。沒了酒了。這陳經濟也有半酣酒兒在肚內。經

濟又使他要去。那來安不動。又另拏錢打了酒來吃着。罵來安兒。賊小奴才兒。你別要慌。你主子不待見我。連你這奴才們也欺負我起來了。使你使兒不動。我與你家做女婿。不道的酒肉吃傷了。有爹在怎麽行來。今日爹沒了。就改變了心腸。把我來不理。都亂來擠撮我。我大丈母听信奴才言語。反防範我起來。凡事托奴才不托我。由他。我好耐驚耐怕兒。付夥計勸道。好姐夫。快休舒言。不敬奉姐夫。再敬奉誰。想必後邊忙。怎不與姐夫吃。你罵他不打緊。墻有縫。壁有耳。恰似你醉了一般。經濟道。老夥計。你不知道。我酒在肚裏。事在心頭。俺丈母听信小人言語。罵我一篇是非。就筭我合了人。人沒合了我。好不好。我把這一屋子裏老婆。都刮刺了。到官也只是後丈母通奸。論個不應罪

名。如今我先把你家女兒休了。然後一紙狀子。告到官。再不。東京萬壽門進一本。你家見收着我家許多金銀箱籠。都是楊戩應沒官贓物。好不好。把你這幾間業房子。都抄沒了。老婆便當官辦賣。我不圖打魚。只圖混水。耍子。會事的。把俺女婿須收籠着。照舊看待。還是大鳥便益。付夥計見他話頭兒來的不好。說道。姐夫。你原來醉了。王十九。自吃酒。且把散話革起。這經濟睜眼聽着付夥計。便罵。賊老狗。怎的說我散話。揭起我醉了。吃了你家酒了。我不才是他家女婿嬌客。你無故只是他家行財。你也擠撮我起來。我教你這老狗別要慌。你這幾年轉的俺丈人錢勾了。飯也吃飽了。心裡要打夥兒。把我疾發了去。要獨權兒做買賣。好禁錢養家。我明日本狀也帶你一筆。教他打官司。那

付夥計最是個小膽兒的人。見頭勢不好。穿上衣裳。悄悄往家。一溜烟走了。小廝收了家活後邊去了。經濟倒在炕上。睡下。一宿。晚景題過。次日付夥計。早辰進後邊。見月娘。把前事具訴一遍。哭哭啼啼。要告辭家去。交割帳目。不做買賣了。月娘便勸道。夥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臭屎一般丟着他。當初你家為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着。有甚金銀財寶。也只是大姐幾件粧奩。隨身箱籠。你家老子。便躲上東京去了。教俺家那一個不恐怕。小人不足。晝夜躭憂的那心。你來時纔十六七歲。黃毛團兒也一般。也虧在丈人家養活了這幾年。調理的諸般買賣兒都會。今日翅膀毛兒乾了。反恩將仇報。一掃箒掃的光光的。小孩兒家說話欺心。恁沒天理。到明日只天照看他。夥

計。你自安心做你買賣休理他便了。他自然也羞。一面把付夥計安撫住了。不題。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印子鋪擠着一屋裡人。贖討東西。只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送了一壺茶來與付夥計吃。放在卓上。孝哥兒在奶子懷裡哇哇的只管哭。這陳經濟對着那些人作耍當真說道。我的哥哥乖乖兒。你休哭了。向衆人說。這孩子倒相我養的。依我說話。教他休哭他就不哭了。那些人就呆了。如意兒說。姐夫你說的好妙話兒。越發叫起兒來了。看我進房裏說不說。這陳經濟赶上踢了奶子兩脚。戲罵道。怪賊邋遢。你說不是。我且踢個响屁股兒着。那奶子抱孩子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向月娘哭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這般言語發出來。這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此言。正在鏡臺邊梳着頭。半

日說不出話來。往前一撞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見

荊山玉損。可惜西門慶正室夫妻。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淹淡。猶如西園芍藥倚朱欄。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日春風急。吹折江梅就地拖。

慌了小玉。叫將家中大小扶起月娘來炕上坐的。孫雪娥跳上炕。撅救了半日。舀姜湯灌下去。半日甦醒過來。月娘氣堵心胷。只是哽咽。哭不出聲來。奶子如意兒對孟玉樓孫雪娥說經濟對衆人將哥兒戲言之事。說了一遍。我好意說他。又赶着我踢了兩脚。把我也氣的發昏在這裏。雪娥扶着月娘待的衆人散去。悄悄在房中對月娘說。娘也不消生氣。氣的你有些好歹越發不好了。這小厮因賣了春梅。不得與潘家那淫婦弄手脚。纔

發出話來。如今一不做。二不休。大姐已是嫁出女。如同賣出田一般。咱顧不的他這許多。常言。養蝦蟆得水蠱兒病。只顧教那這小廝在家裏做甚麼。明日哄賺進後邊。老實打與他一頓。即時赶離門。教他家去。然後叫將王媽媽子。來是是非人去時是非者。把那淫婦教他領了去。變賣嫁人。如同[illegible]臭屎。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着他在屋裏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月娘道。你說的也是。當下計議已定了。到次日飯時已後。月娘埋伏下丫鬟媳婦七八個人。各拏短棍棒棰。使小廝來安兒。誆進陳經濟來後邊。只推說話。把儀門關了。教他當面跪着。問他你知罪麼。那陳經濟也不跪。還似每常臉兒高揚。月娘便道。有長詞爲証。

起。初時。月娘不觸犯。龐兒變了。次則陳經濟。耐搶白。臉面揚着。不消你枉話兒絮叨叨。須和你討個分曉。月娘道。此是你丈人深宅院。又不是麗春院。鶯燕巢。你如何把他婦女廝調。他是你丈人愛妾寡居守孝。你因何把他戲嘲。也有那沒廉耻斜皮。把你刮剌上了。自古。母狗不掉尾。公狗不跳槽。都是些汚家門罪犯難饒。陳經濟道。閃出綁縛鍾馗毋妖。你做成這慣打姦夫的圈套。我臀尖難禁這頓拷。梅香休鬧。大娘休焦。險些二不大棍無情打折我腰。月娘道。賊才料。你還敢嘴兒挑。常言。水厚三二不是一日惱。最恨無端難恕饒。虧你呵。再倘着筒兒蕭棒剪稻。你再敢不敢。我把你這短命王鸞兒割了。教你直孤到老。

當下月娘率領雪娥并來興兒媳婦來昭妻一丈青中秋兒小玉綉春衆婦人七手八脚按下地下拿棒槌短棍打了一頓西門大姐走過一邊也不來救打的這小夥兒急了把褲子脫了露出那直竪一條棍來諕的衆婦女看見都丟下棍棒亂跑了月娘又是那惱又是那笑口裡罵道好個没根基的王八羔子經濟口中不言心中暗道若不是我這個好法兒怎得脫身於是扒起來一手兜着褲子往前走了月娘隨令小厮跟隨教他算帳交與傅夥計經濟自然也有立不住一面收拾衣服鋪盖也不作辭使性兒一直出離西門慶家逕往他母舅張團練住的他舊房子内往去了正是

自古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成塵

潘金蓮在房中听見打了經濟赶離出門去了越發憂上加憂悶上添悶一日月娘听信雪娥之言使玳安去叫王婆子來那王婆自從他兒子王潮兒跟淮上客人拐了起車的一伯兩銀子來家得其發跡也不賣茶了買了兩個驢兒安了盤磨一張羅櫃開起磨房來听見西門慶宅裡叫他連忙穿衣就走到路上問玳安說我的哥哥幾時没見你又早籠起頭去了有了媳婦兒不曾玳安道還不曾有哩王婆子道你爹没了你家誰人請我做甚麽莫不是你五娘養了兒子了請我去抱腰玳安道俺五娘倒没養兒子倒養了女婿俺大娘請你老人家領他出來嫁人王婆子道天麽天麽你看麽我說這淫婦成了你爹原守着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碎兒來了就是你家大姐那

女婿子。他姓甚麼。玳安道。他姓陳。名喚陳經濟。王婆子道。想着去年。我爲何老九的。去央煩你爹。到宅內。你爹不在。賊淫婦他就沒留我房裡坐坐兒。折針也迸不出個來。只叫了頭倒了一鍾清茶。我吃了。出來了。我只道千年萬歲在他家。如何今日也還出來。好個狠家子淫婦。休說我是你個學主。替你作成了恁好人家。就是世人進去。也不該那等大意。玳安道。爲他和俺姐夫在家裡殴作撓亂。昨日差些兒沒把俺大娘氣殺了哩。俺姐夫已是打發出去了。只有他老人家。如今教你領他去哩。王婆子道。他原是轎兒來。少不得還叫頂轎子。他也有個箱籠來這裡。少不的也與他個箱子兒。玳安道。這個少不的。俺大娘他有個處。兩個說話中間。到與西門慶門首。進入月娘房裡。道了萬

福。坐下。丫鬟拿茶吃了。月娘便道。老王。無事不請你來。悉把潘金蓮如此這般上項。說了一遍。今來是是非非人。去是是非者。一客不煩二主。還起動你領他出去。或聘嫁。或打發。教他乞自在飯去罷。我男子漢已是沒了。招攬不過這些人來。說不的當初好鬼爲他丟了許多錢底那話了。就打他恁個銀人兒也有。如今隨你聘嫁。多少兒教得來。我替他爹念個經兒。也是一場勾當。王婆道。你老人家是稀罕這錢的。只要把禍害離了門就是了。我知道。我也不肯差了。又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罷。又一件。他當初有個箱籠兒。有頂轎兒來。也少不的與他頂轎兒坐了。去。月娘道。箱子與他一個。轎子不容他坐。小玉道。俺奶奶氣頭上。便是這等說。到臨岐少不的顧頂轎兒。不然街坊人家看着

拋頭露面的。不乞人咲話。月娘不言語了。一面使丫鬟綉春。前邊叫金蓮來。這金蓮一見王婆子在房裡。就睁了。向前道了萬福。坐下。王婆子開言。便道。你快收拾了。剛纔大娘說。教我今日領你出去哩。金蓮道。我漢子死了多少時兒。我爲下甚麽非作下甚麽歹來。如何平空打發我出去。王婆道。你休稀里打哄。做啞裝聾。自古蛇鑽窟礲蛇知道。各人幹的事兒各人心裡明。金蓮。你休呆裡撒奸。两頭白面。說長并道短。我手裡使不的你巧語花言。幫閑鑽懶。自古没個不散的筵席。出頭椽兒先朽爛。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蒼蠅不鑽没縫兒彈。你休把養漢當飯。我如今要打發你上陽關。金蓮道。你打人休打臉。罵人休揭短。常言一鷄死了一鷄鳴。誰打羅誰吃飯。誰人常把鐵箍子戴。那個長

将蓆篾兒支着眼。爲人還有相逢處。樹葉兒落還到根邊。你休要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攆。是非莫听小人言。正是女人不穿嫁時衣。男兒不吃分時飯。自有徒牢話歲寒。當下金蓮與月娘亂了一回。月娘到他房中打點與了他兩個箱子。一張抽替卓兒。四套衣服。幾件釵梳簪環。一床被褥。其餘他穿的鞋脚。都填在箱内。把秋菊叫得後邊來。一把鎖把他房門鎖了。金蓮穿上衣服。拜辭月娘。在西門慶灵前。大哭了一場。又走到孟玉楼房中。也是姊妹相處了一場。一旦分離。两个落了一回眼淚。玉楼悄瞞着月娘。與了他一對金碗簪子。一套翠藍段襖紅裙子。說道六姐。奴與你離多會少了。你看個好人家。往前進了罷。自古道。千里長篷。也没個不散的筵席。你若有了人家。使人來對奴說

聲。奴往那裡去。順便到你那裡看你去。也是姊妹情腸。於是洒淚而別。臨出門。小玉送金蓮。悄悄與了金蓮兩根金頭簪兒。金蓮道。我的姐姐。你倒有一點人心兒在我。上轎子在大門首。王婆又早顧人。把箱籠卓子。抬的先去了。獨有玉樓小玉送金蓮到門首。坐上轎子。纔回。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却說。金蓮到王婆家。王婆安插他在裏間。晚夕同他一處睡。他兒子王潮兒。也長成一條大漢。籠起頭去了。還未有妻室。外間支着床子睡。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扮。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炕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王婆不在。就和王潮兒閑葉兒下棋。那王婆自去掃麩。喂養驢子。不去管他。朝

來暮去。又把王潮兒刮剌上了。晚間等的王婆子睡着了。婦人推下炕溺尿。走出外間床子上。和王潮兒兩個幹。搖的床子一片响聲。被王婆子醒來听見。問那裡响。王潮兒道。是櫃底下猫捕的老鼠响。王婆子睡夢中。喃喃吶吶。口裡說道。只因有這些麩麫在屋裡。引的這扎心的。半夜三更耗爆人。不得睡。良久。又听見動旦。搖的床子格支支响。王婆又問那裡响。王潮道。是猫咬老鼠。鑽在炕洞底下嘒的响。婆子側耳。果然听見猫在炕洞裡很虎。方纔不言語了。婦人和小厮幹事。依舊悄悄上炕睡去了。有幾句雙關。說得這老鼠好。

你身軀兒小膽兒大。嘴兒尖忒潑皮。見了人藏藏躲躲。耳邊廂叫叫唧唧。攪混人半夜三更不睡。不行正人倫。偏好鑽穴

陳。更有一庄兒不老實。到底改不了偷饞抹嘴。

有日陳經濟打听得金蓮出來。還在王婆子家聘嫁。提着兩弔銅錢。帶着銀錢。走到王婆子家來。婆子正在門前掃驢子撒下的糞。這經濟向前。深深地唱個喏。婆子問道。哥哥你做甚麼。經濟道。請借裡邊說話。王婆便讓進裡面。經濟揭起眼紗。便道。動問西門大官人宅內。有一位娘子潘六姐。在此出嫁。王婆便道。你是他甚麼人。那經濟嘻嘻笑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是他兄弟。他是我姐姐。那王婆子眼上眼下。打量他一回。說。他有甚兄弟。我不知道。你休哄我。你莫非不是他家女婿姓陳的。來此處撞蠓子。我老娘手裡放不過。經濟笑向腰裡解下兩弔銅錢來。放在面前。說。這兩弔錢權作王奶奶一茶之費。教我且見一面。

改日還重謝你老人家。婆子見錢。越發喬張致起來。便道。你說謝的話。他家大娘子分付將來。不教閑雜人來看他。咱放倒身說話。你既要見這雌兒一面。與我五兩銀子。見兩面。與我十兩。你若娶他。便與我一百兩銀子。我的十兩媒人錢在外。我不管閑帳。你如今兩串錢兒。打水不渾的做甚麼。經濟見這虔婆口硬不收錢。又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脚簪子。重五錢。殺鷄扯腿跪在地下。說道。王奶奶你且收了。容日再補一兩銀子來與你。不敢差了。且容我見他一面。說些話兒則個。那婆子於是收了。他簪子和錢。分付你進去見他。說了話就與我出來。不許你涎眉睜目。只顧坐着。所許那一兩頭銀子。明日就送來與我。於是掀簾放經濟進裡間。婦人正坐在炕邊納鞋。看見經濟。拔下

鞋肩。會在一處。埋怨經濟。你好人兒。弄的我前不着村。後不着店。有上稍。沒下稍。出醜惹人嫌。你就影兒不見。不來看我看見了。我娘兒們好好兒的拆散開。你東我西。皆因是爲誰來。說着。扯住經濟。只顧哭泣。王婆又嗔哭。恐怕有人听見。經濟道。我的姐姐。我爲你剮皮割肉。你爲我受氣耽羞。怎不來看你。昨日到薛嫂兒家。已知春梅賣在守備府裡去了。又打听你出離了他家門。在王奶奶這邊聘嫁。今日特來見你一面。和你計議。咱兩個恩情難捨。拆散不開。如之奈何。我如今要把他家女兒休了。問他要我家先前寄放金銀箱籠。他若不與我。我東京萬壽門一本一狀進下來。那時他雙手奉與我。還是遲了。我暗地裡假名托姓。一頂轎子娶到你家去。咱兩個永遠團圓。做上個夫妻。

有何不可。婦人道。現今王乾娘要一百兩銀子。你有這些銀子與他。經濟道。如何要這許多。婆子說道。你家大丈毋說。當初你家爹爲他打個銀人兒也還多。定要一百兩銀子。少一絲毫也成不的。經濟道。實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打得熱了。拆散不開。看你老人家下顧。退下一半兒來。五六十兩銀子也罷。我往張舅那里典上兩三間房子。娶了六姐家去。也是春風一度。你老人家少轉些兒罷。婆子道。你說五十兩銀子。八十兩也輪不到你手裡了。昨日湖州販紬絹何官人。出到七十兩。大街坊張二官府。如今見在提刑院掌刑。使了兩個節級來。出到八十兩上。拏着兩封銀子來兌。還成不的。都回去了。你這小孩兒家。空口來說空話。倒還敢奚落老娘。老娘不道的吃傷了哩。當下

一陣走出街上。大嚷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老娘屋裡放屁。這經濟慌了。一手扯進婆子來。雙膝跪下。央及王奶奶。禁聲。我依了奶奶價值。一百兩銀子罷。爭奈我父親在東京。我明日起身。往東京取銀子去。婦人道。你既爲我一塲。休與乾娘爭執。上緊取去。只恐來遲了。別人娶了奴去了。就不是你的人了。經濟道。我顧上頭口。連夜兼程。多則半月。少則十日就來了。婆子道。常言。先下來。先食飯。我的十兩銀子在外。你要少了我的。說明白着。經濟道。這個不必說。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畢。經濟作辭出門。到家收拾行李。次日早顧頭口。上東京取銀子去。此這去。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　吉凶事全然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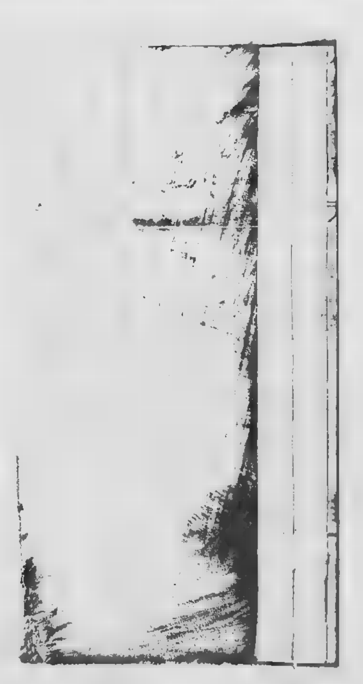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王婆子貪財受報　武都頭殺嫂祭兄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強定禍殃
舌為柔和終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桃秋到多零落　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陳經濟顧頭口起身。叫了張團練一個伴當跟隨。早上東京去。不題。却表吳月娘打發潘金蓮出門。次日使春鴻叫薛嫂兒來。要賣秋菊。這春鴻正走到大街。撞見應伯爵。叫住。問。春鴻。你往那裡去。春鴻道。家中大娘使小的叫媒人薛嫂兒去。伯爵問。叫媒人做甚麼。春鴻道。賣五娘房裡秋菊丫頭。伯爵又問。你



五娘爲甚麼打發出來。在王婆子家住着。說要尋人家嫁人。端的有此話麼。這春鴻便。如此這般因和俺姐夫有些說話。大娘知道了。先打發了春梅小大姐。然後打了俺姐夫一頓。赶出往家去了。昨日纔打發出俺五娘來。伯爵聽了。點了點頭兒說道。原來你五娘和你姐夫有楂兒。看不出人來。又向春鴻說孩兒你爹已是死了。你只顧還在他家做甚麼。終是没出産。你心裡還要歸你南邊去。這裡尋個人家跟罷。心下如何。春鴻道便是這般說。老爹已是没了。家中大娘好不嚴緊。各處買賣都收了。房子也賣了。琴童兒畫童兒多走了。也攬不過這許多人口來。小的待回南邊去。又没順便人帶去。這城内尋個人家跟。又没個門路。伯爵道。傻孩兒。人無遠見。安身不牢。千山萬水。又往南

邊去做甚。誰人帶去。你肚裏會幾句唱。愁這城内尋不出主兒來答應。我如今舉保個門路與你。如今大街坊張二老爹家有萬萬貫家財。百間房屋。見頂補了你爹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如今你二娘又在他家做了二房。我把你送到他宅中答應他。他見你會唱南曲。管情一箭就上垜。留下你做個親隨大官兒。又不比在你這家裡。他性兒又好。年紀小小。又倜儻。又好愛好。你就是個有造化的。這春鴻扒到地下。就磕了個頭。有累二爹小的若見了張老爹。得一步之地。買禮與二爹磕頭。伯爵一把手拉着春鴻。說傻孩兒。你起來。我無有個不作成人的。肯要你謝。你那得錢兒來。春鴻道。小的去了。只怕家中大娘找尋小的怎了。伯爵道。這個不打緊。我問你張二老爹討個帖兒。封一兩

銀子與他家。他家銀子不敢受。不怕把你不雙手兒送了去。說畢。春鴻往薛嫂兒家。叫了薛嫂兒見月娘。領秋菊出來。只賣了五兩銀子。交與月娘。不在話下。却說應伯爵領春鴻到張二官宅裡。見了張二官。見他生的清秀。又會唱南曲。就留下他答應。使拏拜帖兒。封了一兩銀子。往西門慶家。討他箱子。那日吳月娘家中正陪雲離守娘子范氏吃酒。先是雲離守襲過哥雲叅將指揮。補在清河左衛做同知。見西門慶死了。吳月娘守寡。手裡有東西。就安心有垂涎圖謀之意。此日正買了八盤羹果禮物。來看月娘。見月娘生了孝哥。范氏房內亦有一女。方兩月兒。要與月娘結親。那日吃酒。遂兩家割衫襟。做了兒女親家。留下一雙金環爲定禮。聽見琍安兒拏進張二官府帖兒。幷一兩

銀子。說春鴻投在他家答應去了。使人來討他箱子衣服。月娘見他現做提刑官。不好不與他。銀子也不曾收。只得把箱子與將出來。初時。應伯爵對張二官說。西門慶第五娘子潘金蓮。生的標致。會一手琵琶。百家詞曲。雙陸象棋。無不通曉。又會寫字。因爲年小守不的。又和他大娘子合氣。今打發出來。在王婆家聘嫁人。這張二官一替兩替。使家人拏銀子往王婆家相看。王婆只推他大娘子分付。不倒口要一百兩銀子。那人來回講了幾遍。還到八十兩上。王婆還不吐口兒。落後春鴻到他宅內。張二官聽見春鴻說。婦人在家養着女婿。因爲如此打發出來。這張二官就不要了。對着伯爵說。我家現放着十五歲未出幼兒子。上學攻書。要這樣婦人來家做甚。又聽見李嬌兒說。金蓮當

初用毒藥擺佈死了漢子。被西門慶占將來家。又偷小廝。把第六個娘子生了兒子。娘兒兩個。生生吃他害殺了。以此張二官就不要了。話分兩頭。却說春梅賣到守備府中。守備見他生的標致伶俐。舉止動人。心中大喜。與了他三間房住。手下使一個小丫鬟。就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兩套衣裳。薛嫂兒去。賞了薛嫂五錢銀子。又買了個使女扶侍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長齋念佛。不管閑事。還有生姐兒孫二娘。在東廂房住。春梅在西廂房。各處鑰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寵愛他。一日聽薛嫂兒說。潘金蓮出來在王婆家聘嫁。這春梅晚夕。啼啼哭哭對守備說。俺娘兒兩個。在一處厮守這幾年。他大氣兒不曾呵着我。把我當親女兒一般看承。自知拆散開了。

不想今日他也出來了。你若肯娶將他來。俺娘兒們還在一處過好日子。又說他怎的好模樣兒。諸家詞曲都會。又會彈琵琶。聰明俊俏。百伶百俐。屬龍的。今纔三十二歲兒。他若來。奴情願做第三的也罷。於是把守備念轉了。使手下親隨張勝。李安。封了兩方手帕。二錢銀子。往王婆家相看。果然生的好個出色的婦人。王婆開口指稱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銀子。張勝。李安。講了半日。還了八十兩。那王婆還不肯。走來回守備。又添了五兩。復使二人拏着銀子。和王婆子說。王婆子只是假推他大娘子不肯。不轉口兒要一百兩。媒人錢。要不要罷。天也不使空人。這張勝。李安。只得又拏回銀子來。禀守備。丟了兩日。怎禁這春梅晚夕。哭哭啼啼。好歹再添幾兩銀子。娶了來。和奴做伴兒。死也

甘心守備見春梅只是哭泣。只得又差了大管家周忠同張勝。李安。氊包內拏着銀子。打開與婆子看。又添到九十兩上。婆子越發張致起來。說若九十兩到不的。如今提刑張二老爹家抬的去了。這周忠就惱了。分付李安。把銀子包了。說道。三隻蟾沒處尋。兩脚老婆愁那里尋不出來。這老淫婦連人也不識。你說那張二官府怎的。俺府裡老爺管不着你。不是新娶的小夫人。再三在老爺跟前說念。要娶這婦人。平白出這些銀子要你何用。李安道。勒措俺兩番三次來回去。賊老淫婦。越發鶻哥兒了。拉周忠說。管家哥。咱去來。到家回了老爺。好不好。教牢子拏去。拶與他一頓好拶子。這婆子終是貪着陳經濟那口食。由他罵。只是不言語。二人到府中。回稟守備說。已添到九十兩。還不肯。

守備說。明日兌與他一百兩。拏轎子抬了來罷。周忠說。爺就添了一百兩。王婆子還要五兩媒人錢。且丟他兩日。他若張致。拏到府中。且拶與他一頓拶子。他纔怕。看官聽說。大段潘金蓮。生有地兒。死有處。不爭被周忠說這兩句話。有分交這婦人。從前作過事。今朝沒與一齊來。有詩為證。

人生雖未有前知　禍福因由更問誰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按下一頭。却說一人。单表武松。自從西門慶墊發孟州牢城充軍之後。多虧小管營施恩看顧。次後施恩與蔣門神爭奪快活林酒店。被蔣門神打傷。央武松出力。反打了蔣門神一頓。不想蔣門神妹子玉蘭。嫁與張都監為妾。賺武松去。假捏賊情。將武

松拷打。轉又發安平寨充軍。這武松走到飛雲浦。又殺了兩個公人。復回身。殺了張都監。蔣門神。全家老小。逃躲在施恩家。施恩寫了一封書。皮箱內封了一百兩銀子。教武松到安平寨。與知寨劉高。教看顧他。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放郊天大赦。武松就遇赦回家。到清河縣。下了文書。依舊在縣當差。還做都頭。來到家中。尋見上隣姚二郎。交付蠅兒。那時蠅兒已長大十九歲了。收攬來家。一處居住。打聽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這漢子聽了。舊仇在心。正是。踏破鐵鞋無處覔。弄來全不費工夫。次日裹幘穿衣。逕出門來。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連忙閃入裡間去。武松掀開簾子。來問。王媽媽在家。那婆子正在磨上掃麵。連忙出來

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道了萬福。武松深深唱喏。婆子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纔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婆子笑嘻嘻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鬍子楂兒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一面上坐。點茶吃了。武松道。我有一庄事和媽媽說。婆子道。有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武松道。我聞的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裡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若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蠅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蠅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計。過日子。庶不教人笑話。婆子初時還不吐口兒。便道。他是在我這裡。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松言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婦人便簾內聽見武松言語。

要娶他看管蠅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胖了。比昔
時又會說話兒。舊心不改。心下暗道。這段姻緣。還落在他家手
裡。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已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
叔叔還要奴家去故管蠅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又
一件。如今他家大娘子。要一百兩雪花銀子。纔嫁人。武松道。如
何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為他使了許多。就打恁
個銀人兒也勾了。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
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這婆子聽見。喜歡的
屁滚尿流。沒口說。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江湖上見的事多。
真是好漢。婦人聽了此言。走到屋裡。又濃點了一盞瓜仁泡茶。
雙手遞與武松吃了。婆子問道。如今他家要發脫的緊。又有三

四處官戶人家爭着娶。都回阻了。價錢不兌。你這銀子。作速些
便好。常言。先下來先吃飯。千里姻緣着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
內。婦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便道。明日就來兌銀。
晚夕請嫂嫂過去。那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這些銀子。胡亂答應
去了。到次日。武松打開皮箱。拏出小管營施恩與知寨劉高那
一百兩銀子來。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子。走到王婆家。拏天平
兌起來。那婆子看見白晃晃擺了一卓銀子。口中不言。心內暗
道。雖是陳經濟許下一百兩。上東京去取。不知幾時到來。仰着
合着。我見鐘不打。卻打鑄鐘。又見五兩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
拜。說道。還是武二哥曉禮。知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
日就請嫂嫂過門。婆子道。武二哥。且是好急性。門背後放花兒

你等不到晚了。也待我往他大娘子那裡。交了銀子。纔打發他過去。又道。你今日帽兒光光。晚夕做個新郎。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那婆子不知好歹。又徯落他。打發武松出門。自己尋思。他家大娘子。自交我發脫。又沒和我則定價錢。我今胡亂與他一二十兩銀子。滿纂的就是了。綁着鬼也落他多一半養家。一面把銀鑿下二十兩銀子。往月娘家裡交割明白。月娘問甚麼人家娶了去了。王婆道。兎兒沿山跑。還來歸舊窩。嫁了他小叔。還吃舊鍋裡粥去了。月娘聽了。暗中跌脚。常言。仇人見仇人。分外眼睛明。與孟玉樓說。往後死在他小叔子手裡罷了。那漢子殺人不斬眼。豈肯干休。不說月娘家中嘆息。却表王婆交了銀子到家。下午時。教王潮先把婦人箱籠卓兒送過去。這武松在

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安排下菜蔬。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裁着新䯼髻。身穿紅衣服。搭着蓋頭。進門來。見明間內明亮亮點着燈燭。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自有些疑忌。由不的髮似人揪。肉如鈎搭。進入門來。到房中。武松分付蝇兒。把前門上了拴。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說道。武二哥。我去罷。家裡沒人。武松道。媽媽。請進房裡吃盞酒。武松教蝇兒。弄菜蔬擺在卓上。須臾。盪上酒來。請婦人和王婆吃酒。那武松也不讓。把酒斟上。一連吃了四五碗酒。婆子見他吃得惡。便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盞兒罷。武松道。媽媽。且休得胡說。我武二有句話問你。只聞颼的一聲響。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刀。薄背厚刃。扎刀子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住

擔心。便睜圓怪眼。倒竪剛鬚。便道。婆子休得吃驚。自古冤有頭。
債有主。休推睡裡夢裡。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婆子道。武二
哥夜晚了。酒醉拏刀弄杖。不是耍處。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
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來問你這老猪狗。若動
一動步兒。身上先吃我五七刀子。一面囬過臉來。看着婦人罵
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了。從實說來。我便饒你。
那婦人道。叔叔如何冷鍋中豆兒炮。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
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由未了。武松把刀子忔楂的揷在卓子
上。用左手揪住婦人雲髻。右手匹胸提住。把卓子一脚踢番。碟
兒盞兒都落地。打得粉碎。那婦人能有多大氣脉。被這漢子隔
卓子輕輕提將過來。拖出外間靈卓子前。那婆子見頭勢不好。

便去奔前門走。前門又上了拴。被武松大扠步趕上。揪番在地。
用腰間纏帶解下來。四手四脚綑住。如猿猴獻果一般。便脫身
不得。口中只叫。都頭不消動意。大娘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
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你教西門慶那廝墊發我充
軍去。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了。西門慶那廝却在那里。你不說時。
先剮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提起刀來。便望那婦人臉
上撇兩撇。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
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剝淨了。跪在靈卓子前。武松喝道。淫婦
快說。那婦人諕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收簾子打
了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後怎的踢傷了武大。心用何
下藥。王婆怎地教唆下毒。撥置燒化。又怎的娶到家去。一五一

十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王婆聽見。只是暗地叫苦。說傻才料。你實說了。卻教老身怎的支吾。這武松一面就靈前一手揪着婦人。一手澆奠了酒。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二與你報仇雪恨。那婦人見頭勢不好。纔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然後腦揪番在地。那婦人掙扎。把髮髻簪環都滾落了。武松恐怕他掙扎。先用油靴只顧踢他肋肢。後用兩隻脚踏他兩隻胳膊。便道。淫婦。自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麽生着。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去攤開他胸脯。說時遲。那時快。把刀子去婦人白馥馥心窩內只一剜。剜了個血窟窿。那鮮血就邈出來。那婦人就星眸半閃。兩隻脚只顧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雙手去斡開他胸脯。撲扢的一聲。把

心肝五臟生扯下來。血瀝瀝。供養在靈前。後方一刀。割下頭來。血流滿地。迎兒小女在旁看見。諕的只掩了臉。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這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屍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離。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線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古人有詩一首。單悼金蓮死的好苦也。

堪悼金蓮誠可憐　衣服脫去跪靈前
誰知武二持刀殺　只道西門綁腿頑
往事堪嗟一場夢　今身不值半文錢

世間一命還一命　報應分明在眼前

當下武松殺了婦人。那婆子看見。大叫。殺人了。武松聽見他叫。向前一刀。也割下頭來。拖過屍首。一邊將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樓後房簷下。那時也有初更時分。倒扣蠅兒在屋裏。蠅兒道。叔叔。我也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武松跳過王婆家來。還要殺他兒子王潮兒。不想王潮合當不該死。聽見他娘這邊叫。就知武松行兇。推前門不開。叫後門也不應。慌的走去街上叫保甲。那兩隣明知武松兇惡。誰敢向前。武松跳過墻來。到王婆房內。只見點着燈。房內一人也沒有。一面打開王婆箱籠。就把他衣服撒了一地。那一百兩銀子。止交與吳月娘二十兩。還剩了八十五兩。并些釵環首飾。武松一股皆休。都包裹了。提了朴刀。越後墻赶五更挨出城門。投十字坡。張青夫婦那里躲住。做了頭陀。上梁山為盗去了。正是。

平生不作皺眉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潘金蓮托夢守禦府　吳月娘布福募緣僧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制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爲不節而亡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歎可驚可畏

話說。武松殺了婦人。王婆。劫去財物。逃上梁山爲盜去了。却表王潮兒去街上叫保甲。見武松家前後門都不開。又王婆家被劫去財物。房中衣服丢的地下。橫三豎四。就知是武松殺死二命。劫取財物而去。未免打開前後門。見血瀝瀝兩個死屍。倒在

地下。婦人心肝五臟。用刀插在後樓房簷下。蝇兒倒扣在房中。問其故。只是哭泣。次日早衙。呈報到本縣。殺人兇刃。都拿放在面前。本縣新任知縣。也姓李。雙名昌期。乃河北真定府棗强縣人氏。聽見殺人公事。即委差當該吏典。拘集兩隣保甲。并兩家苦主。王潮。蝇兒。跟同招出。當街如法檢驗。生前委被武松因忿帶酒。殺潘氏。王婆二命。疊成文案。就委地方保甲。瘞埋看守。掛出榜文。四廂差人跟尋。訪拿正犯武松。有人首告者。官給賞銀五十兩。守備府中。張勝李安。打着一百兩銀子。到王婆家。看見王婆。婦人。俱已被武松殺死。縣中差人檢屍。捉拿兇犯。二人回報到府中。春梅聽見婦人死了。整哭了兩三日。茶飯都不吃。慌了守備。使人門前叫了調百戲的貨郎兒進去。要與他觀看。只

是不喜歡。日逐使張勝李安。打聽拿住武松正犯。告報府中知道。不在話下。按下一頭。却表陳經濟。前往東京取銀子。一心要贖金蓮。成其夫婦。不想走到半路。撞見家人陳定。從東京來。告說。家爺病重之事。奶奶使我來請大叔往家去。囑托後事。這經濟一聞其言。兩程做一程。路上儹行。有日到東京。他姑夫張世廉家。張世廉已死。止有姑娘見在。他父親陳洪已是沒了三日光景。滿家帶孝。經濟恭見他父親靈座。與他母親張氏。并姑娘磕頭。張氏見他長成人。母子哭做一處。通同商議。如今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經濟便道。如何是喜。如何是憂。張氏道。喜者。如今且喜朝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憂則不想你爹爹得病死在這里。你姑夫又沒了。姑娘守寡。這里住着。不是常法。方使陳定叫

將你來。和你打發你爹爹靈柩。同去葬埋鄉井。也是好處。這經濟聽了。心內暗道。這一會發送裝載靈柩家小粗重上車。少說也得許多日期耽閣。却不悞了娶六姐。不如此這般。先誆了兩車細軟箱籠家去。待娶了六姐。再來搬取靈柩不遲。一面對張氏說道。如今隨路盜賊十分難走。假如靈柩家小箱籠。一同起身。若說數輛車馱。未免起眼。倘遇小嘍囉怎了。寧可耽遲不耽錯。我先押兩車細軟箱籠家去。收拾房屋。毋親後和陳定家眷。跟父親靈柩。過年。正月間。起身回家。寄在城外寺院。然後做齋念經。入墳安葬。也是不遲。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箱籠。裝載兩大車。上揷旗號。扮做香車。從臘月初一日東京起身。不上數日。到了山東清河縣家門

首。對他母舅張團練說。父親已死。母親押靈車。不久就到。我押了兩車行李。先來收拾。打掃房屋。他母舅聽說。既然如此。我須搬回家便了。一面就令家人搬家活。騰出房子來。這經濟見母舅搬去。滿心歡喜。說且得冤家離眼前。落得我娶六姐來家。自在受用。我父親已死。我娘又疼我。先休了那個淫婦。然後一紙狀子。把俺丈母告到官。追要我寄放東西。又敢道倒不字。又挾制俺家充軍人數不成。正是。人莫如此如此。天理不然不然。這經濟。早擄掇他母舅出來。然後打了一百兩銀子在腰裡。另外又袖着十兩謝王婆。來到紫石街。王婆門首。可霎作怪。只見門前街旁埋着兩個尸首。上面兩桿鎗交叉。上面挑着個燈籠。門首掛着一張手榜。上書本縣為人命事。凶犯武松。殺死潘氏。王

婆。二命。有人捕獲首告官司者。官給賞銀五十兩。這經濟仰頭
還大看了。只見從窩鋪中。鑽出兩個人來。喝聲道。甚麼人。看此
榜文做甚。見今正身兇犯捉拿不着。你是何人。大叔步便來捉
獲。這經濟慌的奔走不迭。恰然走到石橋下酒樓邊。只見一個
人。頭戴萬字巾。身穿青衲襖。隨後趕到橋下。說道哥哥。你好大
膽。平白在此看他怎的。這經濟扭回頭看時。却是一個廝熟朋
友。鐵指甲楊二郎。二人聲喏。楊二道。哥哥。一向不見。那里去來。
經濟便把東京父死往回之事。告說一遍。恰才這殺死婦人。是
我丈人的小潘氏。不知他被人殺了。適纔見了榜文。方知其故。
楊二郎告道。是他小叔武松。充配在外。遇赦回還。不知因甚殺
了婦人。連王婆子也不饒。他家還有個女孩兒。在我姑夫姚二

郎家。養活了三四年。昨日他叔叔殺了人。走的不知下落。我姑
夫將此女縣中領出。嫁與人為妻小去了。見今這兩乘屍首。日
久只顧埋着。只是苦了地方保甲看守。更不知何年月日。纔拿
住兇犯武松。說畢。楊二郎招了經濟上酒樓飲酒。與哥哥拂塵。
這經濟見那人已死。心中轉痛不下。那里吃得下酒。約莫飲勾
三盃。就起身下樓。作別來家。到晚夕。買了一陌錢帋。在紫石街。
離王婆門首。遠遠的石橋邊。題着婦人潘六姐。我小兄弟陳經
濟。今日替你燒陌錢帋。皆因我來遲了一步。悞了你性命。你活
時為人。死後為神。早保佑捉獲住仇人武松。替你報仇雪恨。我
在法場上。看着剮他。方趁我平生之志。說畢哭泣。燒化了錢帋。
經濟回家。閉了門戶。走歸房中。恰纔睡着。似睡不睡。夢見金蓮。

身穿素服。一身帶血。向經濟哭道。我的哥哥。我死的好苦也。實指望與你相處在一處。不期等你不來。被武松那廝害了性命。如今陰司不收。我白日遊遊蕩蕩。夜歸向各處尋討漿水。適間蒙你送了一陌錢帋與我。但只是仇人未獲。我的屍首埋在當街。你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埋葬。免得日久暴露。經濟哭道。我的姐姐。我可知要葬埋你。但恐西門慶家中我丈母那無仁義的淫婦知道。他自恁賴我。倒趕了他机會。姐姐你須往守備府中。對春梅說知。教他葬埋你身屍便了。婦人道。剛纔奴到守備府中。又被那門神戶尉攔擋不放。奴須慢再哀告他則個。經濟哭着。還要拉着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却是南柯一夢。枕上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二點。說道。怪哉

我剛纔分明夢見六姐。向我訴告衷腸。教我葬埋之意。又不知甚年何日拿住武松。是好傷感人也。正是夢中無限傷心事。獨坐空房哭到明。不說經濟這里也打聽武松不題。却表縣中訪拿武松。約兩個月有餘。捕獲不着。已知逃遁梁山為盜。地方保甲降伏。呈報到官。所有兩人屍首。相應責令家屬領埋。王婆屍首。便有他兒子王潮。領的埋葬。止有婦人身屍。無人來領。却說府中春梅。兩三日一遍使張勝李安來縣中打聽。回去只說兇犯還未拿住。屍首照舊埋瘞。地方看守。無人敢動。直挨過年正月初旬時節。忽一日晚間。春梅作一夢。恍恍惚惚夢見金蓮雲髻蓬鬆。渾身是血。叫道。龐大姐。我的好姐姐。奴死的好苦也。好容易來見你一面。又被門神把住。嗔喝不敢進來。今仇人武松

已是逃走脫了。所有奴的屍首。在街暴露日久。風吹雨灑。雞犬作踐。無人領埋。奴舉眼無親。你若念舊日母子之情。買具棺木。把奴埋在一個去處。奴死在陰司。口眼皆閉。說畢大哭不止。春梅扯住他。還要再問他別的話。被他掙開。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從睡夢中直哭醒來。心內猶疑不定。次日叫進張勝。李安。分付。你二人去縣前打聽。那埋的婦人婆子屍首。還有無有。張勝。李安。應諾去了。不多時。走來回報。正犯兒身已逃走脫了。所有殺死身屍。地方看守。日久不便。相應責令各人家屬領埋。那婆子屍首。他兒子招領的去了。還有那婦人。無人來領。還埋在街心。春梅道。既然如此。我有庄事兒。累你二人。替我幹得來。我還重賞你。二人跪下。小夫人說那里話。若肯在老爺前抬舉小

人一二。只消受不了。雖赴湯跳火。敢說不去。春梅走到房中。拿出十兩銀子。兩疋大布。委付二人。這死的婦人。是我一個嫡親姐姐。嫁在西門慶家。今日出來。被人殺死。你二人休教你老爺知道。拿這銀子。替我買一具棺材。把他裝殮了。抬出城外。擇方便地方。埋葬停當。我還重賞你。二人道。這個不打緊。小人就去。李安說。只怕縣中不教你我領屍怎了。須拿老爺個帖兒。下到縣官纔好。張勝道。只說小夫人是他妹子。嫁在府中。那縣官不敢不依。何消帖子。於是領了銀子。來到班房內。張勝便向李安說。想必這死的婦人。與小夫人曾在西門慶家做一處。相結的好。今日方這等為他費心。想着死了時。整哭了三四日。不吃飯。直教老爺門前叫了調百戲貨郎兒。調與他觀看。還不喜懽。今

日他無親人領去。小夫人豈肯不埋他。咱每若替他幹得此事停當。早晚他在老爺跟前只方便你我。就是一點福星。見今老爺百依百隨。聽他說話。正經大奶奶。二奶奶。且打靠他。說畢。二人拿銀子到縣前。遞了領狀。就說他妹子在老爺府中。來領屍首。使了六兩銀子。合了一只棺木。把婦人屍首掘出。把心肝塡在肚內。頭用線縫上。用布裝殮停當。裝入材內。張勝說。就埋在老爺香火院。城南永福寺里。那里有空閑地。葬埋了。回小夫人話去。叫了兩名伴當。抬到永福寺。對長老說。宅內小夫人親長老不敢怠慢。就在寺後。揀一塊空心白楊樹下。那里葬埋已畢。走來宅內回春梅話。說除買棺材裝殮。還剩四兩銀子。交割明白。春梅分付。多有起動你二人。將這四兩銀子。拿二兩與長

老道堅。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經懺。超度他生天。又拿出一大瓶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這二兩銀子。你每人將一兩家中盤纏。二人跪下。那里敢接。只說。小夫人。若肯在老爺面前抬舉小人。消受不了。這些小勞。豈敢接受銀兩。春梅道。我賞你不收。我就惱了。二人只得磕頭領了出來。兩個班房吃酒。甚是稱念小夫人好處。次日張勝送銀子與長老念經。春梅又與五錢銀子。買紙與金蓮燒。俱不在話下。却說陳定從東京載靈柩家眷。到清河縣城外。把靈柩寄在永福寺。待的念經發送歸葬墳內。經濟在家。聽見母親張氏家小車輛到了。父親靈柩寄停在城外永福寺。收卸行李已畢。與張氏磕了頭。張氏怪他就不去接我一接。經濟只說。心中不快。家里無人看守。張氏便問。你舅舅怎的

不見經濟道他見母親到了連忙搬回家去了張氏道且教你舅舅住着慌搬去怎的一面他母舅張團練來看他姐姐姊妹抱頭而哭置酒敘話不必細說次日他娘張氏早使經濟拿五兩銀子幾陌金銀錢帋往門外與長老替他父親念經正騎頭口街上走忽撞遇他兩個朋友陸大郎楊大郎下頭口聲喏二人問道哥哥往那里去經濟悉言先父靈柩寄在門外寺里明日廿日是終七家母使我送銀子與長老做齋念經二人道兄弟不知老父靈柩到了有失弔問因問幾時發引安葬經濟道也只在一二日之間念畢經入墳安葬說罷二人舉手作別這經濟又叫住因問楊大郎縣前我丈人的小那潘氏屍首怎不見被甚人領的去了楊大郎便道半月前地方因捉不着武松

稟了本縣相公令各家領去葬埋王婆是他兒子領去止有婦人屍首丟了三四日被守備府中買了一口棺木差人抬出城外永福寺那里葬去了經濟聽了就知是春梅在府中收葬了他屍首因問二郎城外有幾個永福寺二郎道本自南門外只一個永福寺是周秀老爺香火院那里有幾個永福寺來經濟聽了暗喜就是這個永福寺也是緣法湊巧喜得六姐亦葬在此處一面作別二人打頭口出城逕到永福寺中見了長老且不說念經之事就先問長老道堅此處有守備府中新近葬的一個婦人在那里長老道就在寺後白楊樹下說是宅內小夫人的姐姐這陳經濟且不叅見他父親靈柩先拿錢帋祭物到於金蓮墓上與他祭了燒化錢帋哭道我的六姐你兄弟陳經

濟敬來與你燒一陌錢帋。你好處安身。苦處用錢。祭畢。然後終到方丈內。他父親靈柩跟前。燒帋祭祀。遞與長老經錢。教他二十日。請八衆禪僧。念斷七經。長老接了經。襯備辦齋供。經濟來家。回了張氏話。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安塟已畢來家。毋子過日不題。却表吳月娘。一日二月初旬。天氣融和。孟玉樓孫雪娥西門大姐小玉出來大門首站立。觀看來往車馬。人烟熱鬧。忽見一簇男女。跟着個和尚。生的十分胖大。頭頂三尊銅佛。身上拘着數枝燈樹。杏黃袈裟風兜袖。赤脚行來泥沒踝。自言說是五臺山下來的行脚僧。雲遊到此。要化錢粮。蓋造佛殿。當時古人有幾句讚的這行脚僧好處。

打坐叅禪。講經說法。鋪眉苦眼。習成佛祖家風。賴教求食。立起法門規矩。白日里賣杖搖鈴。黑夜間舞鐃奏俸。有時門首磕光頭。餓了街前打响嘴。空色色空。誰見衆生離下土。去來來去。何曾接引到西方。

那和尚見月娘衆婦女在門首。向前道了個問訊。說道。在家老菩薩施主。既生在深宅大院。都是龍華一會上人。貧僧是五臺山下來的。結化善緣。蓋造十王功德。三寶佛殿。仰賴十方施主菩薩。廣種福田。捨資財共成勝事。修來生功果。貧僧只是挑脚漢。月娘聽了他這般言語。便與小玉往房中取一頂僧帽。一雙僧鞋。一弔銅錢。一斗白米。原來月娘平昔好齋僧布施。常時閒中發心。做下僧帽僧鞋。預備布施。這小玉取出來。月娘分付你

叫那師父近前來布施與他。這小玉故做嬌態高聲叫道。那變驢的和尚。還不過來。俺奶奶布施與你這許多東西。還不磕頭哩。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小玉笑道。奶奶。這賊和尚我叫他。他怎的把那一雙賊眼。眼上眼下打量我。那和尚雙手接了鞋䩞錢米。打問訊。說道多謝施主老菩薩布施布施。小玉道這禿厮好無禮。這些二人跕着。只打兩個問訊兒。就不與我打一個兒。月娘道。小肉兒還恁說白道黑。他一個佛家之子。你也消受不的他這個問訊。小玉道奶奶他是佛爺兒子。誰是佛爺女兒。月娘道。相這比丘尼姑僧是佛的女兒。小玉道。譬若說相薛姑子。王姑子。大

師父。都是佛爺女兒。誰是佛爺女婿。月娘忍不住笑罵道。這賊小淫婦兒。學的油嘴滑舌。見見就說下道兒去了。小玉道。奶奶只罵我。本等這禿和尚賊眉豎眼的只看我。孟玉樓道。他看你。想必認得的。要度脫你去。小玉道。他若度我我就去。說着。衆婦女笑了一回。月娘喝道。你這小淫婦兒。專一毀僧謗佛。那和尚得了布施。頂着三尊佛。揚長去了。小玉道。奶奶還嗔我罵他。你看這賊禿臨去還看了我一眼纔去了。有詩單道月娘修善施僧好處。

守寡看經歲月深　私邪空色久違心
奴身好似天邊月　不許浮雲半點侵

月娘衆人正在門首說話。忽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從街上過

來。見月娘衆人。道了萬福。月娘問。你往那里去來。怎的影跡兒不來。我這里走走。薛嫂兒道。不知我終日窮忙的是些甚麽。這兩日。大街上掌刑張二老爹家。與他兒子娶親。和北邊徐公公做親。娶了他姪兒。也是我和文嫂兒說的親事。昨日三日。擺大酒席。忙的連守備府里。咱家小大姐那里叫我。也沒去。不知怎麽惱我哩。月娘問道。你如今往那里去。薛嫂道。我有庄事。敬來和你老人家說來。月娘道。你有話進來說。一面讓薛嫂兒到後邊上房里坐下。吃了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你陳親家從去年在東京得病沒了。親家母叫了姐夫去。搬取家小靈柩。從正月來家。已是念經發送。墳上安葬畢。我只說你老人家這邊知道。怎不去燒張帋兒探望探望。月娘道。你不來說。俺這里

怎得曉的。又無人打聽。倒自知道潘家的。吃他小叔兒殺了。和王婆子都埋在一處。却不知如今怎樣了。薛嫂兒道。自古生有地兒。死有處。五娘他老人家。不因那些事出去了。却不好來。平日不守本分。幹出醜事來。出去了。若在咱家里。他小叔兒怎得殺了他。還是冤有頭。債有主。倒還虧了咱家小大姐春梅。越不過娘兒們情腸。差人買了口棺材。領了他屍首葬埋了。不然。只顧暴露着。又拿不着小叔子。誰去管他。孫雪娥在旁說。春梅賣在守備府里。多少時兒。就這等大了。手里拿出銀子。替他買棺材埋葬。那守備也不嗔。當他甚麽人。薛嫂道。耶嚛。你還不知。守備好不喜他。每日只在他房里歇臥。說一句。依十句。一娶了他。生的好模樣兒。乖覺伶俐。就與他西廂房三間房住。撥了個使

女伏侍他老爺一連在他房里歇了三夜。替他裁四季衣服。上
頭。三日吃酒。賞了我一兩銀子。一疋段子。他大奶奶五十歲。雙
目不明。吃長齋不管事。東廂孫二娘。生了小姐。雖故當家。撾着
個孩子。如今大小庫房鑰匙。倒都是他拿着。守備好不聽他說
話哩。且說銀子。手里拿不出來。幾句說的月娘。雪娥都不言了。
坐了一回。薛嫂起身。月娘分付。你明日來我這里。備一張祭卓。
一疋尺頭。一分冥帋。你來送大姐與他公公燒帋去。薛嫂兒道。
你老人家不去。月娘道。你只說我心中不好。改日望親家去罷。
那薛嫂約定。你教大姐收拾下等着我。飯罷時候。月娘道。你如
今到那里去。守備府中。不去也罷。薛嫂道。不去。就惹他怪死了。
他使小伴當叫了我好幾遍了。月娘道。他叫你做甚麼。薛嫂道。

奶奶你不知。他如今有了四五個月身孕了。老爺好不喜歡。叫
了我去。已定賞我。提着花箱作辭去了。雪娥便說。老淫婦說沒
個行款兒。他賣守備家多少時。就有了半肚孩子。那守備身邊。
少說也有幾房頭。莫就興起他來。這等大道。月娘道。他還有正
景大奶奶。房里還有一個生小姐的娘子兒哩。雪娥道。可又來。
到底還是媒人嘴。一尺水。十丈波的。不因今日雪娥說話。正是。
從天降下鉤和線。就地引起是非來。有詩爲証。

曾記當年侍主傍　誰知今日變風光
世間萬事皆前定　莫笑浮生空自作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清明節寡婦上新墳　吳月娘悮入永福寺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多添壯士英雄胆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繞垂楊栁岸　一竿斜揷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話說。吳月娘次日備辦了一張祭卓。猪首三牲。羹飯冥紙之類。封了一疋尺頭。交大姐收拾。一身縞素衣服。坐轎子。薛嫂兒押着祭禮先行。來到陳宅門首。只見陳經濟正在門首站立。那薛嫂把祭禮。交人抬進去。經濟便問。那里的。薛嫂道了萬福。說姐夫。你休推不知。你丈母家來與你爹燒紙。送大姐來了。經濟便

道。我髭髮合的纔是丈毋正月十六日貼門神。遲了半月。人也入了土。纔來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毋說。寡婦人沒脚蟹。不知你這里親家靈柩來家。遲了一步。休怪。正說着。只見大姐轎子。落在門首。經濟問。是誰。薛嫂道。再有誰。你丈毋心內不好。一者送大姐來家。二者敬與你爹燒紙。經濟罵道。趁早把淫婦抬回去。好的死了萬萬千千。我要他做甚麽。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你怎的說這個話。經濟道。我不要這淫婦了。還不與我走。那抬轎的。只顧站立不動。被經濟向前踢了兩脚。罵道。還不與我抬了去。我把花子腿砸折了。把淫婦鬢毛都蒿淨了。那抬轎子的。見他踢起來。只得抬轎子。往家中走不迭。比及薛嫂叫出他娘張氏來。轎子已抬的去了。薛嫂見沒奈何。收下祭禮。走來回

覆吳月娘。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當初你家爲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恩將仇報起來了。恨起死鬼當初攬下的好貨在家里。弄出事來。到今日交我做臭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對着大姐說。孩兒你是眼見的。丈人丈毋那些兒虧了他來。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里也難以留你。你明日還去。休要怕他。料他挾不到你井里。他好胆子。恒是殺不了人。難道世間沒王法管他也。怎的。當晚不題。到次日。一頂轎子。交玳安兒跟隨着。把大姐又送到陳經濟家來。不想陳經濟不在家。往坟上替他父親添上疊山子去了。張氏知禮。把大姐留下。對着玳安說。大官到家。多多上覆親家。多謝祭禮。休要和他一般兒見識。他昨

日巳有酒了。故此這般。等我慢慢說他。一面管待玳安兒。安撫來家。至晚陳經濟墳上回來。看見了大姐。就行踢打罵道。淫婦。你又來做甚麼。還是說我在你家雌飯吃。你家收着俺許多箱籠。因此起的這大產業。不道的白養活了女壻。好的死了萬千。我要你這淫婦人。這大姐亦罵。沒廉耻的囚根子。沒天理的囚根子。淫婦出去。吃人殺了。沒的禁拿我煞氣。被經濟抹過頂髮。儘力打了幾拳頭。他娘走來解勸。把他娘推了一交。他娘叫罵哭喊。說好囚根子。紅了眼。連我也不認的了。到晚上。一頂轎子。把大姐又送將來。分付道。不討將寄放粧奩箱籠來家。我把你這淫婦活殺了。這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再不敢去了。有詩爲証。

相識當初信有疑　心情還似永無涯
誰知好事多更變　一念翻成怨恨媒

這里西門大姐在家躲住。不敢去了。一日三月清明佳節。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帋。三牲祭物酒肴之類。抬了兩大食盒。要往城外五里新墳上。與西門慶上新墳祭掃。留下孫雪娥。和着大姐衆丫頭看家。帶了孟玉樓和小玉。并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都坐轎子。往墳上去。又請了吳大舅和大妗子老公母二人同去。出了城門。只見那郊原野曠。景物芳菲。花紅柳綠。仕女遊人。不斷頭的走。一年四季。無過春天。最好景致。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天色暖謂之暄。天色寒謂之料峭。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

徑。地下飛的土來。謂之香塵。千花發蕊。萬草生芽。謂之春信。韶光淡蕩。淑景融和。小桃深妝臉妖嬈。嫩柳嬝宮腰細膩。百囀黃鸝。驚回午夢。數聲紫燕。說破春愁。日舒長煖澡鵞黃。水渺茫浮香鴨綠。隔水不知誰院落。鞦韆高掛綠楊烟。端的春景果然是好。到的春來。那府州縣道。與各處村鎮鄉市。都有遊玩去處。有詩為証。

清明何處不生烟　郊外微風掛紙錢
人笑人歌芳草地　乍晴乍雨杏花天
海棠枝上綿鶯語　楊柳堤邊醉客眠
紅粉佳人爭畫技　綵繩搖拽學飛仙

却說。吳月娘等轎子。到五里原坟上。玳安押着食盒。又早先到厨下。生起火來。厨役落作整理不題。月娘與玉樓。小玉。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到於庄院。客坐内坐下吃茶。等着吳大妗子不見到。玳安向西門慶坟上。祭臺上擺設桌面三牲。羹飯祭物。列下希錢。只等。吳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約巳牌時分。纔同吳大舅顧了兩個驢兒騎將來。月娘便說大妗子顧不出轎子來。果然沒有轎子。一面吃了茶。換了衣服。走來西門慶坟前祭掃。那月娘手拈着五根香。一根香他拿在手内。一根香遞與玉樓。一根遞與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那兩根遞與吳大舅大妗子。月娘插在香爐内。深深拜下去。說道。我的哥哥。你活時為人。死後為神。今日三月清明佳節。你的孝妻吳氏三姐。孟三姐。同你周歲孩童孝哥兒。敬來與你坟前燒一陌錢希。你保佑他長

命百歲。習你做坟前拜掃之人。我的哥哥。我和你做夫妻一場。想起你那模樣兒。并說的話來。是好傷感人也。珙安把帋錢點着。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帋。小脚兒連蹤。奴與你做夫妻一場。並沒個言差語錯。實指望同諧到老。誰知你半路將奴抛却。當初人情看望全然是我。今丢下銅斗兒家緣。孩兒又小。撇的俺子毋孤孀。怎生遣過。恰便似中途遇雨。半路裡遭風來呵。拆散了鴛鴦。生扨斷異果。叫了聲好性兒的哥哥。想起你那動影行藏。可不嗟嘆我。

帶步步嬌

燒的帋灰兒團團轉。不見我兒夫面。哭了聲年少夫。撇下嬌兒。閃的奴孤單。咱兩無緣。怎得和你重相見。

玉樓向前插上香。深深拜下。哭唱前腔。

燒罷紙。滿眼淚墮。叫了聲人也天也。去的奴無有個下落。實承望和你白頭厮守。誰知道半路花殘月沒。大姐姐有兒童。他房里還好。閃的奴樹倒無陰。跟着誰過。獨守孤幃。怎生奈何。恰便似前不着店。後不着村里來呵。那是我葉落歸根。收園結果。叫了聲年小的哥哥。要見你只非夢兒里相逢。却不想念殺了我。

帶步步嬌

哭來哭去哭的奴痴呆了。你一去了無消耗。思量好無下稍。無下稍。你正青春。奴又多嬌。好心焦。清減了花容月貌。

玉樓上了香。奶子如意。抱着哥兒。也跪下上香。磕了頭。吳大舅。

大妗子都炷了香行畢禮數同讓到庄上捲棚內放卓席擺飯收拾飲酒月娘讓吳大舅大妗子上坐月娘與玉樓打橫小玉和奶子如意兒同大妗子家使的老姐蘭花那兩邊打橫列坐把酒來斟按下這里吃酒不題却表那日周守備府里也上坟先是春梅隔夜和守備睡假推做夢睡夢中哭醒了守備慌的問你怎的哭春梅便說我夢見我娘向我哭泣說養我一場怎麼不與他清明寒食燒帋兒因此哭醒了守備道這個也是養女一場你的一點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處春梅道在南門外永福寺後面便是守備說不打緊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咱家上坟你教伴當抬些祭物往那里與你娘燒分帋錢也是好處至此日守備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逕往城南祖坟

上那里有大庄院廳堂花園去處那里有亭堂祭臺大奶奶孫二娘并春梅都坐四人轎排軍喝路上坟要子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大舅大妗子吃了回酒恐怕晚來分付玳安兒收拾了食盒酒菓先往那十里長隄杏花村酒樓下揀高阜去處人烟熱鬧那里設放卓席等候又見大妗子沒轎子都把轎子抬着後面跟隨不坐領定一簇男女吳大舅牽着驢兒壓後同行踏青遊玩三里抹過桃花店五里望見杏花村只見那隨路上坟遊玩的王孫士女花紅柳綠鬧鬧喧喧不斷頭的走偏襯着日煖風和尋芳問景不知又多少正走之間也是合當有事遠遠望見綠槐影里一座菴院盖造得十分齊整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敕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

閣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兩廊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前殿塑風調雨順。後殿供過去未來。鐘鼓樓森立。藏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旛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鬼母位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吳月娘便問。這座寺叫做甚麽寺。吳大舅便說。此是周秀老爺香火院。名喚永福禪林。前日姐夫在日。曾捨幾十兩銀子在這寺中。重修佛殿。方是這般新鮮。月娘向大妗子說。咱也到這寺中看一看。於是領着一簇男女。進入寺中來。不一時。小沙彌看見。報於長老。知道。見有許多男女。便出方丈來。迎請施主菩薩隨喜。但見。這長老怎生模樣。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篆欖濃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縷絲縧。係西地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單睃趂施主嬌娘。這禿廝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淫情動處。草菴中去覓尼姑。色胆發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嫦娥要講歡。

這長老見吳大舅。吳月娘。向前合掌。道了問訊。連忙喚小和尚開了佛殿。請施主菩薩隨喜遊玩。小僧看茶。那小沙彌開了殿門。領月娘一簇男女。前後兩廊叅拜。觀看了一回。然後到長老方丈。長老連忙點上茶來。雪錠般盞兒。甜水好茶。吳大舅請問長老道號。那和尚笑嘻嘻說。小僧法名道堅。這寺是恩主帥府

周爺香火院。小僧忝在本寺長老。廊下管百十衆僧。後邊禪堂中。還有許多雲遊僧行。常串座禪。與四方檀越荅報功德。一面方丈中擺齋。讓月娘。衆菩薩請坐。小僧一茶而已。月娘道。不當打攪長老寶刹。一面拿出五錢銀子。交大舅遞與長老。佛前請香燒。那和尚笑吟吟打問訊謝了。說道。小僧無甚管待。施主菩薩少坐。略備一茶而已。何勞費心。賜與布施。不一時。小和尚放了卓兒。拿上素菜齋食餅饊上來。那和尚在旁陪坐。舉筯兒纔待讓月娘衆人吃時。忽見兩個青衣漢子。走的氣喘吁吁。暴雷也一般。報與長老。說道。長老還不快出來迎接。府中小奶奶來祭祀來了。慌的長老披袈裟。戴僧帽不迭。分付小沙弥。連忙收了家活。請列位菩薩且在小房避避。打發小夫人燒了紙。祭畢

去了。再款坐一坐不遲。吳大舅告辭。和尚死活留住。又不肯放。那和尚慌的鳴起鐘鼓來。出山門迎接。遠遠在馬道口上等候。只見一簇青衣人。圍着一乘大轎。從東雲飛般來。轎夫走的個個汗流滿面。衣衫皆濕。那長老躬身合掌說道。小僧不知小奶奶前來。理合遠接。接待遲了。勿蒙見罪。這春梅在簾內荅道。起動長老。那手下伴當。又早向寺後金蓮墳上。抬將祭卓來。擺設已久。紙錢列下。春梅轎子來到。也不到寺。逕入寺後白楊樹下。金蓮墳前。下了轎子。兩邊青衣人伺候。這春梅不慌不忙。來到墳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說道。我的娘。今日龐大姐特來與你燒陌紙錢。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隨問怎的。也娶來府中。和奴做一處。還是奴躭悞了你。悔已是遲了。

說畢。令左右把紙錢燒了。這春梅向前。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
爲証。

燒罷紙。把鳳頭鞋跌綻。叫了聲娘。把我肝腸兒叫斷。自因你
逞風流。人多惱你。疾發你出去。被仇人幾把你命兒坑陷。奴
在深宅。怎得個自然。又無親。誰把你掛牽。實指望和你同床
兒共枕。怎知道你命短無常死的。好可憐。叫了聲不睜眼的
青天。常言道。好物難全。紅羅尺短。

這里春梅在金蓮坟上。祭祀哭泣不題。却說吳月娘在僧房內
只知有宅內小夫人來到。長老出去山門迎接。又不見進來。問
小和尚。和尚說。這寺後有小奶奶的一個姐姐。新近葬下。今日
清明節。特來祭掃燒紙。孟玉樓便道。怕不就是春梅來了。也不

止的。月娘道。他又那得個姐姐來。死了。葬在此處。又問小和尚。這
府里小夫人姓甚麼。小和尚道。姓龎氏。前日與了長老四五兩
經錢。教替他姐姐念經。薦拔生天。玉樓道。我聽見爹說。春梅娘
家姓龎。叫龎大姐。莫不是他。正說話。只見長老先走來。分付小
沙彌。快看好茶。不一時。轎子抬進方丈二門里纔下轎。月娘和
玉樓衆人。打僧房簾內望外張看。怎樣的小夫人。定睛仔細看
時。却是春梅。但比昔時出落長大身材。面如滿月。打扮的淡粧
玉琢。頭上戴着冠兒。珠翠堆滿。鳳釵半卸。穿大紅粧花襖兒。下
着翠藍縷金寬襴裙子。帶着玎璫禁步。比昔不同許多。但見。

寶髻巍峩。鳳釵半卸。胡珠環。耳邊低掛。金挑鳳。鬢後雙插。紅
綉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行動處。胸前搖响玉

玎璫。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膩粉粧成脖頸。花鈿巧貼眉尖。舉止驚人。貌比幽花殊麗。姿容閑雅。性如蘭蕙溫柔。若非綺閣生成。定是蘭房長就。儼若紫府瓊姬離碧漢。蕊宮仙子下塵寰。

那長老一面掀簾子。請小夫人方丈明間內。上面獨獨安放一張公座椅兒。春梅坐下。長老忝見已畢。小沙彌拿上茶。長老遞茶上去。說道。今日小僧不知宅內上坟。小奶奶來這里祭祀。有失迎接。恕罪小僧。春梅道。外日多有起動長老。誦經追薦。那和尚沒口子說。小僧豈敢。有甚殷勤。補報恩主。多蒙小奶奶賜了許多經錢襯施。小僧請了八眾禪僧。整做道場。看經禮懺一日。曉夕又多與他老人家。裝些廂庫。焚化。道場圓滿。纔打發三位

管家進城。宅里回小奶奶話。春梅吃了茶。小和尚接下鍾盞來。長老只顧在旁。一遞一句與春梅說話。把吳月娘眾人。攔阻在內。又不好出來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請下長老來。要起身。那長老又不肯放。走來方丈稟春梅。說。小僧有件事。稟知小奶奶。春梅道。長老有話。但說無妨。長老道。適間有幾位遊玩娘子。在寺中隨喜。不知小奶奶來。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長老。何不請來相見。那長老慌的來請。吳月娘又不肯出來。只說。長老不見。天色晚了。俺每告辭去罷。長老見收了他布施。又沒管待。又意不過。只顧再三催促。吳月娘與孟玉樓。吳大妗子。推阻不過。只得出來。春梅一見便道。原來是二位娘。與大妗子。於是先讓大妗子轉上。花枝招颭。磕下頭去。慌

的大妗子還禮不迭說道。姐姐今非昔日比。折殺老身。春梅道。好大妗子。如何說這話。奴不是那樣人。尊卑上下。自然之理。拜了大妗子。然後向月娘孟玉樓插燭也似磕頭去。月娘玉樓亦欲還禮。春梅那里肯。扶起磕了四個頭。說不知是娘們在這里。早知也請出來相見。月娘道。姐姐你自從出了家門。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禮。沒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豈敢說怪。因見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說道。哥哥也長的恁大了。月娘說。你和小玉過來。與姐姐磕個頭兒。那如意兒和小玉二人。笑嘻嘻過來。亦與春梅都半磕了頭。月娘道。姐姐你受他兩個一禮兒。春梅向頭上拔下一對金頭銀簪兒來。插在孝哥兒帽兒上。月娘說。多謝姐姐簪兒。還不與姐姐唱個喏兒。如意

兒抱着哥兒。真個與春梅道了唱個喏。把月娘喜懽的要不得。玉樓說。姐姐你今日不到寺中。咱娘兒們怎得遇在一處相見。春梅道。便是因俺娘他老人家。新埋葬在這寺後。奴在他手裡一場。他又無親無故。奴不記掛着替他燒張紙兒。怎生過得去。月娘說。我記的你娘沒了好幾年。不知葬在這里。孟玉樓道。大娘還不知。龐大姐說話。說的潘六姐死了。多虧姐姐如今把他埋在這里。月娘聽了。就不言語了。吳大妗子道。誰似姐姐這等有恩。不肯忘舊。還葬埋了。你逢節令。題念他來。替他燒錢化紙。春梅道。好奶奶。想着他怎生抬舉我來。今日他死的苦。是這般拋露丟下。怎不埋葬他。說畢。長老教小和尚放卓兒。擺齋上來。兩張大八仙卓子。蒸酥𥹋餅饊點心。各樣素饌菜蔬。堆滿春臺

絕細金芽雀舌甜水好茶。衆人吃了。收下家活去。吳大舅自有僧房管待。不在話下。孟玉樓起身。心里要往金蓮墳上看看。替他燒張帋。也是姊妹一塲。見月娘不動身。拿出五分銀子。教小沙彌買帋去。長老道。娘子不消買去。我這里有金銀紙。拿幾分燒去。玉樓把銀子遞與長老。使小沙彌領到後邊白楊樹下。金蓮墳上見三尺墳堆。一堆黃土。數柳青蒿。上了根香。把紙錢點着。拜了一拜。說道。六姐。不知你埋在這里。今日孟三姐悞到寺中。與你燒陌錢帋。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有哭山坡羊爲証。

燒罷帋。淚珠兒亂滴。叫六姐一聲。哭的奴一絲兒兩氣。想當初。咱二人不分個彼此。做姊妹一塲。並無面紅面赤。你性兒强我。常常兒的讓你。一面兒不見。不是你尋我。我就尋你。恰便相比目魚雙雙熱粘在一處。忽被一陣風。咱分開來。喋。共樹同栖。一旦各自去飛。叫了聲。六姐。你試聽知。可惜你一段兒聰明。今日埋在土裡。

那奶子如意兒見玉樓往後邊也。抱了孝哥兒來看一看。月娘在方丈內和春梅說話。教奶子休抱了孩子去。只怕諕了他。如意兒道。奶奶不妨事。我知道。徑抱到墳上。看玉樓燒帋哭罷回來。春梅和月娘匀了臉。換了衣裳。分付小伴當。將食盒打開。將各樣細菓甜食餚品。點心攢盒。擺下兩卓子。布甑內篩上酒來。銀鍾牙筯。請大妗子。月娘。玉樓上坐。他便主位相陪。奶子。小玉。老娘。兩邊打橫。吳大舅另放一張卓子在僧房內。正飲酒中間。

忽見兩個青衣伴當走來跪下。稟道。老爺在新庄。差小的來請小奶奶看禳要調百戲的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請奶奶快去哩。這春梅不慌不忙。說你回去。知道了。那二人應諾下來。又不敢去。在下邊等候。且待他陪完大妗子。月娘便要起身。說姐姐不可打攪。天色晚了。你也有事。俺每去罷。那春梅那里肯放。只顧令左右將大鍾來勸道。咱娘兒們會少離多。彼此都見長着。你要斷了這們親路。奴也沒親沒故。到明日娘好的日子。奴往家里走走去。月娘道。我的姐姐。說一聲兒就勾了。怎敢起動你。容一日奴去看姐姐去。飲過一杯。月娘說我酒勾了。你大妗子沒轎子。十分晚了。不好行的。春梅道。大妗子沒轎子。我這里有跟隨小馬兒。撥一疋與妗子騎。送了家去。一面收拾起身。春梅叫過那長老來。令小伴當拿出一疋大布。五錢銀子。與長老。長老拜謝了。送出山門。春梅與月娘拜別。看着月娘。玉樓。衆人上了轎子。他也坐轎子。兩下分路。一簇人跟隨喝着道往新庄上去了。正是。

樹葉還有相逢處　豈可人無得運時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來旺盜拐孫雪娥　雪娥官賣守備府

花開花落開又落　錦衣布衣更換着
豪家未必常富貴　貧人未必常寂寞
扶人未必上青天　推人未必填溝壑
勸君凡事莫怨天　天意與人無厚薄

話說。吳大舅領着月娘等一簇男女。離了永福寺。順着大樹長堤前來。玳安又早在杏花村酒樓下邊。人烟熱鬧。揀高阜去處。那里幕天席地。設下酒殽等候多時了。遠遠望見月娘衆人轎子到了。問道。如何咱纔來。月娘又把永福寺中遇見春梅告訴一遍。不一時。斟上酒來。衆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綉轂往

來。人烟喧。襍車馬轟雷。笙歌鼎沸。月娘衆人蹑看高阜。把眼觀看。看見人山人海圍着。都看教師走馬耍解的。原來是本縣知縣栢公兒子李衙內。名喚李拱璧。年約三十餘歲。見為國子上舍。一生風流博浪。懶習詩書。專好鷹犬走馬。打毬蹴踘。常在三尾兩巷中走。人稱他為李棍子。那日穿着一弄兒輕羅軟滑衣裳。頭戴金頂纏稯小帽。脚踏乾黃靴。納綉襪口。同廊史何不違。帶領二三十好漢。挐彈弓吹筒毬棒。在於杏花庄大酒樓下。看教師李貴走馬賣解。竪肩椿。隔肚帶。輪鎗舞棒。做各樣技藝頑耍。引逗許多男女圍着烘笑。那李貴諢名。號為山東夜叉。頭戴萬字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紫窄衫。銷金裹肚。脚上䩞踢腿絣。乾黃靿靴。五彩飛魚襪口。坐下銀鬃馬。手執朱紅桿。明鎗頭招

風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馬。高聲說念一篇道。

我做教師世罕有。江湖遠近揚名久。雙拳打下如鎚鑽。兩脚入來如飛走。南北兩京打戲臺。東西兩廣無敵手。分明是個鐵嘴行。自家本事何曾有。少林棍。只好打田雞。董家拳。只好嚇小狗。撞對頭。不敢喊一聲。沒人處。專會誇大口。騙得銅錢放不牢。一心要折章臺柳。虧了北京李大郎。養我在家為契友。蘸生醬喫了半畦蒜。捲春餅喫了兩擔韮。小人自來生得饞。寅時喫酒直到酉。牙齒疼。把來剉一剉。肚子脹。將來扭一扭。充饑吃了三斗米飯。點心吃了七石缸酒。多虧了此人未得酧。來世做隻看家狗。若有賊來掘壁洞。把他陰囊咬一口。問君何故咬他囊。動不的手來只動口。

當下李衙內。一見那長挑身材婦人。不覺心搖目蕩。觀之不足。看之有餘。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知誰家婦女。有男子沒有。一面叫過手下答應的小張閑架兒來。悄悄分付。你去那高坡上打聽。那三個穿白的婦人。是誰家的。訪得是實。告我知道。那小張閑。掩口應諾。雲飛跑去。不多時走到跟前。附耳低言。回報說。如此這般。是縣門前西門慶家妻小。一個年老的姓吳。是他嫂子。一個五短身材。是他大娘子吳月娘。那個長挑身材。有白麻子的。是第三個娘子。姓孟名喚玉樓。如今都守寡在家。這李衙內聽了。獨看守孟玉樓。重賞小張閑。不在話下。吳大舅和月娘衆人。觀看了半日。見日色銜山。令玳安收拾了食盒。擡掇月娘上轎回家。一路上。得多少錦巒郎搖羅袖醉。綺羅人揭綉簾看。

有詩爲証。

柳底花陰壓路塵　一回遊賞一回新
有緣千里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親

這月娘衆人回家不題。却說那日孫雪娥與西門大姐在家。午後時分無事。都出大門首站立。也是天假其便。不想一個搖驚閨的過來。那時賣胭脂粉花翠生活。磨鏡子。都搖驚閨。大姐說。我鏡子昏了。使平安兒叫住那人。與我磨磨鏡子。那人放下擔兒。說道。我不會磨鏡子。我賣些金銀生活。首飾花翠。站立在門前。只顧眼上眼下。看着雪娥。雪娥便道。那漢子。你不會磨鏡子。去罷。只顧看我怎的。那人說。雪姑娘。大姑娘。不認的我了。大姐道。眼熟。急忙想不起來。那人道。我是爹手裏出去的來旺兒。雪

娥便道。你這幾年在那里來。怎的不見。出落得恁胖了。來旺兒道。我離了爹門。到原籍徐州家裏。閑着沒營生。投跟了個老爹上京來做官。不想到半爺里。他老爺兒死了。丁憂家去了。我便投在城內顧銀鋪。學會了此銀行手藝。揀鈒大器頭面。各樣生活。這兩日行市遲。顧銀鋪教我挑副擔兒出來。街上發賣些零碎。看見娘們在門首。不敢來相認。恐怕踅門瞭戶的。今日不是你老人家叫住。還不見相認。雪娥道。原來教我只顧認了半日。自想不起。既是舊兒女。怕怎的。因問你擔兒裏賣的是甚麼生活。挑進裏面。等俺每看一看。那來旺兒一面把擔兒挑入裏邊院子里來。打開箱子。用匣兒托出幾件首飾來。金銀鑲嵌不等。打造得十分奇巧。但見。

孤鴈啣蘆。雙魚戲藻。牡丹巧嵌碎寒金。猫眼鈒頭火焰蠟。也有獅子滚綉毬。駱駝獻寶。滿冠擎出廣寒宮。掩鬢鑿成桃源境。左右圍髮。利市相對荔枝叢。前後分心。觀音盤膝蓮花座。也有寒雀爭梅。也有孤鸞戲鳳。正是。絲環平安珊綠帽頂高嵌佛頭青。

看了一回。問來旺兒。你還有花翠。拏出來。那來旺兒。又取一盒子。各樣大翠鬢花。翠翹滿冠。并零碎草蟲生活來。大姐揀了他兩對鬢花。這孫雪娥便留了他一對翠鳳。一對柳穿金魚兒。大姐便稱出銀子來與他。雪娥兩件生活。欠他一兩二錢銀子。約下他明日早來取罷。今日你大娘不在家。因你三娘和哥兒都往墳上。與你爹燒紙去了。來旺道。我去年在家裏。就聽見人說

爹死了大娘子生了哥兒怕不的好大了雪娥道你大娘孩兒如今纔周半兒一家兒大大小小如寶上珠一般全看他過日子哩說話中間來昭妻一丈青出來傾了盞茶與他吃那來旺兒接了茶與他唱了個喏劉昭也在跟前同叙了回話分付你明日來見見大娘那來旺兒挑擔出門到晚上月娘衆人轎子來家雪娥大姐衆人丫鬟接着都磕了頭玳安跟盒擔走不上雇了疋驢兒騎來家打發抬盒人去了月娘告訴雪娥大姐說今日寺裏遇見春梅一節原來他把潘家的就葬在寺後首俺們也不知他來替他娘燒紙悞打悞撞遇見他娘兒們又認了回親先是寺裏長老擺齋吃了落後又放下兩張卓席教伴當攏上他家的四五十攢盒各樣菜蔬下飯篩酒上來通吃不了

他看見哥兒又與了一對簪兒好不和氣起解行三坐五坐着大轎子許多跟隨又且是出落的比昔時長大了好些越發白胖了吳大妗子道他倒也不改常忘舊那咱在咱家時我見他比衆了髮行事兒正大說話兒沉穩就是個才料兒你看今日福至心靈恁般造化孟玉樓道姐姐沒問他我問他來果然半年沒洗換身上懷着喜事哩也只是八九月里孩子守備好不喜懽哩薛嫂兒說的倒不差說了一回雪娥題起今日娘不在我和大姐在門首看見來旺兒原來又在這里學會了銀匠挑着担兒賣金銀生活花翠俺每就不認得他了買了他幾枝花翠他問娘來我說往墳上燒帋去了月娘道你怎的不教他等着我來家雪娥道俺們叫他明日來正坐着說話只見奶子如

意兒。向前對月娘說。哥兒來家。這半日只是昏睡不醒。口中出冷氣。身上湯燒火熱的。這月娘聽見慌了。向炕上抱起孩兒來。口搵着口兒。果然出冷汗。渾身發熱。罵如意兒。好淫婦。此是轎子冷了孩兒了。如意兒道。我拿小被兒裹的沒沒的。怎得凍着。月娘道。再不是。抱了往那死鬼坟上諕了他來了。那等分付。教你休抱他去。你不依。浪着抱的去了。如意兒道。早是小玉姐看着。抱了他到那里。看看就來了。幾時諕着他來。月娘道。別要說嘴。看那看兒便怎的。却把他諕了。即忙叫來安兒快請劉婆子去。不一時。劉婆來到。看了脉息。抹了身上。說着了些驚寒。撞見鼎禍了。留了兩服硃砂丸。用姜湯灌下去。分付奶子捲着他熱炕上睡。到半夜出了些冷汗。身上纔凉了。於是管待劉婆子吃

了茶。與了他三錢銀子。叫他明日還來看看。一家子慌的要不的。開門闔戶。整亂了半夜。却說來旺。次日依舊挑將生活擔兒來到西門慶門首。與劉昭唱喏。說昨日雪姑娘留下我些生活。許下今日教我來取銀子。就見見大娘。劉昭道。你且去着。改日來。昨日大娘來家。哥兒不好。叫醫婆太醫看下藥。整亂一夜。好不心焦。今日纔好些。那得工夫稱銀子與你。正說着。只見月娘。玉樓雪娥送出劉婆子來。到大門首。看見來旺兒。那來旺兒扒在地下。與月娘。玉樓磕了兩個頭。月娘道。幾時不見你。就不來這里走走。來旺兒悉將前事說了一遍。要來不好來的。月娘道。舊兒女人家。怕怎的。你爹又沒了。當初只因潘家那淫婦。一頭放火。一頭放水。架的舌。把個好媳婦兒生逼臨的弔死了。將有

作沒。把你墊發了去。今日天也不容他。往那去了。來旺兒道。也說不的。只是娘心裏明白就是了。說了回話。月娘問他賣的是甚樣生活。拏出來瞧。揀了他幾件首飾。該還他三兩二錢銀子。都用等子稱了與他。叫他進入儀門裏面。分付小玉。取一壺酒來。又是一般點心。教他吃。那雪娥在厨上。一力攛掇。又熱了一大碗肉。出來與他。吃的酒飯飽了。磕頭出門。月娘。玉樓。衆人歸到後邊去。雪娥獨自悄悄和他打話。你常常來走着。怕怎的。奴有話教劉昭嫂子對你說。我明日晚夕在此儀門裏。紫墻兒跟前。耳房內等你。兩個遞了眼色。這來旺兒就知其意。說這儀門。晚夕關不關。雪娥道。如此這般。你來先到劉昭屋裏。等到晚夕。踩着梯櫈。越過墻。順着遮隔。我這邊接你下來。咱二人會合一回。還有底細話與你說。這來旺得了此話。正是。懽從額起喜向腮生。作辭雪娥。挑担兒出門。正是不着家神。弄不得家鬼。有詩爲証。

閑來無事倚門闌　偶遇多情舊日緣
對人不敢高聲語　故把秋波送幾番

這來旺兒懽喜回家。一宿無話。到次日。也不挑担兒出來賣生活。慢慢踅來西門慶門首。等劉昭出來。與他唱喏。那劉昭便說。旺兒希罕。好些時不見你了。來旺兒說。沒事閑來走走。裡邊雪姑娘少我幾錢生活銀討討。劉昭道。既如此。請來屋裡坐。把來旺兒讓到房里坐下。來旺兒道。嫂子怎不見。劉昭道。你嫂子今日後邊上灶哩。那來旺兒拿出一兩銀子。遞與劉昭說。這幾星

銀子。取壺酒來和哥嫂吃。劉昭道。何消這許多。卽叫他兒子鐵棍兒過來。那鐵棍弔起頭去。十五歲了。拿壺出來。打了一大注酒。使他後邊叫一丈青來。不一時。一丈青蓋了一錫鍋熱飯。一大碗雜熬下飯。兩碟菜蔬。說道。好呀。旺官兒在這里。劉昭便拿出銀子與一丈青瞧。說。兄弟破費也打壺酒咱兩口兒吃。一丈青笑道。無功消受。怎生使得。一面放了炕桌。讓來旺炕上坐。擺下酒菜。把酒來斟。來旺兒先傾頭一盞。遞與劉昭。次斟一盞。與一丈青。深深唱喏。說。一向不見哥嫂。這盞水酒。孝順哥嫂。一丈青便說。哥嫂不道酒肉吃傷了。你對真八。休說假話。裡邊雪姑娘。昨日巴央及達知我了。你兩個舊情不斷。托俺每兩口兒。如此這般。周全你每。休推睡里夢里。要問山下路。且得過來人。你

若入港相會。有東西出來。休要獨吃。須把些汁水。教我咂一咂。俺替你們須躭許多利害。那來旺便跪下說。只是望哥嫂周全。並不敢有忘。說畢。把酒吃了一回。一丈青往後邊和雪娥答了話。出來對他說。約定晚上來。劉昭屋裏窩藏。待夜裏關上儀門。後邊人歇下。越墻而過。於中取事。有詩爲証。

報應本無私　影響皆相似
要知禍福因　但看所爲事

這來旺得了此言。回來家。巴不到晚。踅到劉昭屋裡。打酒和他兩口兒吃。至更深時分。更無一人覺的。直待的大門關了。後邊儀門上了拴。家中大小歇息定了。彼此都有個暗號兒。只聽墻內雪娥咳嗽之聲。這來旺兒躧着梯櫈。黑影中扒過粉墻。順着

遮洋擗干。雪娥那邊用櫈子接着。兩個在西耳房。堆馬藁子去處。兩個相摟相抱。雲雨做一處。彼此都是曠夫寡女。慾心如火。那來旺兒纓鎗強壯。儘力般弄了一回。樂極精來。一泄如注。事畢。雪娥遞與他一包金銀首飾。幾兩碎銀子。兩件段子衣服。分付明日晚夕你再來。我還有些細軟與你。你外邊尋下安身去處。往後這家中過不出好來。不如我和你悄悄出去。外邊尋下房兒。成其夫婦。你又會銀行手藝。愁過不得日子。來旺兒便說。如今東門外細米巷。有我個姨娘。有名收生的屈老娘。他那里曲彎小巷。倒避眼。咱兩個投奔那里去。遲些時。看無動靜。我帶你往原籍家。買幾畝地種去也好。兩個商量已定。這來旺兒作別雪娥。依舊扒過墻來。到劉昭屋裏。等至天明。開了大門。挨身

出去。到黃昏時分。又來門首。踅入劉昭屋裏。晚夕依舊跳過墻去。兩個幹事。朝來暮往。非止一日。也抵盜了許多細軟東西。金銀器皿。衣服之類。劉昭兩口子。也得抽分好些肥已。俱不必細說。一日後邊。月娘看孝哥兒出花兒。心中不快。睡得早。這雪娥房中使女中秋兒。原是大姐使的。因李嬌兒房中元宵兒被經濟要。月娘就把中秋兒與了雪娥。把元宵兒扶侍大姐。那一日雪娥打發中秋兒睡下。房裏打點一大包釵環頭面。裝在一個匣內。用手帕蓋了頭。隨身衣服。約定來旺兒在劉昭屋裏等候。兩個要走。這劉昭便說。不爭你走了。我看守大門。管放水鴨兒。若大娘知道。問我要人怎了。不如你二人打房上去。就[illegible]破些。還有踪跡。來旺兒道。哥也說得是。雪娥又留一個銀折盂。一

根金耳斡。一件青綾襖。一條黃綾裙。謝了他兩口兒。直等五更鼓。月黑之時。隔房扒過去。劉昭夫婦。又篩上兩大鍾煖酒。與來旺。雪娥吃。說吃了好走路。上壯膽些。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着一根香。躧着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去。一步一步走。把房上瓦也跳破許多。比及扒到房簷跟前。街上人還未行走。聽巡捕的聲音。這來旺兒先跳下去。後却教雪娥躧着他肩背。接摸下來。兩個往前邊走。到十字路口上。被巡捕的攔住。便說往那里去的男女。雪娥便諕慌了手脚。這來旺兒不慌不忙。把手中官香彈了一彈。說道。俺是夫婦二人。前往城外岳廟裏燒香。起的早了些。長官勿怪。那人問背的包袱內是甚麼。來旺兒道。是香燭紙馬。那人道。既是兩口兒岳廟燒香。也是好事。你快去罷。這來

旺兒得不迭一聲。拉着雪娥往前飛走。走到城下。城門纔開。打人鬧里挨出城去。轉了幾條街巷。原來細米巷在個僻靜去處。住着不多幾家人家。都是矮房低廈。後邊就是大水穴沿子。到於屈姥姥家。屈姥姥還未開門。呌了半日。屈姥姥纔起來。開了門。兒來旺兒領了個婦人來。原來來旺兒本姓鄭。名喚鄭旺。說這婦人是我新尋的妻小。姨娘這里有房子。且尋一個寄住些時。再尋房子。遞與屈姥姥三兩銀子。教買柴米。那屈姥姥見這金銀首飾。來因可疑。他兒子屈鏜。因他娘屈姥姥安歇鄭旺夫妻二人。帶此東西。夜晚見財起意。掘開房門。偷盜出來耍錢。致被捉獲。具了事件。拏去本縣見官。李知縣見係賊贓之事。贓物執儀見在。差人押着屈鏜到家。把鄭旺。孫雪娥。一條索子都拴

了。那雪娥諕的臉蠟查也似黃了。換了渗淡衣裳。帶着眼紗。把手上戒指都勒下來。打發了公人。押去見官。當下烘動了一街人觀看。有認得的。說是西門慶家小老婆。今被這走出去的小厮來旺兒。今改名鄭旺。通姦拐盜財物。在外居住。又被這屈鏜掏摸了。今事發見官。當下一個傳十。十個傳百個。路上行人口似飛。月娘家中。自從雪娥走了。房中中秋兒見廂內細軟首飾都沒了。衣服丟的亂三攪四。報與月娘。月娘吃了一驚。便問中秋兒。你跟着他睡。走了。你豈不知。中秋兒便說。他要晚夕。悄悄偷走出外邊。半日方回。不知詳細。月娘又問劉昭。你看守大門。人出去。你怎不曉的。劉昭便說。大門每日上鎖。莫不他飛出去。落後看見房上瓦躧破許多。方知越房而去了。又不敢使人

躧訪。只得按納合忍。不想本縣知縣。當堂問理這件事。先把屈鏜夾了一頓。追出金頭面四件。銀首飾三件。金環一雙。銀鐘二個。碎銀五兩。衣服二件。手帕一個。匣一個。向鄭旺名下。追出銀三十兩。金碗簪一對。金仙子一件。戒指四個。向雪娥名下。追出金挑心一件。銀鐲一付。金鈕五付。銀簪四對。碎銀一包。屈姥姥名下。追出銀三兩。就將來旺兒問擬奴婢因奸盜取財物。屈鏜係竊盜。俱係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贓物入官。雪娥孫氏係西門慶妾。與屈姥姥當下都當官拶了一拶。屈姥姥供明放了。雪娥責令本縣差人到西門慶家。教人遞領狀領孫氏。那吳月娘叫吳大舅來商議。已是出醜。平白又領了來家做甚麼。沒的玷辱了家門。與死的裝幌子。打發了公人錢。回了知縣話。知縣拘將

官媒人來。當官辦賣。却說守備府中。春梅打聽得知。說西門慶家中孫雪娥。如此這般。被來旺兒拐出。盜了財物去。在外居住。事發到官。如今當官辦賣。這春梅聽見。要買他來家上皂。要打他嘴。以報平昔之仇。對守備說。雪娥善能上灶。會做的好茶飯湯水。買來家中伏侍。這守備。即便差張勝李安拿帖兒對知縣說。知縣自恁要做分上。只要八兩銀子官價。交完銀子。領到府中。先見了大奶奶。并二奶奶孫氏。次後到房中。來見春梅。春梅正在房里。縷金床錦帳之中。纔起來。手下丫鬟。領雪娥見面。那雪娥見是春梅。不免低身進見。入望上倒身下拜。磕了四個頭。這春梅把眼瞪一瞪。喚將當直的家人媳婦上來。與我把這賤人撮去了鬏髻。剝了上蓋衣裳。打入廚下。與我燒火做飯。這雪

娥聽了。口中只叫苦。自古世間打墻板兒翻上下。掃米却做管倉人。既在他簷下。怎敢不低頭。孫雪娥到此地步。只得摘了髻兒。換了艷服。滿臉悲慟。往廚下去了。有詩為証。

布袋和尚到明州　策杖芒鞋任意遊
饒你化身千百億　一身還有一身愁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新刻金瓶梅詞話卷之十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内　李衙内怒打玉簪兒

百歲光陰疾似飛　其間花景不多時
秋凝白露蛩蟲泣　春老黃昏杜宇啼
富貴繁華身上孽　功名事跡目中魁
一場春夢由人做　自有青天報不欺

話說。一日陳經濟聽見薛嫂兒說。西門慶家孫雪娥。被來旺因姦抵盜財物。拐出在外。事發本縣官賣。被守備府里買了。朝夕受春梅打罵。這陳經濟。來看這個因由。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只是經濟風里言。風里話。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

姐。寫了狀子。巡撫巡按處。要告月娘。說西門慶在日。收着他父親寄放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用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家中正七事八事。聽見薛嫂兒來說此話。諕的慌了手脚。連忙顧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厨陪嫁之物。交玳安顧人。都擡送到陳經濟家。經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粧奩。還有我家寄放的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毋說來。當初丈人在時。止收下這個床奩嫁粧。並沒見你的別的箱籠。經濟又要使女元宵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道。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了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沒人看哥兒。留着早晚看哥兒

哭。把中秋兒打發將來。說原是買了扶侍大姐的。這經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回來。只交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哥。你到家頂上你大娘。你家姐兒們。豈可希罕這個使女看守。既是與了大姐房里。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將來。經濟這里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我洗脚水。按下一頭。却來一處。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那日。在杏花庄酒樓。看見月娘。孟玉樓。兩口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使小張閑打聽。回報俱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心愛孟玉樓。見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面上稀稀有幾點白麻子兒。模

標兒風流俏麗。原來衙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着媒婦各處求親。多不遂意。及有玉樓。終有懷心。無門可入。未知嫁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父案前。將各犯用刑研審。追出贓物數目。稽其來領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賣。至是衙內謀之于廊吏。何不常。徑使官媒婆陶媽媽。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媽聽了。喜歡的疾走如飛。一日到于西門慶門首。劉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媽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聲。此是西門老爹家。那劉昭道。你是那里來的。這是西門老爹家。老爹下世了。來有甚話說。陶媽媽道。累及管家。進去禀聲。我是

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媽。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奶。要嫁人。敬來說頭親事。那劉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沒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奶守寡。並不嫁人。常言。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撞甚親事。還不走。㾀着。惹的後邊奶奶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媽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我敢來做甚麼。嫁不嫁。起動進去禀聲。我好回話去。這劉昭道也罷。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奶。一位奶奶有哥兒。一位奶奶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奶要嫁人。陶媽媽道。衙內小老爹說。是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幾點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這劉昭聽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

娘說。縣中使了個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乞了一驚。說。我家裡並沒半個字兒迸出外邊。人怎得聽的。劉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幾個白麻子兒的。那位奶奶。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個心。忽剌八要往前進嫁人。正是。世間海水知深淺。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個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聽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古姻緣著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兒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況男子漢已死。奴

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各肉兒各疼。歸他娘去了。閃的我樹倒無陰。竹籃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兒都改變。不似往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個葉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傻的守些甚麼。到沒的躭閣了奴的青春。辜負了奴的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裡雖說。大娘休聽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來飛紅了。正是。

含羞對衆慵開口　理鬢無言只揾頭

月娘說。既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叫劉昭。你請那保山來。劉昭來門首。喚陶媽媽。進到後邊。月娘在上房明間內。正面供養着西門慶靈床。那陶媽媽旋畢禮數。坐下。小丫鬟

秀春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那陶媽媽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敬來說。咱宅上有一位奶奶要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是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媽道。俺家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稀幾個白麻子兒的。便是這位奶奶。月娘聽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那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奶。果然語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得個正頭娘子。你看。從頭看到底。風流實無比。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玉樓笑道。媽媽休得亂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

紀。原娶過妻小來沒有。房中有人也無。姓甚名誰。鄉貫何處。地里何方。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謊。陶媽媽道。天麼。天麼。小媳婦。你是本縣官人。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閑。諸子百家。無不通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才兒。要尋個娘子當家。一地里又尋不着門當戶對婦。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成。免小媳婦縣中打卯。還重賞在外。若是咱宅上。若做這門親事。老爹說來。門面差徭。墳塋地土錢粮。一例盡行蠲免。有人欺負。指名說來。拏到縣裡。任意擺打。玉

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要同他去陶[illegible]媽道俺衙內老爹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是咱北京真定府棗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田連阡陌騾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上好不赫耀驚人如今娶娘子到家做了正房扶正房入門為正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為命婦夫人有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媽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與蘭香放卓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吃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初時說的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及到其間並無一物奴也吃人哄怕了陶媽媽道好奶奶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子歹的不瞞妳並不搗謊只依本分說媒成就人家好事奶奶肯了討個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段子使玳安交鋪子里傳夥計寫了生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厮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纔是理不多時使玳安兒叫薛嫂兒見陶媽媽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中回衙內話去一個是這里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媽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然者便是陶媽媽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里是再醮兒這薛嫂兒便

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如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爵內嫌娘子年紀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路過的先生。筭看年命。妨碍不妨碍。若是不對。咱瞞他幾歲兒。不筭發了眼。正走中間。也不見路過响板的先生。只見路南遠遠的。一個卦肆青布帳幔掛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貴賤。鉄筆判榮枯。有人來筭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下。安放一張卓席。裡面坐着個能寫快筭靈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讓坐下。薛嫂道。有個女人命。累先生筭一筭。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當輕視。先生權且收了。路過不曾多帶錢來。先生道。此是合婚的意思。說八字。陶媽媽遞與他

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面掐指尋紋。把筭子搖了一搖。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格。女命逆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權。執掌正堂夫人之命。四柱中天星多。雖然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愛。不久定見妨尅。果然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生道。若見過。後來得了屬馬的。薛嫂兒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早哩。命中直到四十一歲。纔有一子送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真無比。取筆批下命詞八句。

花盛果收奇異時　欣遇良君立鳳池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畫眉

攜手相邀登玉殿　含羞獨步捧金巵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任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句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嫁個屬馬的夫王方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王是屬虎的雖故受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收了命狀歲能問先生與屬馬的也合的着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好當下改做三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逕到縣中衙內正坐門子報入良久喚進陶嫂二媒人旋下磕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里的陶媽媽道是項媒人因把親事說成且

訴一遍說娘子人材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擅便隨衙內老爹尊意討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遞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兒插口道老爹見的多自古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這位娘子大才出衆性格溫柔諸子百家當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既然好已是見過不必再相命陰陽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說小媳婦幾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往他家說分付左右每人且賞與他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吏何不韋來兩個商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

吉日良時。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閑。買辦茶紅酒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孟玉樓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辦十六盤羨果茶餅。一付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付玎璫七事。金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宮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三十兩禮錢。其餘布絹棉花。共約二十餘擡。兩個媒人跟隨。廊吏何不韋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閒漢。來搬擡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月娘看着。但是他房中之物。盡數都交他帶去。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交蘭香。跟他過去。留下小鸞。與月娘看

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丫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樓止留下一對銀回回壺。與哥兒耍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了。到晚久。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燈籠。八個皂隷跟隨。來娶孟玉樓。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插着滿頭珠翠。胡珠子。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繫金鑲瑪瑙帶。玎璫七事。下着柳黃百花裙。先辭拜西門慶靈位。然後拜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另。獨自一個和誰做伴兒。兩個携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罗銷金蓋袱。抱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穿大紅粧花袍兒。翠藍裙。滿頭珠翠。坐大轎。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

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
也有說歹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為人做人。今日死
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
都交各人前進來。甚有張主。有那說歹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
此是西門慶家第三個小老婆。如今嫁人了。當初這廝在日。專
一違天害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子。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
西。嫁人的嫁人。拐帶的拐帶。養漢的養漢。做賊的做賊。都野雞
毛兒。零撏了。常言。三十年遠報。而今眼下就報了。旁人都如此
發這等暢快言語。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
酒席來家。李衙內將薛嫂兒。陶媽媽。叫到根前。每人五兩銀子。
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曲盡

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這邊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妗
子。二妗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眾親戚
女眷做三日。扎彩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
戲文。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
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在後廳吃酒。知縣奶奶出
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
落。見靜悄悄。無個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
樣熱鬧。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凳。姊妹們都
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兒了。一面撲着西門慶靈床兒。不覺一
陣傷心。放聲大哭。哭了一回。被丫鬟小玉勸止。住了眼淚。正是。
平生心事無人識。只有穿窗皓月知。這里月娘憂悶不題。卻說。

李衙內和玉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上。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廝守。一步不離。端詳玉樓容貌。觀之不足。看之有餘。越看越愛。又見帶了兩個從嫁丫鬟。一個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鸞。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沒入腳處。有詩為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丫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玉簪兒。專一搽胭抹粉。作怪成精。頭上打着盤頭揸髻。用手帕苫蓋。周圍勒銷金箍兒。假充作鬏髻。又插着些銅釵蠟片。敗葉殘花。耳朵上帶雙甜瓜墜子。身上穿一套前露臉。月後露臟。怪

綠喬紅的裙襖。在人前好似披荷葉老鼠。腳上穿着雙裡外油劉海笑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尺二長。臉上搽着一面鉛粉。東一塊白。西一塊紅。好似青冬瓜一般。在人根前。輕聲浪顙做勢拏班。衙內未娶玉樓來時。他便逐日頂羨頂飾。殷勤扶侍。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要過玉樓來。見衙內日逐和他床上睡。如膠似漆般打熱。把他不去揪採。這丫頭就有些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玉簪兒在廚下頓熬了一盞好果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托來。到書房裡面。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定書卓。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兒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

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呌。不應。說道
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乏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睡磕睡。起來
吃茶。呌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碎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
一邊里去。這玉簪兒。使臉羞紅了。使性子。把茶丟在卓上。出來
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
倒要喝罵我。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
眼。誰交你要我來仮的。值我的那大精𣓨。被衙內聽見。赶上儘
力踢了兩靴脚。這玉簪兒走上。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
高。也不搽臉了。也不損茶造飯了。赶着玉樓也不呌娘。只你也
我也的。無人處。一個屁股就同在玉樓床上坐。玉樓亦不去理
他。他背地又壓伏蘭香。小鸞。說你休提着我呌姐。只呌姨娘。我

與你娘。你大小五分。又說。你只背地呌罷。休對着你爹呌。你每
日跟逐我行。用心做活。你若不聽指敎。老娘拏煤鍬子請你。從
來幾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
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鸞。你休靠玉簪
兒了。你二人自去廚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他又氣不憤。使性
謗氣。牢家打活。在廚房內打小鸞。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
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你娘兒們占
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了。當原先俺死了那個娘。也沒曾失
口呌我聲玉簪兒。你進門幾日。就題名道姓呌我。我是你手里
使的人也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
齋時纔起來。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熱。房中

事。那些兒不打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開了。一攆攆到我明間冷清清支板櫈打官鋪。再不得嘗着俺爹那件東西兒甚麼滋味兒。我這氣苦正也沒處訴。你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說老娘不知道。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臟着些罷了。會那等大廝不道。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識那玉樓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連奎手戰。只是不敢聲言。對衙內說。一日熱天。也是合當有事。晚夕衙內分付他廚下熱水。拏浴盆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蘭香熱水罷。休要使他。衙內不從。說道。我偏使他。休要慣了這奴才。玉簪兒見衙內要水。和婦人洗澡。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借

于飛之樂。心中正沒好氣。拏浴盆進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喃喃呐呐。說道。也沒見這浪淫婦。刀鑽古怪。禁害老娘。無過也只是個浪精毯。沒三日不拏水洗。像我與俺王子睡。成月也不見點水兒。也不見展污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刀蹬老娘。直罵出房門來。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聽了此言。心中大怒。澡也洗不成。精春梁靸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子出去。風試着你。倒值了多的。衙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他。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頭髮。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雨點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也打一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丫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

有句話兒。和你說。衙內罵。賊奴才。你說。有山坡羊爲證。

告爹行。停嗔息怒。你細細兒聽。奴分訴。當初你將八兩銀子財禮錢。娶我當家理紀。管着些油盐醬醋。你吃了飯吃茶。只在我手裡抹布。沒了俺娘。你也把我陞爲個署府。咱兩個同鋪同床。何等的頑耍。奴按家伏業。纔把這活來做。誰承望你哄我。說不要了。今日又起這個毛心兒里來。呵。把往日恩情弄的半星兒也無。叫了聲爹。你忒心毒。我如今不在你家了。情愿嫁上個姐夫。

衙內聽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幾下。玉樓勸道。他既要出去。你不消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媒人厨媽媽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蚊虫遭扇打。只爲嘴傷人。有詩爲証。

百禽啼後人皆喜　惟有鴉鳴事若何
見者多嫌聞者唾　只爲人前口嘴多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陳經濟被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廳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雖然富貴皆由命　運去貧窮亦自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逢得意早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日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了媒媽媽來。領出賣了八兩銀子。買了箇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上灶。不在話下。卻表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奩箱籠家火。三日一場擾。五日一場鬧。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團練來問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

吃醉了。徃在張舅門上罵攘。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
銀子。斡成管事。還把銀子交還將來。他母親張氏着了一塲重
氣。染病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
過。兌出二百兩銀子交他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
舖做買賣。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在舖中彈
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看把本錢弄下去了。陳定對
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聽信陳定言語。不托他經濟。又
說陳定染布去。尅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攆出來。外邊居住。却
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先彥。綽號為鐵指甲。專
一糶風賣雨。架謊鑿空。趨着人家本錢就使。他祖貫係沒州。脫
空縣。拐帶村。無底鄉人氏。他父親叫做楊不來。母親白氏。他兒

弟叫楊二風。他師父是崆峒山。拖不洞。火龍庵。精光道人。那里
學的謊。他渾家是沒驚着小姐。生生吃謊諕死了。他許人話如
捉影撲風。騙人財似探囊取物。這經濟問孃。又要出二百兩銀
子來添上。共湊了五百兩銀子。信着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
郎到家收拾行李。沒底兒褡褳。裝着些軟斂金頭錢兒。拏一張
黑心腸弓。騎一匹白眼龍馬。跟着經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
馬頭上。尋缺貨去。三里抹過沒州縣。五里來到脫空村。有日到
于臨清。這臨清閘上。是箇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往來。船
隻聚會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
絃樓。這經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鐵指甲楊大郎。領着遊娼樓。
串酒店。每日睡睡。終杳蕩蕩。貨物到販得不多。因走在一娼樓

館上。見了一箇粉頭。名喚馮金寶。生的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春多少。鴇子說。姐兒是老身親生之女。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纔交二九。一十八歲。經濟一見。心目蕩然。與了鴇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幾夜。楊大郎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鴇子開口要銀一百五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到來家。一路上抬着。楊大郎和經濟押着貨物車走。一路上揚鞭走馬。那樣懽喜。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陪作鸞凰友

他孃張氏。見經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箇唱的來家。又着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這經濟不免買棺裝殮。

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母舅張團練。看他孃面上。亦不和他一般見識。這經濟坟上覆墓回來。把他孃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金寶住。大姐到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買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前楊大郎開着鋪子。家里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一日打聽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衙內。帶過許多東西去。三年任滿。李知縣陞在浙江嚴州府。做了通判。領憑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經濟。因想起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吃醉又被金蓮所得。落後還與了他收到如今。就把這根簪子做箇証見。把物趕上嚴州去。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與了他這根簪子。不合又帶了許多東西嫁

了李衙內。都是昔日楊戩寄放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
判。一箇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箇利害口聲。不怕不教他兒子。
雙手把老婆奉與我。我那時取將來家。與馮金寶又做一對兒。
落得好受用。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裡捉金烏。經濟不
來到好。此這一來。正是失曉人家逢五道。濵冷餓鬼撞鍾馗。有
詩爲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忖是石沉
侯門一旦深如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却說。一日陳經濟打點他孃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
兩與馮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舖子發
賣零碎布疋。與他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着九百兩銀子。

從八月中秋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紬絹。來到清江浦
江口。馬頭上灣泊住了船隻。投在箇店主人陳二店內。夜間點
上燈光。交陳二郎殺鷄取酒。與楊大郎共飲酒中間。和楊大郎
説。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在二郎店內畧住數日。等我和
陳安拏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家姐嫁在府中。多不上
五日。少只三日。期程就來。楊大郎道。哥去只顧去。兄弟情愿店
中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經濟。千不合。萬不合。和陳安身
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日取路逕到嚴州府。進入城內。投
在寺中安下。打聽李通判到任一箇月。家小船隻。纔到三日光
景。這陳經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罈酒。
陳安押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逕到府衙內。前。與門

吏作揖道報一聲。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内新娶娘子的親。孟二舅來探望。這門吏聽了。不敢怠慢。隨即禀報進去。衙内正在書房中看書。聽見是婦人兄弟。令左右先把禮物抬進來。一面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經濟請入府衙廳上。叙禮分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會二舅。經濟道。在下因在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禮來看看家姐。李衙内道。一向不知。失禮恕罪。恕罪。須臾茶湯已罷。衙内令左右把禮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樓正在房中坐的。只聽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玉樓道。一二年不曾回家。再有那箇孟二舅。莫不是我二哥孟銳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伴當挐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眷

生孟銳。就知是他兄弟。一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伺候出見。只見衙内讓進來。玉樓在簾内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婿人家。一面整裝出來拜見。那經濟說道。一向不知姐姐嫁在這里。没曾看得。還說得這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内。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内分付玉樓。管待二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經濟磕下頭。連忙還禮說道。姐夫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處。叙畢禮數。讓坐。吽蘭香看茶出來。吃了茶。彼此叙了些家常話兒。玉樓因問。大姐好麼。經濟就把從前西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玉樓又把清明節上坟在永

福寺遇見春梅在金蓮坟上燒帋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常勸你大娘疼女兒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聽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經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生生吃他信奴才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纔乞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箇頭八箇膽敢往你家來殺他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司里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丟開了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不可結說話中間丫鬟放下卓兒擺上酒來盃盤餚品堆滿春檯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經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請一盃兒水酒這經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叙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

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内暗道這淫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慢的探他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入港這經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膽大如天見無人在跟前先丟的幾句邪言說入去說道我兒弟思想姐姐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棋抹牌同坐雙雙似背蓋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玉樓笑道姐夫好說自古清者清而渾者渾久而自見這經濟笑嘻嘻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箇香茶兒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吃到戲弄我起來就

撇了酒席。往房裡去了。經濟見他不就。一面拾起香茶來。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你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采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箇小老婆。沒曾和我兩箇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拏在手內。說。這箇物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姦。這根簪兒怎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玉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教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鍰兒上和你答話。玉樓見他發話。拏的簪子委的他頭上戴的。金頭蓮瓣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攘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吟臉兒。走將出來。一把手拉經濟。說

道。好姐夫。奴鬬你耍子。如何就惱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悄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箇不由分說。摟着就親嘴。這陳經濟把舌頭似蛇吐燕子一般。就舒到他口裡。交他咂。說道。你叫我聲親親的姐夫。纔筭你有我之心。婦人道。且禁聲。只怕有人聽見。經濟悄悄向他說。我如今治了半船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箇文職官。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尋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今晚在府墻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墻上繫過去。與你接了。然後奴纔扮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是佳人有意。那怕粉墻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千山。當時孟玉樓若嫁

得箇痴蠢之人。不知經濟。經濟便下得這箇鍬钁着。如今嫁箇李衙内。有前程。又是人物風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滿。他又抅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箇郎君。也早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機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花枝葉下猶藏刺。人心難保不懷毒。當下二人會下話。這經濟吃了幾盃酒。少頃告辭回去。李衙内連忙送出府門。陳安跟隨而去。衙内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里下處。我明日回拜他去。送些嗄程與他。婦人便說。那里是我兄弟。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抅搭要拐我出去。奴已約下他。今晚夜至三更。在後墻相等。咱不好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衙内道。阿耐這廝無端。自古。無毒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他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呼過左右

伴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經濟不知機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墻下。以咳嗽為號。只聽墻内玉樓聲音。打墻上掠過十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來。原來是庫内拏的二百兩贓罰銀子。這經濟纔待教陳安拏着走。忽聽一聲梆子響。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聲有賊了。登時把經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理。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崶。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箇清廉剛正之人。次日早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畫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經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先不知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經濟。陳安。鍬開庫門鎖鑰。偷出贓銀二百兩。越墻而過。致被

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經濟并陳安揪簇採
擁。驅至當廳跪下。知府見年小清俊。便問。這廝是那里人氏。因
何來我這府衙公廨。夜晚做賊。偷盜官庫贓銀數多。有何理說。
那陳經濟只顧磕頭聲寃。徐知府道。你做賊如何聲寃。李通判
在旁欠身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贓証明白。何不加起
刑來。徐知府卽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道。人是苦虫。
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皁隷。把經濟陳安。拖
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經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兒陷我
至此。寃哉苦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人。聽見這一聲。必
有緣故。纔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明日再問。李通
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鐵。官法如爐。從容他一

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詞。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
把經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卽喚左
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下監中探聽經濟所犯來歷。卽便回報。
這幹事人假扮做犯人。和經濟晚間在一榧上睡。問其所以。我
看哥哥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刑憲。打屈官司。經
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
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丈人的小。舊與我姦的。今帶過我家
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寶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間問他索
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
天日。是好苦也。這人聽了。走來退廳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
我說這人聲寃叫孟氏。必有緣故。到次日升堂。官吏兩旁侍立。

這徐知府把陳經濟。陳安。提上來。摘了口詞。取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廝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儘力數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丈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逕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入罪。教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然如此。公道何堪。當廳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經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久。徐知府退廳。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夫人便問。相公每常退衙。歡天喜地。今日這般心中不快。何說。那李通判大喝一

聲。你女婦人家。曉得甚麼。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眾同僚官吏。儘力上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問甚麼事。李通判即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拏大板氣殺我也。罵道。你當初為娶這箇婦人來家。今是他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箱籠。口口聲聲稱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拏他。我道一字不知。反被正宅徐知府對眾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日官未做。你照顧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旁哭泣勸解。孟玉樓又在後廳角門首。掩泪潛聽。當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

押着衙內。即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怎生捨得離異。只顧在父毋跟前哭啼哀告。寧把兒子打死。爹爹跟前並捨不的婦人。李通判把衙內用鐵索墩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得這點骨血。不爭為這婦人。你囚死他。他往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人氣。夫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上原籍眞定府家去便了。通判依聽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棗强縣。家裡攻書去了。却表陳經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說三日前往府前尋你去。說你監在牢中。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這經濟未信。向河下不見船隻。撲了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隨路找尋楊大郎。並無踪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零。金風摇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棲棲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經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經濟來家。衣衫襤褸。面貌

魚黑諕了一跳。接到家中。問貨船到於何處。經濟氣得半日不言。把嚴州府遭官司一節說了。多虧正宅徐知府放了我。不然性命難保。今被楊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聽。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經濟又親去問了一遭。並沒下落。心中着慌。走入房來。那馮金寶。又和西門大姐。扭南面北。自從經濟出門。兩箇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說。馮金寶拿着銀子錢。轉與他鴇子去了。他家保兒。成日來躧藏背掖。打酒買肉。在屋裡吃。家中要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兒不買。只熬俺們。馮金寶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竪草不動。偷米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丫頭元宵兒同吃。這陳經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饞痨饞痞了。

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丫頭打夥兒偷肉吃。把元宵兒打了一頓。把大姐踢了幾脚。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寶兒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的盜的東西與鴇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到拏住巡更的了。教漢子踢我。我和你這淫婦換兌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經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箇脚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禍便是這般起。於是一把手揪過大姐頭髮來。用拳撞脚踢。拐子打。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經濟便歸娼的房裡睡去了。由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咽。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到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亡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辰。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經濟和馮金寶還在

被窩裡。使他丫頭重喜兒來叫大姐了。取木盆洗坐脚。只顧推不開。經濟還罵賊淫婦。如何還睡。這咱晚不起來。我這一跺開門進去。把淫婦鬢毛都拔淨了。重喜兒打牕眼內望裡張看。說道。他起來了。且在房裡打鞦韆耍子兒哩。又說他提偶戲耍子兒。只見元宵瞧了半日。叫道。爹。不好了。俺娘吊在床頂上吊死了。這小郎纔慌了。和娼的齊起來。跺開房門。向前解卸下來。灌救了半日。那得口氣兒來。原來不知多咱時分。嗚呼哀哉死了。正是不知貞性歸何處。疑在行雲秋水中。陳定聽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西門慶家中報知月娘。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經濟娶娼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丫鬟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的直挺挺

的。哭喊起來。將經濟拏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計數。娼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箇臭死。把門窗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裝奩。都還搬的去了。歸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大舅說。姐姐你趂此時咱家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絕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本縣投官廳下。遞上狀去。原來新任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鯁直。聽見係人命重事。即升廳受狀。見狀上寫着。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為惡婿欺凌孤孀。聽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

事。比有女婿陳經濟。遭官事投來氏家潛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守本分。打出吊入。是氏惧法。逐離出門。豈期經濟懷恨在家將氏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來家。奪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唆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採去頭髮。渾身踢傷。受恐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時分。方纔將女上吊縊死。若不具告。切思經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爲含冤矣。爲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縞素。腰繫孝

裙。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我據看你也是箇命官娘子。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不必在這裡。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呈狀。委的兩箇公人。一面白牌。行拘陳經濟。娼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經濟正在家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諕的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聽見人拏他。諕的勢不知有無。這經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孫紀。保甲王寬兒。霍知縣聽見拏了人來。即時升廳。來昭

跪在上首。陳經濟、馮金寶。一行人跪在堦下。知縣看了狀子。便叫經濟上去。說。你是陳經濟。又問那是馮金寶。那馮金寶道。小的是馮金寶。知縣因問經濟。你這廝可惡。因何聽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經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爲搭夥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飯。委被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旣娶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兒。方纔上吊。你還不招認。經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誣賴小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箇。喝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撥了一撥。敲一百敲。令公人帶下收監。次

日委典吏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經濟家。撞出屍首。當塲撿驗。身上都有靑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委因經濟踢打傷重。受恐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塡圖解檄。回報縣中。知縣大怒。褪衣又打了經濟。金寶十板。問陳經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遞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陳經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鋪中本錢。連大姐頭面。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暗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問了箇逼令身死。係雜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門哀告。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項上見繩痕。如何問他毆殺。係律。人情莫非忒偏問麼。你怕他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就是了。一面把經濟提

到跟前分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去吳氏家纏擾。再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話。我這裡好申文書往上司去。這經濟得了箇饒。交納了贖罪銀子。歸到家中。擡屍入棺。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半箇月監。使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的都乾淨了。房兒也典了。剛刮剌出箇命兒來。再也不敢聲言丈母了。正是禍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為証。

風波平地起蕭墻　義重恩深不可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三星權且作參商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王杏菴仗義賙貧　任道士因財惹禍

誰道人生運不通　吉凶禍福並肩行
只因風月將身陷　未許人心直似針
自課官途無枉屈　豈知天道不昭明
早知成敗皆由命　信步而行暗黑中

話說。陳經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官司出來。唱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刮剌出箇命兒來。房兒也賣了。本錢兒也沒了。頭面也使了。家火也沒了。又說陳定在外邊打發人尅落了錢。把陳定也攆去了。家中日逐盤費不週。坐吃山空。不免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

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聲。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聽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箇月監房。這楊大郎驀地來家住着。不出來。聽見經濟上門叫他。問貨船下落。一經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反問經濟要人。你把我哥哥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幾箇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推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倒還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二風平昔是箇刁徒。潑皮。耍子拐子。胳膊上紫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之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經濟。就問他要人。那經濟慌忙挣開手。跑回家來。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磕破。血流滿面。趕將經濟來。罵道。我合你娘眼。我

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那陳經濟金命水命。走投無命。奔到家。把大門關閉。如鐵桶相似。就是樊噲也撞不開。由着楊二風牽爺孃。罵父母。拏大磚砸門。只是鼻口內不聽見氣兒。又況纔打了官司出來。夢條繩蛇也害怕。只得含忍過了。正是嫩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不消幾時。把大房賣了。找了七十兩銀子。典了一所小房。在僻巷內居住。落後兩箇丫頭賣了一箇重喜兒。只留着元宵兒和他同鋪歇。又過了不上半月。把小房倒騰了。却去賃房居住。陳安也走了。家中沒營運。元宵兒也死了。止是單身獨自。家火卓椅都變賣了。只落得一貧如洗。未幾房錢不給。鑽入冷鋪內存身。花子見他是箇富家勤兒。生的清俊。叫他在熱坑上睡。與他燒

餅兒吃。有當夜的過來。教他頂火夫。打梆子摇鈴。那時正值臘月殘冬。時分。天降大雪。吊起風來。十分嚴寒。這陳經濟打了回梆子。打發當夜的兵牌過去。不免手提鈴串了幾條街巷。又是風雪。地下又踏着那寒氷凍得聳肩縮背。戰戰兢兢。臨五更雞叫。只見箇病花子。倘在墻底下。恐怕死了。總甲分付他看守着他。尋箇把草教他烤。這經濟支更一夜。没曾睡。就掗下睡着了。不想做了一夢。夢見那時在西門慶家。怎生受榮華富貴。和潘金蓮。拘搭。頑耍戲謔。從睡夢中就哭醒了。衆花子說。你哭怎的。這經濟便道。你衆位哥哥。聽我訴說一遍。有粉蝶爲証。

九臘深冬。雪漫天涼。然氷凍。更摇天撼地狂風。凍得我體僵痳。心膽戰。實難扎掙。挨不過肚中饑。又難禁身上冷。任着這

半邊天。端的是冷挨不過。凄凉。要尋死路。百忙裡捨不的顛命。

耍孩兒一煞　不覺撞昏鐘。昏鐘人初定。是誰人叫我。原來是總甲張成。他那里急急呼。我這里連連應。赴今宵誰肯與我支更。也是我一時僥倖。他先遞與我幾箇燒餅。

二煞　名承總甲憐咱冷。教我敲梆守守更。由着他調用。但得這濟心饑錢米。那里管人貧下賤。一任教喝號提鈴。

三煞　坐一回脚手麻。立一回肚裡疼。冷燒餅乾嚥無茶送。剛然未到三更後。下夜的兵牌叫點燈。歪踢弄。與了他四十文。方纔得買一箇姑容。

四煞　到五更雞打鳴。大街上人漸行。衆人各去都不等。只見

病花子倘在墻根下。教我煨着他。不暫停。得他口煖氣兒心纔定。剛合眼一塲幽夢。猛驚回哭到天明。

五煞　花子說你哭怎的。我從頭兒訴始終。我家積祖根基兒重。說聲賣松槁陳家誰不怕名姓。多居仕宦中。我祖耶耶曾把鹽種。我父親專結交勢耀。生下我吃酒行兇。

六煞　先亡了我的爹。後亡了我父親。我孃疼。專隨縱吃酒耍錢般般會。酒肆巢窩處處通。所事兒都相稱。娶了親就遭官事。丈人家緊重投輕。

七煞　我也曾在西門家做女婿。調風月。把丈毋淫。錢塲裡信着人鑽狗洞。也曾黃金美玉當塲賭。也曾馱米担柴往院裡供。毆打妻兒病死了。死了時。他家告狀。使了許多錢方得頭輕。

八煞　賣大房買小房。贖小房。又倒騰。不思久遠含餘剩。饑寒苦惱妻成病。死在房簷不許停。所有都乾淨。嘴頭饞不離酒肉。沒攪汁拆賣坟塋。

九煞　掇不的輕。負不的重。做不的傭務。不的農。未曾幹事兒先愁動。閑中無事思量嘴。睡起須教日頭紅。狗性子生鐵般硬。惡盡了十親九眷。凍餓死有那箇憐憫。

十煞　討房錢不任催。他料我也住不成。沙鍋破碗全無用。幾推趕出門兒外。凍骨淋皮無處存。不免冷舖將身奔。但得箇時通運轉。我那其間忘不了恩人。

頻年困苦痛妻亡　身上無衣口絕糧

馬死奴逃房又賣　隻身獨自走他鄉
朝依肆店求遺饌　暮宿庄園倚敗墻
只有一條身後路　冷鋪之中去打梆

却說陳經濟晚夕在冷鋪存身。白日間街頭乞食。清河縣城內有一老者。姓王名宣。字廷用。年六十餘歲。家道殷實。爲人心慈。好仗義疎財。廣結交。樂施捨。專一濟貧拔苦。好善敬神。所生二子。皆當家成立。長子王乾。襲祖職爲牧馬所掌印正千戶。次子王震。充爲府學庠生。老者門首搭了箇主管。開着箇解當舖兒。每日豐衣足食。閑散無拘。在梵宇聽經。琳宮講道。無事在家門首施藥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後園中有兩株杏樹。道號爲杏庵居士。一日杏庵頭戴重簷幅巾。身穿水合道服。在門首站立。只

見陳經濟打他門首過。向前扒在地下磕了箇頭。慌的杏菴還禮不迭。說道。我的哥。你是誰。老拙眼昏。不認得你。這經濟戰戰兢兢。站立在旁邊。說道。不瞞你老人家。小人是賣松槁陳洪兒子。老者想了半日。說。你莫不是陳大寬的令郎麼。因見他衣服襤褸。形容憔悴。說道。我賢姪。你怎的弄得這等模樣。便問你父親母親可安麼。經濟道。我爹死在東京。我母親也死了。杏庵道。我聞得你在丈人家住來。經濟道。家外父死了。外母把我攆出來。他女兒死了。告我到官。打了一場官司。把房兒也賣了。有些本錢兒。都吃人坑了。一向閑着。沒有營運。杏菴道。賢姪。你如今在那里居住。經濟半日不言語。說。不瞞你老人家說。如此如此。杏菴道。可憐。賢姪。你原來討吃哩。想着當初你府上。那樣根基人

家。我與你父親相交。賢姪。你那咱還小哩。纔扎着總角上學哩。一向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看顧兒。經濟道。正是。俺張舅那里。一向也久不上門。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廝放卓兒。擺出點心嗄飯來。教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单寒。拏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氊帽。又一雙氊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遞與他。分付說。賢姪。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賃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拏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强如在冷鋪中。學不出好人來。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里老拙與你。這陳經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姪知會。拏着銀錢。出離了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

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店麵店。以了其事。那一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鑵。在街上行使。吃巡邏的當土賊拏到該坊節級處。一頓栲打。使的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瘡。不消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襪兒也換來嘴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所過。杏菴正在門首。只見經濟走來磕頭。身上衣襪都沒了。止戴着那氊帽。精脚靸鞋。凍的乞乞縮縮。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到了。來取房錢來了。那陳經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阿呀。賢姪。你這等就不是過日子的道理。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小活路兒。還强如乞食。免教人恥笑。有玷你父祖之名。你如何不依我說。一面又讓到裡面。教安童拿飯來與他吃飽了。

又與了他一條袷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腳。一吊銅錢。一斗米。你拏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賣些柴炭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子。强似這等討吃。這經濟口雖荅應。拏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那消數日。熟食肉麵都在冷鋪內和花子打夥兒都吃了。耍錢。又把白布衫袷褲都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見老者。走在他門首房山墻底下。向日陽站立。老者冷眼看見他。不叫他。他挨挨搶搶。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老者見他還依舊如此。說道。賢姪。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無底坑如何填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箇去處。又清閑。又安得你身。只怕你不去。經濟跪下哭道。若得老伯見憐。不拘那里。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

馬頭上。有座晏公廟。那裡魚米之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幽瀟灑。廟主任道士。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三箇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箇徒弟出家。學些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經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哩。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箇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經濟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經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髻。鞋襪俱全。次日經濟果然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裡外換了新襖新褲。上盖青絹道衣。下穿雲履氊襪。備了四盤羹果。一罈酒。一疋尺頭。封了五兩銀子。他便乘馬。顧了一匹驢兒與經濟騎着。安童喜童跟隨。兩箇人擡了盒担。出城門。逕往臨清馬頭晏公廟來。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

到晏公廟。天色已晚。但見。

日影將沉。繁陰已轉。斷霞映水散紅光。落日轉山生碧霧。綠楊影裡。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正是溪邊漁父投林去。野外牧童跨犢歸。

王老到于馬頭上。過了廣濟閘大橋。見無數舟船停泊在河下。來到晏公廟前。下馬。進入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栢森森。兩邊八字紅墻。正面三間朱戶。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崚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入相。五間大殿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竿凌漢。帥字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社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忙整衣出迎。王杏菴令經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鶴軒。敘禮。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敝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賞下顧。杏菴道。只因家中俗冗所羈。久失拜望。敘禮畢。分賓主而坐。小童獻茶。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喂息。杏菴道。沒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來有一事干瀆。未知尊意肯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杏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經濟。年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倒也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子孫。有一分家當。只因不幸遭官事沒了家。無處棲身。

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老居士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奈因小道命蹇。手下雖有兩三箇徒弟。都不省事。沒一箇成立的。小道常時惹氣。未知此人誠實不誠實。杏菴道。這箇小的。不瞞尊師說。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膽兒又小。所事兒伶範。堪可作一徒弟。任道士問幾時送來。杏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還有些薄禮。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面道有請。于是擡盒人擡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遠勞。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之有愧。只見陳經濟頭戴着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

衣。腳下雲履淨襪。腰繫絲絛。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走進來向任道士倒身下拜。拜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多少青春。經濟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箇法名。叫做陳宗美。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箇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上燈來。放卓兒先擺飯。後吃酒。餚品盃盤。堆滿卓上。無非是雞蹄鵝鴨魚蝦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彀幾巡。王老不勝酒力。告辭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辰。小童舀水淨面。梳洗灌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頭口。與了擡盒人力錢。王老臨起身。叫過經濟來分付。在此好生用

心習學經典聽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脚來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聽教訓一任責治老拙並不護短一面背地又囑付經濟我去後你要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經濟應諾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山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去了經濟是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赤鼻身體魁偉聲音洪亮一部髭髯能談善飲只專迎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裡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卦與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錢米的也有餽送香油紙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這任道士將常署裡多餘錢糧都令手下徒弟在馬

頭上開設錢米舖賣將銀子來積攢私囊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箇守本分的年約三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占樂婦是箇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箇清紫年小徒弟同鋪歇臥日久絮繁因見經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鋪歇臥初時兩頭睡便嫌經濟脚臭叫過一箇枕頭上睡睡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着令他吊轉身子屁股貼着肚子那經濟推睡着不理他他把那話弄得硬硬的直竪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一頂原來經濟在冷鋪中被花子飛天鬼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這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厮合敗他討得十分便益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

人兒。也來報伏與他箇甜頭兒。且教他在我手內納些敗鈌。一面故意聲吽起來。這金宗明恐怕老道士聽見。連忙掩住他口。說。好兄弟。禁聲。隨你要的。我都依你。經濟道。你既要拘搭我。我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也依你。經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箇徒弟睡。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第三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嗔我。你都依了我。我方依你此事。金宗明道。這箇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箇顛來倒去。整狂了半夜。這陳經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摳吮舔品。把這金宗明哄得懽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各處鑰匙都交與他手內。就不和那箇徒弟在一處。每月只同他一鋪

歇臥。一日兩。兩日三。忽一日。任道士師徒三箇。都往人家應福做好事去。任道士留下他看家。徑智賺他。王老居士只說他老實。看老實不老實。臨出門分付。你在家好看着那後邊養的一羣雞。說道。是鳳凰。我不久功成行滿。騎他上昇。朝參玉帝。那房內做的幾缸。都是毒藥汁。若是徒弟壞了事。我也不打他。只與他這毒藥汁吃了。直教他立化。你須用心看守。我午齋回來。帶點心與你吃。說畢。師徒去了。這經濟關上門笑道。豈可我這些事兒不知道。那房內幾缸黃米酒。哄我是甚毒藥汁。那後邊養的幾隻雞。說是鳳凰。要騎他上昇。于是揀肥的宰了一隻。退的淨淨。煮在鍋裡。把缸內酒。用鏇子舀出來。火上篩熱了。手撕雞肉。蘸着蒜醋。吃了箇不亦樂乎。還說了四句。黃銅鏇舀清酒。烟

籠皓月。白汚雞蘸爛蒜。風捲殘雲。正吃着。只聽師父任道士外邊叫門。這經濟連忙收拾了家伙。走出來開門。任道士見他臉紅。問他怎的來。這經濟徑低頭不言語。師父問。你怎的不言語。經濟道。告稟師父得知。師父去後。後邊那鳳凰不知怎的飛了去一隻。教我慌了。上房尋了半日沒有。怕師父來家打。待要拏刀子抹。恐怕疼。待要上吊。恐怕斷了繩子跌着。待要投井。又怕井眼小挫脖子。筭計的沒處去了。把師父釭內的毒藥汁。吞了兩碗來吃了。師父便問。你吃下去覺怎樣的。經濟道。吃下去半日不死不活的。倒像醉了的一般。任道士聽言。師徒們都笑了。說。還是他老實。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以此徑後。凡事並不防範。正是三日賣不得一担真。一日賣了三担假。這陳經濟

因此常拏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院中架兒陳三兒。說馮金寶兒。他鴇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寶兒。如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他看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拏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寃家。來聚會。數年前姻眷又相逢。有詩為証。

人生莫惜金縷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原來這座酒樓。乃是臨清第一座酒樓。名喚謝家酒樓。裡面有百十座閣兒。週圍都是綠欄杆。就緊靠着山岡。前臨官河。極是人烟熱鬧去處。舟船往來之所。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窗。翠簾櫳高懸戶牖。吹

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楊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這陳三兒引經濟上樓。到一箇閣兒裡坐下。鳥木春檯。紅漆凳子。便叫店小二。連忙打抹了春檯。拏一付鍾筯。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粉頭去了。須臾只聽樓梯響。馮金寶上來。手中拏着箇厮鑼兒。見了經濟。深深道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簇地兩行淚下。正是數聲嬌語如鶯囀。一串珍珠落線頭。經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這馮金寶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不久

着了驚謊。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五媽兒家做粉頭。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在臨淸馬頭上趕趁酒客。非日聽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要見你一見。不期你今日在此樓上吃酒。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也。說畢。又哭了。經濟便取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說道。我的姐姐。你休煩惱。我如今又好了。自從打出官司來。家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一向出家做了道士。師父甚是重托我。往後我常來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寶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家店劉二那裡。有百十間房子。四外街衢窠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白日裡便來這各酒樓趕趁。說着兩箇挨身做一處飲酒。陳三兒盪酒上樓。拏過琵琶來。金寶彈唱了箇曲兒。與經濟下酒。名普天樂。

淚雙垂。垂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杯。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嶺外斜暉看看墜。看看墜嶺外斜暉。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箇房兒。這陳經濟一向不曾近婦女。久渴的人。合得遇金寶。儘力盤桓。尤雲殢雨。未肯即休。但見。

一箇玉臂忙揺。一箇柳腰款擺。雙睛噴火。星眼郎當。一箇汗浹胸膛。發狠要贏三五陣。一箇香消粉黛。呻吟叫喊數千聲。戰良久。靈龜深入性偏剛。闘殼多時。一股清泉往裡邈。幾番鏖戰烟蘭妓。不似今番這一遭。

須臾事畢。各整衣衫。經濟見天色晚來。與金寶作別。與了金寶一兩銀子。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囑付姐姐。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裡相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經濟回廟中去了。這馮金寶送至橋邊方回。正是。盼穿秋水因錢鈔。哭損花容為鄧通。畢竟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劉二醉毆陳經濟　酒家店雪娥爲娼

花開不擇貧家地　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歹　萬事還教天養人
癡聾瘖瘂家豪富　伶俐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筭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陳經濟自從陳三兒引到謝家大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箇又抅搭上前情。往後没三日不和他相會。或一日。經濟廟中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兒稍寄物事。或寫情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五錢。或一兩。以後日間供其柴米。納其房錢。歸到廟中。便臉紅。任道士問他何處吃酒來。經濟只說在米鋪。和夥計暢飲

三盃解辛苦來。他師兄金宗明。又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不知覺。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帥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錢。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的班頭。欺酒客的領袖。因見陳經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臉小廝。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包占住了。吃的楞楞睜睜。提着碗果大小拳頭。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的謝三郎連忙聲喏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箇閣兒裡便是。這劉二大扠步上樓來。經

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兩箇飲酒。做一處快活。只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掛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金寶兒出來。諕的陳經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腳把門踢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叔有何說話。劉二罵道。賊淫婦。你少我三箇月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嘻說道。二叔叔你家去。我使媽媽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摟心一拳。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堦沿下磕破。血流滿地。罵道。賊淫婦。還等甚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經濟在裡面。走向前把卓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經濟便道。阿呀。你是甚麼人。走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秫秫娘。手採過頭髮來。按在地下。拳踵腳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

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見打得人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悞言冲撞。休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裡依從。儘力把經濟打了發昏章第十一。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勑書上命他保障地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拏了經濟。任道士廟中還尚不知。只說他晚夕米鋪中上宿未回。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押解經濟金寶。顧頭口騎上。趕清晨早到府前伺候。先遞手本與兩箇管事張勝李安。看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經濟。娼婦鄭金寶。衆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們是廳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

隨你罷。正景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經濟道。身邊銀錢倒有。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關頂一根銀簪兒。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衆牢子拏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他一箇錢兒不拏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鬧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衆軍牢不一時推擁他到根前跪下。問。你是任道士第幾箇徒弟。經濟道。第三箇徒弟。又問。你今年都大年紀。經濟道。廿四歲了。張勝道。你這等年少。只這在廟中做道士。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喧嚷。你把俺老爺帥府衙門。當甚麽些小衙門。不拏了錢兒來。這根簪子。打水不渾。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住回。老爺升廳。把他放在頭

一起。眼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箇佞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爲官事。你就來吃酒赴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拶打這厮。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熟不是些衣飯爲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拶子。若喜懽。只恁放出來也不止。旁邊那箇牢子說。你再把與我一錢銀子。等我拶你。待我饒你兩箇大指頭。李安分付。你帶他遠些伺候。老爺將次出廳。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響。守備升廳。兩邊係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圍。當廳額掛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勘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揷令旗兩面。軍牢沉重。係掾威儀。執大棍授事立階前。挾文書廳旁聽發放。雖然一路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刼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箇哥兒。小衙內。今方半歲光景。貌如冠玉。唇若塗硃。守備喜似席上之珍。過如無價之寶。未幾大奶奶下世。守備就把春梅册正。做了夫人。就住着五間正房。買了兩箇養娘抱妳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箇小丫鬟伏侍。一箇名喚翠花。一箇名喚蘭花。又有兩箇身邊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着一箇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比的小衙內。只要張勝懷中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廳。在旁邊觀

看。當日守備升廳坐下。放了告牌出去。各地方解進人來。頭一起正叫上陳經濟。并娼婦鄭金寶兒去。守備看了呈狀。又見經濟面上帶傷。說道。你這廝是箇道士。不守那清規。如何宿娼飲酒。騷擾我地方。行止有虧。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桚一桚。敲五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纔待扯翻經濟。攤去衣服。用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打時。可要作怪。張勝抱着小衙內。正在廳前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走過來打經濟。在懷裡攔不住。撲着要經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走過來。亦發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根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老爺廳上發放事。打那晏公廟道士姓陳。他就撲着他抱。小的走下來。他就哭了。這春梅聽

見是姓陳的。不免輕移蓮步。欵蹙湘裙。走到軟屏後面。探頭觀覷。廳下打的那人。聲音模樣。倒好似陳姐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過張勝問他。此人姓甚名誰。張勝道。這道士供狀上。年廿四歲。俗名叫陳經濟。春梅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廳上打經濟。纔打到十棍。一邊還桚着娼的。忽聽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棍且閣住。休打。一面走下廳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不早說。我已打了他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娼的便歸院去了。守備悄悄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奶。請他相見。這春梅纔待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口中不言。心

內瞞道。剜去眼前瘡。安上心頭肉。眼前瘡不去。心頭肉。如何安得上。于是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慢再叫他。度牒也不曾追。這陳經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着娼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拴了。解到守備府裡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道士[illegible]聽了。一者年老的着了驚怕。二來身躰胖大。因打開囊篋內。又沒了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衆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嗚呼。斷氣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經濟來到。左邊隣人說。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爲你。如此這

般得了口重氣。昨夜三更鼓死了。這經濟聽了。諕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復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鹿隨鄭相應難辨。蝶化莊周未可知。話分兩頭。却把春梅一見經濟。方待留他。忽然心上想起一件事來。還使出張勝來。教經濟且去罷。走歸房中。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一面捫心摑被。聲疼叫喚起來。諕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奶行好好的。怎的來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備退廳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一番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裡怎的來。也不言語。又問那箇惹着你來。也不做聲。守備道。不剛纔兒我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這守備無計奈何。自出外邊麼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那兩箇。早知他

是你奶奶兒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的你奶奶心中不自在起來。我曾教你留下他。請你奶奶相見。你如何又放他去了。你這厮每却討分曉。張勝說。小的曾稟過奶奶來。奶奶說。且教他去着。小的纔放他去了。一面走入房中。哭啼哀告春梅。望乞奶奶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春梅睜圓星眼。剔起蛾眉。叫過守備近前說。我自心中不好。干他們甚事。那厮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祟他些時。等我慢慢招認他。這守備纔不麻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只歷聲嘆。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夫人染了六慾七情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討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丫頭每都不敢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着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

備出去了。大丫鬟月桂拏過藥來。請奶奶吃藥。被春梅拏過來。匝臉只一潑。罵道。賊浪奴才。你只顧拏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我肚子裡有甚麼。教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的。奶奶教他跪着。海棠道。奶奶因他拏藥與奶奶吃來。奶奶說。我肚子裡有甚麼。這月來灌我。教他跪着。孫二娘道。奶奶你委的今一日沒曾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奶休打他。看我面上。饒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廚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奶吃口兒。春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廚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粳米濃濃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象牙快兒。熱烘烘拿到房中。春梅倘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番身。方纔請他。有個粥兒在此。請奶奶吃粥。春梅把眼合

着。不言語。海棠又叫道。粥晾冷了。請奶奶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奶。你這半日沒吃甚麽。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箇。有枉戲些。那春梅一砧碌子。扒起來。教嬭子拏過燈來。秋粥在手。只呷了一口。往地下只一推。早是不曾把家伙打碎。被嬭子接住了。就大吆喝起來。向孫二娘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你看賊奴才。熬的好粥。我又不坐月子。熬這照面湯來與我吃怎麽。分付嬭子金匱。你與我把這奴才臉上把與他四箇嘴巴。當下真箇把海棠打了四箇嘴巴。孫二娘便道。奶奶。你不吃粥。郤吃些甚麽兒。郤不餓着你。春梅道。你教我吃。我心內攔着。吃不下去。良久。叫過小丫鬟蘭花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鷄尖湯兒吃。你去廚房內。對着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鷄尖

湯兒與我吃。口兒教他多有些酸筍。做的酸酸辣辣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奶分付他教雪娥做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教你做鷄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鷄尖湯是雛鷄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面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鷄。退刷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葱花芫荽酸筍油醬之類。揭成清湯。盛了兩甌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蘭花拿到房中。春梅燈下看了。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麽湯。精水寡淡。有些甚味。你們只教我吃。平白教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廚下。對雪娥說。奶奶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從新坐鍋。又做了一碗

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拏起來照地下只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憤氣做與我吃。這遭做的不好。教他討分曉哩。這雪娥聽見。千不合。萬不合。悄悄說了一句。姐姐幾時這般大了。就抖摟起人來。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便罷。聽了此言。登時柳眉剔竪。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養娘丫鬟。三四箇。登時把雪娥拉到房中。春梅氣狠狠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踩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幾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擡舉的我。這般大。我買將你來。伏侍我。你不憤氣。教你做口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丁子鹹。你倒還對着

丫頭說。我幾時恁般大起來。摟搜索落。我要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去。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旋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兩邊家人點起明晃晃燈籠。張勝。李安各執大棍伺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裳。守備恐怕氣了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奶分付打他多少。免褪他小衣罷。不爭對着下人脫去他衣裳。他爺躰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奶高擡貴手。委的他的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去他衣服打。說道。那箇攔我。我把孩子先摔殺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守備諕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

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牢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罄頭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付。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好歹與我賣在娼門。隨你轉多少。我不管你。你若賣在別處。我打聽出來。只休要見我。那薛嫂兒道。我靠那裡過日子。却不依你說。當夜領了雪娥來家。那雪娥悲悲切切。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那老爺也做不得主兒。見他有孩子。須也依隨他。正景下邊孫二娘。不讓他幾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哭。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箇好頭腦我去。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教我把你送在娼門。我養兒

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箇单夫獨妻。或嫁箇小本經紀人家。養活得你來也。那雪娥千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住一箇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媽。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愿箇单夫獨妻。免得惹氣。張媽媽道。我那邊下着一箇山東賣■花客人■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幾車花果。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箇老母有病。七十多歲。死了。渾家半年光景。沒人扶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箇娘子罷。薛嫂道。不■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出身。不拘粗細都做的。針指女工。鍋頭

灶腦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媽道。有箱籠沒有。薛嫂道。止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媽道。既是如此。老身回去對那人說。教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畢。吃茶坐回去了。晚夕對那人說了。次日飯罷以後。果然領那人來相看。一看見了雪娥。好模樣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嫂一兩媒人錢。薛嫂也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嫂教人改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賣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時分。謝了張媽媽。作別上了車。逕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月天氣。日子長。到馬頭上。纔日酉時分。到于酒家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下着各處遠方來的窠子術衏娼的。這雪娥一領進入一箇門戶。半間房子裡面。打着土炕。炕上坐着箇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箇十七八項老了頭。打着盤頭揸髻。抹着鉛粉紅脣。穿着一弄兒軟絹衣服。在炕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道那漢子潘五是箇水客。買他來做粉頭。起了他箇名兒叫玉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拏廝鑼兒出去。酒樓上接客。供唱。做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賺了兩日。只與他兩碗飯吃。教他樂器。學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青紅遍了。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眉目嘲人。正是遺蹤堪入時人眼。不買胭脂畫丹青。有詩為証。

窮途無奔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青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被守備差遣。往河下買幾十石酒麯。宅中造酒。這酒家店坐地虎劉二看見他姐夫來。連忙打掃酒樓乾淨。在上等閣兒裡安排酒殽。盃盤各樣時新果品。好酒活魚。請張勝坐在上面飲酒。酒博士保兒篩酒。近前跪下。禀問二叔。下邊叫那幾箇唱的上來遞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四箇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博士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聽得胡梯畔笑聲兒。一般兒四箇唱的。頂老打扮得如花似朶。都穿着輕紗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下一面花枝招颭。繡帶飄飄。拜了四拜。立在旁邊。

這張勝猛睜眼觀看。內中一箇粉頭。可要作怪。到相老爺宅裡。小奶奶打發出來廚下做飯的那雪娥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見是張勝。都不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箇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姐夫。他是潘五屋裏玉兒。金兒。這箇是王老姐。一箇是趙嬌兒。張勝道。王老姐兒我認的。這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悄問他。你莫不是老爺宅裡雪姑娘麼。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簌簌地兩行淚下。便道。一言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攛瞞。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賣在這裡供筵習唱。接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纔是懷心。這雪娥席前慇懃勸酒。兩箇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拏過琵琶來。唱了箇詞兒。與張勝下酒。名

四塊金。

前生想着。少欠下他相思債。中途洋却。絆不住同心帶。說着

教我泪滿腮。悶來愁似海。萬誓千盟到今何在。不良才。怎生

消磨了我許多時恩愛。

當下唱畢。彼此穿盃換盞。倚翠偎紅。吃得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爲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把雪娥來愛了。兩箇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儘力盤桓。如魚似水。百般難述。次日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姐夫扶頭。大盤大碗。饕食一頓。收起行裝。喂飽頭口。裝載米麵。伴當跟隨。臨出門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教人欺負。自此以後。張勝但來河

下。就在酒家店與雪娥相會。往後走來走去。每月與潘五幾兩銀子。就包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姐夫歡喜。連房錢也不問他要了。各窠窩刮刷將來。替張勝出包錢。包定雪娥柴米來。有詩爲証。

豈料當年縱意爲　貪淫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平安偷盜假當物　薛嫂喬計說人情

格言

有福莫享盡　福盡身貧窮
有勢莫倚盡　勢盡冤相逢
福宜常自惜　勢宜常自恭
人間勢與福　有始多無終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話分兩頭。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經濟一狀到官。大家人劉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鐵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綉春與了王姑子。做了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

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妳子吃。兩個嘲戲勾來去。就刮剌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一件銀壽字兒。一件梳背兒。揀了箇好日子。就與了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子。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侍。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去。一日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箇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玉樓住的廂房內。吳大妗。二妗子。三箇姑子。同在一處睡。聽宣卷。到二更時分。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茶。由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進來。慌的湊手腳不迭。月娘便一聲兒也沒

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茶去。那屋裡師父宣了這一日卷。要茶吃。且在這裡做甚麼哩。那小玉道。中秋兒灶上我教他頓茶哩。低着頭。往後邊去。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箇女僧。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教來興兒搬到劉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盖。做了一身裝新衣服。盔了一頂新網新帽。做了雙新靴襪。又替小玉張了一頂鬏髻。與了他幾件金銀首飾。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兩套段絹顏色衣服。擇日完房。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月娘。只晚夕臨關儀門時。便出去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拏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

不看見。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羊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做了媳婦兒。與了他一間房住。衣服穿戴勝似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間房住。一日在假當鋪。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箇月。加了利錢。就來贖討。付夥計同玳安尋出來。放在鋪子大櫥櫃內的。不隄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開坊子的武長腳家。有兩箇私窠子。一箇叫薛存兒。一箇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匣子蹙着金頭面。揪着銀挺子。打酒。與鴇兒買東西。戳與土番。就把他截在屋裡。打了兩箇耳刮子。就

拏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陞巡檢。騎着馬。頭裡打着一對板子。五從街上過來。看見問。拴的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拿到巡檢廳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根前。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拿這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權借宿一夜。不料被土番拿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只是這般頭面多。金銀廣。教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你偷盜

出來頭面。趁早說來。免我動刑。平安道。委的親戚家借去頭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敢說謊。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夾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夾棍起來。夾的小廝。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放小的。實說了罷。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假當舖當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假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纔先把丫頭與他配了妻室。你只實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平安

兒道。小的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實說。與我拶起來。左右套上拶子。慌的平安兒沒口子說道。爺休拶小的。等小的說就是了。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一面放了拶子。那平安說。委的俺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要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見了。就沒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典恩。一面令史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那日却說解當舖櫥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諕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舖子裡看。你在這邊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子放在櫥裡。如何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付夥計揷香賭誓。那家子討頭面。付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

哩。那人走了幾遍。兒沒有頭面。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兩箇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我頭面。銷子。值七八十兩銀子。付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付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傅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拏在監裡。還不教人快認贓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付夥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付夥計拿狀子到巡檢

司。實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老奴才。儘力罵了一頓。叫皁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玳安許多奸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證。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贓。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諕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聽便罷。聽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氷雪來。慌的手脚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哄反看我兩頭回來走。今日哄我去領贓。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付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

日就有頭面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聲當家的去。說畢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厮請吳大舅來商議。教他尋人情。對吳典恩說。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讐報起來。吳大舅說。姐姐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箇兒也怎的。吳月娘道。累及哥哥。上緊尋箇路兒。寧可送他幾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費舌。打發吳大舅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哥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箇小丫鬟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俺這裡走走。薛

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奶那裡。使牢子大官兒叫了好幾遍。還不得空兒去哩。月娘道。你看媽子撒風。你又做起俺小奶奶來了。薛嫂道。如今不做小奶奶。倒做了大奶奶了。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奶。薛嫂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奶死了。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景二奶奶孫氏。不如他手下買了兩箇妳子。四箇丫頭扶侍。又是兩箇房裡得寵學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他倘棍兒。老爺敢做的主兒。自恁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都撏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子。如今孫二娘房裡。使着箇荷花丫鬟。他手裡倒

使着四五箇。又是兩箇妳子。還言人少。二娘又不敢言語。成日
奶奶長。奶奶短。只哄着他。前日對我說。老薛。你替我尋箇小丫
頭來我使。嫌那小丫頭不會做生活。只會上灶。他屋裡事情冗
雜。今日我還睡哩。大清早辰。又早使牢子叫了我兩遍。教我快
往宅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重雲子鈿兒。又要一付九鳳鈿銀
根兒。一箇鳳口裡啣一串珠兒。下邊墜着靑紅寶石金牌兒。先
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去了。還沒送與他生活
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我如今就送這丫頭去。
月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瞧怎樣翠鈿兒。一面讓薛嫂到後邊
明間內坐下。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果然做的好樣
範。約四指寬。通掩過鬏髻來。金翠掩映。翡翠重疊。背面貼金。那

九級鈿。每箇鳳口內。啣着一掛寶珠牌兒。十分奇巧。薛嫂道。自
這付鈿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付重雲子的。只一兩五
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兒走來。對月娘說。討
頭面的又來在前邊嚷哩。等不的領贓。領到幾時。若明日沒頭
面。要和付二叔打了。到箇去處理會哩。傳二叔心裡不好。往家
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
口氣。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舖人家當
的一付金頭面。一箇鍍金鈎子。走在城外坊子裡養老婆。被吳
巡檢拏住。監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鬧。吳巡檢
又勒措刁難。不容俺家領贓。打夥計。將來要錢。白尋不出箇頭
腦來。如何是好。死了漢子。敗落一齊來。就這等被人欺負。好苦

也。說着。那眼中淚紛紛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奶。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奶。你這裡寫箇帖兒。等我對他說聲。教老爺差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他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奶。你還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勑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裡。打卯遍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拏強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聽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覆龐大姐說聲。一客不煩二主。教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嫂道。好奶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恓惶。我到下意不去。你教人寫了帖兒。不吃茶罷。等我到府裡和小奶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

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這咱晚了。不吃罷。你只教大官兒寫了帖兒。我拏了去罷。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在我身上哩。月娘道。我曉的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卓兒。擺上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遍與丫頭兩箇點心吃。月娘問丫頭幾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兒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轉灣抹角。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煖床炕上睡。還沒起來哩。只見大丫鬟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窻撩開了。日色照的紗窻。十分明亮。薛嫂進去說道。奶奶這裡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

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我翠雲子。和九鳳鈿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奶這兩副鈿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鋪子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奶又使了牢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撇。還安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鬟進來。與奶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奶和我說了好幾遍。說荷花只做的飯。教我替他尋箇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箇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只好狗溦着學做生活。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箇城裡孩子。還伶便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也是前日一箇張媽子。領了兩箇鄉裡丫頭子

來。一箇十一歲。那一箇十二歲了。一箇叫生金。一箇叫活寶。兩箇且是不善。都要五兩銀子。孃老子就在外頭等着要銀子。我說。且留他住一日兒。試試手兒。會荅應不會。教他明日來領銀子罷。死活留下他一夜。丫頭們不知好歹。與了他些肉湯子泡飯吃了。到第二日天明。只見丫頭們嚷亂起來。我便罵賊奴才。亂的是甚麼。原來那生金。撒了被窩屎。那活寶。溺的褲子提溜不動。把我又是那笑。又是那矴磣。等的張媽子來。還教他領的去了。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不多。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教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拏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吃。盪寒。再有甚點心。拏上一盒子與他吃。又說。大清早辰。拏寡酒灌

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奶說了話着。剛纔在那裡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厮。偷了印子鋪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鈎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檢司。拶打這裡人家要頭面嚷亂。使傳夥計領贓。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厮。攀扯人。又不容這裡領贓。要錢纔准。把夥計打罵將來。諕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往家去了。央我來多多上覆你老人。不知咱家老爺管的着這巡檢司。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教你替他對老爺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去了。大娘親來拜謝你老人家。

春梅問道。有箇帖兒沒有。不打緊。有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有此。向袖中取出。這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牕戶檯上。不一時。托盤內拿上四樣嗄飯菜蔬。月桂拏大銀鍾。滿滿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奶。我原捱內了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箇你倒捱了。這箇你倒捱不的。好歹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打了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单管說謊。你纔說在那裡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箇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媽。你且吃了這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奶又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吃了。

被他灌了一鍾。覺心頭小鹿兒劈劈跳起來。那春梅揪揪箇嘴兒。又吁海棠斟滿一鍾。教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好嬭。人家。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搉了月桂姐一下子。不搉我一下子。奶奶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撅兒跪在地下。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教他好吃酒。月桂道。薛媽媽。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拿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箇。別的春梅都教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覇吃。薛嫂兒吃酒。蓋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鵝。都用草紙包。布子褁。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去。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討話說。兌丫頭銀子與

你。又使海棠問孫二娘去。回來說。丫頭留下罷。教大娘娘與他銀子。臨出門拜辭。春梅分付。媽媽。休推聾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瞧。薛嫂道。我知道。奶奶吁箇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面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牌兒馬藍旗作隊。文槊後隨。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鬟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回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卓兒擺飯。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廝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贓。只拷打小廝。攀扯誣賴。

吳氏奸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廝。這等可惡。我明出牌連他都提來發落。又說我聞得這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禮。帶挈他做了這箇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見是這等說。你替他明日處處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家補了一紙狀。當廳出了箇大花欄批文。用一箇封套裝了。上面批山東守禦府。為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右差虞候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管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脚錢。傅夥計家中睡倒了。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

禦府中兩箇公人到了。拏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筆標着。仰巡檢司官。連人解繳。拆開見裡面吳氏狀子。諕慌了。反賠下。拖與李安張勝。每人二兩銀子。隨即做文書。解人上去。到于守備府前。伺候半日。待約守備升廳。兩邊軍牢排下。然後帶進人去。這吳巡檢把文書呈遞上去。守備看了一遍。說。此正是我這衙內裡事。如何不申解前來。我這裡發送。只顧延挨監滯。顯有情獘。那吳巡檢禀道。小官纔待做文書。申呈老爺案下。不料老爺鈞批到了。守備喝道。你這狗官可惡。多大官職。這等欺玩法度。抗違上司。我欽奉朝廷勑命。保障地方。巡捕盜賊。提督軍門。兼管河道。職掌開載已明。你如何拏了起件。不行申解。妄用刑杖。拷打犯人。誣攀無辜。顯有情獘。那吳巡檢聽了。摘去冠帽

在堦前。只顧磕頭。守備道。本當叅治你這狗官。且饒你這遭。下次再若有犯。定行叅究。一面把平安提到廳上。說道。你這奴才。偷盜了財物。還肆言謗主人家。都是你恁如此。也不敢使奴才了。喝令左右。與我打三十大棍。放將贓物封貯。教本家人來領去。一面喚進吳二舅來。遞了領狀。守備這裡還差張勝拏帖兒。同送到西門慶家。見了分上。吳月娘打發張勝酒飯。又與了一兩銀子。走來府裡。回了守備。春梅話。那吳巡檢乾拏了平安兒一場。倒折了好幾兩銀子。月娘還了那人家頭面鈎子兒。是他原物。一聲兒沒言語去了。傳夥計到家。傷寒病睡倒了。只七日光景。調治不好。嗚呼哀哉死了。月娘見這等合氣。把印子鋪只是收本錢。贖討。再不假當出銀子去了。止是教吳二舅同玳安

在門首生藥鋪子。日逐轉得來。家中盤纏。此事表過不題。一日吳月娘叫將薛嫂兒來。與了三兩銀子。薛嫂道。不要罷。傳的府裡小奶奶怪我。月娘道。天不使空人。多有累你。我見他不題出來就是了。于是買了四盤下飯。宰了一口鮮猪。一罎南酒。一疋紵絲尺頭。薛嫂押着。來守備府中致謝春梅。玳安穿着青絹褶褶兒。用描金匣兒盛着禮帖兒。逕到裡邊見春梅。薛嫂領着到後堂。春梅出來。戴了金梁冠兒。金釵梳。鳳鈿。上穿繡襖。下着錦裙。左右丫鬟養娘侍奉。玳安兒扒倒地下磕頭。春梅分付。放卓兒擺茶食。與玳安吃。說道。沒上事。你奶奶免了罷。如何又費心。送這許多禮來。你周爺已定不肯受。玳安道。家奶奶說。前日平安兒這場事。多有累周爺周奶奶費心。沒甚麼些小微禮兒。與爺

奶奶賞人便了。春梅道。如何好受的。薛嫂道。你老人家若不受。惹那頭又怪我。春梅一面又請進守備來計較了。止受了猪酒下飯。把尺頭回將來了。與了玳安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春梅因問。你奶奶哥兒好麼。玳安說。哥兒好不耍子兒哩。又問玳安兒你幾時籠起頭去。包了網巾。幾時和小玉完房來。玳安道。是八月內來。春梅道。到家多頂上你奶奶。多謝了重禮。待要請你奶奶來坐坐。你周爺早晚又出巡去。我到過年正月裡。哥兒生日。我往家裡走走。玳安道。你老人家若去。小的到家就對俺奶奶說。到那日來。接奶奶。說畢。打發玳安出門。薛嫂便向玳安兒說。大官兒你先去罷。奶奶還要與我說話哩。那玳安兒押盒担來家。見了月娘。說如此這般。守備只受了猪酒下飯。

把尺頭回將來了。春梅姐讓到後邊。管待茶食吃。問了回哥兒好。家中長短。與了我一方手帕。三錢銀子。擡盒人二錢銀子。多頂上奶奶。多謝重禮。都不受來。被薛嫂兒和我再三說了。纔受了下飯猪酒。擡回尺頭。要不是請奶奶過去坐坐。一兩日周爺出巡去。他只到過年正月。孝哥生日。來家裡走走。告說他住着五間正房。穿着錦裙繡襖。戴着金梁冠兒。出落的越發胖大了。手下好少丫頭妳子侍奉。月娘問他其實說明年往咱家來。玳安兒道。委的對我說來。月娘道。到那日咱這邊使人接他去。因問薛嫂怎的還不來。玳安道。我出門。他還坐着說話。教我先來了。自此兩家交往不絕。正是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有詩爲證。

得失榮枯命裡該　皆因年月日時栽
胷中有志應須至　囊裡無財莫論才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春梅遊玩舊家池館　守備使張勝尋經濟

褁虛外實費張羅　待客酬人使用多
馬死奴逃難宴集　臺傾樓倒罷笙歌
租田稅店歸農主　玩好金珠托賣婆
欲向冨家權借用　當人開口奈羞何

話說。光陰迅速。日月如梭。又早到正月二十一日。春梅和周守備說了。備一張祭卓。四樣羮果。一罈南酒。差家人周仁。送與吳月娘。一者是西門慶三週年。二者是孝哥兒生日。月娘收了禮物。打發來人。帕一方。銀三錢。這邊連忙就使玳安兒。穿青衣。具請書兒請去。上寫着。

重承厚禮感感。即刻舍具菲酌。奉酬

腆儀。仰希

高軒俯臨。不外幸甚。

下書西門吳氏端肅拜請

大德周老夫人粧次

春梅看了。到日中纔來。戴着滿頭珠翠。金鳳頭面釵梳。胡珠環子。身穿大紅通袖四獸朝麒麟袍兒。翠藍十樣錦百花裙。玉玎璫禁步。束着金帶。脚下大紅繡花白綾高底鞋兒。坐着四人大轎。青段銷金轎衣。軍牢執藤棍喝道。家人伴當跟隨。擡着衣匣。後邊兩頂家人媳婦小轎兒。緊緊跟着大轎。吳月娘這邊請了吳大妗子相陪。又叫了兩箇唱的女兒彈唱。聽見春梅來到。月

娘亦盛粧縞素打扮。頭上五梁冠兒。戴着稀稀幾件金翠首飾。耳邊二珠環子。金掩領兒。上穿白綾襖。下邊翠藍段子織金拖泥裙。脚下穿玉色段高底鞋兒。與大妗子迎接至前廳。春梅大轎子擡至儀門首。纔落下轎來。兩邊家人圍着。到於廳上敘禮。向月娘插燭也似拜。月娘連忙荅禮相見。沒口說道。向日有累姐姐費心。粗尺頭又不肯受。今又重承厚禮祭卓感激不盡。春梅道。惶恐家官府沒甚麼。這些薄禮表意而已。一向要請姥姥過去。家官府不一時出巡。所以不曾請得。月娘道。姐姐你是幾時好日子。我只到那日。買禮看姐姐去罷。春梅道。奴賤日是四月廿五日。月娘道。奴到那日已定去。兩箇叙畢禮。春梅務要把月娘讓起。受了兩禮。然後吳大妗子相見。亦還下禮去。春梅道。

你看大妗子又沒正經。一手扶起受禮。大妗子道。姐姐。你今非昔比。折殺老身。止受了半禮。一面讓上坐。月娘和大妗子。主位相陪。然後家人媳婦。丫鬟養娘。都來磕見。春梅見了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吳月娘道。小大哥還不來與姐姐磕個頭兒。謝謝姐姐。今日來與你做生日。那孝哥兒真個下如意兒身來。扒與春梅唱喏。月娘道。好小廝。不與姐姐磕頭。只唱喏。那春梅連忙向袖中。掏出一方錦手帕。一付金八吉祥兒。教替他攮帽兒上戴。月娘道。又教姐姐費心。又拜謝了。落後小玉。奶子。來見磕頭。春梅與了小玉一對金頭簪子。與了奶子兩枝銀花兒。月娘道。姐姐。你還不知。奶子與了來興兒做了媳婦兒了。來興兒那媳婦害病沒了。春梅道。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一面丫鬟拿

茶上來。吃了茶。月娘說。請姐姐後邊明間內坐罷。這客位內冷。春梅來後邊。西門慶靈前。又早點起燈燭。擺下卓面祭禮。春梅燒了紙。落了幾點眼淚。然後周圍設放圍屏。火爐內生起炭火。安放大八仙卓席。擺茶上來。無非是細巧蒸酥。異樣甜食美口菜蔬。希奇果品。縷金碟。象牙筯。雪錠盤盞兒。絕品芽茶。月娘和大妗子。陪着吃了茶。讓春梅進上房裡。換衣裳。脫了上面袍兒。家人媳婦開衣匣取出衣服。更換了一套綠遍地錦。粧花襖兒。紫丁香色遍地金裙。在月娘房中坐着。說了一回。月娘因問道。哥兒好麼。今日怎不帶他來。這裡走走。春梅道。若不是也帶他來與姥姥磕頭。他爺說。天氣寒冷。怕風冒着他。他又不肯在房裡。只要那當直的抱出來。廳上外邊走。這兩日不知怎的。只是

哭。月娘道。你出來他也不尋你。春梅道。左右有兩個奶子。輪番看他也罷了。月娘道。他周爺也好大年紀。得你替他養下這點孩子。也彀了。也是你裙帶上的福。說他孫二娘還有位姐兒。幾歲兒了。春梅道。他二娘養的叫玉姐。今年交生四歲。俺這這叫金哥。月娘道。說他周爺身邊。還有兩位房裡姐兒。春梅道。是兩個學彈唱的丫頭子。都有十六七歲。成日淘氣在那裡。月娘道。他爺也常往他身邊去不去。春梅道。奶奶。他那裡得工夫在家。多在外少在裏。如今四外好不盜賊生發。朝廷勅書上。又教他兼管許多事情。鎮守地方。巡理河道。提拏盜賊。操練人馬。常不時往外出巡幾遭。好不辛苦哩。說畢。小玉拿茶來吃了。春梅向月娘說。姥姥。你引我往俺娘那邊花園山子下走走。月娘道。我的姐姐。山子花園。還是那咱的山子花園哩。自從你爹下世。沒人收拾他。如今丢搭的破零二落。石頭也倒了。樹木也死了。俺等閒也不去了。春梅道。不妨奴就往俺娘那邊看看去。這月娘强不過。只得教小玉拿花園門山子門鑰匙。開了門。月娘大妗子。陪春梅衆人。到裡面遊看了半日。

垣墻欹損。臺榭歪斜。兩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山前怪石。遭塌毀不顯嵯峨。亭內涼床。被滲漏已無框檔。石洞口蛛絲結網。魚池內蝦蟆成羣。狐狸常睡卧雲亭。黃鼠往來藏春閣。料想經年人不到。也知盡日有雲來。

春梅看了一回。先走到李瓶兒那邊。見樓上丢着些折卓壞櫈破椅子。下邊房都空鎖着。地下草長的荒荒的。方來到他娘這

邊樓上。還堆烏生藥香料。下邊他娘房裡。止有兩座厨櫃。床也没了。因問小玉。俺娘那張床。往那去了。怎的不見。小玉道。俺三娘嫁人。賠了俺三娘去了。月娘走到根前說。因有你爹在日。將他帶來那張八步床。賠了大姐在陳家。落後他起身。却把你娘這張床。賠了他嫁人去了。春梅道。我聽見大姐死了。對你老人家說。把床還擡的來家了。月娘道。那床没錢使。只賣了八兩銀子。打發縣中皁隸都使了。春梅聽言。點了頭兒。那星眼中。由不的酸酸的。口內不言。心下暗道。想着俺娘。那咱爭强不伏弱的。問爹要買了這張床。我實承望要回了這張床去。也做他老人家一念兒。不想又與了人去了。由不的心下惨切。又問月娘。俺六娘那張螺甸床。怎的不見。月娘道。一言難盡。自從你爹下世。

日逐只有出去的。没有進來的。常言家無營活計。不怕斗量金。也是家中没盤纏。擡出去交人賣了。春梅問賣了多少銀子。月娘道。止賣了三十五兩銀子。春梅道。可惜了的。那張床。當初我聽見爹說。值六十多兩銀子。只賣這些兒。早知你老人家打發。我倒與你老人家三四十兩銀子。我要了也罷。月娘道。好姐姐。諸般都有。人没早知道的。一面嘆息了半日。只見家人周仁。走來接。爹請奶奶早些家去。哥兒尋奶奶哭哩。這春梅就抽身往後邊。月娘教小玉鎖了花園門。同來到後邊明間內。又早屏開孔雀。簾控鮫綃。擺下酒筵。兩個妓女。銀箏琵琶。在旁彈唱。吳月娘遞酒安席。不必細說。安春梅上坐。春梅不肯。務必拉大妗子同他一處坐的。月娘主席。停筵前。遞了酒湯飯點心。割切上席。春

梅教家人周仁賞了厨子三錢銀子。說不盡盤堆異品。酒泛金波。當下傳盃換盞。吃至日色將落時分。只見宅內又差伴當。拏燈籠來接。月娘那裡肯放。教兩個妓女在根前跪着。彈唱勸酒。分付你把好曲兒孝順你周奶奶。一個兒。一面吽小玉斟上大鍾。放在根前。教春梅吃。姐姐。你分付個心下愛的曲兒。教他兩個唱與你聽下酒。春梅道。娒娒。奴吃不得的。怕孩兒家中尋我。月娘道。哥兒尋。左右有奶子看着。天色也還早哩。我曉得你好小量兒。春梅因問那兩個妓女。你叫甚名字。是誰家的。兩個跪下。說小的一個是韓金釧兒妹子韓玉釧兒。一個是鄭愛香兒姪女鄭嬌兒。春梅道。你每會唱懶畫眉不會。玉釧兒道。奶奶分付小的。兩個都會。月娘道。你兩個既會唱。斟上酒。你居奶奶吃。

你每慢唱。小玉在旁。連忙斟上酒。兩個妓女。一個彈箏。一個琵琶。唱道。

冤家爲你幾時休。捱過春來又到秋。誰人知道我心頭。天害的我伶仃瘦。聽的音書兩淚流。從前已往訴緣由。誰想你無情把我丟。

那春梅吃過。月娘又令鄭嬌兒遞上一盃酒與春梅。春梅道。你老人家也陪我一盃。兩家於是都齊斟上。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減風流。鵲噪簷前不肯休。死聲活氣沒來由。天倒惹的情拖逗。助的凄涼兩淚流。從他去後意無休。誰想你辜恩把我丟。

春梅說。娒娒。你也教大妗子吃盃兒。月娘道。大妗子吃不的。教

他拏小鍾兒晧你罷。一面令小玉斟上大姈子一小鍾兒酒。兩個妓女又唱道。

冤家爲你惹場憂。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憔瘦減温柔。天要見你不能勾。悶的我傷心兩淚流。從前與你共綢繆。誰想你今番把我丢。

當下春梅見小玉在根前也斟了一大鍾。教小玉吃。月娘道。姐姐。他吃不的。春梅道。姥姥。他也吃兩三鍾兒。我那咱在家裡没和他吃。于是斟上。教小玉也吃了一盃。妓女唱道。

冤家爲你惹閒愁。病枕着床無了休。滿懷憂悶鎖眉頭。天忘了還依舊。助的我腮邊兩淚流。從前與你兩無休。誰想你經年把我丢。

看官聽說。當時春梅爲甚教妓女唱此詞。一向心中牽掛陳經濟在外。不得相會。情種心苗。故有所感發。於吟咏。又見他兩個唱的好。口兒甜。乖覺。奶奶長。奶奶短。侍奉。心中歡喜。叫家人周仁近前來。拏出兩包兒賞賜來。每人二錢銀子。兩個妓女放下樂器。揷燭也似磕頭謝了賞賜。不一時春梅起身。月娘款留不住。伴當打燈籠拜辭出門。坐上大轎。家人媳婦都坐上小轎。前後打着四個燈籠。軍牢喝道而去。正是。時來頑鐵有光輝。運去黃金無艷色。有詩爲証。

點絳脣紅弄玉嬌　鳳凰飛下品鸞簫
堂前高把湘簾捲　燕子還來續舊巢

且說春梅自從來吳月娘家赴席之後。因思想陳經濟。不知流

落在何處歸到府中終日只是臥床不起心下沒好氣守備察知其意說道只怕思念你兄弟不得其所一面叫將張勝李安來分付道我一向委你尋你奶奶兄弟如何不用心找尋二人告道小的一向找尋來一地里尋不着下落巴回了奶奶話了守備道限你二人五日若找尋不着討分曉這張勝李安領了鈞語下來都帶了愁顏沿街遶巷各處留心找問不題話分兩頭單表陳經濟自從守備府中打了出來欲投晏公廟聽見人說你師父任道士因爲你宿娼壞事被人打了拏在守備府去查點房中箱籠東西銀兩沒了一口重氣半夜就死了你還敢進廟中去衆徒弟就打死你這經濟害怕就不敢進廟來又沒臉兒見杏庵王老白日裡到處里打油飛夜晚間還鑽入冷舖

中存身一日也是合當有事經濟正在街上跕立只見鐵指甲楊大郎頭戴新羅帽兒身穿白綾襖子玄色段鑿衣沉香色襪口光素琴鞋騎着一疋驢兒揀銀鞍轡一個小廝跟隨正行街心走過來經濟認的是楊光彥便向前一把手把嚼環拉住說道楊大哥一向不見咱兩個同做朋友往下江販布船在清江浦泊着我在嚴州府探親吃人陷害打了一場官司你就不等我把我半船貨物偷拐走的不知去向我好意往你家問反吃你兄弟楊二風拏瓦楔磚破頭赶着打上我家門來今日弄的我一貧如洗你是會搓擺受用那楊大郎見了經濟討吃佯佯而笑說如今晦氣出門撞見瘟死鬼量你這餓不死賊花子那裡討半船貨我拐了你的來了你不撒手須吃我一頓好馬鞭

子。那經濟便道。我如今窮了。你有銀子。與我些盤纏。不然咱到了去處。楊大郎見他不放。跳下驢來。向他身上也抽了幾鞭子。喝令小廝與我搊了這少死的花子去。那小廝使力把經濟推了一交。楊大郎又向前踢了幾脚。踢打的經濟恠叫。須臾圍了許多人。旁邊閃過一個人來。青高裝帽子。勒着手帕。倒披紫襖。白布褲子。精着兩條脚。靸着蒲鞋。生的阿兜眼。掃帚眉。料綽口。三鬚鬍子。面上紫肉横生。手腕横觔兢起。吃的楞楞睜睜。提着拳頭。向楊大郎說道。你此位哥。好不近理。他年少這般貧寒。你只顧打他怎的。自古嗔拳不打笑面。他又不曾傷犯着你。你有錢。看平日相交。與他些沒錢罷了。如何只顧打他。自古路見不平。也有向燈向火。楊大郎說。你不知。他賴我拐了他半船貨。当

他傢窮嘴臉。有半船貨物。那人道。想必他當時也是根基人家娃娃。天生就這般窮來。閣下就到這般有錢老兒。依我。你有銀子與他盤纏罷。那楊大郎見那人說了。袖內汗巾兒上。拴着四五錢一塊銀子。解下來遞與經濟與那人擧一擧手兒。上驢子。揚長去了。經濟地下扒起來。擡頭看那人。不是別人。却是舊時同在冷鋪內。和他一鋪睡的土作頭兒。飛天鬼侯林兒。近來領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做工。起盖伽藍殿。因一隻手拉着經濟。說道。兄弟。剛纔若不是我。拏幾句言語譏犯他。他肯拏出這五錢銀子與你。他賊却知見範。他若不知範時。好不好吃我一頓好拳頭。你跟着我。咱往酒店內吃酒去。來到一個食葷小酒店內。案頭上坐下。叫量酒拏四賣嗄飯。兩

大壺酒來。不一時。量酒打抹條卓乾淨。擺下小菜嗄飯。四盤四碟。兩大坐壺時興橄欖酒。不用小盃。拏大磁甌子。因問經濟兄弟。你吃麵吃飯。量酒道。麵是溫淘。飯是白米飯。經濟道。我吃麵須臾掉上兩三碗濕麵上來。侯林兒只吃一碗。經濟吃了兩碗。然後吃酒。侯林兒向經濟說。兄弟你今日跟我在坊子裡睡一夜。明日我領你城南水月寺。曉月長老那裡修盖伽藍殿。并兩廊僧房。你哥率領着五十名做工。你到那裡不要你做重活。只擡幾筐土兒就是了。也筭你一工。討四分銀子。我外邊賃着一間厦子。晚夕咱兩個就在那裡歌做些飯。打發咱的人吃。門你一把鎖鎖了。家都交與你。好不好。强和你在那冷舖中替花子搖鈴打梆子。這個還官樣些。經濟道。若是哥哥這般下顧。兄弟

可知好哩。不知這工程做的長遠不長遠。侯林兒道。纔做了一個月。這工程做到十月裏。不知完不完。兩個說話之間。你一鍾我一盞。把兩大壺酒都吃了。量酒筭帳。該一錢三分半銀子。經濟要會銀子。拏出銀子來秤。侯林兒推過一邊。說傻兄弟。莫不教你出錢。哥有銀子在此。一面扯出包兒來。秤了一錢五分銀子。與掌櫃的。還找了一分半錢。袖了。搭伏着經濟肩背。同到坊子裏。兩個在一處歇臥。二人都醉了。這侯林兒晚夕幹經濟後庭花。足幹了一夜。親哥親達達。親漢子親爺。口裡無般不叫。將出來。到天明。城南水月寺。果然寺外。侯林兒賃下半間厦子。裡面燒着炕。柴草也買下許多。碗盞家活。早辰上工。叫了名字。衆人看見經濟。不上二十四五歲。白臉子。生的眉目清俊。就知是

侯林兒兄弟。都亂評戲他。先問道。那小夥子兒你叫甚名字。陳經濟道。我叫陳經濟。那人道。陳經濟可不由着你就擠了。又一人說。你恁年小小的。原幹的這營生挨的這大扛頭子。侯林兒喝開眾人。罵怯花子。你只顧侯落他怎的。一面散了鍬钁筐扛。派眾人擡土的擡土。和泥的和泥。打稱的打稱。原來曉月長老。教一個葉頭陀做火頭造飯與各作匠人吃。這葉頭陀年約五十歲。一個眼瞎。穿着皂直裰。精着腳。腰間束着爛絨縧。也不會看經。只會念佛。善會麻衣神相。眾人都叫他做葉道。一日做了工下來。眾人都吃畢飯。閒坐的。跕的。也有蹲着的。只見經濟走向前。問葉頭陀討茶吃。這葉頭陀只顧上上下下看他。內有一人說。葉道。這個小夥子兒。是新來的。你相他一相。又一人說。你

相他相。倒相個兒弟。一人說。倒相個二尾子。葉頭陀教他近前。端詳了一回。說道。色怕嫩兮又怕嬌。聲嬌氣嫩不相饒。老年色嫩招辛苦。少年色嫩不堅牢。只吃了你面嫩的虧。一生多得陰人寵愛。八歲十八二十八。下至山根上至髮。有無活計兩頭消。三十印堂莫帶煞。眼光帶秀心中巧。不讀詩書也可人。做作百般人可愛。縱然弄假不成眞。休怪我說。一生心伶機巧。常得陰人發跡。你今年多大年紀。經濟道。我二十四歲。葉道道。虧你前年怎麼打過來。吃了你印堂太窄。子丧妻亡。懸壁昏暗。人亡家破。唇不蓋齒。一生惹是招非。鼻若竈門。家私傾丧。那一年遭官司口舌。傾家丧業。見過不曾。經濟道。都見過了。葉頭陀道。又一件。你這山根不宜斷絕。麻衣祖師說得兩句好。山根斷兮早虛

花。祖業飄零定破家。早年父祖丢下家產。不拘多少。到你手裡。都了當了。你上停短兮下停長。主多成多敗。錢財使盡又還來。總然你久後營得成家計。猶如烈日照冰霜。你走兩步我瞧那經濟真箇走了兩步。葉頭陀道。頭先過步。初主好而晚景貧窮。脚不點地。賣盡田園而走他鄉。一生不守祖業。你往後好有三妻之命。尅過一個妻宮不曾。經濟道。已尅過了。葉頭陀道。後來還有三妻之會。你面若桃花光焰。雖然子遲。但圖酒色懽娛。但恐羨中不美。三十上小人有些不足。花柳中少要行走。還計較些。一個人說。葉道。你相差了。他還與人家做老婆。他那有三個妻來。衆人正笑做一團。只聽得曉月長老。打梆子。各人都拏鍬钁筐扛。上工做活去了。如此者。經濟在水月寺也做了約一月

光景。一日三月中旬天氣。經濟正與衆人撞出土來。在寺山門墻下。倚着墻根。向日陽蹲踞着。捉身上虱蟣。只見一個人頭戴萬字頭巾。腦後撲匾金環。身穿青窄衫。紫裹肚。腰繫纏帶。脚穿𩋾靴。騎着一疋黃馬。手中提着一籃鮮花兒。見了經濟。猛然跳下馬來。向前深深的唱了喏。便叫陳舅。小人那裡沒處尋你老人家。原來在這裡。倒諕了經濟一跳。連忙還禮不迭。問哥哥。你是那裡來的。那人道。小人是守備周爺府中。親隨張勝。自從舅舅提府中官事出來。奶奶不好。直到如今。老爺使小人那裡不曾找尋舅舅。不知在這裡。今早不是俺奶奶使小人往外庄上折取這幾朶芍藥花兒。打這裡所過。怎得看見你老人家在這裡。一來也是你老人家際遇。二者小人有緣。不消猶豫。就騎上

馬。跟你老人家往府中去。那衆做工的人。看着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這陳經濟把鑰匙遞與侯林兒。騎上馬。張勝緊緊跟隨。逕往守備府中來。正是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月明何處棲。有詩爲證。

白玉隱於頑石裡　黃金埋在污泥中
今朝貴人提拔起　如立天梯上九重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經濟守禦府用事　薛嫂買賣說姻親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　浮華過眼恐非眞
貧窮富貴天之命　得失榮枯隙裡塵
不如且放開懷樂　莫待無常鬼使侵

話說。陳經濟到於守備府中。下了馬。張勝先進去禀報春梅。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澡盆。沐浴了身躰乾淨。後邊使養娘包出一套新衣服靴帽來。與他更換了。張勝把他身上脫下來舊藍縷衣服捲做一團。閣在班直房內上吊着。然後禀了春梅。那時守備還未退廳。春梅請經濟到後堂。盛粧打

扮。出來相見。這經濟進門。就望春梅。拜了四雙八拜。讓姐姐受禮。那春梅受了半禮。對面坐下。敘說寒溫離別之情。彼此皆眼中垂淚。春梅恐怕守備退廳進來。見無人在根前。使眼色與經濟。悄悄說。等住回。他若問你。只說是姑表兄弟。我大你一歲。二十五歲了。四月廿五日午時生的。經濟道。我知道了。不一時。丫鬟拏上茶來。兩人吃了茶。春梅便問你一向怎麼出了家做了道士。打我這府中出去。守備不知是我的親。錯打了你。悔的要不的。若不是那時就留下你。爭奈有雪娥那賤人在我這裡。不好又安插你的。所以放你去了。落後打發了那賤人。纔使張勝到處尋你不着。誰知你在城外做工。流落至于此地位。經濟道。不瞞姐姐說。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要娶六姐。我父親死在

東京。來遲了。不曾娶成。被武松殺了。聞得你好心。葬埋了他。永福寺。我也到那裡燒帋來。在家又把俺娘沒了。剛打發喪事出去。被人坑陷了資本。來家又是大姐死了。被俺丈母那淫婦告了我一狀。床帳粧奩都攙的去了。打了一場官司。將房兒賣了。弄的我一貧如洗。多虧了俺爹朋友王杏菴賙濟。把我纔送到臨清晏公廟。那裡出家。不料又被光棍打了。拴到咱府中。打了十棍出去。投親不理。投友不顧。因此在寺內傭工。多虧姐姐掛心。使張管家尋將我來。見姐姐一面。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說到傷心處。兩個都哭了。正說話中間。只見守備退廳。進入後邊來。左右掀開簾子。守備進來。這陳經濟向前倒身下拜。慌的守備荅禮相還。說向日不知是賢弟。被下人隱瞞。有悞衝撞。賢弟休

惟。經濟道。不才有玷。一向缺禮。有失親近。望乞恕罪。又磕下頭去。守備一手拉起。讓他上坐。那經濟乖覺。那里肯。務要拉下椅兒。旁邊坐了。守備關席。春梅陪他對坐下。須臾換茶上來。吃畢。守備便問。賢弟貴庚。一向怎的不見。如何出家。經濟便告說。小弟虛度二十四歲。俺姐姐長我一歲。是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向因父毋雙亡。家業凋喪。妻又沒了。出家在晏公廟。不知家姐嫁在府中。有失探望。守備道。自從賢弟那日去後。你令姐晝夜憂心。常時啾啾唧唧不安。直到如今。一向使人找尋賢弟不着。不期今日相會。實乃三生有緣。一面分付左右。放卓兒安排酒上來。須臾擺設許多盃盤。鷄蹄鵝鴨。烹炮蒸煠。湯飯點心。堆滿卓上。銀壺玉盞。酒泛金波。守備相陪敘話。吃至晚來。掌上燈燭。

方罷。守備分付家人周仁。打掃西書院乾淨。那裡書房。床帳都有。春梅拿出兩床鋪盖衾枕。與他安歇。又撥一個小廝喜兒答應他。又包出兩套紬絹衣服來。與他更換。每日飯食。春梅請進後邊吃。正是。一朝時運至。半點不由人。光陰迅速。日月如梭。但見。

行見梅花臘底　忽逢元旦新正
不覺艷杏盈枝　又早新荷貼水

經濟在守備府裡。住了一個月有餘。一日四月二十五日。春梅的生日。吳月娘那邊。買了禮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湯鵝。四隻鮮鷄。兩盤果品。一罈南酒。玳安穿青衣。拏帖兒送來。守備正在廳上坐的。門上人禀報進去。擡進禮來。玳安遞上帖兒。扒在地下磕頭。守備看了禮帖兒。說道。多承你奶奶費心。又送禮

來。一面分付家人。收進禮去。討茶來與大官兒吃。把禮帖教小伴當送與你舅收了。封了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錢一百文。拏回帖兒多上覆。說畢。守備穿了衣服。就起身出去拜人去了。玳安只顧在廳前伺候。討回帖兒。只見一個年小的。戴着瓦楞帽兒。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從角門裡走出來。手中拿着帖兒賞錢。遞與小伴當。一直往後邊去了。可要作怪。模樣倒好相陳姐夫一般。他如何却在這里。只見小伴當。遞與玳安手帕銀錢。打發出門。到于家中。回月娘話。見回帖上寫着周門龐氏斂衽拜。月娘便問。你沒見你姐。玳安道。姐姐倒沒見。倒見姐夫來。月娘笑道。惟囚。你家倒有恁大姐夫。守備好大年紀。你也叫他姐夫。玳安道。不是守備。是咱家的陳姐夫。我初進

去。周爺正在廳上。我遞上帖兒。與他磕了頭。他說。又生受你奶奶。送重禮來。分付伴當。拿茶與我吃。把帖兒拏與你舅收了。討一方手帕。三錢銀子。與大官兒。擡盒人是一百文錢。說畢。周爺穿衣服出來上馬。拜人去了。半日只見他打角門裡出來。遞與伴當回帖賞賜。他就進後邊去了。我就押着盒担出來。不是他却是誰。月娘道。惟小囚兒。休胡說白道的。那羔子。知道流落在那里討吃。不是凍死。就是餓死。他平白在那府裡做甚麼。守備認的他甚麼毛片兒。肯招攬下他。何用。玳安道。奶奶敢和我兩個賭。我看得千真萬真。就燒的成灰。骨兒我也認的。月娘問他。穿着甚麼。玳安告訴。他戴着新瓦楞帽兒。金簪子。身穿着青紗道袍。涼鞋淨襪。吃的好了。月娘道。我不信不信。這里說話不題。

却說。陳經濟進入後邊。春梅還在房中鏡臺前搽臉。描畫雙蛾。經濟拿吳月娘禮帖兒與他看。因問他家如何送禮來與你。是那里緣故。這春梅便把從前已往清明郊外永福寺撞遇月娘相見的話。訴說一遍。後來怎生平安兒偷了解當舖頭面。吳巡檢怎生夾打平安兒。追問月娘奸情之事。薛嫂又怎生說人情。守備替他處斷了事。落後他家買禮來相謝。正月裡我往他家與孝哥兒生日。勾搭連環到如今。他許下我生日。買禮來看。好一節。經濟聽了。把眼瞧了春梅一眼。說姐姐你好沒志氣。想着這賊淫婦。那咱把咱姐兒們生生的折散開了。又把六姐命喪了。永世千年。門裡門外不相逢纔好。反替他說人情兒。那怕那吳典恩追拷着平安小廝。供出奸情來。隨他那淫婦。一條繩子

拴去。出醜見官。管咱每大腿事。他沒和玳安小廝有奸。怎的把了頭小玉配與他。有我早在這里。我斷不教你替他說人情。他是你我仇人。又和他上門往來做甚麼。六月連陰。想他好晴天兒。幾句話說得春梅閉口無言。春梅道。過往勾當也罷了。還是我心好。不念舊仇。經濟道。如今人好心不得好報哩。春梅道。他既送了禮。莫不白受他的。還等着我這裡人請他去哩。經濟道。今後不消理那淫婦了。又請他怎的。春梅道。不請他又不好意思的。丟個帖與他。來不來隨他就是了。他若來時。你在那邊書院內。休出來見他。往後咱不招惹他就是了。經濟惱的一聲兒不言語。走到前邊。寫了帖子。春梅使家人周義去請吳月娘。月娘打扮出門。教奶子如意兒抱着孝哥兒坐着一頂小轎。玳安

跟隨來到府中。春梅。孫二娘。都打扮出來迎接。至後廳相見。敘禮坐下。如意兒抱着孝哥兒。相見磕頭畢。經濟躲在那邊書院內。不走出來。由着春梅孫二娘。在後廳擺茶安席遞酒。叫了兩個妓女。韓玉釧。鄭嬌兒。彈唱。俱不必細說。玳安在前邊廂房內管待。只見一個小伴當。打後邊拿出一盤湯飯點心下飯。往西廂門書院中走。玳安便問他。拿與誰吃。小伴當道。是與舅吃的。玳安道。你舅姓甚麼。小伴當道。姓陳。這玳安賊。悄悄後邊跟着他。到西書院。小伴當便掀簾子進去。玳安慢慢打紗窗外往裡張看。却不是陳姐夫。正在書房床上搖着。見拿進湯飯點心來。連忙起來。放卓兒正吃。這玳安悄悄走出外邊來。依舊坐在廂房內。直待天晚。家中燈籠來接。吳月娘轎子起身。到家

一告訴月娘說。果然陳姐夫在他家居住。自從春梅這邊。被經濟把攔。兩家都不相往還。正是。誰知豎子多間阻。一念翻成怨恨媒。自此經濟在府中。與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備不在。春梅就和經濟在房中吃飯吃酒。閑時下棋調笑。無所不至。守備在家。便使丫頭小厮。拿飯往書院與他吃。或白日裡。春梅也常往書院內。和他坐半日。方歸後邊來。彼此情熱。俱不必細說。一日守備領人馬出巡。正值五月端午佳節。春梅在西書院花亭上。置了一卓酒席。和孫二娘。陳經濟。吃雄黃酒。解粽懽娛。丫鬟侍妾。都兩邊侍奉。當日怎見的雜賓好景。但見。

盆栽綠柳。瓶插紅榴。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菖蒲切玉。佳人笑捧紫霞觴。角黍堆金。侍妾高擎碧玉盞。食烹異品。

果獻時新。靈符艾虎簪頭。五色絨繩繫臂。家家慶賞午節。處處懽飲香醪。遨遊身外醉乾坤。消遣壺中閑日月。得多少珮環聲碎金蓮小。紈扇輕搖玉筍柔。

春梅令海棠月桂。兩個侍妾在席前彈唱。當下直吃到炎光西墜。微雨生涼的時分。春梅拏起大金荷花盃來。相勸酒過數巡。孫二娘不勝酒力。起身先往後邊房中看去了。獨落下春梅和經濟。在花亭上吃酒。猜枚行令。你一盃我一盃。不一時丫鬟掌上紗燈上來。養娘金匱玉堂。打發金哥兒睡去了。經濟輸了。便走出書房內。躲酒不出來。這春梅先使海棠來請。見經濟不去。又使月桂來。分付他不來。你好歹與我拉將來。拉不將來。回來把你這賤人。打十個嘴八。這月桂走至西書房中。推開門。見經

濟搖在床上。推打鼾睡不動。月桂說。奶奶交我來請你老人家請不去要打我哩。那經濟口裡喃喃吶吶說。打你不干我事。我醉了。吃不的了。被月桂用手拉將起來。推着他。我好歹拉你去。拉不將你去。也不筭好漢。推拉的經濟急了。黑影子裡。佯裝着醉。作耍當真。摟了月桂在懷裡。就親個嘴。那月桂亦發上頭上臉。說人好意叫你。你做大不正。倒做這個營生。經濟道。我的兒。你若肯了。那個好意做大不成。又按着親了個嘴。方走到花亭上。月桂道。奶奶要打我。還是我把舅拉將來了。春梅令海棠斟上大鍾。兩個下盤棋。賭酒為樂。當下你一盤。我一盤。熬的丫鬟都打睡去了。春梅又使月桂海棠。後邊取茶去。兩個在花亭上。解珮露相如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正是得多少花陰曲檻燈

斜聠傍有墜釵雙鳳翹有詩為証。

花亭慵洽鬢雲攲　粉汗凝香沁綠紗
深院日長人不到　試看黄鳥啄名花

當下兩個正幹得好。忽然丫鬟海棠送茶來。請奶奶後邊去。金哥睡醒了。哭着尋奶奶哩。春梅陪經濟又吃了兩鍾酒。用茶漱了口。然後抽身往後邊來。丫鬟收拾了家活。喜兒扶經濟歸書房寢歇。不在話下。一日朝廷勅旨下來。命守備領本部人馬。會同濟州府知府張叔夜。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早晚起身。守備對春梅說。你在家看好哥兒。叫媒人替你兄弟尋上一門親事。我帶他個名字在軍門。若早僥倖得功。朝廷恩典。陞他一官半職。於你面上也有光輝。這春梅應諾了。過了兩三日。守備打點

行裝。整率人馬。留下張勝李安看家。止帶家人周仁跟了去。不題。一日春梅叫將薛嫂兒來。如此這般和他說。他爹臨去分付。替我兄弟尋門親事。你替我尋個門當戶對好女兒。不拘十六七歲的也罷。只要好模樣。脚手兒聰明伶俐些的。他性兒也有些不厮些兒。薛嫂兒道。我不知道。他也怎的和你老人家分付。想着大娘那等的還嫌哩。春梅道。若是尋的不好。看我打你耳刮子不打。我要赶着他叫小妗子兒哩。休要當耍子兒說畢。春梅令丫鬟擺茶與他吃。只見陳經濟進來吃飯。薛嫂向他道了萬福。說姑夫。你老人家。一向不見。在那里來。且喜呀。剛纔奶奶分付。交我替你老人家尋個好娘子。你怎麽謝我。那陳經濟把臉兒眭着。不言語。薛嫂道。老花子怎的不言語。春梅道。你休叫

他姑夫。那個巳是揭過去的帳了。你只吽他陳舅就是了。薛嫂道。只該打我這片子狗嘴。只要吽錯了。往後赶着你只吽舅爺罷。那陳經濟恐不住撲吃的笑了。說道。這個纔可到我心上。那薛嫂撒風撒痴。赶着打了他一下。說道。你看老花子。說的好話兒。我又不是你影射的。怎麼可在你心上。連春梅也笑了。不一時。月桂安排茶食。與薛嫂吃了。提着花箱兒出來。說道。我替你老人家用心踏看。有人家相應好女子兒。就來說。春梅道。財禮羨果花紅酒禮。頭面衣服。不少他的。只要好人家好女孩兒。方可進入我門來。薛嫂道。我曉得。管情應的你老人家心便了。良久經濟吃了飯。往前邊去了。薛嫂兒還坐着。問春梅。他老人家幾時來的。春梅便把出家做道士一節說了。我尋得他來。做我

個親人兒。薛嫂道。好。好。你老人家有後眼。又道。前日你老人家好的日子。說那頭他大娘來做生日來。春梅道。先送禮來。然後纔使人送帖兒請他。坐了一日去了。薛嫂道。我那日在一個人家鋪床。整亂了一日。心內要來。急的我要不的。又問。他陳舅也見他那頭大娘來。春梅道。他肯下氣見他。為請他。好不和我亂成一塊。我與他說。人替他家說人情。說我沒志氣。那怕吳典恩打着小厮。攀扯他出官纔好。管你腿事。你替他尋分上。想着他昔日好情兒。薛嫂道。他老人也說的是。及到其彼。人不計舊讐。春梅道。咱既受了他禮。不請他來坐坐兒。又使不的。寧可教他不仁。休要咱不義。薛嫂道。惟不的你老人家有恁大福。你的心忒好了。當下薛嫂兒說了半日話。提着花箱兒。拜辭出門。過了

兩日。先來說城裡朱千戶家小姐。今年十五歲。也好陪嫁。只是没了娘的兒了。春梅嫌小。不要。又說應伯爵第二個女兒。年二十二歲。春梅又嫌應伯爵死了。在大爺手內聘嫁。没甚陪送。也不成。都回出婚帖兒來。又遲了幾日。薛嫂兒送花兒來。袖中取出個婚帖兒。大紅段子上寫着。開段舖葛員外家大女兒。年二十歲。屬鷄的。十一月十五日子時生。小字翠屏。生的上畵兒般模樣兒。五短身材。瓜子面皮。温柔典雅。聰明伶俐。針指女工。自不必說。父母俱在。有萬貫錢財。在大街上。開段子鋪。走蘇杭南京。無比好人家。都是南京床帳箱籠。春梅道。既是好。成了這家子的罷。就交薛嫂兒先通信去。那薛嫂兒連忙說去了。正是。欲向繡房求艶質。須臾紅葉是良媒。有詩為証。

天仙機上繫香羅　千里姻緣竟足多
天上牛郎配織女　人間才子伴嬌娥

這里薛嫂通了信來。葛員外家知是守備府裡。情願做親。又使一個張媒人同說媒。春梅這里。備了兩擡茶葉。糖餅。羨果。教孫二娘坐轎子。往葛員外家插定女兒。帶戒指兒。回來對春梅說。果然好個女子。生的一表人材。如花似朵。人家又相當。春梅這里擇定吉日。納綵行禮。十六盤羨果茶餅。兩盤上頭面。二盤珠翠。四擡酒。兩牽羊。一頂鬏髻。全付金銀頭面。簪環之類。兩件羅段袍兒。四季衣服。其餘綿花布絹。二十兩禮銀。不必細說。陰陽生擇在六月初八日。准娶過門。春梅先問薛嫂兒。他家那里有陪床使女没有。薛嫂兒道。床帳粧奩。描金箱厨都有。只没有使

女陪床。春梅道。咱這里買一個十三四歲丫頭子。與他房裡使喚。撥桶子倒水方便些。薛嫂道。有兩個人家賣的丫頭子。我明日帶一個來。到次日果然領了一個丫頭。說是商人黃四家兒子房裡使的丫頭。今年纔十三歲。黃四因用下官錢粮。和李三家。還有咱家出去的保官兒。都爲錢粮。拏在監裡追贓。監了一年多。家產盡絕。房兒也賣了。李三先死。拏兒子李活監着。咱家保官兒那兒子僧寶兒。如今流落在外。與人家跟馬哩。春梅道。是來保。薛嫂道。他如今不叫來保。改了名字。叫湯保了。春梅道。這丫頭是黃四家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道。只要四兩半銀子。緊等着要交贓去。春梅道。甚麼四兩半。與他三兩五錢銀子。留下罷。一面就交了三兩五錢雪花官銀。與他寫了文書。改了名字。

喚做金錢兒。話休饒舌。又早到六月初八。春梅打扮珠翠鳳冠。穿通袖大紅袍兒。束金鑲碧玉帶。坐四人大轎。鼓樂燈籠。娶葛家女子。奠鴈過門。陳經濟騎大白馬。揀銀鞍轡。青衣軍牢喝道。頭戴儒巾。穿着青段圓領。腳下粉底皂靴。頭上簪着兩枝金花。正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一番折洗一番新。到守備府中。新人轎子落下。戴着大紅銷金蓋袱。添粧含飯。抱着寶瓶。進入大門。陰陽生引入畫堂。先參拜家堂。然後歸到洞房。春梅安他兩口兒坐帳。然後出來。陰陽生撒帳畢。打發喜錢出門。鼓手都散了。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坐了回帳。騎馬打燈籠。往岳丈家謝親。吃的大醉而歸。晚夕女貌郎才。未免燕爾新婚。交姤雲雨。正是得多少。春點杏桃紅綻蕊。風欺

楊柳綠翻腰。有詩為証。

近覩多情花月標　　教人無福也難消
風吹列子歸何處　　夜夜嬋娟在柳梢

當夜經濟與這葛翠屏小姐。倒且是合得着。兩個被底鴛鴦。帳中鸞鳳。如魚似水。合巹懽娛。三日完飯。春梅在府廳後堂張筵掛綵。鼓樂笙歌。請親眷吃會親酒。俱不必細說。每日春梅吃飯。必請他兩口兒同在房中一處吃。彼此以姑妗稱之。同起同坐。丫頭養娘。家人媳婦。誰敢道個不字。原來春梅收拾西廂房三間。與他做房。裡面鋪着床帳。糊的雪洞般齊整。垂着簾幃。外邊西書院。是他書房。裡面亦有床榻。几席。古書。并守備往來書柬。拜帖。并各處遞來手本。揭帖。都打他手裡過。或登記簿籍。或銜

使印信。筆硯文房都有。架閣上堆滿書集。春梅不時常出來書院中。和他閑坐說話。兩個暗地交情。非止一日。正是。

朝陪金谷宴　　暮伴倚樓娃
休道歡娛處　　流光逐落霞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陳經濟臨清開大店　韓愛姐翠館遇情郎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根香
世味憐方好　人情淡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强
今日崢嶸貴　他年身必殃

話說。一日周守備。濟南府知府張叔夜。領人馬征勦梁山泊賊王宋江三十六人。萬餘草寇。都受了招安。地方平復。表奏。朝廷大喜。加陞張叔夜爲都御史。山東安撫大使。陞守備周秀爲濟南兵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盜賊。部下從征有功人員。各陞一級。軍門帶得經濟名字。陞爲參謀之職。月給米二石。冠帶

榮身。守備至十月中旬。領了勅書。率領人馬來家。先使人來報與春梅。家中知道。春梅滿心懽喜。使陳經濟與張勝李安。出城迎接。家中廳上。排設酒筵。慶官賀喜。官員人等。來拜賀送禮者。不計其數。守備下馬。進入後堂。春梅孫二娘接着。叅拜已畢。陳經濟換了衣巾。就穿大紅員領。頭戴冠帽。脚穿早靴。束着角帶。和新婦葛氏兩口兒拜見。守備見好個女子。賞了一套衣服。十兩銀子打頭面。不在話下。晚夕春梅和守備。在房中飲酒。未免叙些家常事務。又娶我兄弟媳婦費許多東西。守備道。阿呀。你止這個兄弟。投奔你來。無個妻室。不成個前程道理。就使費了幾兩銀子。不曾爲了別人。春梅道。你今又替他掙了這個前程。足以榮身勾了。守備道。朝廷旨意下來。不日我往濟南府到任。

你在家看家。打點些本錢。教他搭個主管。做些大小買賣。三二五日教他下去查筭帳目一遭。轉得些利錢來。也勾他攪計。春梅道。你說的也是。兩個晚夕。夫妻同歡。不可細述。在家只住了十個日子。到十一月初旬時分。守備收拾起身。帶領張勝李安。前去濟南到任。留周仁周義看家。陳經濟送到城南永福寺方回。一日春梅向經濟商議。守備教你如此這般。河下尋些買賣。搭個主管。覓得些利息。也勾家中費用。這經濟聽言。滿心懽喜。一日正打街前所走。尋覓主管夥計。也是合當有事。不料撞遇舊時朋友陸二哥。陸秉義作揖。說哥怎的一向不見。這經濟便把亡妻爲事。被楊光彥那厮拐了我半船貨物。坑陷的我一貧如洗。我如今又好了。幸得我姐姐嫁在守備府中。又娶了親事。陸

做叅謀冠帶榮身如今要尋個夥計做些買賣一地里沒尋處陸秉義道楊光彥那厮拐了你貨物如今搭了個姓謝的做夥計在臨清馬頭上謝家大酒樓上開了一座大酒店又收錢放債與四方趂熟窠子娼門人使好不獲大利息他每日穿好衣吃好肉騎着一疋驢兒三五日下去走一遭筭帳收錢把舊朋友都不理他兄弟在家開賭塲鬪鷄養狗人不敢惹他經濟道我去年曾見他一遍他反面無情打我一頓被一朋友救了我恨他入于骨髓因拉陸三郎入路旁一酒店内兩個在樓上吃酒兩人計議如何處置他出我這口氣陸秉義道常言說得好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如今將理和他說不見棺材不下淚他必然不安小弟有一計策哥也不消做別的買賣只寫一

張狀子把他告到那里追出你貨物銀子來就奪了這座酒店再添上些本錢和謝合夥等我在馬頭上和謝三哥掌櫃發賣哥哥你三五日下去走一遭查筭帳目管情見一月你穩拍拍的有百十兩銀子利息强如做別的生意看官聽說當時不因這陸秉義說出這庄事有分教數個人死于非命陳經濟一種死死之太苦一種亡亡之太屈死的不好相似那五代的李存孝漢書中彭越正是非干前定數半點不由人經濟聽了作與陸秉義作揖便道賢弟你說的正是了我到家就對我姐夫和姐姐說這買賣成了就安賢弟同謝三郎做主管當下兩個吃了囘酒各下樓來還了酒錢經濟分付陸二哥兄弟千萬謹言有事我謝你去陸二郎道我知道各散回家這經濟就一五一

士。對春梅說。爭奈他爺不在。如何理會。有老家人周忠在旁。便道。不打緊。等舅寫了一張狀子。該拐了多少銀子貨物。拏爺個拜帖兒。都封在裡面。等小的送與提刑所。兩位官府案下。把這姓楊的。拏去衙門中。一頓夾打追問。不怕那廝不拏出銀子來。經濟大喜。一面寫就一紙狀子。拏守備拜帖。彌封停當。就使老家人周忠。送到提刑院。兩位官府正升廳問事。門上人禀進。說帥府周爺差人下書。何千戶與張二官府。喚周忠進見。問周爺上任之事。說了一遍。拆開封套觀看。見了拜帖狀子。自恁要做分上。即便批行。差委緝捕番捉。往河下拏楊光彥去。回了個拜帖。付與周忠。到家多上覆你爺。奶奶。待我這里追出銀兩。伺候來領。周忠拏回帖到府中。回覆了春梅說話。即將准行拏人去

了。待追出銀子。使人領去。經濟看見兩個摺帖上面。寫着侍生何永壽。張懋得頓首拜。經濟心中大喜。進了不上兩日光景。提刑緝捕。觀察番捉。往河下把楊光彥并兄弟楊二風。都拏了。到于衙門中。兩位官府。據着陳經濟狀子審問。一頓夾打。監禁數日。追出三百五十兩銀子。一百桶生眼布。其餘酒店中家活。共算了五十兩。陳經濟狀上告着九百兩。還差三百五十兩銀子。把房兒賣了五十兩。家產盡絶。這經濟就把謝家大酒樓奪過來。和謝胖子合夥。春梅又打點出五百兩本錢。共湊了一千兩之數。委付陸秉義做主管。從新把酒樓粧修。油漆彩畫。闌干灼耀。棟宇光新。桌案鮮明。酒肴齊整。一日開張。鼓樂喧天。笙簫雜奏。招集往來客商。四方遊妓。陳經濟道。那日宰豬祭祀燒紙。常

言啓瓮三家醉開樽十里香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經濟上來大酒樓上週圍都是推牕亮隔綠油闌干四望雲山疊疊上下天水相連正東看隱隱青螺堆岱嶽正西瞧茫茫蒼霧鎖皇都正北觀層層甲第起朱樓正南望浩浩長淮如素練樓上下有百十座閣兒處處舞裙歌妓層層急管繁絃說不盡肴如山積酒若流波正是得多少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從正月半頭這陳經濟在臨清馬頭上大酒樓開張見一日他發賣三五十兩銀子都是謝胖子和主管陸秉義眼同經手在櫃上掌櫃經濟三五日騎頭口伴當小姜兒跟隨往河下算帳一遭若來陸秉義和謝胖子兩個夥計在樓上收拾一間乾淨閣兒鋪陳床帳安放卓椅糊的雪洞般齊整擺設酒席交四個

好出色粉頭相陪陳三兒那里往來做量酒一日三月佳節春光明媚景物芬芳翠依依槐柳盈堤紅馥馥杏桃燦錦陳經濟在樓上搭伏定綠闌干看那樓下景致好生熱鬧有詩為証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岸　一竿斜插杏花旁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一日經濟在樓牕後瞧看正臨着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載着許多箱籠卓櫈家活四五個人盡搬入樓下空屋裡來船上有兩個婦人一個中年婦人長挑身材紫膛色一個年小婦人搽脂抹粉生的白淨標致約有二十多歲盡走入屋裡來經濟

問謝主管是甚麼人。不問自由。擅自搬人我屋裡來。謝主管道。此是兩個東京來的婦人投親不着。一時間無尋房住。央此間隣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官人。不想官人來問。這經濟正欲發怒。只見那年小婦人斂衽向前。望經濟深深的道了個萬福。告說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大膽。一時出于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禀報。望乞恕罪。容畧住得三五日。拜納房金。就便搬去。這經濟見小婦人會說話兒。只顧上上下下。把眼看他。那婦人一雙星眼。斜盼經濟。兩情四目。不能定神。經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倒相那里會過。這般眼熟。那長挑身材中年婦人。也定睛看着經濟。說道官人。你莫非是西門老爺家陳姑夫麼。這經濟吃了一驚。便道你怎的認得我。那婦人道。

不瞞姑夫說。奴是舊夥計韓道國渾家。這個就是我女孩兒愛姐。經濟道你兩口兒在東京。如何來在這里。你老公在那里。那婦人道。在船上看家活。經濟急令量酒請來相見。不一時韓道國走來作揖。已是掺白鬚鬓。因說起朝中蔡太師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監六人。都被太學國子生陳東上本恭劾。後被科道交章彈奏。倒了聖旨下來。拏送三法司問罪。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太師兒子禮部尚書蔡攸處斬。家產抄沒入官。我等三口兒各自逃生。投到清河縣。我兄弟第二的那里。第二的把房兒賣了。流落不知去向。三口兒顧船。從河道中來。不想撞遇姑夫在此。三生有幸。因問姑夫今還在那邊西門老爺家裡。經濟把頭一項。說了一遍。說我也不在他家了。我在姐夫

守備周爺府中做了恭謀官。冠帶榮身。近日合了兩個夥計。在此馬頭上開了個酒店。胡亂過日子便了。你每三口兒。既遇着我。也不消搬去。便在此間住也不妨。請自穩便。婦人與韓道國一齊下禮。說罷。就搬運船上家活箱籠。經濟看得心癢。也使伴當小姜兒和陳三兒。也替他搬運了幾件家活。王六兒道。不勞姑夫費心用力。彼此俱各懽喜。經濟道。你我原是一家。何消計較。經濟見天色將晚。有申牌時分。要回家。分付主管。咱早送些茶盒與他。上馬伴當跟隨來家。一夜心心念念。只是放韓愛姐不下。過了一日。到第三日。早起身。打扮衣服齊整。伴當小姜跟隨來河下大酒樓店中。看着做了回買賣。韓道國那邊使的八老來請吃茶。經濟心下正要瞧去。恰八老來請。便起身進去。只

見韓愛姐見了。笑容可掬。接將出來。道了萬福。官人請裡面坐。經濟到閣子內坐下。王六兒和韓道國。都來陪坐。少頃茶罷。彼此敘些舊時已往的話。經濟不住把眼只瞅那韓愛姐。愛姐延瞪瞪秋波一雙眼。只看經濟。彼此都有意了。有詩爲詩。

弓鞋窄窄剪春羅　香休酥胸玉一窩
麗質不勝孅娜態　一腔幽恨蹙秋波

少頃。韓道國下樓去了。愛姐因問官人青春多少。經濟道。虛度二十六歲。敬問姐姐青春幾何。愛姐笑道。奴與官人。一緣一會。也是二十六歲。舊日又是大老爹府上相會過面。如今又幸遇在一處。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那王六兒見他兩個說得入港。看見關目。推個故事。也下樓去了。止有他兩人對坐。愛姐把些

風月話兒把勾經濟。經濟自幼幹慣的道兒怎不省得。一逕起身出去。這韓愛姐從東京來。一路兒和他娘也做此二道路。在蔡府中答應。與翟管家做妾。詩詞歌賦諸子百家皆通。甚麽事兒不久慣。見經濟起身出去。無人處走向前挨在他身邊坐下。作嬌作痴說道官人你將頭上金簪子借我看一看。經濟正欲拔時。被愛姐一手按住經濟頭髻。一手拔下簪子來。便起身說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兒。一頭說一頭走。經濟不免跟上樓來。正是。饒你奸似鬼也吃洗脚水。經濟跟他上樓便道。姐姐有甚話說。愛姐道。奴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休要作假。願借枕席之懽。共效于飛之樂。經濟道。只怕此間有人知覺。却使不得。那韓愛姐做出許多妖嬈來。摟經濟在懷。將尖尖玉手。扯下他褲子來。兩

個情興如火。按納不住。愛姐不免解衣。仰卧在床上。交姤在一處。正是。

色膽如天怕甚事　鴛幃雲雨百年情

經濟問你叫幾姐。那韓愛姐道。奴是端午所生。就叫五姐。又名愛姐。說畢話。霎時雲收雨散。偎倚共坐。韓愛姐便告經濟說。自從三口兒東京來。投親不着。盤纏缺欠。你有銀子乞借應與我父親五兩。奴按利納還。不可推阻。經濟應允說不打緊。姐姐開口。就兌五兩來。愛姐見他依允。還了他金簪子。兩個又坐了半日。恐怕人談論。吃了一盃茶。愛姐留吃午飯。經濟道。我那邊有事。不吃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愛姐道。午後奴畧備一盃水酒。官人不要見却。好歹來坐坐。經濟在店中。吃了午飯。又在

街上閑散走了一回。撞見昔晏公廟師兄金宗明作揖。把前事訴說了一遍。金宗明道。不知賢弟在守備老爺府中。認了親。在大樓開大店。有失拜望。明日就使徒弟送茶來。閑中請去廟中坐一坐。說罷。宗明歸去了。經濟走到店中。陸主管道。裏邊住的老韓。請官人吃酒。沒處尋。恰好八老又來請官人。就請二位主管相陪。再無他客。經濟就同陸主管。走到裏邊房內。早已安排酒席齊整。無非魚肉菜菓之類。經濟上坐。韓道國主位。陸秉義謝胖子。打橫。王六兒與愛姐旁邊僉坐。八老往來篩酒下菜。吃過數盃。兩個主管會意。說道。官人慢坐。小人櫃上看去。起身去了。經濟平昔酒量不十分洪飲。又見主管去了。開懷與韓道國三口兒吃了數盃。便覺有些醉將上來。愛姐便問。今日官人不

回家去罷了。經濟道。這咱晚了。回去不得。明日起身去罷。王六兒韓道國吃了一回。下樓去了。經濟向袖中取出五兩銀子。遞與愛姐收了。到下邊交與王六兒兩個交盃換盞。倚翠偎紅。吃至天晚。愛姐卸下濃粧。留經濟就在樓上閣兒裏歇了。當下枕畔山盟。衾中海誓。鶯聲燕語。曲盡綢繆。不能悉記。愛姐將來東京在蔡太師府中。曾扶持過老太太。也學會些彈唱。又能識字會寫。經濟听了。歡喜不勝。就同六姐一般。正可在心上。以此與他盤桓一夜。停眠整宿。免不的第二日起來得遲。約飯時纔起來。王六兒安排些雞子肉圓子。做了个頭腦。與他扶頭。兩個吃了幾盃煖酒。少頃主管來請經濟。那邊擺飯。經濟包巾梳洗穿衣。吃了飯。又來辭愛姐。要回家去。那愛姐不捨。只推拋淚。經濟

道我到家三五日就來看你你休煩惱說畢伴當跟隨騎馬往城中去了一路上分付小姜兒到家休要說出韓家之事小姜兒道小的知道不必分付經濟到府中只推店中買賣忙筭了帳目不覺天晚歸來不得歇了一夜交割與春梅利息銀兩見一遭也有三十兩銀子之數回到家中又被葛翠屏聒聒官人怎的外邊歇了一夜不必在柳陌花街行踏把我丟在家中獨自空房一個就不思想來家一連留住陳經濟七八日不放他往河下來這里韓愛姐見他一去數日光景不來店中自使小姜兒來問王管討筭利息王管一一封了銀子去韓道國兒不得又交老婆王六兒又招惹別的熟人兒或是商客來屋裏走動吃茶吃酒這韓道國當先嚐着這個甜頭靠老婆衣飯肥家

況此時王六兒年約四十五六年紀雖半風韻猶存恰好又得他女兒來接代也不斷絕這樣行業如今索性大做了原來不當官身衣飯別無生意只靠老婆賺錢謂之隱名娼妓今時呼爲私窠子是也當時見經濟不來量酒陳三兒替他勾了一個湖州販絲綿客人何官人來請他女兒愛姐那何官人年約五十余歲手中有千兩絲綿紬絹貨物要請愛姐愛姐一心想着經濟推心中不快三回五次不肯下樓來急的韓道國要不的那何官人又見王六兒長挑身材紫膛色瓜子面皮描眉鋪鬢大長水鬢涎鄧鄧一雙星眼眼光如醉抹的鮮紅嘴唇料此婦人一定好風情就留下一兩銀子在屋裏吃酒和王六兒歇了一夜韓道國便躲避在外間歇了他女兒見做娘的留下客只在

樓上。不下樓來。自此以後。那何官人被王六兒搬弄得快活。兩個打得一似火炭般熱。沒三兩日。不來婦人過夜。韓道國也禁過他許多錢使。這韓愛姐兒見經濟一去十數日不見來。心中思想。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未免害木邊之目。田下之心。使八老往城中守備府中探听。看見小姜兒悄悄問他。官人如何不去。小姜兒說。官人這兩日。有些身子不快。不曾出門。回來訴與愛姐。愛姐與王六兒商議。買了一副豬蹄。兩隻燒鴨。兩尾鮮魚。一盒酥餅。在樓上磨墨揮筆。拂開花箋。寫封柬帖。使八老送到城中。與經濟去。當下把禮物裝在盒內。交八老挑着。叮嚀囑付。你到城中。見了陳官人。須索見他親收。討回帖來。八老懷內揣着柬帖禮物。一路無詞。來到城內守備府前。坐在沿街

石臺基上。只見伴當小姜兒出來。看見八老。你又來做甚麼。八老與聲喏。拉在僻净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送禮來了。有話說。我只在此等你。你可通報官人知道。小姜聽即轉身進去。不多時。只見經濟搖將出來。那時約五月天氣暑熱。經濟穿着紗衣服。頭戴瓦壠帽。金簪子。腳上凉鞋淨襪。八老慌忙聲喏。說道官人貴體好些。韓愛姐使我稍一柬帖。送禮來了。經濟接了柬帖。說五姐好麼。八老道。五姐見官人一向不去。心中也不快在那里。多上覆官人。幾時下去走走。經濟折開柬帖觀看。上面寫着甚言詞。

情郎陳大官人台下。

賤妾韓愛姐斂衽拜。謹啟

自別尊顏。思慕之心。未嘗少怠。懸懸不忘于心。向蒙期約。妾倚門凝望。不見降臨蓮華。昨遣八老。探問起居。不遇而回。聽聞貴恙欠安。令妾空懷悵望。坐臥悶懨。不能頓生兩翼。而傍君之足下也。君在家自有嬌妻美愛。又豈肯動念于妾。猶吐去之菓核也。茲具腥味茶盒數事。少申問安誠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　外具錦綉鴛鴦香囊一個。青絲一縷。少表寸心。

下書仲夏念日。賤妾愛姐再拜。

經濟看了柬帖。并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鴛鴦雙口做的。扣着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依先摺了。藏在袖中。府傍側首有個酒店。令小姜兒領八老同店內吃鍾酒。等我寫回帖與你。分付小姜兒。把禮物收進我房裡去。你娘若問。只說

河下店主人謝家送的禮物。小姜不敢怠慢。把四盒禮物收進去了。經濟走到書院房內。悄悄寫了回柬。又包了五兩銀子。到酒店內問八老。吃了酒不曾。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吃不得了。起身去罷。經濟將銀子并回柬付與八老。說到家多多拜上五姐。這五兩白金。與他盤纏。過二兩日。我自去看他。八老收了銀柬。下樓。經濟送出店門。八老一直去了。經濟走入房中。葛翠屏便問。是誰家送來禮物。經濟悉言店主人謝胖子。打聽我不快。送這禮物來問安。翠屏亦信其實。兩口兒計議。交丫鬟金鍬兒拏盤子。拏了一隻燒鴨。一尾鮮魚。半副蹄子。送到後邊與春梅吃。說是店主人家送的。也不查問。此事表過不題。却說八老到河下。天已晚了。入門將銀柬都付與愛姐收了。拆開銀柬。灯下

觀看。上面寫道。

經濟頓首。字覆

愛卿韓五姐粧次。向蒙會問。又承厚款。亦且雲情雨意。衽席鍾愛。無時少怠。所云期望。正欲趨會。偶因賤軀不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肴。不勝感激。只在二三日間。容當面布。外具白金五兩。綾帕一方。少申遠芹之敬。伏乞心鑒。萬萬。

下書經濟再拜。

愛姐看了。見帕上寫着四句。詩曰。

吳綾帕兒織廻紋　灑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母子千恩萬謝。等候經濟。不在話下。正是得意友來情不厭。知心人至話相投。有詩爲證。

碧紗窗下啟箋封　一紙雲鴻香氣濃
知你揮毫經玉手　相思都付不言中

畢竟未知後來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劉二醉罵王六兒　張勝忿殺陳經濟

格言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倫　儒書貴莫爭
好個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陳經濟遇了兩日。到第三日。却是五月二十五日他生日。春梅後廳整置酒肴。與他上壽。合家歡樂了一日。次日早辰。經濟說。我一向不曾往河下去。今日沒事。去走一遭。一者和主管算帳。二來就避炎暑。散走走便回。春梅分付。你去坐一乘轎子。

少要勞碌。交兩個軍牢抬着轎子。小姜兒跟隨。逕往河下馬頭上謝家大酒樓店中來。一路無詞。午後時分。早到河下大酒樓前。下了轎子。進入裏面。兩個主管齊來參見。說官府貴體好些。那經濟一心只在韓愛姐身上。便道。生受二位夥計掛心。坐了一回。便起身分付主管查下帳目。等我來筭。就轉身到後邊。八老又早迎見。報與王六兒夫婦。韓愛姐正在樓上。凭欄盼望。揮毫洒翰。作了幾首詩詞。以遣悶懷。忽報陳經濟來了。連忙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下樓來。母子面上堆下笑來。迎接說道。官人貴人難見面。那陣風兒吹你到俺這里。經濟與母子作了揖。同進入閣兒內坐定。少頃王六兒點茶上來。吃畢茶。愛姐道。請官人到樓上奴房內坐。經濟上的樓來。兩個如魚得水。似漆投膠。

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兒。愛姐硯臺底下。露出一幅花箋。經濟取來觀看。愛姐便說。此是奴家這幾日盼你不來。閑中在樓上作得幾首詞。以消遣悶懷。恐污官人貴目。經濟念了一遍。上

倦倚繡床愁懶動　悶垂繡帶鬓鬟低
玉郎一去無消息　一日相思十二時

右春

危樓高處眺晴光　湘架薔薇露異香
十二欄杆閑凭遍　南薰一味透襟涼

右夏

帳冷芙蓉夢不成　知心人去轉傷情
枕邊淚似堦前雨　隔著窗兒滴到明

右秋

羞對菱花拭淨粧　爲郎瘦損減容光

閉門不管閑風月　分付梅花自主張

右冬

經濟看了。極口稱美。喝采不已。不一時。王六兒安排酒肴上樓。擺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兩個並坐。愛姐篩酒。一盃雙手遞與經濟。深深道了萬福。說官人一向不來。妾心無時不念。前八老來。又多謝盤纏。舉家感之不盡。經濟接酒在手。還了喏。說賤疾不安。有失期約。姐姐休怪。酒盡也篩一盃敬奉愛姐。吃過兩人坐定。把酒來斟。王六兒韓道國。上來也陪吃了幾盃。各取方便下樓去了。教他二人自在吃幾盃。叙些闊別話兒。良久。吃得

酒濃時。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歡之際。無限恩情。穿衣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眼朦朧。余興未盡。這小郎君一向在家中不快。又心在愛姐。一向未與渾家行事。今日一旦見了情人。未肯一次即休。正是生死冤家。五百年前撞在一處。經濟魂灵都被他引亂。少頃情竇復起。又幹一度。自覺身體困倦。打熬不過。午飯也沒吃。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也是合當禍起不想下邊販絲綿何官人來了。王六兒陪他在楼下吃酒。韓道國出去街上買菜蔬肴品菓子來配酒。兩個在下邊行房。落後韓道國買將菓菜來。三人又吃了幾盃。約日西時分。只見酒家店坐地虎劉二。吃的酩酊大醉。䩺身衣衫。露着一身紫肉。提着拳頭。走來酒楼下。大叫採去何蠻子來。要打。說的兩個主管見

經濟在楼上睡。恐他聽見。慌忙走出櫃來。向前声喏。說道。劉二哥。何官人並不曾來。這劉二那里依聽。大拔步撞入後邉。韓道國屋裏。一手把門簾扯上半邊來。見何官人。正和王六兒並肩飲酒。心中大怒。罵那何官人。賊狗男女。我合你娘。那里没尋你。却在這里。你在我店中占着兩個粉頭。幾遭歇錢不與。又塌下我兩個月房錢。却來這里養老婆。那何官人忙出來。老二你請回。我去也。那劉二罵道。去。你這狗合。不防廰的一拳來。正打何官人面門上。登時就青腫起來。那何官人起來。奪了跑了。劉二將王六兒酒桌。一脚登翻。家活都打了。王六兒便罵道。是那里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裏放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被劉二向前一脚。蹴了個仰八叉。罵道。我合你淫婦娘。你

是那里來的無名少姓私窠子。不來老爺手里報過。許你在這酒店內趁熟。還與我撒去。若撒遲。須乞我一頓好拳頭。那王六兒道。你是那里來的光棍。揭子老根。就没了親戚兒。許你便來欺負老娘。要老娘這命做甚麼。一頭撞倒哭起來。劉二罵道。我把淫婦腸子也踢斷了。你還不知老爺是誰哩。這里喧亂。兩邉隣舍并街上過往人。登時圍看約有許多。不知道的旁邉人說王六兒。你新來。不知他是守備老爺府中管事張虞候的小舅子。有名坐地虎劉二。在酒家店住。專一是打粉頭的班頭。降酒客的領袖。你讓他些兒罷。休要不知利害。這地方人誰敢惹他。王六兒道。還有大是他的。采這殺才做甚麼。陸秉義見劉二打得兒和謝胖子。做好做歹。把他勸的去了。陳經濟正睡在床上。

聽見樓下攘亂。便起來看時。天已日西時分。問那里攘亂。那韓道國不知走的往那里去了。只見王六兒披髮垢面上樓。如此這般告訴。說那里走來一個殺才搗子。諢名喚坐地虎劉二。在洒家店住。說是咱府里管事張虞候小舅子。因尋酒客。無事把我踢打。罵了恁一頓去了。又把家活酒器都打得粉碎。一面放聲大哭起來。經濟叫上兩個主管問他。兩個都面面相覷。不敢說。陸主管嘴快說。是府中張主管小舅子。來這里尋何官人。說少他二個月房錢。又是歇錢來討。見他在屋裏吃酒。不由分說。把簾子扯下半邊來。打了何官人一拳。諕的何官人跑了。又和老韓娘子兩個相罵。踢了一交。烘的滿街人看。這經濟恐怕天晚。惹起來。分付把衆人唱散。問劉二那廝。主管道。被小人勸他

回去了。經濟聽了記在心內。安撫王六兒母子放心。有我哩。不妨事。你母子只情住着。我家去自有處置。主管算了利錢銀兩。遞與他。打發起身上馬。伴當跟隨打着馬走。剛走趕進城來。天已昏黑。心中甚惱。到家見了春梅。交了利息銀兩。歸入房中。一宿無話。到次日心心念念。要告春梅說。展轉尋思。且住。等我慢慢尋張勝那廝。幾件破綻。亦發教我姐姐。對老爺說了。斷送了他性命。叵耐這厮幾次在我身上欺心。敢說我是他尋得來。知我根本出身。量視我。禁不得他。正是。

冤仇還報當如此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一日。經濟來到河下酒店內。見了愛姐母子。說外日吃驚。又問

陸主管道。劉二那廝不曾走動。陸主管道。自從那日去了。再不曾來。又問韓愛姐。那何官人也沒來行走。這經濟吃了飯。筭畢帳目。不免又到愛姐樓上。兩個叙了回衷腸之話。幹訖一度。出來。因閑中叫過量酒陳三兒。近前如此這般。打听府中張勝。和劉二兇注破綻。這陳三兒。千不合。萬不合。說出張勝包占着府中出來的雪娥。在酒家店做表子。劉二又怎的各處巢窩。加三討利。舉放私債。霸𨑹老爺們壞事。這經濟一一只听記在心。又與了愛姐二三兩盤纏。和主管筭了帳目。包了利息銀兩。作別。騎頭口來家。閑話休題。一向懷意在心。一者也是冤家相湊。二來合當禍這般起來。不料東京朝中徽宗天子。見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地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慌了。與大臣計議。差官往

北國講和。情願每年輸納歲幣金銀彩帛數百萬。一面傳位與太子登基。改宣和七年為靖康元年。宣帝號為欽宗皇帝在位。徽宗自称太上道君皇帝。退居龍德宮。朝中陞了李綱為兵部尚書。分部諸路人馬。种師道為大將。總督內外軍務。一日降了一道勑書來濟南府。守備陞他為山東都統制。提調人馬一萬。往東昌府駐扎。會同巡撫都御史張叔夜。防守地方。阻當金兵。守備正在濟南府衙正坐。忽然左右來報。有朝廷降勑來。請老爺接旨意。這周守備不敢怠慢。香案迎接勑旨。跪听宣讀。使命官開讀。其略曰。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三皇憑礼樂而有封疆。五帝用征伐而定天下。爭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

祖宗不拔之洪基。
上皇付托之重位。創造萬事。惕然悚惧。自古舜征四凶。湯伐有苗。非用兵而不能就。非威武而莫能安。兵乃邦家爪牙。武定封疆扞禦。茲者中原陸沉。犬羊犯順。遼冦擁兵西擾。金虜控騎南侵。生民塗炭。朕甚憫焉。山東濟南制置使周秀。老練之才。干城之將。屢建奇勳。忠勇茂著。用兵有畧。出戰有方。今陞爲山東都統制。兼四路防禦使。會同山東巡撫都御史張叔夜。提調所部人馬。前赴高陽関防守。听大將种師道分布截殺。安焭危之社稷。驅猖獗之腥膻。鳴乎。任賢匡國。赴難勤王。乃臣子之忠誠。旌善賞功。激揚敵愾。實朝廷之大典。名彈厥忠。以副朕意。欽哉故諭。〇下書靖康元年秋九月日諭

府守備開讀已畢。打發使命官去了。一面叫過張勝李安。兩個虞候。近前分付。先押兩車箱馱行李細軟器物家去。原來在濟南做了一年官職。也撰得巨萬金銀。都裝在行李馱箱內。委托二人押到家中。交割明白。晝夜巡風仔細。我不日會同你巡撫張爺。調領四路兵馬。打清河縣起身。二人當日領了鈞吉。打點車輛起身先行。一路無詞。有日到於府中。交割明白。二人晝夜內外巡風。不在話下。却說陳經濟見張勝押車輛來家。守備陞了山東統制。不久將到。正欲把心腹中事。要告訴春梅。等守備來家。要發露張勝之事。不想一日因渾家葛翠屏往娘家回門住去了。他獨自個在西書房寢歇。春梅早辰驀進房中看他。見無丫鬟跟隨。兩個就解衣在房內雲雨做一處。不防張勝搖着

鈴逛風過來。到書院角門外。听見書房內。彷彿有婦人笑語之
聲。就把鈴聲按住。慢慢走來窓下竊听。原來春梅在裏面。與經
濟交姤。听得經濟告訴春梅說。叵耐張勝那厮。好生欺壓於我。
說我當初虧他尋得來。先次在下人前敗壞我。昨日見我在河
下開酒店來。一徑使小舅子坐地虎劉二。專一倚逞他在姐夫
壁下。在那里開巢窩。放私債。把去雪娥隱占在外姦宿。只瞞了
姐姐一人眼目。昨日教他小舅子劉二。打我酒店來。把酒客都
打散了。我先次含忍。不敢告姐姐說。趂姐夫來家。若不早說知。
往後我定然不敢往河下做買賣去了。春梅听了說道。這厮恁
般無禮。雪娥那賊人賣了。他如何又留住在外。經濟道。他非是
欺壓我。就是欺壓姐姐一般。春梅道。等他爺來家。交他定結果

了這厮。常言道。隔墻須有耳。窓外豈無人。兩個只管在內說。却
不知張勝窓外听了個不亦樂乎。口中不言。心内暗道。此時教
他算計我們。我先算計了他罷。一面撇下鈴。走到前邊班房內。
取了把解腕鋼刀。說時遲。那時快。在石上磨了兩磨。走入書院
中來。不想天假其便。還春梅不該死於他手。忽被後邊小丫鬟
蘭花兒慌慌走來。叫春梅報說。小衙內金哥兒。忽然風搐倒了。
快請奶奶看去。諕的春梅兩步做來一步走。奔入後房中。看孩
兒去了。剛進去了。那張勝提着刀子。逕奔到書房內。不見春梅。
只見經濟睡在被窩內。見他進來。叫道阿呀。你來做甚麽。張勝
怒道。我來殺你。你如何對淫婦說。倒要害我。我尋得你來。不是
了。反恩將仇報。常言黑頭蟲兒不可救。救之就要吃人肉。休走。

乞我一刀子。明年今日是你死忌。那經濟光赤條身子。沒處躲。摟着被。乞他拉被過一邊。向他身就扎了一刀子來。扎着軟肋。鮮血就邈出來。這張勝見他掙扎。後又一刀去。攮着胷膛上。動旦不得了。一面採着頭髮。把頭割下來。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可憐經濟青春不上三九。死於非命。張勝提刀。逕屋裏床背後。尋春梅不見。大拔步逕望後廳走。走到儀門首。只見李安背着牌鈴。在那里巡風。一見張勝兇神也似。提着刀跑進來。便問那里去。張勝不答。只顧走。被李安攔住。張勝就向李安戳一刀來。李安冷笑說道。我叔叔有名山東夜叉李貴。我的本不用借。早飛起右脚。只听忒楞的一聲。把手中刀子踢落一邊。張勝急了。兩個就揪採在一處。被李安一個潑腳。跌番

在地。解下腰間纏帶。登時挪了。攮的後廳。春梅知道說張勝持刀入內。小的拏住了。那春梅方救得金哥。却甦着。听言大驚失色。走到書院內。經濟已被殺死在房中。一地鮮血橫流。不覺放聲大哭。一面使人報知渾家葛翠屏。慌奔家來。看見經濟殺死哭倒在地。不省人事。被春梅扶救甦省過來。拖過屍首。買棺材裝殯。把張勝墩鎖在監內。单等統制來家。處治這件事。那消數日期程。軍情事務緊急。兵牌來催促。周統制調完各路兵馬。張巡撫又早先往東昌府。那里等候取齊。統制到家。春梅把殺死經濟一節說了。李安將兇器放在面前。跪禀前事。統制大怒。坐在廳上。提出張勝。也不問長短。喝令軍牢。五棍一換。打一百棍。登時打死。隨即馬上差旗牌快手。往河下捉拏坐地虎劉二。鎖

解前來。孫雪娥見拏了劉二。恐怕拏他。走到房中。自縊身死。旗牌拏劉二到府中。統制也分付打一百棍。當日打死。㬠動了清河縣。大鬧了臨清洲。正是平生作惡欺天。今日上蒼報應。有詩爲証。

爲人切莫用欺心　舉頭三尺有神明

若還作惡無報應　天下兇徒人食人

當時統制打死二人。除了地方之害。分付李安將馬頭大酒店還歸本主。把本錢收筭來家。分付春梅在家。與經濟做斋累七。打發城外永福寺。擇吉日塟埋。留李安周義看家。把周忠周仁。帯去軍門答應。春梅晚夕。與孫二娘置酒送餞。不覺簇地兩行淚下。說。相公此去。未知幾時回還。出戰之間。須要仔細。番兵猖

獗。不可輕敵。統制道。你每自在家清心寡慾。好生看守孩兒。不必憂念。我既受朝廷爵祿。盡忠報國。至於吉凶存亡。付之天也。囑付畢。過了一宿。次日軍馬都在城外屯集等候。統制起程。果然人馬整齊。但見。

綉旗飄號帯。畫鼓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六花鎗。點鋼鎗。紛紛瑞雪。蠻牌引路。強弓硬弩當先。火炮隨車。大斧長刀在後。數十員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鬬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蛟龍。騎騎能爭敢戰。端的刀鎗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當下一路無詞。有日哨馬來報說。不可前進。馬哨東昌府下。達統制差一面令字藍旗。把人馬屯城外。我報進城。巡撫張叔夜听見周統制人馬來到。與東昌府知府達天道。出衙迎接。至公

廳敘礼坐下。商議軍情。打听聲息緊慢。駐馬一夜。次日人馬早行。往開上防守去了。不在話下。却表韓愛姐母子。在謝家樓店中。听見經濟巳死。愛姐晝夜只是哭泣。茶飯都不吃。一心只要往城内統制府中。見經濟屍首一見。死了也甘心。父母旁人。百般勸解不從。韓道國無法可處。使八老往統制府中。打听經濟灵柩巳出了殡。埋在城外永福寺内。這八老走來回了話。愛姐一心只要到他墳上燒帋。哭一場。也是和他相交一場。做父母的只得依他。顧了一乘轎子。到永福寺中。問長老葬於何處。長老令沙彌引到寺後新墳堆。便是。這韓愛姐下了轎子。到墳前點着紙錢。道了萬福。叫聲親郎。我的哥哥。奴實指望我你同諧到老。誰想今日死了。放聲大哭哭的昏暈倒了。頭撞於地下。就

死過去了。慌了韓道國和王六兒。向前扶救。大姐姐叫不應。越發慌了。只見那日是葬了三日。春梅與渾家葛翠屏坐着兩乘轎子。伴當跟隨。抬三牲祭物來。與他燒帋。看見一個年小的婦人。穿着縞素。頭戴孝髻。哭倒在地。一個男子漢和一中年婦人摟抱他扶起來又倒了。不省人事。乞了一驚。因問那男子漢是那里的。這韓道國夫婦。向前施禮。把從前巳往話告訴了一遍。這個是我的女孩兒韓愛姐。春梅一聞愛姐之名。就想起昔日曾在西門慶家中會過。又認得王六兒。韓道國悉把東京。蔡府中出來一節。說了一遍。女孩兒曾與陳官人有一面相交。不料死了。他只要來墳前見他一見燒帋錢。不想到這里又哭倒了。當下兩個救了半日。這愛姐吐了口粘痰。方纔甦省。尚哽

咽哭不出声來。痛哭了一場。起來與春梅。翠屏。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說道。奴與他雖是露水夫妻。他與奴說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實指望和他同諧到老。誰知天不從人願。一旦他先歿了。撇得奴四脯着地。他在日曾與奴一方吳綾帕兒。上有四句情詩。知道宅中有姐姐。奴願做小。倘不信。向袖中取出吳綾帕兒來。上面寫詩四句。春梅同葛翠屏看了。詩云。

吳綾帕兒織廻紋　洒翰揮毫墨跡新
寄與多情韓五姐　永諧鸞鳳百年情

愛姐道。奴也有個小小鴛鴦錦囊。與他佩帶在身邊。兩面都扣綉着並頭蓮。每朶蓮花瓣兒。一個字兒。寄與情郎。隨君膝下。春梅便問翠屏。怎的不見這個香囊。翠屏在地撥子上拴着。不是

奴替他裝殮在棺槨內了。當下祭畢。讓他母子到寺中。擺茶飯與他吃了些飯食。做父母的見天色將晚。催促他起身。他只顧不思動身。一面跪着春梅。葛翠屏。哭說。情愿不歸父母。同姐姐守孝寡居。也是奴和他恩情一場。話是他妻小。死傍他鬼。那翠屏只顧不言語。春梅便說。我的姐姐。只怕年小青春。守不住。只怕悞了你好時光。愛姐便道。奶奶說那里話。奴既爲他雖剜目斷鼻。也當守節誓不再配他人。囑付他父母。你老公母回去罷。我跟奶奶和姐姐府中去也。那王六兒眼中垂淚。哭道。我承望你養活俺兩口兒到老。纔從虎穴龍潭中奪得你來。今日倒閃賺了我。那愛姐口裏只說。我不去了。你就留下我到家。也尋了無常。那韓道國因見女孩兒堅意不去。和王六兒大哭一場。

酒淚而別。回上臨清店中去了。這韓愛姐同春梅翠屏。坐轎子往府里來。那王六兒一路上悲悲切切。只是捨不的他女兒。哭了一塲。又一塲。那韓道國又怕天色晚了。顧上兩疋頭口。望前趕路。正是。

馬遲心急路途窮　身似浮萍類轉蓬
只有都門樓上月　照人離恨各西東

畢竟未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韓愛姐湖州尋父　普靜師薦拔群冤

格言

人生切莫將英雄　術業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遭惡獸　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奇諸葛　兩困雲長羨呂蒙
珎重李安真智士　高飛逃出是非門

話說韓道国與王六兒歸到謝家酒店內。無女兒。道不得個坐吃山崩。使陳三兒去。又把那何官人來續上。那何官人見他地方中没了劉二。除了一害。依舊又來王六兒家行走。和韓道国商議。你女兒愛姐。已是在府中守孝。不出來了。等我賣盡貨物。

討了賒帳。你兩口跟我往湖州家去罷。省得在此做這般道路。那韓道国說。官人下顧。可知好哩。一日賣盡了貨物。討上賒帳。顧了船。同王六兒跟往湖州去了。却表愛姐在府中。與葛翠屏兩個持貞守節。姊妹稱呼。甚是合當着。白日裏與春梅做伴兒在一處。那時金哥兒大了。年方六歲。孫二娘所生玉姐。年長十歲。相伴兩個孩兒。便有甚事做。誰知自從陳經濟死後。守備又出征去了。這春梅每日珍饈百味。綾錦衣衫。頭上黃的金。白的銀。圓的珠。光照照無般不有。只是晚夕難禁。獨眠孤枕。慾火燒心。因見李安一條好漢。只因打殺張勝。巡風早晚十分小心。一日冬月天氣。李安正在班房內上宿。忽听有人敲後門。忙問道。是誰。只聞叫道。你開門則個。李安連忙開了房門。却見一個人

搶入來。閃身在燈光背後。李安看時。却認的是養娘金匱。李安道。養娘你這晚來有甚事。金匱道。不是我私來。裏邊奶奶差出我們來。李安道。奶奶教你來怎麽。金匱笑道。你好不理會得。看你睡了不曾。教我把一件物事來與你。向背上取下一包衣服。把與你。包內又有幾件婦女衣服與你娘。前日多累你押解老爺行李車輛。又救得奶奶一命。不然也乞張勝那廝殺了。說畢。留下衣服。出門走了兩步。又回身道。還有一件要緊的。又取出一定五十兩大元寶來。撇與李安。自去了。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逕拏衣服到家。與他母親。做娘的問道。這東西是那里的。李安把夜來事說了一遍。做母的听言叫苦。當初張勝幹壞了事。一百棍打死。他今日把東西與你。却是甚麽意思。我今六十

已上年紀。自從沒了你爹爹。滿眼只看着你。若是做出事來。老身靠誰。明早便不要去了。李安道。我不去。他使人來叫。如何荅應。婆婆說。我只說你感冒風寒病了。李安道。終不成不去。惹老爺不見怪麼。做娘的便說。你且投到你叔叔山東夜叉李貴那里。住上幾個月。再來看事故何如。這李安終是個孝順的男子。就依着娘的話。收拾行李。往青州府投他叔叔李貴去了。春梅以後見李安不來。三四五次使小伴當來叫。婆婆初時荅應家中染病。次後見人來驗看。纔說往原籍家中打盤纏去了。這春梅終是擱很在心不題。時光迅速。日月如梭。又早臘月盡陽日正月初旬天氣。統制領兵一萬二千。在東昌府屯住已久。使家人周忠稍書來家。教搬取春梅。孫二娘。并金哥玉姐。家小上車

止留下周忠。東庄上請你二爺看守宅子。原來統制還有個族弟周宣。在庄上住。周忠在府中。與周宣。葛翠屏。韓愛姐看守宅。周仁與衆軍牢保定車輪往東昌府來。此這一去。不爲名韁故土。爭知此去少回程。有詞一篇。单道這周統制。果然是一員好將材。當此之時。中原蕩掃。志欲吞胡。但見。

四方盜起如屯蜂。狼烟烈焰熏天紅。將軍一怒天下息。腥膻掃盡夷從風。公事忘私願已久。此身許國不知有。金戈抑日酬戰征。麒麟圖畫功爲首。鴈門關外秋風烈。鐵衣披張臥寒月。汗馬卒勤二十年。贏得班班鬢如雪。天子明見萬里餘。幾番勞勩來旌書。肘懸金印大如斗。無負堂堂七尺軀。

有日周仁押家眷車輛到於東昌。統制見了春梅。孫二娘。金哥。

玉姐衆丫鬟家小都到了。一路平安。心中大喜。就在統制府衙後所居住。周仁悉把東庄上叫了二爺周宣來宅。同小的老子周忠。看守宅舍。周統制又問。怎的李安不見。春梅道。又題甚李安。那厮。我因他捉獲了張勝。好意賞了他兩件衣服。與他娘穿。他到晚夕巡風。進入後厮。把他二爺東庄上收的子粒銀一包五十兩。放在明間卓上。偷的去了。幾番使伴當叫他。只是推病不來。落後又使叫去。他躲的上青州原籍家去了。統制便道。這厮。我倒看他。原來這等無恩。等我慢慢差人拏他去。這春梅不題起韓愛姐之事。過了幾日。春梅見統制日逐理論軍情。幹朝庭國務。焦心勞思。日中尚未暇食。至於房幃色慾之事。久不沾身。因見老家人周忠次子周義。年十九歲。生的眉清目秀。眉來眼去。兩個暗地私通。就搆搭了。朝朝暮暮。兩個在房中。下棋飲酒。只滿過統制一人不知。一日不想。北國大金皇帝。滅了遼國。又見東京欽宗皇帝登基。集大勢番兵。分兩路寇乱中原。大元帥粘没喝。領十萬人馬。出山西太原府井陘道。來搶東京。副元帥斡離不。由檀州來搶高陽関。邊兵抵擋不住。慌了兵部尚書李綱。大將种師道。星夜火牌羽書。分劄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関東陝西。分六路統制人馬。各依要地防守截殺。那時陝西劉延慶。領延綏之兵。関東王禀。領汾絳之兵。河北王煥。領魏博之兵。河南辛興宗。領彰徳之兵。山西楊惟忠。領澤潞之兵。山東周義。領青兖之兵。却說周統制見大勢番兵來搶邊界。兵部羽書火牌星火來。連忙整率人馬。全裝披掛。兼道進兵。比及哨馬到高

陽関上。金國幹離不由人馬已搶進関來。殺死人馬無數。正值五月初旬。交陣堵截。黄沙四起。大風迷目。統制提兵進赶。不防被活立兇馬歹攻。没鞦一箭。正射中咽喉。隨馬而死。衆番將就用鈎索搭去。被這邊將士向前。僅搶屍首馬載而還。所傷軍兵無數。可憐。周統制一旦陣亡。亡年四十七歲。正是於家爲國忠良將。不辨賢愚血染沙。古人意不盡。作詩一首以嘆之曰。

勝敗兵家不可期　要危端自命爲之

出帥未捷身先喪　落日江流不勝悲

又鷓鴣天一首

定國安邦美丈夫　心存正道氣吞胡

謨謀國事姤家事　軍用陰符佩虎符

胡騎盛　武功弛　兵不畏命將驕痴

可憐身死沙場內　千載英魂恨未舒

翅蘊張叔夜。見統制折於陣上。連忙鳴金收軍。查點折傷士卒。退守東昌。星夜奏朝廷。不在話下。部下卒載屍首。還到東昌府。春梅合家大小。號哭動天。合棺木盛殮。交割了兵符印信。一日。春梅與家人周仁。發喪載灵柩歸清河縣。不題話分兩頭。單表。葛翠屏與韓愛姐。自從春梅去後。兩個在家。清茶淡飯。守節持貞。過其日月。正值春盡夏初天氣。景物鮮明。日長針指困倦。姊妹二人閑中徐步到西書院花亭上。見百花盛開。鶯啼燕語。觸景傷情。葛翠屏心還坦然。這韓愛姐一心只想念男兒陳經濟大官人。凡事無情無緒。睹物傷悲。口是心苗。形吟咏者。有詩數

首為証。

翠屏先道　花開靜院日初晴　深鎖重門白晝清
倒倚銀屏春睡醒　綠槐枝上一聲鶯

愛姐道　春事闌珊首夏時　弓鞋欵欵出簾遲
曉來悶倚粧臺立　巧畫蛾眉為阿誰

翠屏又道　紅綿掩鏡照窗紗　畫就雙蛾八字斜
蓮步輕移何處去　堦前笑折石榴花

愛姐道　雲為容貌玉為神　不遣風流流此身
顧影自憐還自惜　新粧好好為何人

翠屏道　莎草連綿厚似毡　榆莢遍地亂如錢
誰知蕩子多輕薄　沉醉終朝花下眠

愛姐道　亂愁依舊鎖翠攣　為甚年來瞧悴容
離別終朝寬耿耿　碧霄無路得相逢

姊妹兩個吟詩已畢。不覺潸然淚下。二爺周宣走來。勸道。你姊妹兩個。少要煩惱。須索解嘆省過罷。我連日做得夢。有些不吉。夢見一張弓。掛在旗竿上。旗竿折了。不知是凶是吉。韓愛姐道。倒只怕老爺邊上有些說話。正在猶疑之間。忽見家人周仁。掛着一身孝。荒荒張張走來報道禍事。老爺如此這般。五月初七日在邊關上陣亡了。大奶奶二奶奶家眷載着靈車。都來了。慌了二爺周宣收拾打掃前所乾淨。停放靈柩。擺下祭祀。合家大小哀號起來。一面做齋累七。僧道念經。金哥玉姐。披麻帶孝。弔客往來。擇日出殯安塟於祖塋。俱不必細說。却說二爺周宣。引

着六歲金哥兒行文書申奏朝廷討祭塋襲替祖職朝廷各降兵部覆題引奏已故統制周秀奮身報國沒於王事忠勇可加遣官諭祭一壇墓頂追封都督之職伊子照例優養出幼襲替祖職這春梅在內頤養之餘淫情愈盛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朝來暮往淫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逐日吃藥減了飲食消了精神體瘦如柴而貪淫不已一日過了他生辰到六月伏暑天氣早辰晏起不料他摟着周義在床上一泄之後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亡年二十九歲這周義見沒了氣兒就慌了手脚向箱內抵盜了些金銀細軟帶在身邊逃走在外了髮養娘不敢隱匿報與二爺周宣得知把老家人周忠鎖了押着抓尋周義可要作怪正

走在城外他姑娘家投住一條索子拴將來已知其情恐揚出醜去金哥久後不好襲職拏到前廳不由分說打了四十大棍即時打死把金哥與孫二娘看養一面發喪於祖塋與統制合塟畢房中兩個養娘并海棠月桂都打發各尋投向嫁人去了止有葛翠屏與韓愛姐再三勸他不肯前去一日不想大金人馬搶了東京汴梁太上皇帝與靖康皇帝都被虜上北地去了中原無主四下荒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黎庶有塗炭之哭百姓有倒懸之苦大勢番兵已殺到山東地界民間夫逃妻散鬼哭神號父子不相顧葛翠屏已被他娘家領去各逃生命止丟下韓愛姐無處依倚不免收拾行裝穿着隨身慘淡衣衫出離了清河縣前往臨清找尋他父母到臨清謝家店店也關閉主

人也走了。不想撞見陳三兒。三兒說。你父母去年時。就跟了何官人往江南湖州去了。這韓愛姐一路上懷抱月琴。唱小詞曲。往前抓尋父母。隨路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弓鞋又小。萬苦千辛。行了數日。來到徐州地方。天色晚來。投在孤村裏面。一個婆婆。年紀七旬之上。頭綰兩道雪鬓。挽一窩絲。正在皂上杵米造飯。這韓愛姐便向前道了萬福。告道奴家是清河縣人氏。因爲荒亂。前往江南投親。不期天晚。權借婆婆這里投宿一宵。明早就行。房金不少。那婆婆只顧觀看這女子。不是貧難人家婢女。生的舉止典雅。容貌非俗。但見。

烏雲不整。惟思昔日家豪。眉斂遠山。爲憶當年富貴。凡夜月

朦雲霧瑣。牡丹花被土沉埋。

婆婆道。既是投宿。娘子請炕上坐。等老身造飯。有幾個挑河夫子來吃。那老婆婆炕上柴竈。登時做出一大鍋稗稻插豆子乾飯。又切了兩大盤生菜。撒上一包鹽。只見幾個漢子。都蓬頭精腿。裩褲兜襠。脚上黄泥。流進來。放下荷鍬钁。便問道。老娘有飯也未。婆婆道。你每自去盛吃。當下各取飯菜。四散正吃。只見内一人。約三十四五年紀。紫面黄髮。便問婆婆。這炕上坐的是甚麽人。婆婆道。此位娘子。是清河縣人氏。前往江南尋父母去。天晚在此投宿。那人便問。娘子。你姓甚麽。愛姐道。奴家姓韓。我父親名韓道國。那人向前。扯住問道。姐姐。你不是我姪女韓愛姐麽。那愛姐道。你倒好似我叔叔[illegible]二。兩個抱頭相哭。做一處。因

問你爹娘在那里。你在東京。如何至此。這韓愛姐一五一十。從頭說了一遍。因我嫁在守備府里。丈夫沒了。我守寡到如今。我爹娘跟了何官人往湖州去了。我要找尋去。荒亂中又沒人帶去。胡亂单身唱詞。覓些衣食前去。不想在這里撞見叔叔。那韓二道。自從你爹娘上東京。我沒營生過日。把房兒賣了。在這里挑河做夫子。每日覓碗飯吃。既然如此。我和你往湖州。尋你爹娘去。愛姐道。若是叔叔同去。可知好哩。當下也盛了一碗飯。與愛姐吃。愛姐呷了一口。見粗飯不能咽。只呷了半碗。就不吃了。一宿晚景休題。過到次日天明。衆夫子都去了。韓二交納了婆婆房錢。領愛姐作辭出門。望前途所進。那韓愛姐本來嬌嫩。弓鞋又小。身邊帶着些細軟釵梳。都在路上零碎盤纏。將到淮安

上船。迤里望江南湖州來。非止一日。抓尋到湖州何官人家。尋着父母相會見了。不想何官人已死。家中又沒妻小。止是王六兒一人。丢下六歲女兒。有幾頃水稻田地。不上一年。韓道國也死了。王六兒原與韓二舊有揸兒。就配了小叔。種田過日。那湖州有富家子弟。見韓愛姐生的聰明標致。多來求親。韓二再三教他嫁人。愛姐割髮毀目。出家為尼姑。誓不再配他人。後年至三十二歲。以疾而終。正是。

貞骨未歸三尺土　怨魂先徹九重天

後韓二與王六兒成其夫婦。情受何官人家業田地。不在話下。却說大金人馬。搶過東昌府來。看看到清河縣地界。只見官吏逃亡。城門晝閉。人民逃竄。父子流亡。但見。烟生四野。日蔽黃沙。

封豕長蛇。互相吞併。龍爭虎鬥。各自爭強。皂幟紅旗。布滿郊野。男啼女哭。萬戶驚惶。番軍虜將。一似蟻聚蜂屯。短劍長鎗。好似森林密竹。一處處死屍骸橫。三豎四。一攢攢折刀斷劍。七斷八截。個個攜男抱女。家家閉戶關門。十室九空。不顯鄉村城郭。獐奔鼠竄。那存禮樂衣冠。正是得多少宮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

那時西門慶家中吳月娘。見番兵到了。家家都閉鎖門戶。亂攛逃去。不免也打點了些金珠寶玩。帶在身邊。那時吳大舅已死。止同吳二舅。玳安兒。小玉。領着十五歲孝哥兒。把家中前後都倒鎖了。要往濟南府投奔雲離守。一來那里避兵。二者與孝哥完就其親事去。一路上只見人人荒亂。個個驚駭。可憐這吳月娘穿着隨身衣裳。和吳二舅男女五口。雜在人隊裏挨出城門。

到於郊外。往前所行。到於空野十字路口。只見一個和尚。身披紫褐袈裟。手執九環錫杖。腳靸芒鞋。肩上背着條布袋。袋內裹着經典。大移步迎將來。與月娘打了個問訊。高聲大叫道。吳氏娘子。你看那里去。還與我徒弟來。諕月娘大驚失色。說道。師父你問我討甚麼徒弟。那和尚又道。娘子。你休推睡里夢里。你曾記的十年前。在岱岳東峯。被殷天錫趕到我山洞中投宿。我就是那雪洞老和尚。法名普靜。你許下我徒弟。如何不與我。吳二舅便道。師父。出家人。如何你不近道。此是荒亂年程。亂攛逃生。他有此孩兒。久後還要接代香火。他肯捨與你出家去。和尚道。你真個不與我去。吳二舅道。師父。你休閑說。悞了人去路兒。後面只怕番兵來到。朝不保暮。和尚道。你既不與我徒弟。如今天

色已晚。也走出路去。番人且來不到此處。你且跟我到這寺中歇一夜。明早去罷。吳月娘問。師父。是那寺中。那和尚用手只一指。見那路旁便是。和尚引着。不想來到永福寺。吳月娘認的是永福寺。曾走過一遍。比及來到寺中。長老僧衆。都走去大半。止有幾个禪和尚。在後邊禪堂中打坐。佛前點着一大盞瑠璃海燈。燒着一爐香。此時日啣山時分。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踈星明碧落。六軍營內。嗚嗚畫角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紛紛罩舞榭歌臺。三市沉烟。隱隱閉緑窓朱戶。两两佳人歸綉閣。雙雙士子掩書幃。

當晚。吳月娘與吳二舅。玳安。小玉。孝哥兒。男女五口兒。投宿在寺中方丈內。小和尚有認的。安排了些飯食。與月娘等吃了。那普靜老師。跏趺在禪堂床上。敲木魚。口中念經。月娘與孝哥兒小玉在床上睡。吳二舅和玳安做一處。着了慌亂。辛苦了底人都睡着了。止有小玉不曾睡熟。起來在方丈內。打門縫內看那普靜老師父念經。看看念至三更時。只見金風淒淒。斜月朦朦人烟寂靜。萬籟無聲。覷那佛前海燈。半明不暗。這普靜老師。見天下荒亂。人民遭刼。陣亡橫死者。數極多。發慈悲心。施廣惠力。禮白佛言。世尊解冤經呪。薦拔幽魂。解釋宿冤。絕去掛碍。各去超生。再無留滯。於是誦念了百十遍解冤經呪。少頃。陰風淒淒。冷氣颼颼。有數十輩焦頭爛額。蓬頭泥面者。或斷手折臂者。或有刳腹剜心者。或有無頭跛足者。或有弔頸枷鎖者。都來悟領

禪師經呪。列於兩旁。禪師便道。你等衆生。寃寃相報。不肯解脫。
何日是了。汝當諦所吾言。隨方托化去罷。偈曰。

勸爾莫結寃　寃深難解結
一日結成寃　千日解一徹
若將寃報寃　如湯去潑雪
若將寃報寃　如狼重見蝎
我見結寃人　盡被寃磨折
我見此懺悔　各把性悟徹
照見本來心　寃愆自然雪
仗此經力深　薦拔諸惡業
汝當各托生　再勿將寃結
改頭換面輪迴去　來世機緣莫再攀

當下衆人都拜謝而去。小玉竊看。都不認的。少頃。又一大漢進
來。身七尺。形容魁偉。全裝貫甲。胷前關着一矢箭。自稱統制周

秀。因與番將對敵。折於陣上。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托生。與沈
鏡爲次子。名爲沈守善去也。言未已。又一人。素體榮身。口稱是
清河縣富戶西門慶。不幸溺血而死。今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
內。托生富戶沈通爲次子沈鉞去也。小玉認的是他爹。號的不
敢言語。已而又有一人。提着頭。渾身皆血。自言是陳經濟。因被
張勝所殺。蒙師經功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與王家爲子去也。已
而又見一婦人。也提着頭。胷前皆血。自言。奴是武大妻。西門慶之
妾潘氏是也。不幸被仇人武松所殺。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
黎家爲女。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人。身軀矮小。面背青色。自言
是武植。因被王婆唆潘氏下藥。吃毒而死。蒙師薦拔。今往徐州
落鄉民范家爲男。托生去也。已而又有一婦人。面皮黃瘦。血水

淋漓。自言妾身李氏。乃花子虛之妻。西門慶之妾。因害血山崩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內袁指揮家。托生為女去也。已而又一男。自言。花子虛。不幸被妻氣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鄭千戶家托生為男。已而又見一女人。頸纏腳帶。自言西門慶家人來旺妻宋氏。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朱家為女去也。已而又一婦人。面黃肌瘦。自稱周統制妻龐氏春梅。因色癆而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與孔家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一男子。裸形披髮。渾身杖痕。自言是打死的張勝。蒙師父薦拔。今往東京大興衛。貧人高家為男去也。已而又有一女人。頂上纏着索子。自言西門慶孫雪娥。不幸自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貧民姚家為女去也。已而又一女人。年小。項纏腳帶。自言西門

慶之女。陳經濟之妻。西門大姐是也。不幸亦縊身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與番役鍾貴為女。托生去也。已而又見一小男子。自言周義。亦被打死。蒙師薦拔。今往東京城外高家為男。名高留住兒。托生去也。言畢各恍然都見。小玉諕的戰慄不已。原來這和尚。只是和這些鬼說話。正欲向床前告訴與月娘。不料月娘。睡得正熟。一靈真性。同吳二舅。眾男女。身帶着一百顆胡珠。一柄寶石絛環。前往濟南府。投奔親家雲離守那里避兵。就與孝哥完成親事。一路饑食渴飲。夜住曉行。到於濟南府。問一老人。雲參將住所。在於何處。老人指道。此去二里餘地。名靈壁寨。一邊臨河。一邊是山。這靈壁寨。就在城上屯聚。有一千人馬。雲參將就在那里做知寨。月娘五口兒。到寨門通報進去。雲參

將听見月娘遠親來了。一見如故。敘畢禮數。原來新近沒了娘子。兵荒隣舍王婆婆來。陪待月娘在後堂酒飯甚是豐盛。吳二舅玳安另在一處管待。因說起避兵來就親之事。因把那百顆胡珠。寶石縧環。教與雲離守。權為茶礼。雲離守收了。並不言其就親之事。到晚又教王婆陪月娘一處歇臥。將言說念月娘。以挑探其意。說雲離守。雖是武官。乃讀書君子。從割衫襟之時就留心娘子。不期夫人沒了。鰥居至今。今據此山城。雖是任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生殺在於掌握。娘子若不棄願成伉儷之歡一雙兩好。令郎亦得諧秦晉之配。等待太平之日。再回家去不遲。月娘听言。大驚失色。半晌無言。這王婆回報雲離守。次日晚夕。置酒後堂。請月娘吃酒。月娘自知他與孝哥兒完親。這忻來

到席前敘坐。雲離守乃言。嫂嫂不知下官在此。雖是山城。管着許多人馬。有的是財帛衣服。金銀寶物。缺少一個主家娘子。下官一向思想娘子。如渴思漿。如熱思凉。不想今日娘子到我這里。與令郎完親。天賜姻緣。一雙兩好。成其夫婦。在此快活一世。有何不可。月娘听了。心中大怒。罵道。雲離守。誰知你人皮包着狗骨。我過世丈夫不曾把你輕待。如何一旦出此犬馬之言。云離守笑嘻嘻。向前把月娘摟住。求告說。娘子。你自家中。如何走來我這里做甚。自古上門買賣好做。不知怎的一見你。魂灵都被你攝在身上。沒奈何。好歹完成了罷。一面拏過酒來。和月娘吃。月娘道。你前邊叫我兄弟來。等我與他說句話。云離守笑道你兄弟和玳安兒小廝。已被我殺了。即令左右取那件物事。與

娘子看。不一時。燈光下血瀝瀝。提了吳二舅玳安兩顆頭來。諕的月娘面如土色。一面哭倒在地。被雲離守向前抱起。娘子不須煩惱。你兄弟已死。你就與我為妻。我一個總兵官。也不玷辱了你。月娘自思道。這賊漢將我兄弟家人害了命。我若不從。連我命也喪了。乃回嗔作喜說道。你須依我。奴方與你做夫妻。云離守道。不拘甚事。我都依你。月娘道。你先把我孩兒完了房。我却與你成婚。云離守道。不打緊。一面叫出云小姐來。和孝哥兒推在一處。飲合巹盃。綰同心結。成其夫婦。然後拉月娘和他云雨。這月娘却拒阻不肯。被云離守忿然大怒。罵道。賤婦。你哄的我與你兒子成了婚姻。敢笑我殺不得你的孩兒。向床頭隨手而落。血濺數步之遠。正是三尺利刃着頂上。滿腔鮮血濕模糊。

娘兒砍死孝哥兒。不覺大叫一聲。不想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諕渾身是汗。遍體生津。連道。怪哉怪哉。小玉在旁。便問。奶奶怎的哭。月娘道。適間做得一夢。不祥。不免告訴小玉一遍。小玉道。我倒剛纔不曾睡着。悄悄打門縫見那和尚。原來和鬼說了一夜話。剛纔過世俺爹。五娘。六娘。和陳姐夫。周守備。孫雪娥。來旺兒媳婦子。大姐。都來說話。各四散去了。月娘道。這寺後見埋着他每。夜靜時分。屈死淹魂。如何不來。娘兒們也不曾說話。不覺五更雞叫。吳月娘梳洗面貌。走到禪堂中。禮佛燒香。只見普靜老師。在禪床上高叫。那吳氏娘子。你如今可省悟得了麼。這月娘便跪下。參拜。上告尊師。弟子吳氏。肉眼凡胎。不知師父是一尊古佛。適間一夢中。都已省悟了。老師道。既已省悟。也不消

前去。你就去。也無邈只是如此。倒沒的喪了五口兒性命。合你這兒子。有分有緣。遇着我。都是你平日一點善根所種。不然定然難免骨肉分離。當初你去世夫主西門慶。造惡非善。此子轉身。托化你家。本要蕩散其財本。傾覆其產業。臨死還當身首異處。今我度脫了他去。做了徒弟。常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你那夫主冤愆解釋。亦得超生去了。你不信。跟我來與你看一看。於是叉步來到方丈內。只孝哥兒還睡在床。老師將手中禪杖。向他頭上只一點。教月娘衆人忽然翻過身來。都是西門慶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床上。月娘不覺見了。放聲大哭。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托生。良久孝哥兒醒了。月娘問他。如今你跟了師父出家。在佛前與他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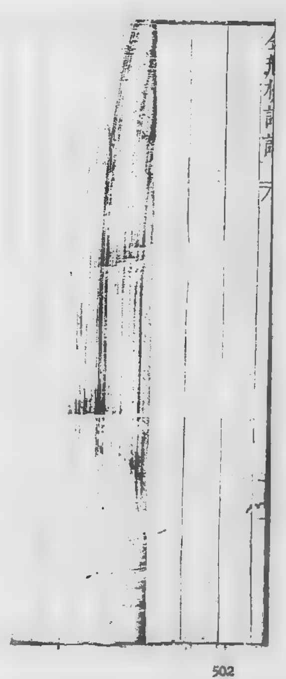
頭。摩頂受記。可憐月娘扯住慟哭了一場。乾生受養了他一場。到十五歲。指望承家嗣。不想被這個老師幻化去了。吳二舅小玉玳安亦悲不勝。當下這普靜老師。領定孝哥兒。起了他一個法名。喚做明悟。作辭月娘前去。臨行分付月娘。你們不消往前途去了。如今不久。番兵退去。南北分為兩朝。中原已有個皇帝。多不上十日。兵戈退散。地方寧靜了。你每還回家去。安心度日。月娘便道。師父你度托了孩兒去了。甚年何日我母子再得見面。不覺扯住放聲大哭起來。老師便道。娘子休哭。兒的那邊又有一位老師來了。哄的衆人扭頸回頭。當下化陣清風不見了。正是。

三降塵寰人不識　倏然飛過岱東峰

不說普静老師幻化孝哥兒去了。且說吳月娘與吳二舅衆人。在永福寺住了十日光景。果然大金國立了張邦昌在東京稱帝。置文武百官。徽宗。欽宗。两君北去。康王泥馬度江。在建康即位。是爲高宗皇帝。拜宗澤爲大將。復取山東河北。分爲兩朝。天下太平。人民復業。後月娘歸家。開了門戶。家產器物。都不曾疎失。後就把玳安改名做西門安。承受家業。人稱呼爲西門小員外。養活月娘到老。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日好善看經之報也。有詩爲証。

閥閱遺書思惘然　誰知天道有循環
西門豪横難存嗣　經濟顛狂定被殲
樓月善良終有壽　瓶梅淫佚早歸泉
可怜金蓮遭惡報　遺臭千年作話傳

金瓶梅詞話卷之一百回終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5	456	99	6	B	9	23	王
5	458	99	7	B	3	13	肘
5	458	99	7	B	6	1	麈
5	462	99	9	B	11	16	之
5	463	99	10		1	1	獗
5	463	99	10		7	1	長
5	465	99	11		2	23	兩
5	470	100	1	B	6	1	歲
5	471	100	2		1	1	搶
5	473	100	3		4	13	单
5	473	100	3		6	14	紅
5	475	100	4		6	15	調
5	477	100	5		3	1	巡
5	478	100	5	B	10	1	搴
5	483	100	8		2	11	炕
5	484	100	8	B	5	1	二
5	485	100	9		3	12	埧
5	486	100	9		7	22	舅
5	491	100	12		3	14	殁
5	493	100	13		1	21	蒙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5	493	100	13		3	11	師
5	494	100	13	B	4	25	言
5	497	100	15		1	15	揌
5	497	100	15		3	7	適
5	497	100	15		4	14	縫
5	498	100	15	B	8	2	頭
5	498	100	15	B	9	2	枷
5	499	100	16		8	14	便
5	500	100	16	B	6	2	踈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5	246	91	8	B	5	11	玎
5	253	91	12		2	14	堵
5	254	91	12	B	7	15	氣
5	256	91	13	B	4	6	布
5	257	91	14		1	1	扇
5	261	92	2		5	2	到
5	261	92	2		6	1	黑
5	261	92	2		6	3	鵰
5	263	92	3		1	20	他
5	271	92	7		1	6	鬪
5	280	92	11	B	9	6	們
5	313	93	13		1	7	死
5	323	94	4		4	6	歲
5	327	94	6		3	4	蝶
5	343	95	1		9	24	繡
5	344	95	1	B	3	24	件
5	345	95	2		4	15	都
5	350	95	4	B	11	24	檢
5	351	95	5		4	18	牌
5	353	95	6		8	23	打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5	369	95	14		6	20	越
5	381	96	6		5	2	把
5	397	97	2		8	20	敵
5	403	97	5		8	3	丟
5	404	97	5	B	9	15	捱
5	405	97	6		6	24	細
5	408	97	7	B	10	13	倖
5	409	97	8		11	3	鞋
5	411	97	9		11	18	兒
5	412	97	9	B	9	23	這
5	425	98	4		1	23	侍
5	429	98	6		6	1	劫
5	432	98	7	B	9	23	櫃
5	436	98	9	B	10	18	是
5	440	98	11	B	10	22	等
5	446	99	1	B	10	15	上
5	449	99	3		11	3	走
5	451	99	4		2	22	那
5	452	99	4	B	7	20	尋
5	454	99	5	B	11	2	至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5	70	84	4	B	7	8	都
5	80	84	9	B	11	20	廝
5	81	84	10		2	24	違
5	81	84	10		4	12	喝
5	81	84	10		6	13	城
5	85	85	2		4	1	脉
5	87	85	3		6	3	千
5	90	85	4	B	10	2	說
5	97	85	8		4	4	得
5	101	85	10		4	13	用
5	103	85	11		1	19	鑿
5	110	86	3	B	9	15	□
5	119	86	8		4	18	喇
5	122	86	9	B	1	11	他
5	126	86	11	B	10	17	琵
5	126	86	11	B	10	18	琶
5	129	86	13		7	15	客
5	130	86	13	B	6	6	知
5	131	86	14		8	9	潮
5	136	87	1	B	1	17	謊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5	142	87	4	B	2	3	鐘
5	149	87	8		3	8	焗
5	150	87	8	B	5	13	予
5	151	87	9		2	23	朧
5	160	88	2	B	1	1	將
5	165	88	5		4	16	逃
5	166	88	5	B	10	12	庄
5	188	89	4	B	8	1	揪
5	191	89	6		8	1	攻
5	212	90	3	B	3	10	路
5	215	90	5		2	15	替
5	218	90	6	B	11	4	櫳
5	220	90	7	B	9	15	真
5	220	90	7	B	9	16	人
5	221	90	8		2	22	嫂
5	226	90	10	B	10	19	鎖
5	227	90	11		2	1	鐘
5	235	91	3		6	20	使
5	242	91	6	B	6	12	卦
5	243	91	7		6	15	尅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4	473	73	17		1	1	賊
4	475	73	18		6	2	與
4	477	73	19		2	11	闢
4	483	74	1		4	8	凰
4	526	75	3	B	5	2	着
4	532	75	6	B	8	13	毡
4	542	75	11	B	11	24	慢
4	547	75	14		9	12	爹
4	587	76	1	B	10	18	獵
4	595	76	7		8	2	卽
4	623	76	21		2	24	去
4	640	77	3	B	7	24	裡
4	656	77	11	B	8	1	過
4	672	77	19	B	10	20	險
4	681	78	3		6	1	煇
4	691	78	8		8	1	豚
4	734	78	29	B	6	12	報
4	741	79	3		9	11	柄
4	751	79	8		4	14	鬃
4	765	79	15		4	12	資
4	774	79	19	B	10	22	武
4	774	79	19	B	10	23	大
4	776	79	20	B	5	18	葷
4	777	79	21		10	21	并
4	782	79	23	B	1	9	何
4	782	79	23	B	2	9	頭
4	782	79	23	B	2	11	挑
4	782	79	23	B	3	11	前
4	796	80	4	B	11	2	體
5	17	81	9		2	17	祥
5	48	83	4	B	11	1	不
5	53	83	7		4	21	値
5	53	83	7		9	2	踵
5	65	84	2		1	22	藏
5	65	84	2		6	19	壺
5	65	84	2		6	20	森
5	66	84	2	B	10	24	娘
5	67	84	3		10	17	大
5	68	84	3	B	10	13	鶴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4	80	62	14	B	11	7	極
4	81	62	15		1	17	蘸
4	86	62	17	B	5	3	知
4	93	62	21		5	15	挪
4	97	62	23		1	23	擢
4	101	62	25		1	1	囚
4	121	63	9		1	5	擱
4	129	64	1		6	10	殘
4	132	64	2	B	11	1	門
4	140	64	6	B	11	15	大
4	142	64	7	B	11	12	磚
4	145	64	9		6	14	朔
4	151	65	2		1	2	闢
4	189	66	5		4	21	直
4	197	66	9		4	3	街
4	213	67	6		1	21	閑
4	213	67	6		4	23	邑
4	220	67	9	B	4	1	得
4	223	67	11		2	24	桶
4	277	68	15		2	19	愛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4	277	68	15		2	22	挨
4	277	68	15		2	23	近
4	286	68	19	B	3	16	予
4	343	70	9		6	9	如
4	357	71	1		4	11	篇
4	357	71	1		4	12	閒
4	358	71	1	B	9	1	縧
4	361	71	3		8	2	猪
4	383	71	14		6	13	賽
4	392	72	1	B	7	22	使
4	399	72	5		1	4	榔
4	403	72	7		10	2	宰
4	415	72	13		6	2	隨
4	420	72	15	B	7	7	傍
4	427	72	19		6	5	厚
4	427	72	19		7	5	蒐
4	428	72	19	B	7	17	寫
4	429	72	20		1	2	漢
4	435	72	23		1	17	啣
4	466	73	13	B	5	19	槐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3	386	54	7	B	4	1	竈
3	389	54	9		3	1	醼
3	390	54	9	B	8	1	記
3	394	54	11	B	7	18	鬧
3	395	54	12		1	24	心
3	404	55	1	B	9	19	即
3	411	55	5		1	23	珠
3	411	55	5		1	24	履
3	418	55	8	B	11	16	日
3	419	55	9		8	17	餅
3	431	55	15		6	21	醺
3	441	56	5		7	18	鬧
3	445	56	7		1	24	吾
3	449	56	9		5	19	作
3	457	57	2		1	24	望
3	457	57	2		4	20	早
3	458	57	2	B	4	18	紋
3	467	57	7		1	23	齒
3	467	57	7		1	24	壞
3	472	57	9	B	3	10	結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3	475	57	11		1	9	緣
3	480	57	13	B	2	1	剮
3	522	58	21	B	6	1	設
3	525	59	1		6	10	遊
4	1	61	1		10	24	坐
4	2	61	1	B	9	11	央
4	8	61	4	B	10	21	樽
4	9	61	5		7	17	情
4	28	61	14	B	5	4	正
4	34	61	17	B	11	24	俺
4	50	61	25	B	6	17	非
4	55	62	2		2	7	颸
4	55	62	2		2	22	討
4	55	62	2		2	23	兩
4	69	62	9		1	9	去
4	69	62	9		1	10	皮
4	73	62	11		5	13	環
4	77	62	13		5	13	拙
4	79	62	14		5	1	正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3	179	48	6		7	7	成
3	185	48	9		3	23	員
3	185	48	9		5	19	紮
3	187	48	10		10	1	說
3	188	48	10	B	2	1	提
3	188	48	10	B	7	1	驚
3	194	48	13	B	6	22	餽
3	200	49	1	B	2	3	內
3	200	49	1	B	2	4	多
3	208	49	5	B	7	3	好
3	208	49	5	B	7	4	來
3	209	49	6		9	23	檬
3	213	49	8		5	17	掤
3	248	50	8	B	8	5	床
3	262	51	4	B	9	19	謗
3	267	51	7		7	22	我
3	267	51	7		7	23	便
3	274	51	10	B	11	23	放
3	275	51	11		2	16	筋
3	282	51	14	B	8	18	交
3	287	51	17		5	3	發
3	294	51	20	B	8	3	去
3	295	51	21		1	24	改
3	307	52	5		1	1	鮮
3	311	52	7		1	14	剝
3	317	52	10		2 左	1	擻
3	318	52	10	B	3 左	2	臉
3	322	52	12	B	10	22	擴
3	324	52	13	B	9	17	掐
3	326	52	14	B	11	16	掐
3	330	52	16	B	6	20	吃
3	334	52	18	B	3	13	菇
3	344	53	4	B	10	4	煞
3	344	53	4	B	11	4	讚
3	344	53	4	B	11	7	主
3	347	53	6		1	24	响
3	347	53	6		4	23	謎
3	360	53	12	B	11	3	磕
3	369	53	17		11	2	主
3	379	54	4		4	24	罷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2	479	37	1		8	23	順
2	479	37	1		8	24	賓
2	484	39	3	B	9	5	綵
2	497	39	10		4	16	說
2	503	39	13		7	1	和
2	515	39	19		3	24	令
3	2	41	1	B	8	11	燗
3	2	41	1	B	11	13	羞
3	3	41	2		1	16	性
3	3	41	2		2	15	裁
3	8	41	4	B	2	19	鋒
3	8	41	4	B	11	2	冤
3	9	41	5		10	21	簪
3	9	41	5		10	23	花
3	9	41	5		10	24	掛
3	17	41	9		5	13	荅
3	29	42	4		1	17	灯
3	40	42	9	B	11	1	月
3	63	43	9		3	6	套
3	64	43	9	B	9	20	陽
3	66	43	10	B	5	3	往
3	71	43	13		9	8	珠
3	109	45	9		1	19	哩
3	109	45	9		8	8	舊
3	109	45	9		11	5	花
3	110	45	9	B	1	3	穿
3	110	45	9	B	7	11	手
3	110	45	9	B	10	13	可
3	114	46	1	B	7	17	没
3	132	46	10	B	3	2	隣
3	132	46	10	B	10	8	看
3	145	46	17		1	24	伙
3	146	46	17	B	2	12	卜
3	148	46	18	B	2	6	祟
3	153	47	3		8	22	外
3	156	47	4	B	11	23	提
3	172	48	2	B	6	1	狀
3	172	48	2	B	7	10	脚
3	175	48	4		8	22	呸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2	80	24	3	B	9	3	穿
2	97	25	1		8	6	團
2	102	25	3	B	11	11	褡
2	102	25	3	B	11	23	便
2	113	25	9		1	23	疑
2	120	25	12	B	11	24	子
2	136	26	7	B	9	18	兊
2	153	26	16		1	24	個
2	166	27	5	B	11	1	落
2	172	27	8	B	7	4	兩
2	177	27	11		1	10	去
2	195	28	7		4	12	好
2	195	28	7		4	13	嘴
2	195	28	7		5	12	棍
2	197	28	8		3	10	陞
2	206	29	2	B	9	2	唆
2	210	29	4	B	10	2	縉
2	219	29	9		3	15	[illegible]
2	234	30	2	B	11	23	唱
2	249	30	10		1	1	的

卷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2	249	30	10		3	1	盒
2	257	31	3		1	20	間
2	260	31	4	B	4	24	着
2	263	31	6		1	18	內
2	263	31	6		1	19	安
2	268	31	8	B	7	2	旮
2	275	31	12		2	23	兒
2	282	31	15	B	2	24	遠
2	287	32	3		5	2	和
2	287	32	3		6	1	的
2	290	32	4	B	7	1	攢
2	295	32	7		1	2	倒
2	301	32	10		7	1	賊
2	305	32	12		3	8	膛
2	316	33	5	B	11	23	枯
2	317	33	6		10	22	了
2	362	34	16	B	5	7	[illegible]
2	370	35	2	B	6	10	鏬
2	411	36	1		6	7	念
2	479	37	1		7	24	鑚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1	5	1	3		1	23	着
1	13	1	7		1	23	中
1	33	1	17		1	13	錢
1	56	2	8	B	2	1	便
1	65	3	2		1	22	使
1	66	3	2	B	11	10	鏨
1	133	6	6		5	23	點
1	133	6	6		5	24	擊
1	156	7	9	B	9	19	那
1	174	8	5	B	9	1	奴
1	232	11	2	B	10	24	帷
1	282	12	16	B	4	20	理
1	300	13	7	B	10	19	銷
1	310	13	12	B	2	3	爲
1	311	14	1		9	5	便
1	312	14	1	B	3	6	不
1	313	14	2		2	24	謔
1	340	15	1	B	8	3	次
1	342	15	2	B	1	21	霤
1	342	15	2	B	1	22	鱉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1	344	15	3	B	8	24	□
1	345	15	4		1	22	匝
1	361	16	2		6	3	釧
1	379	16	11		8	12	捧
1	380	16	11	B	10	1	因
1	417	18	7		1	24	日
1	429	19	1		7	23	淼
1	437	19	5		7	5	祐
1	438	19	5	B	11	1	病
1	439	19	6		4	1	鉤
1	457	19	15		1	23	頭
1	457	19	15		1	24	便
1	458	19	15	B	8	2	醫
1	466	20	3	B	9	1	相
1	474	20	7	B	6	16	并
1	480	20	10	B	3	10	擊
1	485	20	13		1	1	幣
2	3	21	2		1	24	暗
2	41	22	4		4	12	廉
2	41	22	4		5	11	剜

修　正　表

1. 本表は今回の影印に当って，底本では判読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印刷上不鮮明の個所について修正した表である。

2. 本表の体裁は採用表に拠る。ただし，3巻317頁・318頁の二個所で，行数の次にある（左）字は，一行に小字で二行に印刷された左行を表わす。

〔例1〕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1	5	1	3		1	23	着

は，第一巻5頁第一回三葉表一行二十三字（着）が正しいことを表わす。

〔例2〕

巻	頁	回	葉	表裏	行	字	正
1	56	2	8	B	2	1	便

は，第一巻56頁第二回八葉裏二行一字（[illegible]）が正しいことを表わす。

巻	頁	回	葉	表裏
[illegible]	61	83	11	
5	63	84	1	
5	69	84	4	
5	73	84	6	
[illegible]	76	84	7	B
5	86	85	2	B
5	88	85	3	B
[illegible]	91	85	[illegible]	
5	92	85	5	B
5	93	85	6	
[illegible]	95	85	7	
5	100	85	9	B
5	106	86	1	B
5	115	86	6	
5	132	86	14	B
5	133	86	15	
5	134	86	15	B
5	146	87	[illegible]	B
5	147	87	7	
5	157	88	1	
5	163	88	4	
5	171	88	8	
5	175	88	10	
5	177	88	11	
5	179	88	12	
5	181	89	1	
5	182	89	1	B
5	184	89	2	B
5	189	89	5	
5	219	90	7	
5	226	90	10	B
[illegible]	229	90	12	
5	233	91	2	
5	243	91	7	
5	244	91	7	B
5	247	91	[illegible]	
[illegible]	248	91	[illegible]	B
5	251	91	11	
5	264	92	3	B
5	265	92	4	
5	267	92	5	
5	269	92	6	
5	270	92	6	[illegible]
[illegible]	271	92	7	
5	273	92	8	
5	275	92	9	
5	282	92	12	B
5	286	92	14	B
5	293	93	3	
5	301	93	7	
5	304	93	8	B
* 5	325	94	5	
* 5	326	94	5	B
5	464	99	10	B
5	466	99	11	B
[illegible]	488	100	8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460	78	5	B
4	464	78	12	B
4	468	78	14	B
4	469	78	15	
4	477	7[illegible]	19	
4	479	73	20	
4	496	74	7	B
4	498	7[illegible]	8	B
[illegible]	501	74	10	
4	518	74	18	B
4	525	75	3	
4	537	75	9	
4	538	75	9	B
4	540	75	10	B
4	542	75	11	B
4	543	75	12	
4	544	7[illegible]	12	B
4	547	75	14	
4	548	75	14	B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550	7[illegible]	15	B
4	552	75	16	B
4	554	75	17	B
4	570	75	25	[illegible]
4	579	75	30	
4	586	76	2	B
4	587	76	3	
4	590	76	4	B
4	591	76	5	
4	599	76	[illegible]	
4	614	76	16	B
4	619	76	19	
4	630	76	24	B
4	635	77	1	
4	647	77	7	
4	648	77	7	B
4	650	77	8	B
4	668	77	17	B
4	685	78	6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693	78	[illegible]	
4	694	78	[illegible]	B
4	697	78	11	
4	698	78	11	B
4	707	78	16	
4	710	78	17	B
4	722	78	23	B
4	723	78	24	
4	728	78	26	B
4	735	78	30	
4	745	79	5	
4	748	79	[illegible]	B
4	752	79	[illegible]	B
4	758	79	11	B
4	763	7[illegible]	14	
4	764	79	14	B
4	769	79	17	
4	772	79	18	B
4	773	79	19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774	79	19	B
4	787	79	26	
4	790	80	1	B
4	792	80	2	B
4	798	80	5	B
4	808	80	10	B
4	810	80	11	B
5	9	81	5	
5	33	82	7	
5	34	82	7	B
5	35	82	8	
5	36	82	[illegible]	B
5	38	82	9	B
5	42	83	1	B
5	43	83	[illegible]	
5	44	83	[illegible]	B
5	46	83	3	B
5	59	83	10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111	68	4	
4	114	68	5	B
4	117	68	7	
4	128	68	10	
4	141	64	7	
4	146	64	9	B
4	158	65	■	
■	154	65	8	B
4	155	65	4	
4	159	65	6	
4	161	65	7	
4	171	65	12	
4	172	65	12	B
4	174	65	18	B
■	177	6■	15	
4	179	65	16	
4	182	66	1	B
4	185	66	8	
4	186	66	■	B

巻	頁	回	葉	表裏
■	192	66	6	B
4	194	66	7	B
4	195	66	8	
4	196	66	8	B
4	200	66	10	B
4	207	67	8	
4	216	67	7	B
4	221	67	10	
4	225	67	12	
4	229	67	14	
4	282	67	15	B
4	288	67	16	
4	286	67	17	B
4	240	67	19	B
4	244	67	21	B
4	249	68	1	
4	250	68	1	■
4	256	68	4	B
4	258	68	■	B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268	68	10	B
■	269	68	11	
4	270	68	11	B
4	278	68	18	
4	274	68	18	B
4	275	68	14	
■	277	68	15	
4	278	68	15	B
4	286	68	19	B
■	291	69	2	
■	297	69	5	
4	298	69	5	B
4	807	69	10	
■	809	69	11	
4	822	69	17	B
4	828	69	18	
■	881	70	8	
■	882	70	■	B
4	887	70	6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844	70	■	B
4	848	70	11	B
4	860	70	12	B
4	858	71	1	B
■	859	71	2	
4	861	71	■	
4	862	71	8	B
4	868	71	4	
4	871	71	8	
4	879	72	12	
4	405	72	8	
4	407	72	9	
4	409	72	10	
4	411	72	11	
4	419	72	15	
4	429	72	20	
4	488	72	22	
4	488	72	24	B
4	449	78	5	

巻	頁	回	葉	表裏
[illegible]	384	54	6	B
3	387	54	8	
3	389	54	[illegible]	
3	393	54	11	
3	403	55	1	
3	405	55	2	
3	406	55	2	B
[illegible]	410	55	4	B
3	415	55	7	
3	416	55	7	B
[illegible]	421	55	10	
3	430	55	14	B
[illegible]	434	56	1	B
[illegible]	435	56	2	
3	436	56	2	B
[illegible]	440	56	4	B
3	442	5[illegible]	5	B
3	443	56	6	
[illegible]	444	56	6	B

巻	頁	回	葉	表裏
3	447	56	8	
3	448	56	8	B
3	449	56	9	
3	450	56	9	B
3	453	56	11	
3	454	56	11	B
3	455	57	1	
3	467	57	7	
3	469	57	8	
3	470	57	8	B
3	475	57	11	
3	482	58	1	B
3	483	58	2	
3	487	58	4	
3	488	58	4	B
3	489	58	5	
3	491	58	6	
3	498	58	9	B
3	505	58	13	

巻	頁	回	葉	表裏
3	508	58	14	B
3	512	58	16	B
3	522	58	21	B
3	523	58	22	
3	526	59	1	B
3	531	59	4	
3	533	59	[illegible]	
3	534	59	[illegible]	B
3	548	59	10	
3	557	5[illegible]	17	
3	558	59	17	B
3	564	59	20	[illegible]
3	570	60	1	B
3	577	60	[illegible]	
4	15	61	8	
4	16	61	8	B
4	17	61	9	
4	18	61	9	B

巻	頁	回	葉	表裏
4	30	61	15	B
4	36	61	18	B
4	41	61	21	
4	4[illegible]	61	21	B
4	43	61	22	
4	45	61	23	
4	47	61	24	
4	48	61	24	B
4	53	62	1	
4	57	62	3	
4	63	62	6	
4	64	62	6	B
4	65	62	7	
4	69	62	9	
4	78	62	13	B
4	86	62	17	B
4	90	62	19	B
4	105	63	1	
4	108	63	2	B

巻	頁	回	葉	表裏
3	42	42	10	B
[illegible]	43	42	11	
3	44	42	11	B
3	46	42	12	B
3	47	43	1	
3	49	43	2	
[illegible]	51	43	3	
3	57	43	6	
[illegible]	66	43	10	B
3	68	43	11	B
3	69	4[illegible]	12	
3	73	43	14	
3	74	43	14	B
3	80	44	3	B
3	98	45	[illegible]	B
3	100	45	4	B
3	114	46	1	B
3	117	46	3	
3	118	46	3	B

巻	頁	回	葉	表裏
3	119	46	4	
3	121	46	5	
3	122	46	5	B
3	129	46	9	
3	133	46	11	
3	137	46	13	
3	138	46	13	B
3	146	46	17	B
3	148	46	18	B
3	150	47	1	B
3	152	47	2	B
3	153	47	3	
3	157	47	6	
3	161	47	7	
3	164	[illegible]7	8	B
3	167	47	10	
3	175	48	4	
3	178	48	5	B
3	180	48	6	B
3	181	48	7	

巻	頁	回	葉	表裏
3	189	48	11	
3	198	48	13	
3	200	49	1	B
3	209	49	[illegible]	
3	210	49	6	B
3	211	[illegible]	7	
3	215	49	[illegible]	
3	217	49	10	
3	228	4[illegible]	13	
3	250	50	[illegible]	B
3	254	50	11	B
3	259	51	3	
3	264	51	5	B
3	272	51	9	B
3	278	51	12	B
3	281	51	14	
3	282	51	14	B
3	284	51	15	B
3	285	51	16	

巻	頁	回	葉	表裏
3	286	51	16	B
3	289	51	18	
3	294	51	20	B
3	302	52	[illegible]	B
3	303	52	3	
3	305	52	4	
3	318	52	[illegible]	
3	323	52	13	
3	325	52	14	
3	327	52	15	
3	341	53	[illegible]	
3	346	53	5	B
3	357	53	11	
3	361	53	13	
3	369	53	17	
3	374	54	[illegible]	B
3	377	54	3	
3	375	54	[illegible]	B
3	379	54	4	

巻	頁	回	葉	表裏
2	125	26	[illegible]	
2	189	26	9	
2	140	26	9	B
2	141	26	10	
2	142	26	10	B
2	146	26	12	[illegible]
2	197	28	8	
2	211	29	5	
2	227	29	18	
2	286	80	8	B
2	242	80	6	B
2	251	80	11	
2	278	81	11	
2	276	81	12	B
2	282	81	15	[illegible]
2	288	82	[illegible]	B
2	298	82	6	
2	294	82	6	B
2	299	82	9	

巻	頁	回	葉	表裏
2	800	82	[illegible]	B
2	802	82	10	B
2	804	82	11	B
2	807	88	1	
2	809	88	2	
2	818	88	4	
2	818	88	6	B
2	822	88	[illegible]	B
2	828	88	[illegible]	
2	825	88	10	
2	844	84	7	B
2	851	84	11	
2	878	85	4	
2	874	85	4	[illegible]
2	891	85	18	
2	896	85	15	B
2	427	87	1	
2	428	87	1	B
2	44[illegible]	87	9	

巻	頁	回	葉	表裏
2	445	87	10	
2	449	87	12	
2	454	88	1	B
2	461	88	5	
2	462	88	[illegible]	B
2	472	88	10	B
2	480	89	1	B
2	489	89	6	
2	498	89	8	
2	494	89	8	B
2	496	89	9	B
2	499	89	11	
2	505	89	14	
2	506	89	14	B
2	511	89	17	
2	512	89	17	B
2	516	89	19	B
2	519	40	2	
2	581	40	8	

巻	頁	回	葉	表裏
2	582	40	[illegible]	B
2	588	40	9	
8	1	41	1	
8	2	41	1	[illegible]
8	4	41	2	B
8	5	41	[illegible]	
8	6	41	[illegible]	B
8	8	41	4	B
8	12	41	6	B
8	14	41	7	B
8	21	41	11	
8	27	42	8	
8	88	42	6	
8	84	42	6	B
8	86	42	7	B
8	89	42	9	
8	40	42	9	B
8	41	42	10	

巻	頁	回	葉	表裏
1	56	2	■	B
1	60	2	10	B
1	■■	3	1	
1	70	3	4	B
1	71	3	■	
1	72	3	5	B
1	73	3	6	
1	85	3	12	
1	89	4	1	
1	92	4	2	B
1	98	4	■	B
1	112	5	4	B
1	114	5	5	B
1	117	5	7	
1	121	5	9	
1	122	5	■	B
1	162	7	12	B
1	170	8	■	B
1	174	8	■	B

巻	頁	回	■	表裏
1	180	8	8	B
1	183	8	10	
1	186	8	11	B
1	205	9	8	
1	224	10	7	B
1	230	11	1	B
1	232	11	■	B
1	243	11	■	
1	249	11	11	
1	262	12	6	B
1	287	13	1	
1	290	13	2	B
1	296	13	■	B
1	367	15	5	
1	369	16	6	
1	373	16	8	
1	406	18	1	B
1	412	18	4	B
1	421	18	9	

巻	頁	回	■	表裏
1	422	18	9	B
1	424	18	10	B
1	426	18	11	B
1	434	19	8	B
1	44■	19	7	B
1	443	19	8	
1	444	19	8	B
1	449	19	11	
1	450	19	11	B
1	454	19	13	B
1	456	19	14	B
1	463	20	2	
1	464	20	2	B
1	489	20	15	
1	490	20	15	B
2	5	21	8	
2	6	21	8	B
2	35	22	1	

巻	頁	回	葉	表裏
2	36	22	1	B
2	37	22	2	
2	43	22	■	
2	63	23	7	
2	65	23	■	
2	69	23	10	
2	70	23	10	B
2	73	23	12	
2	74	23	12	■
2	75	24	1	
2	80	24	■	■
2	84	24	5	B
2	89	24	8	
2	91	24	■	
2	98	25	1	B
2	106	25	5	B
2	107	25	6	
2	108	25	6	B
2	109	25	7	

[illegible]（影印）第五巻

全五巻　定価二〇、〇〇〇円

一九六三年八月発行

発行者　小林實彌

発行所　株式会社　大安

東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二の十四
電話（331）一六一二・五六四〇
振替口座東京一九二六一

（第五回配本）

日光本採用表

1. 本書の影印に当っては，日光輪王寺慈眼堂天海蔵本・徳山毛利氏棲息堂本を底本としたが，本表においては，日光本の採用個所を明らかにした。

　ただし，＊印の個所のみは北京図書館蔵影印本の九十四回五葉（表・裏とも）に拠った。

2. 巻数は今回影印の巻数を表わす。
3. 頁数は各巻ごとの頁数を表わす。
4. 回数は萬曆本の回数を表わす。
5. 葉数は萬曆本の葉数を表わす。
6. 表裏は葉の裏をＢとする。
7. 行数は右から数える。
8. 字数は上から数える。

〔例1〕

巻	頁	回	葉	表裏
1	56	2	8	B

は，第一巻56頁第二回八葉裏を表わす。

〔例2〕

巻	頁	回	葉	[illegible]
1	63	3	1	

は，第一巻63頁第三回一葉表を表わす。

